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六册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三）（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三）

（明）黃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內府刻本

經國

宋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曰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討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恥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塡鬱腸腑官閒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為得計故

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粗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閒蹂躪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亟遂齗齗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效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為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無患故罄竭精思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得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群議庶乎雪恥酬百王除兇刷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覆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于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斷餘生實不勝幸甚幸萬之至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然其勢巍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一木支之未容於直達有能迂回而避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能而

遏者弁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畏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巍然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譬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我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畏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輟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為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固已殘

之明驗是一不足也虜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待吾徵發
僉與帛寺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虜害可以養士而不能以撲
豐夫孟虜政尾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一
而夫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所是二不足慮
也若其為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發河北大漢
軍者皆其父祖戕于蹂踐之餘田毛墾於雜劉之酷怨憤所積其心
不一而沙漠所發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
鐽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斂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如逆亮論
遠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械資產乃肯從未幾中道叛歸者已云
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雖以契丹中原江南
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一旦虜酋而猾
惑成風如閩偽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為少主之所
父兄皇難以集事者甚哉有三不足慮彼有三難能為而吾之以
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係之不暇何以謀人臣聞古之善覘人國者
如良醫之切脈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為尫瘠而易
其智管處之師未始未遂弱也嘗揣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必隨
不定而知之成陽之鄉會稽之滸暴而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
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盡國之亡
未有如民怨媧虜不定之為驗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
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審情曰兩敵相持乘以得其情則與之
故易勝敗而屠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虛實之故不可或不可惑
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
務為必勝而能詳為不可勝置不可勝者乃所以深為必勝之功也
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豈實度其敗勝敗之情設於中局勝敗之機未

有兩岐彼或以兵耄吾敵謂其張虛聲以嚇我乎彼或以兵遏吾欲
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敵也然則知之何曰雖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察彼
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常為必戰之待為勝
于敵未勝而常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嚇我我以靜聽而不輕動
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敵既不能為吾亂則固
神閑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而彼亦猶是於此
雖有異處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雖如狡狗焉
心不肯自閑暇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而發齧豈吠我者忌
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
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
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兼者兀朮之死固嘗屬其徒使與我和曰粘
罕劉豫近習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
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重害虜以守中原
則請割三京重之銳亮嘗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請割三京而還梓
宮責之殘暴又害錢我追北之師則復請割白溝河以定疆行事使
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皇之所劉視吾所安之人非其敵
則不復踰而後求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毀
而前約已之迷寒之所持恃有班師之夫桑嘉於張動又反重而有
意外之請矣既云和矣而後中敗者盡用其狎而謀勝乎我也今日
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亡國之師
而豐不遠彼必不肯再用逆亮之一搖蕩將不遑調兵是成平而奉
或字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青州吾既得之故
明所三年而雜亦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沙燕一不

欲亟戰之說者謂所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執戟于其前今之□□得不使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之有三不敢必戰之君惟吾之實其弱而絕處帶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恐我此一欲嘗試之念而忘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使侮謀不服于萬金此二欲嘗試之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遣使謀南寇之時劉麟秦檜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遂而檜年爲居其害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遽知之哉彼誠不敢必戰耶倉卒無義必不願戰彼何所恃以毋之親見之長一忤其意一料其住矣猶獸之何有於我況今公海道運以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可投敢謂之然遂不戰乎夫抵今彼雖無必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狡事或之春彼於高麗而重氣足以吞之於其使之至也姑待之而無悅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譏謗而甚防備如入見今年未嘗作色而

遇虎聽則厲聲咆哮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其知吾忌我獨無忌哉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審以會虜而遂守淮以固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書矣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足平開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蓍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應審耳朝廷心定而應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覩彼虛聲說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權爲可惜臣故曰如敵之情而爲之應者綽綽乎其有餘矣其觀察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如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能而愉發而適逞使之飢寒則怨仰而煙僥

而育遂使之稍舒則痛寬而求伸情而求逞至於無所告則怨咎深痛鉅而怨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疑密而苛則破觚爲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怨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聊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怨秦怨之方形秦自若也怨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迄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爲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奪貴者淩殺戮寡求得而安遂一徙屬膻彼視吾民如晚妻之御嫡子受性自殊不復顧惜方措割之時彼守未固比如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蠲稅以買民既久稍窺其情遂出分而州縣半是胡奴分朋植黨肆爲抗誠中夏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畝相及民胡人占雜而處之事齟齬胡人則直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與卒之

下則貧富不同而比然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業借田之民尋歸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室産者因重業重稅者家破民初未甚遽然者猶泃于苟且之安而深於積歲之久辛巳之歲相挺以起者未望應舊主者怨已深痛已深而怨已盈之逆亮自如是墓事者異定復逆爲狂謀無成而冤身無所寇疾迹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濟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弄而朝廷應不及此中原義兵事亦潰散可爲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素蓄叛虜冀入之不蒙保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非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應志深擧心是以易動而難執朝廷未有意于係援固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汲汲然有可恃之實存撫附以懷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號召詩會合而也爭爲吾之應矣又況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業右民

習於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
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於攻守虜人雖暴者王師為
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員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驅民者桀
與紂也臣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勢已關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
特為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且自治曰臣聞本之
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
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理勝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
勢者蓋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秦而晉卒以併
吳晉不能以承中原而陳亦終斃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
吳越天下之勢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於
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
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創據曹氏之猜嫌其德本無以

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有不可得也晉之不
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雖兵
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
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何以攻
人者皆其自圖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
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
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於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武
危而華夷相疑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
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
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
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
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皆春慮悴悴而不

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
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者
為秦虜而北為秦據皆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
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
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
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
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耶
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
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
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
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之不常有之衰而已
者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滿

然往者之事而劫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狠以秦滅之論
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竊睨
此之秦不能評其真偽而竊睨于隙乃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始以
先後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畀精心銳力日與二三大臣
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嘗為陛下一言自
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
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
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願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
未果行大臣雖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
所以待虜以歲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嘗何
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惜也鍾埠金陵俱在大江之
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為是數百里之遠而遂有殊觀哉

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絶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寬。都畿必
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
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奪敵人之心。
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險。好
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山之險。望實俱索。莫此爲甚。使吾
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
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
使之戰哉。借使戰其勝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於度
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
而促逆亮之斃爲吾嚮應者。豈曰必無。若是之徒也。如是則敵人將
安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絶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
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聞其二百餘

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
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視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
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曰其要我而遂絶之。則彼亦將自沮而從
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
下之半。而虜借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
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
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
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
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
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
必將陵跨漢唐。微答異類。然後爲稱。豈能鬱鬱久居此者乎。臣願陛

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書有成下八下
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
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
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
爲備則其誰敢來。離屯爲十。屯不過萬。力寡氣迫。以此爲備則備不
足恃。此聚也分也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
彊而氣困。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虜人遂開之。是故十戰而九敗。
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
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
守之。則始足以爲吾患矣。夫守江而表淮。其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
入彼出。我出彼入。雖曰持久。何事不生。最者兀术之將曰。韓常劉豫
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

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恃其必來。嘗使之兵交而不去。無盡以必待
嘗使之他日無不敢犯也。爲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備
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以
且環淮爲郡凡幾。爲邾之屯又幾。延淮而江爲重鎮曰鄂。渚曰金陵
曰京口。以至于行都屋郛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
可易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
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爲屯。以守爲戰。庶乎虜
來不足以爲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爲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
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趨壽。與道壽以趨
和。自荊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趨荊。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
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
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絶餉

道威逆賂金。虜併力于山陽則東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唐鄧
則堅壁勿戰而虛廬舍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拒虜之兵舉事
舉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
鄧役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兼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淮東
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沭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
我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
鬬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
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
師因大破之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楊劉諸勝之間。互有勝
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以然
議者必曰我如搗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進。逆其害未見其底止
大不然。彼沿邊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孱也。于三城之衝。其餘吾

客後。多兵少而力不足。請張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處之地。又况使無
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置
壹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
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至者兵去而不
致後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其屯田曰。趙充
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為成
安君謀曰。奪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制勝
以糧為先。轉餉給軍。以通為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
屯田為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效
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
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就虛也。何以言之。常幸
無賴小人。幸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飢寒。故甘捐軀于軍伍以就食

食而苟閒。崴一旦驚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懼然自爲曰。
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為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
寸實補軼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遣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
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
吉民租佃以為生。而輕失身于兵哉。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稍救
官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逆奪民
田。責攘漁獵以肆無藉。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為用。且
曰吾自耕自食。肯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事成之利也。每荷戟翠徒
費糧糗。惟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為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
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懸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盡為
保伍。擇歸正不登籍官擇為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廣中被金
而來。未嘗之事豈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

生事。惟官之計其間田。須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主人已占之
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為二等。為之兵者
田之所收。則畫以予之。謂之民者予分稅一。則以為山簿籍之賦
室廬器具糧種之法。一切遣兆使得植桑麻畜雞豚。以為歲時伏臘
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為勸農之官。有事
則長貳為主兵之將。許其理為寶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
妻守臣監司裒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
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壤視
之。不幸而主將帝以其歸吾則求自釋於廟堂。又痛事形跡會不
恤。間有挨不平談怨語。重與已絜其是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俾給爲
陪。寄文泪抑何害。以時得焉。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推誠置
原忌義之術也。聞之。曰。周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思歸於

正屯田非特爲國家儲而且亦爲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
人常懷異心群而聚之慮積生變是大不然也况和糴之擾公私歸
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恩相扳比歸者莫訐當時邊吏亦皆雜
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實矣更爲屯田以
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饑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横暴之誅求
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掠奪以苟生誠豈飲食足
苦如是飢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界首跡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
于聚乎内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遂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
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惰則
不可役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寄
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夫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疑
往年嘗揀其丁壯勁勇者爲一軍矣臣以爲可筆使此軍視歸正軍

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使其名
畫戝太不敢據視歸正軍民而驕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編
氓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是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也以畫屯田
之利計有出于此者矣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
邑曰商之王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
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董
人治天下未嘗絶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卑
其勞績而禄秩以誘之内以節冗食之費外以消特胸之勞以鎖禁
奸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率人使人自爲戰之術而井田兵農
之遺制也况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
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
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将驕卒惰無

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
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爲
之慮乎蓋人莫不重其生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習而死有所
不敢避焉嗚呼此正致昇天下之生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
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
均任而後其所忌貴爵而徹其所甚欲士卒之勇在于拿使而紆其
不足速賞而歸其亡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勢在于僞臣
不知兵而武臣有以養其亡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
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蓋孟曰平時
請事儒臣任之一旦授擊而使我犯矢石吾且拿富貴其豈不能遽
逸自處而因賊以圖伺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屬者是其事
也臣今欲乞朝廷於大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

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爲將
者忌有所畏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遣我之
覺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使彼知將帥之去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
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後其所畏尾人之情
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
將者以才之大小爲難謂御大才者如養驕駿御小才者如養鷹犬
蓋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豈之既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
縣海道之師有得一邑破數艘而便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
臣欲乞朝廷斬重爵命孝第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深予之謂徐以
予之且欲使之常費斂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豪其擬効而戒論文
吏非有節制桐臨者必以賞級爲禮與左選人均毋使如正使遥郡
書所有捷狀凿下之等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類彼被命宵齊喜一

史086-008

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遷與毀之別。則亦矜於奮勵盡心報
朝廷。而希冀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
充。而主將歌舞與休。時歸犒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擁妾于帳中。
與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役土運甓。
以營私室。而雖鞭撻役之。心懷憤怏。恐懼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永所謂
快意肆志者。而遑且上。誰肯投身致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
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寢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
廷。明勅將帥。自教閱之外。將備營治冊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
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務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
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
戮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執之。主將匿之。不得
利不興。敵去師捷。主將專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滯四格。如此不

幸而死。妻孥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
曰。軍賞不逾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為士卒裹瘡卹恤者。臣今欲乞朝
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
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歡。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懦者化
而為勇。惰者化而為力。有不守養守之。而與不同。有不攻養攻之。而
無不克。凡兹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試將卒。它日
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者。詔百官以寵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
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
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寧捐使之審
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
下之至計也。其防微曰。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
爵賞以寵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之聊不平

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是皆天民之秀。保者類不肯
自已。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飢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
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
未決。一夫不忍。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
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資而遺敵勝。且不可以不察。
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虜人以為
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奔。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
說寄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
為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為朝廷重輕。蓋以為此吾之謀。是
以增虜人之頭顱耳。何則。料敵不足以盡窺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
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適寇虜氏之無所歸。嘉寬報恨之無所泄
者。天下亦不能盡無。蓋其中亦有懷然自異而不拘小節者矣。彼

將甘心從貧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懷屈鬱憤而求釋于他域乎。是
未可知也。臣之為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己之言。蓋亦有
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建炎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為
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惹之。剋敵弓弩虜江
所不支。今已為之敵司之兵。凡他卒為歸。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
哉。如聞皆其歸之人。叛軍之餘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散于患
義。或迫于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曾此陛下嘗許以不
違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
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
謂四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陛下通偽地。教其親戚。許諾
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闒茸無足
累十百輩。來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安知其意不同哉

中亦有所謂條陳自衷者，意在所怨，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其可採者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蔵倖慶，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郡州縣吏，使之銷除等級，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者憤鬱而仲怨之心。入歸正軍民，或有奔竄而稱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藉罪誅其一二，亦可以沮其爲變。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殺之而不加死，疑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浚吳昊之西奔，進日叛亡生之計，未或能則致遠譏卑外之禍，不可不加意。蓋臣聞之，昔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殺於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自殺，是必于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其爲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爲妒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爲妒妻之說，陛下深察之。

其又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必可成之人。人之難致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玉雖雕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驟敢存人，而謀之疏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彼皆有乎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務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焉，夕而遂勝，必御大夫交口譽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旣敵，復日而聞不利，則群起而非毀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下賢佐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猶宋之五賢，身失哉。臣讀史書，竊謂嘉越句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猶嘉良平之能虞事，膝而陣，進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卒，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夫吳會稽之禍，五年而吳伐齊，慶可乘也，而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盛可乘也，種蠡及

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未勝，而種蠡始謀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又三年，而句踐未嘗以爲遲，而委其權將帥之興。漢二年漢敗于韓廣元年高帝厄于鴻門，又二年敗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然未免十數者，蓋歷五年而始滅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爲疑，而委其權，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成敗歸於群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也，不聞于讒說；其圖回大功也，不鄙于小疵。所以然者，能不可爲之事，於能爲必可成之人，而收其功也。唐人爲朝廷患，如病疽然，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爲身安，然其求之也，必加怯。遲則痛愈而無後悔，而其始之也，止於傅餌，則痛遲而終爲大患。痛而用費，不一其言。蓋砭石方施而傅餌移之，傅餌未畢而砭石奪之，病不已而乃咎毉，可乎？舊固宜也。且宗戍有二道，唯和與戰，和固非其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爲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爲不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誠意，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盡力于國，則可和與戰之機，當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惟裴度之功，裴度用而李師道誅，劉窾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爲言，憲宗信之，然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爲中書，李逢吉之出爲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疏，故君以寄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劉，召還授職，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踐、漢高帝、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吏，外而帥臣諸郡司之試，與夫邊郡守臣也，成于持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于守臣，守

將得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祿秩賞其勞績不必躐遷則人無
苟且之心。樂于奮厲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
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其詳戰曰。臣聞鵲巢不爲安非祥食豺
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有詐我
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
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
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
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献妄論也。詳戰之
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
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
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其惟山東哉。
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
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
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
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
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
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
百里者。徒枕席之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
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
較之他處。山東號爲簡略。且其地於燕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
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
雖強力。兩陣相持。擣其營則士卒無鬬心。故臣以謂兵出沭陽則山
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

汪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
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
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嚴。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
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
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
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金鼓
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
彼見吾形之審。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公遣郡縣亦必皆守
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戍
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舉以至。吾乃以形援之。使不得遽去。
以勢留之。使不得遽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虜計青密
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潍之境。彼
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我虛。盜賊必起。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
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
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
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
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
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輩之者。必有相軌而起者。此臣所
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衞邪。
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爲戰
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
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優之使歸。不廣
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
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

以強正者以弱弱者常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常
太宗其知此矣嘗亡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
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
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
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
計則吾兵為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
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兵
東逾四水瀆山東之衆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
借欲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雖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
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而絕
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
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而高祖
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
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為狂何者其言疏而難合
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為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為陛下
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
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
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
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雄卒則縣邑之弓兵
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
矣若夫縣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是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
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而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
如孔彥舟李成輩經畧東騎良民驛圖而不撤者皆此等也然辛巳
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僭竊氣而取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
本身旣以死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衆夫下故率衆城而
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
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王求之與其官吏之可倚者皆不復用彼其
思一二之變以逞夫平昔悍快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
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
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
未見其可也故臣於篇戰之末而備論之
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上言曰臣聞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離離則天下之不和不平者
將廢之矣人心之感不感聖人和不問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
信以惠懷人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
建置社稷餘二百年永永不替之基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此不
可不推也臣忝不佞待罪三館竊聞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詣北方歸正
之士猶思奉頭冠帶本非前日一郡指府力能誘而來之者誠以吾
宋有大義中國有生仁北方豪士樂歸陛下之德耳也陛下感之亦
極矣頃者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嘗遣俘虜之議而臣之頃
者如此陛下過聽不以下臣狂妄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宣
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錄用此聖主至誠至明者也中外舉以為美
今者虜因盜賊之前乃起俘虜之請並事體大應酬若失便開妄啟
臣日夜念此至熟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純不受歸附始
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且王言如日外庭乃
欲啟之使朝廷前日為義今日為不義前日示信今日為不仁斷斷
操意其甚於此又元俘虜一投懷者必衆千可以聚百者可以合吾
風塵飛揚時恢為虜攻甚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意欲化者

自此絕望。懷反側者自此有歸心。剽賊者自此鄉導。陛下異時有事
北方。淮以北。陛下雖欲募用其人。不識誰肯為陛下用乎。此臣所
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圖恢復之計。內寬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
今畫三策於前。顧臣之畫。必不為此虜餌為中國道也。用其一。則可
以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則可以成必當
之利。惟上所命也。請宜令日因往來之使。或對境之使。遣之以書曰
近聞侍旺擾異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其及知之
乎。比因大國有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沿邊守臣亦已
戒約。則本朝凡叢大國之書。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必死。故走歸
其詞奏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捷一慕義。要分析棄與入北。恭奉本
朝亦爲之事。如是則不直之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遣之言曰
甲申之歲。大國議和。唐鄧海泗荊淮重地也。舉以還大國。口血未
乾。雖有兩淮之稅。得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無愛南北之赤子。惠殲
前盟。不敢求也。今侍虜百十年。逆四出。死生莫知。大國累歲求之。獨
何意歟。觀此以並搖動和議。曲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實臨之。如是則
無已之求。可漸塞矣。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
獨用兵。處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淇奉詔經理淮上。引見而對朝辭
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希冀張皇。竟以泄露諸將。所以措虜者。近乎虛
聲。而虜所以疑我者。轉乎實禍。臣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豈為不秘
而能舉者也。是乃虜所以啟釁紛紜之說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
之畫。當異其禮而長其慮。緩其日以寬其詞。懇懇以啟虜之疑。不見
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默議長策。陰蓄器械。使事興而衆不知。
虜如我何。則久緊之利漸成矣。此臣策之三也。彼虜自辛巳及今。逃
亡殆盡。豈真健者。或謂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劫之耳。如不出臣三策

則正墮虜計。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下
智勇能建國。天成能垂統。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主於和柔。陛
下一切奉順。今者欲出詞拒虜。恐不違也。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
孝何。臣愚以此正陛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大孝以安社稷
為說。使一旦歸附動搖。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昔唐肅宗
起師靈武。猶不敢以賊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況陛下至孝萬萬肅
宗者乎。雖然。虜勢實不可保。陛下奈何不早為之策。若漢七國削亦
反。不削亦反。晉蘇峻召亦反。不召亦反。今臣度虜之勢。和亦變。不和
亦變。特其變有早晚爾。而說者謂徑與俘虜。則継今可以免禍。是猶
抱虎而寢。拊虎之縱不噬已也。烏乎。亦思矣。曷若整戢飭軍。求所以
禦虎者。不如欲事用抱虎之術。我內外歸附。亦必用此。潛竊陛下以
為萬世死生之決也。措置一失。禍機發機。從此始矣。而可無慮乎。陛
下若賜清閒之燕。得熟數于玉陛。願首試臣三策。以次舉用之。若策
不附。敵不情。策名不成。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臣請死。
秘書省正字趙汝愚論恢復奏曰。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
于此九年矣。凡祖宗之疆土未復。兩世之讎恥未報。皆惟陛下之責
未已。是宜陛下朝不遑食。夜不遑寢。日積月累。勉求所以為天下之
道。如拯溺救焚而不敢緩也。雖然。急起無善迹。徒挂無和聲。又烏可
不量事勢。苟為一切之計。惟速之是務哉。臣嘗竊聞或者之言。謂陛
下銳於圖事。惟患兵籍之不多。養兵既多。始憂財用之不給。內外群
務軍士。恐嗟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則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
任事。則能否未暇擇也。兩淮城壘土脉膏潤。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
徒擾無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數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而
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遲也。經曰。無

有患其乃有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大陛下之所為謀者豈如事哉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建宏遠之規不以小利動其心不以速成敗厥事求賢為上立政次之事之可為者屢省而後為弊之可去者以漸而後去人事脩而天時至臣區區戎虜有不足殄滅者矣

伏見已撫安歸正人疏曰臣伏覩天下之勢多矣然其大且急者莫若歸正人彼皆祖宗涵養之餘不勝胡虜之暴一旦來歸如脫寇盜而得慈母其訴望者深矣朝廷既不能盡滿其意而民間時時訛言咸謂虜人來有所要轉相驚動惶不自安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而懷反側不自安之意豈得不深為之慮也為今日計要先求術以安之人情既安雖有姦宄不能動搖矣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其一換授官資之人並注添差差遣至易得也舊例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欲望聖慈令吏部措置明立條約書寫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為始候兩月不授差遣許呈吏部陳訴如有重置典憲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並須按月支破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令監司劾奏其二北方豪傑之士稍親戚素積慕聞聞而來有闕門受戮而不顧者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而所在例以常等待之無以自達鬱鬱擬去者亦多矣欲望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於隆興元年歸附武臣格式有謀略所施可任大計寬緒適宜可使御眾臨陣驍勇可敵者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者不以有無文武官資各薦一二人人以十歲為限陛下親賜試問擇可用者隨才用之雖拔十得五未足以盡其人而庶幾且係其黨亦粗慰矣其三散在諸軍為兵者人給錢絹不多卹寒切體進退無路情實可矜或者將校非人一切指為北虜勞逸異等種種不同遂令忠義之心積成愁怨之氣國家財賦少積聚未能□有所濟猶宜遴選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者撫勤而撫之可庶幾其可也凡此三者臣日夜念之方時無虜隙伏冀見小有風塵之警恤非法令之所能制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論恩又上自治之策曰臣疏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擢登禁路非惟身荷寵榮並將澤及子孫效命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境虜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則家國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救濟虜之盛者誠不當畏避苦縮以疏遠自絕也惟陛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寇歸本土歸臣料君海角無從詢聞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略如神多士盈庭算無遺策使臣空竭肺腑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能私憂過計竊謂虜情難測未可輕信遠其盜據此生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痛愚不分兄弟爭立虜酋常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者赴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後爭更于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誠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為大幸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歌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仁壽為名久欲為傳授之事使其後世長子欲製之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即日可定矣何至捨其尸成之業而犯眾情之所難棄中原之興隆而退伏於沙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卧薪嘗膽志在規恢明為遠自遁藏深形退屈其法有違無退義豈其然臣竊謂世正當深察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強為悖逆而遽有輕視輕敵之心也臣輙不量淺昧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專好武事志在開拓將為亂階臣稍聞之常竊私喜其亂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鄰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所聞亦有久

在淮南爲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忍業當豪傑根盤淮
豪長操時擧。常至公推措置邊事。皆豪驛騎令馳驅去候來人。不知
其爲虜酋之手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爲邊患。使虜人善自爲計
妻之南渡汴都。授以偏師。用爲藩屏。則國家得倍勞成功。遠境未易
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勞賠之。彼亦安能長守。今若陰以其父歸伏
舊業。察其義心。用意非小。其人旣陟。扶君父之勢。開兄弟之情。秉比
方士馬之強。爲併吞其國之擧。發邊禍大可爲深憂。其二虜人自得
國以來。盡以北方爲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羽轉戰滎陽。言重關而
以關中爲根本。安據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爲根本之類是也。竊
料虜人二世寒奪。不能不過爲陰俯令將立其少子。而忘夜者諸其
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保其少子。令諸復國
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忍其因事制宜。亦未爲深失也。臣又聞方

逆亮時旣戕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爲有疾。退居遼郡。若
無疾焉。一旦聞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
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擧妄動者。盡恐其間必有說也。其三茲
者疑其業時實試。皆在巳年。今茲北遷將爲厭勝。必曰虜酋得國。今
巳二十餘年。盡當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
常情。安土重遷。皆四海各皆生于動識。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
而遠逆衆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
婢甚有遠逃。去歲苦寒。凡喜多死。更是不已。執不容啞。綿恐其間將
有豪傑之士。如昔石勒劉聰之徒。乘間候隙。偃起自會。約則諸將強
則自圖。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爲是三說。時觀事勢。旣
死巳甫。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暮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
機之餘。亦嘗得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當苦難得閑暇之時。治其預備於
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悲。臣謂朝廷及今閑暇。當亟圖所以自治
之策。不宜視同常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
弱。公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爲當今急務。練兵理財。且又次之。陛
下聖意憂勤。盡思一旦用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爲總帥
者當用幾人。將佐中誰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賓贊誰
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
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憂勤。內帑所儲。有可支幾歲
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悔禍。逆亮
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邊解嚴。
不可以是爲常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
陛下役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

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材不
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即尊位。于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
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擧。然臣竊謂取
諸己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國勢長隆。然後豪傑可收
爲用。若昔晉宋之際。豈嘗日不望中原豪傑之助也。然訂其功效終
成畫餠。故臣懇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祿
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虜酋北徙。國人旣
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竊則諸將用間
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爲不及。然冀毅心措畫
備是何。公照李寶忠章方得罪。秦檜棄置閑廢之中。於中爲之傾貲

結納，敵能卒收其用。臣聞蔣中每遣間諜探安之數萬騎，悉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深得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以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遴選群材，以備政事；外則審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遣驛成偵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勿為。虜人所欲歲幣，亦宜無數遣督，不必與之深較。嚴飭邊吏，毋得輕肆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復以我為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皇懼待罪之至。

戶部侍郎汪應辰論國用士風軍政疏曰：臣仰惟陛下初而大位，群臣百姓拭目傾耳，以觀化聽令，其精微遠大，雖非見聞可及，而動容周旋，一以禮法仁孝之行恭儉之德，則但愛民之心，藹盡下之誠，類皆出於聖性之自然者，以至收召名士，博求直言，退歸妄想，莫不翕然當於人心，中外稱誦，以為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孔子曰：三代之

王也，必先其令聞。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夫宜有意於求名哉？蓋昔之有事于四方者，卜其開不是爭者，以其民悅服之有素也。誠因始初清明之際，中外悅服之心，推其所已為，求其所未至，凡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舉而措之，以事天下，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矣。事半古人而功倍之矣。臣請言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惟陛下財擇。自用兵以來，有司於常賦之外，所以權宜征取者，名色不一，蓋十倍於漢唐與祖宗之時而不翅也。朝廷為之屢之，百姓為之凋敝，宜其財弊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常有不足之憂，則夫今日之國用，不可以不理也。平居無事，將帥之守坐享寵貴，一旦警急聞命，則遷延而不前，望敵則望邊而自卻。事平之後，益自夸詡，論功第賞，動以數萬，若其名焉之虛實，技勇之高下，皆不可得而考核。則夫今日之軍政，不可以不修也。以使文用為得計，以因循苟

且為錄事，希功者肆意於詆諆而不疑，逐利者甘心於放戮而不恥。朝廷所設，材器職業者，萃於群下也，而積習如此，將何望焉。則夫今日之士風不可以不變也。以陛下之仁聖，而因始初清明之際，中外悅服之心，慨然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此三者為當務之急，酌之衆論，參以時變，先甲三日而究其所以然，後甲三日而慮其將然，是非之理，本末之序，既已參於前矣，言之則必可行，行之則必可久。任使賢能，必盡其人之材；賞罰功罪，必當其事之實。詭得詐辭者，不得以亂真；挾私悉者不得以忘正。而之以不奪，持之以不倦，未有不還至而有效者也。國用理，則民可裕矣；軍政修，則兵可強矣；士風變，則政事可舉矣。內以治吾之國家，外以制敵，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昔漢之文景，躬行節儉，則有家給人足之效；宣帝總覈名實，則有吏稱職民安業之效。夫以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其於天下

之事，特患有所不為爾。竊惟太上皇帝以天下之大，付之陛下，夫豈苟然而已哉？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太上皇帝既得其所歸矣，陛下當思所以任其難者。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時之不可失也。微臣不勝拳拳之至。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以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為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欲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安平之時，出入起居，固有不勤，發號施令，固有不誠，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之自然，不挾乎人為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速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漢高之王漢中，未幾而東驅於滎陽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

罷東歸之。言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輔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以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苟有指日而致效者，亦有累月而致效者。氣血未衰，偶爲外邪所乘，或旬浹辰，其効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沉痾之餘，羸然苶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反欲投賊虐之劑，求指日之効，又欲緩之以歲月，保養之奉，其可執一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熙寧，結於崇觀，渚聚於靖康，變自紹興之初。上下柄鑿，持將從根矣。未嘗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幸賴天眷聖明，陛下嗣膺大統，履祚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實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戒，妥循家良醫一治疾，備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能成萬全之功者，臣未之信也。

師愈爲長沙守，上奏曰：臣聞治大業者，不可畏敵人之盛強，亦不可畏敵人之失德。畏其盛強，則心必息；畏其失德，則心必驕。驕息一萌於胸中，而能圖回者鮮矣。三代而下，遇強敵者莫如漢高祖。方項羽席戰勝之威，以入關分王諸侯，可謂強矣，高祖則未嘗畏焉。羽之慓悍猾賊，所過殘滅，可謂失德矣，高祖則未嘗喜焉。竟起漢中，務寬仁以收民心，廓大度以用人傑，然能遂其滅秦之志，五載而成帝業。其視虜爲何如？靖康之變，亘古所無之恥，不共戴天之讎，將五十年矣。在當時見聞其事者，壯者已老，老者已死；今之年三四十者，雖記憶當時之事，已茫然矣。此讎此恥，殆將忘之。祖宗在天之靈，雨淚甚矣。之心所望雪此恥、復此讎，有待於陛下。陛下亦以雪恥復讎爲己任，即位以來，宵旰焦勞，未嘗不在是也。欲以強弱之勢論之，虜人土地之衆，金穀之富，車馬之壯，雖元魏所不逮，自古夷狄之盛，未之有也。世之畏縮守和議者，必持是說爲實，不知強弱盛衰相爲消長，豈有強而不弱、盛而不衰者哉？今虜勢安知天意不欲稔其惡而殲焉？所謂其強易弱，其盛易衰，況加之以淫虐中原之民，怨入骨髓，以是觀之，其可畏乎？世之輕狂妄議進取者，往往又書是說，謂可以指日恢復，曾不思國家素備果何如哉？已亡之識，逆虜塞奪；棄己之識，逆虜自覺。天授機會如此，國家不能進趨取尺寸者，良由無素備也。何謂素備？一曰脩己任德，以承天意；二曰寬恤民力，以固邦本；三曰廣收英傑，以爲時用；四曰擇要害之地，以壯形勢；五曰練兵足用，以待進取。此五者，人皆能言之，陛下亦飽聞而厭聽，人多以爲腐儒常談，殊不知五穀無異味而能療飢，布帛無異采而能禦寒。五者雖若常談，實圖回之先務，要在深思而力行。既有素備，機會之來，斯能乘之。何謂機會？虜冑內爭，國勢離叛，或姦雄竊據，或大盜蜂起，或輕動深入，皆機會也。魏相曰：兵應者勝。素備已備，或乘機會以應其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室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苟惟不此之務，徒欲張虛聲，出大言，急邀虜爭小利，而曰能圖恢復者，非臣所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

經國

宋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者是非紛拏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論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爲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以爲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讐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讐之未報雖事天法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爲矣聞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機也且不知所下不得

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邪抑眞欲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爲此也則既爲其始必應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爲之且苟而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爲也以爲眞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僞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

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安危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
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講
和戎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耻之本意果當少衰雖使
虜意欵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之畏惡正名引義拒絶以伐
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
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
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覩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
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
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立天地之和氣自
當訢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
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乞論大功惟陛下
擇焉

熹又奏曰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
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
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微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由此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
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
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
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爲與所當上之大端
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帑
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爲計臣獨以爲今日之憂非此之
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
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

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
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
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
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
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咨其本而毋治其末
治其實而毋治其名庶幾人心咸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强而恢復可
冀矣臣昧死覆陳陛下咸采芻蕘所聞以大稽聖聽而粗陳其端
如此伏惟聖明財幸
王質上言曰臣觀今日事勢亂其理財者爲富强以待天下有變敵國
有釁則乘機投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釁吾能啓
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敵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
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待其偶
然自陷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弋之鋒驅之
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投其中此弋獵之
妙也自岐亮殞亡萬衰寒主爲萬衰者其守國蓋亦待實無豈可以
冀得秦而遂絶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
得秦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敵就吾之
機者矣雄圖八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
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行至江而軍已變未及
淮而盗已作未抵江而萬衰已殁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萬衰覆
車之鑒也萬衰鑒岐亮之賂其勢不得不歸於和矣陛下堅持不和
之論爲萬衰者亦固知欲濟其初欲并河南將我以爲和其臣力言
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亂我不能進
而退雖古之失明中欲嘯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

我吾勸葛褎勿弃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為和。而陛下難於弃要害之地。回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遣撤兵。則金閒遣問遂脇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褎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哄我以為和。勢稍合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脇我以為和。於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難也。葛褎之挾衆服見。其初未敢侵侮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如可保矣。葛褎初年。金人已有亡證。其脈存立漸至衆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褎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難。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逆亮之患亦將復得。此葛褎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合。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登為而平吞之。然而立偽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全中原而未哉。欲

弃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夫從五國之衆。雜居中原。暖然以夷變夏。不從令者蕩盡滅已。錄及種族。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今而又無所望於東南。力盡勢窮而安定。此粘罕兀朮之徒善觀天下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宜。以是能成其驕然。雖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朮之徒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夫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故亮好勝自誇。以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為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雖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以施其農作。龍吞之風。隨風起之以銳躍而嚴操。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故亮之還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戕。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納徒。未嘗為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此亮一動而中原之豪作。為吾之机

也。如此為彼之害者如此。葛褎因逆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褎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則我身亦知其不為亮。他人亦知其不敢我也。葛褎明見此理。堅守此我。故十年而中原無亮之亂。然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何時也。近者雖為吾徒之說。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遣使之民。稍復遷歸。或者以是為憂。而臣益以竊見葛褎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為銷變。而吾當教之使變生。彼務為安靜。而吾當撓之使事作。如人經為保護。為調適安和。惟恐病之或生。則吾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變。則當翻然隨勢而施操縱之術。奈何與進守之策。則中原必將傳覩征。彼不得不發。剛調發以為之

備。則本來之風漸起。怨心之漸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滋而不能發矣。而不寧。將漸還前日逆亮之態。故亮以斷然不移之時。將斷然不可測之威。為其養護國也。不肯盡從。觀葛褎之勢。豈可以比逆亮之威。然以不肯盡從亮者。不肯盡從我也。以夫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然好事。踊躍思動者出而為之倡。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捷謀圖隙。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勞。又間遣一使者求識幾警。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為驚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為備。此未可與權之。吾之警使為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事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虜亡之萌。而吾恢復之實。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駐中原之關。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屬兵秣馬。揚歎進之聲。而未動。飛檄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

則不能遽止，變久則害多，變亟則變愈紛，力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念
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實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惟在
其禍而未即受其敝，其初陰擾之而未明亂之，及其成敗之未分，吾去
任之未定，分道發兵而前，故中原之豪族以為吾介牙，據中原之沃
壤以為重，襄票至契丹之善，使率契丹之衆，以其故部還為渤海諸戎
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
徒見其外虎然以大，而不知其中特然以亡。女真之衆，曾不當契
丹渤海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
等諸道百之一。特女真於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於中原之內
益為甚微。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為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
得不還而歸，勢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以不能相守，不足以與我並
爭於中原也。諸戎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猶見之相亂蚊蚋蛇蛇之

固先者也。自晉人而相尋五胡之亂，劉氏為匈奴而勒滅之，石氏為
羯而冉閔滅之，冉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氐滅之，後興而晉又
滅之，苻氏為氐而羌滅之，後秦而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晉滅之。金
人殘賊諸戎，陵蹂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應者，非其不戴天之
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
人不相安也。金人常為主據尤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誅
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
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為難，則決策居汴，太祖
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竭告。蓋重
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謹，則東南之力愈竭。
今以東南為國，西自興蜀，東至吳越，雖兵為守已過半之，太半而
未止也，猶養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曩時求半

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朘一歲。蘇軾之在熙也，以國
用不足，重為征役之法，既而嘆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
之君子雖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
者多矣。近世建閣為酒麴之法，以贍蜀師，將亦書曰：若因循不恢復，
蜀將大困，而我為掬百也。此與蘇軾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
又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
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孫氏；晉自懷帝以後而南北分，
在南猶為司馬氏，已而為劉氏，為蕭氏，為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
南北分，在南為楊氏，已而為李氏。唯司馬氏有南義，名為自有二
年，而其間播遷者既者，歲月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
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國家社稷長久之策。西
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擾亂者三十餘

年，至元帝十年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者？相忘之日多，相毒
之日多也。故晉人以復為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
慕晉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
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為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渡然也，而若
遡其當觸，依其遺意，北有拓跋，西有赫連，與華人真情終不安。今
夷虜也，我自太祖迄于靖康，混合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雜錯久矣，而
其情未泯也，為我戚族，為我腹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
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闔然相慕於我，而無所效其情。紹興隆
興屢謀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擅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
中原難下，當在它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
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
道蔡京是我故宰，不道為我已二百餘年，能無戀久君臣之情，今

日但當死鬪故淮易二川之外其餘皆怨然也它時中原故應有此
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相安則終當有草萊豪傑
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
我則知有我不知有它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所欲而
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亦自立即亦必託漢為名託漢
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偽不敵
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
為難陛下遲疑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
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請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
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二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
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
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

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
而無所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
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
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為深光武起於中原
其勢為便陛下興於東南其勢為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竟其志而
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懼者必有一激之語以注之言以
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禁兵書
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
孫述一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
南難又主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卧置此賊於
度外以隗囂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歸氣
候煩蒸鬱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

英主能與世為密兩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既時將老陛下盍緣
速還遺恨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
令臣熟數於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
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錯朋黨使法辭設行者舉不得作則
出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識
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
借籍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舉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
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是以取動而無難特陛下之為英主也
如臣區區可以為斧斤之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
恨實惟陛下圖之
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為太學正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
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

先逐義問次逐澈獨推卸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
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喚用湯
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大害相之
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
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踈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
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
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
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
吾兵甚振陛下即勃然有勃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
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
陛下又妻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
不治哉

賓又奏曰。臣嘗論之。人之為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料。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也。利得以休而動。害得以脅而畏。嗟夫。天下之變。生於俯間而可以。善為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紋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瑕。叩之而莫能揣其纖。窮搜曲覓而莫能得其要領。蓋是之時。雖有強藩悍鄰。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奔走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襮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持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昔者秦人欲以十五

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於守璧。而喜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捧璧以歸矣。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恣睢陵轢。至於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為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為能築室反耕也。夫何哉。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於外而心懼。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喜。故臣嘗以為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為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遣汴京之鄰。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驕得而莫知所為。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遣。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弃地有三。或不能有而弃。或無所得而弃。或交相易而弃。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遣郡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遣。或以隣敵窺伺而遣。或以形勢迫隘而遣。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遣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窒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為懼。謝玄之勝而不為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為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字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賓又奏曰。臣嘗論之曰。辭而觀利害之變。端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

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為之。雖間有所拂於世俗。則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紜反覆於冥漠之中。得之而不可執其勝。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其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於銖兩鈞石。量之於龠合升斗斛。評明於毫忽之間。由辨於白黑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為名所眩。下則為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紛然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主父之謀。李泌朱弁之納。使其據國忠之說安南。昔以為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為。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代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為非庸材常智所可及。而介可所知。不能振。遐覃覚頃

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山一軍仮回紇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是譯肯爲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角。必敗。然憂斷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其時河隴爲我郡縣。故能致。今湖運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與發。何道能致。得無用是夫有棘角之使而不達有得地之勢而不取。無虜封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痛駐重者甚嚴。而其多寡者甚精。以爲孫當而生棗。則不如勿爭。待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待。豈也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議利害者不然。近者估沙田糴銅器。此其爲利亦未見。已明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粗以石斛錢以緡計。始不過十數萬。而江淮浙四之民皆嗟債恨有甚不堪者。聚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俗土俗之餘。蘇東丈化之後。頗不利於鑄錢。而生民不用一物而空之。此二者

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罪利害者不備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今日諸有以傾過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喜少爲。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謂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

賀又上國本論。其一曰。天所謂曲淮者何。臣嘗論之。所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遠蔽其外而爲鎖於內。■■濱江以養。強鄰得敵相與隔。異牆而分門戶。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鼓之聲。而長江未嘗染一戰馬之氣。然持堅傾天下之師而盡銳於一擲。卒阻於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疲敝。且衛爲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退而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爲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遏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亦嘗有兩淮而不能守。紹興之後。已定而約已明。是雖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救淮。終不可以無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勢氣勢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下數千之衆。散之則不備。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爲救江先於救淮。非以爲淮之未可以救江也。救之於前。而待之於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裕。蓋軍旅之中。一夫枝重鎮。一夫被軍[illegible]被重鎮者。一鎮潰則一鎮存。而救軍鎮者。一鎮潰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救江之實而無救江之名。有救江之實則我得制。無救江之名則敵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九州郡之兵。又者不補而在者無數。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衙府應迎郵傳者衆

不能備敵。如是則莫若舉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胃衆通泰之商[illegible]没手其間。發兵於江西。而以流於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illegible]制。如是則莫如以衛禦盜之名。而增逃捕之士。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數州。一州有數縣。一縣有數寨。識能習弓銃悍敵之夫。應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繩之以賞懲之政。期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捐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當於兩淮之封臣可以換其錢軍之數。而留之以爲番土兵之實。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禦敵。長江不爲無助。而今者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虜先我之備。夫我之備則安坐而待虜。不可使禍夫我之禍。夫我之則救且而生變。惟夫後不爲虜患不爲禍。然後能以

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其二曰。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為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為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偶起於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自王。相蓋其適大亂之世。因李實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縱橫恣睢。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熊綠。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為盜賊竊發。蠻夷侵擾。皆不為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素忍而朴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故盜賊得然起於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擾然矣。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擾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

為一時之疾。而不可為久遠之患。至於素忍朴厚之人。呼之則眾括之則應。有叢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逞凶肆虐。而必至於為害。試唐之崔寧韋皋。皆積累歲之久。遂擁兵擅制以抗朝廷。蜀之不逮。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而為崔韋所。又而為王孟。凡久而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為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始如有一時之功。或培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至已久矣。夫平居無事。故猶嘗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使彼。彼不幸有擾之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恃。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為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示之列郡以撫其勢。而制其惡。貫海納涼師之兵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懼而不敢動。而不知夫圈虎豹於一閑。既狼貪之。乃所以遂其鬬性乎

於人者乎。是不表虎者矣之有矣。嚙齧之暴。夫圈虎豹於一閑而重撫之。是則擬刃於其肯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為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於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於常備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為之訓飭。而深恤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嘗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矣。如是則將帥雖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為患。而不可為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甚困者矣。而不暇恤。為專制者資耳。

隸謙又上規恢三事奏曰。臣仰惟陛下神功聖德。超冠古昔。厥金列

聖二百年之貽謀。中原千萬人之思慕。望內致祚方固。大勳盛烈。概嗟日於寢處。將帥之能否。上塵於主。擇士卒之宜否。盡為以加意。精治器甲。修築城堡。選練將士。儲峙金穀。營屯之分布。馬政之蕃息。凡足以敵者。陛下已經理而營為之。然臣猶有愚慮以獻。陛下其說有二。一曰毋露機。二曰毋較禮。三曰毋輕敵。夫帝王之兵。貴謀而賤戰。智者之謀。計定而機不發。史臣論光武之雍容。而歸之沉幾先物為蓋。幾之不沉。則事未及舉。而迹已布見。俾物先於我。而我爲能先物哉。臣願陛下以貴謀為先。以沉機為智。舉事當乎漸。使彼虞閑而不疑。決策貴乎持。使出其意。而臣則戒飭邊吏。防姦人之探刺。申諭統帥。毋生事以張皇。凡吾求以勝敵者。模糊曲直。而彼莫知所終焉。此臣所謂毋露機也。自古復仇之舉。必以吾所不足愛。而易其所可愛。卜不修小屈不耻。此英志未可量也。越王報吳。卑辭厚禮。惟吳是從

盖雖之恩禮之厚於吾國無損也而適足以激其驕亢之習稔其悖
慢之志而重吾國人憤懣不平之氣甫足以報爲有辭者臣願陛
下毋憚言辭毋惜費禮酬應之儀毋薄於時吉使命之遣毋專於小
臣將取敵爭而貴其貪侈之義正已下人而激吾國人之憤詠之如
此而待之又如此豈不足以舉事哉此臣所謂毋較禮也夫以有餘
者待人而以不敢自足者處己則無玩敵無輕畏將兒可以進如破
竹矣東漢之初匈奴飢疫自相紛爭臧宮馬武願得五千騎以立功
光武謂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帝非其請未無之事特款益稔其恐辭
觀其釁而徐起以取之耳故其後有空朔庭之舉天下之事常豈在
驟哉而不圖武臣輕躁下章能種年來虜亡已兆而貪先日洽嘉中
原年來思漢正切而益務綏撫常若彼有難圖之勢而我未有如辰
之勢畜氣養晦堅忍爲志待時而動蓄然必爲將何往而不克者此

臣所謂毋輕敵也夫是三者國當區區然求目前之勝哉養吾之力
以深藏其機安吾之民以姑盡其禮全吾之策以熟料其敵皆所以
爲不可測之計期必發而必中爾惟陛下鑒臣之說以觀今日之勢
而不以爲迂將不歲月而復古與周明讓陸贄之休周宣漢光於千
載之上如臣等當朝與甲乘赤子共觀漢官威儀之盛豈不以哉
謹按又上言曰臣嘗觀漢高祖最善處事方天下未定臣關以西毋
先固守然後東征西伐得以取勝其自將擊陳豨也非蕭何守關中
則韓信之叛實果其後明年又自將擊布赤四視北部虞常使蕭相國
何爲吾之急謂寧使吾之伐人者未免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蓋跋
前事復以擊吾財用兵之大患也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
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謀中原千萬人之思漢奮自神斷力圖大勳
將舉則上慶於主理軍伍則備金以加意器甲備作卒馬金穀凡古

人戰勝攻取之具陛下已經理而豐務之矣以大道必還之理祖宗
在天之靈萬衆觀陛下復古之念如此固已啓佑大業而聲震虜庭無
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然臣猶有過慮未識忌諱以獻陛下伏見年來
江湖之寇時數竊發比者廣西李接小賊亦敢爲妖此固自投死地
何足誅鋤而臣私憂過計以爲當清明偃戈之新臣臣亦謝隨自殄
賊固何足道然陛下方篤意機會敵在朝夕必且復會東都舉國天
進于時江湖閩廣數路之一有警必有覆後顧掣肘之憂此豈可以不
預爲之防也夫江西湖南寇賊固嘗深處若閩廣三路尤不可忽蓋
地土豪霸皆習於武黠郡相望則無險阻營障之固卒自成一區或有寇
盜萌不即撲滅非若江西湖南路地形斷續隔為險落時有高下險阻
之比若不先爲之處異日必爲後累臣欲以管見立靖邊之策聽其
一曰乞行下閩廣三路提刑司專一措置諸州禁軍令守臣同本州

兵官日務訓閱立爲賞罰教習諸藝不得占用一名提刑每歲循行
點按不得因而擾擾其兵見管禁兵姓名人數申奏其二曰閩廣諸
郡城壁頗圯兵器殘缺二廣尤甚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同各
州守臣措置日下修築城壁務令堅固打造器甲務為可用其已修
好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其三曰二廣郡守多係部闕乞以資序而
得者率是衰老庸懦之人何以應猝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郡官升
作堂闕選材畧校辟除第二任知縣人內係經差去處守土責格三
路守臣陛辭之日戒以訓兵愛民之事庶使材力有餘可以責任其
四曰每遇三路諸帥擇選必先威望智略之以彈壓鎮服者仍乞同
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毋遽遷易如任滿日部內無劫發事並與遷
秩名擢否則取會遷罰以爲懲勸其五曰竊惟聖化旁洽遠民與於
率來二廣之吉被多為羈民命大臣搜揚萬分傳其一二以漸擢用

誠之以收遠邇之心。銷姦慝之習。亦漢高剔趙子弟之遺意也。臣愚
欲望睿斷首以閩廣為重。頻審臣說。以次施行。與親陛下春晦蓄銳
奮然必為之日。可以專意北向。無復顧後之憂。蓋天下之事惟周防
豫慮者為不可敵也。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全大計。定宗社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六

經國

宋孝宗時太學博士葉適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併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者習聞平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何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籌歲月乎。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黜畢之立偽齊。偽齊提攜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盛會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鎬。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言者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其所以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顧知好拙兵以衰。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副位。奮而推理荊襄。慰綏蜀道。委係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擇來儲貨。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亦望廣遠。早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晝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欵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全

帝昭慶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屈於契丹復成於女眞以至
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
斡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
責悔割三鎭及問結余覩而已青城之[illegible]忍從陳之則又不過以爲
當如誓書而已是二役者可謂擾賊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
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示之包容姑務恬受奇恥冤逆
議臣降詔謝過遣使求和則祈請不紀紹興既和則絲髮不敢用命
行於至尊隷施於宰輔頼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
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屈弱既已久矣陛下發而加回護陰
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令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
絶而國信所藏其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爲有司之常守
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哉
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欲平此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
京之非策棄三鎭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答書者不疑至於秦檜
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致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
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實無虛破張朋黨
趣起事功之説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尙何實
之可務何事功之可勉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
則止於乘機待時志在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況深慮遠者則止
於固本自治高議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
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
流言成市主爲疑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審事難輕發此則議論
之難二也女眞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
沈範於彼國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歸速於河上黃潛善不知而受

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書進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
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鑒審觀
嚮時之時豈無傑材異衆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復有迭
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
策屬期望者誰乎以余趙官傳爲腐閑以句校朱墨爲詳練能尊一
嚞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將牢遇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效傷
秀頗隆寒正路抹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頼此徒責璧
之於宰事國無可言者出意拔於度外則又盡委數設無之禍
代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
命其禍爲五代歷立士卒斷制之柄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
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
致悖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撫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疎
遂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
歲以就和好此其失也始若方偏樂安靖以爲虜有外虞而無便內
變躁其功效因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寇未聞我有一城一邑
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偃息待死屠戮之禍與五代何異
則待兵之算豈不明哉夫從容五代之紛亂而不念靖康之禍哉
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鎭范宗尹嘗創之而爲鎭撫皆隨以廢罷陛下
稱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兼君愧則形勢牽阻識無展力之地
若預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改振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
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若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
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
衆則求戰不聚而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
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比方無事二十餘年

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此。和親亦如此。是聚兵而不散戰也。合營也。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責將廉祿無算。外塞州縣內國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也。當周有以足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增司造船。措府糴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役而役法弊。鹽鈔錢增添。而經總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樁板帳爲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腳對糴激賞賜糟名色。其患者又爲行在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也。夫殊計仇賊。修在大事。使不愿焉。是人主宰相之任也。然綱目旅擧小節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樞正都司六部列局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胥。能否賢□野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者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臨吏。於我其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籍貫也。其人賢也。然而非法無從也。非例無行也。臨而問焉。不若吏之素也。豈而居官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患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厭。以擇官則爲人之餌。舉科舉所名蔭補。級而取。循資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

之有哉。廉耻日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積弊累衆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材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欲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名列未能忘其身而信之。或以見毒爲愧。信□不足承接。家百而外庭或以見跌爲疑。公卿大夫私竊苦語。或以令之爲。亦勢畢無可爲者。姑以奉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公論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議。眞僞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殿最當夾。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乎孝宗。寡人自夫正性。天豈知君仇之雪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然未能奮發明詔有所擧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然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眞難矣。其不可者豈眞不可也。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至於無能爲者。陛下則不然矣。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於以遂能繼孝宗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鑑利害明虛實辨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義誠立。則網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鬪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觀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靈長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棄其弊耳。審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

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賢知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著五年必成二陵之讐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權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眞難矣所當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眞不可矣虜宜復有可動之釁之歷覽之殘輸患之叛啓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年易句且習閑年論殺歲月而謀大事者也臣竊論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於今日始得劉晴元癸錯論陛下知臨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共以望於陛下也

適又上始論其一曰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雖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曾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秦蜀

參議書卷之九十六　六

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元昊亂西夏連兵經歲其復疆域後驕難是始自亡遼益警為失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陵之恥函戒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南北之讐反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膝而求[illegible]同此者為是論果此者為浮薄方其盛時虜亦相為用患而天下無兵安事又於前世自以為天下之患盡於此矣然而愚悔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實間隙信復北之謀前業始動而彼患隨出民心未寧而國家之守[illegible]矣始也靜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無以死而固拒太原之帥偏力竭而既擒建炎嗣統獨已矣若河東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奮夜以謀退却然是二年始盡失河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兵據而有之我爭得者也劉豫乃因女眞援立之月及

訖乎僞齊廢虜用事撤兵棄數千里之地以還我矣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盟苦戰山所為分畫者幾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殘北方貪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感發振矣然宰輔無狀隨失策繼為盟卒亦屈從割四要郡則之是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悵絕望於我矣我不能守是民雖不為讐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抑雖書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太半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痒洋為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讐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

參議書卷之九十六　七

成敗睥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又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怨矣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讐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胃彼之所得也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近辭畢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其二曰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討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舌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者寡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

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縣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知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未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柰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困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鎭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更之遣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精情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懼好尚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季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而已過此何假言之是又照豈以泰困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

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爲目前之大辱者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讐如疥癬之在身忍而不擾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從首而奉虜敕一十餘年矣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又能興以來爲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攬綱紀要責功能課勤息崇實用退虛名塞於孜察議於還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言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承之矣然而懷歆爲之心者以無所施而消縮貪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柔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驗功常遺先襲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詳長是又陰興以來未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通知前失而不諱避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

百年之宿憂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課揩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悚惕同於飢渴焉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顆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適又上親征論以待求今世之實謀而先息今世之虛論臣論有二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者臣不得安寧以身嘗於矢冒突僨免害而後安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倦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傾有異論倚者以爲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邑從渡河六師驛動用命王超覽讓於懈矣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皆以親征爲祕策矣且契丹自是奉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時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擁覽弟偽死耳其約和全帶之刀耳豈可謂將士恃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在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

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未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而所紹興初趙鼎因建康而劉豫尚在於是論者真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一十年之和而家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知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完氏之來而先亮又嘗一出建康擬名爲督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詔師親征之詔旨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謀論者曰欲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也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四天子所居兵無不勝書之之虛論未免危於此文而不能實則利害之定形不可決也

適又上息虛論曰。何謂待時。臣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
而待其至。昔之謀國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待似之而非也。越之報
吳也。范蠡文種以為在二十年之外。而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
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
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耶。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
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
而欲待時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脩德行政。下者
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須其時而因勢之可為。則
勝。違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
援手兗兗二十餘年之宴閑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矣。待時之
說。時而為柔。撫此群臣之欺。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蹙寇
方請命。女貞亂離。其時豈不至耶。及陛下按甲兵而休之。玉帛交使

奏議卷之九十六　十

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
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
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然。嗟使志士壯至於老死而終
不見耶。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害矣。臣請以今日之論時自
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
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後自待之
毋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
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擇遠者數年而近者不踰日。其
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
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
待時之說而已。
適又上實謀論曰。何謂實謀。今世之實謀。今僅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兵

爭比南北之宋。稱得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數年計其賦入十分
之二三耳。地大財寡。是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為而聽
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
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
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離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
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經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
為率。經總制以十五百萬為率。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為率。又別計四
川之錢引以三千一百餘萬為率。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
無有也。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一部之錢費為下五
亡以為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
此所謂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
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

奏議卷之九十六　十一

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借
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屢數十歲與虜人和親
而不敢開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寇數百人忽而不能制。又古所
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
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
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
伸。豪傑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
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極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
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
財一官也。擬監此臨。至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
之遠。頻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
任。天下泛之為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

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釁孽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夕憂勞，滋味遠聲色，親攬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板帳月樁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大軍耗經總之財，封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寡為累，則莫若殊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陲無所付，外無郛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體起痛，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執著出此，而取此之屬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眾，去害誠眾，則有可言之利矣。故書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條列四害之後也。

請又論紀綱。其一曰：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嘗兼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順文細數以維持其國，豈可靜而不可動，易危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征伐，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親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覲，治叛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兼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一時比明亦合為一國，則

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據郡其要地，而匈奴遁逃，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為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為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用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領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施，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縣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季也，而節除服單于而臣妾之，豈夫盛極凡得之餘，所可歸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群雄叢寇，民無所措手足，不足以言治。然遼方專彼此竊伺，一有隙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危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雖有所歸哉，然自用而不相統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國守，以忠義相契，激厲遷擢，猶為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竊天下之力無幾，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比則魏、晉、周、隋，衰則宋、齊、陳皆偏處之衰，則紀綱之所存，患於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忘乎分畫之無增，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忘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承周隋府兵之法，振撫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嘗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夫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牧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猶領至於中葉，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殺為鎮，殺雜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治亂之禍，而此豈大亂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既，而紀綱不可

復根矣。其二、因唐之中世。旣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得也。藩鎮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若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主。而士卒依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爲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得天一。以爲不制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弊。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安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既然徒擁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仲路經患害在朝廷。夫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而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獨恃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亦一日罷從強藩。得以退聽。而天下安息。要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遺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當遣賞

知一家藩籬地牆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又其弊也。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宿大不可安若焉。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四方不靖。四鄙將不能而虜於一戰。若但持重不進。制寇從中。制外而方略不行也。咸平之際。真宗奮大有爲。得王超以表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而遂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創久與虜校把關之危。未保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倚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避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繁。禁防束縛。日不可動。爵祿恩意。泰養群臣。位於區區文墨之中。於流俗之習勝。而志氣日銷削。節義日頹敗矣。論者或作二[illegible]是事之事。如[illegible]內賊[illegible]藩之流。皆守一

郡皆平兵少然。而豈則厚祿以任責成。邊鄙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蓋雖若如此。而猶數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矣。以徵創五季大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泰餘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慨成符瑞。爲上下之美。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世之獨得也。矣暇他議哉。紀綱之失。備其粗者耳。儕與人材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考典籍。未不燦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接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勝。而日以益。不爲大可數哉。其三曰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年宗之末。仁宗之初。與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皆慎其小醜。欲剪滅之。至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

固志。而契丹遂揮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論議前郤。行伴譯。不人交關其間。三人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蓋欲徐徐於此處。考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以[illegible]臣[illegible]之禍愈深。而猶致之說愈用矣。嗟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時用耗乏。人才頹弛。天下既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強。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術。舊制之本。學校[illegible]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難[illegible]之論。不唯無成

而反有所畏乎。以神宗之厲志有為。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為傷民。開邊則為生事。力圖靈武。連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為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為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是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為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播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久者遂為膏肓不可療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同捍禦。姦良安康之丁以募勤王。天下氷解雲散。一城一也。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為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觀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幽以雲中燕山而遂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

天下之大形。堅外素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捲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乎。此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十百萬言而不能決也。其四曰建炎初載。事綱用異。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措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患之。不得施踐。終以遯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為。以為稍從退南。安肅守舊。命使祈請。由是以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倉卒奔走。求極海嶠。始委樞後。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為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偽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僅遑執政督視。以一威望。竣難忙殊。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浚韓世忠岳飛亦大

第畢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況然於事機之會。書戰不敢。請和不敢。貴日累月。歸老根虜。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岳飛侑首。惟虜所命。以統和約。廢棄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幸其功成自以適當以為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建炎紹興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功。何哉。戊申壬午已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愕然。持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葉義問江淮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乘淮襄犹仍上虜重兵。又王英之變。相繼宣撫於其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為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故。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

治不定。則夫仇讎者雖共謀之。今有計數取鎬東南之力以供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諸將之子弟部曲以充待為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親發禁衛。名為撫安。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客知微弱。使路鈐轄闕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無活準。紀綱所主。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執為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已已。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為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一轍而已。唯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藏之。是以頹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覺其故。此臣之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適又上終論其一曰。今天下之大害。其勝因而不能解。雪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蓄。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罷去經總制錢之害。令州縣供養。不能

安息人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使有所為者，蓋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壓米勘合牙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稍不正之斂皆無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粗喜而安之。然則國用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之以當之有餘，而一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一年所罷之費為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椿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舉此以事去朝廷百年之害，蓋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減貢擧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厥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欲動衆而名亂，懦懦然不敢擧。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盡擧而為之無難

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日荊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擧此百餘郡地以担主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各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今日所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興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他專力之費耗矣。雖然，以兵與今以地與人，此今日非常之大事，然其為之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春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擧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合吾之所大欲，若解膠固，伸攣縮，易於擧動衆於貴感，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審家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illegible]通明達

之權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陛中柔之術矣。若此者，蓋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公，均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宜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之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闔兵之難者三，則天下之利盡矣，其二曰：取今日之治無他道，亡寬朝廷、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曰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責華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為郡守，攝統制，召諸師歸宿衞，鉤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發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三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

害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千。夫百千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國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正兵推敵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雖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號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敝除，行其新令，吾欲其無擾無動以歸於亂。若此者在用人而已。吾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効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州罷之，使敵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俾與之……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其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久敘禁百夫廂軍可散也。禁

軍散且爲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
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敎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其逸，則散
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主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稍盡，要以
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曰，三等以上，籍其家
一人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
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
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
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
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
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材多矣，
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
人材，下多良民，兵者而精，費者而寡，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

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然無爲此
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揆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
事，去此敝，某日此弊去，此效見，敝不見則易其人，加之嚴而必行之。
以日月計而責效致矣。其三曰，臣前所論者，皆閫門內事也。夫門外
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亦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
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寖成俗矣。言門外事既盡，波逐廣多虞
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焉。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
帥不知主名，種槩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眞之
始所以得者。蓋每恨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譽之
也，謂阿骨打粘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
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家其部中，延禧頗暴，既過不堪，因執起
而自救，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衆叛交侵，以敗亡。女眞者用

其兵，食其粮，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蒙其國
觀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倚屢起，
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矣，乞買立，不能主令，而粘罕爲不粘罕分之。
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
何故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
嘗與之戰，而畏則粘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
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爲伏弱，向
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正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
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亦不能守也。退而
建康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
眞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
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嘗其始也，乍見敵闖，倉皇擾擾者有此論

矣。今變定之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蕪
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肅，
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
畫則審密，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密何也。
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幾者知
者。方靖康艱難時，惟宗澤不爲此論。如澤者，求之以論古之立功立
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立天下之禍
有大可痛者，不戰而與，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如靖康者
矣。不追議此而爲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
豪者，臣竊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懼不伸，必有待於陛下
也。夫粘罕與幹离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鄭城，盡取中國
之籍書，徐行而去。兀朮生長北漠，不知江湖舟楫爲何物也。空

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而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擧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其四曰請言女眞所以守之者矣阿骨打粘罕者生於東北窮小之遠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致惰一朝起於不測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並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薰其禪心公起窺伺而稱帝兀本無其志也特以鼓於一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襲劉豫制若乃累重兵燹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願于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歡燹之極擁全眾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因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臨兵元朮再來大敗於順昌拓皇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既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弱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為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使不能堅壁而窮鬭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以隆不振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為利完顏氏雖若狠毋忘乎區夏移都燕汴南臨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之未數而今當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當謹以送致國為言況我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若平視我師役扶實嘗及此間隙是以取怨而虜卒不動今歲遣入其宄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徙行死喪愁歎之聲殘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而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臣上下文居制

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又頗知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羌之勢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爭在一大戰而勝之耳矣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擾俟留中原當以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虜無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之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蓋在吾之無敢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與死之士決勝一百里燎不可遏之說莫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者出其策張其說用兵以奇立功者豈可襲哉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其五曰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遂爲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武之遺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嘗講也不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耶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躁忽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既迫強項玩命之時一舉而失關陝蜀之今者幸耳雖既之然於事機之間久戰不守虜來則進而復名曰觀征虜兵則退而寄名曰駐蹕何嘗充無憾亮充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悌之迫切則僅陵之詳旨未歸顧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國功之敘寔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究益無期矣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銜入其中堅不可破而與虜均遊矣及中絕與之秦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張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名天下名為忠義皆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之地聚兵淮上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規欲與虜師往返以定和議為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主其一瓶肯

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據者。上書論事。但能粗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為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攻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歲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為將師者略數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為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寡。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袂叛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若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招女真何異耶。浚少年為將相。因贊白首。志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尤先

聖訓。謂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揚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又互藩飾以為之方之事。可果而圖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廝養。而頗得虜寄事以相衒鬻。沿淮守臣思為進用。討而心腹。於兆河之曹越淮。未嘗探造庭事。以為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撰捃而依援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撰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掃盡去。勿留聖恩。力行今日之實策。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其六曰。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為守。而不以備我為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及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致彼之妄進。守亦欲致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進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亦猶將

何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敢耳。而我亦致之何哉。駐劄之軍。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淮東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兵窺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據關隴形勢之處。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守。且虜之所必事也。虜所必事。吾銳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奇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合。豹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斂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當守也。無為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

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兵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陳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二者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雄威河南。嘗事耳。枋頭瀕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馬獨兵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

裹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遣命帥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坐其人之氣。然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其七曰。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乎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韓魏。以淮當淮泗而未取淮泗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矣越嶺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至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眾。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為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

奏議卷之九十六　二十六

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論行弱勢者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眉奮勢。欲正其綱紀。欲必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為笑。或以驚愧。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臣復人材未嘗兼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救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之。此必致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畫

時度時之論。而殷浩諸庾屢許北方。桓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寂捷。然皆勞民動眾與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惰無能之人。彌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蓋其所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側耳張目。奮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議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志力。以叙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者也。知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為群臣之倡。衆若聖意而敷揚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材出矣。

知桂陽軍陳傅良擬奏事劄子四。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

奏議卷之九十六　二十七

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照為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交叛之將。關河海岱。群盜雲擾。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難。以繫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家。昔時勢不可為者矣。恭惟陛下叡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纘丕緒。以恢復為已任。所謂對天地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者。然而遷延稽緩。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為所未喻。且陛下與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號。論號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illegible]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

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不恥君父播
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為有人
心乎駸駸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相恩讐但為身謀志在得喪
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士氣臣恐此最寒微寢處或有後憂
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志不在動麾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
非今日所觀矣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建大試生意儻無遠謀且
有內爭兵端其可禦乎就使虜無動矣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為左衽
五六十載北不之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實無其人關之道路河決
非常之擾及關陝諸起民怨其兆見矣今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虜無
動中原無特起之臣過計千乘萬騎今在東南禮樂底寧之以合威
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厥
知神武之畧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顧主而
以人心不振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况在陛下而已臣
不勝拳拳

戶部侍郎王之望奏曰臣伏聞金人攻圍海州將遣使叩關請呈
闕下近陝西偏都統著亦頗勝令其提兵且戰以待講然察臣
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成則必有內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
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
正名分二歲幣聘三疆埸不獨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
儀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二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
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真本窮荒小夷貢獻
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使命兼端以宣和
而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矣而紐

於常勝必欲兼并武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己從權者
正以彊弱之勢古未敵耳其後累聘正隆復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
直窺淮江其渝盟侵犯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辭矣今其
立者書非人望以弒虜庸之故得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
盡見在近屬惟有葛王附盜之謀起於群下非有受命之符遇亂之
時也威權大柄必在權臣內外爭權已可待即位未幾已有兄
弟之變觀其累世骨肉自相屠戮除此宜安固之基畫長之運哉則彊
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
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
分畫之議恐費商推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
則有所難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郡縣無險陂許鄰殘破捷有虛名雖
或得之未易經理縱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
患此黠虜反復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事之明戒也豈可保哉
況今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虜最遠控帶關河內有四川
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推散關鳳翔之舉則其餘風靡矣今
日之議譬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計利害以保後艱若以
此更有遺求豈容輕其姦計彼或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斬吾土疆
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隴秦唐許額蔡洛并
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獨留南陽以
通武關我若并秦雍荊楊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根固
圖虜雖猖獗亦無能為若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
言所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
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撫和尚方山仙人等處以臨制
隴中各用土人保其鄉邑如熙秦泉兆要害之處置立蜀兵戍之更

史086-041

以其力自全而不為蜀累。進逅有警則下中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逆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餉。不耗金錢。惟稍出蜀總增印錢引以募羅子陝西使足以了雜經費。又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兵集虐。民不堪命。取陳蔡取不羹。又將伐吳。為乾谿之役。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于訾梁縊于申亥之家。子干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為棄疾所圖。棄疾既纂求撫所安。乃盡反陳蔡不羹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今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算。狂瞽之言。豈足觀采。頗識未定。不厭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竊睹國家創業以兵為重。承平百年之積軍兵習惰。一自南渡中原流離之民。始為群盜。終得其用。蓋有劉張韓岳於江淮之上。二吳於西蜀之險。馭取有方。故能立軍制。捍禦寇國

家之勢復振者。委任得人故也。自權臣當路。挾虜謀和。誅有功且大將。逐端人。用佞士。崇聚斂。嬖近戚。汰戰士。困刑戮。為固位之術。二十年間。軍勢銷鑠。士氣委靡。不復有忘身徇國之士。為長久之計。惟知逢迎以圖富貴者。比比皆是。天祐宗社。權臣殞命。賴太上皇帝聖明洞察姦計。雪冤抑。逐邪佞。獎戰士。寬農民。四方萬里懽欣相賀。諸軍將士。其氣復振。未幾虜人敗盟。百萬之氣竟無所施者。人心不離故也。孟子以謂得民心斯得天下者。於此可見人心之不可失也。仰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凡下詔令未嘗不以愛民恤軍士為急。故軍民感戴。聖恩銘肌刻骨莫或忘也。凡百政事。陛下未嘗不經聖慮。一歸於公當盡善而後已。天下固已幸矣。臣自遠方來。目所睹之事有可疑且憂者。不敢隱默。臣竊言之。軍心未和是也。國家所以保輯守國家社稷者。諸大軍是仰。今將非其材。故馭衆無術。士不飽。故其氣甚衰。加

以揀汰去其百戰之士。離軍失其父子之禮。所招非鄉。故不入紀律。待之不均。故舊人失望。近者鄂州大軍三千人。捕數百之寇。半年之間亡失過半。內有病患寄留者。無可奈何。臨陣戰殁者。猶為盡力。惟是避征逃竄。對敵退怯。小過尚爾。遇大敵將如何。臣嘗詰問差來兵將。官但云絕無舊人。新人不經戰陣。其馭衆無術。不能自知也。新招之人。所請日不過百金。鄂州食用皆貴。如遇泥雨。日費草屨已用其半。又況有隨身器甲時須修整。以贍之費。一身尚不能給。有妻孥者。不得溫飽。其可疑也。臣嘗與老將郭振議論。振以謂使舊人但戒凝隨軍亦勝新人。堅甲利刃。以其諳練與否耳。況離軍之人。又帶去子弟甥姪之屬。軍中無相保之情。新招游手。但可充數。在教場閱習固與人等。一旦遇敵。方知其不堪用。豈徒得其表而不得其心故也。今諸處寄招人類。既是束以罪賞。州郡所費不貲。不敢稍辭。或勸軍營

招收。則軍營陪費。或勸保伍招收。則保伍陪費。就招之人。多非情願。發遣之際。必須關防。絕去三五十人。即別差管押三五十人。倍請券食之外。又多雇舟裝載。以度途中逃逸。如防罪隸。軍中得之。又亦關防。目為賊寇。昔年岳飛一軍紀律最嚴。隱然如長城。今乃無異諸路廂禁軍矣。解發軍籍等所得之兵。戰殁者不過百十人。而竄逸者不下數百。臣得江西提刑李壽奏言。去年諸軍所帶二千人。今但有九百餘人。臣計其陣殁及疾病寄留之外。餘皆竄逸。不啻數百。此李川所以不得不按其罪也。此兵乃王琪選差之人。則其它軍兵皆可知矣。臣竊訪諸軍亦多類此。豈不誤國家緩急之用。豈如待之不均者。臣竊聞軍中舊人有去歲之書四戰自靖康建炎間從軍。身經百戰。豈意至今反不如後來歸正之人。我輩揀汰離軍之後。一任凍差。又或不予壽以任滿之後。更有飢寒之憂。任軍之人。將來離軍不過如此。歸

正人則任任添差。三年為任。每家優卹。歸正從軍之人亦妄謂曰我輩本是國家赤子。偶緣阻隔多年。後乃仗義來歸。反不如傍房血屬離任轉官。將支路費。又給居屋。優卹具有常例。置此為人失望之因也。以是數者觀之。軍士之心略可料矣。臣恐內外之臣不以實告陛下。政府大臣或未之知。使大臣知之。陛下聞之。決不忍坐視必有以收其心矣。此臣所以憂也。臣愚庸衰老。百無可取。誤蒙陛下知遇有所憂不可以告陛下。則臣之罪負大矣。所以不避僭瀆聖聽。冒昧奏聞。伏望睿慈毋忽臣狂直之言。亟選大將。久任之。以試其策。講究屯田以富軍士。使之不離軍以全父子之情。多收軍中子弟。責招軍兒立額。以制情願之人。待軍士以一體。以收其心。庶幾軍聲振國勢張。不誤陛下倚仗臣民無復憂疑矣。天下幸甚。

吏部尚書陳良祐奏曰。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謀莫貴於僉同不可不異。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啓。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禍相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邪。難之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未戰自潰。泗州之邑望敵鋒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為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縱歲當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應虜廷之求。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虜亦識此。觀其答書輒於相戚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治不遑。何暇事外。邇者未悛。豈能綏遠。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謀國欲一奏曰。臣居鄉時。鄰之富者有二子。為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賈。而父兼之亦也。而使之俱為之。二子之始謀。亦不善也。為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排而相戕。相笑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衣而節食。內儲而外樂。傳翊於斯多於所期。豈其家而已。是人若託致千金之貨。夫富之與貧國功之難易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矣謀不一也。為國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苟惟不一。則天下之事雖小而無成。況大而艱難之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勝愛國憂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

孝祥又上奏曰。臣竊惟金虜不道。縶我行人。中外同憤。聖意赫然。決中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蒙被使令。感激隆知。誓當致死。轉變化之初有當為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陛下神聖英武。得於天縱。

家念祖宗創業之艱。太上皇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恥。復不共戴天之讎。天地鑒觀。神靈孚祐。苟充是心。何求不獲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益務遠略。不求近功而已矣。所謂務遠略者。願陛下盡舍細故。捐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行其所當為。當起居飲食不忘此志而已矣。所謂不求近功者。願陛下多擇將臣。選蓄士卒。寬吏盈庭。講諸四備。不見小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太祖皇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杓木服從。我太祖皇帝規模以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為我有。臣願陛下以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亂者為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幸願。

校書郎熊克奏曰。金人雖請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相攻。必不得志於我。退而求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

重淮東。金犯淮西。則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
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壇。教民兵爲先。措淮東之策。莫若即江
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縣立一軍。虜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
衝多寇。據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止十年。隱然一軍矣。中
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任。而
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
更使不常。凡軍中營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包苴矣。又
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肯裁削。而嘉其有志。
屯田員外郎林栗上封事曰。前日之和。識爲非計。然嚴守擇官慎事
行殿在彼爲是而居。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京都之障
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閟之乎。無唐鄧則荊襄有齒寒之憂。無
泗淮則淮東之備。逮于真揚。海道之防。備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

之帶。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且非徒無益
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
携貳。爲今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吒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
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所之自停。信不由我。雖謁[illegible]自今宜守分界
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埸之無事。則用兵襄樊。州縣以本
大事之使者。
知處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
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礪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
摹之外。所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貨用是也。三
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
於不急之地哉。臣雖孤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算。將大
有爲。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陸慢。稽古禮文

之事太繁。求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
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蹟
然大有以傾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
治三力。專用之於所欲爲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欲既濟
復之未晚。昔越勾踐未得志也。發朝暮謀。非謀兵之策則不講。自古
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
爲陛下獻。取進止。
時有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上言曰。金兵數出清
河。必遣人爲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
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
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
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

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
爲南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六

經國

宋光宗紹熙四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未有久安而不動之理而治忽安危之幾每伏於暇豫無事之時此雖昔及今事理之必然人主不可不加察者恭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來累聖相承嚴恭寅畏不敢自暇自逸有以極夫祈天永命之功故天下晏然百年無事自王安石用事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載於動搖元祐諸臣戮力扶持而天命人心始復安固章惇蔡京又傳會安石之說窮極奢慝蠹國害民馴致靖康莫大之禍涉九所遠至是蓋百有六十年矣高宗皇帝一馬渡江中興大業雖易動難安之勢於是乎復平然世有所屈而大義未伸舉是憂責以畀付壽皇聖帝壽皇憤讐恥之未報宵旰圖治惟欲昭答天人之心而使於憂勤復以是

憂責屬之陛下此正昔人所謂憂責在身不暇盡樂之時然臣竊觀當今之世上下耽於逸豫以晏安江沱為當然而謂當虜聘問往來我得多美遂忘事理之真實曾不思夫六飛駐蹕行都將七十載我之於虜緣綏而止而王業幾於偏安執政任事之臣皆歲偷月習矣不察浮論日勝而實理不明徐文日增而實事不治國勢弗振人心易搖近者如湖南之叛士卒賊殺帥臣幾成禍變四方傳聞殊駭觀聽陵夷之漸可為寒心陛下日視所朝詳延羣臣豈不加察乎然然事理其實則為久安之勢所推移厭黃集心易忘敝權至於憂責所在反以為迂緩不切而盡於不為臣恐天下之勢未必能常然儻或事變稍加於前則陛下之焦勞將有不容釋者矣此臣所以夙夜憂懼願陛下遠覽獨觀思有以持其勢而毋有所易也夫靖康之事人神之憤未雪當今憂責之大者也臣嘗竊聞父兄耆舊之所傳

說以推斯時之變故蓋慘於西晉永嘉之時三聖北狩之禍誠臣子所不忍言乃若宗室貴戚六宮嬪御死亡係累其冤憤之氣則未易遷拜中原赤子昔肝腦塗地而存者復淪於腥羶輿地之圖未登職方之籍者又三分而有其一雖我高宗卝造丕基然航海避狄于越于明于台于溫漂泊艱難莫不備嘗則益曠古之所未有也陛下聖性高明靜而思之是果可以一朝居乎是果可以遽而忘之乎苟聖念真及乎此稍其精誠於有所開自強不息與天同功則志向定而大義明所謂憂責亦將若綴而不切者誠吾家事豈容安於不為明詔一二大臣同任憂責必灼知屈己交虜之為權計暫駐東南之非永圖盡忠實明智之士列于庶位以圖內修外攘之實事共致祈天永命之極功俾內外上下革心易慮皆知不共戴天之義捨夫類情舊習為所當為而無暇乎其他則百志皆歷乎事業白著而更化善

治之規模惟陛下所以詔之儻惟不然歲推月移大義曾蔽孫文注論浸失本真祗見其可喜而不慮其可憂廼欲以江左一偏之地與虜持久則區區之深憂蓋未易知其所終矣臣世受國恩莫能補報發言狂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孝宗時張浚荊州四奏曰臣伏奉今月十八日午時親筆處分臣已恭審聖訓天下之望等書四州利害所當講明參欲且令謹守俟至秋初事責主事者俾權歸於一要諭切當事機臣見遵依施行向北斥堠緣馬事極少善使不教淮上地勢平坦恐步卒當彼馬騎未能遽退近陳敏等建議欲於臨淮縣築保壘步兵二百人為斥堠以緩急可以相應臣見審度措置又舟艦尚少誠如聖慮臣見委劉寶打造一百隻委運使黃仁榮應副材料工匠臣望陛下回宰執奏事宣諭令仁榮一到鎮江躬親應副臣見列具奏聞及他日舟船既辦分

走忠勇軍駕放曾不聞人每責以強弓弩手二十人載北八上至放火
箭更可禦敵。伏乞睿照。臣伏蒙聖訓諸將見和議成與「成之間語
言反覆。此正中其病。臣即以宣示劉寶吳超劉光時范然等莫不悚
懼知愧。然而以臣觀之，將帥難得英偉之才，况人情之常不免覬覦。
以此語言不可理會戒敕。惟陛下示以好惡明正表儀，俾各盡心奉
公，不求偷合苟容以報國家。夫死者人之所難，陛下以天下為念，不
肯自求一己之安。衆而舉之猶恐習成喜態，各不盡忠。朝廷上
下尊之以和，孰不捨難就易以幸一日安全也。此是社稷大計，在陛
下為重。在群臣為輕。自非陛下毅然獨斷，與天同心，申之以號令，將
之以賞罰，舉天下之大制命在我，誰為陛下出力者。至於挺身任事
盡節向前，一有差跌則衆口交攻，禍患不測。而以贊結試平生長避
縮縮度日，着例獲大官。且無後悔。望陛下察容必使賞罰之間上
當天心。下合人情，即後來諸將易於遣使。伏望陛下更致聖慮幸甚。
臣又伏蒙聖諭虜人八九月之間必竭力而來。在陛下以社稷宗廟
之重，理宜過為之備。臣聞太公佐周以伐紂，伊尹相湯以伐桀，彼皆
深通天人之際，審料之無遺，知其民之思，有所不動，動無不克。
又況湯武之君德修于己。而一臣用心上達於天，以畢聖謀，若有神
相。蓋非偶然也。臣學識偏下，撰萬廢，豈足以望前賢萬一。臣竊觀
金虜無道，弑主弄世。天怒人怨，破滅無妖。而臣所憂有大為者，今風
俗習成。上下相蒙，惟知富貴，不知有他。上違天理，下虧臣節。此風不
除，借使金賊已亡，內患外變且將相仍而起矣。而其責實在陛下。臣
願陛下正心修己，急收人才，以應天心，以活萬姓。必使事事誠實，感
格天人。聖德日新，兵革自息，理之決然，更無可疑。詩曰：號鍾于宮，聲
聞于外。惟陛下敬之，謹之。天下幸甚。

葉適上奏曰：臣聞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
追怨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
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
謂公心矣。措己於安而制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臣恭惟陛下將明
大義以報國仇，此其所圖蓋不為小。臣實至愚，不敢自諂，有公心定
論者然。受恩深厚，中夕數起，故欲輒陳前語，庶或仰贊聖志之萬一。
書謀計慮無所取材，陸羅大夫雖然，條目先定非空談也。措己於安
非姑息也。今或謂某既已捐復，試一決。或謂且可救捨，但循舊貫。二
論相持，臣恐坐棄歲月，古人變日量應如此。臣願陛下先定條目之
所當出者，而高枕於至安之地。然後責任群臣，課功計效，一事一物
皆歸大原。築墻固積圍實救饑奪彼將倒，戈戰勝而無後憂，地得
而可長守。此天地之心，祖宗之靈，所以望陛下也。
適又上奏曰：臣聞自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
臣，先慮預備，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臣竊看志願中
夜感發，竊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
行實德。如此則弱常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陳於論。而事關
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有合契，昇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擊
開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變而自當界時，我疑若可以分功
者，然終不得退而盡以事之，從累世蓄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况西
兵我之勁者也，方勝捍禦，角於亦都，諸將提偏師傳臟無遺，種矣。渡
江以後，屢衛艱難，誅鋤盜賊，大抵兩兵兩將之所也。夫契丹以燕遼
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
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實城則臨中原
則失，維揚則虜，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

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奮，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
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賴亮狂自殞，而
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戰勝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
以屢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其財，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
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興師之舉，代東
南偷安之氣，而當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博議宜
熟慮，宜百前而不習，不宜一跲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
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於輕勇欲進之計，用武
臣上之業，始詢先擬，不懼後艱，未嘗知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
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
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

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
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甸千餘里，空虛不自
保也。今雖分兵就屯，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
備不全，倉猝不過移屯，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旋江而
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
矣。本期外攘，豈願內擾，萬一稍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
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
相援，為墻壁，守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
強實政之一也。四屯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
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盛如亭子所賴四總，一總有闕業及三隨
興，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
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協力用心，事加整葺，
件件理會，若其未當，則利害甚多。伏乞陛下留意之重之。此兵衆三十
萬，不可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
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彼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國
此大事莫先人才，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若社寡，
此未必皆人儒而畏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
見甚熟，至踈古守文，持中論京城守具，臨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
知，不必而陣決勝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盡材力獨得自效
者，惟平居果富而安，四處大軍，果當精練，以上之才，忠者大小宜
什一職，使之觀事，擬某以身當試，習熟若久，方能諸盛，大而議為此
易，既為而為堅強，夠虜在前，行若四舍，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
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細亂法度，銳今實罰黜陟，從實得目
至煩，然苟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
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豈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
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
欲不及民，然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讜切智布以為天下之禍
耗之而患，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地寶至盡所得
五千萬，以窮奢侈外職兵革，寅和之借方膺甫平，理傷殘之地則大
色始立。然靈午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別撥變增
取之目，大者卜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
國，財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
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奮整飭武備之
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鉤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
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為季康，此之書也，所謂豐

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甚當。然臣謂國家之所急。先論其所入。所入或侈。是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害矣。今經總制月樁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然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昏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望。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洽。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故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爲愚。且召蔵不自竭而詳陳焉。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曰。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爲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辜。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垂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爲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

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未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借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取。今清脩聞行誼爲多士所慕。儒所謂骨鯁者。其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彥見小異。則已成朋黨。論議小激。則目以矯矜。豈以朝拜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太平居一之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咸所不能。至於正色而訓。嘉謨主謀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抑慶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令

天下正人以自助。毋問同異。毋徇愛憎。則庶足之執成金城之守。國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脩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士卒共饑勞。故凡可以報吳者。我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不假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爲復讎計。而泰禮乃以議和稱慶之後。粉飾太平。宜證緒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脩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泰於錢唐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非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力行實政。百司庶府。翕然一新。矣。繼自今雖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等當期會之事。姑止整有錯矣

總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賜朝惟大政是議
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匈戎之功可屈而中興之烈可冀矣
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李
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妖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比匈
奴來求和親。元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焉而班彪乃以不宜絕比
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
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
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蘇
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爲倚依。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遣防
秋使。紹興初元嘗議使民殆盡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
矣。六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夫以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
事斷爲神。顧以謀從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

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幾頌明詔以廣我而南要邊吾國。凡
廢有侍其各盡言。然後擇采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私者。匈戎之所以爲謀有忠慮於國但
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質。惟陛下以匈戎爲心。大臣以武侯
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審謀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
人心元氣充則外邪不入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前料不易。陛下
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慘乎。向者變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
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剝牽之官來逃遁當異勤來上頗多
中以深文。使追繞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
論喑不齊甞。臣願明勅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宥以收士大夫之心
廢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
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

朝立國。本忠寬仁。以與養民慨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刻布
宣德意先撫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新而予。則
使得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飲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
文。矯禦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廣過直。今邊帳孔棘正宰寵武勇之
秋。臣謂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令帥守監司
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鈐轄書其本處爲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暴兵雖效爲詐
有如諸軍關頒自可撥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爲辱心於汰遣乃其
例典稽鏹貲之使去。小人寡慮偷快一時貲用既空手亡聚猝者
遁巖山澤偷時而爲劫掠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
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一時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實戎行非
惟增壯軍容渴併去處亦以收忠義之心。自內實之術淮民流離有

司振卹失時死亡略盡雖彼上供貨常賦而凋殘未復坐數絕耕田
閩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頗課仍重民兵團結者裒予考責其自
備教閱費糧令其自辦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聚之
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遺黎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
望如獲慈母彼雖饑餒勇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稍更便文遷貴至
以鋒鏑驅之。之絕其向生之念是激其等死之冤。又聞秦隴之國有
相率內附者乃遲其而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
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矜以無事
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慕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
曰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爲之毆
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爲茂林深
淵以受之耶。羊祜經理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無納新附故吳人

悅服。晉主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忻慕，民既我附，主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則外有以懷鄰國之民。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建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闒茸，教閱弛廢，衣廩侵削，憔悴無聊。荊淮所恃者義勇民兵，而團結什伍，反成擾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氣。東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將欲成風，而士卒之怨弗恤，急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挫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道首之路絕，而利通

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多，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倚本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茶，而淮有富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加之。四而淮有沃壄之利，其稱民則天性健鬭，等易視勞苦，其壽民則氣鋭相尚，能竭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桑，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急在進取，故不暇備營。講和之後，求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打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慮。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苟當乘機自亭，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駐兵壘，為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乎此，而淮陰無奔突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為重鎮，淮陰之敵，徒無

實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遶高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廬濠安豐城則屏薄，遠則捍禦兵則單虛。捍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往可由，而吾之廬和當爾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二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李郭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郭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向之勢。或謂棄備於江面何矣。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將則盜賊無闚門之虞。兩淮固則敵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既如

金湯。其與此臣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覆敗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專權，不從中御。故一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重帥，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稟命於朝。奏請輒從，則云可也；請而弗獲，則何之多艱。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職，軍情敵壘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計移用，皆許專其他急，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爭，幸無窮擾，京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盜賊，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此時大有所振立，

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啗啗然必當有時也。不知未遂金繒
行人玉帛可以塞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敵萬為甚。昔
范仲淹言謂時方用兵。不當講和。退斥之。朝廷君以張皇為戒。臣下
希和。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恐張皇。遂成蒙蔽。昔雲南夜師。文以捷
奏。昔莫種。徵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鑑此。臣本迂疏。豈應妄論大
事。然惟君子之防有懷。弗書不足以盡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臣臣受
君之恩。惟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昨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而朝群
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盡七腥膻之窟。雖得竊而
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難。考宣和
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
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

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兵來。至
索幣之報。必將踵來。其在朝廷。宜審處。以臣愚慮。若能驅行
之絕。以其貨勞頻犒諸軍。精修戎備。以激士心。而積敵驕。此
上策也。令疆吏移文與講。削比年增益之數。罷陛與載。幣之舊
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約。非特下策。殆無策矣。蓋今遼東
群盜。變驅中土。安知幾書其者。視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讎
仇。尚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而虛辭以恐動。將
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
斷志於未形。宗社幸甚。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上奏曰。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逐將遠違
精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當以載筆之吏
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豈敢以既去。遂已。謹復

深惟當世之故。而熟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

其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之敵之國。有勢
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
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
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
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
大。此狄之於周。特一時之讎。非百世之讎。含垢包羞。義未為忝。
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殁於劉聰
元帝開闢南渡之國。日以外攘。方職而難復。與故聲其身。不忘
此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
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句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
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

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
句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
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謝玄等大破之淮
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
有志經略。乘機席卷。若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
救其窮。饟米以資其饑。舍苻氏之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
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
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
遭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
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晚。骨肉群臣
四面交攻。甚於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
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自備虜之策。若句踐沼吳

之師。此上策也。擇兵堅壁。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實。安江沱之勞。此中策也。以救災邺郡之常禮施之於如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秦。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統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願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句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鬭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遇虜之費而廣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模稜靦顏於持士。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之心。萬一貽害。請後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殊不召怨於

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為踐之良圖。鑒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蠢爾嘯聚。不過鼠竊狗偷之譚。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金齊十二之際。昔人用之。皆以覇強。况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明衆特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僞使之來。聲無淳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遏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

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為我休戚。聞危變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帖之耗。則幸其必然。動以遺臣喜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寧虜遁北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壞為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績。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亡為憂。則大勢舉矣。

其四曰。數說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禍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一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悅。或以五福可恃為言。夫虜之肇邊。以

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欲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觀乾象告符。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一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談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

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焉。不可以為人。公論壅閼。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繫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誠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不恤也。終以誤國。紹興之所以和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鉗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可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權臣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

和戎厭共伐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儻
從背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兵
之禍。已無傑學之殃。豈不美哉。刑者加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
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
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
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
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
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
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
自昔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
避此名。務為緘默。真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
君父而顧嫉之耶。恭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君以

言者為受言者為賴。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
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賈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
則公論自今而復屈矣。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故臣
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之。其亦煩天聽之罪。詩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
徐秀知隆興府上便民奏曰。臣檢準慶元元年。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
以上。各具便民五事聞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為江右帥
事。竊嘗伏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
欲其建威銷萌。禁姦宄。使盜賊不敢竊發。壹有警。急則整齊一道
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簿書獄訟治財賦為辦
職也。臣觀江之西。壤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面。實當
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蠻猺。跨越三路。為人亡命之所出

設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鬭。故人手貲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
論凡任帥職者。當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
自到任以來。凡事關軍政。卑不敢後。然人情踏常襲故。往往視為內
地。語及武備。則以其小心過。及江西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
必。役貴督責將佐。則曰要庸多事。獨不思朝廷建牧之意。將假以爵
秩。崇帥臣之虛名。所以將整軍修務。譽王室貴以帥臣之實職
也。昔唐曹王皐觀察江西。裒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
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旅闔
然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皐如綱。始可謂不負朝廷之委
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願區區平時頗志朝廷盡瘁於業。於二
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組盜為言。其間有
國本遺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慈采擇而

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孫
權相持而孟獲叛。晉劉裕專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
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
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
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
吾之腹心。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
能滅燕入秦。而卒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
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剋
之。往者李金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後鎮
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說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戒
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際敵猶懼弗給。設不幸長一

男子耕弄耰耡於田畝間。沿邊之民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
不足深恃。此臣所爲朝夕凜凜者也。竊嘗思之，與其養兵而待
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
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强壯者
聚爲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粗額凡
若干人計數。臣欲稍增其額，令一路爲一萬二千
人[illegible]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日按季拍
責之守貳。春秋二按，則於團結中擇其年歲衰[illegible]
試，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人等事藝精熟
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致兵將官之勤惰。其揀
選不稱、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
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強。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

奏議卷之九十七 十九

慮不獨江西一道爲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爲不虞之備。如
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一。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
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屠洪州城，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
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靡有噍類。言之可爲痛心。今之議者
大抵以江西爲內地，殊不思九州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唯
壤饒，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置司洪州，節制蘄黃，蓋以是也。
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關，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僅
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駒使耕，
驅羊使戰，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從
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其
事頗與步人起發。今江州水軍僅有見管若干，實而戰

艦可用者尤爲寡少。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
昔比，然固難猶闊其可忽。諸以控外夷，方興群雄交驚。先事之
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
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填打造，以什之三分之興國，當下
富池，教閱戎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遑恃以無虞。有
鄂司水軍併乞體行下措置，以分戍武昌縣，與
興國江，以隸江司。武昌江面隸鄂司，分兵防守，亦其宜也。如
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爲帥府，諸郡所倚以爲重。城
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聲勢而銷窺伺。而臣
到任之初，按視城壁，則其缺壞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
寓居士大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

奏議卷之九十七 二十

章，乃始大其郭。壕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
故相綱爲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高處猶若干丈若干尺，較
視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蓋嘗易爲力者，今識能按
唐之湖爲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
始興，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雖城之重
事，未敢輕言。而地壞已極，則有不容不[illegible]，若方春[illegible]城之時
其工[illegible]於公朝，其役只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援有請
而本州年來調度百出，[illegible]當以帳有餘，然後興役，則
[illegible]秋[illegible]之餘[illegible]把[illegible]以江[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城[illegible]多已[illegible]一[illegible]多[illegible]州[illegible]轄
揚[illegible]視條其頗爲計[illegible]如[illegible]城而以防[illegible]作[illegible]以通
水道[illegible]未以壯城[illegible]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

陪汙未知所出。稽諸舊例制師臣既作實在任日從本府漕[illegible]
錢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椿管充犒賞費本不撥下。獲於上項[illegible]
內樁充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雜費失。三日下賊[illegible]
禁。卻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撥加樁節。庶次撥還本府
城堞得以一新。以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討去元元。患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兵以備戰守
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曰
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
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
藝未嘗練習。教閱私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
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
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門閥。或國信所。或舍起史

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略鮮曾閒習。或飾文墨以自表見
務富貴以自娛甚者闒茸廢務。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
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以其負而已矣
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雖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閱習而精
將不可以強勉而帶。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所副
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
壯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則臣願朝廷嚴其
選擇。總管號為副帥。問者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
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
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曾歷戰陣
者為之。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
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

實銓量。毋使疾病昏耄者尸其任。庶幾州郡主兵之官。廉得其
人。平居情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閤門
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朝廷
備變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寬閑無事之地。豈於軍旅安危所
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謬。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靜州南貨。以弭邛賴盜之害。
素變論蜀事曰。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被對垂拱殿。陳蜀中利害疏
略云。音有忠直可見之義。是以如實聖心垂意於坤維者如此。蓋又
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繫於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
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所屢之。殘虜稔惡。時有侵犯。今春夫乃屢
興暴虐。今歸正人去年之師動以萬給。無遺類。蔭聲自震。豈矣。然大豈
之性巧於窺覘。於一二隙。窺我江源。順流而下。將捏東南轉嘉

之何。不可不慮也。夫藩籬最密。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
狃我。昔孝宗皇帝先臨為宮中外数字失。而猶切切為維蜀是憂。置
執政大臣經理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閤諸帥臣選擇兵將
者舊不堪倚仗者亦易置之。夫宣威之說。不於他路。而獨於蜀。兵將
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誠知天下安危實重乎
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繼其祖武。而加重於此哉。蓋
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階成和鳳。蜀之垣墻也。
其地險絕。為吾藩蔽。則關內諸郡。雖無城壁。自然安固。楚蕩以來
外無垣墻之可恃。內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虛。竊守不厚。其為害乎人
情。岌岌進難而退者且復歸。詔以慰也。毋俾夫豪英為之圖。慶備
當憂贊實廣不斷而貴成於郡邑。視其多寡以為殿最。庶以歲月為盡
新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illegible]於隆中豪[illegible]

之。如水赴壑。艱名憚然。先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沔帥容見義歎。人談之間。斷然大事。此固蜀中之儁英也。如此人物。拔擢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向而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貴於以信況指躬。化雞尤爲可念者乎。故曰單費不踰。所以欺民速得義善之利以而議者無曰。是不可厚則貪功而生事。以求增不實。遠功爲詐而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名爵可抑乎。大亥之職。其細甚流醜當以處其餘誠不爲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多勁威勇於戰鬭。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教同。擇其驍異者豐其稱賜。養其精其藝而激以忠義之氣。則有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間。自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籍於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群蠻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今殘虜敵亦恐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

度劍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邛峽關以奪其險阻。戍望既然。數年之內。犬吠不驚。其所施設。必有深服其心者矣。□□□□□以爲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廢財在民者集重以殘虜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赴愬。所宜選擇良吏。撫摩存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逋負之物。斷以惠下。以紓民之以結人心。以爲手足捍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然此六者推而售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請舉四者示可復救矣。自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荊南以通入蜀之路。縱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忘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每選於衆

必以張詠之徒爲之。中興以後。吳玠吳璘兄弟實任其責。其才兼全雄智略之儁。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侮。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要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勵哉。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寄。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然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選察佐爲之輔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爲蜀計。爲天下計。爲宗社計也。蓋不恤嫠憂在宗周。慺慺之忠。惟陛下察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七

經國

宋寧宗時知瀘川府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變常伏於救弊之術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方鎮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強而王室弱故善治者無先時而禁其未然其次則因時而救其下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可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以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盡遣廷臣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伏威斷之明禁令不專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因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illegible]分閩嶠二廣平江淮諸郡已命發城池增兵甲矣[illegible]不過四十年耳豈發兩川惟陵梓屬邊有城可守戍兵之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尚備自黃岡上號程陳江淮空虛之害其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寫若平地富攜騎江湖淮浙廣諸道亦類此矣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鋤耰白梃便可直掠守令閒有所謂禁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益甚至閩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踰淮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掠剽京西人於京淮湖陝閒州郡為盜孰何金州盜作連名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二千之名郡國猶有不貲之財猶有留州之錢可以為招兵備賊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廩廩若此料兵事而降盜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軍招填禁軍額擒捉籍分隸將不隸將則尺籍雖開亦不敢補矣方時宴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歛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已且盜起東南連海州郡震搖所至久而後[illegible]

逆之金非拱手無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畏兵寇雖未嘗敢與之抗甚遷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稍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夫虜闕淮漢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捷於此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是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衆是以震撼三邊張福千人之衆足以叛擾群縣虜圍棗陽三泉如履平地西關黃五關如升虛邑重以夜餘弱枝之勢乃至此極是豈得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二京關陝為四三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奸宄雖多寡之殊異今日事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為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荊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旬可以舒歲月之安而會夏秦雖局勢殊異殘寇未殄又五九寇四鎮之寄豈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盍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君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未以益其過任之久適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逐事之權臣其所為易從中制本路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奏辟至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爲若部官毋拘以文法也財賦錢穀其出入他司不得而倚其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增其屯營無司守得援舊額以自營也屯田當復民兵當稽忠義當招可以臨宜經理也規事既定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者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真拜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為貴望之人以擬其缺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歆視易聽不為朝

不謀夕之計至以慮終而知敝之道隱然爲國史城續爲有特奏以
藝祖皇帝又任邊臣夕成規而中興諸臣回暗損益之遺意云爲
下不以臣言爲非卽乞與大臣商議而速圖之臣冒犯聖聽拜貢
斧之誅
了翁爲起居舍人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注記
侍前殿卽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侯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逐前而
奏陳陛下亭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後之書何當
問所謂左右史故事則實暫之虛疑爲文贖臣以起居注爲職云上
有舍臺閣筆之看竊有感焉帝舜之盛中外無虞而其儆其之曰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益未有一
日不兢業一時不謹勑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斷而
之不存而害由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夫而況今日之事幾微

既著幾勑未加則臣所奏論今請試陳其略自風偸薄世道艱虞至
今習躁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聊是畔擇帶輕物皆常產暖
陽本根既搖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奇裘而大緣
來間異情此禍陽安危之幾也金國初在委政舊臣然戒息民招集
爲此其志不在小重遷不發則情態回測既請盟好則從違它疑此
邦冠動靜之幾也雖使旣書行人亦還情僞未明遂來難衰上稱成
略稱講盟約既廢講書而越國以爲我友達以致近亦猶以論盜此
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並微矣一事不緩有識時務通幽
靈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諸邊害移其發其事則有司固亡
廢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豈淺淺哉則論斧之條將何
支遮是可莫之慮也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始以事之關於節目者言
之沿邊之男或請令授歸附或請雜募民兵或請專招土豪開拓而

徐責其效稍置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擇若日取或請增鑄鐵錢
以平銅價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鈌直無一可來而累歲
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爲授田以決其雜或請增祖兵以權
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爲一軍沿邊功賞或謂判罪爲累乃西
走忠義旨當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附以五宮實累至數
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校閱之將帥之選或
請給參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此捐其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
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種墾之備或請增淮成兵之生券以厚其虞
或謂給沿邊之閑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使平江百萬倉米
京口以省貴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
衆未容偏以殊舉然擇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其或他訪有識之士
精辨而衆決或分界投任之屬審度力行皆未有所甚難也今曠

日持久宜無所疑況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之心向背禍陽安危
鄰冠動靜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收拾圖之已不可謂
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為有限鮮能兼覽編察
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緊事當處則令侍從言語之臣
得其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尋遂狹而盡廢之集衆思而覈怠
無於當否之間是驗人才之實此在故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
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諶察時幾之易失凡中興事久而未革者
與以來未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條而即其聽治之所
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
進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豈能齊事來能應不倚危於坐觀事會而瞻
其勢之所趨惟不事之患惟陛下速圖之
秘書省正字袁甫上疏曰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叨官舘屬

兩淮之事據枝見聞者敢為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僅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伏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指蹤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養官兵固望其為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考之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臣之隱移以其說相勝前者以廢莘聚散自支郡而易鎮大郡未幾盡毀新其說則必言淺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還之地郡而且罷毀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至虜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虜既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為言此其意但知苟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為念一二臣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為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韜畧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失軍士之心者多債帥之風蓋有年矣試營壘之為行賄則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於偏裨稍有寸長率務抑遏不使自伸疾之甚於仇讎防之過於寇敵非但御下為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於朝則走為予奪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illegible]至於此何以辨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於鉤軍而官軍之不可用雖愚智皆知之將積而留之多疏甲費兵而走者皆平日年糜於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扼挽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但若調兵分屯遣時四出而都虜師於中流者乃孫虎軍之精銳者也戎帥取之不如力加以錢且有節制民兵之精者頓朝廷聚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己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為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護之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乃上下相蒙以言為諱將養

[illegible]哉夫欲救三弊亦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收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官軍族為患且須智者與人曉暢軍事亦以體國不敢為毋苛而事責寬其剛賦委以軍務責其訓練仍俾文得毋復數易其有驕事偉明為重秩賜金以激厲其志而不然若責勤隨之能否既判則士大夫爭於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蓋以江軍帥其習於行陣者書可用著宜使于極邊以展盡所長其三者小材不足倚仗者宜以陪武矣與徒為姑息既失之矣猶官事之設其權而損其威行之以更事官軍而併隸於帥守無拮克之等兵若以土豪之士氣頓厲軍心可振而將帥之弊不復為國家之憂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宜申嚴之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一心[illegible]者宜[illegible]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歸在民者[illegible]事[illegible]無所官司若議田租之入故得於諭租而輕於豪戶則皆官田也[illegible]據隨其名實足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費將見屯田之利營塞下之粟多民兵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急切之務而[illegible]業之中[illegible]所戎帥行屯田二事每日甚多宜從朝廷行下制置司[illegible]加修陳[illegible]以上聞方事虛名務求實用哉理以塞外之良[illegible]生古論當世利病援大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財擇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奏曰臣無憶今日事勢有可憂者三金虜垂亡猶辭嫂不通之械[illegible]延踐越[illegible]無厭及我之心此憂之在於外者也湖湘之擾數年而後息江閩之寇群起而未定此憂之甚於者也山東歸附之眾日久而日來國家豢養之費日增而日廣此憂為憂又介乎內外之間者也夫此三者使防之嚴吾藩籬權吾庫[illegible]則他日之患則守期於寧謐而已然此一誠也在內則經理之所之以安[illegible]

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叛則誅服則舍期於平定而已無他故也雖
今夫內外之間若謂之順而狠子野心未易測也謂之逆而驁為我
翼未遽彰也蠹耗我財力而擇曰吾其助國也竊據我城邑而詭曰
吾其扞邊也又有可慮者假韃以為己援乎以嬰我也遣韃以迫吾
境乎以恐我也將絕之歟是漢之削七國紙以激其變也將置之歟
是唐之待藩鎭終於稱其禍也高爵厚祿若所弗惜日給月廩有所
弗吝重之以天子之臣將命而出竊計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熟矣
雖然此特一時權宜之策非萬世長久之策也臣識見淺陋嘗早夜
以思竊伏妄謂與其狗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強之道
自古天下之勢無常弱亦無常強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周宣王任
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以強漢宣帝信賞必罰史稱其職
民安其業而漢以強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而唐以
強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臣請陳今日之急務以畢其說蓋臣之所謂
自強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不過欲陛下勤於求賢切於愛民嚴
於治軍旅而已夫賢者國之精神也精神足則有餘暇漢得一汲黯
而淮南之謀寢唐得一李勉而朝廷之勢尊端人正士其有益於人
之國如此今我冠布武莫非委質之臣而臨事應變每有乏才之歎
陛下亦嘗思之乎既思之當知所以求之自昔有為之主未嘗借才
於異代也激之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岩隙穴藏陛下儻能明示盡而
朝拔一人必擇之於公論之所共予暮去一人必稽之於公論之所
共棄將見真賢碩能之士濟濟在列而人才出矣民者國之元氣也
元氣充則有餘力三代得其民而享國以久秦雇用其民而二世以
亡民心之向背其關於國家之理亂如此今郡縣罷弊求之勞日甚
多愁恨之聲陛下亦嘗聞之乎既聞之當知所以恤之苟欲恤民生

先擇吏郡得一賢刺史則千里受其福縣得一賢令尹則百里蒙其
利陛下儻能大明黜陟嚴其贓污殘暴貪鄙之極之誅在於行求其
勤勞撫字者旌之擢之務在必舉將見政平訟理之風布滿郡國而
民心安矣兵者國之爪牙也爪牙利則有餘勇杜主從半壁城足以
綠淮蔡之叛宿衛不能受甲無以禦范陽之寇兵氣之勇恃其象求
國家之安危如此今紀律不修於平居無事之日急皆當動於倉卒
有警之時陛下亦嘗知之乎既知之當思所以治之苟欲治軍莫先
擇將主將不惜財則士卒不惜死主將能同甘苦則士卒肯共患難
陛下儻能嚴行刑賞凡貪虐無厭者黜之雖大將有所不恤擢公忠
有勇者陞之雖小校有所不吝將見風采號令之嚴徹在行伍而軍
威振矣自強之道不一端而足而自強之實惟三者為先賢才聚則
精神可以折遐衝民心固則元氣可以壽國脉軍威振則爪牙可以
禦外侮沉寇賊姦宄知吾朝廷規畫得宜措置有素將斂衽退聽之
不暇而何敢為難塞之請以濟其無厭之欲哉昔唐杜牧憤劉從諫
何進滔輪塞不法乃作罪言歷陳三策其要曰上策莫如自治牧之
所謂自治即臣所謂自強之說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留册所
載亦鑑具存故臣願陛下勿徒求之於人當求之於己勿徒汲汲於
外當先汲汲於內上自人主至百執事專意講究上自朝廷下至
郡國邊鄙併力施行行之一日則謀其一日之效行之一事則責其
一事之成在我者既立在內者既治雖以之禦盜賊而驅逐四夷可
也而何一方之足慮乎臣一介踈微不識朝廷大體謬當轉對輙貢
愚忠惟陛下恕而察焉天下幸甚
太府寺丞陳仲微輪對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天
下之豪傑名航可以羈天下之俊士而不可以縻天下之英雄賞

似通話諷言者罷每其官又之叙復時開勢竟萬仲儀上封事其
曰謀衆者老將也夫衆之罪不專在於庸闒疲將疲兵也君相當分
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君曰罪在朕躬矣宰臣宜言咎在
臣等當布十年養安之計幾深憂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於未形固已
無極追悔既往而愈於遠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
之畏師之誓師招飭分遇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過之道
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翻館解有識之人吮甘茹苦積習成痼君
首相業病有所斷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助
臨之兆朝會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况前日之日近見孫泰輪
華轂僥首此心奴顔婢膝而今奉賊稱臣之人也獨力敵事推㢘枉
意晦令日畔君負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使於若人哉孝瀕若推稽
憂之歎以逢其君託國若護耻敗之局而並救議者嗚若昧安危之

積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患不止於兵關外之事將字例之而
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進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
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開駁聽因講習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厭
棄不得不抑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含垢
識是以下至器仗甲兵東颯尾流不足以為軍容壁壘柵栰與為
為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
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者尊所日曉矣惟為綱
惕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儀
衛涇奏曰臣自去冬以來數因奏對習進瞽言仰慚聖慈容其愚
之深無隱君父特賜寬假問已不諱辛甚然臣之愚猶有未盡今茲
輪對用敢索陳伏祈對辛臣竊惟復讎之説在今日識所謂正論也
蓋君臣父子之義不可以踐步忘則復讎之説其可一日廢哉為是

説者常有兩端所謂兩端者名與實也名實之分真僞存焉真僞之
形禍福形焉誠不可不察也故務其實則可以格天可以感人積之
之久可以雪大耻可以還舊圖可以成大業假其名則天人之際趦
不可欺而徒以耗國徒以為民蠹誣得以肆誕謾虛聲足以來實禍
非惟不足以成事而反以貽患是可不察也臣請歷言之何謂務
其實力勢其君父脩德立政登用賢才愛惜民力收拾人心厲兵蓄
著於之思脩内修外攘之策謀慮周密圖回久大若是者一日有一
日之為一歲有一歲之效邦本浸强國力浸裕而吾之所志自可舉
故此所謂務實也何謂假其名或欲國富則借是説以竊權而其
存心初無相忠愛之誠其圖事亦無本末先後之序名為富國國
未嘗富而先失民心名為强兵兵未嘗强而先竭民力欲定大計而
不卹百姓於目前欲圖大事而不慮危亡於異日為説不可詰之言

指蹤不可成之事坐使邦國内寇盗賊乘作其所圖延無尺寸而國
勢日以衰元年將君愛以遣人主前史所載班班可考此所謂假名
者也臣請舉其尤者論之如蜀之諸葛亮所謂務實者也其為相也
雖名親為賊而先務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併田嗇富倉廩脩法度建
軍旅庶事精練蓋八年之久國事悉治而後北鬥漢中聲罪以討焉
使亮而無死中原不難復矣如晉之殷浩庾所謂假名者也雖知
臣事契丹為恥而不知當以恤民固本為先徒為大言以激強虜翻
吾有橫磨大劍十萬之戰則衆而事力實無以御之然敗國難為後
世笑此其相去何啻霄壤之異豈非方來之明鑒哉恭惟陛下誠心
懇切無一日忘宗社之恥同天下之辛而臣之愚深恐小人投隙伺
間以售其姦又願陛下以是二端察臣下之所安則真僞將無所逃
爲裁國事按其本末蓋誤上有以啟陛下之志下有以慰斯民之望

臣不勝區區憂國愛君之誠。不復自計以觸其愚。
淮東轉運副使虞儔上殿劄子。曰臣　介跡遠塞陛下嚴思召所寸秋
錄將兩淮司分閫合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備得於利害之實。昔
請為陛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虜講和之後。以淮為界。蓋國家之
門戶。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共於講究。蓋非一也。夫有國
斯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兩淮耕種由
蕃。地力不盡。謂之有土可乎。生聚尚少。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
賦上收。課于上供。姑且樁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雖有
軍名。萬弩手於為丈兵。然軍器鈍。而未足支乎巡警。少而不招。凡
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初。和議新集。亟廢規模。若有
規畫。迨今六七十年之久。而備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備禦守禦若不
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講求嚴最之格。計田
業之多荒。若為之耕種。使地力以盡。計生齒之未繁。若為之措置。使
民志以固。歲入課程。以給民而助國。上供移換。必以額來而實造
山水寨兵。增修萬弩手。不廢教閱。禁軍與今關器工兵。不致乏人
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歲月之效。或有事當行。然事之條明
可以藏守備。通控扼之會。則可以贊規恢。此微臣區區謀國之忠。以
惟陛下裁幸。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疏。曰臣愚竊以謂先帝於下世者。謂功詔
召今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啟沃。雖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從許直前。敢
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
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之人不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是是非非。公
平正直而無所回邁之民也。然古而如彼。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樂
其亂。何也。古之人主為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坐垂而阿漢
測也。晉漁而觀之。叙情以聞之。其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
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
教。誘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
聞之紙。所以覆之。遏其諱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譬其喜亂。嗚呼
此民也。猶非一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熟則亦未省。以遏其志耳。
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喻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歷陳其目。陛
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改是以望治於籲月間。而天心譴。事變紳
受民不見德惟殘其聞而已。但大抗未然。今然矣。向也。撓焚未嘗
今甚矣。儀行為曾無所驗。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陛詔求
言。類遜所自之時。必首出此。而又未有闕焉。甚矣。吾詔待從兩省
臺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兼雖甚勇。殺賤作累日。方聞詔旨
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非日不坐。御殿
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群臣之時稀。牒奏訟不言。則使朝講
經國如平日。莫獨於求言。輒吉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
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
四五班不以為勞。臣侍先帝殿坐。熟一年。見陛下十。勤猶日御前
後殿。班引至再。稍頗屈已。罷為嚴散。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
明。顧者遅而執事。且不得數望清光。則凡見群奏事訖。勤如親近恐
由至尊久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若曰有一更。陛下習知民
間疾苦。今遞兩淮。臣竊惑之。未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擢黃金
以擒身者之人。以言獲罪。其自取然。而言之跡於闕
議誘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
壅塞使上塞不通。非一日積累。將不可復收。故因以諭之令。削奏

以誹謗妖言之法。又與皆隋唐之季。天戒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
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禍亂東發。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
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壺行三
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竊惟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則又定省
溫凊。東掖下系。飲食起居。稟命惟恪。怡怡手職。君既無虞。疑之臣者
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今宮禁
天子當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為外
補。綱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銷變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
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為之孝。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
下之於濮王。揚之往事。爵之等土。居之補郡。贊書寄千。益置使謁。群
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
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崇勝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之

邑之智。不幸而見。於匪人。以瘴病命。而陛下未聞有憫謝奏。金贈賞
笑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施行。而人不盡知。使
陛下所以致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
為一談。且濮王之薨。凡有耳目。靡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驚駭。笑
有貴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荊襄川廣。訛說紛抑
又可知。萬一有憸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
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拯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
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
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
搖人心之大者。今采內出手書。深懲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國所以
釋其疑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咸
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

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師。河北潰兵。方州城未有之撫也。然
而不耕牧其田野。不城池其州縣。而徒使民人使之烏合。嘯聚於淮
甸間。擾民之精。寄士之糧。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
前代之所不為。今全分闢授職。受任山東。而徐往忠來。肆有定鎮。亦
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議者。曰事無大小。稟命朝廷。至於辭讓
議相以明君臣之義。然枝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內侵之變。人
情憤鬱不平。今於斯時復敢率先自勤迎徐晞稷赴鎮。全又為興迎
拜。郊迎自陳。此豈惟違順之理。境。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測。亦以豐堂
中國總譯在人。小有陵。陵即自貽勦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
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
帥被害而全無以詰之。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
利也。今以忠赤來歸。名實俱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勳業自奮。茅功

行賞。當貴乎精。其豈肯曰。一旦遽以自恣。前以智假以旬月。今必有
以自見。臣謂其更自勤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遠慕幽蔡
以伸國威。則名譽垂諸簡冊。福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為。若
其姑托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於實曲直有歸。如漢侯王起居
藩鎮。縱能以阻兵恃遠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遠理亂常。罹宗於冥曰
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古今推
不次用人。如傅說呂望之儔。最為易事。其次則莫若貴豐黃葉
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
用人必實者而後可。孟以其賢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
特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盜時儲蓄。將帥鈐束。自荊
路監司。淛撫京東西淮南漢其儲可餽。帥臣擇任。唯淮東北二帥
及成都路。三路成都。其有成績。嚮後當為之可以副。是畢可餽

試理資序達并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格若此則民情吏狀士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素諳之其歷官既多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案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其能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事而加倍也不然顧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與貞耳矣人主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偏惟國事之濟害慮以終身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所以嘉定壬午達期其於事始不及當知但見應變之後為貫施時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晞稷蓋淺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淮而代淺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是錦繳物也猶不使人厚繫皆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恬然不以動其

心乎竊窺廟算本欲細繹稍除鎮安人情而東間紛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致則陰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關任獨難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詰本末未識意嚮如臣所數以累耆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蓋懲叢脞更人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略似當負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季專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無遏交鐵之意中書進擬門下當覆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使之得以迭為正救是牽樞府雖四本兵而同班分地廣有深省又使臺臣

得以糾逖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得以封事奏對蓋以宇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也然豈以後筆操始繁而三省之屬有不得其職者矣中興以來務為簡併而三省體統者不能盡復承平之舊者矣至於近歲則愈觀愈失往往事已行錄侍從兩省臺諫有不及知方其未然帥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目莫不曰食君之祿而條物伏焉曾不少伸臣知君臣上下邈不相接有一事為中外沸騰遽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聞知但見廟城增衛關市飛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且為有警也然且莫名其為何事問之則列問列不知籍以知之十不一二是故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以啓內寡識斷素濟也此言險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令事執愈迫則上下之情愈踈甚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泄有司各舉其職如多事於是謀議之道益狹委任之才日畏是

不亦可憂之甚然泥於仁厚因令所用之臣多是老於憂患之使進而忠心志不貳思慮大周若是減使遠嫌則願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況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關國事之濟是宜張皇漏泄律身取多之時君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闡忠蓋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周何為不可而必欲備歷覆護習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當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乎居無事以官資崇卑相輕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踈天下士而可以輕輕可以親踈則所得者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願遂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將求俯仰於親舊夫人數備負而不能以伸其材行之殊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

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雖揉。忠逆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廷而後已。
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料殫力
屈。千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新征趣辦為能。根刷積負。責催豫借。橫
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責剝廷 餘一粒而用
度無乏。世安有是理。然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置點樁
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嘗前億已自後國得失。薰卒聞有參種
所謂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求無厭。文才無焉。方帶輕物者留豐贍
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以羣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惡而歸怨
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携。文
示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
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者尚曰。與士心民心皆然。撲於事但不可
失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况

又物價翔踴。廩料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嗟。功賞淹緩。升黜不明。士
卒常有疾倪之意。而又以貪得債帥。次第椎剝。二者而備。近且不察
褰淺黯叠手。呼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中。既無
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歟。
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穆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
陛贊曰。幸不可以常覬也。夫天命不顧。其存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
今不明白洞達。搭開鋭草。兢兢然固所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
為國。此臣之所未諭者六也。臣既能抽竭其罷罷之愚。條陳六者之
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
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竟括群竟。庶以仰裨聖斷。臣復定為邪正之
二端。以質其說。而陛下試終聽焉。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
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凡

明正大。疏暢通達。無迹於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陰陷閃倏狡獪不
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辯了不
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
說也。謂祖宗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
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
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
當慮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勢之來。當防微
杜漸者。正論也。謂私言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
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
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侵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
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
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廣無餘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

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為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為晦
而斂藏。比頃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
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緩急四者。為自今考言
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勢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
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了翁為禮部尚書。上疏曰。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
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覬得務處。至引而寘之於臺禁之內。蓋自
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畧熾盛大於兩
宋元嘉之間。而擾漢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戎羌於甸畿
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殊不知
自叙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

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耶當太康元年
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威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
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矣以武帝平吳之
威乃不能徙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
年之後求曉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而得謂之早乎臣側聞
日者京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廢羸以備奔走至或雜
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王機為詞或以收買軍需為
詞出入無譏甚矣中國之無人也武夫宦閹未必是以杜其漸拼乃
聽其自為出入耶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
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剛明書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
要而又日愓月滿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蘇軾曰憂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

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起發
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發生他變則誅身任
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
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
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
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
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
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竊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然若處之所當急
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失其序治道備悉於不紊元帝
承皇綱解紐之餘當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頓乃以安
平之大體治危亡之操譎以守文之常應制亂變之先機故近
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秀胡不恭待壇以
拜淮陰太學與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不
於帝尊而勞細柳博士之員置矣胡不造樓船而命將軍諫鼓
謗木設矣胡不修兵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救弊為可
啥也典午疑於胡羯杜疑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
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為實效而不以縣末為僅足之
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冊為苟簡之地雪甚興乎
鼓今金戰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永有閑扞之業戰雖於必勝守
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但至不窮不設設於豐
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補
叢補弊以為巧折柳樊圃以為固曆火積薪以為安脫有意外

之警臣恐非雍容揖遜之所能辦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八

經國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全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原故都盡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業垂後嗣此固薄海內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陵寢也得之身履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墟殊無煙火曹植杖道逕萬蔽空骨緣韃寇經行莽無煙爇是以若此其爲慘毒蓋亘古所無有也惟韃寇有亘古所無之慘毒故國家有亘古所無之機會以其起無而僅有也人固喜之臣實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中原之所至請野邊關皆知之特朝廷未知之耳襄帥

之所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棄勲淮帥所主在戰者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爲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蓋起兩淮之夫卷空兩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漕運撤防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奏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所有餘不爭其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晉是財即吾財也慕而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拖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皆吾民也今咸無焉所獲者空城耳必也撒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闢貨可通川蜀谷塵丘墟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者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

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不諳知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蛇豕豕囊之暴習性堅忍不喊金不止也今寡蘖既開啓心必邀述者偏師相遇小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首將依猶深居幕北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則其禍愈大臣恐不能享藩籬而自犯吾之堂奧不爭背脊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可憂者三也近者朝紳建議謂宜於江重鎮別除帥閫內以捍蕭墻不測之患外以補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鄰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秉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故謂可舉無遺而入關可定秦隴事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需此以爲限志非不太論非不偉也然進於前當可不顧其後利於錯直可不度其失今韃寇南來王師小衂亦可小警矣而斂兵據險之外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淤江也當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閫之

權未嘗一涉楊伊罷制閫之命乃使守襄閫諸道路子才與袤爭權得開封爲之故遣命不行使道楊義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韃人直搗兩淮侍江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於江事體最重荊襄事勢最急儻不得揀千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子之私情當重者反輕當急者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此可憂者四也自古爲財害民莫征權歛未有不自用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夷之功其末也至於筭舟車推放鐵磨德宗有一平海內之志甚甚也至於稅間架除陌錢冒其所不可不爲之皆兵食爲之累也今天下費用夥矣而猶歛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陝府行之熙河至淳熙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兌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爲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

措之費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用度未足焉一攜貫而限銀於交會又何以為策此可憂者五也臣之愚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也是在將與相而已夷夏有強弱而使其強常在中國者將也內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為將者知所以禦敵又能以体國為心知所以足兵又能以愛民為務有持重而無譟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二者之所憂庶乎其可釋矣為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功為喜必以萬世之遠計為慮察民情之休戚擇國計之盈虛固其本毋徒逐其末理其內毋騖其外則後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有言焉蓋亦告舜也而發其嘆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曰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二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也而

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何也蓋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君能於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儆懼而無荒廢之志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雖夷狄異類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明治道本末有序內外有別而相與儆戒之際其嚴如此臣之所憂者無將相事也蓋之所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性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愛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躬中興帝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海交慶願乃不能將順以贊陛下之美徒以危言以動陛下之聽臣非過慮也自昔圖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主下至百僚同將同相若內若外謹之重之備之慮萬全而後可為當以常事論也惟陛下加察

嗚復又擬輪對劄子其一曰臣聞善用天下者常使有久安之勢而不可恃有幸安之心勢未可以久安而求其幸猶之可也上下苟玩

不綱勿躁為有害中外苟且為以循大為無虞變幸而息則動色相賀不虞而作則傳手無策為圖若此將為害疾日益元氣日衰而天下之勢不可支將奈國家承五季分裂之後合天下之異而使之同乎譯語平推揚而取巴蜀漸下湖廣東有吳越北征太原而後天下始定于一其開創如此其難也列聖相承遵守家法以仁厚為立治之本以畏天愛民為保治之道以進賢退不肖為輔治之要其持守如此其謹也自王安石變亂舊章以失天下之心而內勢衰弱王黼童貫妄開邊釁以困天下之力而外患遂生遂致靖康之禍思言哉六飛南渡所以為興復者愈難於前實藉藝祖所以為持守者蓋謹於昔誤以中原板蕩王業偏安祖宗大統之天下僅存其半其規模措置不容不爾也陛下嗣位今九年矣試觀今日天下之勢為已安乎為未安乎先皇帝更化以來內外寧謐天下有泰和之風然

下瓊祚以來內阻外訌天下皆急迫之態猶須獨御未足問乎日益居者地號為良民乃至攻劫郡邑相扇為亂此何等群也逃者皆叛未足恤乎日仰食縣官名雖天籍乃至殺逐帥守肆無忌憚此何等種也不共戴天之虜存滅為鄰國不容不慮新寇在沙漠故善國風為牛之不相及乃主撫我藩籬窺我門戶漸入我堂奧此何等氣象也謂宜如大相霄夜討論以南征北伐之計宜如仁宗開天章閣召二府給以筆札陳當務之急競競業業猶懼弗及改皇皇猶恐弗逮而陛下燕扶無為一聽大臣之所為大臣寬綏不迫一聽事勢之自定臣竊為陛下寒心也今湖寇幸已息蜀寇幸已定淮寇幸已有近幾之寇幸已猶有幸在何可恃也吾不能使之無變變既作矣幸而勝之亦幸相撰不知其幾於譁然者矣乎亂也是幸之中固有大不幸者在也乃若外夷肆海寇而逼金之勢

則侵疆以得邊燧以獲下幸而邊鞮之暇歸一霎下大安而今蜀
擾動一軍過房陵而荊襄震搖何可恃也吾素無以禦寇寇既
至矣僅而避之狼心無厭不至於蠶食殆盡不止也是不幸之中
尤有大可憂者在也今天下大勢岌岌矣聞之蜀亡而復存聞
之淮襄失而復得聞之襄漢存亡得失未判也果可以為安乎恃
民以守而民無常心恃兵以戰而兵無固志恃人以運籌決勝而
昆法者敗事奮發者未保其成事也果可以為安乎及今而為尚
可移轉失此弗應何以圖全臣願陛下思祖宗創守之難念宗社
付託之重日與二三大臣求所以為保全之計慮天下之群策毋
諱逆心者為悲任天下之實才毋謂貴重者必可用
謀墜者必可棄民如何而使之可以安兵如何而使之可以禦
寇內勢如何其可振外變如何其可定以宴安為鴆毒而力用兵

戒以憂患為藥石而急為之圖陛下勿事以謙虛一德為盡君人
之道夫臣勿事以鎮靜一說為得宰相之體公卿百執事勿事以
緘默一生為了臣子之節上作而下必應君倡而臣必和夫如是
斯可以易亂為治轉危為安否則如彼泉流淪胥以敗將莫知所屆
矣臣至愚極陋蒙陛下擢置周行歲在庚寅嘗登對時以四郊多
壘民未安居臣不勝愁憂歷陳時政之三弊秋八月朝復當轉對時
以逆全狂悖朔建未忍加誅臣不勝憤激再進自強之三策日月逾
邁今又二年矣天下事變有甚於前而陛下規模無異於昔此臣
所以重為陛下懍懍也雖然苟幸安之心則斯可成久安之勢此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而已臣不識忌諱冒貴為惟陛下裁赦
其二曰臣蜀人也三仕朝外十數年未免成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
困甚矣用敵以壓聖勝盡蜀自關隘丁卯以來屢經大變倚據於階

偏據於殘虜近又復於新鞮自新鞮入寇日甚一日而蜀之為蜀
大非昔比矣丁亥之始至也重兵於西和而西和不動以大將留屯
有以為之備也丙騎寇同慶而同慶不備以郡將堅守而又有援兵
為之助也府仲敗蜀程信退走賊進寇七方而七方不恐以蜀帥在
石門距關纔五十里而人心知所恃也惟武階失守賊至丈陽境上
賴官軍士豪相與協力驅之而忠雞雖縱橫數月其所破者惟一郡
耳四蜀無夫佑之擾諸司無科調之急列郡輸獻助而弗受襄漢遣
援兵而弗納路帥欲招忠義而弗許寇來則禦寇去則備蜀雖為擾
其根本猶未搖也往歲丹由大散徑至鳳集殘戮殲盡言我財
實驅虜我人民四運轉戰而官軍不知季寬固守而戎帥不救未幾
而勢窮力屈鳳集偕失階福以大將守關者也不施一矢而倉皇以
潰郡正孫以路帥守城者也不畫一籌而流落以死潰卒反為寇

乘間而深蹂又陷夫鳳集不害天未必無以自存漢中鳳皆同慶必
難以自保所可重惜者沔陽白壩虞關之勝雖時丸木以百萬之
師屯於分水造射而不得進今遇之如覆掌地西和有仙山為城之
固前日韓人以方張之勢因於長槍短箭而不得逞今援之如探樞
囊孟昌有連雲危棧之險往日亡棧以輕騎窺蜀僅至大安焚輪
不返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長驅深入若蹈無人之境有險不備而
猶險不足守有兵不戰而謂兵不足用四大將先退近郊而竟不免
於潰諸大司兵所摽而卒不免於參窮六十郡之地偏科夫估又
督步運於成都醫解運於沿川而終不免於乏食寇賊有此如割肌
之慘吾史有刺骨及髓之酷時亦為言哉嘗觀祖宗視蜀如不殺角
而頭張諒治何優異真宗遣使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憂趙抃自
蜀召還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

是耶。二曰事業光明。從偉如此。不特蜀賴以安。朝廷亦賴以尊。此無他。任得其人故也。通者丁卯之變。程松實當之。則自米倉遁。己卯之變。董居誼聶子述實當之。則自劒門遁。辛卯之變。程如淵實當之。賊未過陰。則浮家之巨艦。先下三峽。賊既過陰。則倍道之輕車。程至合陽。從論其迹。雖五十步百步。不容相笑。專誅其心。則如淵之走。計已定於半載之前矣。於四蜀奚賴。於朝廷奚益。此無他。任非其人故也。今陛下肆頒宸綍。易置帥垣。因公論之所共慶。然受任於敗將之手。人實難之。必申嚴紀律。使四大將守禦之兵。畏我而不畏賊。必招集流離。使十數州豪傑之士。歸我而不歸賊。此外閒事。今之用蜀者。當任其責。必朝奏暮下。而後帥司之賞罰。足以使人信。必言聽計從。而後帥司之號令。足以使人服。此朝廷事。陛下與大臣當知之。蓋若夫預儲帥才。以備異日之用。則臣願陛下以昔之得於者為法。以今之

得如蹈者為戒。則全蜀幸甚。天下亦幸甚。

鳴復又輪對狀曰。臣洪惟陛下以天縱之資。進日新之德。財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薦臻。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亦艱乎為力矣。而上頼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寧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逸寧。用能易危為安。轉禍為福。如鮮攸肆。厝彗星示象。天心甚厲。怒矣。今雨暘時若。則在天已有助順之實。逆歲大水。往歲又旱。民生甚艱。今秋稼告成。則在人復有然然之理。內而寇竊皆已掃彌。而今也安安。外而戎虜皆已遁陵。而今也帖息。此正否而泰。剝而復之時也。臣嘗輪對再獲賜望。請先虧何以為陛下獻。雖然竊有言焉。臣誦孟子見其有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嘗及云者。當其可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向是閒暇也。

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般樂怠傲。則在己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差。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氛暫弭。而隱然猶為吾國家之大患者。韃也。通者朝臺先事而虜介使觽擾而塵。予以息兵端於未動。銷事變於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吾相乾念及此。自今可保無虞矣。而臣獨以為未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亦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改建國號。以來連歲騷動。至景德初元。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則校撻覽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虜自得志中國之後。殘虐偏師。乎其不可禦。我高宗以馬渡江。艱難立國。遂分遣諸將。羣以捷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蒙韃攘州郡。遂均衰稱兄兒。出押吾未嘗敢要其前也。決戰唐鄧閭間。汴京。備埋娘補。獎吾不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

使。以三寸舌於我。曷為未義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自虜幣約二十萬。至慶曆中。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弼報聘。雖以死力爭。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金虜也以徽廟梓宮未復。慈寧太后未歸吾中國。岳也。甚矣河南之地。未割兀术之師。已奏。自是屢戰屢和。至逆亮敗盟。臨江送死。窮氣大沮。雖名稱少易。而歲幣則不能稍減也。今韃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為詞甚卑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云韃使而實非真韃也。雖致韃之書。而且謂書不足據也。國書如使。而專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州。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委欲正其名曰通好。夫有事而後有和。吾與韃未嘗爭也。不曰講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講和而通好也。皆吾中國娩為之詞。而

韃之意則不爾也。觀其金所以藏自謂為天所錫，往往倚恃其盛，其大
晝議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嘗聞韃之俗
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征其稅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
擧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來，必聽其驅役，不容
拒也。昔漢以和親結匈奴，所歷者和親而已。國朝以歲幣啗二虜，所
費者歲幣而已。今韃之情既不可測，為一移其所以用之匈奴者用
於我，我其何以待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為是說也，非謂韃之使
不可遣也。韃之使當遣，而韃之和未可恃也。韃之和未可恃，則臣前
所謂明政刑者，未可緩也。且夫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政刑當自上
出也。陛下既終禮制，循服通喪，蒞諮凡筵，如有言日，罔無所謂殷議
矣。號令之出，國體所關；政教之施，風化所係。亦嘗少攬聖慮，審
其當否乎？陛下日御經筵，講論經史，退居閒燕，游戲翰墨，罔無所謂
急徽矣。官刑所以儆有位，八柄所以馭群臣。亦嘗斷自聖衷，見之施
行，朝廷之上，四方之所視傚也。今精忠體國者無幾，而託公營私者
有相摩也；慷慨任事者無幾，而踰常習故者踵相接也；節儉正直者
假古詩之辭，嬉樂宴遊，至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監司
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為安也。今苞苴之貢不絕於中都，是媚上之習
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剝下之風未革也。寡廉鮮恥者不
足恤，以贓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未能免也。遐方僻壘不足問，殘為
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於郡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
所恃以為固也。今糧[illegible]不[illegible]餉[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藝不素習，卒然遇敵，何以為戰？將帥綳桑富貴，多養妾於軍，居無
之時，士卒困苦飢寒，每痛亟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於軍
也。慶曆中，仁宗銳意求治，任范仲淹、富弼，每進見，責以太平，又開

天章閣召對，賜筆札，所條奏者見施行。年之西北二邊，皆拜耳聽命，
未見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
以是為法。紹興中，高宗為憲民事，嘗諭宰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
宜加擢用；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
則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
欲明政刑於郡縣，臣請以是為法。淳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也田以
周其防，於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邊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歷其矜，
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為壞軍政，如秦琪，必加斥絕。
虜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軍旅，臣請以是為法。上
而朝廷，次而郡縣，又次而邊鄙，乘此閒暇之際，豫為經久之一謀，章外
患之未萌，思內治之當舉。有憂勤而無般樂，有謙畏而無矜傲，有超
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歲愒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嶒整，行之以堅港，
持之以悠久，雖以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韃之和不和，豈足為
吾休戚哉？往者庚寅之秋，遣全路邑，朝廷畀之以高爵，啗之以厚利，
又欲遣列衛之臣銜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徇人而有自
弱之勢，不若主我而為自強之道。乃陳三策，上瀆四聰。既而賊計遣
萌，王師順動，新塘之捷，自強之明驗也。今韃與金雖有異勢，而朝廷
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為陛下謀，亦同此一理。千慮之愚，嘗有一得，惟
陛下察焉。臣下勝拳拳。
為復又論天變可畏人事當脩疏曰：臣昨嘗妄謂厥今要務莫急於邊
防。相距秋風已無多日，今秋風垂吳際之天象，太白經天，流星晝隕，
又流星出牛、觜，占皆為兵，寇至流血千里。雖非昭示其警戒之意，天
變見於上，人事可不脩於下乎？而求之今日，竊有大可憂者：淮西所
主在和，其和也未足恃；京一淮東所主在戰，其戰也未可保。淞江正

則所重在守。其守也未必固。荼息之師恐爾歛去。徐邳之寇詔然退休。或謂備禦實爲之與和之小驗也。然狼子野心。變詐百出。先之以小信。安知無大不信者隨乎其後。既使遣特委嚮而虜酋之令施至。則順少變而爲逆。介使雖遣而和爭之議或起。則回必轉而爲異。比向之師。此不以鄭伸之來回而止。則南牧之軍復豈以王撫既回而息。臣故謂其和未足恃者此也。自北京退去而我師之推陷已喪。徐邳再陷而我師之畏心愈甚。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勢實使之。群賊以唐鄧出數郡之兵而不能克。王賊以宿約合一路之力而不能討。大敵未動。先騎已用。小冠弗戢。從政蔑觀。先方倚李伯劉爲腹心。不思養虎以遺患。趙葵亦置身全于肘腋。不覺飢鷹之颺去。意廟未越而銳氣已餒。兵刃未接而敗證已具。臣故謂其戰未可保者此也。長江之險。固天所以限南北。然有其人。則因風縱棹。足以成赤壁之勝。無

其人則舉杭而指得以據建業之地。今以江之重鎮有二。在武昌則張元簡。金陵則陳韡也。元簡志大而謀疎。韡辯風生。若可屬大事者。然往歲王檝之來。適過其境。輕封論奏。無一字得實。他人不足問也。元簡身爲閫帥。居料敵制勝之地。三軍之勝負。兩國之強弱繫焉。使大敵在前。而耳目昏塞如此。豈不誤事。韡往歲雖力小茅山之捷。議者有起人意者。然承累敗蠹弊之餘。同存之稍。戰守之具。蕩然一空。彙者寇賊犯淮。方且按吾廟堂。抽回戍兵。抽回戰艦。窘狀畢見。手足俱露。萬一藩籬或撤。門戶何恃。臣故謂其守未必固者此也。外之所以爲和。所以爲戰。所以爲守。若如此。而一二大臣猶執本故蹈常。性然不以爲慮。譬如篙臣船於洪濤之中。一帆不舉而聽其勢之自如。亦太且甚矣。陛下惕四方之多虞。思萬散之當理。並建二相。凡在庶府者。皆以本意當然以示恩寵哉。待之也厚。所望之也深。任之也隆。則

責之也重。而曠日不聞於實效。迨由往事已歷之。此何等時。陛下所以推任者何意。而因循苟且。虛度歲月。視累昔又甚焉。設若邊庭有警。首甲兵之問。日至廟堂。特見計無所出。案吏奉行文書。不過飛一紙察劄。今用心提備。不得縱容一人一騎過界耳。臣嘗司言責。竊觀當今事勢。外有可憂之形。而無可恃之實。備弗以告。是之謂欺。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詢問兩府大臣何道而可以致夷夏之相安。何策而可以底內外之無患。懼之稍遲。有無可以却胡騎者猶未也。盡亦建圖其所甚急。安坐戰默。有無可以強國勢。若猶未也。盡亦力行其所不憚。陛下毋謂韃居草地。距中原尤遠。何畏其歸也。未必出其出也。未容又若此。虜一動。則二心往矣。毋謂二相並命。足以股肱帝室。國是必由此而定。治效必由此而著。若此心不協。則萬事隳矣。臣之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惟陛下留神。

貼黃。臣竊惟陛下往昔親攬萬機。專任一相。天下拭目以觀惟新之化。此一機也。然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欲治日以少。亂日以多。通者九重深遇二相並建。天下傾耳以聽協成之政。此又一機也。必痛懲既往之失。恪謹方來之圖。而後亂日以消。治日以長。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謹之重之。時哉不可失。此事不容再誤也。伏乞睿照。又臣竊見今日將帥不和。而多有相圖相陷之意。士卒不輯。而且有相竊相習之風。內不自靖。何以禦敵。朝廷不明賞罰。何以御下。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是在朝堂區處耳。然非同志合謀。未足以集事也。併乞睿照。

嗚復又奏曰。臣竊妄謂。今天下有可憂者三。有可幸者二。有所當勉者一。金虜爲吾世讎。百年不得已之帑。一旦絕之。國論壯矣。然斷地不保。困獸猶鬬。邊患未撤。據運孔棘。從之殘喘。日蘇我之事

力曰困焉一俯首於韃求賞於我遂成漂淬之變斬貢之投餘毒猶
在其可慮一也韃酋崛起異類相吞朝家不共戴天之恨若將假手
焉國憤伸矣然兩虎共鬪卞莊莫施一敵未去一敵已熾誰上借舟
有難塞之請關表突騎有難遏之勢萬一得志中土與我爲鄰視宋
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眞亦奚以異其可慮二也山東歸附趙順倉島
祖宗版籍之舊談笑得之國勢張矣然根本心難保屬能則馭御得宜
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亂一保寵不足以止其奮鬪動不
足以戢其暴則跳梁之勢華異之禍近在肘腋其可慮三也夫是三
者雖未有萌然目前之變而實有隱然意外之憂制治未亂保邦未
危朝廷其何恃以無虞耶自昔國家理亂每關乎天意之從違我藝
祖受天明命奄有家邦聖聖相繼簡在帝心雖厄運中遭而大業端
復陛下纂承丕緒于今五年洪水橫流暴風爲沴變若畏矣引咎自

蒙齋集卷之九　十三

責之實既著反求爲輯之理自彰南郊禪禱星納燠以此見天心
仁愛陛下警之戒之又從而眷顧之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此一可幸也自昔國家安危每係乎人心之向背本朝以仁立國
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規德澤旁流淪肌浹髓故雖屢經大變而
民心不搖南渡以來百有餘歲養兵之費用愈繁取民之名色愈繁
勢幾極矣陛下肆赦之旨纔下蠲逋之令繼頒傾耳德音舉手加額
以此見人心愛戴陛下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孟子曰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一可幸也由前三者而觀其可慮如彼由後
二者而觀其可幸如此進言於陛下而曰如是亦足以已矣不然於
諫陛下乎夫天難諶命靡常則天心未足恃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
人心未可恃此在陛下盡君道而已夫所謂君道如之何其盡也蓋
爲天子富有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固不容以一端計而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斷可以一理求心術念慮之微而罔
敢不正則施之於事無不正矣脩齊之際而罔或不謹則見之
於外無不謹矣陛下英姿天縱盛德日新其於斯道固講明有素然
聖化之成本乎常久躬行之實莫先乎上法由格物致知充而至於治
國平天下大學之爲君道之本也陛下固熟知之矣然必朝思夕惟
而後爲盡君道由正心正朝廷推而至於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董仲
舒之說君道之要也陛下固優爲之矣然必終始如一而後爲盡君
道君道以務學爲先陛下延進儒臣日侍經帷雖堯舜之稽古高宗
之典學何以過諸講說討論之餘不嘗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矣至若
稽未也是務學之道未盡也君道以聽言爲急陛下廣開言路日覽
奏篇雖漢高帝之從諫唐太宗之導人使諫未足與比抑顧邇耳之
後亦嘗痛自繩檢見之施行者亦甚猶未也是聽言之道未盡也蓋

蒙齋集卷之九　十四

業致孝必如舜而後盡事親之道翼翼小心必如文王而後盡事天
之道思天下之溺必如禹而後盡愛民之道立賢無方必如湯而後
盡用賢之道從而言之史稱職民安業而後理內之道盡卓爲條品
械備而後理外之道盡條章品目雖紛然不齊而端本澄源實自陛
下一身始此所當勉者一也陛下而能盡是道也則天心眷於上人
心應於下道德之威日積仁義之效日著有所弗爲爲無不成而何
三事之足憂陛下而或不能盡是道也則天心久而釋人情久而怠
法度漸弛紀綱漸廢有所弗動動輒齟齬而非特三變之可慮臣一
介疏賤從下國來未知朝廷事體惟以耳目見聞之陋所深致疑之
者稽諸往古擬之方今備爲陛下陳之陛下儻加之意焉持之以有
始有卒戒之以無怠無荒日新而至於又新不息而至於悠久如是
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四夷不賓臣未之聞也雖然欲爲君盡

君道欲為盡臣道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秉本執要固在人主輔贊彌縫當在大臣自古論治未有不以君臣並言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天下事無患乎以易心臨之苟以為易難將至矣苟以為難易斯至矣如知為君之難也則無輕民事無安厥位乾乾終日盡其所以為君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心弗安而君德修矣如知為臣之不易也則乃心王室任重天下兢戰臨淵盡其所以為臣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念弗置而臣職舉矣虞廷之賡歌有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臣良則舉天下事皆得其安者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言君失之叢脞臣失之懈惰則舉天下事未有不隳廢者也臣不量愚陋併論此以為獻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留聽之天下幸甚

嗚復又上奏曰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川蜀也蜀據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有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關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日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先朝有保聚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固蜀之形勢以三關為險隸于沔曰武休隸于鳳曰僊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岷鳳者越在三關之外今雖創天水為軍而實則猶曰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蓋昉吳玠實為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家于州有事則歸于寨紹興以來遵守不易七十餘載矣蠻變之後此寨因廢本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乃請于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成而已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所也雖經金軍二十里咫尺天險而可城而不是也又隨築隨毀則徒費其財雖然此行事無以議為也臣獨以為州縣有城而山寨則城之所容者必民之所聚者衆是一城之外皆無駐足之地其勢一有警則死於兵者則斃於道路矣有城以民外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司顧何惜而不為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為要僊人之外曰成曰天水諸戍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嶓利副司主之武休之外曰鳳集興元戍司主之其金戍司則又各為一隅寨遇商虢藏撫梁洋者也官軍之外而有上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民丁為之關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焉弗去蓋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歲以編軍至西和見其人品雄劲技藝驍勇問其所管僅一千四百餘人此大郡也而其數止此階成鳳可知也關外之屬賦輕而役重民之願為兵也非以免賦實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取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為之以漸待之以久則邊戍可蘇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我有官軍以捍蔽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強而人心自固官司亦何憚而不為哉厥今強鄰去伐虜僅蘇當外患帖息之時正內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浮屯民兵之勞徠安集經畫之宜者亦以事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務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異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凡邊之地莫不皆然若募民兵耕計口分授田其種賦稍以御邊事應乃行統於自蓋凡臣所論大概為守蜀計也若夫用蜀以奏三奏用蜀之[illegible]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存焉陛下擇而行之

[illegible]

係極邊上津，帶□□□鎮為鄖西城□□□□不數百里。郡之所仰以為根本者城也。□城不足恃之□□□□者關隘之，而關隘亦不足多恃。蓋金之有城矣，城之人人有從□以捍大城方而小隄順而長，各不相顧。洧也，屬歲□□□□請朝廷下城築之令。一時任事者，必專□造，不暇審度，由東□□隄以增築，而隄之上可以階而升。由□而無飭舊以為□□利城之劍借僅與隄積者。城之形如舟，爲如□□□屋不相□□萬中受敵，最為要害，故曰不足恃。金之關隘，守以□□，雖以上裹屋分泰而非不周密也。然戍司所當僅八千餘兵耳。在寨者十之六，奪遣者十之四，疊戍而土豪則於遠處之地，役之求以千餘里之遠，封之十餘，奏之關隘而使守之以數千之兵，足能保其無虞乎。故曰不足多恃。然則如之何？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地雖有險，而所以保其險者

人也。軍民雖□有紛爭之患，若軍民協一，則所有可□之□。昔宏也郯虜人從間道入，□逾龍嶺，破上津，抵蜀口，土豪金□□□之於商鎮制猿信□之□役，虜未出境而兩相忌嫉，內自交□，紹興不□陣死，而官軍□歸寨者，未況乎河遂起大□此近事也。往□之冬，難兵至長安，又至西洛縣，殘虜之奔逃於境上者，與相接而已，與□都統呉□諸□而□同為□□□諭軍民明大守禦之方，曉以利害之實，使之□□□□□相救援，從則有賞，違則有罰，諸議既定，人心顧安，使後之主兵者□□如虎也，是固可與於國事也。萬有一不□乎居冰炭之不□，則緩急胡越之相視，在官為兵，民自□民□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臣嘗□□□□□□，馬陽鄆為所□□□衛□守以□□嘗假之以節制軍馬□□□□□□又□之以制□□□□職朝廷環□□□蓋有在矣□□□□□□以施之於□□□□□□

身軍民一體，亦和協輯睦之實，無弃爭離異之虞，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其於邊防利害實非細□。

嗚呼！又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奏曰：臣不識忌諱，竊妄謂今天下本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以此風不革，危亡之禍至矣。蹤之侵犯吾中國已二十年。丁亥之變，至陷文州而反；三關蜀無恙也。蜀以東未有警也。辛卯之變，雨下大寇破和，闖東路全虜為最，漢沔勢已不能歸矣。然金猶未亡，精銳猶在，才報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邊皆與敵為鄰，無金以牽制，其附我黃河以限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繼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復之以和，和又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為急。凡所籌奏，切切為以朝廷但見目前之無事，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迭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四蜀國之喉襟也。

虜若得志，吞食殆盡，然後順流而東，則建康其□，吾□國之腹背也。虜若搗至成都，兵踰城壘，兵臨江面，則事勢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之經過諸□像來無之多慮也哉。陛下一念通天，痛省精神，毋論凡遠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歷憂懼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臨多私情之論議，無惟乎外患日廣，內勢日弱，而未有以知慰天下一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為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大勢，使一念之出一□□□人□於而感動士氣於萬里，發令朝以為警，暮忽以為□□□以為可行，復以為不可，群然聚議，莫知適從，卒之賢否混殽，內外側冒，□若此，何以排大難，建大業哉？侍從以論思獻納為事者也，正宜主持天下公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恃以為重，常天下關而況服令乘機薦引，率多親戚故舊之私，隨事默替

每有奮厲戎事之意，輒護正理，肆騰私情，牢之以亂其謀，是以
奪正。謀國若此，何以安國家利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多壘，甲兵之
間，以至廟堂，此何時也？而盜驕從之，集蕪繫於天府者有之，轄湖山
之晰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賊之從謂國已視吾中國衣冠爲几上
肉，排擋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循怙然不以動其心，豈謂
中國有人事。天君祚宋，使兀朮猖獗於金平，逆亮游魂於采石，此國
爲世宗社之洪福，四海生靈之公賴。然天意莫測，人事當修，非宰執
定其規模，侍從公其論議，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爲志，臣未
見其可也。今日之事急矣，臣不敢援引古今，繪章句，直書其所欲
言者以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蓋於憐移士大夫苟安之習，抵與
扶顛持危，使天下太平，泰山其安而已。詞拙而情真，惟陛下省察。
嗚復又奏曰：臣近者獲觀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劄，殊切書備講

奏議卷之九十九　十九

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八，關於紀綱者一，切於邊事者三，謂切當須
當速行，謂兵之更當增創措置，未禁子以實邊備，團結保伍，予以擇
外寇。明文任之制則有言，重考察之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爲一，或
開宣幕，或命督視，此之關繫之最大者，使一一見之施行，特弱爲強，
易危爲安，特一反掌之易耳。然臣擬其大要，思之復有所當講明者
二焉。蓋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蓋
選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爲宰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
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若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
且脩車馬，備器械，邊庭急務也。任於其人，則曰某鎮出征，未嘗失一
人一騎也；某器械足某處七一之一餘也，給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
能詰矣。實關陪侍賴糧遠據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遣戍卒，
不憂其難守也；某處已發運，米不虞其不足矣。大言以相誑，而朝廷

亦莫可誰何矣。昔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爲緩急之代，今古矣成敗寄
之一人耳。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若委可否，決之帥
閫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相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靜矣。
天下本無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啟起事端，而境內始多故矣。五夫
在邊動軌牽制，而欲舉行速章罪曠之所陳，能使之捷如吾意乎？臣
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
多。淮交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印而不已，亦將爲淮交矣。慮湖會
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而無節，亦將爲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
入以爲出，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未嘗制也。古者無二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今倉廩但竭，府庫盡空，未嘗蓄也。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
禮司科降數百萬，見之獄書，稱以飽官吏之廣壑，他可知矣。歲歲和
糴多出而少收，如廣一飛關出四百五十萬者，在國匱不許有司

奏議卷之九十九　二十

物勸，他可想矣。蓋辨日滋，公私赤立，而欲盡行速章累牘之所奏，果
能使之百廢具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
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帥才不可不儲也。是臨於多事之日，
智者所難，然用不可不制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搜索，
誰可爲大事者？嗟夫，何代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患不求耳。
韓信，跨下一怯夫耳，因蕭何而書。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
起。張韓劉岳，皆常備之異代，而自足以致中興之業。奮謂舉目無人，
而遂聽其自爲驕肆乎？或曰國計之難也，今所某某集議，孰爲策
之良者？嗟夫，生財有大道，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富足矣。文帝崇
節儉，得緡錢巨萬而海內富，武帝好征伐，有桑弘羊輩之而海內虛矣。
紹乾卑尊仰之撥，務而自足以給一時之用，帝諸將手無策，而遂
聽其自爲頹壞乎？故必搜羅人才，使之足以供諸使，而後實稽邊動

無施而不宜。兩制與月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加意周兵錢扯而不
遂奏篇之所議若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樞要。臣非好爲異論
也。數十端若行以之於二事者，寔根之當務也。爲根而能務其所當
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治矣。言之狂愚，惟
陛下加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九

經國

宋理宗時戶部尚書真德秀奏曰。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爲陛
下獻矣。而區區愚忠猶未能自已。請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
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焉。蓋女真殘我河洛，逾百
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壽宮闕變，八陵兆域，所當
瞻謁。安不振是以的示徼撫機不發是以權下
辭。此陛下之本心也。
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毋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
二以爲一定不移之說，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句踐之規模也。
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
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關敵之事則不爲。故越師一出
而吳不能支。亮雖祇於強對，亦能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韃
人國禦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
既與之隣，五至交兵。臣雖愚惰，亦嘗屢言於朝。以爲當是時便立一定之
規。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
何至遑遑。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爲遠慮。但民財耗而無以
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矯官肅
以文太平受賓玉以侈符瑞，欺罔上下，以固己權。陛下一朝聽攬
碩內外，無一可恃者。半居交持獨擢未足。況以之圖大事哉。且用兵
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長罕以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
威望已著者言之。蓋屈指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
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
碌碌中才可勉者，又無素養以作成之。是以部寮纔索若是極也。昔仁
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脩猶曰：今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

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
內而金陵、荊鄂，外而兩淮、襄漢，偉求充數，已患乏人，況於副貳乎。以
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吞嘉定中
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聞者自揚而北，楚自楚而北，盱眙經
行兩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往日之際，豈河般濱，畎澮相連，而田野
之民，又皆堅悍強忍，是習於勞苦戰鬥之能，從久往運城訪聞，舊事凡兩
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
障，使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當更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
宜及今至行經理大備，墾田之與，顧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
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遷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吾動
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
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得人，措
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
未嘗介意，塞下之備蕩然亡有，一旦舉兵，乃遣淮浙來，以入汴自江
而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往昔，以軍食之艱所急，以
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
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庶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盡
瘁，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
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其行事而求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
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以收[illegible]外則
張皇聲勢[illegible]內則[illegible]不為[illegible]雖[illegible]向
為[illegible]帝言[illegible]論[illegible]賢所貴雖
聖明裁擇
臣竊謂[illegible]今日承極弊之餘，備以和為[illegible]，庸醫作壞之後

也。貝謹危其力，艱若一髮之誤，至于宮事倒入，所以責和扁而不
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臣觀業成護元當百倍，惟陛下與大
臣無意與其用狂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所謂毋為敵所致
者，至兵法有致人不致於人之說，王師之出，若救焚拯溺，有譁然令源入[illegible]
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鈔絕餉道，以斷
吾之後，則吾之進退皆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戎陽襄兩南若
不當前戰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計，移兵屯運，金穀置
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給無窮之費。使吾經理之有緒，然後
捐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
慮者二。又王師盡知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
綴吾諸城之戍，而徑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知姑
堅守而勿顧耶，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一兵莫一興，調
度繁雜，公私之積，又被殫虛，不取之民，將何所出，首不究[illegible]之政
寇于江左，而用兵書未數時，既今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獻金帛
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為笑，本朝宣和間外
內富庶，徒以燕山之役，今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迄今以來，
民嘗至苦，望朝更化，方事[illegible]虞賞賦役盡獨除，豈思積有科率，而
外間所聞，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剝膚之餘，豈
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沿江帥司行下收買蘇麻，所至皆以為苦。
近至三衢，又聞帥司行下[illegible]措[illegible]民，不勝悲歎。夫蘇麻
措庋細事，少加抑勒[illegible]者庶，欲不為
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好亂未必，憂在腹心，民能細故，此其
當慮者四。劉裕伐[illegible]北向內地空虛[illegible]
徐道覆之謀[illegible]為備[illegible]咸謀前事之

鄉呆家不鑑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點并此五患臣是以懇獻
收欽靠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庶明良會聚千字
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喬行簡上疏曰人謂有川蜀之路中原有
可傷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可有為之會用事之臣咸謂可坐而策
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可慮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
生變示矣式曰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祖宗今日之內治其
已衆乎其未衆乎開未備權之前其凡幾今陛下親政之後其已更
到者凡幾試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試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
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
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
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啻倍蓰

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
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鼓舞雄而
折戎狄其勢豈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
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浚剝以相授而不知有
所謂養民方減於守令纔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乎不愛其將校臨
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逞忌避則奔惟
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盡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
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
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怨蓋盜之寇常欲
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懷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變生於內而不得
休養也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寇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罔
河郡武備單弱民之所晝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能遣兵以剿

之今與昔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夕有事於北方其勢
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
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圉遠闊出師非止一
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今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
非唐指任二三大將恐不足以備驅馳之衆能識者幾萬分道
而屯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徒諸將二三十萬衆不
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氣相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
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鈐糧之所從出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今之饋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
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
貧瘠之實州縣多赤立之憂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
陛下不實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

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
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誘在空
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
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
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韓
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
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蜀變四事狀曰臣蜀人也每恨三十年間蜀有
危證而遠不得聞聞亦不實今臣冒當言責用敢痛哭流涕為陛下
悉言之議者皆曰蜀經三變一敗而失四堡者曹居誼之罪也二敗
而棄五州者鄭損之罪也三敗而委三關者桂如淵之罪也彼三人
者職為厲階固不勝誅矣然前車已覆後車不戒豈知追咎於既往

不校變通於時來綢繆之牖不密而田甫田洒掃之戶不除而奮分
裂此納十二州之款西結十八族之誅家計不邇狄雖已至於是捺
成破鳳翔河洮樂全洋階寨悉為蹶精鉤以外骸骨相枕鉤以內室
家靡寧居者伏蹤而公仁者得分而下視昔日之變尤烈其慘使非
青原孤壘縱虜之侵一衆甚也靜虜之戍城彼兵應援于中則橫
決潰流刻將葬而堪笑馬突力疲者往塘于亂者更局今傷凋稍退
之蹬王吾國用兵之時所當緊作措置急為隄備其可曰勿慮習虞
老氣時而遂使蜀成不可療之疾哉臣來之公言揆之愚見謹條四
事以裨一覽其一曰實規模自昔蜀之所恃專在天險昭烈斂眾拒
險而老瞞遁王平實圍守險而曹爽退蕭鵠立柵據險而元吳走中
興諸臣率本此制置以敵驕我眾敵眾我寡平原曠野易於衝突高
山峻谷雖於仰攻頓兵於萬全之地則勝敵於坦平之處則敗且

以近事言之趙彥吶屯駐青野曹友聞控扼大安是據險而守要者
也張慶敗于河池何璘退于北谷是舍險而入平者也今之地日蹙
事力日窮秦鞏之交不得自止莫若經理要害收斂規模分責武臣
重地而守如紹興間吳玠在河楊政在漢郭浩在金州以戎司兼安
撫使有軍市之租以自贍有坊場之利以自給或立家寨或營屯田
或遣正兵以守要關或訓義士以防支徑不拘文法而責以事功其
大安一屯却令利戎分守虜擊東則漢軍當之擊西則沔戎當之東
西受敵則以大安所屯應之制閫重護於益昌土豪列置於五郡侍
其托根牢密有備無患迄以一二年後而後遂承平舊規未為失計
也其二曰當功賞兵法曰賞不踰時所以砥礪戰士也然賞不當功
則下輕上爵厚貴重李綱諸臣論宣觀以來功賞謂隕身鋒鏑之下
而不蒙卹贈冒名權要之門而反被優賞動乎婿未嘗從軍而受

上賞劉延慶張榮先潰而獨錄蒲賞與太監臣偏真之近聞蜀
之事功亦有此弊麻仲之殁十年而微賞方下田燧之殞大散而無
卹未行李沖李寶罷城死守而恩僅及於兩階楊杞叫廷城力戰陷
陣而爵不踰於一級甚至何進孤軍之忠義陳寅舉家之功節猶夷
若存而恩學未播往往與棄城僨軍者同歸人皆以是歸咎朝廷報
功之太厚而不知端由外間其功之不實也大抵功賞之不實有四
以賄賂為重輕則不實以親故為高下則不實以僚屬先將領則不
實以廝役行傳則不實有此四失而又有徇情媢功之患焉觀嶺
閫之捷或謂遇飢虜耳而幕府上功超陞綫花石峽之戰賞則三
嫚賞耳而帳前嘶隱蜀將七官事紀不書何以示勸臣恐自為退虜
之賞乎戰之功或以強顏受竹完之命不得申矣臣謂莫若審覈剗閭
辭勤等差有尤功顯著者即日保明來上或輕重不同者限半月當

核以聞仍自朝廷之上專置賞功一司以時放行計程遞發使有家
者徒官給付無後者各親屬繼絕如此而軍心不悅天命不昭未之
有也其三曰封軍實蜀之軍籍消耗甚矣在端珍時元以十萬為額
逆曦一變加之以僅餘八萬淮莫亂而西不滿七萬辛卯以後
戰潰尤多東軍最弱最先潰摧踏最甚雖亦潰背覓還錄其守紀律
又剝潰並前日諸軍剝累殘而今乃剝為殘耶茅茨葦屋茅寨寒棟
而兵寨窮娃夷鄉未沙雜水擇而兵食窮破績敗驚豨把附見而兵
衣窮乎時口爭無以為生股成臨陣私背其劫死難矣哉諸葛亮曰
臣到漢中朞年失亡曲長屯將七十餘人驍武騎一千餘人今古人
於軍實熟若無曰不討其數而申嚴之今兵籍之數者亡者傷夷者
號冒者臣不知其幾矣核實料簡莫易此時諸司勒分閫之臣離經
戍之將取見正軍見在之數而以良家忠義足之稍復七萬人之舊

險爲一人之之備仍與時其糧給使其士賜賞其家撫以恩之小服
使有飢民內顧之憂萬一相傷後敵先奔則用其命有紀之法必誅
無赦。様所前則知畏。顧後則知畏。皆令畏罪誰有不用命者哉。臣以
曰。備師材。得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嘗以蜀去行都萬里。人材推當
備舊。以備緩急。令侍從臺諫各舉忠鯁與知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
知特達使。使人因廷臣之請論事執奏於從臣中擇一二人可備制置
使之用者爲安撫使。蓋蜀之帥閫實任六十州安危。或有疾病危亡
必自朝廷除授動淹半歲始克到官。一去一來之間。堇爲利害之大。
我孝宗所以留意都從路帥者皆欲以爲制使之儲也。獨今事會殊
據人情震蕩。如去年師在原上數月信息不通。或欲從中遙度則以
爲緩不及事。或欲就近還房則未能盡厭人言。迫不得已。坐有衆建
使宜和漫疊擇論考師才不備其勢亟此一事章傳旬退會師已下矣。

然四年經畧者嘗把王關人老之憂建置則者廑上金城乞假之
章。若非宿儲豫畫。參錯布置。兼所以爲論代者則倉卒臨事何以應
乎手。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供一世用。差職之者圖已後來之後亦不
弱。蓋有班近星頗爲風力者閒者事到甘棠而志節慷慨者亦有之。
著。鎮荊州而得江湖之者。父帥鎮江而有激烈才者。咸籍耳人可當
方面。陛下倘仰法孝廟。詔大臣遴選謚人。分遣使蜀。除以三路連
帥。或爲大藩守臣。如張浚召而盡法留實帥未其璘卒而任應
以成都帥吳取之近地用以賴經。其視萬里之遙至旬一半之勞者
蓋有間矣。凡臣所陳四事雖甚異可喜之論。並皆實實可行。一言
蜀人未嘗不言。而牽於私情害之。久書朝廷未嘗不行。而惑於疎遠
行之不力。臣懇懇款款不厭於言者。蓋以民生之不易。稱生之無日。
不敢欺君上而負父母之邦也。臣惟一己之智。稱有未周。必乞如序

照與路分蜀士之在朝者共議參與以書上其策而移其戰略
以觀離厚薄向岐。其要增杖拘率之舊。撤私事之見。各盡至公血誠
以救鄉國。仍乞陛下諭二三大臣精擇而力行之。則蜀雖剝爛之餘
而有枝葉可期也。不然者如未戒而虜突再來。譬彼積薪將不知所
本矣。臣不勝拳拳。

呂商又論蜀事催王遂入蜀狀曰。臣近者輒上奏章言蜀邊事首條
四事次論三人。並皆擢竭心思。參伍聞見。蓋之既久而後奏陳。不敢
穢瀆人情欺罔天聽。伏蒙陛下特采臣言。命王遂以帥成都除揚伯
雨以總餉事。臣與蜀人聞之咸至欣喜。何者蜀在爲思之外。常有遐遺
之憂。今乃眷西顧如在畿邑。此聖人不世遇不忘遠之盛心也。但臣
論事一劄。袁甫言對證疲方力救蜀之政。而側聽累日未見施
行。豈陛下留中知未當付出耶。抑既付外而大臣不以衡慮能速既

豈以而事節命亟令陛辭。越其程程前去。庶早到一日。則有一日之
備。而冀亟慶王內引無相臣恐夏涼一生秋風一起虜騎突至而哉
事重貴則是雖臨遣帥臣而無益于事也。總計既已晚。界內兩節合
下臣前章俾命兼速之任。庶可兼辦錢物以備急缺。主用。今但兩既
除。而癸仲不聞顯然。臣恐舊者厭新者接辭。再時未耀軍食之兆。
則其遠實必將歸責於烏總之非計也。臣竊評遠之遲遲其行者亟
以事關勞勛。或有易置之疑。癸仲之悠悠議罰者也。以上下交結無
爲回護之地。所以言者雖急而聽者雖緩。蜀民之痛不啻頃刻千百
而朝廷所行稍爲閒慢。常程臣竊憂焉。臣近聞韃虜破階窺文欲爲
幹腹深入之計。又攻打幕僚。稍爲間道取蜀之謀。每計日深入。危不
保。得制副丁黼書言蜀人所以助錢助粮者。凡買一當不左程。又或
部處張起良書言西州助錢百以亡尚續下除萬覓爲一路人號

令觀此事勢。直可寒心。若以頤指顧情且待意見。以將危將亡之疾
證。而作不緊不切之治。殆將恐黃斷膂絕。神離本傷蜀之命脈。不至
大覺不止也。臣憂切家國。用敢重瀆聰明。欲望聖慈特紓憂顧。亟將
臣所陳四事。宣示二三大臣。或行下帥閫。令作緊措置。早賜還以內
引。促其入蜀之期。併付伯兩以駐慶。盡求裕蜀之策。所有癸仲乞賜
鐫職罷黜。以慰蜀人。公嘗曰重言又此。遑卿其他。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昌裔又論今日病勢六事狀曰。臣竊端居深念。細察天下之脈。以為
方今病勢有積虛之證二。瀕危之證二。垂亡之證一。若其他隨部而
接形者。雖偏以蹤衆。今之醫者例曰脈細而氣虛者補。脈大而形危
者平。遂變證以治痺而不窮本原以理之。至於沉頓從生。則諉曰無
方藥可為也。其不幾於護疾侯之疾而却奉緩之醫哉。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言國以賢者為精神也。往者趣召故老。旁招時髦。幾於翹
咸謂必成雨矣。間時未久。氣數復離。有甫登政路而以疾辭去者。有
僅班資殿而以鄉郡歸去者。有不拜從班而來祠還里者。有不受美官
而引疾臥家者。甚至海隅忠清之老。屢詔而不來。蓋有挺直之資。捐
軀而引去。更化所召。其留者何。縱有一二留者。又皆纏病與倦而各
有歸心。既不能退又不能遂。此何等氣象而見於盛時作。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言國以貨實為根本也。往者三京之役。遺儲一空。收
拾之令。帑金盡耗。已事過往。不可復追。若能有儲而用不耗。尚可思補
也。奈何事變錯出。征費亟窮。督視之行。縻以七百萬計。襄閫之犒賞
以五百萬計。淮江命帥。以三百萬計。諸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
諭。亦以一百萬計。一兵之遣。一鈔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而况三
總經費。特降非時。諸路和糴手本不繼。行齋底空。在在皆然。既有方

十里之旱。又何以供餽乎。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古人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也。今士馬物故。符籍單虛。戍淮之兵
殲於戰。防江之兵死於教。剝其壯者十喪七八。山西勁卒。僅僅三萬
所招新軍率皆烏合。而倚為捍衛者。一皆假子野心。加以兵甲朽久
弓弩家衛海獄。舊制不存。蒐募行伍。占法不講。銳首擊刺之不利。克
敵弩力之不強。凡中國長技恬不之習。是不幾於以卒予敵乎。此臣
所謂積虛之證二也。輕寇深入暨之外郡。先使蜀遭九郡並燬維犯
京湖十州。夜燬焚燬我室廬。劉我民野。無炊煙。路有寃骨。甚者河南
提捺之居奔摯竊窮之酋。皆殺離名變聞吾圍。敵來而不知。蕩賊去
而不知覺。方且延旋偸懷。甚憊戚。時議狃于捷。則信喜功之人。謀欲成
則嘉求成之士。懷國者無所承而退。閱韓者無所害而行。持四邊不
決之謀而欲富強怨敵制之慶。臣恐今年所憂又有重於去二冬。蓋
賊內訌。比之恐疏。蜀口四戍司之兵還敵。蠻賨西五州。一聽見聞
竊起攘擾。踏向利害寇。而今乃為寇。克敵忠衛昔為王師。而今乃
殘民。近者浙江盜寇。又見告矣。長蛇封豕薦食四淮。而飢虎餓狼力
為蕭牆之禍。如此招撫以柔之。則衆亂。剪伐以威之。則變起。若夫往
來不問。而縱其橫行。至以國家諸位之官。而加叛服不常之旗。豈可
以恃天下哉。此臣所謂瀕危之證二也。然而外患雖危。內寇雖有
民與守。則危可安也。遠可附也。今內外諸事。切變病。惟有民氣纔
息。尚存然。數年以來。斲而喪之者亦多矣。六月行役而困兩淮之民。
連年科調而困四川之民。兩淮騷附而困京西之民。十乘征行而兩
沿江之民。舟船結籍而困沿海之民。濠梁峻警而困荊湖之民。移私
折物而困江湖閩浙之民。朝廷改令不許審以遷行。州縣嚴貪又貪
緣以為利。故有竭民之膏以肥豪猾。剝下之膏以觀遷。苞苴之禁新寬

寵賂之風復熾。自是牧養無良吏。而四里皆叛賊矣。嗚呼。國事至是爲
民心愈危。今又以貪吏行暴令而速之。將恐危亂之禍至。不特阽
危而已。此臣所謂無亡之證一也。臣嘗讀國史。竊見靖康初李綱以
特望居宰府。楊時以儒學居諫垣。許翰以耆德爲中司。胡安國以經
術爲右掖。崔鶠李光余應求以直道爲臺諫。种師道劉鞈宗澤以威
重爲將帥。一時人才。不可謂之不衆。京師兵十餘萬。諸道兵二十萬。
河南北兵二十九萬。河東北保甲二十五萬。延豐倉積粟四十萬碩。
天駟監戰馬二萬。延豐廂造弩千餘兩。京師弩砲五百座。神禊棕杉之
屬。一皆有揀管。則兵備不可謂之不豐。然常勝義勝軍迎降。宗
維宗保分道入寇。河水一淺而中土横潰。遂不可支。是豈畏敵乎。
果善戰耶。蓋自花石綱之擾而江淮之民怨。造作局之置而一路之
民怨。輸燕山錢而兩河之民怨。科免夫錢而諸路之民怨。本實先撥。

人推不振。其八亟棄非一日之故矣。今陛下更化勵治。特有意乎元
祐之盛。而天下事變叢棘。不幸而近類宣靖之時。安見無亡直可慮
讓。臣謂事不難辦。不足以起況痼。皆不患勇不足以弭外那。欲望陛
下去讒遠色。以扶植人才。克己節用以愛養邦本。罷營繕土木之費。
專以修車備器爲事。省閑慢文書之務。一以備邊禦寇爲急。而又君
臣上下。兢兢業業。自以小民祈天永命爲心。凡中外臺𭓂害民之瘼
一切寢罷。如此則可以回天怒而銷狄禍矣。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竊見履畝之令。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使行之而有益於糗
猶可爲也。今令行已久。而橋償不贈。此是敝弊果何益乎。臣訪
聞畿輔之間。中戶盡數已刻。乃大家往往事免。州縣長吏不惟
不能體朝廷之意。忘反以曲婦爲私。故有促辦催入而入不解
者。又有那移他使而規何利者。於不得已之中爲甚無已之政。

山則行暴之吏民其何以堪乎。臣願陛下明降睿旨。日往罷
使六路之民。戶知德意。其有可令占奉不以實上者。各許本路
監司覺察以聞。庶幾吏或可戢。民或可休。實非小補。
昌齋又論朝廷重輕狀曰。臣聞朝廷者。天下之幹也。朝廷重則天下
治。朝廷輕則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不在乎他。在乎朝廷之輕重
而已矣。木之身正。然後枝葉所附以榮。人之表端。然後支體所依以
行。朝廷之幹強。然後郡縣邊鄙所恃以無恐。是著宗卿之地不先正
問五事而欲以運掉天下。雖英哉近世以來。則幹弱本顛。而積輕甚
矣。孟賊內訌。襄樊失據。封守之臣何所承王命而適。偏師出境。曾未
歸續。北伐之將何所稟朝算而行。自山以南。淮爲重鎮。帥者以何而
退也。淮東之國隨爲大。爲守者以何而後說。此帥守之輕朝廷也。鄂
州我司節制於江陵矣。而懷異志者。敢以公牘而鼓制臣之罪。今

陵府帥共事於齊安久矣。而赴懷心者至以文牒而發帥閫之非。叛
襄權將固以總戎重寄也。乃不俟命而歸淮東。防戍舊戍。撤以赴閫
厚區也。乃不受令而擅海道與遺將之輕朝廷也。以僨軍而頌衡者
乃還屋於武昌以蕆民而竄亦者乃管軍於制閫。丹書未下而已經
營幕府之辟。彈墨未乾。而或僥覬麾節之求。此官吏之輕朝廷也。幕
營之畢屢出。誣譖以賊郡人。江上之軍。時肆譖言以譁府寺。與兵戰
敗之士。以衣糧而罪狀總所。文能招收之兵。以調遣而抗拒制司。此
士卒之輕朝廷也。甚至窺隙而爭閒而起。盜賊有輕王官之心。戰
者自戰。和者自和。夷狄有輕韓吏之心。積此衆輕。牢爲一病。務相違
暴。苟度歲時。此豈可不反其本哉。綱有貴之戰攻之士。則威望重。有
諫諍輔拂之臣。則紀綱重。禮樂政刑自天子出。則國體重。蓋置手舉
以正柄馭。則主勢重。今者國之重器。重則君尊國安。若國之重

權。居重則本大末小。賊守持重柔以難識。則天下無殘民。名器謹重不以輕假。則朝廷無僞位。兩河劇地置以裴度。處置得宜。二鎮革心專以德裕。文殺有體。是朝政之重在輔相。否則朝廷亡人而為賊亂所輕矣。以顯兩折廷諍而淮南畏。李勉不避彈劾而朝廷尊。是國法之重在臺諫。否則國家失士而為天下所輕矣。宿衛倡亂而朝廷不復竊治。故高歡運而諸客效刑麾施。要知非所以恭蘇萌藩臣逆朝而朝廷事柄不一。故從諫歸而益驕。事權出。要知非所以弭亂象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號令數落。則君命輕矣。上有自專之言。則下有不遵之人。政事獨運。則主威奪矣。上有克服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任兵柄已。則國危矣。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宦竊之史。推跡是屬。則民散矣。臣竊謂朝廷者。先皇帝之朝廷也。若使下之奸上。小之加大。士卒之陵主。郎吏夫之輕量大臣。皆非所以懼天下而尊朝廷也。陛下若能審於五國而識臣之所謂六輕。強於為害而取臣之所謂八重。以此而責廟堂。以此而勵臺諫。又以此而儆內外遠近之臣。有德必進。不任職必退。名器必謹。政刑必清。威權歸一。令必禀。使狙詐有所憚而服。夷狄無所侮而動。則國家尊安。廟社奠固。危於綴旒之天下。將復重於九鼎大呂。惟陛下慕留此章於圖中。而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昌裔又論救蜀四事疏曰。臣竊惟蜀寇深矣。蜀禍慘矣。以蕞爾彈丸之境土。而今被天下莫強之寇。以區宋兩貞之人民。而今遭孫古兩寇之禍。紹定辛卯虜闖利閬。利閬以外本實未盡撥也。端平乙未虜侵漢沔。漢沔以內。其眾未盡空也。逮至去冬其禍慘甚。蓋自越三關破三泉。摧利攜閬。破文掠巴。而利路虛矣。蹂蓬遂成。眾分來道漾寧。歸擊廣安而東川震矣。掠成都焚眉州。蹂躪邛蜀彭簡而永康而兩州去今十失七八矣。嘉熙虜下涪陵搗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況虜所不到之地。悉遭紅黃之擾。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韃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幟。惑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處而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今書虜兵自退境土。凱歸。將士眾特皆以捷至。然昔之通都大邑。今為瓦礫之場。昔之沃壤奧區。今為膏血之野。青燐遍路。白骨成丘。哀痛貫心。痍瘡滿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脈垂絕。形神俱離。僅存一縷之氣息而已。陛下乃睠西顧。不忘遠民。首命樞臣建宣撫。取一國之望而用之。可謂得其人矣。然竊惟西事壞爛之極。賊氣未殄。江路未清。虜置總宣閫遙遙。未聞攸定。但得之親友書問。謂二邊虜猶遺寇。職高和幾於無民。諸郡殘破。公私赤立。而幾於無財。軍伍逃亡。率皆為虜向導。而至於無兵。農業轉徙。不得以時耕穡。而至於無糧。以為

殘虛空之事力。而當強獗黠之虜寇。雖百喜僕生。不能為蜀計矣。若非朝廷速調援兵。多給軍實。大明黜陟。速暢事情。如藝祖取蜀之規模。高宗保蜀之綱度。趁急經理。以拯顛危。則秋深路熟。胥騎再來。是亦坐待其斃而已。臣猥以書生。不識時務。猥蒙恩命。俾叨重寄。凡軍旅之事。不可豫度。經理綜察。當從其長而行。惟事關于朝廷而脈絡相貫者。敢代陳為陛下言。謹具條列于後。

一。蜀兵往以十萬為額。蓋皆關陝五路勁悍。與諸將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蜀禍之變。招填僅及八萬。己卯之潰。消耗不滿七萬。端平以後。兵數不多。多求以前年所閱。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去冬虜騎深入。則亦耗散。亦愈不可考矣。或望風退走而本實於已。或遇敵奔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韃裝束而擄掠於民財。有為虜嚮導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蠢壞已非一日。

不違則叛，不叛則無紀律，蕩然而兵不為軍也。嗚呼，國家百年竭蜀骨血以養兵，今也不能一戰，關梁沔而反貲敵為寇，非所謂困民力以養兵之形。竊觀昔之御蜀者，當軍政敝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削一方之死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臨邊以河中軍來，高駢以天平軍來，我之中權力壯氣盛，所以驕兵悍將莫不膽寒於心腹。況今蜀之兵屢衆潰散，而一二存者又皆習為亢困，則欲制此曹，其可無本領以勝之乎？竊准高宗之遣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千五百人，將三百，及入字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錡、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棘，而猶且飛撮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既以命浚之事而命臺臣矣，試乞參稽典故，於江淮荊鄂撥一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撫節制，則威聲隱動，勝氣舉張，遺民必曰：官夫兵來，人心可

奏議卷之百 十六

恃以無恐矣。諸軍必曰：有外兵至，吾屬不可以陵架矣。此足救蜀第一議，欲乞處斷施行。

一、蜀中財用之困，始於吳興往趙開時，歲收三千三百四十二萬，而所支之數乃多五十二萬有奇。在李迨時增收三千六百六十七萬，而終歲所出又多一百六十二萬。自是而後，入少出多，調度特急。臣嘗以紹定一歲之數計之，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萬餘緡，已減紹興所入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萬三千餘，引乃過紹興增支之半。前後總餉，皆未之興，無以二千五百二十四萬之數，仰給朝廷科降，不啻如赤子之仰哺。此蜀賦本末也。今自虜騎深入，根本盡竭，又非前日比矣。制閫兩司之積蕩於閬州，若總師司之藏散於廣郡，而公府之財與富家中產之金帛席卷於寇，郡郡邑邑大窘竭，更棄於簿，而私室之民力空，而

可痛者，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闢，堰務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種，不知兵食將何所仰，軍餉將於何取給耶？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有無人而有財用者也。蜀之所產者茶鹽，今道路梗塞，何有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稅，今消殘不行，何有于征榷之利？經常調度，無一可以指擬。而況總理戎政，去處費用百出，欲以赤手取辦，抑亦難矣。昔趙鼎之為宣撫也，乞錢七百萬緡，度牒二萬道，歸踰二千五百道，金帶二十條，絹二萬疋，米二萬石，當全蜀富實之時，而朝廷援助宣司猶且優厚如此，況今事勢凋瘵，措手極難，若非朝廷於常年科降之外，撥賜紹興舊例，特撥內帑金帛千萬，以為臣區處建閫之費，併撥荊湖米數十萬石，以為今年餉師之用，將恐財竭兵飢，米盡人散，而蜀事去矣。此又救蜀急切之務，乞陛下

奏議卷之百 十七

令二三大臣速賜施行。

一、賞罰者，御之綱紀也。蜀遠朝廷，人心易隳，必賞刑當罪，始起精神。張浚之宣撫川陝也，應有功績，各推恩賞，必關宣司審實給告。胡世將之盡護蜀師也，如遇警急待報不及，許以一面便宜施行。賞罰信而事權重，所以役使群動而范濟艱難者此也。近年事權與此相遠，債軍棄城者以有貲而罪不加，伏節死義者以無力而功不錄，獲免所役，猶得以揣不行，僥倖覬覦，又甚反以濫賞而從檢，黜陟無紀，功過不分，所以虜騎一來，將士解體，少有為國用命者。乞以近事一二言之：如曹師之棄師奔地，允童之棄城，賂刑枉士之行，賂閫上，見於臺諫所抨其罪彰彰，有不容掩者，方且濱頃不加顯黜，何以對百萬之生靈？正我之糾於胡寨，閬戎之預符守隘，制參之死於城郭，封禮軍、諸處將郭真

功後將有不容已者。且遲疑未行，倘岬何以慰三軍之望乎。今蜀大亂之後，當以誅賞為先。欲乞朝廷大明公道，整飭風紀，奇雖未盡誅，而衆所指歸者，亦合先議竄殛，身罪錮者雖盡録，而死者之明著者，亦合表用褒嘉，令德封贈務令盡合人理，以救渙散之心。或如李綱所請置賞功一司，專令拒屬無遺其事，如冒賞有實，許告誑以罪不貸，按法必誅，別立賞票行下，明士未有不感奮者。此亦轉移蜀事之機括也。

一、郵傳至中七日可也。蜀道萬里，呼吁難聞。合籍置郵以通氣脉。故冠於之挺入陝，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八日可聞於朝廷。丘崈之制置成都，創摘鋪遞，凡有奏請不過三十五日可徹於都下。所以軍情達而民隱伸，壅蔽通而報應速也。近年以來，舊規廢，軍中之遞不以報遠警，而但為交賄之驛。川中之

遞，不以通脉絡，而徒為寄書之郵。甚至以將士為奉身以幹僕，為商賈，遣書勢相望，則幽為侵護，而不使衆聞，私書承寄則動多稽留，而又以時發不知軍事呼吸之間，有函有失，朝廷應答之際，風旬歲，豈可以軍中一日而拘人情之私計？奚若此將在外之郵傳勿也。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不至。黃門密院雌黃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往往二月而不達。諸郡差除之所以壅滯，應報之所以稽遲，轉降之所以稽緩，功賞之所以沮難，上下底隔而日月淹延，皆氣脉之不通故也。臣願陛下留意而事還郵傳於泰知而勿使私人得以執報發之柄。考郵置於密院，而勿使諸吏得以總私紫之期。又知潛聞聊臣所請欲以郡司官知司尾者專一人報應警事，兵事貽辟孝盈許盡時擬行，此亦通氣脉之樞要也。

右件四事皆當今切至急之務。誠臣竟夜思慮，首述此說。而又有事之綱領，存於陛下悉慮者，敢為陛下終言之。自昔多難之後，必有詔令以撫聚人心，如陸贄之遣行號觀書詔，陽之使宜黜陟，又有詔川陝官吏軍民，胡世將之建炯既以親筆揭之者四。又有詔或輸將士者二，君臣之間，叙情聞勞，如父詔子，懇意無間，所以二臣感奮三軍，鼓勤并謀，合智就濟中興之功。蓋有忱洵實意以感人也，況今蜀變之餘，痛猶未定，撥亂之師，撫綏犹難。所宜仰體紹興德音，內出一語，一俞蜀之子弟，又宜仰遵高宗手詔親灑宸翰以付宣撫之臣，諭祖宗薄賦以柔流俘，埋胔掩骼以仁死者，資中遺種以勸耕農，録孤以繼絕世，生聚教訓，還定撫摩，少須適冬，庶不乘虛，則蜀雖凋剝，閩之極尚有日漸復存之理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黄，臣竊見仁宗寄御延英謂諫官曰：涅槃心行不中時王深侍

詳聞之，然上惟孝祗受，玄改府蓋仁不無宿怨也。又見孝宗御朝當指同，必大問此入反覆，時宰陳康誠進疑聞之。然聖度恢廣，以大覺嘉納用，蓋孝宗雖悉人之過也。人臣者然各盡職分，一時雖故實，恐而然至循吞不衆者，豈有他哉？君譬則天也，臣譬則父也。為人為子，雖有過誤在天與親，不無適負，然一宇之則止，語久則四。豈終於怨而不解釋哉？臣謂朝廷既錄無諫之臣，即他日伏節死義之臣也。更乞以天地父母為心，付詔寧宗為法，培養扶持，以壽氣脉，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魏付謂奏。寺才上疏曰：臣聞蜀獨一大基址也。為寄於今日，特有衰亡之形，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切之圖。蓋形貌而無急以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吳，蜀亡吳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見，其可坐視無一籌以治之乎？且漢中前京木會後敵不

究左控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奔騰之域。黃壤以爲蜀之腹脉搤
洪以爲蜀之咽喉。此二處皆不可失也。今爲敵所據，則亡形成而入
搏手矣。奔邑之固，陸走兩外，水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遂變峽
馬西則達文龍一州，東則會衆壁諸郡而爲龍。梓柏又在其前。歐陽
修以爲戶川之險，守馬牙以爲秦蜀之捍，此會五漳不可失也。今爲
汪瀧所城，則亡形自此入，然亡矣。夫有興亡之形而未至於亡，有
歲跪之象而未至於廢。絕萬一遇急，蜀則亡，可存絕，可續，蜀尚可
爲也，安可以爲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哉。然當審觀時機，與之而勢
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闕。蜀口右護軍，舊由端兵孫嗣□之
遂閬西都曲也。舊以十萬八爲額，休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
人。安丙帥蜀，以錢糧數耗，汰爲八萬人。後來事力不支，節節減之
萬。今通忠義之數，猶爲十四萬人。比中以來，逃亡死損，所餘無幾。今

以所闕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戎
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募
定安撫司所管慶定精銳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閬鈐轄
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鎮帥司之軍不及千人。已所所
營武進軍今止有二千餘人，行從營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忠西
保定飛捷虎翼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制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
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料名志歸大閬劍□百
貨盡輸于官。十年之內，乃不能增添一卒以補舊額，其可處□事
已矣。今不圖闕額□□不補，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
爲當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爲進屯之備，且戢安田揚二家
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吾聲，或可背城借一，以卻敵騎。如此則蜀
尚可爲。若惜芳信費，慮不及此，敵以秦鹿攻吾之根，則備多力分矣。

能制其死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二曰籍義勇之士。四蜀近邊
劍閬巴達，以及惟果蓬六郡，租賦所入無幾，識者謂莫若舉此六郡
之民，依向來保伍義士法，驗其戶數，籍高下，或一丁或二丁以至三
丁，料揀爲兵，卻與盡蠲輸及每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其自辦衣
糧，自置軍器，每十人爲一甲，五甲爲一隊，五隊置一副將，每十隊置一
正將，副將皆以部轄州縣總轄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
團結守邊郡城屯戍，今守倅不得差占，聽制司調遣。其如錢糧□守則
糧自給，並教養則仍命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經
□□之用。如閬州余之南地名三會，去歲敵兵來，□不循常道，
惟於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它路，一屯向利，一屯向巴達，一屯向果廣。
以爲當世六郡已籍之兵聚爲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敵衝，使先入
有奔人之心，則蜀尚可爲。若遷延不發，敵騎叢至，□蓄□兵於此不

惟六郡生靈俱屠，而爲蜀之大計轉見艱難，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
矣。三曰駐分屯之勢。敵騎濆中，去歲出兵乃兩路來會，以□□以劍閬
欲調大軍分屯三會以扼之，□扼阻其越險之謀。今敵又滅
利，則劍閬乃其切鄰，豈可寬無□□。議者以劍門天險，實爲戶樞，
當守三關□所事。今既退守險，實可因其□分三戒一，兵併三小
屯之卒。今只萬人，以閬爲固，而遴選智勇之將，申出軍□而訓□不
壽，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一撮，形勢雖未險，然□攖□不
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未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內□一路
登去處，大爲城寨，約可容萬人，與大段大寨相制，分調□兵之□
以新募之卒，今及萬人，阻山爲固，而選驍騎之將□□閬□以遏
敵騎出□之衝。其法又□兵及萬人之屯，而後敵□□遇□若彼
敵指寨，則爲我□二屯以相犄角，如是□□則□虎如□山

之於前擊間見應使敵之援前進不得救賊於前退不能服我於後
蜀之可為若以兵為餌使敵用此計城利之外又進逼之不出三
年蜀之命脉絶矣四曰昼挑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置曰昼諜
難之下以運道艱阻爲說然敵日諜諸軍人打三分糧以備日食而
利以西白沙一帶又皆平時若擇麦以待其熟而遣以小舟置兵之
根議者以為當及根道未通之時與二麦未熟之際當出精兵以襲
擊之因其事力絶其命脉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擒賊之
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瓜等處挑之守如門者當
於白水陰平陽文等處挑之伺其息而為攻却之圖春冬擇而行擒
擒之策使敵糧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
土曠日持久情見勢屈遂可為我縛矣如此蜀尚可為若置之度外
敵反用此計出沒於綿閬之間以擾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

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諸殺以逞威遠蜀之民俱遭
殺死父母妻子骈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冀此得免深山
窮谷間有存者而子遺之民生意一見纔十許年來由此二利置屯
軍屯而并釋軍需之苦又甚於有田時也蓋爲之利併歸于制司而遣
敦增援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居籍舊貫彰明島嶼旅樂救香
畫入私家而同旅夫素恐聲威遠則又人所不忍聞也不能盡其
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援之今雷下請殺之
術再施凡民無知苟此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一三
百萬人皆是南畝空虚種類斷絶雖間有脫身來歸之人又皆室闕
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今制臣初至規模一新若能精
選縣令專以招集耕耨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賞之數倍一及中者賞
之視其有虧者罰之亦宜遍募勞來遠安分以未墾田畝給以牛犂

舊子且將司前一切無益之征諸處科糴之擾分司妄作之弊武臣
攝官之害悉皆蠲除使離散之民復安於中興追踏之患稍止於深
淵喘息少定必能為國耕種為國輸剥為國留易相與效死弗去則
蜀尚可為若不知愛惜徽用故智蓄嶮遺餘以去不出三年蜀之命
脉絶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為保蜀之根本嘉定為鎮西之根本
夔門為蔽吳之根本得人而守則全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
守闕者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買門之禁此
計若復守將孟其所擇軍民為其所屬如辛卯之西和辛丑之成都
皆有之矣今三城鼎立守備同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
議者謂闕未上委敵居四方若能遍言說論厚募招來官其頭目之
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為吾用然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
其在西州者就今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今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

今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既及秋之際軍令各守城門據山西
之人負勢而義必能感激思奮相與固守彼愛惜人家自為謀計必
能盡其死力相與同守一舉而利此為至計若棄而不用敵騎迫城
必行望路以官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脉絶矣曰臣[illegible]前
奉於外黨力言韓宣雖守夔後貫瑞守渝余興瑞[illegible]而防遏當
在上流人謂利閬之間當置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
臣言精施行其一二雖不能大有所為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今
城已就表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已備叙於擧
措未定之時進此愚謀以赤衷誠若猶以臣言為迂遠而欲專恃伏
於夔門一城以為保護吳楚實在於是此于夔城那許也臣見唐之
藩鎮寇矣況蒙之上流蜀實內外之處不一而尚有一陷瀘渡江
時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趣岳灃有鼎灃而趣江南置夔於不顧之地

則蜀非吾有矣。今去蜀十又七年。日夜憂懼。雖乃駑才腐朽不能備戎行。殘死餘以報國家。猶幸日覲清光。可以吐露肝膽。此因進請從容。伏蒙陛下憂矜蜀遠。賜以間暇。至於再三。臣雖愚陋。隨問隨答。言甚大略。然猶恐未盡。謹敘愚見之狀。備錄蜀人之論。條為六策。以復清問。陛下察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蒼生。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吳之大業。若夫經綸天威。非臣所當。惟陛下赦之。

試問門客入見。蜀人對曰。恢復之說。有三。曰規模。曰機會。曰今日之規模安在哉。守令所以救民而患其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附循之未至。邦財未給而搜求之數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延屬。官有上供而荒其民。田賦役而破萬家。獄訟類成冤抑。晝會群多濫吝。罪舉反生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推判不徇公。職官易以近嘉而遽謹以言。郡討則紛耗於豪奪。包其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暱。故畫主

如降卒中屢貴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餵虎犬以規撫之功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援後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慮者豈播告中外之語者從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定而後議一度請遺重進。臣力而特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昔称其言可乘

殿中侍御史李宗勉奉合臺上奏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隴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復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守。兩淮之地人民奔迸。屯堡為守。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掖御飲宴一切屏絕。後宮浮費之罷。拔痍不急之費。止賜予。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勸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擊以納降將。仍思流諸郡將士為捍守。警掎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兵援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詎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豢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

史086-089

經國

宋理宗時進士文天祥上書曰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膚淺早膺親擢世道慫慂風塵淚濺臣於其間蓋嘗感慨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illegible]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惟無以辱使命杜門四年讀禮之外益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儒臣記憶起臣於家層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寵命感激不自勝惟以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輙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嗣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聞國事凌兢道塗煩迫陛下引咎責躬以過史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誕布誥書歷數中外臣庶凡可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於此咸服

陛下之勇臣甫及畿謝聞庭兩讀綸音爲之嗚咽下涕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素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輙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財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illegible]際[illegible]四方[illegible]俯仰成敗呼吸安危故此非用馬上治[illegible]如馬上之急然庸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illegible]不得不略做馬上治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illegible]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嚴閟密禮節繁多陛下早旦視朝百官以次奏事退居宮掖[illegible]不[illegible]時[illegible]國大事與雖陛下日夜與宰相議論而[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豈能以頃刻安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內

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兩論者利害常决於一[illegible]反覆數百言而[illegible]事機交較寸陰可惜從容相[illegible]此等[illegible]則一事之來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緊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若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事[illegible]大事陛下賜之款密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illegible]則[illegible]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illegible]何事不爲何難不可爲至於除授凡有關繫且如近者重[illegible]建閫之事方[illegible]海門隨遣建第甫鎮建業又遣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棊然如語辰行本命不移大者措置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illegible]事無成謀

當以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凡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真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駭惑觀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illegible]朝廷之一[illegible]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illegible]畫辞而無所觀望[illegible]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貴行移後有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此其[illegible]敝也則書黃經下其人任受命矣當謙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所守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旋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illegible]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閤故事令給舍臺諫[illegible]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然時論難[illegible]使退有後言如此則[illegible]衆訟之機[illegible]命無反汗之失[illegible]會無濡滯[illegible]之悔[illegible]哉若夫中書乃[illegible]所[illegible]宰相[illegible]又天子所[illegible]

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求於簾帝之中，尚制千里之外，並於閫域之
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質是博采四方之論，旁
責天下之慮，而後不損於事。倘閱單期文書，填委叢積，相以其閑
誠布公之義，日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
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
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
其兩耳目，日親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足哉？弱二
者之法，嘗寄細碎，其勢闡至此也。神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
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純是簿
書，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
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專樞密調遣之令而發符移。其他
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百事者

置一員，知雜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者，與兩府日以
切講畫以治此策，乃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一一以考究
以日見百官，以方以方發使酬應，則聰明全，心志
禍亂之路，講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
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諸唐末
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
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聽約束，
舉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
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擁一州
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虜中。識之臣識循環救
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然但不圖因循至今日，則習[illegible]
受病如前，又今而不少變，隱不知所以為責後計矣。今陛下[illegible]

建宜綱節制江東西諸州，官代以州島遠調，廟謨洞深，蓋已得之
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閫，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也
權供事體既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
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人將誰適從？今日之勢，惟有略倣方鎮遺
規，分地立守，為可以[illegible]。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
朝廷所倚國之力，以其一帥所不論，惟勇之至，湖南者已宿重兵，此
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illegible]廬陵、宜春最當衝要，難之為甚，
其法當有所避。避入桂則[illegible]，今宜春見罷有
其帥，廬陵猶此無備，今堅以聯事實，庶幾既以此為得策，夫選
宜春而無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
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荼毒。事勢至此，非人之過。
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戢亡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章而以建

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
望者，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
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文事一
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並許截留。
其四州軍兵見屬帥府者，必案籍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數而不
聽許於任將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
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
無復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據此而行之，江東
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來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
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而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
弊。今郡縣之弊甚矣，則夫所為更化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
勢，實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州，此其度外之見，未次拔數人之說。

驍勇果者，安以數鎮，併名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上，簿書簡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不必拘以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淵聖、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説，臣前已開其端而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伏者四也，分行營陣，保各廣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散於村之中。此亦無幾害勞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急，府下其事，申飭為里胥者沿門而行，籍奉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至通甲之歷，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木。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曰隅鄉，等杯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養，信其所擇，任其類編為之伍，一面十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呰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合布置，當有加意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籍於狀帳中，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失，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兵知其來，彼一方者力不能敵，不支矣，若未及據數，閭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衆也，使之自將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繼；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繼矣。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數千人數，數百人，此偶然一日聚散也，今遂言若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相虜之無實，尸以視兩縣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恐其一日之失，安者可以相

五

他之質，證有言，皆非事實。夫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恍然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併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一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一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供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來以就為養贍，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將召之無難，數月之內，且耳以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試奔以出其銳。山川其使習也，人情其諳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什伍之交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結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嘗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餉如故，使移此官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樞密莫若蜂擁利，莫若重臣盡警之審矣。夫荊湖之路既壞，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藩既盡，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為禦虜之可遂也。且夫江浙既全，則吾之境內，其餘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亦不得不勉。自藩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是吾等待虜必就畫，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據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而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蹈歷之，多涉歷之艱，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皆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格法

六

而主於大用天下會有變不肯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
常遺國家之憂陛下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偏缺一帥陛下倚徨四
顧弄印莫屬接排懸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有未及而拔適
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愈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
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乎世拘學之
弊也今天下事勢積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吾夫不可輕擇將
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至用內之卿監侍從外
之監司郡守貴未其綾唱可東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
常之材培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備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爲夫百
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竊恐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
不可輕以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辨事者固多矣二辰不

執拔士爲相實未始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而拘
拘乎于於資格之末哉觀州縣之間凡家庶小官執歸於叢劇之會
者蓋甚有之爲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攬
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禀才
識望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賸隊中杖策軍門間皆選拔拳角
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也天
下有事宜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
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
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鎭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
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
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任漢唐法度雖闕甚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
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細事中顧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

森然奈何不少變之哉今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
有偏裨彼其人望爲一州英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驍
銳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頗異通敏
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察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
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暇市井之廢刑餘之流盜賊之屬
其膂勇力絶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
則群策群力皆吾原也昔之方鎭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
夫驅策其豪猾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衡今雖未
盡於此然陛下劈畫而行之則吾觀積甚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
惟陛下急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數國相持之憂然
而不予四夷之衡雖將相失讓慶之屢作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其
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日夷甯業如

當建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
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二數條是矣雖然臣竊陛下未之能行則
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眾言之士謂之好
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請議之福陛下必反受用事虜
不至今日浸淫淵膏受爲□□僭而移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
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而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
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誰也陛下猶有愛於譏爲靖
共者耶此悔悟未明之一也□數年前經帷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爲
奸人所棄學校之士倘叩閽覺覺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己也託名
學法事數感於禁□書之一降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深
悟矣然食肉之建未有能出□以救陵學之禍雖學校不得怨懟
以爲言彼其所陳則有余書切□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

必據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湯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
蝕於內客邪日衛擊於外四肢百骸殘㾗體一日俊大悔悟自創
其酒色之㾗而使爲明友僕御者各得以勸攻己之失其爲身謀矣
晩矣然知湯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
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蓋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
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頋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
麦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纘繼鴻大歷服
所以撫掌爱養培植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𦘕
吾之赤子自近賊入寇謂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苛擾宗社震
於鼙鼓天下之人追懟其失以爲起於聚歛之過而聚歛之害遍國
憤然歸咎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二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
德其凶狡險惡盡國害民者皆不能具數獨其操身聚斂招集奸凶

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語所謂子舍尹
鐸爲晉陽尹鐸曰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
不屑於其一而惟其者是圖不決於之而卒忘其有一朝之
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見爲猶及於此國
家之大不可以兩全前自爲也後世人君以富有天下固有時出
其聚歛之術然猶以繭絲自爲將保障自保障何物耶爲謀不廣乎
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自爲繭絲之害不可勝
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
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斂繭絲之得未千百今日救
保障之費蓋千萬億也而未有已也竊謂朝廷應階至今爲梗向使
此入者專以聚歛斷代征言而引寬大之仁恕賦陛下神明英武之
意爾以不及窮民財以入帑內司以不聚奪民產以實御莛必無

使行闕以布中外貪酷之徑必不交通剬吏以開新進汚濁之門如
此則小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覺私人此則誣害稅克之流必不
得當於緡錢括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之如有賢監司必不侵漁
以交結北司剋剝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怨咨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
一八嘗屠取海舟數言人爲虜鄉道以至於此曹不知是數年間外之
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民者民貲家無二之心
所在有之江湖之事儒者爾今論者追咎江湖之罪死有餘責則夫
使士大夫賀質爲聚斂重失人心養大下以各據擁兵如臣所指
之人者凡非是遺哉豈夫此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其之苟爲
奉裏以誘陛下之聰明塞爲游畋以固陛下之信用則貿者必不以
貨名中傷者必不以毀譽進者學校之特公論者必不以言獲得
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矣一三路光明邪入

何自而蘇張貳穰何自而壹陽人隣而陛下何以不黃書至於陛下
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姦人淵主故敢肆爲亂亡
累而得以保志得使陛下今日蒙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
民受侮於蠻夷則皆獨一姦人爲之歟原情定罪莫重於淵主而姦人
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言剌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
於心不在於鏌鋣而在所以用其鏌鋣者姦人則鏌鋣也淵主則志也方
今國勢危矣人心搖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
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以弱也
陛下卧薪以厲其勁所衆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醜虜送死
且在旦夕哉謂其人者輔張驚憂以且陛下爲寬之忘候分賊將
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之所回氣旅爲君父屏以遂其權今
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落其綫息可恃以固其寵封非

陛下矜詞圖論堅與廟議為救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其戮其戕所
一動變生無方臣恐呈嶽為血為肉者今日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
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動華宗臣以謝宗廟神
靈改辭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罷中書之政以有所挽而不
得行賢者之事以奪所恩而不敢去都人之異議何由而消敵人之
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兆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
禍樂之來未有寧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僕婢猶足以稱其私權
容子向家未容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氣餘之態欲已熟臣
下往賢仁厚之言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置民讓
國之罪深本於顏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為重割去私愛
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之二聖以徇
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慷慨而思奮者未之有也

而謀遂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地大義可不盡也臣所不信臣
書讀諸葛亮出師表嘗掩卷感嘆有慕其用心矣之言曰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暇舉三軍託定中原親險阻遠山興復
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以社稷安危
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在內之陰邪窟穴其樣
此亮所以深推內外本末之理而究竟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
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設其綱維以上助尊嚴襄懷夷之一
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稍有感於亮之所言臣區區為
何敢引亮為證頑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未之為也臣非不知疏遠
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拿出之不誅則左右之人
仇我臣言亦將不見然臣所以不恤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誅者蓋

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中外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
之秋臣妄謂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極
根固流弊滋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止自無日與其進於權勢之威憂
殺於一己之私情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
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
臣之愚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可享其休螢等死之中又
有生路此臣所以齋香淨濯昧死瀝懇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
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初主總統中天祥知平江府上奏曰臣本起書生天性愚戇遭逢
宗聖薦以自言取人臣屈屈芹曝之忠語常顧權閹於是慶曆開慶
違泥之禍奈矣臣推見當時致禍之本上書願乞斬孤鼠以謝天
下理祖皇明赫赫自成傳至于今日無驗推佞自時厥後臣之蹤跡

政百日于朝蔵一月序去有言不信無從捷嗚呼自元奸秉國之歲
月也不圖今日臣以憂患之身奉詔入朝見太皇太后下皇帝陛下
以神明御極天使富有所願盡忠以生才不負所以二詔制撫
職事兼贊督府就以吳門臣非不知國家於危民命不絕朝命夕追
為國致死後以私門憂戚展轉淹恤以煞制章五六上臣而今之
苟以不為威代名教為天聽高高終不能許而學士大夫交口責臣
謂有國家有朝廷有州縣從復臣行以有其身得盡為人子之職臣
所以感泣譬死而不敢復言去也今當陛下即日就道惻哭流涕
以為陛下告向古立國是以人心為本齊一日喪七十餘城以人
心失也田單一日復七十餘城以人心固也元奸得罪於天下天下
怨憤鬱抑十有五年遂使諸將解體強吞民北面而從之彼知歸咎
於對未有歸過朝廷也乃今三百餘年祖宗涵育之遺黎無辜兵妻

於夷狄之手謳吟思漢自保王師所在民義抗敵者大或數萬小亦
數千此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然人心易得亦易失向者朝廷弛
公因蠲常賦寬商禁起調籍之令以解科聚之靡容天下翕然以為
快而將貴人心頓蘇敵勢頓沮我是以有撫松關諸屯之捷迴圍上
下以為不好失人心之事已盡洗滌今日收人心之具已盡舉行而
位僻斯之忠獨以為未也苟開聚衛芳且量朝廷之虛觸頭諸將
之計祗廣堂之指授學校之建設聚議之開之道聽塗說方且劇計
收之然否息行事之得失於俾有之得鼎常於斯夫國常於斯今上
自宮闈與國皇起居下自政府與公卿百執事必人人一心以豫此
患為吉則諸將莫不用命要雖萬不歸心以此眾戰勢然禁之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如大臣有辟嫌遠疑之德而無推車獨行之心辟公
持便安自營之私而無同舟共濟之志宮中與府中不相關閩內與

閫外不相應責罰混淆正邪貿亂始息書制之蓋少壘經西掣之義
少殺人以此經中國奸雄以此覘朝廷人心之情樂若曰以為公論
之激昂者日以靡而我之衣冠時有甘心於執鞭左衽而不悔者矣
其禍可勝言哉举慶有言承宗徹手剮塔鐘弘與疾封豪立勒建之力
箝制其死命哉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國家係五季之亂削除藩
鎮創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而勢浸弱亦坐於此是以敵
至一州則陷一州敵至一縣則陷一縣中原陸沉痛不可追今不幸
長江失險戎馬馳於近郊設使一旦有精兵萬騎奔衝波濤舟楫諸
殲之又使夫廣將鎮非一瞬所能至者則今日大勢宜分天下
為四鎮而都督統御中以應變南而閫於武陵以廣東淮江
西而閫於豫章以福建益江東而閫於番易以淮西益兩淮而閫於
維揚責以少以取州郡責除策以收末許責春淮以取江東應之責

維揚以取兩淮諸城使各闢地大力眾足以抗敵必所任事約日責
效而都督府指授諸將隨地捍禦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敵備多而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遺民必有豪傑伺間撲擊於其中如是則使彼
俱怖不自保而閔州句當為其守也而何曰蹙地百里之憂臣願
陛下以此策與二三執政力行使內而朝廷舉措有以當天下之心外而
諸閫布置有以合天下之勢則臣得以智慕分司直奔一面布宣威
靈效尺寸不惟得以忠先帝報陛下而臣亦有辭以白丘墓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
今宦宗貴戚切許占為監察御史時信任亦相高堪無恢復之志古
上章曰臣中都大寧南轩陵寢宮室府庫盡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
一朝棄之惟聖主痛神之心主為齊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
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職與愧當且昭朝細民罪媿

望朝廷整飭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捍河自保又盡拔諸路軍戶
河南北戰棄其恒產舉以自生土居之民使被其殘臣不知果為此
謀者其已如是何當既所以慶之使軍無無處不至國家則害
矣臣聞宣尼所警懼於一個孔子猶忌而不持難而不救則將焉用
事勢至此宋知机武者無對大難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
得人如前御史大夫張濡儒臣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
用近者許否於顯復加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報國家太子太師
致仕蔣鍔福襄瘵如有大議猶可限召咸訪問之人材自古所難
凡知才衛者當重惜之此者雜以不任者若以罪事不盡其心
雖置心而不明於理得無孟夾細謂者亦且与此事多乎用方時多
難固不能無碍之徒備員尸位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亟
斥此輩不復任前而捨畫時已當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詳

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敢犯；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聽令，以取勝矣。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適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致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專於無勇而惜其生，實則撫摩煦嫗，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哉。宜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其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陳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棄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隨能，仍先賞之，

誡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儻敗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從亡之心，則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誘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後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暖未十旬有八，速此老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宗廟社稷在焉。蝗盜征討，皆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殆將靡遺。轉販者無復敢入。富貯止之，臣恐積諸傳言。其盡心竭誠以匡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尚無為朝廷深憂遠慮者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也矣。

張行信為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驚疑，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以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數敗衂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賞以示勸，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當所獲，及或擅勅隊來往，違者以等。然有不當者往往輒遷。夫當有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以焉。海係重地，郡宅未安，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誰責？其難任之。朝廷多用其議。

時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參知政事高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無疑之意，亦將不信。徒令失亂，但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及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勅尚書省分遣官與耆老問之，其將丞職數與之田。二者孰便？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耕，租賦已重，力不足以佃官田，願以給軍。汝礪奏曰：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

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illegible]大小之民易動難安。一時迎[illegible]有以
言。及其與人。卽前日之主。今選[illegible]係勿悔。失悔則怨心生矣。如山
東撥地時。使四民盡入勢家。孫[illegible]乃令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
有損。至於互相譖訴。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糧
以給軍糧之費。復以係官荒田[illegible]爲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
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那民之害矣。且河南之田最宜[illegible]美。今
兩澤[illegible]足。正播種之時。誠[illegible]計。宜早決之。二從其請。尋
遷尚書右丞。

興定間。朝廷以貴金[illegible]道[illegible]不和。將分界州縣。割屬名[illegible]以處之。
汝礪爲尚書右丞。[illegible]甚非計也。[illegible]諸帥多本土豪[illegible]一時
權爲謀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古[illegible]知禮義識名分之[illegible]也。
貪暴不法。蓋與[illegible]之。朝廷以時方多難。姑示羈縻之。無使[illegible]民一得

安。然後互相攻劫。則勢愈[illegible]弱。勢力旣弱。[illegible]易制。今君分也。而與
之州縣。官吏得擅署置。民戶錢穀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illegible]。若
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者。[illegible]不可復奪。是[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制也。
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illegible]和此可爲今
日大戒也。[illegible]令行者數[illegible]制使之。不得與時違
事稍息。亂[illegible]者筆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元[illegible]御史中丞[illegible]所安[illegible]上奏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
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今之對守知爲[illegible]所謂守者
必求智謀之士使[illegible]足以保[illegible]外足以挫敵人之鋒。不怕彼
不然。終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間嘗用此策
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討議。而行其一。曰。今軍中未[illegible]
須[illegible]其糧物[illegible]擇[illegible]心力[illegible]

人。征戍疲致其餘。來者旣疲。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
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

元世祖未即位時。郝經上東師議曰。臣經自乙卯一月被旨北上。
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命使宜條奏。於是奏立
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凡華東戴從行[illegible]國遠競軍國機務同
諸執政奏書。見出師利害。未嘗不反覆備言。及今諸定相齊奏議乃
爲之道議七八千言。懸[illegible]如識亦已[illegible]。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
行。又命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未[illegible]
所論奏皆爲無用。徒駭觀而違望君門。而日切激不[illegible]於[illegible]
而眷眷於李息[illegible]。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
興衰。有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旣不能善其始。必當全其終。
就不敢[illegible]復爲東師議一篇。[illegible]府官武濟來驛上進。其[illegible]執政

者誦閱。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
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
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
滅金源。幷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
十分之八。蓋元[illegible]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
能混一。連兵構禍。逾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
夫用天下[illegible]可以力。有可以術。圖幷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
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
立[illegible]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能而卒[illegible]大定功。
晉之[illegible]隋之[illegible]陳宋之取唐。皆[illegible]經營比[illegible]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
以[illegible]而卒[illegible]統一。故久致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
極開統。[illegible]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

識者謂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敝乎。且拍兵庫
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人衆以之伐宋。知闔
境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
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先施不
忝。任老成為輔相。延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鳴智計為犧衛。率
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始以文誥拒
而不從。而後嗣陣觀釁以正天伐。自東而西于京都重兵數道並進
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掩其無備以為奇兵。師
日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方於閾
歲邊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危安于危。是已然而畏可止者也。
東師未出。天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于國家。月兵之一以國俗
為制。而不師古。不討師之衆寡。跡之險易。敵之強弱也。今國把精鐵

取之。若金戎堅乘金立向數如風而速如雷電疾如鷹鸇擊所向
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秘道而長於用奇。自白河之戰未勝
下墜雲遣兵而去。以遺金患。於是取者破四關。戰而寧乃下紅陵
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齊戰之舉。由
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掎角之計。自西和遂入石泉以
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大
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騁獅宇宙。斡旋天地。大極於無徵
之主。細窮於委巷之民。指其歸而掩其耳。窮其勝而斂其民。如是而
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
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翻飆。民
物稠夥擁而積之。無已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

奇而驟勝。今限以大江深峽。陂以重險蔽阻。近以危途遠邇之來
險以用奇則難。彼之用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殊。虛實情露。無
奇據以為質。無倚援以備從。以有限之力當無限之險。雖有奇謀妙
算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
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洞滌群熱之寒。摧陷鋤掃盛極而不得進。所
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斂已然之兵。防未然
之變而已。兩師既搆。[illegible]而虎相持。入于嚴險。是之者諱易
不暇又為旅以班相膏。使一處迭相送。彼知其危。端闔以弃全我過
其衆無由以自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告一人秉命於行
在所。大發兵壤。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旋當之
今。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閱籍衆。天地人神之福也。若今
而不能殿下之義。書而後進吾東師。重煩疆事。若為蹂輕獻[illegible]

出之謀而一之以正。夫假將師以為奇而用吾正。比師南來。先示恩
信。申王文移。諭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
已而用兵之意。議者將帥信流行。然後闕官糧畫。則為一定。高低
下之等。衆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累宜宿衞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
界候仍。使吾府大官元隨分師繼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者不
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從道進寨。與敵部邑。犬牙相制。為屯
戍之卒。權擇軍馬荒凍[illegible]編籍部伍。使屯田望為之撫養。鎮知
近裏故也。為鎮守之卒。使響附之。計不行其意之遠屏息內外備
經有缺。然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教諭撫列。錢糧十行復[illegible]
其不從彼特城壁以不戰者。吾否令長圍以不攻。為彼吾用[illegible]
與彼不能用其良。實出入使將之投前。久駐之。其示必取之[illegible]
勝令毋傷人民。明其生路。以攜其心。聚肄以擾多方。以誤以勞[illegible]

兵勢既得，然後以輕兵於兩淮，扼其衝，而遏其糧路，使如脉斷絕，各守孤城，亦不足畏，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前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首尾受敵，茲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南闊遠，備其嚴陽，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為我所擒，當我百萬之師，一處崩壞，則望風奔潰，林霄不緣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戰，背者不能援，而向者不能堅，又況我素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其郡縣之所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荊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荊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荊襄，有示例有江淮，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自漢淡水造舟，為梁於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繞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陵，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如遠叩歸峽，以應兩川，如文虜瓶，勢如建瓴，東出夔門，下至大勢，順流則并兵大出，掩其不備，浦潭桐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氣，并取荊山，駕淮為梁，以下淮南，北徑其抄壽春而重其支布於鍾離合肥，一聞揭竿湖，撫滁濠，塞晥以爲入于舒，然後及於蘄黃，渦梓慮，以規以以，以承石隨而入遂白以渡之險易，調精柴之路寨，徐為之謀，而後以而淮之腹心，決長江之襟要也，軍出維揚，邀楚然後對萬春諸門，揚子江面，塞彼東擊，必皆備，若邁攻擊者則以重兵臨維揚，否而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泰，于今張所，以謂時時下其以濒無然後以時以觀其變，又請因緒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塵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壹有餘，裕如是則米之變可以已然也，失一日或故也，議者又

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謀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二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直百萬，而為徼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瓜嬰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茂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僥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用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易料而僥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兵僥倖舉者，棄擲踴躍之人也，昔呼韓之師，出已及久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威全之力在於東南，若亦宜前振退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于及乎，國家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彼雖猶有可憂者，國家振威，誅因飄忽，使屬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臣又括置失宜，無以攬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荷忠懷義之流，將以疑其陳而授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擾，萬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屢有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閴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況國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是皇極賞惟殿下之事，臣區區書意，為千百鎰任戰攘之者，謹議

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爲議。經班師議

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言亢龍德體入

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是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于亢極而有悔。夫違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猶乾知衆。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爭鋒，屈漢中，知退也；遂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屈武王而不校，屈特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違於文武

高光，遷都洛陽，總千問罪荊州而退，吾人侵軼，鄰之以舞閔費而還，進退以禮，不煩師旅，享全龍德，爲周夏曳爽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隋煬恃力以逞無釋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吾家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其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者沙陀命然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當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雖有所未辟者，故言于真寧、于曹濮、于唐鄧，然言不已，未賜聞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甲午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遑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正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忍無敵大舉，進而不退，累王衆師，則不當

亦進也。而遽進以爲前令不敢自退。至於淮南既關西暨，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還，睦對于衆，歸定大事，未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漬道，使喻卷息兵安民，猶旅而歸，未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宜且夜以；既不宜長進，又宜宜攻城。若以戰不可知，敵不可狃，苟既渡江，不能中止，使當來處取鄂，分兵而出，直道臨安，兵家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全亢本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度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坐捱江渚，情見勢屈，衆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鏖軍疲壞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從既上流無憂，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有關，自信而淮之師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蕭廣之戰盡暴夏口，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知憂截於黃津

渡，遮遏子大城，閉以示漢東之石門，限鄂渡之湖濼，則我將安歸。兵已則突入江折，搗其心腹，閉臨安之門，已具龍舟，則亦逵揚還抵金山，并命水步，直趨蘇州之境未。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兩淹相并而救之，則彼囊破，吾孤城而去，沂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淮南，未易遏也，則前之費入命我，安可得哉。臨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此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殺盧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請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止一士人，責我以下萬果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

誠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萬不可不斷也。
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聚集。未敢謀我。吾國內空虛。塔察
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為。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
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
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
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
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
張仲一觀新城。自西南隅攻。東北隅萬人敵。上可旋行大車。排擺
甚穩。締構重複。必不可攻。只有許和而歸耳。正援何俟。下而殿下以祖
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富貴。斷然班
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
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
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轝。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
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
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遲為速。以亡為
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世祖即位。經為翰林侍讀學士。陳便宜新政曰。臣昨承和者思傳聖
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截新政便宜十六事上
進。不勝惶恐戰慄之至。條列如左。一大有為。以之。古帝王之
興。蓋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治。立經三。
恭行後。勤而為無為之治。美哉大。御侍來。
人心。遂當同。陛下新登寶位。當以先帝神武有以收拾中之氣勢。
之心。於是觀平三杯。海內以寧。今日之勢。未可謂無事。若大有為之
時也。當大起師。遠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向。如曰仍苟且
為人所先。則變亂一生。不可拚定矣。一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
武自勝。故唐稍疏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嚴會軍。勝虞為之
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備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興事之
時。年少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剝本無備。故挽
而聽之。至於他日。無慶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盡數蒐閱。非平日之勢
乎。一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
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蒞天下。和
林置一司。分領宗根本。北京置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補京兆南宮
各置一司。分以為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萬數。
則有不虞。不敢越關渝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根本既固。則太平
可期。一置省部以一紀綱。今之執政。各參事。各相錯亂。一皆陛下
親決。雖聖明有餘。而不能處置皆當。故為人得以竊弄威福私。若省部
既立。各分職守。大綱其網。不拘其要。天下事非細瑣事也。一定官
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亦可得罷。當置監司。以效其權制
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一誅逆黨以示勸懲。紀綱亂政害
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容則懼死逃去。不為之生者亦亂。諸王以為
本根。諸王既兵權兼。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無甚過於前日。則
可以行寬政以結人心。使來者皆可為通。依至於令嚴。綜縱包羅宜
分數。使見之一切適當。各歸除之。凡撥羅以末。循行自來新君即位
心。故天下且令西北長限人情及側諸路打算。並為紛擾。宜行大赦
併羅打算以熟其元元。十羸以寬民力。諸州縣官民官員數可
為限也。小可合併。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

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凡多有管三五戶者。常稱總管帶金牌
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又減人。只養官吏
亦不能也。此最爲急務。如罷去此等冗員。都是好家門戶。計補添軍
民氣力。爲益甚大。天下一經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吏鈔諸色
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然入諸路。年不令從擾。則所得皆可爲國
家用。罷諸路宣課並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
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養良民。諸路及州縣
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爲蠹與豪。刻良民。積爲害。今明降一
詔。自大小州縣限員數。以今從參充。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聖
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欲急。往往不能自斷。覽有所疑
天衆。參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天定功。漢元
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
擴文誠明以進信退。夫邪詐儀不信。聖人所疾。推誠待物。王者之明
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下。無世職事。大分別君子小人
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聞宗數朝代
立之際。皆仰推義。故近世以來。與鼓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
貳早定。上下雖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親賢。或出而撫
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成事也。

順帝時。監察御史脫脫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
東互相策應。爲害尤大。爲今之計。中書省遣能將。乾太不花。吞失
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
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

守成

漢惠帝時。曹參爲相國。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
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
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
所諫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
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
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
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
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哀帝即位。初多改成帝之政。更易大臣。策免何武。師丹御侯國。大司空師
丹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
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
明陳大義。積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
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
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
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
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
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長久矣。

東漢光武時。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
荊棘。定關中。乃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
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
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十餘日乃還

唐貞觀間，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帝又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至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未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

太宗又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太宗又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朕，則歸於臣。若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過，即國家之慶也。

宋太宗時，翰林學士蘇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宗論之旨。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鉉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illegible]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曰：[illegible]得侍清光，親閱德書，要使靜而不擾，安而不危，內患中國，外綏四方，日陛廣問，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天下[illegible]。陛下聰[illegible]智知要矣，如君

曾同德[?]自數年之間必復先王舍治之時則朝廷之事
似未副聖明之本意。若臣甚惑之。豈大臣不能將明德美究宣[?]澤
以彌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歟。或者聖意精察奸人伺隙得進邪說
以欲亂聰明,與[?]早家知邇擁在言路,納忠補弊,雖同家人,不忍不
為陛下言也。願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治者曰:我天下之
治難。守天下之治甚。臣獨以我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蓋自古人主
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能行。不喜
推恐不能于所心於為事,幽微之無形,用意於眾人思慮之不到,及
顧業當以微以豫,然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為易
也。亦既治矣,得雖甚以氣日益驕,志日益怠,招賢者得之而忽於求,
謂善言書奏而厭於聽,謂事之微者為不足慮,謂患之隱者為不足
防,奸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
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所謂[?]而獨思禍
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
年,于今作賢去佞,盡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問百姓之欲,蠲除苛賦,
斂均節,如究已錯,兵革略戢,歲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治之漸矣。
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宮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
學不倦,臨政不忽,無宮室之好,無游畋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
意,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才哲明謹,濟以大公,斷
制謙邪,抑僥倖,禁絕之間,事務常盡,照臨之下,物無拘情,此堯舜
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來成之治為已大
治,以小康之治為可久安,自桑之患日懈于心,於事之慮不及於前。
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甚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而

願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而力行之。臣屢蒙聖恩,俾自開納,
早未敢以為言,蓋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願陛
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上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
有紹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
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者,以為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
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
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見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
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為陛下指
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
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
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按
之法,禁交結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
役之困。其微至於毀撤富貴無益之[?],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有
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
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
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
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
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武,號
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
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臨政,絕口不言,至今韙之。英
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起濮廟之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及先帝
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

宗社宗之學問如何耳欲而輕爭變易小戲蓋事有不可以關社
為重故也是以子孫雖有孝敬之意而文私不失聖明之補此真明
君之所務豈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勿輕
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委和念而以先
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伏譴責
元符三年陸佃藝州右丞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乾清坤夷
玉燭明洞臣民於戴舜有凌熙雅知蹈舞耳恭惟陛下仁孝慈儉
粹於天成聖神之姿人又屬望加以温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
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者與奴臣誠不自揆願效涓塵之微竊
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追發真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幸天下後
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謗議紹聖以來又皆稱述未事無當否一切
更國有常刑罔在不赦然猶有損益不無廢墜惟務稱揚亦已過矣
爾雅曰庸揚續也夫續前人未必因前所為耕則廣之善者揚焉是
為善繼詩書所稱後世誦美不息是也若不以紹為是知每之而已
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廣之之
過也伏願陛下咨諏仁賢萬考故事有可者講以續大前人之業惟
其時物與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實存今日伏惟聖神未撰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有為則難難無為則易難孔子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蓋繼堯故也太祖太宗以艱難創業神考以
艱難革弊皆不可以無為故大有為然而神考既往事功已就斷欲
無為與民休息況繼述紹陵之事而可以有為乎臣謂陛下之繼神考
猶舜之繼堯言無為而已然恐生事之臣或以為非則前代有費泉
之問我家有真祖之言取而用之在陛下耳漢之曹參問惠帝曰陛
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惠帝曰朕何敢望先帝參曰陛下之言

是也真宗有言曰二聖功業如此朕安敢一毫蓋以太祖太宗為不
可及也臣謂推述其先以繼為孝可以立本可以趨時取而用
之在陛下耳
欽宗靖康元年晁說之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
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寬遠未易究觀然先得其要以
盡其徵恭惟太祖皇帝受天正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實
出天下之上臣世世守之國家是成備以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
文武之緒漢家亦因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曰此高皇帝之法也有
宋之初太祖首以詩書而太宗皇帝躬甲胄從太祖不自以為能也
然不已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故如太宗時知傳好奇孫
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而五代之弊未必不復出也豈惟太祖太
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一德同享之
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無一日未嘗一言
未嘗一言自矜恨民受上令四方稱聞其風而歎息為國家者
重興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守
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
高宗時洪邁進故事曰尚書魏徵謂唐太宗曰昔齊桓公與管仲
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觴而
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
下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
太宗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臣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多難則能憂勤其辭思夕
惕如朽索之馭六馬如抱火之厝積薪惟恐其危亡之念
一日不敢忘於心故雖艱難多事亦皆和治功可指日以幾無難

之世。上恬下熙，賢不肖並進，治由日難，以盛大之業，久安之勢，
其危且亂，蓋不旋踵也。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而持盈守成
之念，未嘗少弛，魏徵猶且慮其不終，十思一言，形之諷諫。及其嘆
高昌之亡，徵至援鮑叔牙之言以對。太宗爲之却膳，有不敢忘在
莒之語。明良契合如此，故二十三年間，功業煥赫，外戶不閉，幾致
措刑。視貞觀之初，曾不少懈。向使太宗功成治定之後，肆然亂其所
爲，且恐救亡之不暇，安能垂紀三百，俾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者哉。彼
梁武帝忘襄陽之危，而有臺城之辱；唐莊宗忘河上之戰，而有同
光之禍。二君豈不能冒矢石以取天下哉，而其終如此。嗚呼，何足
以語太宗之盛耶。

元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曰：秦漢以來，上下二千餘
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合，幅員
土宇人民，一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
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於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
懇懇言者，誠以望上有爲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蓋不
可失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

都邑

晉侯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問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
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于新田。

漢高帝五年，劉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劉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劉敬曰：臣衣帛，衣帛
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
劉敬，劉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劉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
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
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
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
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
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
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
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
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留侯明言入關便
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
成皐西有殽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安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
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
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洛清[illegible]
夏然後神所電舒朔服清諸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
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
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
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
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
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謀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
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
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
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
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
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
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
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
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於空荒之地提挈萬
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雖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
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
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
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
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
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
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
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
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
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
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
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
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
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
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
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以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
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
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
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宋孝武帝大明年初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以王畿為
也。尚書吏部郎沈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好相反更一
宇國其擬 也。蜀民心所安矣亦徒也。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實神州往
壞歷代相承異於遠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對化本。上不從。
梁元帝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瑴諫曰建
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上令朝臣議之朱買臣
上言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
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
後魏孝文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
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帝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群臣
莫敢言任城王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
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
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
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帝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
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
衷高祖既鋭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
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
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
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
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
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
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帝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
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之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
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

書左僕射。
隋文帝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貴騎
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
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
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
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創新都于龍首山。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諫靈駕入京書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
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
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
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惡死者哉實以
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
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
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悼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
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聳保餘年太平之
主將俟在於今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耀軍國大
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
亦欲陪幸計并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
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
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
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
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
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
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
然燕代迫匈奴之便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

即子五來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關隴。即所餘者
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薦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
逢青草。莫不父兄轉死。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
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
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
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
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
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樸羸老。鑿
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一作飢
苦。倘不堪其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之。此亦宗廟之
大憂。不可不深畫一作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
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

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
觀邃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
夫子著明。莫不着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
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
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欲將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
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
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
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
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
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
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
河之寶。以聖明之業。養淳和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

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
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
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一作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
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
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愛孝哉。何
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忘一作便。故遺小存大。
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
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
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
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
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
之至機。不可不深慮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

子。豈事雖恨將何及。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
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
滅跡朝廷。竊感嚴議。敢奉輕干非其議。若溟宗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
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捐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
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代宗時。郭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
都。程元振擧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
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
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
帝業。後以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
以來。居洛者亦鮮。先帝與朔方誅凶逆。陛下席西土戡難。雖天

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況此若鴻陵而不能抗。愚臣敢言其略。夫六軍
皆市井之人。窺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鋒鏑。有百去無一前。又言
播遷。庶政紊亂。遽令陛下徑往鄜延。趨在肘腋。斷委任失人。上秦地
非良策。今通洛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
燒略盡。百書據其家。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群嗥。東薄鄭汴。南
界徐蔡。正綿像衛及稍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饋供百官
次合載。且地狹隘裁數百里。險不足防。而為戰場。陛下意者不以京
畿劇羅劃。圖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
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乎。請陛下選臣顧陛
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於後。郡陵擬餘季事。和以而
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遠幸還見宗
廟。謁園陵。尊道王宗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
也。服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
券圖形凌烟閣。

昭宗乾寧初。朱朴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請遷都。曰。古王
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
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
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七八九。高祖太宗
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
漳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
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
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
麗。處處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
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
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
之極選也。不報。

宋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上論修建北京狀曰。
臣危言多以獲聖知。當此時累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
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有劄子言西
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時有朝陵為名。使東京有餘則運
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
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
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
一一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懷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
恃。何哉。河朔地壘遠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
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
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章惶怖
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姦將凡才之臣。誰能制之。此
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皆平。絕無險阻之地。儻兵壘要。縱到彼。而胡
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
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姓。盡屬重袞
無金城湯池可傍。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
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敵不得渡。而直圍守澶
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守師無備。胡虜誰進。陛下
詳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
兵守潼關。請不出戰。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
長安。今京師無備。寇至必救。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
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遠違關塞凶

撰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奔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為唐有
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一之
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知京師撫動。遣遠重兵。則姦雄有
乘。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其
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臣在今
日矣。臣請陛下建儲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景
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勢。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
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遷城堅牢。不可奪攻。京師坦平而可
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
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盟也。我可弗許也。彼
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亡歸。然後因而擾之。邀剿
退之。縱有鈔掠。奇邀可奪。彼衰我振。亦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

奏議卷之百三 十

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
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
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
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
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百辟必曉此事。但恐識者謂
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論闕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
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它。詩
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
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亦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
太祖嘗臨幸。有意在于洛。表裏山河。據天下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
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乘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
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雅樹蹊。留備常委才謀重臣。天下事甚。

宋庠論封畿上奏曰。謹按周制。王者都畿千里。千里之地。謂之寰內
井田百萬。是之自出。兵強地正。以制諸侯。漢都關中。亦分京兆。馮翊
扶風。為三輔。又取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四郡。合三輔之劇。置司隸校
尉以督之。雖非經畫。傍于周制。若其包山河之固。羅郡國之首。置使
持節。不與郡刺史為等。亦王畿之意也。魏晉而下。始以司隸之治為
司州。南北分争。名實如舊。然江左建國。常以宰相帶揚州刺史。朝廷
根本。此為是賴。至唐有天下。復都長安。乃因山河形便。分州郡為十
道。而關內一道。全是王畿。雖無司隸之名。猶以華同岐三州為上輔
河南為東都。而京畿都畿並置觀察使。咸皆強幹據椅禦庶邦。國
家因循五代。即都于汴。地非京邑之舊。州無輔畿之實。自祖宗以聖
武材略。剗平僭偽。萬方臣妾。會于東陲。雖城闕雄尊。閭里繁衍。而封
疆之外。便屬他州。州縣密邇。即為別路。畿內止十六縣。總置提點官二

奏議卷之百三 十二

員。人頊位卑。降于漕運之局。事所謂尊甸服重王官者哉。臣欲望略
依周漢舊事。以三京所環之州。畫為畿內。曹濮單陳許蔡鄭滑等八州
輔開封為中畿。以孟汝二州輔河南為西畿。以宿亳二州輔應天為
東畿。併三畿之州。并曰近輔。通置畿內觀察使一人以統之。取臺省
給舍為出入之資。允輔州並乞正除刺史。取待制官以下正郎以上
為出入之資。俾秩班品。異於列郡。除去今日虛名之弊。且示聖朝王
官之漸。然後選畿內之籍。為其租稅。輕其繇役。援漢故事。徙天下豪族
內實三畿之州。四面設關限。譏出入以嚴下。悉其兵營府分擁置
內。如此。則海內震服。而王室安矣。
高宗時。趙元鎮論西事宜狀曰。臣昨奉聖訓。具日令事寫錄已
奏聞外。臣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南。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
無復傳之憂故也。今淮甸必經大江如履平地。淮南地非我有。

江左郡縣凡都會形勢之地為經營蹊跡其視東晉萬萬不侔矣此
立國於此其可得乎況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宅中之計惟
關中奧區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必欲經營中
原當自關中始今關中半失之矣欲經營關中當自蜀中始欲幸蜀
中當自荊南始雖然漢中都長安而興利隣秦鳳太平之久負販往
來山谷險絕官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徑趨興元全無阻遏自興元抵
劍門更無捷徑而劍門兩關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則蜀中所恃之
險尚須措置使絕不通行然後可保張浚之行專委召集西兵未聞
營度守蜀也今岳鄂路通可擇使臣一兩人齎詔付浚及選除利州
夔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為守蜀之備使浚回秋然後決意西
行且駐荊南徐圖所向為今日計無踰於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
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之論匹夫之謀一身商賈之謀一家亦不可

擇居然特棲終無所守況欲立國為久遠之業去歲四月恭睹陛下發
臨安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為
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委杜充節制之既而不遣充亦不行淮
卒不守也後欲守江以民丁為兵以王燮為使臣嘗上言民不足
恃義軍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始議地幸不敢為戰守之
策鄂閩未靖揚泊會稽及洪州失守復幸平江為決戰之議已而興
國有警進不能前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儀林之平所遣
海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每思及此為之寒心故臣謂
駐蹕之宜須以今歲為戒也今秋既不可再登海舡則捨上流荊襄
之行無術矣臣區區愚陋不足仰承睿訓惟陛下決擇
元鎮又奏曰臣已具愚見仰瀆聖聰尚慮所言未究所蘊實為陛下
陳之且車駕駐蹕可存天下之根本也外如藩籬之固中嚴堂陛之

居然後從中制外運動得其所之人矣有腹心有手足不可易置也
今捨二浙澤國險阻之區而都建康臨敵衝要四達交爭之地修飭
宮城移置官府為庫儲金帛隨之不鑒維揚倉卒之禍而為久遠安
居之計實臣所未諭也若謂建康古帝王之都得形勢之利然自虞
舜三代秦晉而下建都不一各便其所宜而未嘗相因不聞後王之
興必居前王之地也若謂此臨淮甸足以係中原之心使於進取之
勢然移蹕已後十年矣進取之計果如何中原之人歸者幾何嚮應
而起者又幾何若謂易於號令然前此兩經播越車駕遷徙散作士
氣消沮將帥奮勵爭命効前倡邦是成今不行焉取無術雖在營中無
益也不考利害之實不度時措之宜袂書生之高談按史冊之故事
而先自致於艱危之地乃曰欲圖恢復臣竊以謂不可雖愚臣知之
都建康未為得策而陛下苟因臣議遽議回鑾臣亦以謂不可也自

朝廷南渡中外臣民莫不以恢復之說獻於陛下臣自郎官歷臺諫
至踐言轄前後建請於陛下亦以此為先陛下篤於孝悌固未嘗
不在是也然而臣所期於陛下者求忘恢復之念當為恢復之謀仰
順天心俯鑒人事度德量力觀釁而動未敢輕舉而易發也今恢復
之勢已張恢復之名已正凡平日獻議之人以謂恢復之功可數而
待乃欲旋車二浙偷安自前目為退縮削弱之計必以陛下為不孝
不悌之主以臣為不忠不義之人夫不孝不悌之名固陛下不可受
而不忠不義之罪臣亦安敢當之此議論之臣他日必不見責於臣
所謂欲議回鑾亦不可也蓋一動移之間便有強弱之勢不可速也
嗚呼採虛名忘實利張虛聲受實禍其利害為如何而浮言易動主
聽易搖使任責者難於致力而天下之事所以易敗而無功也今當
陛下計唯是委任專任不責近效俾盡前日措置之策必取今萬全

材之利用副陛下孝悌之心不難也如臣性情愚闇實不足以負此
人有能不能前日之規摹措置臣之所能也今日之規摹措置非臣
之所能也不強其所不能者人所取也今以不能之事責人以必辦
其人殺身不顧也亦殊不濟也其如國事何從讀帷幄雖不預聞然
萬一陛下諮訪見及臣之所言不過如此其言非今日之宜則其人
難辭以今日之責矣然則何所用之臣所以不避雷霆之怒仰干斧
鉞之誅披瀝血誠控告陛下誠不敢偷惰取容以欺聰聽耳伏望察
臣衷切之懇曲垂惻隱之仁恢廓綱羅俾全勝領投之於無用之地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奏曰右臣先聞料建已命翁彥國經理
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安鼎汴洛以前世無窮之跡然而聖慮深
遠以為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

南要建實特大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
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鄴以二方之勢據以對
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殺關羽晉元帝南遷
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為太守故蘇峻之亂兵頓其勢宋齊之後
事寵蜀不以為患侯景之亂無所忌憚遂致宋禍唐以鄂岳為一道
觀察常委以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為武昌軍置節度
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非特江湖之衝形勢大略可見唐雖都關
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可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
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東府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為之限隔
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為之捍蔽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甚
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復辨建鎮以西當米汕之亂皆併石頭城入建
康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為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為帥府宿以重

兵以為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築之分揣屯戍以護大
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識慮
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此大類自竭以罄狹豪之補不敢以越
分為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懼慄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上宮室議曰臣聞古者帝王宮
室之制不盡載於經而略見於周官與禮為門者五為朝者三蓋
與宗者皆六門謂五門者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皋
門先儒謂王城之門庫門次之宗廟社稷在焉雉門王宮之門故常
設兩觀此五門之制也所謂三朝者曰外朝曰內朝曰燕朝周官朝
士掌外朝之法凡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三公皆有定位是謂外朝
司士掌朝儀之位一公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太右皆有定位是
謂內朝太僕掌王之服位王眡治朝則前王位而退入亦如之是謂

燕朝禮玉藻言王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內寢聽政先儒謂外
朝在庫門之外凡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
外凡日視朝見羣臣則御之燕朝在路門之內凡日退而聽政則御
之此三朝之別也所謂六寢六宮者先儒以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
之脩為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內而六宮王后之居又在
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宮之制也秦漢而下沿革不同即唐之
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內朝也以紫宸為便
殿謂之閤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月御正衙見羣臣謂之常參朔
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喚仗入紫宸謂之入閤
至五代其禮寖廢常參不復見羣臣惟大臣一朝便殿而已後唐
明宗即位始詔百官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本朝因之
之德參酌古制更為增損今汴都南薰朱雀門直為古之雉門以大慶

殿為外朝故歲旦大朝會則御之而其門即應門也以文德殿為內
朝故月朔合六參官入見則御之而其門即路門也謂之過殿其實
設東西閤門則倣唐制以紫宸垂拱為閤也過朔不過殿則喚仗入
閤而御紫宸與望及五日百官一起居皆御之以垂拱為無朝則日
御以聽政蓋相仍唐室舊內增修不得不然今陛下既以建康為別
都則視周洛邑與汴京歲大朝會見百官御大慶月朔過殿御文德
望與六參御紫宸日御垂拱此四殿有不可闕而思前不坐垂拱與
吏部引見選人軍頭司呈試武藝等本朝所增蓋又有崇政後殿崇
筵有邇英殿亦不可廢此與禮所為特以垂後經遠因宜參儀端極
亦當增為三門以正天子之程則創為皆經四處賦政出令行禮正
名上擬洛邑次不失祖宗之意若夫高下之度廣狹之數則先王制
不為定制各視時而為之商之重屋堂高三尺周之明堂高九尺之

若為單宮室則夏之世室其高一尺而已其高下固不等也周之路
門不容乘車之五個為丈有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個為二丈四尺
其廣狹固不同也恭惟陛下以寬仁信兆民以樸朴先天下聖志固
自有定今宮城之內其地有限若有司推明德意但取典禮所不可
廢者而不為觀美則與其大而有闕不若狹而能備惟六寢六宮在
內也周禮既不詳祖宗成法見於汴京者因時便宜當出聖裁非臣
所敢及謹昧死上宮室議伏惟陛下垂意擇
事得又奏繳行宮圖并宮室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
以本府行宮昨緣臨時修蓋不如法又百司等屋宇亦因旋行修造
致多苟簡專委臣相度措置立定規摹畫圖繳進逐旋如法營葺務
要可以經久臣衰陋不材謬蒙重寄實非所能任承命震悚不敢辭
難退考之古昔周文武既定都於豐謂之宗周至成王欲宅洛邑

從營之謂之成周亦曰東都以為四方道里遠近之中使朝覲貢賦
取均焉及宣王遭犬戎之難會諸侯於東都遷車馬備器械因選以
居周遂中興則古正都有別都自周而然也晉重耳敗楚城濮遂齊
小白正天下之義合諸侯於踐土周襄王巡守臨之春秋書天王狩
于河陽魯僖公朝于王所而左氏記晉耳作王宮於衡雍則天子巡
狩亦作宮焉然洛誥稱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有郊有稷庶邦冢君
皆在則別都之儀且略與正都同而巡狩之宮止以朝見方岳則宜
從約也今陛下巡幸東南臨安蓋巡狩之宮而以建康為別都則車
駕未即遷於建康行宮又則四方賦功出令視臨安宜有當增備者
孔子頌禹之德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宮室雖在所備要以
不侈大而卑為美漢高祖入關命蕭何治未央宮見其壯麗而怒曰
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世以高祖為

賢晉孝武時宮室弊壞謝安備之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後世稱焉
恭惟陛下宏濟艱難聖猷恢遠勤儉之意天下得聞臣頃者獲侍清
光親所目擊雖服食器用之間有臣庶不堪者陛下皆安之今中原
初定斬圖經理始用成周之制因時便宜創別都以興王業臣愚
敢不上體聖意無費財無妄役無擾民舉酌古今典禮所必不可闕
者然後為之惟是今宮室地步昨來營繕禁中與外庭分擘去處參
差不齊若止據見在地步相度即偏曲窄小其合添殿宇官府等雖
以安排若欲豫備以為經遠持久之計則須有禁中空地那融去處
非臣所敢專決今先次各草立規模措置畫到圖二本各行貼說並
臣參酌古今典禮沿革制度撰成宮室議一篇頭連在前同共繳進
伏望聖慈取自宸斷行下付臣重具定本進呈所有圖內增添屋宇
官府役使安排事理及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與內外防守緊要

令奏畫事。各別具劄子畫一開陳。臣學術淺陋。思慮不逮。固無以仰稱陛下委使之意。屢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又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一劄子。以臣遵奉聖訓。先次草具到營葺行宮圖一本。并宮室議一篇。繳進。所有圖內參考古制。所當增益殿宇官府事理。并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及宮城外門制度。合行具奏稟。今具畫一開陳下項。一周官王制。皆為三門。此天子之制也。蓋五門皆取正中一門名之。其實只為兩門。通為三門。至雉門為王宮之門。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則又有象魏。設於門之左右。謂之兩觀。亦或謂之闕。諸侯則不得備。二門而無兩觀。故獨魯以周公之賜。得有兩觀。則新作南門與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書於春秋。今行宮但因建康府舊制為兩門。其上增展門屋九間而已。此諸侯之制也。恐非典禮。今打量舊城兩門各闊一十丈七尺。其兩門相去有地丈六

丈。若於中間就開一門。即不須改作。可就立三門。門前東西仗舍各有地步可以增設兩觀。一行宮見今有朝殿一所。并兩廊屋。其朝殿兩柱已損。闌中空。見行計置借換。其餘廊屋等並多損漏。逐時八作司不住檢計補葺。未嘗有虛日。今契勘宮城內地步。東西南北相去各一百九十餘丈。東除去年淮西宣撫使張俊展拓新城五十餘丈。南北內教場五十餘丈。皆屬禁中。在外東西相去止有九十餘丈。南北自朝殿至宮門雖有九十餘丈。其西面却有禁中曲尺侵過地步除外。南至宮牆止有四十餘丈。東面內東門小殿外。即是禁中牆直至舊几筵殿後。其南向舊以几筵殿至宮牆求之。有二十八丈五尺。今東若以朝殿為正。就移向南為大慶殿。却以其後基地蓋紫宸殿。於紫宸殿西通禁中曲尺侵過地內蓋垂拱殿。與紫宸殿作一軸。其前蓋文德殿。即可略倣汴京舊制。其那融禁中舊曲尺侵過空地西五

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并垂拱殿西北有十餘丈。並內諸司及內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士院職事皆在內庭。汴京並於皇城內建置。其往來通行路皆有門為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宇。即為行廊。今行宮除內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連接外。其御廚御藥院翰林司入內內侍諸籛所等並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省樞密同為一省。與學士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別門。內東門小殿東及內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叢牆。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接連空地劃建行廊一條。直徹內教場東牆。即其南餘剩地可以依倣汴京舊制減損作兩省樞密學士院。東西對小殿東舊牆改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廚等緊要應奉局次。二項不惟可以略備所除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几筵殿基

通南面空地直至宮牆。可以建置內藏庫等。凡經由行路並可度要會處創立別門。其東面改作廊須那融過禁中六七丈。一祖宗舊制崇政殿邇英殿皆在皇城東北內。崇政即講武殿。蓋試習武事之所。應軍頭引見司呈試武藝。及忌前不坐前殿。吏部引見選人等皆坐崇政殿。講筵則坐邇英殿。今宮城東北別無空閑地。除其西北內教場射殿。逐時引見諸軍乃祖宗講武之意。若就為崇政殿。即其後空地可以既建邇英殿。若其地不可。那融垂拱殿西改造行廊。內禁中亦有空閑地步可以修建。緣事並屬宮禁。非臣所得干預。不敢擬定。右具進呈。

事謹乞於臨安駐蹕。上奏曰。臣竊見東南四五月間。地氣蒸潤溽。而南方多瘴氣。尤更卑濕。今來承平求為駐蹕之所。宜擇形勢高燥之地。雖四塞亦宜圖已成。附以醫明。多興埋宜少緩。臣契勘臣四官

浙州東南俯瞰大江西濱湖山之秀北通大路引瀆江淮荊湖之物通徽川廣京東京西諸路比之鎮江常州蘇湖等處特為雄大自頃錢氏有國宬不被兵近年雖建方賊殘破陳通擾據官舍圖成重建即收復兼之州廨官舍稍稍寬宏道路城郭亦易修治水泉甘香民不病暑炎尺陶越山川輦固方茲首夏留長如蒙警蹕南路鷄首神舟以時順動長河如帶無風濤之虞驗馬暫休無蕃篠之勞比之淮南地勢高爽實可以捍却夷暴暫駐六師臣與本州官吏不勝拳拳瞻望之誠伏乞宣示宰執相度施行

華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嘗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章奏計未決王既試桂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搗而我師亦甚備也上皇暨養晦時勢未得已與乎定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三十年來聞者金壤若得弃者寔殘者須較以襄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湖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擅之嘆曰是人傑也

隆興中起居郎胡銓上建都疏曰臣聞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故臣嘗論之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項羽不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王郎不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世祖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此兩漢存亡之效盡然可覩社稷之臣矣臣竊觀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

建康則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蕞爾一隅之危地也安處錢塘是與人鬭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設建康下距中原非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日深民之誰不思漢亦已久矣苟不興業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冒瀆天聽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

封建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

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時賈誼爲梁懷王太傅。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也想。主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蕲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illegible]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illegible]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illegible]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illegible]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八年夏。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illegible]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武帝時。大司馬霍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
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
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
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
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
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
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
夏吉時。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
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
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青
翟等議曰。臣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
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
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
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
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
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
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
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青翟等議曰。臣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
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
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
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
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
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
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
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
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
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
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
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青翟等復言曰。臣
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
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
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
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
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
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
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元光中。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
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尊一隅。其勢不可踈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必急其憂。與人同其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葺。南陽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

專知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寅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已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雖積之數。屯移興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

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之乖。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虡。言必淒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敘。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

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彫成樸。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為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況下此已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

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之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曹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民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

宜有文者。少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少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
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故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
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
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
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
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微弱。危
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
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吳大帝黃武七年。孫慮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體
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帝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

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
帝王子。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
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踐阼以來。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
邑。方今姦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輔吳將軍張昭等議。
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
黃武中。南魯二宮初立。尚書僕射是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
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
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
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
化之本。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勝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

不高。池非不深。兵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
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
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
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
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
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
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
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
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
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
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

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豫爲制
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孫。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
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
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爲太山之固。
若表族類。其心多異。而猜註禁錮。諸侯親戚隔絕。不肆其大惡。間者
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
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
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
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鑒在於夏后。
夫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
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

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從其國使相近。東晉元帝時。從軍將軍應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茍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書末陵綱紀廢絕。漢興。舉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設督事等事世。先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審量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後魏太武帝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韓楨言。除笑其語。司徒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名。實似乖義。名之則違。不可承用。孝明帝時。詔訪冤屈。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建親。庶域作蕃屏。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強大分王。尊祀廢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貴。一元一罪。用為恆典者也。故局言今臣摩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和封之說。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疏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切披舊旨。可蓋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違所旨格。深窮其義。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翻昔未可表令始列爵。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父同基異封。廣陽安豐。國則戶等。安定之始。邑齊親王。河間減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殺熙親疏之準。非世減之大數者也。條後襲會條在卷如之等。時不世減。以實會全食。又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重。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及先參清淵史多減戶。故始封承襲。并所減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斷實高祖睿然之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書。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琰難減又之。彝壹普。又則之以明詔。所減之旨。可以不疑。執世減矣。而臣肇弟稽往事曰。王等有所減之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疏之等。謂是代制之條。蓋轉減旨實同世奪。此實天下民真從中。故大傅任城文宣王澄援致朝。議以今古為尚書之日。竊勤執詩孜孜於重議。致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齡殺恤。上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

減釋其五。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泣。始封則爵於無窮。支庶則屬內疏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傷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按。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按春本作。發春王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旨。遠稽百代承襲之諸。退由九代。進從九族。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詔冤滯。愚以此為大者粗尋先賜之語。并緒條格所奪所請。事事審窮。諸王開國并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曾全食又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戚。全等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亦應依所封之食而食之。若奪則力少。蕃王業勛本戶邑雖盈之減。而奉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既並所哀。請依律斷。以推親親尊賢從之

功臣。尊賢以固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睦族。甚可業乎。如戚裏先求以
旨判為始。甚前未史務為年。又不進。
隋高祖踐祚。命奉車都尉于宣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置
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
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
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蜀上遂成戎首。炎政失御。井物便
為亂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
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
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
轍。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
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臣猶恐其非□。□臣杜其罪□

盛業鴻基。同天地之長久。美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論學謝多聞。
然性深體國。輒申管見。敢效惟深。帝嘉納之。
唐太宗即位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
皆為王。上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為今封皆太廣。
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
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封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
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
子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安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
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
人。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
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

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治亂之異。遐
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
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
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
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
夫號呼而七廟隳圯。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
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
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
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
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
時。政或興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
而文武之器猶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反。東

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
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以李
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
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
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
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
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
其可。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
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晉
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
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眾暴寡。
□易。以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反。斯蓋

專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嬴王棄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葛。南陽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

冊府元龜卷之百四　十五

尊知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繫表，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人

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心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絕，略陳梗槩，所庶幾焉。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虡，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敘，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

冊府元龜卷之百四　十六

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詞。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琱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雖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況下此已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

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敝。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或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也。

太宗問左僕射蕭瑀曰：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

太宗令群臣議封建。魏徵議曰：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

宋神宗時，蘇頌上論王公封爵故事疏曰：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正元二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宴集，請依天寶三年禮部詳定勅，親王、嗣王任卑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正元四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爵見爵雖高，官卑，列於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已後，宜列於本官班之上。正元二十一年五月，勅御史臺奏，准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敘。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illegible] 國朝故事，唯親王恩禮優異，外餘郡王、嗣王、國公、郡公、縣公，皆無異禮，唯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長子得襲封為嗣王。[illegible] 有不襲封者。[illegible] 王長子皆襲封。[illegible] 有降爵為公侯者。[illegible] 有初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illegible] 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者。[illegible] 有加銀青階者。[illegible] 有為諸衛將軍者。[illegible] 有為員外洗馬者。[illegible] 有為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者。皆出朝廷一時之命，即無定制。[illegible] 本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謂宜先委禮官及兩省參詳定制，然後行之。

哲宗時，宣德郎華鎮上言曰：世或有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強，其禍也陵夷；秦以郡縣而天下弱，其禍也土崩。漢封同姓過制，至數十年間，七國內向；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強臣無憚，坐移壽命；唐置方鎮，峻以強大，久而不變，至於叛亡。因謂法有必弊，國有定勢，強幹而勢偏，未知攝棄，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去矣。是未悉乎抑言未然者。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孝武時賈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無哀平時禍矣。唐世方鎮強大，天寶未至，范陽千里，不在數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也。禍亂之數，其初皆已萌見，第未有強者發之爾。苟有強者，則知范陽之起於天寶，此皆所謂大未及然者也。是宜百年之形勢，未足引以為論。至於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強弱，定治亂之謝者也。武王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無不持之勢，小者有自全之

力。雖之以法。競之以選舉。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陵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陵奪之漸也。後世浸強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伐自專。并吞無禁。縱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荒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褒姒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纂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於積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強大矣。宣王時不能復會於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之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京而上。諸侯強大。僭亂不軌。然屛翰之盛。孝武而下。列國微弱。等於郡邑。無盤石之勢。東京郡國竝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惟暴苛條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

亂。諸侯并兼致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京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請道惡刑。已階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成平治而保無惡。天下無道。封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創國之責。果在封建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治。儕而師二漢文京明章之主也。仰而邁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而何土崩陵奪之有哉。為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未變於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未易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浸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傳之四世至中宗而喪其實。豎貴下陵。主道弗隆。則為諸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微。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兩桓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若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自昔之君。保居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未忘危亂而知自勉。輕為興造而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附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紀綱法度。經制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詒謀者。固已跨絕漢唐。蒞雜之術。無讓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教化。光濟丕烈。真宗繼文丕之兩端。合盛德以並用。覆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教后土。垂拱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味康成之訓。師黃帝之治。以清靜無為撫養天下。仁宗撿身以儉。恤民以惠。欽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

而不傷。事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兼三王之善政。以御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熙熙。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資。知人開之利。藏即位之日。攬權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秩。表飾治具。舊揚華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燦然中夏之盛。發帝王事業。燦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祖忠孝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難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載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盛。未之有矣。考之以古。準之以今。國之強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顧人主之德何如爾。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隆道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知太常禮院判攸上奏曰。臣等伏見朝廷封爵諸侯。有命書典策

又有約制書於宗籍。又漢封功臣。亦有丹書鐵契藏之宗廟。誠以封爵之事傳世無窮。不可不慎重其禮。且以防後世之爭辨也。本朝廢晉中。始爲諸王置後傳襲。其時上恩雖厚。而有司與衆不備。約束不明。昨因琅琊公世系亡歿。冀王越王兩宮爭訟。尋承故事。以斷是非。自中書宗正寺禮院史館。皆無文書可以討論。然亦非有司有所隱失也。臣等以謂昔之傳襲封國者甚多。今不爲造作約券。恐後日常有紛競不已。宗室爭辯。兩盡傷化。甚非美事。本朝制度雖不盡用三代。自當因宜立憲。著爲律令。使可遵守。藏之大宗。副在中書秘史禮官。貳之合於周世之宗彝約劑。漢氏之丹書鐵契。傳示無窮。於策甚便。欲望朝旨特賜詳酌。下禮官等參議施行。

畢仲游上疏曰。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一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

知郡縣之爲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爲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憎郡縣。是以王道與郡縣之法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爲諸侯。郡縣則爲牧守。諸侯則其勢重。重則其勢輕。令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貳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之爲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設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於末世晚路。則皆歸於亂亡。是故。不繫於勢輕勢重。而繫於爲上者善惡得失也。爲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致怙重而逆也。爲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勢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而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

封建之弊也。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有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八百國。而後卒有封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爲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裂八百。蠶食則併爲數十。又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於秦。而周始亡矣。使用無甚惡之主。而不失封建之本意。制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爲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爲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於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削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爲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於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爲藩鎮。而大倍其權矣。又王

元之間。藩鎮節度勢強而力驕。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稟。天子爲賜鐵券。而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蓋封建之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効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於外。外弱則患生於內。患生於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於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爲諸侯。諸侯者爲國。國則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都國也。有上下維繫。左右相持。是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都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戰。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以天子之師。因其深謀。上告力集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爲牧守。牧守者爲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

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摧動強臣以牧
守之權不足恐於外。外內則日月剗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
縣之不可以制內隅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
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紛爭易均。稅賦易平。羲禄易分。官吏易擇。兵民
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羲禄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
民不能也。是又可治不可治之實也。是以二者之變始則同歸於無
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於亂亡。而封建則可久也。如上得其
本意而善守。則可久之患亦無有也。故可久之患生於上。失其本意
而不善守。如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
也。今夫常人之家必盡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不可益者
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
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
而責封建。是由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
方鎮則畧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救難。大其權則
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邦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
之迹也。今國家上鑒二代之封國。二漢之雜建。春秋晉周隋之郡縣。
唐五代之方鎮。而古鎮爲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
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於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
言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
智高之寇。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効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
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四夷
無虞。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
縣之久制而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無不生於今日。必成於後
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莫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爲之

貴者然後封爲侯。如皇漢之雜建爲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
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爲今郡而任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有
改者也。及乎四夷益服。積儲益富。兵力益衆。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
制而兼建。以天下爲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其御。不使有缺
相賢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

仁民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

紂之所亡也。夫古民之所以發亡偏之也。君如察臣覆之言推君之
威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桓何足道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
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
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
遂徙於繹。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
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
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餓〕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
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
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
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

出少府禁錢帛而振之。
漢高祖十二年。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
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
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
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
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
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
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武帝時。卜式爲中郎。式初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

牧之。式既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
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
言。欲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
魏文帝時。御史大夫王朗上疏曰。兵起以來三十餘年。四海蕩覆。萬
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
於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
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
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
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
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
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
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
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
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
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
者必滿野矣。
明帝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廷尉高
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
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
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
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
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
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
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寬放民間。

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柔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矣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吳大帝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行騎都尉駱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帝感統言深加意焉

嘉禾六年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烏程侯皓徙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

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建邑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淫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衆破亡之患漢所祖者務行誠信聽諫納賢愚及負薪射鉤猜忌亢廣采博謀以成其謀此二祖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孝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吳州危險兵少精穩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羣臣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天下大義當盡從勿使後異望窺為陛下惜天下耳

晉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天綸而不擾兼休居而靡克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庫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事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歸在吾不敢令心有餘恨請出臣所啟事付外詳擇

安帝時劉毅以喪師乞解侍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救不革人弊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略以濟事為先兼而領之蓋在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以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勞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閡畏但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庶悅自臨往以來盡有恤隱之誠且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後魏太武帝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尚書令鉅鹿公劉絜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濟育群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克捷方難既平皆蒙酬錫雖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摧強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宣武帝時侍中源懷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少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

餘自內已下八百餘人。蔡廓嘉之。命曰顧假遣歸。事對曹八百餘人。請立師史
請王分成二。詔從之。
隋高祖以山東民多流宄。遣使按檢天下戶口。其民之實遺漏者。皇太子勇上書諫曰。
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季。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唐太宗即位初。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請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食。以

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爲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帝又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太宗曰。隋煬帝承文帝已富。則益廣其費。已甚則勸人以窮武。逞志殘亡。朕

被此。但以清靜撫之。千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魏徵對曰。堯舜垂衣而歎。不云帝力何有於我哉。只待此事以爲太平。百姓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靜。百姓安得不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魏徵對曰。此事非知之難。行之難。
太宗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於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晉文公出獵。逐獸於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重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則必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

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太宗曰。今人與古人何如。魏徵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薄。以臣量之。勢不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爲保。惟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帝王。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庶不及古。然損以百姓爲心。不得有損於物而有害也。
太宗問扣賦使人曰。扣數兵丙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股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

生人。且虛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主。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高宗永徽中。來濟兼太子賓客。進封為侯。帝嘗從容問取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取下之宜也。

高宗時。建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帝倉廩虛。知左史張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帛百段。為減廐馬數千。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并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必生疾疫。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成均祭酒平章事李嶠諫曰。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眾。有賣舍帖田以供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

中宗景龍二年。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費其極物。且害臺人。且虧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安人。其福勝彼。

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德宗貞元十二年。京兆尹李實言於上曰。今歲京兆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賣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嘉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慢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規辯。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怒曰。如寰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罰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豈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時浙西擒李錡伏法。中使籍其家財產。輦送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不逞之害。陛下哀閔無告。為之弔伐。是悲愍之。意為蒼生之和。欲舞聖情負貴見憐。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斂於人。或有賄賂免虐之徒。無其身最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罰後事始。希聞違逆。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以式遏亂萌。務除困窮也。伏望天慈。下府衣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

帝嘉歎久而從之。

時推李渤爲庫部員外郎，會宣用轉輸政務副下佐用度，而渤奉詔而郡士義袁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之逃，其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猶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願下詔一歸其它，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第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仙置寬衣書於周典，泰在府藏存於王制。國家亡患四畿，更置使專知。開元五年，李林、宋璟、蘇頲奏所損驛子，乃開驛數。此是驛足載字不安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據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勅京城乞見爲令爲坊收管，宜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驛館道使居宣以還，傳驛田坊無人主，傳名地貧窮無者轉致，到窮田寺尚書奏，驛田出於糧數，使更爲本爲坊。其西京及諸州各於驛書考申牒一人，有名行提倡爲驛閒所損者康令分管。其兩京望給本田十頃，大州驛望給田七頃，其它驛州望委觀察使量貧富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驛料。如州縣有裁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永爲驛準。若可如此，長圖不在更給田之限。各主。度支嚴奪乞閱歛。

後唐明宗嘗問中書侍郎馮道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知制誥李昉、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訪以得失。昉對：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戍守年深。救傷剝掠，以此逃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征役，老弱供賦遺，盧舍蕩然不亡，即死。郡人膚上，福云號輸，加以兵革，我此行者。李昉等奏：安危懷賴，推恩責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

太宗嘗謂侍臣、樞密呂蒙正等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京師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亮直。

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食，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遼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鄉耆胥吏，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遁，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羔羊犬彘，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

市間遺之資並立論制族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之等量田
輸稅差民力不足嘗借貸錢以市雖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奏
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息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聞白戶部審覽
之事令請條奏以聞

真宗時知廣州楊億上奏曰臣竊領郡符合求民瘼竊自國於嶺嶠
是上負於嘉惠懷有敢於誘康亦無鋒於鼎鑊臣竊見龍泉縣松溪
小梅松源三處酒坊一年共計課額錢壹所致貴撥倘當申狀文見
差是勾當人自備趁未本稱監造沽賣收趁三件錢利錢數納官自
來州司抽摘差勸人員軍將頭管甘認勾當並皆破貲家業盡及員令
償官並均攤于眾人請納臣自到任所深訪其弊蓋是經年主管
抵江南龍泉乃其境上錢數多綱兼卒十防遏邊陲此時雖曾計置
其利縣民張延沿食業無藏遂入狀論訴起蓋頭買撲勾當自江南平
定鑄鐵連納土歸書執戰同編貞無外所遺丁年曾已罷每歲販
貫本行課利鈔文元買撲戶並盡底被貴家產模納不足只有身命
償官州司又不欲隨失舊額須至差勸平民以至攤入家財通納身
命豪強和氣隨惡生人百姓亦曾論關披陳下三司相度經行剩
詔累朝連經七閩國亘千里山川險絕郡舍稀疏所是三處酒坊並
皆建在草莽數間小屋僅庇風霜雖有榷酤之名全無醞釀之具並
是勾當之人相承敢開興創不成須至破賣田園遣僕刑離見今勾
當人並係徵欠刑枷項徵督每二數日一度批科盡有司之五收課
程官吏之懼於書罰縱加決責何以撫填攜謀輕而可期和聞國而
無斃臣備見此事深究其由自以交兩朝之聖知承百城之委寄有
所聞見豈敢緘藏雖瀆天以煩言無顧死而得議伏望皇帝陛下念

遠民之往屋擇微臣之纖言更詢相府之謀錄勿令計司之關奏儻
謂狂瞽之有實所侵功利以非多舊額之中減其太半人乃受賜天
實聽甲司事下於有司必謹守於舊制主澤既逝民病愈深雖選貴
臨之亦不能為理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始盡放天下逋欠寰海之內
歌舞太平雖草域憶無以加此又自守郡之後竊奉詔書莫不以優
恤為先未嘗以課利為急百姓既受長府自然有餘一人向隅滿堂
為之不樂臣忝預諫列獲領郡章早受特達之恩敢辭違越之罪祈
天鑒俯伏切憂惶千祀宸嚴無任戰汗激惶激切之至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矜孤養老為家之大政邵賢寬
奏府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
亦選名稱僧徒無掌其事諸官出錢放利藉而用之開元中宰相宋
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中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出於釋氏遂
易名而增病國家富有四海星羅寰宇山澤之間舍無益利或類之
外猶有遠方或水旱為災則流亡相屬道路之間甚至未嘗必舉啟而飼養
遠荊且之疾如饑藉而死亡本非憚傳多值數之又京城之內乞
者多饑寒所侵往往死亡或自折支體因入里舍乞呼里閭甲中遭
鄰戮為稚病甚傷化風陛下仁被草木恩及昆蟲惟此天窮者當王
澤臣欲乞依有唐故事詔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曾官領之仍於
高年釋信僧可稱者一兩人與諸官同切管句之京給田十頃畿鎮
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錢置本收利以備醫
藥十歲已下八十已上仰州縣察訪鄉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
大益仁化氣觀國風頌聲宣傳于寶曆見知氣洽可召豐年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飢荒多賣
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并還父母此人君之威德

也。近年緣邊漢戶，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晰次收贖陷蕃漢戶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誠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寔光于後代。乞不降出。

慶曆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曰：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竊哀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賦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之？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爲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爲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蓋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它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澶州所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嗟怨，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元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所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考其向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愛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嘗覩前後赦文，凡

有恩貸蠲放，不問悉，而有司往往嚴格，不即遵行。臣切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逋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軀。蓋先帝以恩詔每有逋負，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絏追逮，益爲煩擾，故令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愛民卹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旨揮，委三司特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群的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弊絕於下矣。

拯又上奏曰：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憂患，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專於掊克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赦示勸言，卿等宜盡尋民瘼著爲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聞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夫征賦有常數矣，若前之，則畫爲無名之率，其它兩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唯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務以相勝。前者增羨十萬以圖厚賜，後者則又增數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爲國乎？若果爲國，豈不以愛民爲念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澇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伏以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卹物爲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惟新，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蒙革

者將來閒雜敕書並本餘無著之條因悉與改正爲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外不得非理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併依舊額起納少許權用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赦不以行已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擾畢得除放乞令今後理合該放免者更不根繫追捕重爲抑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罷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弊何四方之人知陛下勝萬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椽又論歷代并本朝戶口疏曰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有唐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稽考諸書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口記籍靡得其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有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

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散或當時纔有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李唐之初年民戶不滿二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二載已前最爲全盛民戶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唐戶生靈殲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躡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爲據之地各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嶺南平荊襄下江左開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紀年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盛三代已降唯唐與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安其生者蕃息豪非一出於所致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陸三者不容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虐刑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焉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椽諸三司使又請罷天下科率疏曰臣伏見自西鄙已來窮於饋運當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兩兵兩路干戈日尋亦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罕得其人

或遇非次配率散敕苛刻貪官猾吏依以爲奸乘災一緣要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狗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爲急臣今在楷擇郡守縣令更漸究弊者之率罷當乃得飲不已人懷危懼或因歲之飢饉以吏之殘虐相應而起淮浙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者臣欲乞令後應係軍須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要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所管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糾察覆填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仁宗御正英閣讀正說春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侍臣曰今之民庶比何如富弼因對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

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籍衰減所繫在目作於僥王。國
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
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

仁民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論河北差夫狀曰。臣昨勅差送伴北朝人使過北京。竊聞朝旨令恩冀深瀛洺州乾寧永靜軍等處倩河夫役於寒食後下手興役。勿懸以為非便。臣獨念自古借力於民必在農隙。河上差夫亦積有年矣。當不了寒食前放罷者。惟緩急救護堤防即不拘時候。蓋有每年常事故害農時。且二三月間正是農作之際。若雇人充役必有數倍之費。況又春晚或多雨水則人夫費力亦數倍尋常。兼自來民間須預買紬絹錢以了春夫。今豈至寒食後幾集則紬絹錢使費已盡。又須生利取債。鬻糶之民轉見不易。況元初厚畫利無利爲民。以天寒地凍爲言。今天幸不寒地已不凍。伏望朝廷體察定無事生害。苟不以臣爲狂妄。乞早賜施行。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惟祖宗承五季之亂撫有天下。其關法度草創固亦未盡及古。至於陛下以簡御衆以寬。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雖凶年飢歲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心厚德深之以固結其心。惟是閒日既久。事或有弊。此陛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變革。然而施設措置未得其術。纔及一二未事顧已騷然衆心。是以內外乖離人人危懼。切以祖宗以來所以深得人心者。郡縣積累固非一日。今宜可以一二未事輕失其人心。人心一搖。未易復收。後雖有善政亦難打矣。況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所以爲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爲務在仁厚。無致近臣多斂衆怨。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

右司諫蘇轍再乞放積欠狀曰。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貲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推施舍已責。救民於塗炭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畢。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恩澤溥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皆多遠年。家破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致失所。別致生事。

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理。苟惟無心。則雖匹夫之愚可以與知。苟惟有蔽。則雖聰明之言不能無惑。為言民則必欲變之。不能變之。則為不仁。言利則必欲遂之。不能遂之。則為非義。此其為論非有可攻也。而今之言理財者則刻剝及民之所有而民至於無以事父母育妻子。然猶曰未也。理固當如此。臣以為陛下動心民為之否也。夫政為之始。事或有患。與不及今宜損益以適厥中之時也。惟陛下裁幸之。

韓維乞罷保馬保甲劄子曰。臣比因進對。嘗具奏陳乞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馬保甲累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能。又責之飼秣其方。萬一死損。復責償買。昔時一馬直三二十千者。今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怨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禁短為弊。為閱教。一丁在官。親戚又須一丁供送飯食。窮困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持兵器。習為擊刺之事。豈不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群盜掠取。擾及乘騎。如其外縣則比保甲漸亦作過。侵暴良民。州縣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則更易措置。誠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臣非謂民兵遂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勝天地。可不務乎。伏望留神聖慮詳酌施行。

維出提舉嵩山崇福宮。帝首赴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苦鬱通。推此而廣之。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石介上言曰。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篡。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

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
篡漢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
山朱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
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侈。大臣
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
祿山諸侯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
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
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
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列諸侯乎。列大臣乎。噫。
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
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
也。有奸雄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

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以佐湯武。放桀誅紂
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咨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
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
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
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嗚呼。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
以無知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覆。嗚呼。民可忽哉。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向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置
榷貨以增官利。歲中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
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
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家至以鹽比糧。伏惟河朔天下根本。
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

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歲
收以十分。遣……商處。若更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
乞罷榷賈。願輸倍稅。其詳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錢以為利。不知商
賈將為民間復增貴價以為害也。
巖叟任右司諫。又言安集保甲被虐人戶狀曰。臣累具息訴就裏。侵
假中居住於河陰通判官減縣之孫保村。有耆老為臣言。本村鄉七
十餘戶。今所存者二十八家而已。皆由保甲起發後來。為生此處
時人人急於逃避。其家業盡為人。並而不顧。臨仕官取錢以與人。自
甘作客。雖商主為得免。其勢。而業已破。無田可耕。不知朝廷知
否。如此等事甚。臣既聞之。不可不以告陛下。且恐府界三路類此
者甚多。欲望詔御史大臣令講畫所以安集之方。使離散之民早
得其所。以稱陛下息畫之心。

哲宗元祐初。知戶部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
始議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
老遮道。訴請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
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榷則鹽貴。契丹之鹽益
售。是為我斂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盜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
隙一開。所得鹽利。無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
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
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
報上恩。且刻詔北京。
時司馬光已罷散青苗錢。因劄子曰。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
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卻
欲廣散青苗錢。多散利息。務行舊貴。一如未罷時。仍勅會省苗

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通行罷廢，下諸路
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
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
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
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
墳。賴陛下仁聖，惻然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
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
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
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生填淤，
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
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歲獻朝廷，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

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所陳，以害民奉國，不以為愧。況
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貽此
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
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
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中書舍人轍又言：昨朝
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
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
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委利與民，所存甚遠。臣聞水
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
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
以灌注清汴，水源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
遂罷水匱。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論差役不便劄子
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冬氣不效，眾夫失業，商
旅不行，引咎在躬，避殿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竊
位近侍，義同休戚，憂愧寢食而歎息。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
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升平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
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如其咎之當在有司，臣愚蠢不識忌諱，
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
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
敢發。且近聞漁臺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
重行編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
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

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
之令，不欲輕變，兼心意陳件東來難調和。願陛下問心者尋令諸陳
差在二浙，今有若干利害。若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幾錢，何如今者差
役，常費幾何。又幾年一次差役，當可以折長補短，均見其實，以此
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
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酒主、庫、僧習人，尤為患苦，其
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何以感傷陰
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撤樂，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
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議
定役法，與臺諫異論，至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
意，願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
行下，幸甚。天威下臨，不勝戰恐待罪之至。

五年二月。軾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上奏曰。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而遍其略曰。意政治失當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壅蔽。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貴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聞。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而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二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是有以少補聖聰。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德為言。皆行心迹相應。在處天人感通。澤不作。先使君又數出此言不勝奉奉忠憤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廷得失。獨以耳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奉行違法。傷其肌體。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而了無絲毫工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敕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據納卸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則並未納并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取納收贖。仍不限年。如有留業不該舉換。以認足課業僻如民情願三五難奉人情如此。欺也。等事勘杭州計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敕條。方且申請。行於施准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抵納。如何謂之抵納本數已經估賣估價。伏乞入官折變之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賣三估不伏。實即以所估高價籍沒者謂之籍納。准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逐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讙然出訴于廳。以謂某等自本業已盡。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殊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若有司以文害意。又

復遭隔駁。有恩澤。直與無同。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也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名。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趁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遂大逾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以希進用。故許人戶願以產業及田土折納還官。本以差官檢估。依伏吏文狀了日。理作本限。放免息罰。今人添價收買。方入戶在係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舍屋廬自用為主。檢估伏讀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惟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經官。並許還人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籍籍納只是臨時立文。乃於偏隔而有司執閣辛有分別。若累加中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量恤。元初情願狡猾與官為難之民。却被恩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又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應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據存產業折納。在官並許所收。若課利折罰錢等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然可知。自是蘇州官吏巧為以刻為忠。申有中明。而戶部各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於所籍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人戶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敕。尚書戶部狀準提點兩浙刑獄公事齊執中奏。照會四年終後未至元豐三年以前新舊積欠並錢及有均攤事人陪填。見令賞錢。可並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令送納產鹽場官本錢。其息並已除放等事。本

部勘當欲並依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速以奏聖旨依
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但及六年催
到貫萬不少今未所各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
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乞項指揮特將旨
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一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卷
追今首尾五年無放得二十三戶狂窮怖之以訴東南鹽法久
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淮浙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波弊之
來民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若五年之久民之疾苦
依然尚在朝廷德澤上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緣寒鹽事司
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奸以市賄
賂故大而不哄窮評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窮餓官司催納
到貫為不少今未所欠盡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亟類帝

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今並乞依奏內速求奉聖
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當書部狀奏省部
行下務徑文省止是節略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
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
州再以元豐一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錢奏
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去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
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觀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
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勘次本州與轉運司各當中明爲符
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元係速狀並依前項所奏
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今戶戶行
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責狀保明而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待
其元欠降保明逐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戶已納而復行勘會

一百五十六戶中萬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京監
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前部如此反覆多方留難則五年之今
未足爲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之心若寐不忘恩澤之下空一
如雷霆傳命令乃中道屏格以關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
恩獨與尋於州縣庸人之手前部既不能察官吏亦恬不爲處
甚非所以仰稱仁聖憂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明示執奏申飭有
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並傳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
大恩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江令簡
易一言自足矣至等第業定貧富較然新行夕具奸吏無措意
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並乞依
此施行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

而轉運司歲入之計係四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窮匱酒
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結責不足上下皆責益急故酒務官吏
坐有失虧僝停替州縣處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喧爭群飲
之肆又不能售往往同迯罪戾巧為支撥榜募無知之民以陷
於負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歲借它人產業當酒是也臣
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
十三戶計欠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節次後官司條貫監錮
以報苦拘留在官道之離鄉更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累枅
獄公與私皆受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
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尚有舊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
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破不能填陪實非盡是困窮無有之人
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

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一體故也。今考鹽歲大戶。已准赦
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
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至今未蒙如此施行。甚害事同一體
拘收則同。而除放以異。此無害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
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戶人戶。並依兩次
鹽錢已得朝旨。并令未前項中明更不勘會有之。或欲自第三
等以下。更擇施行。不惟深陽細民並蒙休澤。實亦無傷毫髮皇
猷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最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
轉運司錢。於杭蘇等州置場一十一處收買。每以數內撥
下本場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卻勒
逐場變轉足時錢。色物料。一日傳出。既發官行濫。不受於官。又

須元價。必要償足。稍之市中其有願者。於是官吏惟緊要知所
為不免一切科率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時價小令
無異須于本處。既有姓名則欺上下。元買官吏為保座數逐之有
司以繳目前之弊。其後積貴處處必於本價奏至近期專委振
失。十餘年間如補充匹。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十二
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日。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其見買從
勢不知須主。及千繫均納之人。今更延至令。然不能足。惟有釋書
以資奸吏追擾。謂當未已。今若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
諸處見欠鹽鈔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買名無可催理。或全家
逃移降因絕。或元無頭主同欠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
疏除元請官本。況內有已經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
特除放。歡實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充

湯不足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所備而數不無害。言
其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加也。臣稱不逮。倫意為群
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織之意。公私兩有之
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官行鹽并罰之。餘取價估
稱不實之息。強貸抑配以為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
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
謂元豐四年運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本。又有非法害民之實
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除合著買無害
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鹽鈔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
法。更賜加察。特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亦與不是買名及隣里
包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除起科物平應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采臣愚忠。急賜變易別降指揮。更賜審問

並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復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
並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所為異意
不施行。臣雖此得罪。無悔。但恨千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
雨。為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況所件四事。皆數目分明。皆
並官吏姦欺隱瞞從使府吏小合學而為好贓於民試臣敢詔救
之則積壓在而救實惠。不救則存壓數而受虛名。利害較然。伏望聖
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蠢多慮。言語最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
七年二月。戒為紀圖閣學士知揚州。狀奏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
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矣。仁孝慈儉可謂至矣
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
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消。

今民寔實或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藉口。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以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寞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謂之舉行懸賄而積欠之人合所[illegible]何路之有。其間貧困扳援無可蓋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衆私擅寫抵當物業。或云非本戶而云實不當償。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須今年賣去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

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親既放亦不盡實。雖有明文指揮而以事拘礙縣官吏孰敢違者。所以聖恩到官抱欠而視較其所名與依實據放無幾。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慈隱忍。特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是年乞覓少不肯分料少賒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存。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耳。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此斷知天下積欠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知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祐五年四月。給事中范祖禹為乞寬兩浙不歛民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在坊巷。或遇亡歿。車騎填溢[illegible]舍人。臨其亦不折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迫在闕

門肆有妨，遂更不經歷街衢。昨來書僧之舍，二聖臨幸，有司欲拆屋舍，經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道，然毀之不數，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從前，頗擾。雖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緣用仁[?]已在外第，街道甚遠，若屢幸駕臨，慕者有司數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徹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

春宮時，右僕射范純仁奏陳青苗等法弊，曰：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奏事，嘗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昔奏對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數條，處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婦。若乳婦苟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怨。意元為王安石立法非是，亦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元為民害。尋聞息音，所當時不須立賞。臣以奏陳中事未能詳對，今合子細敷陳。大凡朝廷之愛民之法，

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禁之，徇情苟且，恩令寬通，則兩事使民宜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赤子，監視若不教乳婦愛子之心，而特為立乳哺、撫抱、寒煖之節而使行，則乳婦得不問兒之大小肥瘦，盡遵之，異處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往往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婦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飢渴寒暖隨事得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得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差役捕盜之法，行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緩急，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强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蠶桑之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且拘以文法之密也，況天下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況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其如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

矣。亡官之意雖有盡己心而行青苗者無一矣。如何使朝廷寬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擇乳婦之精而選舉監司守令，委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等法，若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故元祐初罷其關而更之，至今人以為便。

元祐八年十二月，右僕射范純仁再外上而論呂大防曰：純仁為時望，不宜去，乞與為朕留之。亦還中使趣純仁歸府，又遣中使趣純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與奏先是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畏非端人，故太后聞而不上。上新親政，畏嘗邪正人，畏猶邪不可除，因不敢異聞，避成爭，雖在大防不窮責，起還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畏對，因大為石用然，畏舊合實畏者之焉。

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聖人以一身之尊而立乎萬民之上，總因結其心而使之於義。況服得生殺百年而猶不知者，其道蓋安在哉。德澤之流行，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而德澤之無不關，澤罰兼施，法蓋其疏懈，當得以昧安撫育而專之道，故勝德惠之入，淪浹於肌膚而著藏於骨髓，故能盡釋苦惰，從所欲而歸之，其所不欲焉耳。彼惡於貧而喜請之以富，彼惡於死而喜徵之以生，彼惡於勞而喜休之以逸，彼惡於虐而喜撫之以寬。此其所以結乎民心而使之不忘也。其也解而離，壞盡為徽而莫之覆，君其必擇眾人之所好而去之，所惡而役罪焉。若曰嗜其所嗜而輕其所輕，則天下為有不道者哉。故寡孤獨窮無告之人也，所哀也，而文王發政，則必先之。是以天下之窮獨，蒙其惠則六州之德歸焉，仁故匹夫匹婦者，欲所難，比而有不被其澤，則伊尹以為己推而納之溝壑。

非一二矣。仁被其澤則比屋之處皆享其利。歟詩曰晉矣富人哀此惸獨。書曰先王子惠困窮。皆所以不遺幽遠而能推盡之也。陛下寬恩惠恕。愛人恤物。無愧堯舜之用心。而天下之民或濫於刑或死於不辜或困於重賦。或窮於積逋。使長慈愁嘆之聲未息。而和氣無以感召者。蓋惠澤有所遺而未能盡故也。非國家惠澤之不厚。蓋群臣失職而不能宣惠之也。群臣之不能宣惠者。其類可舉其隱也。其所復而難所先也。上仁之則下賊也。上通之則下塞也。上厚之則下刻也。知獄刑之可以隨時而不察閭里之寬也。知寶產可以足食而不恤饑夭之將也。知取民之有制而不恐凶荒之所宜救也。知聚財之爲富。而不來通有之所當釋也。法律明著。如權衡之不可欺。郡縣之獄。使者將命而按覈已論之罪。則考正才理官詳覆於刑部。而又審於從臣。詔書數下。率飭留繫。非因有疑。輒從奏讞。蓋防民之冤有也。

而獄吏不原其由直。則文致其罪以求合於法。法吏不復稽其情。則從而處之。罪成於文而刑麗於罪。雖按覈詳審之勤亦無及矣。此天下之民或死於濫刑也。按壽昌之善政。錄歲豐有餘而斂。歉不足而散。以便農民。而常持其平。民田不幸而歸于公者。歲取其租以備水旱。而廣朝廷之惠。豈屬民之損瘠也。而有司懦於違慮。莫知已積指下熟之年爲上歲。以過郡之開白。舉昔日之釋。責今日之信。責以毋預於公利。饑殍滿野而倉廩不知發。道殣相望而饘粥不能救。此天下之民。有斃於不粒也。天災間作。穡事不登。凡以告者。焉除其賦且寬之令也。亦不可謾蠲。憂民之流亡也。而郡縣之吏。憚於興事。寬閻內年豐下情而不上達。相庸之臣以諂刻爲勞而務之。賦課。雷電大漢帝煌相仍。五穀之收無毫毛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七八。此天下之民。有困於重賦也。故今市曹凡追責之不敢者二。切竊去蓋冤民

之責實也。而郡縣以聞。則有司網羅殆盡。求時晷其少與法房而復嚴督責之令。及乎妻弁遁亡而勢不可得。乃親其子孫。縲械繫累。而猶有望焉。此天下之民有窮於積逋也。嗟夫。天子仁聖如此。而生民之受弊乃如此。凡畫高拱而得而知乎。爲人臣者固不忍默視其然也。雖然。臣竊謂亦有警勸之術以正制萬里之外。而使之皆被其賜焉。時察其得而加之懲責則警矣。利得以專而事爲之備則勸矣。祖宗之德澤可富也。疑獄士元之材而無得其罪。則天下之冤獄孰敢不察乎。勸登州吏不以飢饉聞而命毅棄以賞。則四民之饑孰敢不恤乎。臣故曰時察其情而加之懲責則警矣。得化之諸民田畢墾者錫科不徒報。則除賦之令孰敢不舉乎。歲乎冬覈通者既蒙恩。而以內帑金錢償其客。則蠲負之數孰敢不行乎。臣故曰利得以專而事爲之備。則勸矣。用祖宗警勸之術。而施國家之德澤於天

下。則生民無有不獲者。此陛下調政之先務而天下未之見也。陶又奏曰。凡國家之財用與民之衣食。一出於農。農者天下之大本。王治之所貴。不可使之失職也。古者方天下之田而授之民。一夫一婦。所得百畝。自公卿大夫以及諸侯之國。人皆有田以耕。彼無富道之甚。講細以濟水旱之利。廬舍以安田野之居。雞豚狗彘。蔬茶瓜菓。凡可養生之具。莫不備矣。故耕者不闕其用。春耕夏耨。不失其時。田畯之官。出入畎畝。以勸勉慰勞其勤。故無曠土。宅不毛。田不耕則又有屋粟里布之罰。以懲其惰。故雖府民用之不過三日。故不困於饑饉。歲之不運。什一。故不傷於財。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備水旱。故無流亡。此先王制土厚民之大略。王道之基始也。自阡陌之興。法度大壞。甚綠服陵於千載之後。而不可復收。擧今天下生民之困。而推農所以害也。識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故其說有二焉。或曰。古之有

田者自耕而食。皆為天子之農。今天下之田太半歸於兼并而貧人
不能占以為業。天下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耕而食
於富人而為之農者蓋七八矣。耕富人之田而食之。則民終歲之
所得見奪於兼并而無儲。雖自耕其田而為主戶者。出入又多抑於私負
入。則亦不免其見奪。是以貧者常病不足之憂。富者常享有餘之利。
天下之人皆有可耕之地。而貧窮得以自養。則莫若限民名田。無
過若干畝。以十年使歸吾法。則之多者亦有少損之。而今之富強
者無復多占之理。則貧人可取其餘以自耕。不分其利於富人。而遂
為己有。此農之可富也。或曰。守宰之職在課民務本而安其生。有
也。今乃略於農事而以為末。故田野不闢而不加勸課之意。不利久
廢而未究簡讀之術。賦役煩重而不能均一。民人流徙而莫以招撫。
此農夫之所以重困也。莫若以耕桑為守宰勸課之法。責之以勸勵

田作之功。興廣灌溉之利。平均征役而撫集流逋。則為褒錄考最之
可書也。臣竊以為此二說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
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今農人之弊。蓋貧者無田以耕。與其有田
而寡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強得專其利而已。使
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強。而不至自養
者無患於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臣又聞立法以
救弊。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二者。
朝廷之宜深究也。夫所謂足民與田者。乾興中嘗採議臣之言而限
之。今度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輕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
遵制被坐者。是人皆畏法而不敢違歟。蓋吏不奉法而未之覺也。不
奉法而不懲。民之違制而不坐。則天下之田安得而限哉。所謂耕
桑勸課者。乃前世良吏之職業。國家亦嘗取之。舉臣矣名官以勸農

歲舉以戶口。賜之日曆以書其功過。而專委農田之說是也。然而於
縣然漏郡邑之政。轉輕村披使吏人。得容其間而為民之蠹賊。則勸
課之職。何以舉哉。苟非申必行之法。擇必擇之官。則天下之農未見
少蒙其利也。
臣又奏。臣其念斯民之不聊也。生長治安之時。可以舒遲閒暇。樂其
生矣。而萬中常苦迫兵荒之難。得我仁恩之主。可以休養生息
遂其宜矣。而非心徨惶常若罹暴戾之政。無求早息棠之思。衣食可
足焉而不免乎亡。抑毒於浮糓無病為萬疾之患。知痛可瘳矣。而終
於疾其不絕於口。此其故非它。取之過制。力盡財匱。而天下多困窮
也。耕夫織婦日夜勤勞於農桑之事。而時加關科率不得而斂其未
嘗先飢寒。稅無以卒歲者。婦之賦絹也。賦稅之總有四。曰穀。曰帛。曰
金錢。曰物產。而穀之品有七。帛之品有十。金錢之品三。有物產之品

有六。以四絲二十八品之別。括四海之地。宜諸邦國之所輸。劇一毛
之細。未有不賦其租也。一物之生。未有不輸其利也。而況各其所有。
取其所無。變而移之。以就贏餘之功也。採藩籬隱壁雞其枝以養蠶
蠶。質乃積絲而名曰布者。不可以指數也。孰何悲民之不窮困。非獨
于此而已也。察天下之寶貨發於山澤。皆有禁禦。民不得而私盡其
餘。商而入于公者。舉天下之醞釀為於民間而皆專於官。悖之以為
大利矣。舉天下之關市商賈之所通。百物之所易。皆有征算。事轉為
巍而繩之以刑矣。舉天下之鹽鐵茶酒繁錢穀謀冀長而不知止矣。
缺求指麾之術。備四海不遠巨細。如大網之張。萬目無漏而逋者皆
投其中。奈何斯民之不困窮也。困窮之民。至於此極。斯利矣。較用太
急而調度常不足也。蓋以搖役加以其急。而一歲之入。無餘焉。苟
有敵之侵。則何以濟哉。以[illegible]邊境非常無事。則無事盡入

以爲無。惕惕然猶懼其不能濟焉。一不幸有水旱夫人之虞。則又何以取給哉。明主不過出内帑金幣以助計屬[illegible]之費之。而不患重困斯民也。夫内帑之盈羨蓋於祖宗之時臣不知其幾何矣。然以地産有限。國費無窮而議之。亦可速思長慮而少爲裁約也。臣愚以爲今之急務莫若節經費然後可以裁暴斂。能裁暴斂然後可以寬民力。民力寬則大治可望其成也。國之經費有不可已者。臣一日而論節之費。蓋亦節其可已者。以備其不可已者而徐爲之計耳。養兵本爲戍軍以居。以續餉不可闕也。禹官之冗。贅恩之患而猶無可省也。郡見工部廣費至廣而故事不可廢也。河防屢興千里事事而猶續不可論也。夷狄狂悍誠在好戰。而戎路不可絕也。此五者國家之大費天下皆知其不可已。國未能一日而節之。必備其全盈而務爲無計也。至于内外不急之費不曾之用。若拘齋厚賜無常之費蓋百千技巧冗食之甚。若大臣有進貢之賞者易地之賜而又有宴賚賜賞可一日而節無所憚也。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損減。以蓄貨財以備五不可已之事。勿競雄才。勿竭膏智以取於民。勿視之如[illegible]源而取贍。邇年勿鬻爵度僧以救水旱。則民力無重困而國體有虧辱。臣又聞向者嘉祐之末。麥面教令既出郡縣無以賞兵。皆貸錢於民。至歲之以刀鋸臣之以簿籍爲因循而仕宦有得其決治之耶。皆推擁而不害既而賜與之厚哉及千萬議者或罷賜一大臣可以不發於數郡。則用之之易。可不思其取之之難哉。

陶又奏曰。天下方困於力役之煩而不得息。夫力役之害。固有大於驛工。衰爲郡吏而役之。破産竭財以免。甚於凍餒。此生民之積憾。治世之深害。公卿大夫之共聞而朝廷之熟聞也。昔者嘗採議臣之言而書之憲令。揀郡邑之鄉繇等而役之。惟先後之第而不復計其産。是無者或幸而解。者或不幸。又從而更之爲限年之制。使富者不久遷而貧者不數勞。天下郡縣奉以爲通法而不敢輒議。豈朝廷寬假之意止於此。而撫救之道無以加乎。臣竊謂其未也。今細民之家乃有數十金之産。則十年來報僅奉稍皆可籍之而公以備役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來而知其害之必及。方凍餒也。則其心如避重誅。其勢如捍巨寇。奸薄巧僞。悖義害教。以求其不及。是故母子之道變而昆弟之情離。往往而是。其甚者乃至朋淫闘隸兵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暫於斯世焉。昔秦人之制。家有二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故其民富而子壯則出分。貧而子壯則出贅。語今之法。有數十金之産而役之。至於凍餒則安使其母子昆弟不相親而身陷於非類哉。斯足方將躋太平之業。以厚風俗而法有類近於秦。明主惠民過於赤子。欲躋之富壽而反爲力役之大困。亦足惜也。而議者以爲寬假之意。撫救之道不過如前之所謂。無乃異乎夫人之療疾歟。而痛皆惜之者。而且有所苦也。得良醫而治之必能察其爲疾之標而務救去焉。是故疾則調其腹心。癰則攻其手足。然後可以就痊有無人恤病之心。無良醫去疾之術。則何救於所苦哉。知役之困民而欲少寬之者。其心非不恤病矣。而不察其所以困之之本。則無不可少寬其苦。是去疾之術誠有未至也。且役之能困民者。其要有三而已。一曰遊手之勞也。二曰公帑之威也。三曰計會之煩也。是三者爲與雖一而有公私之異焉。可不究其原而議所以救歟。所謂猶殺之勞者。蓋有無之綱紀者也。不可闕衙置所不治。義舉所不贍以義言之。則不爲私。以用推之。則不爲緩。雖欲寬重民力。詎可得哉。至於公帑之威。計會之煩。則舉非公家之所宜急。而可不重民力以困於此。而何憚而不舉哉。舉天下之郡國官多而兵衆者。蓋已厚贍

錢以備無窮，而又專貿易之私，寄取贏矣。厥後人一□之，則不無紀綱。舉回國之事，付諸郡吏，而責其豐贍以媚悅權貴，以要褒獎。以過自幸養，是安知國家之重困乎。臣願申飭法禁，以懲其不仁之態，則其弊之革，蓋三四矣。舉天下之課入經用，蓋鄉耗，歷重輕，很寡大有及于萬緒，小不為於舊補，貯積蓋蓋為雜冗。自一府而至郡而主帥，計而至二司。上下相繩，綱目相貫，決不可少數矣。然而司月歲時各上其籍而較於專司，徒為而已。若重於于務而敏之，未已。使歲民以不貸之費，而供猾吏無厭之求，亦何益於事哉。臣於蜀兵除盲而罷去數上之籍，凡金穀貨幣之局，當不至於耗也。從任者可知近歲專務之職，止以武吏司其出納，以代上農之勞。猾吏無所覬望，則其弊之革又四五矣。夫二弊既革，而重困之與，止於一端。吾庶幾去疾之術歟。

陶又奏曰。昔者聖人為民之深而恤民之至。俯而視之，知其寒之於衣乎。是故保息休養之道，臣細備盡而不闕其一。慮之於飢而又能防其危疑之於弊，又能極其毫不屢，則不足以居，故為之治宇以禦風雨之患。不耕則不足以食，故作之耒耨以興田疇之利，猶慮之不可久也，教之組織以具衣褐，充血之不可久，務最貿其之利以供京師。此皆為生之具，且乎萬世而不能轉易者也。而至為天下國家之大理法度，以嚴君臣，以篤父子，以正夫婦，以隆禮義，以申刑法，使之循習長信而底乎大從，此為治之道，數乎四海而不可少亂也。聖人之至於此，亦可已矣。而又哀其疾苦，憫其夭而死亡之不可以考終也，於是辨其金石草木之品，辨氣味而别陰陽寒熱之用，以治其病焉，而民之不陷於死。總藏之以為書，習之以為術，傳之千萬年而人亦賴之以生矣。向之所以數千萬而少亂者，其利同而其功一也。降

及三代之盛，而保息休養之道益詳。於周官之制，分掌六卿，冢宰屬以舉天下之治，禮樂刑政，條目雖繁，要之以致隆平而遂萬物。則又有醫師之官，掌醫之政令。司疾醫之職，掌萬民之病，分而治之。蓋其所以而至其精，曾莫非為四八之深。恤民之壽，欲濟之壽域而無使一夫不獲者。洛惟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為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則於終者。蓋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幸不幸之實也。五福之終有壽考康寧，而六極之列有疾病短折，有吉凶二之。治可翻民於福，而不可離之於極也。然則生民不幸而疾病短折，苟置非皇極之事哉。是以古稱先王至治，有盡無夭子天弟之民也。夫天下之民不幸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賃之洪範之五福，則未聽數錫。臨之完舜之主治，則猶有少覬。安得不講精闕政，而為驅壽之具哉。蓋民之不幸而死者，有四焉，兵燹盜賊，鰥寡孤獨之有亡於干戈也，寃枉不得深

久被罷者亡於刑戮也。不著聞情田疇湖暮有亡於疫疾也。此二者國家常務知其端而廑爲之慮矣。故辟邦封疆所以息干戈之役也。精審其倫，寬赦疑者，所以防刑戮之濫也。審積倉廩而救荒，所以禦饑饉之災也。其使民之命可諸王矣。若夫偏氣未發而疫疾不時而有亡於疾痛者，則未嘗有以為備，豈不悖哉。今千里之郡，萬室之邑，而醫無良焉。蓋天道親涉，既而為民之司命，以執其存亡之權。民之疾病者，或供奉而供死，誤治而亡之者，比比是也。以一郡言之。

人為康天下之大而計以歲，月不可勝數矣。此聖人之義利亦所不暇，而天下之和氣亦因而傷也。臣以祖宗之時，嘗詔天下置博士，頒方書，蓋欲濟民之深意矣。今乃略而不以為急，使陛下之元元不能躋於壽考而未為之意，竊為朝廷惜之也。如臣之愚，宜傳選良醫以教天下之學其術者，驗天下之民有醫習之。則課試藝學而

寬其賦役。使其鄉黨鄰閭之人可以相爲而有罰吉凶扶持之條。則
生民陰受朝廷之賜而免不幸之死。此王道之一端而人未知之者。然
全民之事。莫切於此。臣是以不敢緘言而率瀆之。

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見陛下為稽古訓。自京師至州縣各置居養院
以聚鰥寡孤獨之人。詔旨丁寧。臣下遵奉惟謹。咸有所歸。發政
施仁。孰大於此。臣竊以爲鰥寡孤獨雖曰困窮而生。亦被服禮義之
化。詠太平之民。臣居山野間。知江東溧陽縣以居養所見者屋宇隔截
爲八室。用發政施仁之先四者爲號。使男女異處。不相雜處。一方之
民。莫不悅服。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州縣居養所並依前項隔
截爲舍。異室分處男女。不惟子惠之澤均被中外。而禮義之化亦盛於
困窮之民。以副陛下愛民誠意。

尚書右丞相蔡京上奏曰。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患。莫先於賦斂寬
平。徭役均簡。量給和平。則貧者富庶之役常有餘力。凶荒勞殺則救
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寬恤百姓之請。皆擇而行之。臣下有
掊斂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剸未舉法以濟私恩。知州
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爲請。則多得賢材。可以分
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謂政事必本於愛民。言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

仁民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訪聞永泰陵工役人兵。入夏以
來。天氣向熱。漸因疾疫多致死亡。竊慮衆兵之所。無得醫藥。臣伏聞
仁祖朝嘗因河北疾疫。遣使押藥。諸郡又嘗以朝旨猶得未也。而兵
久留。戍令醫官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祖宗愛民之意。雖遠不忘。而
況近在京師。事干泰陵。自今以後。數月之間。暑熱有加。工役未已。欲
望陛下特遣中使頒賜藥餌。憫其勞苦。問其飲食。如此則人情欣悅。
冷氣必消。此功之今。樂於盡力。亦可以見陛下致孝於泰陵之意。如
以臣言爲然。只乞作聖意訪聞指揮施行。

陳瓘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奏行遣　上言奏狀曰。臣伏睹七
月初八日德音。應河北京西路被水人戶。如可以優恤事件。令安撫
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疾速條具奏聞。臣竊謂朝廷所嘗矜及天下。
事此兩路偏當優恤之。患者。以近路有水災故也。今陝西河東自用
兵之後。加以山散。公私騷擾。物價翔貴。甚於水災。而德音優恤之事
不及陝西河東。臣竊以爲不可。且如條具優恤事件。委之安撫監司。
此亦文具而已。朝廷實惠未必及民也。且安撫監司被受德音。下于
諸州。州達于縣。備禮施行。舊例根磨。文移往復。動涉時月。迨於條具
奏聞而優恤之民已填溝壑久矣。朝廷優恤之意非不急也。而州縣
行遣之叙。勞民如此。豈非文具而已乎。夫持文具以爲優恤之政。而
欲使被災之民得復其所。蓋亦難矣。又況天下諸道三路爲重。均有
被傷爲上。恤其一。未可以爲平也。臣謂平恤諸路。莫如專遣兩使。一
按河北京西。一往陝西河東。如治平熙寧故事。以安撫察訪爲名。以
陛下初政。推朝廷撫恤之意。達于無道。民之飢饉疾苦疲怨之

所當得以實入告。自帥臣監司而下，備其勞事而劾其殊勝，事有方急而宜緩，法有未便而當改者，皆得專達，至於講究邊防，熟圖利害，事成于於機密，而非詔之所能該者，皆令而案聖訓而奉行之。如此則根本之地，均被惠澤，人心感悅，可以和氣，以廣陛下前日所以詳降德音之意。謹錄奏聞。

貼黃：神考嘗謂近臣曰：昨來西師兵夫死傷者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死罪，其責不輕。今兵罪置數十萬人於死，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紹聖遂葺兵夫死傷之數倍增於昔，今日朝廷其可以不任其咎。罪類推恩，當尚未足以慰陝西河東之民，豈可置此而務而獨恤河北京西乎。

仁宗時，河北路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言：轉運使專掌金穀，而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密旨，今熟圖本路利害，陰爲邊備，

令沿邊知州武臣不遇使副通判，乃常參初入京官，並侍莫圖擇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臣非敢侵侮邊臣之權，蓋朝廷用軍備須量邊事之緩急，以主按察，將吏亦當知廣邊之事，望請自今許本司兵間機事。仁宗從之。臣謂承平已久，北虜可防，熟圖本路利害，陰爲邊備，有備無患，正今日所當留意也。若遣使河北州以節可以委之。

仁宗時，樞密副使吳奎言邊防武備宜選任重之。古向雖有吉者而揀擇迭巡，朝廷一推實而未擢議求。今兵事已息，正當審圖所宜，以爲永久之計。仁宗曰：邊事正當以暇時講究，乃始凡所當議者，著爲條目，而奏而行之。臣謂朝廷事於無事因循玩惡數十年矣。今雖閑暇，正是講究邊防之時也。有備無患，所宜留意。若遣使河北，願以此委之。

貼黃：臣所謂事有方急而宜緩者，謂解池之役也。法有未便而當改者，謂鈔法之類也。朝廷屢遣官相度，備慶解州鹽池，迄今累年未有成績。訪聞知明攜東張陽縣西興工開河，日役夫一萬餘人，又自雲鄉縣界東至少池三十餘里，凡二十料，合用三十四萬餘人，役一月畢。方陝西用兵之後，復於本路興此大役，有思慮者皆知其不可也。只此事自合遣使相度。蓋聞本路近年以來，鹽鈔之法壞，鹽物價日增，財用窘匱，遂計所仰，只在解池。鬻本可以遂罷此役。若先議鈔法，令本路諸司分占歲額鹽鈔，各於鈔面元價之外，自取贏餘，與民爭利，積日既久，鈔價倍增，商賈難通，遂請復開。若嚴禁諸司占留鈔，係舊只依鈔面召人入中見錢糧草，如此則商賈復行，邊計有備，而解池之役，用可少緩。利害纖悉，難以具述。本路諸司之言，必須遣使就彼詢究。

然後可得利害之實也。兼遣行河北，陰塩鈔制，錢貨利害，當所謂法有未便而當改者，安可以不遣使乎。

欽宗靖康元年，宣教郎臣張九齡上書曰：臣聞言政造事而不明乎治亂之原者，未足以定天下。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惟善政在養民。孔丘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軻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臣嘗參驗人之言，然後知有國家者其安危存亡未始不繫乎民也。迺者陛下即位之初，醜虜長驅直抵城闕，非常變故起自倉卒間，本其胎致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使海內富實，遇用給饒，甲兵餉饋，種種備具，則胡騎何由而南牧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臣竊考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深厚，規摹之宏遠，垂二百年，其防患甚深。治棋甚速，實過于三代。中間不幸亂天下者，始於王安石。

成於秦京。稱政未晚乃有王黼奏此萬世不易之論也。當安石初變
舊章時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徒力爭斷法。以謂其患必在五十年
後。稍不驗哉。且自宣和間論之。王黼之用事也。方臘作叛於東南腹
心之地。福建江淮數路受擾曾不旋踵。閩浙興寶。綱盡充夫役。流毒
遍於天下。遂使盜起山東河朔而秦府之民。野本根之實。盡充綱為
戎場矣。夷狄之窺中原。良有以也。禍胎孽媒。滅不在外域。今陛下欲
濟夷狄一時之急。莫先於征伐。而征伐之謀。屢奪於割地之議。臣以
是知未有為陛下思所以致寇而求自困於本。本元無者。譬猶常人
安於衛生。平日怯弱乃嬰四時不正之氣。疢疾諸在陰。非支固元不足
以起死。然則陛下今日烏可不以邦本為急耶。務亟舉善政以涵養
天下哉。舉所為善政之餘。博施濟衆者無出於臣所論積久推劉支
移折變等弊。蒙至日見之也。又況陛下奉儉之意聞於東宮者十年

天下之人所以望於陛下甚厚。當布撫慰之令。與天下更始。用休息
于斯民。憲章祖宗。再造區夏。以成中興之業。若不力去積久相仍支
移折變等弊。雖救無補也。何則。珠玉金貝雖曰可寶。適飢寒之用
則不若五穀布帛。故稼穡織績為最功。臣抑嘗見朝廷財賦大計。
責之宰者。而宰者責之部使者。部使者責之州縣。而州縣責之里胥
始解辦事。是一日不可無野人也。百姓果可使有不足哉。陛下誠能
聽臣下其所奏。俾二三大臣參酌利害。窮研精慮。著為成書。觀於乙
夜。出寬大之詔。施厖鴻之澤。不與常法同科。盡了寧毋息毋忽。天
下之幸也。臣抑又聞。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蓋有四海為天
下君。恭惟陛下躬聖神武文之資。君臨天下。必也運四海於掌中。俾
恢恢有餘地。無使一夫不被其仁。勿以金賊之人。方且用兵。語及此
則未遑暇。是孟軻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臣願陛下晝夜以

公負荷宗廟社稷之重。適丁多事之秋。非綏萬邦屢豐年。恐亦未足
以救寧禍亂。保守三鎮。則臣之策初若迂闊而足食足兵。或有取焉。
惟陛下留神斷而行之。冒瀆冕旒。臣無任昧死拜手稽首謹言。
所論已加恩死事者詔曰。臣伏見戢司戎馬以養戰士。傷居民流
亡。今兵既解嚴。宜於撫恤。陛下聖慈哀痛元元。故已詔降度牒君人撫
船理。然猶遣蓮暴露夫未盡葬。茲傷士卒之骸。恐亦積天地之和
氣。春積蒸化為癘疫。昔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
斂。而首得心焉。此高祖所以承天下之蠹也。不可不察也。此望亦庶
紅尉氏等縣詔憂許兒和糴。方我為碑域之餘。積軍濩饉。遂之後。十
室九空。未有生理。而官司逼屢督責。待之頗急。甚欲。非所以固本
也。則惟幾邑殘滅。祖宗加意以存罷急。今不復使之蠹民。特
敕之四方。則郡城所危。臣愚願詔官司選忠良吏。今分按田野。推求

遣發。又願陛下齋心盡意於清穆之地。中外奇觀為先事者所稽
所在厚卹其家以勸忠義之節。於方來。或遣有司非是覺察不得和糴
於民。務求安集。使之復業。以助太平之基。正其經之本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曰。臣比發奏對。蒙陛下俞
臣親自擢用之恩。今臣協心協力成大平。皇帝從成。臣識何人。合蒙聞
此語臣同當展盡底蘊。以稱朝廷付之一。故臣自媿愚陋。學術淺識。皆不
逮人。但有樸忠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竊謂朝廷大本當務。今日國
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或未易致。然以臣觀之。所以勝夷狄
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為
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為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
得民心者無它。要先乎有德而已。蓋易觀為卦。以心來若臨之惟聖

人躬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誠焉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歆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歆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處春宮十有餘年德倫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憂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感之甚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位遂取其政之善者多加行之政之虐者盡除去之忠良之君子次第擢用奸邪之小人以次竄逐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覩慶雲如見蘇日如大旱之熱霑沛請風暨有不得其心者故雖今冦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會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閭人情帖然盜賊不發豈聞而然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嗣位勤大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善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流救致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商與講明家其基緒畫舉行之凡所謂虐政無國害民者除之惟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君用之凡所謂小人虐用害民者去之惟恐不盡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暴獷使之使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閒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合八紘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至區以虜狄爲畏哉臣願陛下思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

矣

李光論百姓失業劄子曰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棄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宇躬儉節用以安百姓綏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爲先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揆乎堯舜而懸隔於文王好生之意浹肌膚而淪骨髓矣近年調發稍紛擾蓋時勢以至康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貪殘者養公肆掊斂百姓救敬失業者衆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強者結集爲寇盜弱者轉徙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旬者日滿號呼呼號況離遠鄉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猶且蔽而不盡聞況四方萬里之外乎將恐愁歎之聲干於陰陽聚爲沴傷害和氣臣恐伏望陛下深寬大之澤抑煩苛之吏申勅諸路提舉常平官兩道往使以巡撫四方延問民所疾苦歸還負者徐復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尚書右僕射李綱寬民力劄子曰臣伏以祖宗愛養民者有常制伊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奉使既多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額多抑配和買均糴雜然數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御前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駭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免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殆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

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雖失矣自宗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
又有養兵給官吏禄廩之費所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
斂以取於民如江東西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飯了常賦米
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為奸歛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若竇仕敖
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趣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為養兵
及官吏禄廩之費當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巧取犯者重寘于法
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襄荊故歲漕東南
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
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
抛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鋪買勒價錢如此搔擾
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涸
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

池深淵之間善養民者賦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寓撫循於行事則足以得
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樞密院編修胡銓上奏曰臣聞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
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前日下詔戒諭大
帥毋得多殺聞者流涕皆以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此誠合孟軻不
嗜殺人之意然而武夫悍卒不能上體至仁皆殺以暴易暴竊聞向
者軍兵有於路中捕人採取其心以祭死者往往而是只如太平州
火災居民救死無路率皆壓城以避而城上軍兵擇而殺之人至蹈
火而死者三千餘人屠僇天監司郡守長貳畏尾不敢一言實孤
陛下任使之意然當塗大尾已不可及至如殺人以祭其禍未已可
勝寒心昔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春秋譏之以為襄公之不顧
在此一舉況今軍兵殺人其害不止於鄫子矣然恐欽望推明至對

之號申戒諸軍嚴行禁止以廣陛下不嗜殺之心庶幾嘉澤結人以
定大亂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汗
銓又上奏曰臣聞近日言事之臣多以迎二聖復兩宮勸陛下廣孝
悌之道而陛下孝悌之心通于神明日夜焦勞痛惜醜虜思欲自將
待虜以決戰而不悔聚以連年大舉深入敵虜曰吾必申吾孝悌
之志而後已然臣竊以謂聖人之孝與匹夫不同匹夫以區區奉顏
色為孝聖人以安社稷為孝社稷誠安則二聖可迎兩宮可復陛下
之孝無乃為如使社稷未安陛下未得高枕而臥尚何為孝乎臣嘗
聞晉有老而無稍癡者醫工療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
縣中年以疑一下一衆猶豫之身終身之患之其人信之終不以一
月之苦而易終身之患遂用醫言以丰藥療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
而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諸軍渡河者若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

未必不利然終非萬全之道以陛下聖明擇賢將勇往無不克而臣
而以為非萬全者竊見一二年來東南之民困於軍興前歲大軍人
至相食雖父母手殺其子食之去年雖大豐熟比之歲亦人不得
縣官欲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蕭然今有米罕民無一年之儲陛下
所恃以為本兵之地者東南而民力如此若興師不已不惟勞民
必又重賦兵法曰興師十萬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今雖給降官告度
牒變子母為雜本而民間不得一錢皆為白奪州縣官吏又從而因
緣為奸官取其一已銳沒十九矣陛下試詢臺諫有異臣言甘伏斧
鉞臣愚欲望申戒天下官吏務為寬恤仍詔諸將養銳待勝少息民
力一二年間氣力全盛精神可以折衝則積衆之患可不下而愈也
聖人之孝尚何以加於斯乎冒犯天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銓又上奏曰臣近得南方來報廣州縣不寧頗聞民間利害其甚害

者莫大於脩城比年以來所至紛紛盡鄉丁千百為羣方春田作
標來郡而躬畚鍤怨咨數聚而又科買竹木動至萬計步以軍興為
名役居民壞廬室人少不得身免家破而今之守邑驟遷數易或半
年即去或一年即去既知在任不久遂務急於徼功凡所營築急若
星火但欲速成不責實効一緣積雨隨即類圮設有盜賊如何可恃
況自來州軍自有廂禁兵卒今皆散為胥吏之隸而諸外役民功耕
稼業陛下前日下詔建業實專以事為衛不但於九重之安而已當
審之者務在息民故也遠方郡守不能上體陛下德意乃至勞民費
財縣治亭隧使其堅固可恃尚曰頃者況其大甚實自損於循常如
又因緣驅迫役夫脩葺廨舍崇飾觀臺民窮無聊遂為盜賊無望
天下州軍自今毋得大興力役或有城築必先計城廣狹每郡守一
任之間脩毋得過百丈須務堅固雖或其任內有或損壞者量實以法

雖已去任亦須追坐仍令逐路監司常切覺察敢相容隱者與同
罪如此則不至大致護民而每任所脩雖少必固三兩任內城建可
全不惟民力稍舒亦庶幾城池或可待暴非徒為吏具而已臣愚竊
識惟陛下擇其長計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轉對箚曰臣聞漢高祖入關除苛法秋毫無
犯秦民無不欲得高祖王秦者及其出蜀之日秦民無不從者夫以
秦民之心如此故高祖以崎嶇巴蜀之地遂定三秦易於反掌既而
鏖戰滎陽京索間曠日持久至於發羸老弱以從軍計戶口以轉漕民無
不從者卒以取天下臣以是知民心所歸其所係大矣自艱難以來
中原之地陷於夷狄而遺黎赤子懷想有來嚮義陛下其心未嘗一
日而忘彼雖驅之以戰則無勝之氣劫之以死則必誅之法苟其人
服從於彼也而猶望之從我方保守和好其歸明者遣還之其叛來者

郤之宜其人之絕望於我也而其望愈確也此豈可以偽為哉今
者淮北之民更相扶持襁負而至殆無虛日如大川之東而猶以人
力障之一旦隄防潰決沛然莫下故固不能遏其去我亦不能禦其
來也伏願陛下念斯民所以不忘國家如此其久也密詔有司專加撫
卹使生者有所居老者有養以不失其所以來歸之意則斯民心說誠
服有須無二惟陛下之所欲用者矣陸贄有言所貴者財用所斂者
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惟陛下留意幸甚

張浚議姑息狀曰儒者拘於古義惟知寬厚可以得天下之心
而不知非大姦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
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寬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
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況兩宮未歸十年棲寓天下
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且宜雖勞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甚矣陛

下勉之乎陛下是時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直龍圖閣李光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災劄子曰臣猥蒙陛下
召自藩方擢置近列職清事簡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言事責
愧負實多今者幸輪當轉對既非視朔例當得言則又無從瞻望清
光臣輒不避僭瀆之罪敢陳狂瞽之說臣聞人君繼天而為之子何
所取法哉亦法乎天而已故天以金木水火土運於上謂之五行人
君以貌言視聽思總於下謂之五事孔子之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之政昔日月五星是也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庶徵者雨暘寒
燠風是也一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若影響之隨桴鼓之應
其載天心之仁愛人君也一有不孚必出災異以譴告之故有遺之
君大必降監罪政事乖繆則日月薄蝕之災星辰有孛彗飛流之
變五事失當則有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之變書曰先王克謹天

感召人者有常寬。盡人主之長天。輔人臣之長法也。恭惟陛下聖孝日就。聰明日新。庶政之闡固無大異。征軍興之際。不免科歛。加以去歲諸路旱傷。江西湖北民不堪命。浙東百姓食犬豕之食。如聞日來州縣仍擇鹽鈔。散買者衆。閩團光年傷天地之和。變陰陽之候。自冬及春。雨雪不已。頑氣未發。有傷亭苗。此災異之大者。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臣聞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所因而起。故漢祖因關中。光武因河內。李專撫養。使戶口充實。兵糧轉輸不匱。卒成大業。今六飛駐蹕東南。行已十年。江浙非陛下根本之地乎。亦將因是而起矣。然浙民未安。亦失其本業。又天變如此。乃無一人肯為陛下言之者。臣非不知言者懼其可以觸陛下之顏。極明陛下之高。奮發感臣愚之心。有不足為者。臣愚以皇聖慈於臺諫中選擇公忠諒直之士。可以委心腹者。按察諸路。核實以聞。如臣言不妄。乞拈三面措置施行。以盡消弭天災。召來和氣。以仰答天心。所以為類陛下之盡實天下事甚。

光又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成。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兵興之所以乃方儲將納尊寇。江浙湖北之間。以十抬委人心。挽脩實用。日廣所急者糧食不足耳。今行在衛兵無慮數萬。而御清鹿增李擇等吏皆仰乞饑。養仰給於縣官。所謂六路發運使者。其地科羅買不過一浙十五六州。軍民間積蓄。雜耗諸西。可援劃給盡。自二浙之外。了不經營。頻年以來。江南諸路。上供物斛。委為盜賊。貪之吏。乘時權攘侵欺。妄用恣為不法。無復畏憚。臣愚欲望聖慈選諸大臣更選清強通知財穀之人。按行諸路。見在已支儲糧拖照具實數。上之朝廷。仍乞撫會綱運舊法。除避州每歲合支用外。其餘盡令發赴行在。隨春夏處因有沿江去處。承可那撥分遣。記穀。庶幾遠近均平。用度始足。少寬浙部庶

處之民不勝幸甚。

光又乞蠲二浙積欠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來。戎狄猾夏。中原版蕩。陛下駐蹕東南。舟輿所御。應務浩穰。百司兵衛皆仰給於二浙。加以今日營繕所需。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饋餉之餘。牛米千錢。民雖勞矣。困有怨訴。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寬大兵。頃以慰人心。應二浙積欠一切蠲除。臣又聞臨安府九邑科配比它郡最為煩擾。其所科小費。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今轉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盧知府將義倉米於正稅外更有抄撥米二斗五勝。倉場受納。須增一石。又有紛爭。宗乞寬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本府每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實貴錢。獨處行之。既久遂為永例。諸縣因軍馬經由。支遣係省錢斛。多不肯給。除坊場酒大利。來非侵欺。無緣補填。而官吏欲假此皆擬時一緊行。追呼搞逮謂之干暇錢。時官無所從出。止是剝民。如斯苟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卹民隱之意。

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嘗謂廷行之權。非偶然者。春則溫暖以權不足。秋則肅殺以助不給。憂勤之心。亹亹不已。唯恐天下之疾苦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是猶動而迎之。須當吉殃喻行之博學教而施於庶政。正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迎睢陽。雲行雨施不博雷以此不路。使天下引頸而望之曰。撲我后后來其蘇。一是則變興所書救。非金城。素懷以軍興之際。一日二日為幾。著未暇恤。為則百姓餘慮躑而稱告矣。傳之天下。運於宣鄭。萬一它有巡幸者有遷可慮者。臣切聞自四月陛下駐蹕已初應天府下諸已康供奉物。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實駭之。兵火之餘。居民離散。一得真書如獲

壽生州縣不能者此復命其責品而略不加恤誠忍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麥矣於瀕忍者又以為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蒙實惠也且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虛繫天下仰取則焉臣愚欲乞陛下喚責當時使奉官吏不還其直考其今朝估價之大賜省已俾仰蘇醒焉庶幾四方相慶曰天子垂恩如此其餘事可集又曰民如此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我昔者太王避狄事之以皮幣犬馬以至於土地尋畢不得振者卒歸岸其王迹歷年八百其故何也蓋當時去於岐山之下民之從之者如歸市民所不能捨故天亦不能違矣此邦之所以興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

蕭又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大承猶一身是矣邊郡有患未為在四支民心有恙者病在元氣凡四支之有病未有不自元氣之荒今歟治邊鄙莫可輕失民心乎又況京畿近地所賴民力為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虜寇猖獗再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為戰場千里之寨凡遭虜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此民欣然如獲再生然僅老弱相扶稍有歸者然昔日所居蕩為煨燼田野之間骸骨相枕宜有餘力復為耕鑿之事乎今也京畿諸司為循舊例日促秋租以為歲計其實非陛下之深圖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也陳王業其詩云二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以耜于耜舉趾慮失其時則歲功無失且周之建子于耜舉趾之時在今為正二月之間也今年虜騎四月方退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我于耜舉趾既失其時今雖欲責以秋成何如天不能雨粟地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潰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陽四肢有病其能療乎此正醫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審察之

卑雖乞寬假力田之家禁止州縣邀索驛叩臣竊觀比年以來虜騎侵陵監踐掃蕩編戶所存人不粒食浙西州軍鎮江為尤甚近聞鎮江府丹陽縣丈無縣令又無丞簿其民之願歸業者有田而官不許播其願歸者必先赴狀出給紬田帳明項畝之數然後得施犁闢之力若是貧困之家雖已歸業而無資自占田畝係藁星鼓歸非所以勸農而安上者也朝廷奉書有此禁令州縣監司畏不敢出此指揮此必猶待奏請為之也士民之歸既於四方者道於兵革盜賊之警而甚飢寒流離之苦後其謹土之思豈會一日而忘哉今深視其常業郡縣必有所逸禁而後就業則願歸者無幾矣臣願詔有司嚴行禁諭凡業殘之處田租力役一切蠲除縱民自擇書歸種力耕藝一二年間添戶口益衆然後計其已耕之地稍定常賦之入蓋未晚也近者嚴與德音圖有今租屋稅實免指揮矣蓋兼要盡吏於力田之家特有寬假不勝幸甚

趙元鎮上奏曰臣竊見去歲之秋劫掠浙右害招郎吏以六條具規奉之寬凡有可以加惠遠方者莫不畢行之德至渥也今自浙西復臨兵會兩生郡邑羣經寇掠無聊恨呼之民欲赴訴於陛下者不書赤子之提父母飢渴之于飲食救救之情天非晉日陛下惻怛之心哉謹並圖考求將哀其窮而則其所欲乎猶詔有司蠲敕州縣應經殘破之家特蠲今年賦役差事等事及所未能充來歲之類擧與免材使之皆有生理以漸復業起凋瘵之痍蠲慘怛之質因之殊奸宄以清兵寇之患矣明虜長驅歸行殘殺陛下每力以救之固非得已凡為儒郎之事力所可至者稍寬撫循至恩而神既不伏義是乃臣邦本之術消滋蝕之漸也幸陛下賦下主事乘其必行乘命乘核實惠下之為肅管于省文為國事無錢而負者惟陛下加察

孝石上奏曰。天下事有繁有簡。簡則易守。繁則難。且九州四海之
廣。天子一身。安能民民而治哉。要亦取其簡而易守者。以爲治民之
要。則其繁而難悉者。可馴致也。今陛下執其簡且要者。以分之於監
司守令。而民自治矣。縣以千計。州以百計。道以數十計。陛下起居
所以憂此民者。豈但千條萬緒。噫亦繁矣。監司守令三人者。職有一
於此。當陛下分其繁劇之憂者誰乎。且付之以憂民之柄。則必擇其
人而授之。必欲擇其人。則必細出陛下之權衡題品。庶可無愧。今郡
令尚擬名選部。若皆可得之。郡守則自京朝官以上。而積歲月。會前
得之。知監司。則係之朝廷矣。且以朝廷自選擇者不過數十。則必自
知其人之賢不肖。至於州縣守令。號爲千百。許[illegible]保其縣。得京營州
得[illegible]舉人人爲賢守令乎。陛下既以民爲憂之甚。其所以治之者。莫
亦勞矣。不若以民寄之於守令。守令寄之於監司。自其簡者視之下而

寄。陛下之憂。則所以憂民者。可以紓其半矣。近者陛下務於旌別。作
監司舉材可爲郡守縣令者。是亦知所以擇守令之一術。至於監司
則在朝廷矣。識能忽其所以爲要者。執之於上。則堯舜無爲之治。豈
遠乎哉。

石又上奏曰。天下之利。生於無所用。舟木之車。無用之利
也。未有用者人知競而急趨之。而無用者則不屑而棄之。曾不知無
用乃有用之資。今農不耕之田。乃無用之利也。今之江淮與巴漢乃
昔之人所當也。今其地。取其不耕者耕之。以爲食。爲息兵靜重之計。
實取民踐踏之勞。國家知之。置營田之官於其地。蓋得之矣。愚言之
未盡行之。而未盡至。願陛下詔有司悉意出力而爲之。令有田所
患若不過曰耒耜錢鎛之費。耕耘芟藥之人耳。誠使有司精擇其費。
又蒐汰兵之老弱不任戰事者。募將率之閒民者。雜耕於其地。寬以

歲月之力。視其成之厚薄。而爲田官之殿最。此亦裕民之一術也。
且治人之病。則必爲之藥而冀其愈也。陛下既知民之病。取有司寬
剝之財以裕之。是知其病而爲之也。病未愈而藥不繼。陛下將何以
憂之乎。然則營田者亦裕民之一術也。

兩浙路安撫使葉夢得奏乞罷獻納借貸指揮狀曰。臣竊惟方
今國[illegible]未寧。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戢之寇。內有未聞窮蠹之患。雖
而都城失守。歲月陛下深避未即大位。奸僞情肯之人。竊居大寶。天
下內外遠近。莫無一人敢懷向背者。祖宗德澤。一百年培結在人。至
深且固之效也。臣始聞二聖北狩。首將徽號內主康王兵民有以迎順。
推本國家根本實長不拔之意。使吾皇子一心。以待陛下之命。是時
上下方洶洶。惶惶有一君。雖武夫悍卒婦人。以男無不涕泣慷慨所在
聚觀數百人。臣翔待者以允白罪。曰以是占之。知天之有天下。非

特天命方來。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陛下紹嗣有天位。發命維
下。其寬恤元元。凡蠲存者無不備。書可謂知所本矣。廢上供之額。
非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有之所當輸者不以貴
伯名色。皆使與除。民知家利薄征。陛下之誠意。既負己責。陛下之仁
心其敢呼嗟哉。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號法。行之每不在人。使其
人守之。必先有以成其新。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
弊將若之何。去歲淵聖皇帝靖康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
力去之。其見於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體。未有以
圖周密。方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卒勤王兵
靡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淵聖皇帝
然郡縣被受。雖推廣上意者。無幾。往往皆伊中旨。顧爲誅求。虐民極
慙。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斂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

內取於民者無不以斂納為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縣以等第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難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勤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數亦聞未有還取之說而所在不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之多寡責監司督之其勸聞者已得者處其後之追期會而取辦嚴程董而抑成賦使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而無常限人得為之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廢而彼色專者籌籍方乏為券則不足遺所輸之粗而償之期而安得和計貳佐員關目籍未嘗不為剝逐增之以補料度之費理叢而括刺者猶未戢播擾之亂雖輕而困苦若猶未蘇此誠有司之過無不實作法於貪者歟昔漢武帝事四夷卜式願輸家財于縣邊公孫弘以為非人情不軌之民請切責式復度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武帝不以弘言為非以為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韋都賓陳京議借商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擾措既畢民有自經而死者京師為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涇原兵亂人呼於市曰不稅汝以籍商既不足濟所之徒以失民得不償失今陛下以聖德存心鑒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竊緣為奸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詔而存公將疑陛下之詔以為虛文而奸猾亂民之徒或得以扇惑其衆則所害為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凡州縣已斂於民而稍稍封軍期而擬借貸者皆重並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群兇

狀傳所有見危而拯溺至于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先務臣不勝區區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夢得又奏乞放免嚴州諸縣夏稅等狀曰勘會近為嚴州遂安縣元賊倪從慶作過本州淳安壽昌兩縣及衢州常山等縣皆相連接境自去冬至今諸縣保甲把隘防守晝夜實為勞苦方春農蠶之時不無廢其作業實與被寇擾攘事平特與蠲免夏秋二稅及和買未奉指揮今來倪從慶等已出就降撫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錢且到廣境勘捕窟之事其把隘地分人居置地里遠近緊慢隨鄉村保重勞佚分為等第各酌合行蠲免分數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應係就劫縣分之抄劫戶下更不分等第一等戶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和買一年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戶並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及全免和買身丁一應把隘地分邊戶以緊慢分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二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六分第五等戶全免夏秋二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五分第二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二分第二等戶免夏稅二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五分第五等戶免夏秋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四分第二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者第二等戶免夏稅二分者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三分第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第二等第三等戶免夏稅一分第四第五等戶各免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二分右臣契勘衢州部內嚴州以東山洞最為深險兇頑之民恃以為窠昨方賊作過臨遣六明二十七縣殺戮縣鎮官吏生靈被害不貲至煩朝廷遣發和兵數十萬方能撲滅今來倪從慶結謀實寡救敵方勝仍屬州縣把截勸止子兵之後此在空虛其勢猖獗比方臘尤易章縣

杞藏防秋不敢奔迸出洞及北寨在外者知之今無所附從因此寫
慶輯寧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憑藉無以激勸後
來恭惟皇帝陛下緝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蠹弊遠追太
平使億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蕞末之微亦必預含覆之賜
欲望聖慈詳酌行令併所條具等第特賜爵免施行干冒天威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武義大夫曹勛上保民書曰臣恭奉之忠願納陛下敬勵畏天之實
以副天意仰惟陛下嚴恭寅畏始事恪謹著自昭象見於臣僚躬行
有餘矣其見於立政立事與二三大臣同心以明畏天之事者臣願
以保民為先臣嘗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是其福也福者天
之所錫國之將興賴天命爾必視民如傷然後為福是以自昔聖人
所言天也人君也民也未嘗不連屬而為辭蓋人君者天之所命而
民者天之所親也後世為治者每離而三之所以下不為民所懷下
不為民所懷則上不為天所福此理豈不昭然哉子貢曰如有博施
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
猶病諸保民之事雖堯舜猶以為難也臣伏覩咸平中宰臣陳謂之條可
謂大得志矣當時言使講解所言所不可真宗皇帝不為也蓋當刻
用出使結好交歡行千萬世息民之業其形於言曰朕為愛民切矣
車駕有方聖慮在兵亂慶曆中北虜遣使蕭英劉六符來聘必欲
得關南故地乃止可謂輕侮中國矣以當時事力豈不能快意於一
戰仁宗皇帝不為也命富弼報聘增幣結約尋前盟而用之其形於
言曰朕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閔寧息黎庶在此二祖之意
蓋不欲是一時之忿而啓後日之禍得民之大居也天佑祖宗保民
之威意所以延萬世業於未艾者顧不在此乎宣和海上之約使誅

出於彼在我當時契丹吾兄弟之國謂宜兼愛南北之民通好紹和
載吾與焉天地鬼神是厭契丹之惡伐當救之而反共圖之天地鬼
神知何彼間此言臣知其昭顯而走也惟其自我啓則又何說哉天
佑祖宗保民之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今在陛下繼陛下必能
畏天必能保民必能承祖宗積累之基又能光大之遠於其後也又
昇陛下為先帝當和於天也亦祖宗與先帝在天之靈所以深望於
陛下者也惟大振紀綱陛下豈不重乎保民之事陛下可不勤乎河
南之復一乎一事然成而已而天將以觀陛下保民之力也臣料左
右侍從臣必有獻言者將因河南之復大舉而取東北又欲深入以雪
大恥陛下因未入其言使為之者不已一旦聖意從之則兵禍卷
斷立自我天意若曰斯民也針石嘈膀於前日非得已也專討以寧
曾未幾時而更割而兵禍搆忠生靈愈貴為戒之言兵連禍結又當
何時而已乎天亦厭之也故復以河南予陛下不予不急也不急不能
保民也天豈不聞哉天佑祖宗保民之德如此所以報宣和之舉
如此既予陛下以河南復舊之其速如此皆以保民也陛下須有敬
心獨斷屈己通好以圖休息俾祖宗保民之心也今又與同心大臣
審定國是以應天地之心皆行保民之大惠臣猶以保民為言者聖
人以一人不獲為憂君子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愧然保民之事
不當存其大而略其細有其心而無其實德今也因時之不營關戶
口之不減益商人販賣之不通工人用器之不廣遊手游藝之不免
也奏請紛然不許以是為保民可乎陛下寬恤或有詔旨屢下科擾
嗟歎無用之空文徒命令加頒使之悉接嚮稱雨露自天而降中間
為物所隔潤澤不及於地陛下有其人而臣下不能行其細陛下有
其心而臣下不能施其實德臣所以有言也夫生民之休戚在人材

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薄厚。陛下當此東西巡省未有定都。和戰攻守。未有定計。應敵不暇。不能以自全。自全不暇。未能以有立之時也。是以人材隨所舉而用。政事循一切之宜。紀綱廢弛莫所分。風俗任其所尚。保民之事。蓋有所未暇。天之責於人者[illegible]也。今天下已定。自全之時也。有立之時也。天之責於人者至周也。臣仰窺天意。下詳民瘼。甚望陛下一洗因仍。於此時至切也。陛下所當留神。群臣所當竭忠。無以於此。愚臣於此所當盡言也。伏惟聖慈加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王元錫論保民疏曰。臣聞保民之道無它。去其害民者而已矣。方今害民之大者有三。一曰橫賦。一曰力役。三曰貪吏。朝廷固已戒橫賦矣。然而橫賦之端。皆莫急於軍興之所。朝廷固嘗省力役矣。然而重力役之弊者。莫大於興作不時。朝廷固已懲貪吏矣。然而長貪吏之應。莫甚於好惡不明。且以近事言之。劉光世保江州。移之鎮江。韓世忠保鎮江。移之行在。張俊衛行在。遣之諸郡。師行所過。縣邑爲空。官廩不支。自須援賊。援賊之弊未害。臣恐保民未有道也。州郡傳檄人民困弊。爲官吏者或增備戍軍。或繕治甲兵。初無堅守之謀。徒師貪功之說。強寇一至。委而去之。小民力又復一空。臣非[illegible]此不當爲也。蓋當因時之爲寬民之力。頗施惠澤以結民心。則粗糧可以擊賊。盡地可以固守。知其不然。但求文具。則貪功之人必興力役。力役之政未節。臣恐保民未有道也。縣邑之所視者州郡也。州郡之所視者監司也。監司之害莫大於好貨。監司好貨則追脅州郡。郡吏好貨則家請縣邑。邑吏好貨則掠剝鄉村。推原所自。蓋緣好惡未明。朝廷非不好廉吏也。而廉吏或未擢。非不惡貪吏也。而貪吏或見使。如此未見其效。臨事之日。當知戒此三者。則保民之道庶幾其可取焉。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劄曰。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爲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勤撫艱危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一百年矣。中遭元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由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即位于今一紀。深仁厚澤。光著在天下之心。然連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有國無恤民心精舒。一曰不宣部。二曰不郵刑獄。三曰不先撫宣。何謂不宣部。臣伏睹比年寬卹之詔屢下。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緣州縣不能奉行之故。昔人謂從擔當摩令則加之首批。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示而遂違。或暗掛而廢散。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既欲被其澤耶。何謂不郵刑獄。臣伏觀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免舜文湯之以加。累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爲耳目。忌者以胥吏爲精神。貪者以胥吏爲鷹犬。[illegible]不加察。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辨。強者幸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冤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例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宣。國家課吏本以爲民。要當以撫字爲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勞心撫字。所以得民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今催科自有常度。急在先。[illegible]以未及期爲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illegible]已歸於吏矣。押夫門又[illegible]於鄉閭。叫噪索錢。大不[illegible]其害可乎。臣又聞[illegible]以防秋爲名拘集舟船。高結保伍。措置兵衛。州縣[illegible]有驚回屯。以充攢東賦。殺耕牛以供勤[illegible]之費。斬山林以爲兵器。撤室廬以當樓櫓。吏緣爲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

之切。惡民迸業去。聚為盜賊矣。況今虜犯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團結。詩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恤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宣休戚。以宣明詔旨。慎加刑罰。擇守宰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聞不感悅。人心既悅。寧患天意之不我與邪。不以謂同本以寧邦者。大寧也。

侍御史中丞許景衡於宣和東南疏曰。臣竊見三路及京東西州縣。或為盜賊侵擾。或為金人殘破。戶口減耗。賦入無幾。今朝廷經費獨仰東南。而復不覺當慮。抑於東南。但東南之民。比歲州府庫貴之積久經燬。官吏貪殘誅剝無甚。今來若非盡革舊弊。更加存卹。則其疲瘵誅亡。或為盜賊。群起為外寇擾。則無復耕桑之民。以應上所須矣。豈不誤朝廷之大計哉。前日赦令德音。意在而斯民。本根無隱。蓋易守臣增置而未就緒。今來已是秋深。所宜早見辦集。臣愚伏望睿明深念國家計用之根本。加意東南之元元。應赦書所罷。後來上供現買及違法租賦之類。並仰有司疾速根處結絕。使實惠及民。申飭監司郡守。撫勤奸贓。寬其征役。使得安居盡力耕織。以供常賦。仍乞指揮擇督責守令之術。限在日近了當。凡東南諸路監司郡守。尚有闕員去處。並乞精加選擇。限日赴官。其以江邊選差。須處慮之北徵發。尉見闕未曾注差去處。並乞令監司守臣以共選擇。差兩及見任人內有不可倚仗者。亦乞令選擇並急對移。務在盡公。不得循徇。其有才移人仍不理為過犯。庶使縉紳孝各務防慮。如此則東南可以無虞。而朝廷之財用可以無匱之之憂矣

知平江府張守上奏曰。臣聞國之有民。猶魚之有水。木之有本。人之有根。人之有元氣。水深則魚樂。本沃則大明。根固則木茂。元氣盛則民人安。夫民惟邦本。古之謂也。然難以泰康未寧業。賦入有常用度泛給。豈以陛下愛民如子。剝無積斂。民不至於困之。今年諸路亢旱。較責人纔。惟浙右數州之地為稔。故雜斂萃於數州。無慮百餘萬斛。而又被旱州郡違赦以取。給以私斛。負乘時而責償。雖號愛養。民實困也。逃移轉徙者。州縣固不能禁矣。然軍食所需不得已也。民知其不得已。其數有限。州縣亦能竭力從辦而不敢後也。然此數州之地。條蔵行朝供應。軍須留後不一。臣愚伏望睿慈。特降明詔。令嚴斷西採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斂。庶幾一方少獲休息。使數州之民不以更守為不幸。仰副陛下仁民之意。

守知紹興用工奏曰。臣伏見陛下憫恤元元。至誠惻怛。前日指揮降詔書之更。加憂恤。德音屢下。今寮寀慮不以臣為不肖使承之。頃思紹除民瘼以承休德。臣頃至任會稽。近又急趣大府。亦嘗詢究一方利病。所慕其利害之細者皆不足言。而大者惟和買一事。民被其為甚。然和買之害固已久矣。於聖懷。亦嘗再伏蒙減矣。諸路之所同也。至於本錢稽遲而支散不足。絹直翔貴而輸納甚艱。亦諸路之所同也。惟會稽民當正賦和買十七萬餘匹。得數太多。至今言之。以家業錢計之。鄉村人戶率二十千當輸一匹。詢之他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業錢二十千。一絹之直當四之一。轉納貴用。又復一兩千。始及三分家業之一矣。蓋二十千之業必庸贍以自贍。然後能糊口。而縣官於賦稅之外。又取其三之一。恐非仁聖之朝所宜有也。欲望睿斷。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設或不足於用。則臣條具均量行裁損。亦未為害。庶幾仰稱陛下仁民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

仁民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爲臨安府教授用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獲奉推恩財賦不集。毋或手日降絲綸恩不實被細民既困於倚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無蓋粗不加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於卿不聞此言。詔從之。

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曰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於天下雖隨所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然並起。天

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其志非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之至重。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迂闊而難奏功。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也。高祖所任若蕭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若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之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睿規遠畫。將以恢復大業。底綏四方。而先養斯民。尤注意守宰無

詔令。見於政事。劬勤懇惻。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竊嘗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意而奉其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賢。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又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欲言違計之人。類多搶攘帑而好勢吏。益捕索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擾。民受其害事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卑自中。詳及稽聽。周以測言設度也。其三曰。榷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嬴。雖未能盡藏。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蓋緣吏有冒破侵盜斂精之吏。往往刻剝追斂。以睥睨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願陛下必行懲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比歲新置編罷減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數。給降本錢本使州縣於百姓

重賦之外。復有此等諸求。或更重踵爲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養兵而又欲以兵爲民。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爲盜也。今籍已籍定。若見其數聞而納來州縣率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居業廢壞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係斯民之休戚。爲甚切至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舉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爲一。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効。將無不可者矣。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論養民疏曰。臣聞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固已然矣。自三代以後分裂擾亂無所不有。其能得天下而保守之者。亦未有不先得其民也。可以見孟子之言爲萬世不易之理矣。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皆以

仁恩義澤洽於天下。語事久長。雖三代有所不及。中更變故而民心
愛戴有隆無二。以能復建中興之業。待民之效有如此者。陛下以聖
德撫世仁民賦惠未嘗不以斯民爲念。然臣竊謂養民之政。雖在今
日爲甚切而在今日亦爲甚難。昔周公作無逸。以爲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言上無多費則下無橫斂。民之供於上者皆
正也。今陛下勤勞恭儉。固未嘗有逸遊之事。惟是艱難以來事緒百
出。費用數倍。是以賦斂頗多禁掠嚴密。而國用猶且匱之。雖欲以爲
民惟正之供。其勢有未可者。此養民之政在今日所以爲甚難也。臣
而事固有不得已者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伏見比年以來進言獻計
之人。往往不究事之是非。不卹民之休戚。苟欲以取新立異矜智飾
辯。使使凋瘵之民。騷動愁怨。而其實於國無毫髮之益。若此類者豈
未易以一二數。陛下試取已行之事與考而審察之。皆無益於聖德
矣。昔元祐宰相范純仁以爲先帝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惑
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妄說利害。鼓朝廷
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
臣竊謂純仁之言明白簡當切於治道。伏望陛下於聽言舉事之際
審其是非。計其輕重。而究其本末之歸。成敗之效。庶幾事不至於輕
擾民。不至於重困。亦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惻怛之意如此。而其所
不得已而取於民者特勢有所不免爾。以陛下之勤勞恭儉至誠不
息。力行不倦。天意益顧國勢益強。必將併與今日所不得已者次第
而蠲減之。以幸天下矣。臣不勝至願。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陛下以楮券太輕。日夜廢
忘。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爲收之之術。自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惟

時之弊。偏于行都。惟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之所
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理。而中外
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
十年。至今日根本久已定矣。中時當更養其本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
稅供億反重於它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監司之剝。遠則罹上臺
之誅責。害於奉債義斂難堪。惟近甸郡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揜其
害。或附其名而廢其實。凡有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
莫敢違。譬如近日添置諸郡以隱漏爲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
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臣雖蠢考豈不思郡計之窘而緩
爲寬恤然而日待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
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憂惜民力。雖如乎事實甚矣。日以
見有不時之須。雖偽其裒會以濟用度。未復何怨。不然平居無事豈
增料額使陳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
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
立自近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當時用兵
權宜措置。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得。而其見聞之乃爲哭於充
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建炎以後。雖知其勢然費出無藝。不
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爲心腹之疾。且有司不得敢索鏹之
議。然其始皆亦已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陛以取之。則事猶未難
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以後。推行經制之法。民間違限與約。悉出抵印。故
一二年間。此錢之類。皆於常歲速與畢事。則使徂常數而無復賸日
之羨。而一時乃有恰保指先之人。論爲此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先
歲入錢。總制錢。悉以紹興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
然猶必使趙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率或究僞年

分擁放倚閣省未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有繳書總所搉不肯與不蠲除上下相睽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辦集而司察之官雖知其然既利其歲額之羨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免以公數則遣不逾者新基督特後為前歲月逾增通負積欠大較州縣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一二萬數官吏循切日益嚴峻而其有知其事之本者不得已不知州縣之煎熬何得果何日而少休斯民之觀兔熬熬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孝德深仁愛民如子其病苦窮蹙無不知柳增經度其遺不及頹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將來本末詳詔有司先將先史傳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並條分數除豁後別加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處有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德特從其請累至渥矣然其間尚有未盡臣請續終其說以臣前任處州言之小民以山瘠地貧衣食艱窘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則不問可知村落間生無婦可娶習於此州討所夫經不知其幾綿惟紹興八年稍佳貧乏之始嫁之家至爭四五求以為資陪嫁其夫者各來一石又嫌令教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徒刑編置賞罰具書如此而此風未殄者蓋州縣以常平積欠敝遣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錢米支賜既不應行罷石亦不復問臣伏睹去冬雖自時諸路常平義倉兩處折欠千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若以此數救不舉之子當活十七萬八千餘人而典吏臣盡啗矣如此陛下而不置而不問臣決知陛下無所憎於質凡之家也昔蘇軾知密州義倉實創得數百人每縣以數民也是時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其恩當如何哉臣愚欲望聖慈申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此風俗之處將累降指揮勸會貧乏之家知數支賜又須申嚴法禁與之並行井窮山深縣事矛義倉所管數少不了支給定成空文乞令運司以蘇軾賞直措置寬剩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過錢米語過赤子數目奏聞用以溢聖朝仁壽之福將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之義推廣惠幹

合

成大為數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又上奏曰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本與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安邦家之者也得民有道在乎而已有樞作薄賦斂寬差役而使樂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所德之撫柔則雖天不然之警而以當災害水旱之作無際相安本而難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違之謂天下之大

持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諸於是競言功利而輕言道德夫王道德不遠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論治者猶以仁民為本而臣今敢以為非韓者議有得於理之所行之勢小臣得今實親見之者請略詳其目也若四蜀酒估之為人不聊生陛下屢降詔旨減五十萬以代之償成今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滿天陸地旬日四偏士大夫會聚相與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悅者如此者又如關外和糴之困詔旨下御前有司未知所出陛下屢頒先免階成和鳳一年之糴其時議者太息不足瞻官以謂無三年光羅今下秋成早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猶濫焉那門求售既之糴處物價庶乎濟臣行部過之遺誠遮道捕拜歡聲向戚異聲主歸下臣於是知民之易惠有如此義者惟望主常奉持之上一動其令如臨之民而蕩王之外熟而應響如影響識者不謂然也王道之易易

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甚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不爲過論。臣願
摹之親吏韻帝爲度選益加要。以絡內外執事。曉然知陛下仁民
固本之指。凡吾民者吾屬以上關。苟有可以惠利使安之者。勿拘常
常。臨以睿斷。使元元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
則衆心成城。通於有成。推此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猷
之不濟哉。此陛下所行之叙。猶於五制之如非臣臨鐵。惟聖神財幸。
李揚通判廣州未赴召上命曰。臣竊以國家天下譬之一身。朝廷腹
心也。州縣四肢也。……此血也。使骨血和暢。四肢康強。腹心寧靜。則
身安可保矣。苟傷其骨血。竭其四肢。而曰吾腹心無恙。臣不信
也。孟子有之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仰惟陛下撫國如湯。凡氣遇民如傷赤子。今大衆不叅
諸路之座。實監司不卹州縣之債。之州縣不卹百姓之困窮。致百姓

心不服。縣自心不服州。州心不服監司。實有以使然也。州縣常賦固
有定數。及非法科斂。固有約束。蠲州有合起月樁大軍錢物。實出已
自不足。正經總制錢。增不許減。既田無額上供而度支錢。州縣官兵
諸路之司。未嘗計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監司者也。州甞財賦。如所或
之恨。或揭貼。或轉貼。民稍之合辦者。因不復問其所自出。雖督責急
縣既被督。則亦巧作名色。取之於民。或有新州縣。監司不得不公
行。此縣所以心不服州者也。然通以財賦辦者爲能矣。惟務之以責
爲民之病痛。誰復通而問焉。此百姓心不服縣者。天下皆是也。臣不
敢親緣以瀆聖聽。且以諸軍撥汰人論之。自某年諸軍撥汰使臣軍
員等。知幾何人矣。派差分在諸州。月增俸錢米。不審尚部監司當有
取會其數者。度計度者。當建議撥汰並者。必曰可以減有所減。所
其建請州不曰卹。時減建議者存心決非欲陛下赤子若也。河兵是

其骨血四肢。自謂無恙者。安得卹民心之義哉。然則兵者不撥可乎。
百戰之士不存卹可乎。存卹老病戰士。顧念無術。今撥汰使臣扶老
攜幼。遠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道路飢困狼狽之狀。見者憐之。所在
州軍聞之。不得請支者十六七。既而之後赴部參選。挑以呈試格法
久之。有所控者。闕不下五七年。何以爲待闕之資。不得差注者亦又
多矣。其所謂存卹。使有其名。官司兩受其弊耳。已經差在諸州者。豈
無如之何乎。臣愚欲望聖斷。命百官集議。自今諸軍撥汰人。所以存
卹久遠。可行之理。無幾有功戰士。被其實惠。而州郡亦可支梧。不爲小
補。
王質上奏曰。臣嘗論之。古之爲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爲民者無所忌
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誠。情通則無乖阻。而氣協則無間
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

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撲箠楚。亦未嘗切
於民之肌膚。閒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
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怪。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
依依切切。常有眷戀感慨之意。出力以供其飲食。雖甚勞而不辭。及
其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庇藏其身於風雨寒暑之害。蓋
嘗詩而考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易息哉。況
醫扞格之態。故曰。二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
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爲未
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
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猶以爲己裘。而公子則當以狐貉。是其不
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渙。得以盡其

悉而為民者謹朴勤儉得以全其生雖有欲狡黠亂之人咸有程畏而不肯無視其上。蓋自秦漢以來設法以關吏民而其情遂津洩而不可復合。而于居吏之視民。偏偏然如讐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怨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害患之。至於暴秦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勝黠。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姦。及夫劉項鳴虐之勢。則紛然刳戶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說者以為吏民不可使相忌。忌則生事。則必至於互鬪而不可止。而後之於天下者。不能擇其爭之之所而反棧以爭之之具。以趨其闕。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勢。或至於長奸吏。奸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畏吏。吏者欲抑而遏之而強甚。則不得不自伸其冤。咸過制而橫敘。則不得不自訴其理然其間或自查讀以伺其陰私。結胥吏以制其死命。陽與之往來而

陰遺之。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從循者未有不陷其計也。此其端生於豪猾兼并之家。挾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撓法獲求而使之去。且令之為郡縣之吏者。盡去其弊。天監可不郡郡縣縣。皆有不時之疾。積累則有撤紛。延通切則苟且。凡推要不郡郡縣故嘗有鄭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誣寫陰構以至不便法猛畏以怵其志。而又加之無并書縣之民。特其姑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撓。故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雖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異議。臣竊以謂非有大奸大惡。一號令之不當。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害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喻其過。責其然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歲月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一。書會人崔敦詩論州郡措克疏曰。臣仰惟陛下聖德大明。屠里巷明辭非說。識所可度。固無有意。誠無散辭。蓋嘗謂國家所取之害正是重養基本之時。譬之善身者。乎居保固氣力。使之渾厚。則臨事可以支。疾病發作之餘。尤善調持培壅本根。使之牢固。則一旦可以待風雨。此蓋理之自然。事之必至者也。臣竊觀當今州縣之吏。頗成指克之風。雖皆以添助為名。言乃實以多寬取民聚斂為事。不能體國便務。取民徒見狐滿之吏。因而得名者。固多不知奸貪之吏。藉以通私者。不如為奸。謹具臣愚見全目令畫其三事下項。

一。籍沒家財。國有成法。近來州縣。利其所入。遂有株連之人。無亂指挻以招其盜。或稱為強盜窩藏。或稱非構。弱戶絕受。侵折場務之本。貨失業之財。不問可否。便皆拘籍。朝為富室。暮為窮民。且人之得罪。豈惟無良實財。既為官司之暇。資田產亦為勢力之賤營。被誹謗者。身遭殘。使多網之民。患其子孫窮

困。有司因致亡。干陰陽之和。害忠厚之政。臣愚欲望廟旨。令錄殊於法令。合行籍沒除已結正罪犯施行外。所有籍沒一節。其史刑司看詳施行。仍限一年。外方當支用其田產。許相對。今亦依限滿方許出賣。

一。科罰之弊。前後上明。近來州縣乃無巧詐。其有富室豪家淪子弟。先既掩拾以為犯。過理詐以刑名。拾令有司關通所欲。藏富庫。城陞之未備者。合節學校之未全。通使增修。悉令出備。數多獨產。僅得治償。買出所持。俾編籍。被上戶為下戶。據下民為貧民。何害朝廷一毫。確成實見。州縣清。注以刑。臣愚欲望痛昔令後州縣不許所事。遞相出傳。偽造帶名許被害人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一。安物之勞。今日已極。使樣貴用之處。假賦入之數。然常定定

寧栗藁秸。今乃年年增長，專加勝不抑通來悉朔取足，當宗
納產有之際，須利害切己之人，或賢者已之，許以為員，或椿虞
書徵收之事，利仲知地力，並復額氏。既是舊來之數出剩，且州
縣時收其羸以供州，縣又取其羸以供縣。故樁為可恒有不
貲寔之誠矣。行品賢夫主藏，同然一心，作弊百計，第綱運則可
以設於出處，選主租則可以多寡而傾入於私室。
絹，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何可指名所
錢文，兩文而來已。更遲以各耗，又如何見遺量
起未限。一斗已入不給，市斛載之動高去一倍。不加指
實，重困農民。臣愚欲望睿旨，令逐州縣受納並從轉運司府，
州交互差官，仍令所居官休當加親受，明知有過數重斂，仗憑
運司覺察按劾，許人戶越訴，其不盡察官司一例重作施行。

數特又論蠲夫丁錢米夏稅雜色。恭惟陛下勵精政治，宵旰憂元元。近
者嘗有指揮，議蠲月樁或折帛錢，博採近臣，未有定議。臣下保仁
厚澤，本即下漏。臣嘗究其說，主月樁者則曰：月樁出於州縣，寬州縣
則是寬百姓。然月樁名色，歲為不一，其間亦多州縣合取以供經常，
固非盡是橫斂于民。其有當入不足，然為一切之政，遂法令
其窮，然乃不可盡見。今一案而蠲之，此利悉歸州縣，使州縣守令一
一得人，固不患不以寬民。然兩州縣亦安能一一而為之？至開
寬，謂蠲其姦私，貪者卷以自肥，以為其聰者則
尉傳，以作屑營，何有惠利及於吾民哉。此臣又謂月樁之不可蠲
也。主折帛者則曰：和買之不予錢，已非其舊，既今又今折帛更對之，
情固其所有，今乃令輸錢，此名不正，言不順。
稍蠲半歲，試之以時，困窮之民，然州縣

戶，曾有遺法，利在下戶者亦少。臣所以不言，雖以累請。伏 舉而蠲
之，則放寬上中等戶，僥倖寬假，而下戶未蒙其利。此錢者又何可
之不可蠲也。臣嘗謂上地不同，議論隨異。嘗試置問，減額法者不一。
大率吳蜀之民以身丁役為便，荊楚之民以身丁役為宜。是時諸臣不
周知四方風俗，各執所見，遂爾勝負。今議者月樁折帛，其在京畿在江
西者親見月樁之害民，欲以月樁為可蠲；在江東兩浙者親見
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蠲。然非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天地父
母之心，甚矜恤之意，止欲寬民，雖寬之道，實小民為甚
重，未以起橫斂之焦，可若論之，則得
之流，不若
者，孫臣竊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官取之以民
者也。臣欲望陛下自今，取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等

五等人戶合納夏稅，酌量蠲放。此不待考博，不須詢訪，詔旨一行，恩
利便及，徒為明快，無復可議，輿者哉。且知一戶有身丁錢米，又蠲夏
稅，郡有身丁錢米，應止蠲夏稅，良為未同。臣謂如一戶有身丁錢
米，又有夏稅，許從一多蠲放，若不可，本輿者又曰：夏稅放至第四
等式上，放第五等，以為利及小民，此別置戶籍，分著田產，
第四等第五等者，不害小民也。臣謂國家布惠施仁，大為之區
畫，須一一推究，如募役不行，今既使說為下戶，貧不能舉之，
及於小民者多矣，豈不能於蠲月樁，則利專於州縣；蠲折帛，則
於上中戶。臣竊以國家又要還那寧龍擊，如養害
檢使於真人，又如蠶麥風雨未至，尤宜昭於根本，是以臣每念恩
恤之際，多陳惠利之事，雖近常緩，實為切務。今議見陛下仁心德
應天實速，雖卑然況非常之恩，而遂細既久，未見布宣，是以敢

揆厥端所聞。伏乞睿慈俯下臣章付三省參議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劄子曰。臣恭覩陛下以文武剛明之姿中興大業號令之下無非以元元為念。四方萬里涵泳聖德。至深至厚。臣竊見平江府管下崑山縣苗米六千五百石有奇。頃緣經界之後民隱戶之田。皆籍以為數。自茲迄今。積十九年。監司省部前後差官覈實無不知其無因仍未之革。以為病害惟陛下惠仁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聞。聞而行之。惟恐不及。况朝廷經費所不以數千斛為輕重。凡此虛數。歲無斗升之獲。奸吏因緣以務督促。其害不可勝言。欲乞聖慈特為蠲免。以惠一方。畫截下之中書。中書行之戶部。不過肩拜而已。則民豪未易除害。伏望睿慈特賜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實惠得霑。誠非小補。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民之賊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甚者有罪。罪之於後。功陷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命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令者。非皆其便民者也。皆其不便於民者焉。蓋為不賢其使民而貴其不便於民者。則貴其使民者無功而貴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取外而取一金以問於其土之守。守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集而不知有嗷嗷籲呼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哉。古之人君所以漸銷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天賦重而民怨此姦雄窺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盧賛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輩。愛乎哉夫受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國危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人之深知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元奇諫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勸之以官市病民。則信為日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急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興再動。蓋有不得已而用之於民者。然舉之群舉。勸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勸其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輕。有輕之則其急不忘。以動繼動以急繼急則雖以黃帝五十戰之壽。上天全能夫聞之道。然往歲斯惡之作。亦守臣知羅行之不善之所使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臣嘗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納非土產而官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其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有稅錢之高下而科其數矣。無一錢倍民也。民之不酌者。皆出治之名為借貸於正但貸取湖郡之體例且有所謂和買者已折為正租矣。又有所謂准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取隣郡之所輸。是三者之外與正租之賦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無當之際不為斯民不從之痛極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皆自陛下出耶。若曰其如甲郡輩之事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參而不采。豈乎甲郡當市乙郡之絹。今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驚為甲郡則出大數之錢。以告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某

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所訴者而問之以挫其服。又呼其民而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所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達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昔者舜曰。同知瘠魯以肥杞。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萬里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寄其勢。是故有所不親。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統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郡縣置而縣專。專者郡。聖人寄轉運以為吏皆保合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嘆者。郡欲不然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及者矣。聖人不可以盡信。是不可以盡不信。蓋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寄天下之有可寄而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一隊之外。優游岩廊而閱民之欺哄於大山長谷之間。居處之暇而察之。郡刺史屬之十道使。令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當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辟從令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然乃太不疑郡。臣聞之先儒蘇氏曰。蓄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蓄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至已在而不蓄。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狎兄矣。然猶未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之審監為急乎。蓋監司之於州縣亦所為教。聞有所不嚴。聞有所不虞。聞某郡之守實為侍從也。則監司不敢往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實嘗為臺諫也。則監司假其權而處而有所譽。生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無告守則執其令。封其縣。以逞某守。民訴其令。則下其牒以視某令。是無守令耕鋤也。守令使而甘心焉。獲有冤者。其誰救。自言。此之謂不聞。朝廷嘗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糴而暴科數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罪其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賦如星火者。大罪不坐而不末減。飢民亦從而不知。監司視若秦越也。此之謂不下問。郡縣之倚恃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吾抑之從。蓋監司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吏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要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怨而不得訴其冤者有無而不式者。惟無我也。一貴則必擾於大亂而不可止。吾相之於監司盡二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咸取其功罪之尤著明者之以示天下。而不吝黜陟一二人焉。以僚屬書儒臺簿急則監司聲。監司聲則郡縣肅。庶幾民怨之少紓。不至於一旦如潰決河決堤壞也。奉議乞戒諭守令恤民疏曰。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夫安富恤貧。民國本於此。富家大室。猶欲全安之者。蓋為民捐造富歲於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各出納謹閑。量察奸弊。何至積闕。唐郡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修。則用度之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竭。故大則持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郡吏相傳之術。不為煩苛。富家大室一罹於法。甚則傾邑。加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縛。桁楊隊擇伏其罪。能者出金以贖。勸諭千緡。盡者誠以深文。藉其貲產。籍章免。不蓄不復興詞。式已破其家。無力往訴。為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豪猾無幾。識此之田。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使鄉下戶。富戶既是惧。以為適一夫持片紙。引戶數十。皆牟弄人寸之餘。兒及縣終怡無遺者。蓋一經公門。其資散佚。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今是承。一歲之中。責至于再。積其所合。甚不貲。以至棄去

納加耗。率二石而外之一。不許貨物包直十金而催支百金。酒[illegible]
書傳猶已蹈之鍾。違戾詔令。預借侍來之賦。日朘月削。害者反賀賀
者愈困。斯民愁怨歎息有不忍聞矣。夫聚財斂怨以供公上之需。以給
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況觸厨傳節苞苴饋遺益之工。輕縣所之饕
貪者哉。廣養而嗜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豈元元乃反為民
害如此。而猶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害之用而賦不苛
雖難能之[illegible]而人不知。儻以暴斂為能人。孰不能哉。令之所謂能吏
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illegible]
事訟論[illegible]工本宣德意以恤民為先。[illegible]
違戾為之趨。[illegible]宜正焉。[illegible]
之風。可以斯救。
歲汲諭撫民四事。[illegible]

經濟類編 卷[illegible] 吏 十七

當議者謂為保鄉守。薦子曰。保鄉之[illegible]户[illegible]若可[illegible]知
所本矣。立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illegible]所以保邦之術
而養吾所以恤民之道。有民不[illegible]而邦寧者也。[illegible]刻其肌
膚。[illegible]其膏血。民力竭矣。[illegible]
[illegible]宜使恤民力。[illegible]
蓋非一端。[illegible]造甲所以[illegible]寬其[illegible]
役輟起。自然製作堅好。[illegible]一甲。[illegible]乃急[illegible]一甲[illegible]
大約五十斤而縣官所給[illegible]則[illegible]日費三十[illegible]
多為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而[illegible]
發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illegible]
且大或有違期。違者[illegible]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illegible]
也。夫知縣所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痛民吏有役[illegible]之奸。則人將負播而去矣。今之重立價直。率以[illegible]
州郡知其不相君也。於是變易為好[illegible]而敷之民。十人之家[illegible]
價逼之餘。量出無幾。歛為本歲之計。乃盡取之貨者。則[illegible]
以輸不酬其直。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安得不困乎。此
和糴之擾二也。頻江沙田所產[illegible]
一非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科。比之鄉者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不足以償貨者。[illegible]而已。陛下[illegible]
自隙。如其已棄。即以還之州縣。[illegible]不行。民無
所當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illegible]民數[illegible]
道者百里。當[illegible]而人置軍[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貨百十[illegible]年不違之[illegible]
而去。一旦[illegible]不[illegible]用無補於事。徒[illegible]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

經濟類編 卷[illegible] 吏 十八

主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未可悉數。[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在上而[illegible]不得下[illegible]民情不得上[illegible]
[illegible]不已。[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欲望陛下[illegible]民力以固根本。[illegible]
[illegible]明詔。戒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illegible]斯民[illegible]
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糴未足者。與之豈[illegible]沙田則[illegible]
兵則權罷教閱。凡有擾民之事。[illegible]而去之。庶幾南之民得以息肩。根
本既固。陛下一意外攘。庶幾無南顧之虞。
集其[illegible]師[illegible]建[illegible]福州[illegible]民事[illegible]
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illegible]奏聞者。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illegible]
[illegible]民田[illegible]
四十[illegible]

則泄而歸滷，畢田無淤淀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
後來人戶貪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地戶。官中但見其歲
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不逮之害。歲月既久，填淤治畫，各立封
畛，以為已物。或塞為田，或築成圍圃，至於遍占，交券相售，
如祖業，致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修水利民之地，盡為豪
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注往來，而上阻障，無由通濟。臣職
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皆望雨暘，稍有荒歉，難以支
吾。況此並湖綱望盡是負郭良田，自便於灌溉，霖陳之後，稍遇旱
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
霖潦，則東南一帶低田盡成巨浸，遂致使一方人戶白
納稅租。所謂地戶，專以興其事利，第以主張倚官，其為利
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豪民承佃，以辰復

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旨，行下本州，委官有田之家
詳於農事之人，隨其舊跡開淤，令附城無業之下戶，添工疏濬，未能
畫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其負郭之田，盡沾水利之
長享有年之效。兼臣訪得本州舊無放生池，乞取湖地，從之。今
所請，仍乞將二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委……來
禱，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錢入……
在利錢數百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歲物
全不相妨，兼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一、竊見比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
相承，怨讎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使衣食不充，盜賊滋
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
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係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

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虧。而自海口鎮為海賊劉□之
襲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崎鎮尤罹遷徙，民散皆非
舊。然而二鎮稅額尚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一鎮比
年收趁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稽責追呼無
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
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蕩之餘，而欲辦從時之稅，彼若不肆
意一切誅取，何以逭一時之責？臣歷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
壑，背負高崖，土多斥鹵，難於耕墾，惟藉魚鹽採捕以為生業。
今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無在，此曹凡已庶頭
埠撈索治，實此曹平時寬債無告之。旦偶有無賴者出而煽
召之，則竭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賴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
海賊兵郡，實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並文違處，藏攝技帮。

惟冠之患。今若不塞其源，它時意外之害，謀其所費，與稅額
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崎二鎮稅自淳熙五年
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為定額，敢致通有虧
責，然後從本州將丁口來，開具境界，永令撥賣庫錢……
細民得獲安業，擬諭盛德，而慮不恰來之令，方恐一
為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察，乞行下本州照會
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慈，而臣復無出突之策，庶幾取
焉。

次恐乞告戒監司守臣，察民之所疾。因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甚
重剥丈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為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
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調度浩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
之意，曾以為惟以巧取掊斂為事，年增歲益，不啻數非一，至於民之

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無暇也。事為監司郡守者亦以[illegible]郡[illegible]，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為怪，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為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戒諸道監司郡守御吏勤求所以安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illegible]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曰：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拆屋事，人情擾擾。然在當時百姓皆知，然是矣。瀕[illegible]為之韓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嘗謂朝廷均知其害，不復更

議除拆，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府，便須擺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搔動，恐非朝廷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早收還成命。當此青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君天下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與時因事為之，固系為既。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或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無察，幸甚幸甚。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歸正人，疏曰：臣近據通判[illegible]府[illegible]事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歸正人戶，散漫居止，非來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撥官田，仍[illegible]養贍其家。若更秋成稍可以養生，即自安業，稍有飢饉，便致流亡。其一縣無人為之控統，或有飢寒失所，各去州縣遙遠，何由伸訴也。從太司行下本縣，數請內有住

義屯所統屬之人數，名為之總首，當官勸諭，如今來所請之際，各將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里遠近合係某人為總首，如各處人戶遇有某貧乏不給之處，量有合伸訴事件，即仰就本總首陳訴，即自本總首具申州縣[illegible]，不令失所[illegible]以忠義總首人數[illegible]本司[illegible]一月[illegible]，仍令本州每月量與支破食錢[illegible]本州[illegible]乞[illegible]如或有行乞行下[illegible]洋州[illegible]多有[illegible]人本兩縣管下[illegible]所居乃古[illegible]撫遠其[illegible]不多[illegible]江[illegible]百姓[illegible]與官吏[illegible]，下情無以上通[illegible]得下達[illegible]之間事[illegible]臣今[illegible]致[illegible]宜[illegible]臣[illegible]

之人，又非舍州另任，就知被中入情事體。又其人忠信，熟[illegible]事者揀選見泰本州府去為州與論[illegible]，臣因試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缺否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illegible]分。如以其言可採，欲乞指揮行下本司，以憑施行。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疏曰：臣昨陛辭日親承聖訓[illegible]，今臣到江西講究稽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勝喜懼[illegible]以仰承[illegible]民未惟念[illegible]，為[illegible]自昔先王之代，至於秦漢魏晉隋唐以至于今，其間所謂[illegible]明[illegible]不同，要之[illegible]不得民心而弗[illegible]厭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莫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為生民主。自[illegible]民疾，惟恐不至，欽如臣輩一介微賤，猶謂丁寧劉戒，俾得自盡[illegible]遠惡名往，獨臣數字[illegible]

臣深自度量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此實有補於陛下涓塵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況臣一職職有守其或效消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比自到任以來示往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州縣所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間名色頗多通詳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賤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曰賣紙錢曰戶長甲帖錢曰保正牌限錢曰折納牛皮筋角錢曰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問盡已罷然朝廷有禁使監司約束往往罷矣。大抵雖無力割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害正如前所云在圖則不遠也。臣詰其所從出入則曰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為錢。甚者奸贓之吏又並緣措劃以濟其私循於簿書之間陰為抵冒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欲禮絀者則任怨罪

於調度拘攣事例。困不得已。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陵轢細民。武斷鄉曲。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太重而已。臣竊跡其適因置司諸縣月樁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不得已一時之事建炎令本路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而月樁之名始見於此。其時降到窠名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措置贍軍之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撥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增支降本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餘所在皆有餘積。公私亦各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數。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一種而已。其間蓋靠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事之者咸益加密

而取之者歲益加多。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經外所入者常之。雖其間亦有係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數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祛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稍振恤之。且來與諸措置也。其他望同其賦入。而月樁輕重不齊。至於五倍者。一州二縣歲額之數尚不及衆之一邑之多也。故衆之趨引錢我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江鄉考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且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觀陛下即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蠲賦之令。為民而下者蓋前後相望也。即位之六年。減福建鹽錢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錢

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諸之天中金截之上供綃。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倍而獨以月樁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樁最重去處稽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撓斂者。將一二人重置于法以儆其餘。我救不逞惡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稍擇施行。幸甚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仁民

宋光宗時吏部員外郎陳傅良輪對劄子曰。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獨仁厚溥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竊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粮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尚此。當其時諸道上供隨所辦送。初無定額。自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博序九帝。天下常多故矣。而民心不離。建炎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嘗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遺不私諸子。孫一再傳而為世不祧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建炎以繼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歸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之聖。陛下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貴念高宗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誠。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

蔡戡論州縣科擾之弊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未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欲寬民力先擇守令。非其人。則上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涵蒙[illegible]役。於[illegible]再紅軍備。足跡所歷。幾遍東南。承守令之[illegible]不可多得[illegible]者以[illegible]切之政。趣辦目前。皆[illegible]不得行其志[illegible]庶。而[illegible]非康戚自盡也。故昔者責漕司。漕司皆責州郡。州郡不恤縣道。不恤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皆以為當然不為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弦易轍而拯救之哉。臣請詳言其弊。自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illegible]。有所謂州用。有所謂剩而。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腳。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科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樁。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為操土者。科買土產。科買竹木。迎尉下鄉。則預借阿食。康民致盛。則先納官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限期則有罰醋錢。以至修造公廨。迎鎮接界。驛舍之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無不剝膚椎髓以充役。為稅長者。追逃稅則令代納。搬江起則令代納。逃去戶絕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時七鄉不能追者。又令代納。已納在官者。不可復得。凡六人戶則不為[illegible]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州差州官。縣差縣官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雷奔電出。雖若雲擾動。輒數十人。所至多擾。升合尺寸之欠。未納者不免於追擾。已納者又從而再納。[illegible]然有攫免。而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為急。無復一分愛民之[illegible]以先者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是以此爾。恭惟陛下。大有道奉齊說。凡政施仁。無非以愛民為先。真光壽之同[illegible]也。澤下哉損經總制錢。而所積者無難耳。每歲常數則未嘗[illegible]

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無慮見欠。并免納在官者無由理折。
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
負。德至普也。而豪戶特強。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
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它。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
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人。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
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什
取。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出入。可節者節之。
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為文具以復令。虛其實
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亦本自固。天下幸甚。
寧宗時。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民力之困。至于
今極矣。多方存恤。凡有便於民者。無不為。庶幾其少蘇也。今
州縣間皆有行戶。官司之所欲買。行戶不敢不供。賤於市價。爾

之官買矣。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民不被惠。而強買其物。官則利
矣。民將若何。此不顧廉恥者。所以深為可罪。而濟其惡猶者。所
以深為可憫也。昔公儀休見其家織帛而怒。因茹葵而大怒曰。
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董仲舒美之曰。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
今日士大夫所食之祿。民力為之也。既食其力。無補於民。又賤
價以買其物。習以成風。恬不知愧。是之不戢。吾民愈困矣。臣愚
欲望聖慈軫念民瘼。詔諭四方。應官司買物。並同時價。敢稱賤
者。許越訴。計贓定罪。此亦惠民之一端也。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
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
不為不多。而莫與陛下救斷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

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二數官者。雖賢士大
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
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
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官游於其處
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忌事。苟歲月耳。而
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恥屈。誰
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寮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
二年辭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
璞者。其間僥倖或得職。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
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
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辟闕。
則可以移書帥漕委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

銜劾擯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平也。則
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陞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答部詰難。四
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恥屈。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
立朝自塋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襟圍子監補解並及監
司帥臣為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時。每遇大比。
無所附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廢舉。不然。則為營巧造
說。以避責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二
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彼之三說。則
是恩數太薄。而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帥也。漕也。總
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捍敗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
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
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

綱領始既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朱熹上奏曰。臣前任備員潭州。叢管荊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它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逐年所蠲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損。以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盡削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遑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除畫負數可見一端。至於其它州縣。大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遑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濟。已微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此接連溪洞。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它道之比。萬一民窮不堪誅剝。一旦屯聚自為擾亂。而盜賊嘗從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審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盡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師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遍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元有餘罪。伏惟矜赦而圖之。則一路幸甚。

衛涇論淮民當恤疏曰。臣仰惟國家中興以來。始措基業以固立國之計。特惟民為根本。自高宗皇帝生養休息幾三十年。戶口豐衍。中更孝宗皇帝銳意撫摩。擇遣守臣。蠲捐常賦。寬稅水旱。惟恐民力之有傷。所以兼含加惠者甚於中州內甸。蓋自是又三十餘年。且其土地饒沃。物賤八成。并以淮民富實家多蓋藏閭勢。以北之民。往往有徙而附之者。故遺書有泰山之安。其為惠澤至渥也。比歲間值饑歉。民多困匱。已非昔日富裕之比。而州縣之間凡百調度。並緣煩擾。事力窘蹙。公私匱然。平居無事。猶或不安其生。一旦緩急。何所倚以為固。臣不勝憂慮。竊料謀國之根本在是。朝廷不可不察也。去歲淮之東西。稍遭敗稼。民頗告病。今春淮雨傷麥。無以續食。飢民流離。有所未免。飢荒之殘甚不可緩。不知州縣官吏因時民瘼。備其蓄積。施行次第。看足以寬陛下宵旰之憂否乎。日者泉運匠錢為樁管動。朝廷臣書推原所錄。是亦州縣勞來安集講之不素。鑒彼察此。為可慮者。判長淮為江之藩籬。藩籬弗固則閭閻無賴。其在今日關繫尤重。豈得不審計而預圖之。臣愚欲望陛下深念根本之所恃。仰承二祖之遺謨。明詔兩淮帥臣沿邊郡守於民情休戚。必加之意。凡日前科擾之害。一切禁止。仍敕行下本路漕臣及常平司。應有飢荒州縣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以固安易搖之心。以消弭未然之慮。其於累朝愛養淮民亦副誠非小補。

涇又論獻歲伏熱或有遺照曰。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於民瘼之慮求民隱之勤。惟恐以為民疾苦無由自達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撫民如傷。誠籍之習識達告獻陛下京

使佃形于主色。謂之薄征。為之已責。如古所欺。靡一不舉。談主澤也。
以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轉徙者。不為不
衆。然其間固有豊熟去處。州縣例以災傷為之。賦其田租而一時實
郡之令。日使主客。雖其田入田賦減矣。租入輕矣。久得聊賴。賜之
衆。以為左發右衡之理。則斯民雖在歉處。而自無歉歲之患。照甚今
歲雖號豊稔。方秋雨尚多。稼雲飛田。夫野老畫見顏色。遂至告饑。新
收成薄。拘頗缺。遂赴艱於州。縣則田畝既無遺種以當春。越已編
於主客。則主家以無有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不
暇播種。令官司威迫其伏熟。累年之通。民既甚苦。業所使出於素饑
併主於貴債。是以人情敲熱。田里騷動。及有甚於故處。此正唐趙光
寺所謂時和歲豊百姓不甚而本朝蘇軾之有豊年不如凶年之說
也。豈非理明之所致急聞奏。臣以為日者陛下命諸臣之講士等丁
錢。無從獨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蠲損。無有田者猶迫還官
州縣追其伏熟乎。又嘗使臣寡之奏。民間所負歷年賦負無遑正余
則是官府於借貸一事已加裁制。去有通負累年如數蘇民。併立責
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其有積欠尤四重駐催視為與除放。
毋令伏熟。如有違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界之遇嚴業嚴民始與倚
閣。次而豊穰所州縣即時催理無費斯民無級于乎。雖知有豊年之
慶。以仰稱陛下黔念元元求瘼卹隱之意。伏惟陛下財察。
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臣竊有愚見。仰干朝聽。照對去年
朝廷以淮浙豊饑。江湖小稔。下和糴也。令嚴邊糴之策忘甚偉也。
然州縣急欲集事。未免敷羅於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於下。而
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幣。四散收糴。其
所差之人多充建辦。遂增價直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至細民。細民曰
爭添價糴米。富家愈見閉糶。向豐熟處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
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為於此。及入湖北。愈覺益
甚。去歲以隨辦上供。朝廷撥降和糴米拾萬石。歸湖北地廣人稀。耕
種減裂。稼而不蕃。僅名暖撲欲使斂成之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
足贍其境內。萬一歲泄出外。必至價直翔踴。當年未償。每至春及兩
費。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貴來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
困於貴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況本府既有椿糴。又有和糴。數目既
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上下
相承。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也價必重。狀及米賤之際。欲糴一時
市易每石作一貫五百足。錢及到發來諸處官司。商賈競來爭糴。米
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足既无償。不敢增添。時至今日。諭糴米
足。乃是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
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甚至如此。可不遠為之計哉。臣至愚臣恭在
下寄以收養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然收養之失。實可不仰告陛下。臣
然對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糴米免之數併到狀成糴之米奉行
下。臣契勘本府合糴米十萬石。諸縣中到已糴及參萬石有二萬米
糴。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米并起發。以此見得非前之不待此
米之故。所有未糴三萬石得少緩敷糴。和得縣此一方之民稍今來
已是五月。若候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特免羅
米之未數。臣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際留待此春後糴
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黃。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糴米甚多。其糴米之價比之
本府和糴每石率多一貫已上。故其交易爾。和糴尤難。臣特奉
前和糴之數。已及十分之七。所外路諸司所糴米數必是過之。

設使目即住糶爲不關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
家普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糶與百姓。如本州縣倉米已足。即
許將所餘之米糶與外路無敗之人。臣爲見本路百姓委是闕
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令下正
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遏糴之謗而冀陛
下爲此一方之民曲加審照。臣罪萬死所不敢避。

知徽州事袁甫奏便民五事狀臣聞臣一介庸愚寸長蔑有誤膺臨遣
委之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恐微臣力違之過。欲衆謀審固憚
勤勞。陛下一著令條五事。事不足以窺體國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
便民爲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者列攄鄙見清欲少裨聖聰實
體仁之一說。即奏前矣。臣竊伏見今國家爲保傳派或窮年。施行於
本州者既以仁爲先。矣隸陳於陛下者宜以仁爲本。伏自畢其綱領則

聞。惟欲實惠於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若昔悉臣之責。實一州
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於民疾苦切於體實。振民瘼痍。急於救以延
續民命。逆養國脈爲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
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元中休寧縣錢充職役齎紅頭
命音。少所編減。皇孫休戚。深悉甚懷。卹閭閻達。臣既諭郡將日
與琴應之民。歡欣感激。臣伏覩戶部看詳之辭。同見州縣情狀。
瞰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閭閻之中則惟供上寶名表創不
斬。若乃當州選使隨同責辦如初進。特爲私已陰與之謀。以非
有縣國血民之念。今准看詳之旨盡歸均一之息。於是不待特
上供數目量行蠲放。併待州郡所得自用者。亦行蠲除。臣再論
主者。蠲條數服。以爲聖朝主張公道寬恤民隱。如此甚爲小郡

舉事迫蹙何敢不實明息竊惟廣仁聞已即倫坐臣有孫躬通
遺今源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其感奉也。將自又思之。徽有六
邑。俱號瘠土。婺源休寧爲當衝要。今休寧則被患矣。其踴遺婺
源黟祁門績溪與歙縣介乎萬山五嶺之間。邑最將民最瘠而財計最窘。
歙之休寧尤又甚焉。況郡出關災卻莫前。緣佐補官自家免過
補正稅以解州邑。兩新錢以拖舊逋。措置既無定策。預借是爲
良謀。每一二年不知費幾萬家家窘窮。急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
貧民最迫於而重納產稅。加以連歲非值豐登。妻子屢遭回祿。
學舍庫務賴無才適。井里市廛并爲荒墟。學此窮僻之邑。昇諸
新研之官。補綻又須忘疲。廢舍加藏勞而不辭。此時時有之勞歷。
則夫蠲減之息。豈可漸須少緩。蠲減議是也。斯奏於如是
也。書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充己私也。己私未克。自在藩籬足先

以近歲休寧爲二也。而欲朝廷視爲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
一以休寧爲準於本州即有據於朝廷則不易從。尊可利民。臣
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來視爲己物。但如原是其
所欲。雖有肯已以聽人。第恐既感瘡痍難療。於州之可顧者既
不忍吠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是轉閉各番之持救
而不通。致使用度常窘之源隔而不下。臣之愚竊其無可長。竊
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取舍之次。故於此等事同一體財賦
自今通融。今欲精覈縣道窠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害
之私。又已朝廷減罷名之缺。然後洞析之邑。始推少蔡江已
十六年探源拖下細數一爲七千餘貫本折帛錢一萬五千
餘貫。月樁板帳錢一十千餘貫。息是根源積逋之一切權行住催。本
州請即除豁。代爲收攝綱。惟是繫空之賦。留係上供及

然所已因額錢大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弃。必欲朝廷
特與蠲放。向使無例可舉。尚欲力行陳乞。况有休寧近例。發源
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保奏既竟。
減落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斟酌蠲之宜。兵所以除其積弊。
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誠不能已。
預此控陳。伏望聖慈矜采納施行。

一、臣竊謂本州起發上供綃絹數年以來。左帑部回數。到臣到官
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勤喻萬計。督促輸送。晝夜不停。連遣錯吏
動寂四出。又歷向來官吏行政。精粹有人戶姓名挂壁非
元物。今却而帶之餘。所累何異此。惟有重困吾民。臣每執筆
行遣。甚有愧色。上下重爭。無由疏通。左帑嚴為限期。急如星火。
本州匯集可解。當為搆木。臣因區處爲處除。今歲為匠來歲徭

之。不三五年。積欠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於是與民圖新。多
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數。臣細取往於民。民之違
從其約。臣又訪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於稅戶也。則取其價。或
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竝珠雜售之綃。素綱違住急之時暨
雖明知其奸。每每陰陽其術。又專操筆素相為表裏。弊倖多端。
民戶不堪誅求。乾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縮雜之。害務以塞無厭
之需。由是真偽混淆。弊漏交集。合斛稅。居實則財官。無牟左
右之見鄙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誅惡
皆故意所收人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鳥于本利。靡費之用。不
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眾人之欲爾。見日今
既剔其蠹。復澄其源。餘役市場之合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
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織納全。憑末納足。即時給付某

無滯。由徽臣不敢憚煩。吏知宣力。稍有與弊。斷在不容。民
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綃絹有加於前
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箠。亦不呈追一人。諸縣間有逋欠
本州力行禁約。總數字勝異。述臣心。萬目親睹。豈容欺紿。雖然
徽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於不敢言。臣獨
不愧於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綿。大非異宜之比。攷諸新安志
國初歙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今甲所載。江東一
路稅絹共重十一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
併下庫務不得退剔。每匹折七百三十一文足。紹興十八年。戶
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綿第。疑民織殊罪
之。稱絹因不念前執之開。靡忍科軸之空。大載主書為異法。
其後既者又奏以為戶部退剔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判豐之主

專賴宣慈。臣之所知。然親其加嘉於徽民。乃見夫國遣之加減。
至四稅既重。則物有當蓋。立法公平。所宜世守。重屢僥倖之既
冬反詔寬大為不然。漸欲求靜從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
數甚宵。鄉里運責於目前。安知可保於它日。萬一向後繼之
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未必貼陪專攤日食之費。又未
必接時給鈔無償刻倖幣之患。而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
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
歲夏旱禱祈上天。有曰。公實在吾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
今又對朝廷而發此奏。則夫軫恤徽民。豈容可緩。伏望朝廷證
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止以十兩為定。仍據舊例
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剔。退剔既免。則全綱盡納。異
時民無部回之患。徽民遂有蘇甦之期。祖宗盛德。今日復見。頼

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千兩之則、銀則之費，皆量旨也。皆由朝
廷而頒，頒可由朝廷而豪奪。則臣非爲己利，乃爲後圖。若今年
所起銷鋼，多是臣手自採，來可堪充入納。斷撥銀則之價，爲一
有之。皆倖佳物，民時勢更又何患焉。試望聖慈容臣出於公家
任下所屬採來，非但使徵民受各其之賜，亦可裁朝臥法祖宗
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之教蘇制，即乞行下本道監司，令取
索斷安於及即次指揮，措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爲有用之備，則臨事
無缺用之患。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
賛咸雲川，本州常平義倉，已隷本廳事管閱，視蕪穢米租數百
斛，錢穀數百緡而已。臣爲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
此，緩急奈何。及究其緣，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

既已爲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倉，例當等數，來以敷開南議，證
於催促所入徵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循舊而不革，其害無窮。
用常之數。敢請常平使其盡出於公，固本甚實，其備於有
餘不勞緣凶支，俾屬自開倉門，州郡亦多援例，其給官廩者
予米田立，於然不勝其數，蓄積本無贏也。若置其可謂安，既
知其然，遂絕其根。率二以身一完無損，上而可稱，下而同，蓋
哉以公廩容私請，日積月累，所由朴豐，始焉僅四百緡，今已乃
給萬數。哉。十倍於前矣。秋損之日，上之害也。臣
因此思之，諸郡一兩歲之入，皆河
積時之久，豈可不早之是慮。但今之不縱
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發爲時時覆數，以爲指
東爲西，上下交欺，莫此爲甚。安在其爲儲蓄之實乎。臣試取秦

峙青以是爲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頌銀良。每遇春夏之際，或
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賑濟貧民，蓋不
待凶年饑饉流離餓莩，然後爲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於
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亦難。爲口者暮日真數廩，積
頒常平之外，又有平糶一倉，主於濟農，隸於本縣，每歲春急即
行糶糴。臣到任以來，請之數矣。今歲夏無糶，民戶多以罕聞
其所望於官司，九非平日之比也。臣計六邑之內，每歲所糶，
數兩師之民，皆歎乎。若欲善休，事無積儲，以後始覆其
窮。平素已不及時，中既無數可贖，臣之應急接濟，將無以分
其旱歉，儲將若不亟繼因循，將見立須濟糶爲民，又無所承之
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本，多行賑糶。民方倒懸，可資擇
本州爲節所賞，趲促贏餘，運來官倉，置局收糴。於所聞豊熟之

郡收羅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糶價
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前民飽積而不盡，
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於措廩，知散而不知補，又將何以爲
國家長時之永圖。臣粗知以體國之心，行惠民之政，既中於散
之請，必爲可繼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豊歉開市之糴，
寬租賦之入，准勸分之賞，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爲之。惟夫
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朝廷行下，特運常平，庶司勿
拘常程，多合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僥望之衆，上可以廣聖朝於
恤之仁。伏惟廣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竊封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雨久，則農田已甚諸
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衝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
發便撐船。言其易旱易潦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田瀦

瀦水者謂之塘，蓄田蓄水者謂之壩。興工雖艱，爲利則廣，擁滙
不礙灌溉甚多，猶且數百頃之未，惟資一塘壩之溉。臣嘗詢之
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記近而忽久，勞乃人之常情，遂因而
擇費蓄蓄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年年
嘗甚夏旱。備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財習因而以爲
歲歲如此，不思及時瀦水，專望雨降自天，殊不知天時之難
必，或至積累修塘爲費不貲，徵民款貸借貸如命，蜀可悅倖得
者。盧謂年歲無憂，其患已甚矣。臣因今年春夏雨澤愆期，目擊
情形，痛所不生，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關，何也直無
舊跡。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爲
大事上而事乎，使有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性其疏，無憑著落
之時，奉行於稅之令。謹具國籍末上於州，州命官案房之所隔。

建土塘，得以爲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其塘與塘若塘湮塞
歷日共見，不可掌握。然後因其處墨稍加修飭，官既以是爲急，
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恬不加察，所其主者則全部距食修，
其故籍則數復罕存。蜀且知斯可爲太息，然而灌溉未大，嘗比
可嘉。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歷歷舉行。
者縣道視爲常標，保甲不加檢舉，則委官爲察採以聞。慢令之
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興，一歲田無廢。抑臣又嘗以所聞廣
之鄉鄰，皆言塘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要當
劇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濟農力之窮。官
吏爲之防閑，歲時加之繕治，或遇旱暵，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
備聞故鹽官縣，年積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
十八所。一縣尚能爲，何以州反不能爲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

付下本路常平司，盡劃撥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亦當節縮
浮費以助興修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更將陸續，必可有成。
於朝廷無分毫費用之處，於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韙歟。
惟聖慈開納，幸甚。
一、臣竊據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於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
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爲急務，申保甲團籍，就擇
防虞官正副八人，付郡之所推重者統之。請四隅大備則置爲
置器用，且今各自爲備，而日令兵隅官察之。置潛火軍卒，明籍
名姓名，每旬要石具給官錢犒之。凡此特循舊行者耳。惟本
郡山郡，郡地爲產木之鄉，本間竹□高茂，蓋是竹篠，名曰笆。民
一扇，燥燥無餘，那忽在容身知敗。蓋臣田加既焚，並焉無從，豈
處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令，鳩集陶工，開其陶窯之

門，寬其責價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以可耐慮於矛盾，
豈徒救災於目前，雖然猶未也。有所謂主大至急之務，衆人皆
以爲不可復者，惟風水之事。此郡面把紫陽山，舍陽寨曰：山之在
前者既有雄嵬壅蔽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洄滂瀠匯之形。
請將相會則營做遮避，雖一家之業不足深洗。然五行之理，亦
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逞雄人之處，擇以拥本土以禦河。倘
值人情偏亦可也，霖雨暴發，澎湃如雷，漂流漫溢，無如覺，則
爲數一空矣。臣去歲捐金，並固築以土，加備青鎮勝墓時，據水
雖天灌然無際，使常如此，豈非大塊，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陸，然
非矛矛之說，且憂以爲暮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爲之。夫石之
爲於木也，人人共曉，情不肯爲，有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觀
望，卷官帑以資私囊，臣爲而未暇爲公家而作持久之一也

並不爲豈但石渠一事哉臣部臣不善生財但知節用今朱熹振濟書
賑糶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閑水落之時方可
漸次舉行議者曰歲非豐稔小民艱食冬春之交正宜賑恤亦何與此
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
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爲歲饑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
役又新倉敖吏舍民之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
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
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渠之役既可以
濟貧民於目前又可以貽利澤於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
爲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三
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

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
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歷其所費其數年之借亦稱輕
出於權宜曾是得以致弄上下爲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
端有四焉宜採夏侯泰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宜用宋元
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得以究心於撫字宜採紹興以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
權宜遵光武罷軍戍爲二公之意以蘇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
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漢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
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
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時時數反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
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其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惠民之實惠漢世詔書出於
人主之眞精神心術之微悉於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詔
簡嚴明白雖文帝蠲賦租之詔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
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哉賦有三曰賦以貢天子算
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邊此詔所欲省當是之時又有
獻賦郡國歲獻爲多重賦以爲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未
定則初爲算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此見偏斷害民兼
如兵費之重與費百出而欲行愛民之政甚難然愛民之意不
可以兵而間斷也武帝元狩之籍諸君皆心也民疑之嘆文帝
傳則心猶相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務之臣竊考司馬遷
平準書具論當取財時兵本末凡十餘節一節嚴於一節曰
江淮之間蕭然矣曰縣邑四郡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析

秋毫矣曰吏道雜而多賈人矣曰稍騖置均輸通貨物矣曰
商賈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
徧天下矣曰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補
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口不敢言腹誹法矣而後高帝欲爲民
省賦之意乃盡變擾取非經常之賦天下不知有民武官郡所新
顒顒待哺恐虧兵功惟求擴殖邦欲甚吏不擾民不可得也
且口賦三十輸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知悔而仁義之澤永至
於遼斷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脈歟

牟深工奏曰臣既以正人心之說而陛下皆壽蟋蟀撤饌有不敢自
已者請令天下根本在東南東南根本在百姓根本所寄不可不
加之意也臣比見大倫初王旦爲相薛奎爲江淮發運旦告之曰東
南民力竭矣薛奎爲江西轉運旦又告之曰朝廷剝至矣方是

時天下全盛。斯民日在涵泳養育中。民力如不足於昔也。而且之責讀之使人凜凜。以今視昔為何如時。而可不深長思哉。蓋自西北有變。而事事仰給於東南。以江淮之存。移我天下之半。而其力竭矣。以東南之財。供給西北綱度。而民力困。往時調生兵者不卹民。今之牧民者亡且不留意於民矣。會聚之臣。苟取譏飾以悅其上。而民生無一日蘇。聚斂之臣。剝膚推髓以媚其身。而利源無一孔遺矣。虎豹窟於處。豺狼狂於森圃。而陛下之赤子始無所告訴矣。民根本也。民貧矣。雖欲藏富於國。不可得也。故為剛泰除正觀。聞謂有天下者。不在積蓄之多少。惟百姓之苦樂。今歲事不至甚歉。而四里刁見愁歎之聲。賦入自有定額。而郡縣率多急迫之態。聖主以視民如傷為心。大臣以恤斯民為念。而澤不下流。情不上達。非有司之責耶。民不聊生。不可恃以禍。民不樂生。不可動以善。臣恐數年之間。或有不幸而甚

之變。壯者不散而之四方。則聚而為盜賊矣。雖有田疇。無人耕種。國賦安所從出。軍糧安所仰給耶。天下事未至。誰言固當為慮。及其已甚。又無所及。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講求裕民之策。務力行於實政。不但行之空言。官吏之害民者去之。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改之。有能為國家收養小民。愛護邦本者。則寵異擢用之。理用之。庶幾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平居無事。民知有上之樂。自有尊君親上之心。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不義。則何畏乎夷狄。何患乎盜賊。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陛下留神。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見會稽為郡。賦重而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為額當一路之半。錙銖與特與之歸賦結聯僧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也。此無它。其為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納之在民者易藏而除。僧既與民相貿。民亦樂為官帑。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弗償。專以科派。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重以物價翔踴。規昔何啻數倍。官但當息。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株為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懽申請。將列郡和買一體施行。雖曰其為詳矣。然而有可得而言者。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不特陵寢之所藏處。歲時之祭饗。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道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為居焉。四達所有司不敢問。勞佃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它郡所無之歲費。宜得它郡所無之優渥。今乃有它郡所無之橫獲。而又責它郡所無之供輸。為民父母獨不當為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大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為言。臣伏而思

之。寬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歲。蠲停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卹。以其為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為舉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強以例言。何例之可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它郡援例也。然湖古來有祖令豐為湖田歸于大農者十萬。此會稽額外之虐也。朝廷獨知取和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體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愁苦之氣消為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歆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為一郡設也。

　貼黃臣伏見紹興府和買為額既重。故人之避重就輕。其弊有三。詭戶為詭名寄產。微寄請免。道寺戶。虛行包占詭名之弊。理當

時債徵此名一出。則利未見而害先焉。爲守令者。只當於創決
之際。卽加之須隨事討究。不爲購撈之意而但有歸耕之實。此
最爲得也。至寺觀之贍養自有正條。其寺戶之包占。至有元額
倘蒙朝廷特賜行下。使之按條施行。稽類考覈。則此亦依前之
意。應手救弊矣。上有一半昭信之令。下無偏重不均之歎。民其
少瘳乎。伏乞睿照。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今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聞爲國之本。在於事民。事民之本。在於擇吏。吏不得人。則推務肥已以窮民。而國之根本蹶矣。成周盛時自卿大夫以至比閭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至而不傷。事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長久。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爲吾念公民。然無他道。惟擇吏爲而已。擇因時備吏以文學。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爲稱首。賢籍甚廉平而民從化。則吏追因以慮不也。其處吏審欲爲是。然其苟恤恭敬悲歷斟酌之意以久帝之留意吏時。次擧有急恐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其不加務於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斯足以驗民實無以自害擇者。故賜租稅之半以振瞻之。其意可見矣。疑淵源而緣學孽民事以擇吏爲先者。蓋如我朝孝宗皇帝曰不可不飭大臣使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屛。則少賢聞。其有貪刻害民者。撫拔不待內外臺臣劾治。徑以御筆罷去。而於水旱山崩之處。尤加意焉。其有於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觀飲刻暴者。罷不

貸。重者至於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熙阜。田里□和。而無歎息怨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禍人成功之時。潦暵洞旬物於農政。二浙水潦。瀕溪爲害尤深。陛下蚤聞。元元甲歲受納斛面之焦。而於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戴然吏多不良。苟取故態。當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其□自八九月間。禾方成熟。未爛於泥。百姓努力無所告訴之時。圍已下令督趣稅租。至於星火。且市斛之大。倍於文思。往往市斛之二。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於民也。往往以貴贖遍觀。迫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審察。其有虐民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賊吾赤子。精選慈良愛民之人。以一洗其弊。庶俾雁政之民。無其有瘳乎。

金宣宗貞祐四年。尙書左丞胥鼎上言曰。河東兵荒之餘。饑民獄訟累。丁壯既先業耕稼。重以元旱蝗蝻。而餓蝻所損。積欠貧甚依舊。供己之費。富戶困窮。而爲盜益盛。無而僅有焉。甚禪之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厚意以謀安集。而聽州縣謫官手選以諸郡積欠欲數愛商請人告許。州縣聽即爾難蔥貸。所在騷然。不可倖惘。今大兵既去。惟宜休息。若將貴拾其條目。勸督農事。放不急務。而使疲瘵之民重罹其患。是欲求而死之也。願朝廷擧之以如經費累缺。得則勸民入粟。不惟所以相助。又言霍州四十里樓擁諸既成本歲用之一。一於既去而勞事方興。百乞量而俱役。遺憾。有警屢徵。既作民力。且爲州官諸人以來之際。遂擧一事而獲一利行。服以是而請。繇規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若不繼。臣所見將州元帥府推役諸郡縣。然可目至少。未盡節省之術。故曰秋成無幾。皆益其儲。中都既陷

許各路宣撫司慎擇廉幹多選明能以清不給。

貞祐中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臣議以田，及官荒戶撥地勸。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所不能熟者奪民素蓄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啟不和之端。况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為人所有，一旦北歸無事等。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未盡者，復還故田團守訖。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

興定二年二月，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憐。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意甚美，然臣恐預執役，故請從行以察，分團俾撫，使民蒙若得以少蘇，是亦國報之一也。宰臣難之，乞不許。遂擊行為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居黃陵岡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康本河北來民，因數驚擾，故南邊以避，今欲捕捉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朔運隔，往捕河南以防阻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徙要所宜耳。乞令有司瞭實放渡。

元世祖在潛邸，時召與宣府經歷官張德輝問農家作苦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粗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良久，曰：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時，遺民林上書，以用兵之為利而非以富國集財也，其征伐之主。時亦知以為富民之法。一則體遇而居富王，則知非而悔過，得聚斂之臣，趕權之端，往往雖歉。子孫知於天之龍節節淨脊，地盡嗟民之敗也。夫常人之類，必重施仁。況於少而無父之孤，老而無子之獨，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言文皆有常餼，所以遇之，給食小白之良長市竟之不虞者支之收恤。乃二道河朔舊斯國家甲子年間詔節該縣官收獨不自存者，於除口糧有疾病者，命官醫調治。又恭聞聖恩民局支給令人諮加矜恤施之，仁踰聖其撥一也。臣竊以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致有司奉之盡也。下民之困情實可痛。今略舉民之無告者四條，併陳下察之。乃有征役戍守遠塞也。撫一介之微，遠赴諸軍之大役，晝無寧日，嚴寒霜露，月無安心，宿情戍遠，度勞苦，值病亡，故不得以死，骨拋黃沙而魂斷。此其困者一也。又有家貧力弱，輸役煩多，官吏督責於前，債主逼索於後。每天時旱歉，計無安身，憤氣上騰，丈夫棄其妻孥，或自甘於絞刎，或轉死於他方，望泰祥以長歎，恨於天之不再，此其困者二也。又有者習吏業而僞。六親無依倚之人，元所以存恤之意，倘遇正官廉吏，尚象保之。如其暴吏貪官執法非責之類，已奉丹詔遂為朱門，或縱肆之亦能向此而委命。此其困者三也。又有舅嬈其心，懷為宰而樁武富家軍之行，或值乎飢之際，哭號於道路，嗟嘆盈壑，以致恒產既喪，良心盡滅，東西南北，無遺父母，以寓人。冬夏長飢，但見老羸之啼泣，寒風易侵，日月難延，困餓之思慎，然嬌弱加之以手，善庭寡戶猶常存特加何哉。雖其痛矣，此其困者四也。其餘口害甚以具陳。蓋此之類，皆國家之當哀者也。伏望陛下察，以此之誠心，拯生靈之困苦。凡事我之所當命有司，隨處以為主治之。凡官之後，臣幸甚

聚於一所，命大將軍以下及三姓之律以祭之。庶幾下民知恩惠之深。抑上在上者當行之理也。凡羸疾而無依倚者，在不得自存之例，所在官司不來此周贍者，以違制論。凡民之父母年及六十以上及年雖未至六十而有疾者，子孫曾孫不許遠離。離者以不孝論之罪之。如已有人養育，不得已而遠離者聽。然後慎名器以建官。考無明以核實。均賦役以正法。務農桑以敦本。減兵冗以賑貧。先文化以易俗。禁奢侈以阜財。薄斂稅以優民。要之則無害者十可施其九矣。其餘尋奇弊而行之。則初見因窮之人亡不可得也。

乎宗本合中書五臺省臣相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夫其心，則失天下。戕賊民之本者也。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取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事甚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

務農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

六之。大師七之。[illegible] 大史八之。[illegible] 宗伯九之。[illegible] 王則大徇。[illegible] 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illegible]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漢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上奏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illegible] 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illegible] 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illegible]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illegible]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illegible] 既聞耳矣，[illegible] 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illegible]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illegible] 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illegible]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illegible] 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illegible] 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illegible] 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上奏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illegible] 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牧之，所以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若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賈讀曰價。本直千錢者，得五百也。）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

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五大夫，爵第九級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其言。

東漢順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尚書僕射黃瓊以為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氏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乾霸以應天順時，奉先勤恭百代。今郊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魏明帝即位，大司農司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

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守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帝從之。

太和中，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為今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

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匝。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廷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則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吳烏程侯時。倉庫無儲。世俗滋侈。民不務本業。覈令領右國史華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

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皆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

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
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
路兵不離譯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務充府藏之積哉
西晉武帝咸寧中治書侍御史[illegible]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言曰陛
下處至尊之位而躬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
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
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
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蹤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
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懸惡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
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
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
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

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
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
也
武帝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齊王攸上奏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
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
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我共理天
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勸加賞罰黜陟幽明[illegible]計今
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illegible]天下之諜饑者
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illegible]南畝上下同本
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illegible]
咸卑使嚴明賞戚懷忠莫不自勵又都邑[illegible]
服飾奢[illegible]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illegible]害農動[illegible]

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
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
武帝使黃門侍郎虞駿[illegible]開倉廩振給飢民并省衆役百官各上
封事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
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
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
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
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
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
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illegible]皆以還反
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
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

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武帝咸康[illegible]東宮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疲弊大興
田農以養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穡可致所由者三
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未[illegible]家給之潤
秋繁穰地之惠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
則於[illegible]源勤豪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
以計[illegible]人力可以課致[illegible]之旨亦將[illegible]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
多游[illegible]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
監司檢察[illegible]人失[illegible]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
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之
人合[illegible]類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
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

豕之淸濁。故豕之歇起於雞鹿。是其放也。可悉使諸牧以充其地。使
爲牛牸手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集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
可致者也。昔雖賦在則史克所以頌魯僖，邦爲務田充氏所以稱有
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沒形之吳澤，良田數千頃，停水停冷。人不
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若鹵成原，其利甚豐。而豪
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
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楊豫州溝渠之宜，必
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實由於谷中。多賒
於決泄，不必宗朝隋而黃淮豫滎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幽周秦東
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決，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其以
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
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糧以慰重遷之情。

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
益者也。
愍帝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帝遣上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
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
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
逐末故也。時議美之。
後魏太武帝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眾，侍郎高允因上言：
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
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
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
雖遇飢年，復何憂哉。帝善之。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

預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
蕭瑀奏曰：唯陰陽家用二月爲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
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
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
太宗時，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祝曰：人
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
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
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爲災。
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
食，以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
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
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

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
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
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爲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
欲，剋己自勵耳。
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
曰：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
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爲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爲奢侈。朕常欲
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
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
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房玄齡曰：陛下務崇
重穀，藏生民之幸也。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

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幷市
則價雖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
兩州無復丁田牛畢踐暴犂壞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逃蒙悉
賈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
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
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國
不可射利於乃止
德宗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爲恒式
柳宗元進農書狀曰臣伏以聖秩東作虞書立制俯載南畝周雅垂
文是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惟新令節嘉勵農功
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墾之利穀帛力於嘉謨稼穡之難
動天心於睿覽勸勞率下超邁古先凡諸率土不勝幸甚前件書者
謹函封進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上問宰相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
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
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
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宋太宗淳化四年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上疏曰法未易
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
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
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
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
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
者爲中最一歲五分二歲八分三歲盈十分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
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
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
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
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
至道二年靖任將作監丞又上奏曰臣伏以天生蒸民爲國之本地
生百穀爲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言
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
與之食織與之衣盡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
力役田疇而無離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爲先人聚則野
無閑田家無乏用夫義婦節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
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容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

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逋竄以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
則侵軼於州縣禮遜奚所興仁信無所設縱其刑罰不用亦不難乎
是故王者審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綱本立井田以節
民財貧窮者不使之飢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雜綜遂定厥疆
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斂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
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蓋命四海之民成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
不節蝗旱爲災但可以小荒其生以致害也而自秦壞周制去阡陌
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盡習繇而求民利役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
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以逮天祚群雄之紛隋唐其間明王昏君治亂
相繼或增之以揣劑或蠲之以寬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
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
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用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

人之要在於庶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蓋邪路於漢劉說根於晉石磐據中之黎庶孰匪王民鄉守內之甫卑咸輸貢賦用度庶則方今特出耕豐盈則躍古難差而耳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餘凍之色千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稽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善申嚴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降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懷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教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王政可行於民民心可譬於主衆寡之數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民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

晉以土斷其民比齊之間俗使其制隳之隋亂紀綱頹泊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尺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強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殁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首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隨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制無敢罔欺加以糾繩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縣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責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豪影蔽以方知戶有死亡逃走偽而始報災如是得不擾獄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而不樹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誥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所謂家給

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弟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口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兢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鉢為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紐未振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虧咸敵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條萊陸丁不遺封蔡特賜施行即乞指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無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實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切緩情耕之子仍更于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

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餘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民害而再闢游民篤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為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嚴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進擬塵昧無補盛明

靖任太常博士直史館又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疏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二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所謂湯之流金爍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趣進鳧化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遂自黃帝已還歷敘鄉井農田之損益迄自聖朝而上備論勸課編籍之是

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務日前後二十封章皆議耕桑
利害。又前年曲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覲，亦曾密承旨律。尋到古本版
籍。去歲伏奉敕命差往荊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蒙允容臣廻日別
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illegible]不忘於農事者，蓋以陛下御宇以來二
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機，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
邦咸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
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奏公事，
次伏覩金口宣示曰：勸播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為官家力行勸
課，廣海蕃于明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令南方盛區農桑
徵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
晝忖夜慮，採古諭今，或得之於方冊之間，或取之於耕夫一議，其可
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使群揮為臣潛校方今天下土田

奏議卷之百十　十六

除淮海江浙荊湖廣蜀河東已外，郡邑各在遠陲，或務開拓，使勸
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況古者强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畿甸
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遠三二十州，連接數千里，其田之耕
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
逃之戶，又有衛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每日生賦額，虧減賦
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斂無所不行矣。衛農廢業者
則嬉手日眾，嬉手日眾則荒廢地利，荒廢地利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多盜賊傷
殺所不至矣。又安得人處脩農，地平天成，使蕪萊墾闢，桑棗皆植，百官靖恭
厥位。凡欲章其怪，其利非遇明朝，將代難教，揆於手，臣切見漢武
帝之日，嘗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專職事於外
姓。以代田勤力教人，人獲其利。又漢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
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定額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

家給戶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詳官擇吏，職
事於當時。矧陛下為邁文明，[illegible]為，若當才選吏，責其功，即前
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
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書
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諳悉民役衆者一二
人為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為始，良田美利之
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別無干貳，職最屬吏
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衛命出，所見拋荒田
疇或傍枕溝渠，或比鄰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積，可以致民室巨
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何緣由，皆謂竊
延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
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

奏議卷之百十　十七

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寬免虛名，已受胡[illegible]　而逐時之費論
於租賦之資。況民戶所致逃亡，始因貧困，或[illegible]之債負，或避官
中之征稅。不獲已而棄鄉園，非樂為其事。甚至[illegible]王知覺，即便檢責
貲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無之種木，計其行[illegible]甚微矣。縱官即承
以了納稅租，債家則事以平折，欠負不[illegible]物，田園蕪然無餘
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illegible]何耕農具何取
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歸者[illegible]皆復田里者亦
無門而力繢，且夫小人困弊，忍思其為[illegible]萌，何事不作，若非聖
朝設法良吏盡心，逼逐流移，於[illegible]者[illegible]之籍擾
擾，何知臣竊觀蒙恭甚聖察，臣子[illegible]期成，陛下聖納
愚言，庶康其事，更或斟酌之內，[illegible]人，則臣之所為得以待
罪。願備趙過之用，以替千秋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不壽，非才累授，斷任，則

臣願就官中倚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
論租賦，官中亦豈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
從事。酌人戶之等第，劃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
無惰。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卻
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養雞豕，或給受田土之
際，措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
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一一躬必親，使其樂無
繫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桑
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
計府籍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一規，乃一勞而永
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所不及，若官中許
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輪剋，或以支合造耕稼之

具，或以為買糴種糧之資，使須逐事計錢，明收責，俟於東作之日，貸
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數
折納入倉。分明條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仰三司如要收
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無勸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還官，
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貴此言，一一
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當催科，觀新戶參蒙饒貸，囊卻容歸附，
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國家之軍須，臣固不敢乖此弊，所以為勸績。
抑其間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以家破逃亡之人承前
得其價，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舊契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
請田之際，紛爭競訟，頗爭典刑，乃塞其姦妄，必使舊戶
甘心於條貫，新戶得地以安業，此實之源，固富人之本，降
吹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假此地勢，如有成規，彼處亦令勸，臣又

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為政，一
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
陋之跡，欲為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讒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
少。或興沮謗，難悉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證前
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二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
憲，假臣亦餓莩溝壑，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
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況臣此際，愚已衰殘，盡慮前程，陪埋無
日，不願陛下不加前賞，只乞賜臣優閑於百越之間，假二事之職，庶
俾以充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遠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
而臣畢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最官吏，創新戶之屬籍，
寬舊戶之差，定賦稅之等差，約諸精筆運之利害，有法度可
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

否，采群議之是非，與眾人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敦神明之政，顯有利
益。此有鬼神所遣，斷言字並自謀。
真宗咸平五年，田員外郎成梁乞授陳靖勸農使，諭民耕田曠土。
疏曰：臣昨因行縣，於本州戶口等充等第。即今公私荒田已及六千
一百七十餘頃，秋夏正稅，全虧一十萬四千八百貫石有餘。初謂州
縣之官不能撫恤，致鄉村之俗各皆流亡。前後雖降明勅，未住招誘。
其如舊降勅書，只許歸業人戶容放一料，而租稅盡緣逃移之日，並資
牛畜盡已破除，歸復之時，屋木四圍，別遭毀伐，發生未觀，一務穢
逃門已聽於征催之，牛羊雞犬之可供。
歸夏去秋，復來逃，以本逃年州縣
實利則全無二三。臣伏見江南轉運使陳靖，昔在先朝，嘗陳農事，觀
其辭指頗識淺，特降勅書，取江南兩浙公私

都大荒田逐處頃畝數目并以往諸縣逃移人戶姓名直於昇州都
置勸農一司，俾於陌街之中撥以勸農使額，仍抽諸會田農人吏播
成都大簿書。況逐處田土高下不同，內有久來逃移撮畝全成榛棘，
亦有近年流散衆址牢已荒，復有白地平田全作林菁之利，亦有
被山兼水顛崖林木之貲，以此品量須分等級，仍乞逐州縣明掛敕
榜曉示諸色人士。及更委陳靖揀選三五人稍良官專職往諸州，親
諭鄉民。或有大段荒逃軍州，即委陳靖親自往彼，召耆年宿德之篤
與親民守土之官同就鄉園，令陳酒饌，達君父勸課之意，宣朝廷寬
大之恩。如人戶有元舊莊田久難歸復，或是他人物業素無附耕者，
除已有人戶占射為主外，不問有稅無稅人戶在公在私之家，以至
事力僧人宮觀道侶，並許量其事力請佃許地耕耘，明與除絕舊日
稅名，刻去當時舊數，更放賦土，恐作粗田，仍許取便耕佃，特免三年

輸送，責使修營住舍，畜養豬牛，待其竹木有成，田疇見利，顧望閭而
全備，親稼穡以豐饒，即自窮苦兩忘，飢寒盡去，時肯更思轉徙，再縈
遁逃。然後每畝秋夏之中都收二斗，稍利更免，諸般配率，當例差徭。
臣所陳勸農之課程，並之則內外有成，擴之則公私□□，少□所所
種之財，自與諸路不同，有航舟可以運輸，有物帛可以變易，待其事
成之後，有利歸官之時，即命逐處州軍每納租課悉令別倉收貯，遇
凶歲則糶充民食，當豐年則貢作軍須，有餘根足以濟民，有素財足
以助戰。如江浙成其厚利，則淮甸荊湖河北關西亦可依此施行。其
有施行節目，條貫事宜，約束之重輕，勸誘之法式，候諸□□以
人戶都大數目齊整，亦乞降敕與陳靖與臣討理商量，□□
旨。
又陳靖為江南轉運使上奏曰：臣竊以民惟邦本，食乃民天，□□□

婦人皆知此理，或者以陳農事為合臣之本心，實王化之大端，望
朝之急務。然□□□□未敢預明其事者，蓋中書劄子所降旨
命根括下州府射親手細細磨勘，不得行遣文字，皆□者應種民戶耳。所以
江南農田久失制度，公私紛病，根柢深深。今朝廷若欲剗除，必須明
行根責，若是應有紛擾，無若御且因循，事既因循，豈須剗□。臣嘗觀
史載，粗究興亡，見前代之招人歸遠方之妙術，或使俗甚富庶，亦不
使民生困窮。俗富庶則修備之心生，民困窮則叛亂之心起。欲其緣
皆從亂之不作，富與困窮而得中者，□□□此地之饒肥，還測租稅
之虛實，民戶丁夥之多少，□□皆占□業，起紀綱，正於手，舒條繁多
時，然後四海一家，始指其掌也。□或視浮散而不除，忽後患而不慮，
務姑息，尚或推延，臣恐民之當者，慣便於此日，國家行事，沮抑於
他時。臣到任已來，不敢廢職，其諸處逃戶物產及官莊□□臣先已

取得荒熟頃畝數目見在。自去年七月已來，接續□差人勾當，於當
年之內，其租課除舊額外，頗有出剩，以至逃戶物產、官莊荒田頃畝
甚多，並可勸課，候相次或有良便，上奏輕旋，庶使利害顯然，朝廷信
察。今所奉指揮，據□□□諸處事，今臣相度，舉劃聞奏，若以臣愚慮，
若不先取進止，尚難容易披陳，乞候將來臣或到闕，即子細分析，以
俟朝廷可否。
仁宗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
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御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本朝自祖宗以來
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及牧守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
檢校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之實，蓋不關事
此司編。今欲乞應天府諸州軍於長吏兼為留□農司，以知州為長，
□□判為佐官，於部內各舉清強官一員兼充判官，置□□□人，□特

部內諸縣令佐，前見管墾田畝、戶口數目，陂塘、山澤、溝洫、都
大之數，著為帳籍，仍開析元有若干逃移人戶，減耗荒廢田畝，古之
水利從來既毀者，委自勸農官司多方設法勸誘，如聽其生業，去
其久害，明其長利，候至年終農隙之際，轉運司通行比較，甚是增得
墾田戶口數目，或流入自占，或逃移復業，陂塘溝洫有創修及廣植，
溝洫開闢，畝稅增多，丁口蕃息，明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保明聞奏，朝
廷特與就賜章服，增其秩俸，一任終，如尚有功効，令轉運司批上
曆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任使。其判官亦特與磨勘引見。其
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每巡歷州軍，先須點檢勸農司諸事，得盡如
諸事。如農吏等因循墮慢職業，無閑人戶逃移，至多墾田之數日削
益乞，陞授豪官，盈當其判官，亦同降黜。所貴天下本業生民富務
萬世之基。詔三司檢舉舊貴罰施行。

嘉祐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勸農劄子曰：臣聞食者生
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也。故聖王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為
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
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
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
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為庸利
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之言非害，害農者政也。
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匱，得乎。故為今之術，勸農
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從諸路轉運使及州縣長吏，遇豐歲，廣
誅糴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
災，而蓋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為家
業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

北、河東以邊糧不足，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光又上奏曰：夫農人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
輕之，又困苦之，臣竊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
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
餒，先眾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
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
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竊以
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
足則以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
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
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振濟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
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

仁宗時，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邊部用兵以來，所急者莫急
於食，食者出於力農，而國家未嘗留心於農事，天下郡縣雖有陂湖
塘堰，例不修營，轉運使、知州、通判但帶勸農之名，無其實。又知州
通判令佐給衙鈔，堤堰溝洫，以為常務，亦不復知是何等語，是以農
困食艱，通天下計，常無一年之蓄，且天下無一年之蓄，以為
國非其國，況今大兵在外，□□難測，倘若饑饉相仍，臣知國用盡於
軍興，則力耕之人餓死不救，羸老委溝壑，少壯為盜賊，貽患國家，非
細事也。臣欲望朝旨下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管轄所部，令佐於
部內各按求陂塘，可興修者，以利民，恐有興作修覆，量率夫役，限日
計功。如能不擾村鄉，能遠利民，實及興理，為勞績者，加酬賞，若因此聚
夏搔擾農人，所犯一事以上，追官勒停，十頃以上仍除名，終身禁
錮。又條制舊有五戶至一保，由明此條，令力農之家五戶相保，其中

如有惰丁游手不事農桑不勤五穀田疇荒閑者並許本州申奏官
司明行科罰遷配遠州其勤勸農業者國家每三年舉行優邮自然
人務農業閑田必充。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

務農

宋神宗元豐八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切惟四民之中唯農
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
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
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
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全直以世服
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
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
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
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
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
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能遠引前古切聞太宗皇帝嘗幸金
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悉慈然
所隱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
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
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
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
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粒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
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皇帝
陛下富於春秋今者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
封事則四民疾苦庶幾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繁
冗雖皆身受實患直貴其誠不可忽也伏望皇帝陛下特賜省覽

庶以開廣聰明，賞益可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
此爲始矣。
哲宗時，同知諫院范祖禹論農事疏曰：臣近盡賜告，曾至許昌，竊見
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曾
是斗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
茂，唯憂勞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寬德之所及，可謂至厚
然猶和氣未應，陰陽并缺，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
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憂民者
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遠王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皆一粒
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之。臣之拳愛之於君，故不可
不報君。人君之奉承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
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
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
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
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
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
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
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
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
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是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眷應，比登年
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
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
朝祖宗以來，尤重農桑。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惻，春蠶
所營，并功紡績，而絹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
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
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方，
則天下幸甚。
文彦博上奏曰：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農時，不妨民力，歲以
力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然九人情恇惶，謂必歉
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霑霈，庶民鼓舞，急於日夏老幼趨功。力穡有秋
正在今日。臣慮州縣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詞訟勾追
逮捕繫獄廷，至於隨司門留，亦皆拘繫，頗妨農作。臣欲乞下諸路
早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訟鬪爭，一切且罷追逮。
事干人命及劫賊急切公事，即依常施行。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損上者益下之道，
厚下者安上之義。未有不先厚下而上蒙其者也。未有下不益而上
獨有餘者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爲先，必曰農用八
政者，益下之道也。詩之公劉，以積場爲先，必曰公劉者，厚下之義也。
召康公獻公劉之詩於成王，繼政之初；箕子陳八政於武王，勝商之
後，以大君初政貴乎知本。本立則政舉矣。故禮生於既富，禮興於足
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爲急。今天下四民，往往趨於侈靡淫巧之智，懸
特而爲工者，皆是倚市罔利之徒，漁散而爲商，有不可勝數。試公府
之役，一邑之中，不知其幾家焉，怠惰游手。一家之中，又不知其幾人
焉。故一夫耕，十夫待哺；十家耕，百家仰食，豈獨如是？軍賦於是乎出，
公須於是乎興，賓客冠婚喪葬於是乎在。一有旱乾水溢，雖終歲勤

勸。稽椽不厭。流離轉徙於溝壑。朝廷雖遣使發倉廩以振救之。十八矣。監司郡守雖有勸農之名。而無勸課之實。設有其實。人必以爲迂闊而竊笑。故不能持久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按書勸諭。諸者賜帛。自京海內富足。禮義興而兵寢。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於苟簡而不究治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臣伏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於惻怛。重於丁寧。終以不倦。以田疇墾闢多寡之地。爲守令進退之法。其有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闕。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蓋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不爲苟簡因循之政。加之惻怛丁寧不倦之詔。雖有不欲力田之民。蓋寡矣。由是富庶之俗興。禮義之教行。天下之不治者。未之有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天下幸甚。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請行籍田禮制。子曰。臣伏覩陛下肇建明堂。既蔵嚴配。乃以十月之吉首行授曆頒常之禮。三代墜典復見今日。可謂甚盛之舉矣。臣幸以言語待罪禁林。於禮文之事宜因有陳。然臣愚惰淺陋。不足以仰窺聖學。竊嘗攷之月令之文。蓋欽授民時使時以作事者。於農事爲尤謹。夫農。天下之本也。親耕之禮。事之本也。王籍千畝。天子三推。先農之祀。耒耜之載。種稑之獻。見於經者其制甚詳。昔我太宗肇行是禮。有司當舉循以不終千畝爲恨。迄於仁祖。惟稼穡是好。明道再籍。行覺果踐。進至十有二推。三公而下咸盡耀焉。神考稽古攷法。正郊圜南之位。哲廟繼志述事。務以思文之名。恭惟累聖所以敦遵陛下者抑又大備。時令之頒。此實先務。比爲迎眞慶成。臣獲覩清蹕。侍事郊丘。嘗寓天田壇壝。榛蕪。綠守措地。殆不足稱陛下重本務農之意。恭惟陛下天錫勇智。自初臨御。述經紀

全法三代之盛。聖治昭格。天人同和。風雨順序。既屢有年。而搢紳之吉郊甸之老。猶祇栽目未紘黛耜之觀者。蓋上以無忘列聖之德。下欲元元之衆躋于富壽。振古如茲而已。臣愚欲望陛下申命有司。參具典故。斷自聖意。順時幸臨。若乃仗衛之設。賚予之數。裁省之澤。則願陛下約文以就質。抑末以隆本。必于今無所甚費。則久遠可以時行。擴充之宜。惟陛下所詔。臣言狂瞽。或有可采。即乞特降處分討論取旨施行。

通判李新乞戒飭郡守勸農不以其實劄子曰。臣竊覩陛下孟春之月。親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撥三推之禮。舉百年之墜典。示萬世之禮容。種稑之種。出自深宮。鸞輅之音。乃先原野。父老動色。中外驩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爲大農之事。則勸農之官其將何以順承聖意。臣又聞昔者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而

暴吏乘時風俗。未嘗勸農桑。未嘗課千騎。五馬重擾屬邑。館廚儀衞賓客。携妓。效東山之遊。遊山寺。如潘孟陽之作。所以先朝嚴罷郡守行縣。正爲此也。今雖帶勸農之名。而無勸農之實。臣欲乞知州每春行縣勸農。量帶人從。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帳。令人除道。約束孤嚴厲。色妹動輒受饋送。從人丐乞錢物。其贓先坐知州。不許以失覺察原免。則勸農之官知所畏。而農知所勸。歲約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高宗時。朱諤上奏曰。臣聞禁暴不可以無兵。而強兵莫先於足食。蓋定亂則倚兵。足食則倚農。古今一道也。然而古者兵農混而爲一。苟可備而爲兵者皆則農必多。農既多則食必足。後世兵農分而爲二。苟可籍而爲兵。兵必多則農必少。農愈少則食愈乏。今日連營列戍之兵。則皆昔時耕稼之民。今日蓬蒿荆棘之地。則皆昔時稼穡之野。

地既廣而農稀兵不耕而仰食於此不能而欲曠日持久國家安富未見其可也臣近因奏對嘗乞授閑田以給諸軍以裕兵食矣今什伍之曠土尚多閑民猶衆古之民也四或為士或為工或而商而農居其一焉然士則農之秀出而有德行道藝者也方其未仕也是亦農而已則是古者四民而農居其二也今之民也九蓋從仕者衆耗兵者多緇道連墻工商雜戍徒隸盈於官府遊惰塞於道塗是八等之人今其為農者自不一二焉夫人不為農則家不蠶織矣不蠶則無衣不農則無食加以兵革未息賦斂日至設有水旱饑饉將何善其後哉唯陛下執古御今務農事殷誅為法制革是八等之人使無不致田而唯農之為勤則王業可興而國勢富固矣如臣言可採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李石上勸農議曰竊觀漢文帝勸農之詔二十三年之間至於十數未嘗不拳拳太息且漢興民值息戰爭之苦以歸安於田畝歲月未幾以謂不如此不足以格徠勸集以作其游手怠惰之氣以甦於富足衣食之源如文帝者可謂知所本矣仰惟陛下親耕天田以風天下勸農之心切切然矣如江湖兵火焚掠之地今皆化為墾闢禾黍之場大抵勸率之效也今蜀以連年水旱農有種而不得其穫耕而不得其食縣官力役迫之於其前兼并豪驅之於其後至於棄牛拆屋棄田里以去野無耰耡田有蒿萊者十居五六矣州縣以勸農為官獨不一為陛下留念之乎且以名其官者當思循其事今乃指為不急之務每以故事具酒食郊外召耆老強名曰農以勞之特為宴遊虛文其實無補農桑耕之勤惰與田疇之多少欲不知也蒙其名而忽其事可乎且陛下方求所以裕民為無窮之利者使所在疾耕力耘自足於飽暖民足則君足矣不必他求也臣願陛下以農為裕民之本於詔旨丁寧及之如文帝焉則水旱之備可無虞也

蘇籀上務農劄子曰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為本周公豳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饁介福蠶桑稼穡修場滌圃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叙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依皆思文之教以化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而凡寵侈冀僭遑求纖積且勤民務於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象齒不可衣而不可食有補於世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生則他財無所蓄天不大降非民力不生締不地歸非民工不成今陛下稀載出于租稅每歲糧秫寬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猶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者所仰者東南歲十郡今淮南往往為岸候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持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糈再熟貢錄八蠶方今縑綿之美不下齊魯又增以雖鍊龍椎之盛夫復何加自丁工女終身紡績五待尺籍盡力邊陲打陣者無暇播種南畝者甘心餉饋二者互把養衛田夫覺儒兆於甲士辛苦必百倍於戰而後請夫嗚呼衣錦溫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著者三務之最先寬恤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遺矣臣竊惟先聖數本興王之要道田里之安恃其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為勸課催科斂正然則但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地泰於是風雨時若耕織成遂殆其庶幾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財貨豈在公府倍足用閭閻固有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為出常納之物不失欽恤歲計時緩我邦渟寬累歲均省必致京城之豐小戶之儲常中百萬陳錫周洽

簞瓢盈溢。民有蓄藏。穀縑雖鉅萬。未以爲家貲。數歸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厚矣。陛下持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雖敢不盡力哉。嘗聞廉人撰衍義纖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稗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敦本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

寧宗嘉泰初。起居郎虞儔上力田劄子曰。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家陛下昇御殿謝廣庭。所得於詢訪聞見之實者。臣以口奏及見於進呈日錄矣。臣嘗謂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淮多曠土之官。司往時募人營種。聽其召佃。今已殆遍。請如佃田百畝。往往廣爲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力實不給。種之鹵莽。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如江浙十畝。況有不及耕種去處。

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饑。人情便覺皇皇。況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浙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爲利豈不甚厚。臣竊聞朝廷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爲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東歲爲始。然而種畢。已委字民之官躬領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貸給牛種。務盡地力。可爲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以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八佃當數。餘歸之官。別召客戶耕種。其字民之官。亦以力田爲殿最。賞罰之。庶幾唯民知所激勸。而以服田力穡爲務。不過數年。地有遺利。當司目爽實其賦。使民戶自殖富實。豈特水旱之有備。民至若民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備。春秋數關。可編以紀律。實守邊之要務也。如蒙陛下采擇施行。亦誠非小補。臣不勝惓惓。

金宣宗貞祐三年。濮州防禦使田琢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州者。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圉收。勢家無力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者。其係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嘉納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稻粱黍稷。絲枲布帛。極今古以成貴實。人神而共用。口非飽食終日不可不再食。身無毛羽。卒歲不可不蒙衣。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君使

男不盡畝以盡地利。女不下機以盡人力。則豈有飢寒不足之人哉。我聖朝君臨。古道既立。司農司。又令臨民官兼管內勸農事。凡以當務之爲急也。然天下有無田可耕之家。有有田不耕之者。所以凍餒之人尚衆。乞匄之人尚多。臣謂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夫士人學以居位。勤而不勞苦也。工人作巧成器。勞而不苦者也。商人通財鬻貨。末而不本者也。農人之耐暖推冬而已矣。於是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以待春暖播種百穀。以趣東作。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當體塗足。渾身泥水。而塵不遑洗。頭蓬不暇梳。丁壯興功。老弱饋食。披星帶月。而不安眠。沐雨櫛風。而不辭勞。耕事未已。而蠶事起矣。飼蠶採桑。奔忙代換。一月之間。古人謂如寇盜之至。非虛言也。至於炎天熾火之日。流金鑠石。耨荒蕪。用壅嘉種。氣如煑線。汗若解漿。以至秋成而登場。而後知天意之成。水歲旱歲豐

武歛如之何也。於是父母之仰事。妻子之俯畜。租稅之科納。單民之差役。胥吏之侵漁。蘇役之貴給。鄉里之慶賻。婚嫁之賻會。宿負之逐償。田具之補置。一年之計。但望秋成。一薩之所。厥散不一。故區區稼穡。及收穫秉。計其經費。遊善者而當之。而納之。而折定。其餘絲粟之羨。織者自衣之。穀稻之秋穫者自食之。穀如年豐。窮一年辛苦而一時歡樂。雞豚社酒。擊壤謳謠。尚可適也。儻遭水旱。則雖號泣昊天。執歛之者。將并田宅而當之矣。雖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一日無農家。故曰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也。又按豳風有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詩。蓋皆百姓勸其事而愛其吏。自願饁之。非督使供食也。今之勸農者。皆自責供饋。往說于田。恐有汙濫之官。因勸農而適野。遂恣意以宣驕。飲食非膏粱。先之以怒罵。酒醴非多旨。繼之以鞭扑。饜其腹於胥吏。放其餕於傭人。名為勸農。適所以擾

農也。臣竊傷農家之勞苦。憤官吏之撓擾。顧天下之大本。伏望陛下軫於睿慮。重此農桑。躬耕籍田。后親蠶。以先之。凡農家之孝弟力田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免其人當年所耕田租稅之半。凡民特富貴而他故而有田不耕。有桑不蠶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就於當年倍科其門田之租稅。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蠶者。令下之後限一年。須要雇傭客戶。完置牛具。違限者。如無故不耕蠶之例。凡勸農官內有田桑無故不耕蠶者。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逃戶出處。令下之後。限一年。官為召人耕蠶。違限則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勸農官皆可自具飲食。若以後猶有擾農家者。委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可也。如是則官皆慎勸。民皆力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矣。

天請又策曰。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禮。衣食者人之常理。自天子下至庶人。據此之務。不可闕也。今聖朝天開吉慶。人昧鳴尾。立太常之正卿。設司農之大寺。職戶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以籍田之禮尚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有闕。至如郊天祀祖。莫為其豐粢之業。盛有事致齊。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藏倉廩而承粟。向坊局而取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綠織。雖有籍田而實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亦非后宮之所出也。以之對越神祇。事于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一舉無少敢。謹按禮經之義。遵稽前世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月上辛之日。祈穀于太微之帝。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壇宮。掌舍設桄。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組纓繫紐于紺轅。冠朱紘之華冕。率秩東作。六至南郊。具庶甸之官。億萬民之瞻視。天顏咫尺。躬務親於三推。黎庶三百。各逸終于千畝。公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然飲之宴希龍光于既返。內宰獻種于廩。儲神倉飲

獲于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籍田之禮也。蓋按古經之文。周建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近于川宗。築室于其處。建后宮于其上。宮高一丈。棘墻外戶。扃而掩之。是大昕而崇此蠶。求桑柘。蚕具植曲。后妃齋戒而臨焉。戚斧由斯而勸矣。浴蠶于水。桑葉于風。蠶卒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于后矣。后於是而言曰。此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擇諸良日。后乃親繅。手既三盆。事終拜下。宗之以玄黃朱綠。為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其文可考。厥義甚明。舉而行之。可謂易矣。此禮似難而實豐。此利似小而極大。盖所以春祖宗之功德。盡祭祀之至誠。以稱擣之報。難矣。天下以務本也。伏望陛下無怠。號公之良。諫。式同宣帝之親耕。于彼天田。成茲盛事。南暗北磧。三思粟帛之原。上化下行。一警農民之意。於昭文化。以建太

乎垂諸典常。永示嘉範。更望中宮儀聖。做古親蠶。大增助日之月光。孫盡配乾之坤厚。陰功浩浩。陽熱明明。守恒德以無疆。獲奉事之常定。如此則下使田家之赤子。識父母以服勤。上獲宗廟之靈神。喜其誠而垂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一

田制

後魏孝文帝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主客給事中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

宋太宗時。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受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虞。瘠薄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中品。既瘠薄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

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藩援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稅，餘悉蠲其課。

太宗從之。

哲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擅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焉，他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則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畝，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中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者，藏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畢於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廢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大狹，今日之制大無限，宜約周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然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身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為兼并，則已矣。若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耕織致粟帛多，與漢之孝弟力田皆復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為賤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為法。九品者復其身，六品者復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制可易以助令吾民之役，雖丞相子必使出泉以助之，則下貴之室不困於更賦，而在上貴者亦不純於僥倖，然田制一未均，可以均也。非今日之患也，迫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已來未有以處之。今日之患也，夫事稽之於古而不合，驗之於今而未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未得其安，若是者雖行也，今占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於古無不合，驗之於今已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得其平，加之槩丁傅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於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為難而行之矣，天下幸甚。

徽宗時，李復上限田劄子曰：臣竊見兼并強侵，使小民不得安於鄉里，愛養仁厚之政，有無甚於今日。蓋小民無知，非惟但見目前小利，又多不給，豪猾高貲多張術以網羅之，牽餌其意，良田舊業，凌併而盡，且如一村昔有數十家，為其兼并，止有三五家，又流而旁侵別村，若火始炎，勢熾未已，是平日數十家盡歸一家，心猶未滿，又有占田已是中人百餘家之產業，其狠者呼喚轉於室，列鼎於庭，役保當民，千百其指，州縣之勢，喻其低昂，弱者日浸以削，歲有不登，則有轉徙流散之憂，此不可不慮也。著令雖有限田之法，未嘗推行其法，亦疎而未盡，臣願詔有司重為講究，使之詳密，別為立法，官戶百姓各以裁抑，不敢侵擾貧弱，以廣聖朝之仁政。

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論限田劄子曰臣恭仰陛下愛民之心至誠惻怛。近以臣僚建請，行限田之制，令臣等看詳行下。其法本於抑并兼，均編户，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為姦，至於墓地並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推砌頃畝，通格至有貧窶墳山以避科役者，非立法利民之本意，而奉行之官不能体國，慢弁加省。臣愚欲乞聖慈，命户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產，應山林園圃及墳塋地段並行免除，仍乞只以逐縣為準，許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數。庶幾田制稍寬，不致重擾天下幸甚。

光宗時知漳州朱熹條奏經界狀曰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奉省劄，臣衰晚迂疏，無所能似，猥荷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倖冒，常懼無以稱報萬分。今者乃蒙遭遇聖眷，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動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豪民大姓吏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於未嘗經界一事，亦以此相持，又照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一州亦獨并為兩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臣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追討之憂，又有以慰兩州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然以仰副使命，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俟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試其條縷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審選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户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户部根檢謄錄，照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户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户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

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損。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於鄰近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户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其中需處，兩司許就本州所管係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役可成，而民亦不至大費。然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初，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蓋經理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歲月。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如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選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當爲胥吏之餘黨者，

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就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隨副，而又籌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就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暴日。然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遵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融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致使坐落分明，簿[illegible]整而難稽考。所以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奸民猾吏並緣爲奸，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到諸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勝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illegible]

[illegible]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官錢，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各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illegible]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不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至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雇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

吏而今當反經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候打量了畢灼見多寡
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候一面打
量了畢另具利害申奏聞奏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
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
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牓
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以後官司
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論誠
厚下足民豐年興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右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理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上言曰豪強兼并之患
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
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
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
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
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
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
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
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
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臣嘗以限田
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
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
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
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

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
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帝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季鏞上言曰夫經界嘗議修明
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
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
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
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盡
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
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
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
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
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
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
之歲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
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時地利參萬姓於鴻鈞富戶貧窶
皆一人之赤子理無輕重政貴施行謹按周制之法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百畝之糞可
養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井有溝成成方十里成有洫同方百里同有澮爲畿畿方千
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積爲百萬井山川城市除百分之
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之公田
居二十八[illegible]之餘爲公田五千一十萬畝又爭除果[illegible]等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每畝歲收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十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貧賤患焉。上下相睽，貧富相殊，此陰陽所以舛作，饑穰迭衝，而孟子所以不得不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田思古道邈矣，寡哉越至於今，適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也。我聖朝東西南北，廣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嘆之聲未絕。臣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方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伏見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用牧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户，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靡所不至。此而弗治，化寔難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又賣於豪家之壞，至有雇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尚恐駭然，臨制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伏望陛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藩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敢買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為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一頃，其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恆產，官足養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之謂也。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三

學校

漢武帝時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與太常博士孔臧等上議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進立横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

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魏齊王正始中廣陵亭侯劉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誠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東晉元帝初即位軍旅不息學校不修散騎常侍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

奏議卷之一百十三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源之謂也陛下以命世之資鍾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習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深納之

建武元年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郊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一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實儒風濊濊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今九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為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

後軍將軍應詹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御親臨釋奠。則尊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帝雖重其才。亦納之。

散騎常侍戴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寥。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於中原。何遑俎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鍾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荊璞發采琢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謂宜以一時之暇。漸就經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諷誦無已。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誦。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涖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墮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

孝武帝太元元年。尚書謝石上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汙。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時靡[illegible]玄緒。斯焉莫抑。臣所以撫尋伏念。[illegible]者也。今[illegible]靜。將淵玄風於四隅。[illegible]興復國學。以訓胄子。[illegible]大庠。篤業。府[illegible]德匪懈于事。必由一以貫之。[illegible]學館矣。帝納其言。

孝武帝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學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

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為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軌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値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命與後生。自墨達滯。率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稱愛其禮。況名可興而替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皇斯典。權宜停廢者。則一切也。若其不然。宜依舊章。謂群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幷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論。乞付外參議。帝既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

清河人李遼上奏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寂寥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兆蒸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齊文。明宏獻。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急。是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還臣本鄉。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仰。由來所歸。術曠未實。學徒雖遠。思詣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白衣。依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諮宣尼善誘之勤。於荒餘之凋昧。振聲教之未央。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埽灑。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徠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為者微。所弘甚大。臣以朽身暮齒。丁今八稔。遘親時積。所在雖繁。撥武狩軍。何為之今。褒於三齊。臣當隨反。蒙回天之眷。總問稀冀。臣表付外參議。

宋武帝受命。暇日議建國學。以光祿大夫范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之聖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

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闕成大。故趙盾忠而書弒。許止孝而得罪。以斯為言。可不深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向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準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

未立。竇覺望其遠同撤已淪其遊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
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齊武帝永明三年春，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
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
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
王儉議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
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
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寗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
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
太重。喩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
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

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權奏
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
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明帝建武四年春，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時依永明舊事廢
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
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
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
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粹，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
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攸宜廢，昔漢成立學，迄元始
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且無廢行。斯皆
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
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

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以教諸侯弟也。於斯學是天子
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本非證也。據臣
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二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
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
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
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
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
之鈌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措，而猶道謂之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
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
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
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

後魏獻文帝時，中書令高允上奏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
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
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
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
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
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
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
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
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
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
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
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

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時相州刺史李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業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厚恩仍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庭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帝從之

孝文帝時國子祭酒鄭道昭上奏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帝不從

道昭為州郡又上奏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敦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霸者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燼群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不聊生皆斯之由矣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定元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與勸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以惟大魏之世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以敷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肅承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咸至德以和四服懷響之慶而嘉介聞美限北江徼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經營仍歸留心典墳命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蹤務修道以來之遠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

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蔑墳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帝詔曰具所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復奏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滯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睹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宣武帝時侍中祭酒劉芳上奏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

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誰由萬端資始衆務宗法故也唐虞
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
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
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
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
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
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
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
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
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
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
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
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
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
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
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
其定所帝從之
宣武時[illegible]英奏曰謹按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illegible]
此使[illegible]之深後遣使就郡練考[illegible]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illegible]

先是以本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瀍
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禆造之流湮閑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
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
遑正試使業儒之質為輕學之闌等數文肆今外宰京官
銓考向說所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
孝明帝時明堂辟雍並未建就起部郎源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
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
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盡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
是用酬膺下土大哉莫之能加巍乎以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
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比祖
南向卜惟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
是恢搆揆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

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
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
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叉物動作官
宜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
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
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
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蕪淹積年載欂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辟雍之
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寞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為山頓於一
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
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
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府寺大
作稍以粗畢豈可儀戒寧事經綜戎勤上庶務令克成使祖宗有馮

配之期慕生觀禮焉之。書奏帝從之。

冀州刺史李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衿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紛濟濟。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伏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崤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頌聲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敕有司。別議經始。

肅帝時。國序廢替。名教陵遲。侍中李渾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鑿周族。昭明之頌載揚。辟序大開。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秉乾統物。欽若奉時。稽古範度。垂由爵訓。重以高祖纘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縱周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搶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寞。既競奔競。遂多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牒。彼我之言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而望淸治。譬猶郤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以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贊義青

孝義乃合嘉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以今學

凉民如也　教頗廢。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萬

曆理惟陽精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儒之科。治世未備。運

反樸之化。起信斯繇。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於是成譏。貴虛而

賤儒。侍臣斯氏。所以允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親武在戎。而修學校

空見碑論。道吹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

日闢。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科。咸依舊典。

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擢年資嘗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器。博收

鴻生。以光翰閣。纂雅奇異。其精得失。使區寓之內。競務仁義之風。崇

教之餘。尋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

塵聽覽。伏願陛下垂乾日之監。審非禮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

行。帝善之。

卷之六百五　十七

隋文帝時。幽州刺史柳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疏曰。臣

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

分割九區。闕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弛干戈。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重致禁錮。無暇徒容。非朝野之願。以致於此。晚世因循。遂成

希慕。俗化澆漓。淳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

禮之制。本冠民庶。莫肯用心。但事所以未清。執物由茲而壞。伏惟陛

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顛覆。區

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遂臨四

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

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奨

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

心。未能頓變。仰惟聖恩。遠覃齊今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

淹事殷。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而風。不違而就。

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

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

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

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

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非時貴道。亦不行。

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然衆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

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

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

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

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

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就喪之禮。似塞耳而

卷之六百五　十八

無聞。德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

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

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

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

士習禮焉。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言曰。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

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交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

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

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未可得也。君子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

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

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伏聞古先哲王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

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
學之於今其用蓋博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
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因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
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
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枕籍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令何
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威與偶伍日書月至因藉除多人仕
尤多加以讒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任
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皆希
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乘
少經術之士攝職多膚淺之才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慎自勵使臨
內外黔首騷然不安賴陛下聖明頓有處分然而猶有近□與□□閒
縣官僚貪鄙未息所望書必論理致俗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
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二館生徒即令追集王
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典訓崇飭館廟尊尚師
儒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瞻有所發揚於弊道德
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
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
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背而貧窶哉今天
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先仰於茲誠知務
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玄宗時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于
之異者入太學轉讀詩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制分以師於

德四教學成然後□之唐典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
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
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
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既无王禮
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絜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
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
言
代宗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國子司業兼集賢殿學士歸崇
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上疏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雍水
環繞如璧然以詞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漢前世
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
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
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
為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揭廣大德今學之盛哉
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
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
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
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孝經論語依
章疏講解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
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
立五經博士品秩上徒有差館博士四員為講經且律館算館助教
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
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與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攝衣請
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通義示以文

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
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撻之。國子於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
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殺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
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准帖經。於所習經問大
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
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
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
集百官議。時憚改作。故無施行
德宗時。太子校書郎李觀請修大學疏曰。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
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攸著於人倫。規規而尊尊。
誠宜歲勅崇嚴。日致齋肅。柢工虔木未使乎榛崩。頹朔命官取□乎
師氏。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斯素王之堂。削青衿之

篇。人懸廉隅。俗猶事端。天下之人人相則焉。是以德對此道。教繇此
流。若水之潤下。若涌植物。利不浩哉。今當觀所叢甚不然。嗚呼在昔
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中年以來。寖用耗息。洎陛
下君人。宿弊尚在。執事之臣猶不為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
患。遂成頹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且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
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廢。見存者恐不遠循。實人有
棄本之誚。群生有將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鍁折。擊其中。當三務於
三時。視群雍如農郊。堂宇頹廢。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
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趣寘遷。而陛下不以問。宦不以聞。執政
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推。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矣。□□□
上議。殷至焚其為利也。□□是哉。日者聖朝以貢舉時。有風□濬
宮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卑衛。宜皇獻賓四三六五之君子□

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詔□□
羅之產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妄忍之懷。執事之一
窮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累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
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太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
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生。姦可使聽。望德逡巡。不知其
然。今當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將他害者千之。養士為費
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
害為害也。諸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幹。斯言損益有漸。非□哲
靡察。今乃明徵於儒書。歎若於摧與。縱絕於易從。恢業於絕風。而望
海內為雄靡然。雖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
之盛王也。蓋以其有庇民之德。作國之仁。可仰而與巍。且太學之興。
本於有虞。達於二王。黔至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重聖遵之

無以增。若興於先聖而延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懋訓醇風。萌於周秦
于民。百代葬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存。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
君德以相高。八重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周落焉。夫四君之德古猶易
制。陛下之德猶且難矣。易制之民猶哉。遠之難矣之民得不重慎乎。
曾春秋書太廟屋壞。傳曰書不敬也。臣今耀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促
萬代之嗣無法。今聖朝眾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望織婦之機。委農
夫之耡。豈其惡民而賤物哉。為社稷之計也。設一旦農夫廢耡。婦廢
兵器在邊。業而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畜於
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
侯之本也。未有本之敗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為國
者不猶治一人之身乎。身即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
則體從易而體乎斜則□□之□□□□而□今不□□於心體而理實

變於外氣鬱於中則爲不起之疾矣伏惟陛下參天地之
會觀循泰之閒識無用之府皆有然之原厥勵修而百度明庠序宮
而教化行勞經邦於長久懸帝載於登閎願文周萬事者修辟宮
於陛下萬之一焉伏惟速令於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憲宗時學士李絳上疏曰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未嘗不崇建
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揖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敦
太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用化成天下也故
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經討之餘則先武事乎理平之運
則尚文德一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我
太祖亦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碩
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誠先聖之言爲當代之務焉名碩德康國濟
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歸顯仕也國家自高祖初中閒中偃修太學

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置舍入引儒碩增置生徒察立博
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賢儁應聞游古儒人咸微經據理得傳師法
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華養有恭義之名故人行禮樂咸備正觀之
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引國學之制但於儒道之盛故太學興
於衰亂之代非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至實皆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將
濟庶師壽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
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迭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遊
達聖明蕩滌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自王所不能行而陛
下行之焉方傾耳化人企聽明陶聖化希承德風而儒風道隆謳
歌之雅詠蹶沫化洽辟雍學之高氣胃高朋殺亂萃藥與儒然中
料民生人混雜儒碩解散鬧學毀廢故致鎖隱之志博士有行庶
之識焉萬國誠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擇之代之宏規振作之命優然

太學壹之……自將學生徒必爲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
學中屋室什器之制然嚴課督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
使有懲勸拔萃出群者優之以科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
日興經典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英猷明廷堂基
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
慈特寬愚言起茲廢墜引於教化冀裨聖政少助皇風上於是宣付
中書門下令備起國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三

學校

宋太宗端拱初。史館修撰楊徽之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
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響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
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尙
非振舉爲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
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奬人材。繇內及外之道
也。伏望濟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援自草萊。增置員數。分
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寵稍且優。班別斯在。淹貫之士。宜蒙厚
賞。則天下喜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
仁宗至和三年。侍御史趙抃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緡狀曰。臣伏以商
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良。以敦厚風俗之爲急也。

後之苟簡淺末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闊謂之。然則舍此而欲
風化之宣。是猶卻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曆初
朝廷蠲田土二百餘頃。房緡六七千。入學支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
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句已逾三歲。纔贍及掌
事論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已來。一切停罷。令
自供給。所以然者。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緡並卻係國子監拘收占奪。
近聞吳中復論奏乞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
若田土房緡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
去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
日欲致君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
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依舊許
令收充齋舍贍養生員。教育[illegible]。一變至治。庶使本朝事儒重道之

學育材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嘉祐元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
取士之法者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
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
陛下愼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之三舍。因以辨
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
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
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
蓋以古今之体不同。而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
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
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
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

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
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
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
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里。聞
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
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
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
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
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勸而久。衆賢審官如
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偷
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
往四方之士。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增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者

學於京師者歸行於其鄉里。既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法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始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眾察俗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患於急迫，此施官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然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選取之際待其眾察徐考而衡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齊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黨里鄉黨眾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譽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

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眾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下蔽於國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涵養成化，養賢勵俗，在於漸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自亦可也。教學之意在寬敦本而修其實，稟給以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

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偷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擇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眾議之。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此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則其間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肅，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取，然近歲此法亦

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丞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眾官聚聽，令專經義出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非僻經術荒疏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

仁宗時，諫議大夫夏竦請興學校，疏曰：臣聞古之為國家有天下者，庠術有考國有學禮樂之始興化之倫，於是乎在。五帝有成均之名，虞夏貴膠庠之禮，周監二代而郊立學。漢氏按稽雅尚學校，元帝本限博士弟子之員，孝明親授與門閥林之主，永平之際，揖讓興焉。孝唐好文，崇設兩監，不游太學以為恥，斯及叔世，尚亦陵遲。國家治邁典故，惟建是圖，時文載郁，化成天下，但建教勸學，有殊經意，設庠序之之館，列博士之員，胄子請尚齒之禮，中年廢考校之規，或有生徒

名而已故俾雅之士厭其同方由是九齋罕修學校蔑聞墮文翁之
訓隳常袞之制太守但恩於因循判史不聞其興學遂使邊遐
之俗罔知鄒魯之風冠帶之民變有殺歌之化雖間有儁材而罕聞
師訓執經指不知所裁伏願陛下稽考古義恢崇文明太學之
道于中廣庠序之學于外分命郡國各置學官講信修睦以稱教化
無使子衿之詩復歎於聖代也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日立政之基也
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設教之本也合射習鄉循揖讓謙遜
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事族會功是仁義所[illegible]也出師受成
執訊及告是廟堂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發事是宗社之重也蓋三
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以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
不以學為先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
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便[illegible]群老先老之事此
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illegible]于大[illegible]干戈日用
而列國之學猶嚴故子衿刺其不修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首建
黌舍於蜀郡仲舒說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名儒隱德咸有門
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人至于東都學之[illegible]盛故在兩漢
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知去就之行
及桓靈失御羣亂滔天王綱解絕民勢版蕩而賴正人持救義士奮
袂支壞扶顛更延餘曆雖腥穢已塞于上而清議不毀之下豈非教
學之功漬染浹厚之所致歟[illegible]晉代[illegible]尚主庠序秋廢薨度寬之
講舍於鄴者然倡而不和絕而不續學復衰比諸生解散以是而論
詩之風政其可知也惟我治朝[illegible]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篤言
煽古知誦簡冊之言歷百年[illegible]製縫甫之服奎壁有煥河洛薦祥
文物炳然儒碩挺出故學校徹遍乎畿甸繢興乎鄉郡[illegible]學規大於前
觀弦誦聞八[illegible]川樂善之吏經營其閒民悅勸之不令景從庠序之
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化風示四方以禮義薰陶之
齊人又安能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行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閧之市
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與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
儒說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
學宮盛矣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伍然無主時就鄰廬避得學辭之
門必有正業退必有居西丈之間且夫百工眾役必有師[illegible]
立師長又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
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illegible]儒雅尊傳
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勸命郡國勸使之學而終不能興
自餘歷世小雅盡然斯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修立乃咸
於兩漢朝廷宜選儒其善惡禁以成之顧同不急之務視之弗萬宜
國家尊道育材之意哉聞者近詢數郡之學雖為除守議官提擢
以吏職視庠領之不暇何圖籍之能精臣聞家每有萬邦吏員至眾
山澤津途百家之聚雖刀可斛必置正官惟是膠庠主道所在顧一
士之標儀微政之本原豈朝廷崇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臣愚以
為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學經術為[illegible]之士凡主學州
郡悉為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祿夫致官布散劇緊時略之則輕
屬之則重責之則人必同趨爾之則眾斯其崇事無大小稱其事則
權歸任無為果委其任則政自盡以為欲使師儒嚴道訓導尊
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勸良者旌而異之怠惰者商而繩之
至道興之時必參以學官之論其有間然者弗在於考之選其事程

異者必預充贊之責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說勸誘
于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獎諭或有賜亞太學員缺
即以所薦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者不得入于館閣入館閣者
必先歷世學官循近判先將部而後得備選三院也如此則清流
美士在于學矣自然而遵學而教上士業成而行修禮義達乎閭巷
德化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教用成
矣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古有四民皆以其業則承賢世襲古之道然
三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典樂教胄
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
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教以德行

之實于羽絃誦凡學必時備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比年
考校至于大成然後論材定任而官使之漢制中二千石以上皆得任
子弟為郎或沒于刺守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凡一善皆善
屬先祿勳更直宿衛歲察廉茂舉四行才遠優顯始家學舉銓右高
第方出補長吏下自魏晉迄于唐朝臣修身功利及民勞效在國始
被恩澤賜一子官襃勸勸賞其義其大臣竊嘗觀朝制凡職參侍從班
在兩省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
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又近制員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
而請敘任亦得門子之錄由盛世一統滂天澤外釐陰路廣郡縣
員多以霈澤王澤周冒纖微之品獎勸群吏無為子孫之憂然臣
之愚尚有不足者夫世延于賞雖盛王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
所誡今以之余羨廣教育之道未施此世祿之家歸究由牘[illegible]

業之苗名為易驕夫其生乎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
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義儒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
篤在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浸
淪世美解薄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致文之懋卓爾而立
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幾族以古者作為膠學聚而教之非惟
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
悉隸于太學其在都者今日入肄業遵古齒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
教尊故尊乎教在嚴其師故師之嚴在重其任伏願於朝士中擇宿
儒有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齒之
比年考校頒勸罰情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業時務而通者
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
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夫學

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貴任實經誨育
歸高華之胄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誨爵之
志勸勵之道主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
政學校治去非邪教之大者哉
方平知睦州又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狀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
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熙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
為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民風順睦以得州名前有俊選之
材野有名節之士元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
至聖文宣王廟又上請九經書于朝家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
年知州右司諫范仲淹就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其寶元元年
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址嚴設及臣到任念一學或以[illegible]

工為伏望陛下崇尊儒教之源廣厲學宮之路俾是遠方之俗[illegible]
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小學名目并令於管內荒逃係官田由量撥十
數頃以給學粮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將學之士漸
安肄業之所使邦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德甚美
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
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洽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
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
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
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息惟朝廷崇而教育之則不日而復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
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

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
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
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
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
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
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
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
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
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
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
從役州郡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

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
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
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
業行脩者藏歸而罷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
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
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
歸以為郡學師之罪乎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
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
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
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為其有學
行趣卓眾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其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

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推之在太學者先
使其同業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illegible]或舉其私若不
以實其[illegible]因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illegible]者官二等
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為士師者舉入
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
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
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
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
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歷考試之法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
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二十以上行學可言者舉而為二等之
者聽授以冗散之任皆升其後學業修而論選則不復使與進
致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猶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illegible]

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黜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俟之六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豐也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會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論三舍疏曰臣伏覩國子監考試上舍除舍試則臣伏念自王者之迹熄而學校養士之法不明於天下學者以言而不及眞於是其實幾亡焉道之方行也陛下以天明命奮然震起而一新之欲滌難黑邪說道之以經術而學士大夫知所本也然風俗靡靡未還忠厚豈稱矣之未底哉亦由吾所以取之者其法未盡也臣夫科擧之與久矣相因於千歲而欲革於一旦之近臣固自知其難也蓋亦有漸焉今天下之士或衆或散品行賢之非可以遍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頗以行能為差雖未如古蓋非殆庶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愼選而必用糊名之法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異於以言也論選士在學校不循科擧之常恐必非其人也今如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擧也今六經之說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託於義理學文不足患也所憂者其實未應而已臣欲乞試內上舍皆以文行爲差如辭理優長行義超卓爲一等推恩仁義無玷者爲一等如有過謬文雖中不與焉夫上舍生其恩不過免解或遂得一命而使人人爭所以自愛而興於德所施者廣而所及者遠夫是之謂要術行之以漸待之以久古或可復矣臣嘗侍罪學官稍詳本末如臣所論衆不能廢今所以必用封彌謄錄欲如內舍者恐物議雖□不敢自任其責而朝廷所以如此者亦以私疑之也臣以謂陛下興起學校方將追還三代之美而王政造法乃無以異於後世之科擧則所失多矣夫行誼有素非可以一朝一夕為之是非所業者衆亦非一人之所能專也苟得其他第當寬其人而已不可以非其人而廢法也臣欲乞稍合鎖宿考校庶幾事一義以臺諫官一人臨之以防議論之私其他乞如試內舍體例則學校之與不至廢失矣

諫議大夫龔夬上奏曰臣伏覩制書擧人習業之外更試律義一道臣竊推周王之教道德為先其次六藝而已故皆純全而通德以一風俗以同者此也陛下自熙寧以來大闡學校養育人材經術皆訓迪士類今一旦以刑名之學亂之臣所未諭夫道德者本也刑名者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臣恐獄訟煩興書習律制書中多士專尙經術悉意本業不勝幸甚

知興元府文同乞置府學教授狀曰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觀其於處所稱狹隘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纔數人而已臣因詢問係屬所稱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擧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借寄應從前應試有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獲住此脩習所以其民俚習謂言無效更不從學近歲府縣更無有士人應擧蓋緣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切窺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下州軍亦一歲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常秀異之一

之士以備館使但自本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擁不審決
寥然一方遂絕文彩深可歎也比以本府司理參軍吳行白典掌
三年到任乃於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義教其對吾大義諸生
後進教誨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靡至入
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吾道悉由勸
獎訓勵憧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希幸成業矣行今來擬
主考第五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伴他官
承乏耕學者之所忼儻未必有能如行者臣無聽聞得本路興峰邵
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當自來所居僻陋難得師友
臣試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置條少有學人修學不為
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冀
一府五州之人盡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業變此俗煥然與天下

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言不敢自默臣無任恐
懼激切屏營之至

知制誥蘇頌上議學校法疏曰臣聞古者王大學以教於國黨庠戶
以化於邑雖王之諸子卿大夫之子弟及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所
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繇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學校廢缺
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後備上都立國子監以總六學之務設
官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
政令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學校之職縣曾置
庠遂序國學之制稍稍復矣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慶曆以後
教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宗尚歲月寖久師生益增然而學校之間
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顯著於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今明詔將講
此制而將意於詢謀議治世之先務亦宜以當稽神明臣竊

本朝學制大抵倣唐之舊然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
雖久而成効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子監則博士助教各二人
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學生二百人太學四門學則博士助教各三人
學生各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人律書算學則博士助教各
一人學生五十人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共八人而無國
子太學四門之別職事又無尉最之課太學生止於二百人廣文生
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試而不隸兩學聽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
書算則又闕焉唐之學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
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上者上于監祭酒司業策試優者上于禮部
大成上于吏部今二者咸無為其法制廢裂如此而欲責其一道德
而廣教化者不可得也必欲別為新規臣愚以謂稽習既久未易更
張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則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令分

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人各講一經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
並為大經各限二年講畢毛詩為中經限一年半周易尚書為小經
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講生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
直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試題目若考校試卷則入人通主之
其教導有方成効顯著為諸生稟伏者俟及二年委判監官聞于朝
廷量賜召試館閣職事其不職若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為額逐日
早分偏說各授經百人仍候習業經論語暇講餘則課習文史每月
公試一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于學以為勸沮監丞掌其課最
主講師亦隨便每一經講畢監上于判監官策試大義十道令日
口說十道各定為三等大義通七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義者
為優等大義通六及口說俱通者為次等不及六通為下等其通一
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優等者上於朝特量加推獎或直送

省試。仍許特奏名次等籍其名以俟再試。願別下學本處常加教飭。
其文行道藝超邁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舉薦以備朝廷
擢用。其律書算等亦望各立一學。並置生徒。應令學者粗知本原。以
之入官。才至庸直也。州縣之學。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內舉人及
三百人以上者。朝廷為選差正官。三年為一任。如能舉職有效者。任
滿日本州為保薦之。乞加旌擢。其餘本州擇有科名守選官員或
經行純粹之士。上于本路。列奏朝廷。俟旨補授。仍給本學公錢為俸。
亦以三年為任。任滿保薦如正官。夫內命官望加優獎。寒人即擢以
閑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一員。以本郡有經術文行之士
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衆舉。州為補置。本州無其人。則請於鄰
州。使專講說。諸生聽讀課試。亦約太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
長者。上于州。州為覆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無有功勞者。舉

送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願學置助教一員。推舉如州說書例。兼主
講說教授之事。諸生有業成通經者。上于州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
州縣既立學校。須藉公費。望許撥本處閑田。或戶絕及僧寺莊土
多處。許酌移割入學充職田。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主人。主
持勾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約既備。然後舉則人人各務學業。
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丕革舊俗矣。
宗丞劉摯乞增宗學官俸狀曰。臣所領職事。偶有管見。不敢自隱。
冒之罪而苟簡不言。伏覩治平制。詔增立宗室教學之法。設教授官
通大小學教授二十員。其講授課試條式明具。近官除本俸及月請給
錢六十千外。別無添給。而宮院承例衆率私錢充為月給。多者三五
十千。其下不減二十千。臣等伏以諸宮宗室聽讀員數不等。大學小
學亦復人數不同。而學官月給。取足其間。故其斂率之法。豪差各異。

奚以俸入均割或促員數分定。或大小學通融。或逐學各自承數。大
率員多或俸優則所斂輕而易。員少或俸薄則所出多而難集。
乎緩急亦又繫夫賢主恩意得失之間。故輸者受者皆有幸不幸之
以至興訴投訟。本司為之暫索。蓋此錢本非官為立制。至生詞訟。理
難齊一。臣再惟教官於學者既為仰給之地。則俯仰顧私。恐少有以
教人之意。飭厲自任。至其甚也。將必有委曲諂媚。相事於謀諸宴褻
以求容悅者。蓋利之所在。人之常情。師生之分無由而立。凡此甚非
朝廷奉訓宗子崇學官本意。臣等不勝愚鈍。欲乞將諸教授比在
京職事官明立添支。稍優其數。舊例宮院所衆月錢一皆禁罷。庶者
既無侯私之慮。得以展意於其職。學者又免會斂之煩。而不得持此
相為輕重。師道少抗。然後所謂程課可得而加察矣。臣等竊嘗計之。
使學官員數常足。而執聽增俸之優。其所加費。或增錢歲纔三數千

緡。恭惟朝廷養士之制。務美究具。太學生千計。而郡國增立教官綿
學經費無精不棲。所以樂育人材。恩施甚厚。豈於宗學少費而有
愛惜。特有司未經申論。因循至此。伏望裁察。亦賜施行之。
時議建武學。兩浙路起居注張璪上言曰。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
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
之士一養于太學。
知諫院兼領國子監事陳襄上奏曰。臣伏覩先降詔書。令兩制已下
至臺閣臣僚建議學校貢舉之制。得以上聞者。庶見陛下講求至治。
思得求賢養士之要以興起王業也。臣近以諫官兼領國子監事。每
至太學視其齋舍頹弊。生徒挑撻。官吏苟簡。此無法度。竊謂太學者
天子教化之宮。自古聖帝哲王莫之敢廢。晉宋而下雖無先王之遺
法。猶置師弟子多及千數。唐貞觀中規制益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

博士生員與簪纓子弟游於學者僅至八千餘員。皇國朝儒學之盛跨越漢唐。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臣實恥之。蓋藝祖創業。未遑斯事。當時謀議之臣。識慮不遠。因循百年。未有太學。今生員所居。乃是國業廳事。與朝集數位而已。天下傑望必行於陛下之手。事得其本。爲之甚易。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使居師長之位。百度興葺。乃其末事。可以不勞而成矣。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性行純明。專於古學。甘貧守道。不苟仕進。皭然出處。非義不由。道德未加而人信之。此可謂以身治人者也。前攝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孝仁勇。根於誠性。行與道合。心與俗遠。博通群經。而尤明於禮學。思一物不獲其所。則其心憂焉。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數命不起。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二子之道。同而其用或異。皆所謂學孔子者也。方今在國有道之士。未

烈與秩未見其比。陛下方大有爲之時。捨如是人而使窮居家食。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文王待二老之意也。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姑以禮命召至太學。使居博士之職。以經授弟子。師宗室公卿之子弟與國之俊選。咸得執經肄業。而以師禮處之。庶乎其可致也。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履行正固。經術尤精。東南士人多所從學。更練民事而適於時用。嘗爲太學正。衆論推服。鄉貢進士程頤者。有高世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遂不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近聞諸路搜訪遺逸以應詔書。師常與頤咸與薦達。亦望聖恩並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謂此也。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論者固多。伏望陛下選擇近臣類付評定。取其合於王制者立爲一代之法。願不爲淺者之論而遂班正。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元年。左正言朱光庭乞擇名師主太學狀曰。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莫急於人材。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莫先於庠序。朝廷務要廣求人材。而不素爲之養。則何由而得。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名爲興賢。而無養人材之實。所以然者。蓋無名師之教也。夫所謂名師者。其經術足以窮聖蘊。其行義足以爲人表。又能垂誠以教養爲己任者是也。昔在仁宗朝。招胡瑗典太學。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所以成就人材爲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今庠序之中。未見以禮義教養。唯見以苛禁繩治其所習經術。所修行義。蔑爲觀法。學官者區區自顧簿書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甚非所以爲育善之地也。今朝廷所去弊政幾盡。而所修善政未甚聞。臣以謂所修善政。莫先於置名師興學校以養人材。育善自京師而風動天下。伏望聖慈詔大臣博

求眞儒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主太學。以教養爲己任。罷三舍之弊法。去一切之苛禁。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自然可以成就人材。爲陛下立太平之基本。臣願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左司諫王岩叟乞罷三舍法狀曰。臣聞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戾。事有用意則善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三舍之法。名雖有高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之患起。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禁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混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嘆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磨礪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器。優游舒徐以待其成。今乃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夜戰於胸中。將何以育德善道之[illegible]意。非所以爲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illegible]罷三舍法。開先

生弟子不相見之禁。亦寧士大夫以義講解之餘。止於公私試事焉。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勸而屬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義。爲四方矜式矣。

岩叟又請用薦舉之士爲學官。乞罷試法。疏曰。臣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以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與士人也。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州郡學官之制。特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憂。淩冒之久者。豈其心哉。祿仕進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爲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爲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爲天下勸。

御史中丞劉摯乞重修太學條制。狀曰。臣切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瑣密。士之學其間者。特身舉足躡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盡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之士復畏詩之舍。往往所專備禮請問。相與揖語。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盡其意不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必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羞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蒙蒙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卓犖拔萃之才。辭藻超品。以人物自任者。置之上第。則是先帝有興賢進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諭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去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之禮部。本部尋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摯又上奏曰。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煩密。失養士之意。乞下有司刪

行修立。後蒙朝廷選官置局。及今已久。未見成法。緣所差官各有本職。不得專一集議。兼臣竊以謂庠序之制。教育以成其材。其當以進其志。群居衆聚。略爲約束。自古以來。法之施於學校者。其本不過如斯而已。然則爲今之議。無大措置。惟可按據舊條。考其乖戾甚者刪去之。而存其可行可久便於今者。則所謂學制。可以一言而定矣。若乃高調以慕古。新奇以驚衆。往往無補而又有害。夫紛擾於諸者而習知其情僞者。宜莫如學官也。況此因人情利害而爲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爲哉。故臣前日奏請。上乞令本學立法。上禮部。禮部再加參詳。上三省。以待聖斷。誠如臣言。學制成久矣。今置局半年。衆聚紛擾而議。官各持所見。紛然異同。無所折衷。學者疑惑。莫知所向。未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檢會臣今年一月十五日所奏。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

修定殿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行。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法令速成
以便學者。以述先帝興學之旨。以副陛下造士之意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上奏曰。臣伏見本州州學見
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
更定貢舉條法。新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
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
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後乞賣與州學。限十
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令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
一千四百六貫九伯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
一貫三伯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
五年之後。河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如
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然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
與民。盡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甚為小民衛荷聖澤。莫知紀極
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處
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
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
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
元祐中。越州學教授慕容彥達奏曰。臣伏覩神宗皇帝恢崇太學。以
幸教多士。製堂及齋名。以寓訓迪。學者將於斯仰之若日星之麗乎
上也。陛下紹配宸撰。刊附學校。成述師志。命以一士。而名堂及齋額
多非臣所願亟建立。或怪僻不馴。或稽考無據。或違背經旨。以此
揭示多士。甚非所以稱朝廷育材之意。臣愚欲乞開界及諸路州縣學應
堂及齋名。不許用太學辟化等堂名及論秀等學職事齋名外
止須用學者所以印不得擅僭名及門有創立。如蒙聖旨乞下
有司頒降施行。
元符中。彥達為太學博士。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追述神考美意。自
京師下至郡縣。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嘗貴諸路教官所選。唯經術
行義之士。三代庠序之盛。宜無以加此。然諸路教官奉行貢士法事
體比昔為重。今員數既衆。又皆一時之選。而責任多係選人。國子監
長貳職事及官止八人。視之太學正錄。員猶不給。况諸路教官如此
其衆乎。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稍增國子監長貳舉官舊格。使凡預師
儒之選者。益知自重。以稱陛下長育人材之意。
哲宗時。太學正葛勝仲建養士圖籍劄子曰。臣竊以三代之盛。班治
顯設之方。尤備於成周。而周之隆。教養作成之法。獨推於文武。文王
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其效至於多士以寧。武王之詩曰。豐
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故其效至於無思不服。雖聖人以神道設教。其
精神心術之妙。不可推測。意者殆將以作人觀化。為長久無窮之計。
非特謀用於一時。以康無事而已。棫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下武
云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故予詩輔之。而國以長林。嗚呼盛哉。天詰斷
文。越數千年。而復生上聖。應世覺民之述。若合符節。恭惟皇帝陛下
以御齊淵懿之資。復熙洽隆平之運。躬學高明。道心昭徹。燭見治本
在崇化厲賢。故自躬嗣已來。首議學政。大闢雍類。而於以育才參縣
師儒而命之分數。以實興仕勸之法。革舛繆備公之臨。而選之令密
出於親製。程誡之文。宸布於乙覽。一戊僦廩與廣數百萬。別為一司
經畫均制。不取於縣官。而以給。臣命諸路各任常產以資永業
行之十有餘年。典法大備。彬彬漸矣。今之才皆出而要廉厚之俗已
成。雖詩歌文武之盛。無以進焉。既又命禮部以天下養士之額。今寧
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載之圖籍。掌在有司。臣等恭承詔旨。

討論綜次隨類編括歷克成書取大觀二年終爲率旣以通前所
離爲析數。又以天下合爲總數。凡二十有四路而中都兩學之費
與焉。彼漢中世增弟子員三千人。而唐太宗千一百區載之史牒
稱其盛。顧視今日倚足道哉。所有天下養士圖籍凡二十有五册
隨狀上進。干冒宸嚴。無任惴惕屛營之至。
畢仲游上奏曰。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
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求得其道則終無補於天下。今所謂律令者
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爲治之道。雖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
以進賢養士爲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爲虛器而已。蓋甚可嘆
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
於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
待道藝以爲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

姑歪賦塵昏課蠹蔵學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爲學之道耶。其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爲道藝者猶未備也。
而又設置師官。廣生舍。衆徒弟以爲盛。其去道愈遠。至開興學之初
變詩賦爲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
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無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
有異也。而今復欲變經義爲詩賦。是學官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
大夫之所以自得者累之。在罪以略書之三代鄉擧里選之法雖欲
舉行。宜亦倣其大者。似而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舉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從之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
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所行因能偶然後序之別爲貢擧以待科擧
之古存之而勿論。要使人得和易而不追化其心而勿强復其迹。則
八不所以爲學之者而又以歲月則通將適於實用。不爲虛器

而徒設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四

學校

宋徽宗初即位。御史中丞王覿奏乞大學冬季補試疏曰。臣伏見大學外舍生以二十爲額。每歲四季補試。前後試中之人俞額雖多。而入學者少。故逐季補試不已。今科詔在邇。外舍生入學者漸衆。既已及額。四方學者既不知在學諸生額足。又以朝廷逐季補試之法行之已久。未嘗中廢。故來就冬試者道路相望也。竊聞太學收接到諸生家保狀已是六百餘人。本學申禮部乞補試。而都省以額足不許。本學只得示罷試。六百人者既不得試。能無怨望。若詔告有素。則四方固所不怨。緣太學既未嘗先期告諭四方學者更不來試。及學者如期限到闕之後。方指揮罷試。則是朝廷著令誤四方就學之人。爲徒道路也。豈所以信天下哉。況孤寒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而至者。今不

得試而使歸。臣於事理非便。臣欲乞朝廷指揮太學。今年冬季依舊補試。其試中人候學中生員有闕。以資次撥入。仍令本學契勘來年春夏季委更不須試補。即預先移文諸路州軍。曉諭學者。令知若將來生員額闕。合行補試。亦先期曉告施行。所貴不誤四方學者。

崇寧初。左司諫慕容彥逢上奏曰。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錄。縣有長諭。延至其餘掌事之令。皆奉行貢士法令。書考歷選之外。量根本於此。而遠方諸生尚循積習之弊。廼或持其短長。糾率學衆。醜詆所試。以至廢其舊經。以快私忿。以此騷第類多毀犯求全。顯見壞亂。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編修學制。載立法禁。不唯能處學校。亦以教學士風。

大觀中。湖北提舉劉才邵乞頒御書學十大學。其子曰。臣聞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相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君者治之之謂。者教之之謂。師治之教之也。天不能以自爲。而付之帝王。帝王以威德使事代克稱君師之任。用能相天而成其能。四方之民賴以寧。五唐虞三代之盛見於詩書之所傳。率由此道。其後去聖既遠。無所倚賴。異端肆行。而道統益微。漢興百年。稽古禮文之事乃克修舉。孝宣增元前列留意文學。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石渠。且使平奏其議。躬自臨決。章帝建初間。復倣石渠故事。因著其說爲白虎通議。雖未能方駕前古。而發揮聖道。皆不小補。兩漢之文。於斯爲盛哉。在方冊尤爲至今。恭惟國家膺受駿命。聖聖相承。奎章光耀相燭。非若前代歷世十數而好文之主纔一二見也。陛下躬濬哲之資。纘無元明之業。始開興運。纂修列聖之丕緒。萬機之餘。無所嗜好。獨研意編簡。考觀前言。凡妙旨所寄。精微時傳。昔人之所未睹者。皆獨得於心術之妙。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以成帝王之極功。何以爲此。豈留意於章句

之間異者得以望清塵哉。天相斯文。世值交興。干戈弭兵。兵革偃息。而聖謨經遠。著以育材爲務。爰頒詔旨。崇建大學。以古教多士。尊民設教之意勤勤如此。君師之任可謂無全之矣。夫學者以聖王爲師。觀遠斯時千載之遇也。搢紳章布之士。皆能至於餘光。永兩漢之事。不足爲今日獻。臣愚不勝區區大願。欲望聖慈於清燕之間。凡經言奧旨。自得於聖心者。循之儒館學官。俾承學之衆得以味道真而詠聖謨。要不猶白以承休德。仰副陛下崇重道術。明辟心之意。天下幸甚。

徽宗時。通判李新上奏曰。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知。頒爲成書。頒降郡國。知所遵守者。垂半千歲矣。昔特夏不能贊。孔子一辭。況學令之設。範容擬議者。郡首三代已來。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如掖書代筆之禁。奉行者失於不嚴。州學補試。下能杜絕其弊。而縣學補試

歲升。試手尤甚。轉送題目出外。於日晚坐滋弄筆硯以待文字之來。其間謄錄至句語字畫錯繆。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譏訶則必紛爭詬詈。公肆底突。傳出造入。傳義無人。一試名學。雖使以保庇門戶。有繫空名行食身未嘗一到學問者。有假故違限。已經除籍再託人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後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義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如文義不通。字扎不同。全然疎繆。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物冒之久矣。

李韺上取士劄子曰。臣恭覩神宗皇帝閔士弊於俗學之久。毅然作新。造之以經術。發明聖人之遺言。使講求義理之所歸。皆知乎修身行己。上以事君。內以事親。經官接物。弗畔於道。而今之學者曾不思此。平日惟是編類義題。傳集海語。又大小經題目有數。公試私課。久已重疊。印行傳寫。其義甚多。無不搶念。公然剽竊以應有司之試。終身之學。止於如此。其甚者至於所專之經。句讀不知。音切不識。旨歸中選入仕。平生所學皆無可用。况雅鄉閭無一善可稱。雖有善不齒者。亦更不問。朝廷建學立師。設館給食。而偷惰苟且若是。安能副上教養之意哉。欲責其務孝資忠。臨民應務之效。必不能也。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取其浮文。必皆考其素行。臣欲乞立法取士以博學行義為先。試言為次。抑亦絕其干託奔競之私。察其器識材術之賢。庶幾所養可取。所取可用。聖朝有得士之實。

趙鼎臣乞難擇府學劄曰。臣恭以陛下繼育人材。建庠序。開學府。處學教養之域。天子所自治之地。首詔執事並興府縣之學。而有司推選猶且未年博士弟子備員。而所甚不稱明詔意。致煩陛下再三星略當下擇手尤須畧身完成上達四業。秋暑月有食之二十年生子

大成殿之木二。而本學生楊汝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詣闕拜疏闕。合辭而言。以謂乘輿方郊丘之饗。吾學乃輦路所經。從容是賓擬先聖先師。嘉出瑞物。以彰吾皇之德。在昌盛之辜。竊自然不以聞何也。臣竊以郊祀慶成之日。千乘萬騎。邑蹕遷宮。雖適出府學之南。暫非所以仰勸天步之臨也。然而諸生伏清道之左。瞻屬車之音。奏名通獨。抑有著令。如蒙天慈。拾其愚誠。示以恩意。少紓六龍之蹕。一紆重瞳之顧。如古者開以寵新學。則多士仰德。試不競勸。四方聞風。得以矜式。以副陛下崇儒重道之意。不勝幸甚。臣待罪京邑。職事所及。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昧死以聞。

給事中俞彙上言曰。學校三代之事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蓋望者無定說。而從使士有異意。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為得。言頗見行。

高宗時胡寅上疏曰。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對。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以不取。自軍興以來。再叔重常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奧。日就月將。發明經術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蓋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鄉舉存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類。師儒嚴嚴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付大臣施行。

刑部侍郎知潭州席旦上奏曰。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廢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興帝王

之治者，未有不由乎此。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異時王安石以說經鼓鑄一世，自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學博雜無統，頗陋矣。中乃至分文析字，傅引曲證，以行其臆說，殆孟軻所謂邪說詖辭之害正者也。蓋蔽於正道則為邪，辭溢於正理則為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學術，大抵尊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喜軟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為害亦深矣。陛下天日之明，灼見其弊，悉罷黜以幸天下，誠斯文千載之遇也。比詔名儒之能闢其說者，以書來上。竊意已經乙夜之覽，合聖意，臣願頒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李石上奏曰：臣聞六經者，帝王之心術也。其實見於行事，而其文見於成書。因其文以考其實，因其實以推其心之所傳，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業可槩見也。漢人之於秦絕之經，勤矣。猶其去秦人之餘燼，掇拾遺書，使其有傳，而復續專門名家之學，未易及也。如武帝之表章，元帝之尊制，二君者雖於經甚勤，泥於成書與行事之迹，不能推明六經心術之所自，所謂讀堂上之書，反有愧於椎輪之妙故也。仰惟陛下之心，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術也。充之以惠利四海，敬之以臨萬物，無一不有是心。既有是心，雖啟書亦可以循儲精，道與廣為實，編以洪宋學校，俾六經之書得附漢之章，相為照回矣。頃者命取士通習六經，取詩賦以利學者之皆有所偏也，則又下詔有司，優取二禮之學，其尊尚之意，臣竊有以窺陛下欲託六經以達其心於天下也。不知士子所以仰副今日教育，所得於經之盛，能如漢人之專門名家者乎，抑止為剽竊摘句，誦習利祿計而已乎。且聖人之教，始於金口木舌者，傳說之師是也。今世之儒，非必一一金口木舌，然所以為倡導之師者，不可廢也。今之六經，誠有所偏廢而不舉者，無師傳之過也。臣願陛下立六經博士於太學，俾四方學者各得以其經相授受，州郡學校精擇其師，如建經學諭之類，如是則無偏廢之弊矣。

韓駒上論曰：臣聞方今師儒之論，以為人主之治天下，直以禮樂刑政，而為士者亦務明於道德性命而已，文章不足尚也。臣竊以為過矣。昔者堯舜三代之君，文章煥然，周公仲尼，聖人之在下者，文章亦深遠矣。今陋儒以已不能之，故而曰不足尚，則是六七聖人者皆不足法乎。且夫堯舜一代，距今數千歲矣，其風俗之盛衰尚可考者，以其書知之也。故周之盛衰不如商之灝灝，而商之灝灝不如虞之渾渾。周之衰也，得仲州政，尚未大壞，而其文章尚充演瀾，無復渾灝之氣。後世言治者不過稱漢唐，讀其詩文，亦皆差賢於後世。蓋自古未有盛德之世，而文章缺然不振者也。是以聖人尚之。太祖皇帝時，天下初定，未皇文學之事，太宗皇帝數與侍臣論文，由是風俗翕然而變。真宗喜而謂侍臣曰：近時文物漸盛，向日必有著名者。其後仁宗臨御，留以叙文雅，學徒逾百，及皆當儒素，蓋自端拱淳化之後，天下又安，士得肆力於文章，磨礪以副上意，百餘年間，異人間出。臣嘗思之，豈一朝夕力哉，是祖宗聖賢激勸之所致也。臣聞太宗始尚文，然則上有王禹偁孫何楊億丁謂昌其風，真宗敦好詞學，則有晏殊楊億為之羽翼，仁宗時則有孫奭歐陽脩，在神考時則有王安石。此數公者，其文皆不愧於漢唐，而其餘以文擅於一時者，尚不可一二數也。朝廷之上，文物之盛，至今耆老以為美談，真太平之詩，盛治世之休也。陛下天縱明智，緝熙成業，宸翰詞播示海內，自

有書籍以來未之有也。臣竊慮今雖有相如之典策、終嚴之奉對、
揚之賦誥，尚未足以仰望清光。必有賡歌之皋陶、陳謨之大禹，列侍
於周衛之內而後為稱。方今雖不乏人，然而數年之後，往者已老，老
者已耄，則陛下所取以為侍從者，類皆今之少年進士也。臣為進士
積所謂時文者，其體格曹漢唐之不如，則陛下它日所望以賡歌陳
謨者誰乎。意者獎勵激勸之道有所未盡，而後生小儒承陋儒之敝，
以為無事於此，是以日雜麤也。陛下崇庠序之教，置師儒之官，進士
之高選者不惜好爵以尊顯之，不可謂不獎勸，而士未有游於之者。
雖臣亦疑之。進士之高選者或幸得之，而未必游於文也，以儻果
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謂宜稍變其体，間求四方之
能文者，不拘疏賤而尊顯之，則不十年，必有能賡歌陳謨者出焉。使
夫堯舜之主而有皋陶大禹之臣，以雍今日之盛，且陛下它日功成

治定，亦當得此等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與詩書並傳而不朽。宜
不為無益，故臣敢破陋儒之論，而先言治天下者文之不可廢也。如
此。

駒又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乎內，則其文不期而自工。是故
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道為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苟木
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也。皆曰吾知行仁義，
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僞，乃非其實
者。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
既罷詞賦，始立經義之科，蓋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
聖人，學者如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之學者既以
講究道德，義釋章句，六經之旨亦略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從先
小儒皆為偶儷之詞，漫汗之文，叢錯以為工，繁雜以為美，皆李翺言

六經之文，不拘於偶儷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則不偶儷矣。其曰
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儷，故劉子玄
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為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為四句。
然而偶儷之作，近世尤甚，是以至於叢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嗚呼，
臣不知始變斯文之体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卯角時從鄉先生
問為大義，鄉先生以童子記之，大略如為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
場屋，視同列者累皆如此，因退而歎曰：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
耶。譬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嫌其機，退而相與刺繡，夫錦之與繡則固
不同矣，然其為叢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機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
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奧，博
稽上古，此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而詞之漫汗盛
於東晉，至其叢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

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為淺陋之
文以待天子之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垂衣裳，超軼堯舜，學者雖
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同萬物之所仰睹也。又况巍然異
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習，六經
則孟軻、揚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尚已，然詩之道志，書
之述事，尚當取為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揚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
之不羣，皆豪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剽其迹而不能學其文，是獨
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以王安石為師，至今有司須其書於天下
數十百卷，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儷漫汗之体哉。則是學者不能上闚
風化以復渾灝之氣，而文亦未能希王安石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
哉。今方耕於業習，見有不偶儷漫汗者，則衆指為異端，而有司亦不
敢取，必若所云，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為異端乎。此今壽字

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為文者上窮六經之体以為質。中取孟軻揚子之作以為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為義理。於漢晉之弊則決爲割而深鉏之。然後肄於辟廱之上。宋負專堂至于教育矣。

駒又上論曰。臣嘗謂學者之病在名實之不相副。庠序之士所患者三代。今其文愧於三代矣。其所陋者莫晉若其五宋齊梁陳之矣。是猶鄒行顏閔之行而服孟軻之服。以掩儒也。此豈可不革其弊哉。前日陛下創詔多士。詞尚體要。使復三代之盛甚大惠也。臣時闕不蹈踐太息。請拼棄見淵源之氣。詔書懇切。然縉士君子之深於文者信其風旨。因陋就寡。不能遠希作者。徒為淺易之文以應有司之選。煩言碎詞。刊落不盡。違明詔失聖意。臣甚為諸儒不取也。陛下即聽臣言詔革文弊。則當慎擇有司而嚴其法。臣密計今天下郡國之士不趨數十萬人。既已講解義理發明經傳為其所難至皆無熟辭格之才足以輔弱扶衰而庶幾於三代之文者。惟以有司非是不取也。不敢自肆於繩墨之外。凡臣之所患若獨此耳。有司升黜之際未嘗別白。則士專己守殘。其弊未可以斧除也。國家承五季之亂。文章益穢地矣。以太宗真宗歷年之久。聲明文物之盛。僅能革五季之風而已。及仁宗時。益務復古。是時綴文之士不為不衆。而亦未甚勸也。其後歐陽脩執文柄以度量多士。凡僻怪艱詰者指其名而辱之。惟重厚典直者取焉。由是風俗一變。熙寧之初。僻怪艱澀之文既不復作。而雕蟲篆刻之技猶在也。士君子亦皆知其弊而不能自遂以上之所取者惟是而已。曾王安石白罷詞賦。神考從之而安石布其書於天下。使以新義從事。士乃始去雕蟲篆刻之技。而今仁宗神考雖有復古立經之意。而無良有司以升黜継之。臣知其有所未不然矣。夫上之所好惡而以升黜繼之。雖欲變天下之至難可也。仁宗之

復古風。神考之立經義。比於陛下之欲詞尚体要。可謂難矣。士猶勉力以副科舉而順上之好。然何則。利之所在。固衆之所趨也。今荊廣閩蜀之間。去京師數千里。學者無所取師。而都下之鬻書者歲取進士高選之文集為版本。傳播四方。謂之義格。後生小儒何識之有。從見為是文者例得高選。則皆模儗倣効。焚油繼日。誦讀以為師法。此豈可不痛革源而欲清其流乎。故其要莫若擇有司之選。陛下欲民之不惰。則必擇導民之官。欲農之不惰。則必擇勸農之吏。欲士之深於文。則亦擇司文者而已。必得如脩及安石者足以風動天下。而又輔以升黜之公。仍大臣自太學博士及郡國教授歲歲謹察其升黜之當否以為賞罰。士雖未能盡復三代之風。然必須假之以一二年必有可觀者。

駒又上論曰。臣聞士為科舉之文。其工拙若無所繫於國家而臣竊為陛下言之者。不獨以格氣卑弱負陛下教育之意。且陛下立政造事。皆將復二代之盛。臣惡以精與誥訓誥所以播之四方。傳之萬世。家書盡如六經。而後為稱。士生於此時。不能自振拔於頹弊之中。使至治之世文事缺然。此賤臣所深惜也。夫文章雖小技。而古人未有不苦心勤力而後僅能工者。若非可以一日把筆而學為也。如是則陛下亦無怪乎學者之不能文也。彼志於祿而已。故自為兒童而父兄教之以義格。比十餘歲則已誦數百篇。稍長而能執筆則皆不治它技。惟以模擬為工。已而試于有司。則固足以得祿矣。及其入官之後。年日加長而志不加專。偶讀賈汗之文已於其季而古文奇字或未始識也。夫文之体固不一矣。而今之為文者則一之。何耶。集書所積為者然也。然陛下它日使掌西掖之誥命如門下之章奏之石室金匱之書者例皆取此。今不徵之於初學時而欲責之於入

官之後。臣以為難矣。及失職不稱。然後損斥之。此又非學者之罪也。
士方未仕固不可使誦治它技以妨其業。誠如臣言。使為科舉之法
已略倣依六代之体。則它日遺言主意。自當不愧於古人。且臣非欲
學誦天下之進士也。陛下何不試於有聞之然取義格而觀之。觀其
遺言立意。它日有能為陛下編年記事如劉向班固者乎。有能為陛
下陳謨奏議如馬周賈誼者乎。有能歌功頌德如柳宗元韓愈者乎。
有能裁誥施命如蘇頲白居易者乎。臣有以知其不能為也。此六
七公尚不可及。況其上者乎。今之學者則以為此等皆不足為也。曰
通經而已。甚乎其不思也。臣不敢借古人以為喻。今之所尊師者莫
如王安石。文集數十百卷。其間箴銘歌詩賦頌表奏之類。無不皆書。
經術特其文章之一端爾。世有醜女見鄰婦之美而學之。其始日膚
髮手足鼻口舉無所似也。獨以一節之似而曰我盡得其美。則未有

不為人之所厭棄者矣。此則士學安石之比也。往者神宗皇帝為其
若此。始立宏詞之科。陛下前又置詞學兼茂科。欲以此号召天下之
士。其意既美矣。然恐所得不廣。不足以儲他日之用。故臣竊妄意
以為莫若教之於初學之時。又當取六經孟軻之體以為模楷。則自
當不陷於邪說。前所謂宜聞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疎賤而舉請之。
尚慮有司之選有幸不幸。則士亦未勸也。臣聞累聖敦獎詞學。當時
群臣號能文者無不旋被褒擢。臣歐獻書生。所記者纔二三事爾。太
宗嘗夜讀李度詩。翌朝而問丞相曰。度今何在。丞相言度坐法居歸州
有詔乘傳入直史館。夫度小官。謫于外州。而一詩之善。已蒙記擢矣。
則學者何得不勸焉。今四海之大。豈無如度者。陛下留意微臣之言。
詳延俊秀以助聖化。不勝幸甚。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

焉。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
曰絶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絶俗之論。剝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
孔子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與門人應
對之際。諄諄以學為言。欲問禮問樂問官名。雖一物之不知。如曰博
溺心。則當慎之矣。學卑之旨。臣魚淳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
而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況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號曰儒。而所
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不可徧舉矣。
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
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論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
發明之。誦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石之學。臣不信也。
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
問為不足尚也。以為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繡法

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為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盤
於閑佚而為之說。臣嘗游場屋間。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寄取以
為資者。老莊楊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
甚者。二三年可成誦也。然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蒙而問
之。不必臣魚淳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
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仕進者不要此。然古之人未有不涉
於此而後為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揚雄之儒。則莫皆通於此。惜費
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為醇儒矣。陛下不惜官爵以待天下之言。
如一賈山旦不得見。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揚雄諸士之不墨
非其所不能也。特以上之所設科與所事於此。則書此之時自非好
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百家諸子皆
為故紙。以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

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
與升擢而甚惰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二三則士無有不勸者矣苟
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爲學者而已然士之不學非學者之
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爲過士之不學未過獨人中間
口結舌而亦吁下使天下以爲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
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雖向之所
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弱猥瑣兒帶所有者特持將之腹而已陛下置
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辯獄釋事而決疑
獄上以備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枵然之腹立乎本朝之
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日見之矣往者學士
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他徑以迂示其郡國之大敞書明於

地里因責問之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不能名以問敞
敞爲言此駮也虜益畏之父光爲臣言神宗皇帝時御殿於捷進之
有豎陶者有司讀豎爲洎而陶不應侍郎蘇頌曰昔有豎黯更讀爲
結此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皇帝嘉獎頌曰果異人也遷晉光
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家欲何而不爲外國
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詘薄乎柰何今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備他日之
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然相視醉心惘惘而不能知然後喜猝四
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助一官理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真
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賢共治之今又得千餘
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產用一
不學之人尹何以爲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
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究窮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

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識前世所不及然一爲吏則素所
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縣布於郡國之間
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韋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
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真宗召崔偓佺於郎縣之濱而特置龍圖閣直
學士以寵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爲恥矣昔人有種漆者鄰人
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爲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
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闊然不十年陛下必收其用矣惟陛下留
神省察
駒又上論曰臣恭惟所識知竊獨聞之於士君子陛下稽古若帝堯
好學如孔子萬機之暇博覽前載之書至於夜分不寐蓋嘗觀然又
士寡學爲歎故臣略陳勸學之方其詳則在陛下下議臣博士議以
詔天下臣嘗竊怪西漢之士亦專一經而其飾吏事斷疑獄皆出於

此今之學者亦專一經而不能施於用神宗皇帝所爲罷詞賦而建
經義者蓋將使之見於行事也非以爲決科之具而已今徒誦說王
安石義訓及義格以待問此豈神宗皇帝所望於士者耶臣知其盡
矣臣嘗以向書試進士請以尚書一經言之尚書五十八篇大約數
爲言自帝堯至秦穆其世次之先後與其誥命誓誡之所從作皆見
他書學者所宜知也奇文奧義訓詁不能盡者昔之老儒有白首而
不能窮也然其可以爲有司之問題者不過二千而已二千之問自
元豐至今凡太學公私試與州郡省試之所問者皆不離此亦其所
嘗問者又不再出蓋今之可以爲題者又纔數百而已數百之義學
者如竭其力數歲可備也然自義足以應數則其他雖吾本經有不
必究知者矣所謂持其義而可以合格則又不敢不取而獨書者取
士之所對義例爲師本吾書引自堯典至一篇莫不皆有謂之排類

後生小儒晩夜課讀雖不敢盡用然少增損之亦足以合格如是而欲望其飾吏事決疑獄豈不難哉六經之旨既為微妙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資他書以相參驗此王安石所以書無所不讀也然今之學安石所訓之外則不復研究而有司之不可以為題者又皆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為學聖人之道者如是足矣臣嘗之善醫者必先讀神農之書以編識天下之藥雖其用藥之妙出於自得非書之所能盡然未有不明於藥性之寒溫補瀉而後能為方者也後之庸醫以為治病之妙不在於此獨收古方而不復讀神農之書則其所試之方足以毒人而已今之學者不幸類此臣愚以謂宜於大義之外命有司雜取六經中事及安石之所未加釋訓釋而考書與先儒之所疑而未決者如今之策題以問士常出其不意而視其所通多寡以為升黜則凡稱時文者不能有所假借而通經

博古之士出矣凡臣之所言者上自師儒下逮進士皆心知其弊而口不言者其間豪傑之士亦各欲暴露其所長至於有所拘而不得馳騁則亦不樂於此而考試時文詞一律試官亦益厭之但上下相循以為習俗無有言於朝者臣愚不肖竊欲太平之難遇而聖賢通之方興又重惜神考崇經教士之意不白於天下是故勇不自料既以其身當天下之大譏亦不度蹈狂妄之罪輒具為書冒獻於上古人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惟明主裁之

駒又上論曰臣聞方今貢舉之法有二曰義論策夫安以義為主臣既料條之矣策論亦足以考士之所學而非今日之所先也故臣特言其畧而陛下試觀焉臣聞真宗皇帝時制詔取士兼收策論詩賦丞相旦曰時才所敏專在二者臣竊惟仰宗皇帝所以罷詩詞賦而獨不廢策論者以為取士之道義以觀其經術論以察其智識策以辯其謀略則天下之士蓋在吾彀中矣是時太學諸生有策居第一者其文辭亦未有以大過人也然神宗皇帝尚取而觀是以學者咸勸經義之外策論亦彬彬可取焉近日舉子乃以是為餘事不過亦以儒僕淺汗之文纂錯雜以充試卷而已此尤失作文之體矣而有司曰是餘事也亦不以定升黜又其所問率皆無益之事類非所以取時才而詢政事也夫學者之未信其於時才政事是豈能知而有以助萬一哉然既以設科則不得不盡其實此真宗之所以兼收而神考之所以獨不廢也今之學子皆不觀史書則策論之不足為無足怪臣觀歷代史記其間車旗服器禮樂制度與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相與謀是非而斷利害者皆今所宜知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皇帝讀書至說命未嘗不太息也神考之聖訓曰漢之武宣唐之太宗則吾無間然矣自餘治世之主則吾兼二

三策而已夫豈以史記為不足觀哉臣嘗與布人讀詔書于路竊見陛下戒飭官則引同光之跡論宗室則稱劉向之賢王學為王者父矣漢丞相言誰按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因重掌故之選自是公卿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夫西漢之詔書無足道也然猶恐淺聞者不能究宣今聖天子詰命如此而承學之臣率不知史書此臣之所甚未諭也陛下側席求賢周之惟恐不及士之志為公卿蓋無日矣今日之論則他日之謨而為陛下謀治道者也今日之策則他日之奏疏而為陛下議時政者也宋興以來名臣數百人矣其陳謨奏疏班然可睹也此豈發身廟堂之上而後學為者自為布衣其學素明也陛下試諸今日之策論以損下其陳謨奏疏則他日之文物恐未得如前日之盛臣是以為陛下極言之臣嘗見一進士工為文詞至為策論則亦浸汗儒僕無足觀

者臣偶聞之，彼何苦而為此，則曰：不然，有司不我取也。夫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意，當使天下髦俊之士，磨礱日益，敦務增其所未高，而極其所未至，以待國家之用。今以有司之啓，而使豪傑之士，皆坐岸崖生圭角以自貶損，則自中人以下，何可望其進於善？古之教人者，思所以增益之，而今之教人，思所以摧抑之，甚非聖主意也。願陛下詔有司及考試時，策論所問，皆可以察智識而辨謀略者，其文非待体，則明教告之，而取經義之外，亦頗以定其升黜，庶使學者少通前代之事，無令空言不適於用，以時因得奇傑之士，凡此皆所以為異日名臣之資。此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本意也。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訪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敕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閑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崇教化、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一，罪其大如此，竊懼震惕，不遑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經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不可廢墜。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弊之餘，隨即修復，未有廢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寞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訪尋其故基，履而[illegible]屋一十

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當講經旨。今已了畢。但其敕額、書籍已經兵火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搜訪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敕命，仍書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板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開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寡名尉其和。又上奏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板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言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游，遂為書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其盛過於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敕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乃其所自來若此，蓋鮮無是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蓋深遠而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勸類，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

審之際亦已明矣今有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說於
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章家恩賜畫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
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群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
邪興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南康軍奏請白鹿洞書院額疏曰臣竊惟國朝
偃武崇文首善太學其次天下州郡始相繼有請建書院以養士至
道二年賜西京嵩陽書院額咸平四年賜潭州嶽麓書院大中祥符
二年從應天府請置新建書院此類不一皆賜經書亦有令備價印
造又聞有賜額於江州廬山白鹿洞書院者太平興國二年嘗因知州周
述言學徒數百人望賜九經使之肄習其學徒繁盛於是有旨從
之自慶曆詔許州府軍監立學於是學校遍於天下當時詔書有曰
除當立學外並令各方學盖舊學即書院之類是也自太上皇帝中

興廣設學校編賜石經所以教之之法已是詳備今來南康軍所奏
雖非定制然亦所以推廣朝廷崇儒重道之化本監勘會潭州嶽麓
書院係隷屬郡學所養生員皆自郡學補中撥入及請選行藝之士
充養委實曲盡今勘會南康軍奏所復白鹿洞書院養士一二十人
名額經書未敢擅便標撥欲貿本監欲下本軍隨宜措置標撥所有
經書具數申監印造仍會潭州嶽麓書院隷屬州學規例一體施行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復混補法命兩省看詳議可否
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挾儒法又京師郡縣官有學
慶曆以後其物彬彬由熙寧以來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
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求惟學事非深求由學校循行道藝取決
科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
月書盡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復守歲之選盛合法以育材因之

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則以次年試于太學其諸州歲
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恩議遂寢
寧宗時兵部侍郎度僎上奏曰臣聞三代令主以至列國之君皆有
學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
則一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矣竊悼
夫近年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餔啜以給朝夕則
假衣冠以遊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
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
事體矣臣嘗究其所以然盖人之常情莫不以仕進為榮冒人之在
外者所望不過關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薦舉狀先及
教授今則且以為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
數又甚寡向也教官在任得就任改秩今則莫之許也吾以有不屑

就之心故不能所不樂為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豈欲使之
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夫惟學校
可否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長育人材自學校始祖宗以來其之有路
乎何使之名存而實亡臣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路法非曾試
中詞科及學官銓試第一等者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置立
法之嚴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肯就至與之堂
除亦不滿意又就試者無幾無一人而千里若日以猥寡上而察闈非
有所優用則不可得也而於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
久滿官無闕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嘆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
以作新之使其知所勸慕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寬而廟堂造化之權
亦益大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
今竊高之潤等年三時四選其蓋以文字易得庶幾他日有望於教

秩初未嘗以爲速而奚之肯待也。臣願陛下明詔銓曹復教授在任改秩之法。風厲監司郡守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作成士類者。畢狀之薦必先及之。則孰不願仕於其間。激昂奮厲以勝其職業乎。將見異時民以之化。俗以之成。人材輩出以爲國家之用。是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

理宗時起居郎蔡了翁論教求碩儒闡正學疏曰。近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先帝。大抵謂今之爲士者。跡雖孜孜。[illegible]利則[illegible]。脫有緩急。未可恃仗。今不幸而言中。小則貪支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自罹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嚴刑峻法。比而誅之。未能禁也。臣以慶元[illegible]參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年間待諸書開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諸老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爲道學之目

者。然而儒風未改。正理常勝。自韓侂冑更僞學之名以禁錮善類。其始也宗相之斷。擧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大理生上書國事亦點辨而不悔。猶以見先朝未書風厲有養於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寢。士習日偸。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蓋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殊建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爲本。使人卽事卽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不失本心而已。異其儀而[illegible]以此名。非不得傳。於是驟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以論擬爲學問。以綴緝爲文章。以操切爲實才。以貪刻爲奉公。雖陷習[illegible]之議[illegible]二館見也。[illegible]臧之[illegible]至今。大學術之不明。其害

乃至於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丞史薦錄張老師宿儒。[illegible]嘗給。復生既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生採摩制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頹。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鉆采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論。及其授仕。則又上之所以斬輕。下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或之無聞。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況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今所書子之足務。雖亂常千紀。有不皇恤。宜世俗以習也。而日長月益。苟無直諒多聞之友。匡飭其正色犯顏之士。恥雖伏節死義之行。雖利在蹈[illegible]則亦[illegible]命而已。陛下與大臣俱何使於此哉。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興武。願與大臣謀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爲迂。毋以正論爲闊疏。教求碩儒。闡明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如有君臣

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思義。見危致命。夫如是而當事用賢之爲人臣者。亦職有利爲周顧曰。隱遁者用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數之可以預知也。惟陛下留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不忽木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諸官補遣。或由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illegible]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宋之君皆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昔我太宗皇帝[illegible]始建國子學。詔文帝[illegible]國[illegible]不[illegible]太宗[illegible]詔諸州縣及鄉立學[illegible]

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威突厥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以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惟之。臣等猥蒙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所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勤。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俾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薦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議聽學官保舉其賢者能者。吏之依例入仕。其餘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悉得不時奏聞。則學校舉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矣。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

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奏曰。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爲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亦是累之。歷代可考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采長儒德老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漸漬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近來集業寥寥無幾。何異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積壞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不知人才盛衰。本於此。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先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爲國人矜式。擇儒風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郡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備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爲人表儀者。備具聞奏。令有禄可養而不匱乏。比於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爲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時與蠲免賦役。假已降詔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數數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幸甚。

世祖時。各道儒司悉以冗官罷。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召至京師上

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
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擧及郡縣
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擧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
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差役乞一切蠲免庶可
其奏。
業寺爲尙書左丞一日攝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
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導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
良輩出菁莪下流唐虞五代咸有育學漢唐明書數章辟雍雖爲觀
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悉具以聞帝皆從
之。
成宗時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略於
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其行而闕其文

武表章六經與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
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盛至于紹興國學愈廣
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眞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
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昔楊綰雷守
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辭目擧非及唐時賢
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擧旣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學
敎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
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務則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
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
熹議貢擧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
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專尙
熹之學者習其說於四書之旨故凡刑獄錢穀戶口簿書由

入胥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淸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
學校敎法止於四書髫齔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
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尤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
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謂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
自漢而下皆覇道其不熟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
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
通達之源者必悉天下之利害著青簽根非特於六經之託言不可
也又古者敎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藝
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尙以儒爲詬請由國學而
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
仁宗時虞集爲集賢修撰會議學校乃上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
校者士之所受敎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
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
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
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來之其德化之孚
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
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鄕愿之徒者延
致之日誦讀其書以爲人導其本則他日亦當有
所獲也其次則取鄕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
人者未必無所知也若夫
順帝時蘇天爵爲御史請擇國學生員狀曰國家與建興隆庠序勸崇
禮貢擧盡美盡善所以均賢材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

擬議育賢勵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創百度知為治必貴於賢者而養賢必本於學宮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是時學徒未有定數其後設教既修學者浸廣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胄子無從進學殊非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群材之美意也蓋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賢而能為治者也故漢室中興闢橋門者億萬計李唐受命將成均者三千員人材之盛近古未有其惟國家海宇之廣庠序之盛又豈漢唐所可比擬獨於學徒員額猶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崇尚儒術至于小學校養育人材尤為先務宜從都省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應入學者至如舊制錢穀所費幾丈無幾何人材所關實為至重如此則學校益盛俗化益隆其於治道實為有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五

風俗

齊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魏武帝時和洽為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明帝太和六年司徒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之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之

諸暨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嚴律之所無以加也帝於是表
而誅所見諸葛誕鄧颺等
吳大帝時凱信集乞旌表鬱生以屬婦節上疏曰臣聞唐虞之朝
善而教旌德擢賢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
迹家閭益所以闡崇化業厲殖清風伏見有令性幽明俱著而懷
賽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忠士之節而齊王表其墓義姑立殊絕之操
而魯侯高其門臣以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
立雅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
禍遷外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
妹嶮巇之中蹈積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
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彰非名賞則勸善不厲
故士之有誠意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表其哭乞蒙寵異以前
則上闡天監下無坤厚褒顯鬱生以義姑之義以厲兩是之節則皇風
積暢士女改視矣
西晉武帝咸寧中傅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
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
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
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
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
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
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
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
之移在不難矣
武帝時風俗趣薄禮讓陵遲諫議大夫庾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
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
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
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
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
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
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
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
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
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
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
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
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
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
徒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貴結王生之襪
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
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
而爭先官高者意未滿功報者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
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賤而後見用故
因前而升則趨士之路塞矣又仕者無所與卑是以普天之下失穀
而後祿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矣將以動俗敦撓於羣實衛石
為之失中齊滿安可復分出甲朱于東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
體是功成必改其物異道必易其教雖以齊輝使下臣無貪陵之
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怨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

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年過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黜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群小而不能大可降逐於小則使人以爲美人人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不貪終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絜如貢禹而寵免而乞名及如此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未列位而居東吳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體危行彰於本朝夫勢如飛屏路人爲之傾湯辭寵如金石膚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隨上猶水之趨下也蓋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數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內不可不慎也下人升心進趨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君德朝士時時徒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平時樂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梁武帝天監中徐勉爲侍中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櫬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以勵末俗帝可其奏

後魏文成帝時中書侍郎高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上奏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脩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敎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則所配者或少長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頗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酷致貴賤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屍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淸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

弊而不補蕩然蒙敗以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隋文帝時比部侍郎李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

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

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唐太宗貞觀初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御史大夫韋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

造邑社仍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市樂音作樂以營送葬以為節伍
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葬夫婦之道王化所基致有三日不息燭不
舉樂之感今婚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今
一切禁斷申明禮焉
六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
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
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
詔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仍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
悖逆者貶黜士廉等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
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
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
間何為重之且大丈夫有能建德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
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
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以下何暇多輸錢物兼與
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
因崔幹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代以前止
取今日官品人材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
及書成頒之天下復詔辭曰氏族之美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
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
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
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惟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
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
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誇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
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

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
務合典禮稱朕意焉又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
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壞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
拜于父母群臣皆曰誠如聖旨
中宗時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唐紹上言曰比群臣務厚葬
以俑人象騎眩耀相矜下逮眾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斷損凡明
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婚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邀貨捐資動
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焉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臣竊聞中書商量不許旌表
吉州孝子羅處士等門閭事伏以上古之時人民淳朴教可無為而
治三季淺時無常好義可激勸而成則旌表門閭是其旨也中書舍
人張緯不知大體厚與辭論以為鄉閭之民多避徭役旌表則無相
倣傚止塞則永絕其源此背史無識者之所謂非大臣佐天子興教
化之良術也且有旌表孝義者聞者絕鮮陛下之德所感相勸有虞
舜者三人而不以為人化所漸誠慮其逐相倣傚若相率為賊則貴
害於時相倣行孝又何傷於政蓋本欲人懼當旌本欲人勸倘的
相倣倣則是陛下教勸之有驗也如不倣傚又用旌表何為今朝野
之間不義不孝者何嘗不有風俗若此正是陛下急於教勸之秋或
小史出此無稽之言猶大臣必須懲絕況居補切之司當顧問之地
首創新議深莫甚焉嗟為人臣子者上有君下有親何思孝人之為
孝哉王政之善無先於舉人倫之本莫大於孝去年伊貢舉已沮陛
下教人之為孝此時於激勸又沮陛下教人之行若將噴其善何
殊戕伐惟皇帝陛下至德格于上玄廣愛刑于四海邦見世謗必不
能上感聰明然臣雖不才而所務者大所思者遠恐萬有一可之言

是以不敢不奏

蜀主王建時劉贊上疏曰下之從上如風偃草以仁義理法化之則為謹慤之行以驕奢淫佚化之則為狂薄之俗今一國之人皆効所好宜恐邦基頹然如人之醉而不可扶持也

宋真宗時陳洪進子陳文顥為青春崇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與諸弟不睦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顥等並分符竹委以方面門族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上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為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久積人言文顥首起訟端宜律文尊長之坐乞貶數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顥等頗傷名教今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勳未忍捐棄宜賜戒諭并其改過遷悔幾當正體書令御史臺告諭之

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奏曰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從風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

九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奏乞戒止奔競疏曰臣聞風俗信厚本被于仁則以通德為國所以愁嘆化恩洽則邦家益固盛衰則王室下衰三代已來建亂之故布在經史盡識後王是故歷代聖君因時立制占于未亂寘於未危其術何也在乎法令必行賞罰公當止塞僥求之路興行禮讓之風如此則忠賢得以盡誠姦佞無由竊進百司舉職列郡向方拘公滅私天下無事自古稱垂拱而治者用此道也伏以皇帝御曆三后繼明建不拔之洪基張率仁之景化南宮職御萬國歡康禮重大臣延納端士欽恤庶獄儉約豐財不欠必親上下無壅情肯上古帝王之能事也近年文武之列內外庶官則有志務僥求公行請託以營求歲滿以期恩勞效職職歲自於而無恥或為自進用或規避遠官或干犯有司違之則動生謗議或唐突執政違之則顛扇是非即有寄任舊宜任望崇重或承命不避或奏請無厭況於無事之時尚懷悖慢若當要用之際寧盡公忠至于按察之司宰安顯望以容姦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俊賢以恬退為愚拙以至貪殘之吏黷于貨財老疾之徒罔知止足務進者都忘於廉恥營私者不顧於典刑雖教導以獨勸而奔競之猶甚若無約束寖壞紀綱愿傷忠孝之風殊非國家之利伏望特頒明詔徧示臣僚俾知戒懼之心共贊熙隆之運苟無悛改當遠竄責彼罰當用嚴有條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驚寒之賢舜為諸侯陛下寵祿之優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裨萬一顧瑣瑣細務非所以煩宸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係乎習五方之民其習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所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繫於有司之刑其習與不習而已民朝夕見

心安焉以一人一之非止應如此已思卿一小去此而就彼以
秋亦變疑而莫可禁矣。昔秦廢井田而民始亂。及復井田而民亦
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孝文帝變胡服效
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
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
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
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
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
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卿大夫士之令
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雖
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棄蔑王室。尊其

力不足。義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諸侯。而諸
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
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
晉之公室其將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
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
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
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
從人望。隗囂矯稱名號。而蕭趙鄉書草之亂。秉節以殊卑爲名。而
州郡牧守各擁強兵。擅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
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
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
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

薄。叛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
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
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
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
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
刃腹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
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
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
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機。征伐刑賞
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
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
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

下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將之
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
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
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分定。而綱紀
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
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
征不庭。莫不率服。混一九州。以爲萬世之基。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
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
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
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事多謙讓不
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
不危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

務不身親[illegible]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君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愼也又須以西鄙用兵擢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雖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此是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愼其微也又將相大臣與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爽而不肯從矣[illegible]六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又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吏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急於久安務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類行姑

息之政於是晉吏[illegible]而斥逐御史中丞[illegible]而廢是[illegible]士爲盜而獄不窮義澤加於僞軍人爲三司使而[illegible]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輕達雖特誅其人而已傳之卒復收[illegible]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illegible]今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焉者矣是以帥臣[illegible]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illegible]姑息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使之驕情倨傲意使之[illegible]屈撓正法使不能然[illegible]僭慢皆言語其靡所不至於[illegible]予奪然當予而歸咎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而後援以爲例而此不敢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繼則怨怒聚於[illegible]禍亂生矣蓋此不已日甚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以有以[illegible]

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illegible]父子[illegible]爲收捕凶狠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爲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諸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illegible]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執親以成後驕之風[illegible]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賊否熟閱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陛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竦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illegible]賊否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行刑之事則罰之無事則當歷按其罪以聞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憫可疑有可疑者[illegible]奏州中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見令行下

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兩直者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特責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恃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犯順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illegible]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illegible]化進教[illegible]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illegible]保萬世[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御天章閣召公卿出示[illegible]急務知永興軍葉清[illegible]陛下欲自參驗風聲中書不[illegible]樞密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illegible]知止足軍相用[illegible]進[illegible]留滯向有職在[illegible]自出則竊廣詔朝

論以營諸筆一曰皆擇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趨嚮此風，出入權要之家，借有三人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多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據以微親，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甚當，刑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遽擢已常加籌。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置大鼓鐘以為守衛，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務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未大按覆，遂有阿比之行。如此是長弊競也。

強方干上僣俗論曰：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都畫伍，為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義，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所以敺之趨本，勸之無棄，故使不為者無粧，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槨，不績者喪無衰，宿處敗而勵之未從也，又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編冠素紕，垂以耻之。已事其事者又懼其侈而慢也，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帑帛無還，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老少異粮，喪葬殊役，則冠婚服飲食喪祭賓事之具，不為之法制矣，而後家有蓄積，有糴遺，有宗親為之長，閭為之師，教訓教，道繩非斜。忽是以民之生業均乎，而閭之禮義興起矣。自秦民毁井田，立阡陌，富動僭擬，讒殺無別，至有身帥跨乎丘壟，州縣宇山澤，強弱相代，富貧相役，因維秦暴刑以運王道為壞，後世流靡，遺弊至今焉。于後天下或合或離，承運立號，凡十一代，爾諸世唯漢與唐，以史素之盛，謂文明之漢，未能復古之政，就於

[illegible]

閭道遠然為之制節，取其豐大及身而已。天寶之敗，乃覲承焉。今我治朝一統，家域日止，月入歲放，厥教自稚及耆，不知漸導之以禮然，漸之以德義，作法於治，今實其時。然天下務播寡而游冗煩。末俗遠而議農困，通貨貿遷者倖騎從後，坐履射利，若大第相尚，食享列鼎，服備四時，由室使房妓，妻女侍以方新異幽美畢到，從夫官未社，賓耕蓄，秋水旱憂於前，租庸隨於後，妻妾不堪嬪嫛為家，其勞佚何哉？臣聞周官以度教節，則民知足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貧苦，人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民知分限，規範之不可踰，則奢僭侈之心息，仁義廉讓之意興。是故王道之始，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事之逞何由作。向者頒下明詔，誡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屏棄之，俗知勸矣。夫齊一變至于賁僭，一變至於道。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臣聞孝弟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唐氏之遺風；秦之篇風，正陶唐氏之不為，故久矣。其德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嘗所臨治被化尤厚者乎？今京師者，宮室所在，王數所先，宜乎其風俗教厚，實固以表正萬邦，使入結環則達人知慕。是宜以道德為富，而不以繁華為盛。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鄰國，魚龍撞書過之漢都，雕飾淫巧之器，奇衰纖靡之服，陳鬻于市，流於四方。詐偽無然，衆為辯藪，指異喧變，亂民心。臣愚以為宜立條節，務絕懷柔，寧為之制，物為之法，杜塞末路，擇著者人，其無弁最猾僭上者，為盡所多，且深擇約使循律度，勿令僥倖，小人以奉無厭之欲，則二深嚴以獨困辟無告者得一息之寬矣。

臣聞下轄其上，聚人財，綱明用不辭者

敎之義。深貴而賤本。汲汲中陵學兵。以傳以冒陵則上替。[illegible]
可畏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數。是非起於愛憎。毀譽移於朋黨。[illegible]
而尋者畏黜。誣之見䘨。故待下之適護。賤而畢者特祗。宮之所行[illegible]
奉上之禮。蓋偃。更相蔽匿。遂成此俗。法制因而不振。皇陛由是益[illegible]
且畢國國議。言事之臣。得以制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弃於理體。使
獻不允於人望。朝廷因有遷任列位。諸官御史侍言者。衆必有獻納
豈容小人妄參干議。近如王預任人甲名。妄徹草澤狂生。擬瞻上封
總斥新政府。貞觀中。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
宗曰。此人妄有毀讟。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爲監察。
所言未爲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太少。諫官以
言事爲職。嘗欲杜塞群論。蔽虧聰明。願此等職。罷黜政。偉若之
不足以廣言路。崇養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獨徹等所上封奏。㱠

奏議卷之百六十　十八

其義理。若顧爲欺罔。侮瀆國經。即未能深示刑章。乞且罷畀遐徼。庶
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莫出乎微。而
相釋於漸。所終始之者。莫彰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謀爲者。能得
其本而已。以四方爲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爲大。故所正者惟
其家。以萬民爲衆。故所正者惟百官。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正
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
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非難也。而臣[illegible]
師觀之。[illegible]說也。文浮以偽。學之樸喪。誕謾之風長。正信之俗微。於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也。因於[illegible]。[illegible]於驕淫。而不禁。[illegible]於修[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國人也。[illegible]內觀之。[illegible]以取聲。相引以[illegible]勢。相傾以
若然其下。爲[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此所以誅[illegible]也。陛下欲爲

誠意則困軼於漢唐矣。欲手三代而於此未正。愚臣以爲未也。蓋古
之人脩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所成之積。雖狗彘之賤。莫知自貴以[illegible]
而作止於關雎之應如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而作止於麟趾之
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今
群之賤。史知有所不忍。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
寡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
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所求於士者
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者於利欲。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
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顧呻俯仰。四海之外。惟無
爲而已。爲之無不可者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服度。短長巧拙。必
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爲鄙焉。凡京師之物。事不能器用。淺深闊狹。
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爲野焉。以此知以貴厚示之。則無不從而

奏議卷之百六十　十九

貴厚也。異時學者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illegible]
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illegible]
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爲德禮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所謂貴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以[illegible]所固有而順道之。
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illegible]人之德。草上之風。
必偃。此無足疑也。小臣以疏遠冒及陛下[illegible]以卑賤冒言[illegible]
百官之者好。以聖學之廣淵而自[illegible]學之日新而[illegible]
庶之迹難。臣亦自知其疏闊也。[illegible]
哲宗初即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illegible]陛下
臨御。[illegible]太后陛下以聰明睿哲。[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illegible]陛

性，猶復退於庠序，增廣詠嘆自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實何今得於今日倫但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專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由，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拔取羣下，專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出。其後寇準期屢曹丁謂秉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錢惟演為黨而無與同惡，謀不及發，旋即赤族。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皆凜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又

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默，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啟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煥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有詔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章，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其餘並須降出施行。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墜；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得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喪，風俗衰微，國將從之。臣願陛下亦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稽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盡職於下，則太平之

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臣伏以先王脩心治性之道，載於六藝，學士大夫志窮年沒世不能究其彷彿。至於治家屬官脩身事上，不盡其誠，不合於義者多矣，況所謂道德性命之奧乎。比來京都士大夫頗不自信其學，乃求問於浮屠之門，其為惑甚矣。臣訪聞禁林法寶士大夫有朝夕游息於其間，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參禪入室與其徒雜揉，昏暮而出，恬然不以為怪。此於朝廷風化不為無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婦人不得以參請為名輒入禪院，如違，止坐夫子，仍令開封府於諸禪院門曉示，庶幾士大夫之家稍循禮法，不害風化。

八年，侍讀學士范祖禹上論孝劄子曰：臣先修神宗皇帝實錄，竊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日三時號慕，財行膝步，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栖徊松上。明年有一狸馴墳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當午培墳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為疾雨。方負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鳥一日如飛至，漸擧常慈鳴向漸，夜有二狐狸呼繞如巡警之狀。又冬有鳥群集內，一白鳥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復又有五色雀浪餘隨漸行，累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號慟涕泣如雨，日唯食脫粟飯，不盥手濯足，所衣甚麻至爛碎，鬚髮亦皆斷亂，見者為之惻替。所居郡人勾氏之子自娶妻即棄其親不養，觀漸至行，因夫婦感悔，歸迎其親還舍，朝夕侍奉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覺其守俗之雅，賞之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資州會問支漸事迹，恐有未盡，及要見本人存亡。據資州今年七月回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問，漸見年八十，與妻同歲，夫妻各無孩兒，漸自培墳三年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內

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已落復生今身體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丈斷以匹夫行孝能感天佑助其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朝廷理宜獎勸伏觀先帝已賜粟帛付之史官今斷八十有存伏望聖慈特援斷一長安助教或更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孝治之化

哲宗時畢仲游乞理會河東土俗埋葬劄子曰臣見河東土風諱問盜賊稀少人民耕田力作衣食至薄而罕敢為非比之他方獄訟刑罰十無二三然其俗勤於養生甚於送死非士大夫之家中民以下親戚喪亡即焚其尸納之缸中寄放僧寺與墓戶之家頗不葬甚雖上戶亦有不葬而焚之者乃刺史縣令不為條禁而勸勉者所不至之過也中間本路臣僚嘗舉書奏請官置園地令寺院僧人守視收葬有三年之骨殖仍得朝旨每歲或間歲度僧一人至今不廢甚

大惠也但寺院既附城郭即所收葬骨殖悉止及城郭之內與近郭人戶如僻小州軍窮鄉遠道之民未聞葬者處或不能相及大官臣地有限葬且無餘數若於官園地雖葬者亦是小民之家中戶已上既安風俗又自寧甚又恥與小民雜葬官園之中往往依舊焚燒不葬風俗未變也臣願明勅本路守令隨其土俗制為葬埋之法籍從簡儉但不焚燒而能斂藏諸地下即可稍塞弊節非習俗所禁故也中民已上如此以為惡勸勉勿純驅以刑罰使人人自葬其親戚下戶無手營殯斂往往從官園標度其間家力可以塞葬營生勒送死為安於故俗不從朝廷詔令與州縣條教尚敢焚毀戚骨歲深遂不葬者哉又以法便於懲恥之外如有特禁則河東不葬之俗庶幾可望寺亡幽魂各得其所自然和氣可召風俗先美乞朝廷知遠

……閩外三以導俗然不俗不歷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

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升上下之情如膠漆親戚之間如室家而代末行葦之詩忘身為難歷數千年而政澤之流幾有窮已秦起於孤絕并吞六國遂各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弊俗惡出子分贅遂成氣習父子母婦不能保其綱紀役使不義起於聲欬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有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之說自秦漢以來大抵風俗厚者常守而事歷長風俗薄者雖守而事歷短夫佳義忠信所以維持天物者盡可斷廢哉細民間閻惟利是嗜業分之為下同禽獸而運大物者反緩風俗政政以富國強兵為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殺以生死地而已國無富強之而守兵雖強何守而不亡也我陛下以天性事兩宮以人倫交仲孝孝友之化奇謂極無愧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手居無憂敝微秦人之殘薄乖者殆是也傳曰安國自以為無厚

而一鄉小國考其之家無幾焉擣蘇過秦則子身剔既廣以自鳴孝夫以盛德之流俗猶宜論其肺腑而為秦轄漢尚以漢太息者法遠而恩衰事勝而情惡故也今律母改適於夫為義絕而其子非有犯則各相義絕於夫以總其妻不節之從有犯同母以總惡子不情之罪固毒矣然至使父死母弱其子晦使之改從所不出戶而兄弟遂以不母遇焉析生異炊以和養其妻子他日其母丐於其門餌以剩餘之餘食者鮮矣一陷於誘餌而流離孤弱不過日暮而另子相棄可以激絕此與秦俗何異為天下不知幾幾而誰之間尤為堪惡使母不能安其室而去而誅以不孝況誘而去哉所謂同居操紀子從成為夫之子者於法得貲給之以己足勢與薄之俗也而獨於改嫁貧不能生棄其夫而歸者子母進復合雖已析居異炊皆還之供給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惡子奪其私而弱母得其所矣蓋人

情不安坐而去。前雖貧執肯棄其夫。凡棄其夫而歸者。必非其本心
而慈子之窮者矣。父子既無視繼之相疑。而母子乃有復合之相愛。
豈不善乎。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置顏回車勝母之閭
書也。

徽宗初即位。監察御史游酢上論士風之壞疏曰。臣聞天下之患莫
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
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眾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與
而效之。莫之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雖力之未將害事之。
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叛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
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
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
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之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

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萃
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喪節。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敗名
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徽宗時禮部侍郎張叔夜上論士風不振劄子曰。臣竊以天下官吏
非不眾。廩祿非不厚。所宜奉承命令。究心政術。砥礪名節。以副陛下
惠養元元。信明法度之意。而乃務於苟簡。姑循目前。以恤民隱者為
迂儒。以趨辦務者為俗吏。刻剝苟進而人不以為非。忘公自營而心
[illegible]為[illegible]懷[illegible]今職士氣不振。節義不立。眾志相[illegible]懷風
俗[illegible]未可以此斷天下之士。亦幸陛下留神采聽。戒下詔丁寧
以訓飭之。或因事獎進以激勸之。則士風可革。

[illegible]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上論風俗由大臣倡導疏曰。臣聞
[illegible]以[illegible]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懷私意。士失常心。廉恥道喪。名節

不立。諂諛相尚。詐誕成風。以全身保位為賢。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奔
競進取為能。以恬退自守為拙。以刻剝辦事為有才。以重厚長者為
無用。廢直道而徇私情。背公家而任己恩。財賄交通於權門。傷廉蠹
溢於私室。惜廉潔為矯詐。認正直為介僻。故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
謂之迂闊。奮不顧身者眾必沮之。賢有才者則妬忌之。背君恩闕不
靈路人。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
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夫大臣
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故小臣誕謾以求合。
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貪冒而不法。故小臣丐
縱而為姦。大臣黷色以自娛。故小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
為者爾。欲望士行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作而興之。惟君有
待陛下以甚威之極。照臨百官。進用忠良。退斥姦偽。開公正之路。杜

邪枉之門。抑僥倖之求。受讜直之言。節儉以化天下。憂勤以帥羣臣。
職頒賞以消小人。用忠厚以進君子。勿眩於華章。勿拘於私謁。勿間
於讒諂。大公至正之道復見於今日矣。昔者文王節儉正身在位化
之。羔羊之詩是也。今縉紳之徒下至民庶莫不化陛下節儉之德矣。
至於在位皆正直。臣猶以為未也。蓋朝廷之上名器未盡。號令未孚。
好惡未明。賞罰未當。因緣僥倖者未盡斥。姦贓狼藉者未盡誅。冒恩
濫賞者未盡裁抑。諂諛頑僻者尚或陰肆其謀。躁進苟合者尚或僥
倖其私。背公死黨之習未除。附下罔上之風猶在。此而不革。何以為
治。願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悛。置之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
厚。以副陛下惟新之治。

欽宗時李綱論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曰。臣聞人主所以恭臨天下
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眾多。謗議

謹多士文王以之寧。士風貴於醇厚。故古者良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崇學校以作成之。重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貴盡而盡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懲之而已。然於虛枉而容虛偽。則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樸朴以鎮之。息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崇實樸樸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情於流俗之間爲哉。臣愿伏望聖慈。獨留宸斷。一二大臣進用人材。務以激勵士風爲先。旌賞崇實而黜虛偽。與悖樸而黜浮華。旌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許翰上言曰。臣聞國家之基。繫風俗之盛衰。風俗之變。視大臣之進退。祖宗以來。大臣有休戚。則獨廟堂。出則專藩鎮。進退之際。靡然可觀。比年大臣重去位而輕守節。既解政機。輒復碩望。躊躇闕庭。求事復用。故蔡京王黼偃蹇都城。如古栢根。不可動移。數十年間。風俗大壞。禮義廉恥之節亡。而寵祿姑息之欲勝。此既往不可追已。然而匡之要在今日。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則白時中李邦彥王孝迪。莫得相繼罷政。皆領內祠。不去朝堂。此蹈東都之轍。違祖宗之法。今臣竊慶邦彥方受恩旨。亟特請辭。伏願陛下因此擇之。則時中等亦特自請。上不失國家寵遇之厚。下以全大臣進退之義。明示天下。以定國經。天下幸甚。

風俗

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上言曰。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百頃給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方今火葬之俗。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帝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敷文閣待制汪應辰上論士大夫崇尚節義劄子曰。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以士大夫致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竊

還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係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利與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人臣則盡心竭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恭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謾。其見利則從。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其邪正之分。甚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蓋其往順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稱譽則易進。巧佞則難懷。故以同異為愛憎。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群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患。在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

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行之以詐。行之人乎。嵗開以售其說。利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世之為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及其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好頑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無所忌憚。是驅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也。其積浸久。其流浸遠。將有不可勝害者矣。伏望陛下為人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持留聖意。擇任忠厚正直之士。責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輕薄詭譎。前後反覆者。則懲艾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一。吾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

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言曰。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焉。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諱禮義廉恥為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擬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厭詳矣。姑以管仲言之。仲固霸者之佐。知富國強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為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蓋上有賞則思有就。上有罰則思苟免。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恥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為長太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算計見效。尚未能仰副聖意者。所以士風未能丕變故耶。蓋張四維固宜緩緩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儉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慤有所守。則職事必綜。過失無所掩。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正其心。無隨不容售也。苟非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謂恥。如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影之無形。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且不難致。於富國強兵乎何有。願朝廷力行何如耳。

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上箚曰。臣嘗伏見本路上四州軍。風俗多不舉子。大為一方之害者。其弊有三。一者違逆天倫。夭絶人命。傷朝廷仁壽之化。奸天地陰陽之和。二者建邵之間。男多女少。姦淫劫略之事。無日無之。遂致殺傷陷害。觸犯刑辟。三者建邵等州。既不舉子。貴家富室。雖得奴婢。亦以高價買於他州。緣此奔詐之徒。誘略泉福等州無知男女。以為貨賣。殘殺父子。乖離夫婦。由絶。雖遵用刑律。徒流編配。而利之所在。終不能禁。凡此三者。朝廷法令非不嚴備。又累降指揮。許支義倉錢米接濟。然不能舉子之家。德意非不隆厚。祇緣本路多是山田。義倉米歲入不多。州縣不能均給。無以取信百姓。風俗無由不變。臣竊見前安撫史浩任內。嘗有奏請。乞於諸縣各置官莊。收租課以助贍養。當時雖未舉回降指揮。數內建陽一縣已有置到官莊。收米二百六十九石。逐年係安撫司收樁。未曾給散。臣等今措置。於建陽一縣就將上件官莊米選委士著官員一人驗實給散。行之數月。已成倫序。復用建陽縣例。於建寧府崇安建安甌寧南劍州劍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臣等欲望降指揮。舉子事係專委帥司管轄。緣諸縣有豪

撫司官莊米所以不免兩司間非措置。候將來事定日，仍將所置官莊撥歸常平司管幹，許兩司公共點檢，庶幾錢遺不致作弊。然而舉子數目頗多，官莊米數有限。臣等照得淳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准行在尚書户部符，准都省批下吏部尚書韓元吉劄子：自乾道五年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貧乏之家生子者，皆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之請，除其州納隨身丁錢。臣比為郡閩中，訪之父老，數年之間，小民利於官給錢米，不敢溺子，全活甚衆。然猶恐積日累月，州縣急於驗實，又謂常平所收錢米已支吝於支與，為不可繼者。今常平錢物雖有定額，獨所謂户絕田產，州縣不常有，而止許由實。福建八州，內四州溺子為甚。民貧土薄，所絕田產至為纖細，附有寺觀絕業，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亦可助上件支遣也。欲望聖慈更賜睿旨，應福建民户寺觀絕產，自今並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

籍，歲收其租，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從舉官逐歲稽考，按治州縣，須使元降指揮常切檢實，當官散給，務要實惠及民。本部檢準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臣僚劄子奏，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兩■自陳，委自長官驗實，於常平錢當官量行支給。每生一子，若給米一石、錢一貫，亦不為多。如或可採，實餘路州軍有似此，亦乞依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并準淳熙三年二月四日勅：臣僚劄子奏乞行下諸路，將出賣未盡田山等並與住賣，依舊召人承佃，輸納官租。奉聖旨，權住賣，令見佃人依舊且行承佃，其已承買納錢未盡與展限一季。本部今勘當，欲依本官所陳事理施行，將常平司一依今來都省批狀指揮施行，令來常平司見管數，究實根括上件田產，欲乞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於民户寺觀絕產田並與住賣，召人承佃，將所收租利與安撫司所置官莊及常平

義倉錢米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庶幾實惠及民，風俗一變，以廣朝廷好生之德，不勝幸甚。

樞密院檢詳文字兼檢正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事，固有似可緩而所繫實要切者，風俗僭侈，當有節制是也。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而治天下者，似可緩者，而定上下之分，明三綱之常，自此始，豈不要切哉。伏自軍興以來，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未為過也，而四方皁吏士庶服之，不復有上下之別。且一衫之費，貴者亦難辦，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恥。故雖欲從儉，不可得也。不惟紫衫，其他衣服等僭侈，銷鍍金，異色奇巧，日益以甚。所以民多貧困，不知節約故也。仰惟陛下躬行節儉於上，而士庶僭侈於下，理宜有以節制之。易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不為非要切之事也。伏望聖慈付禮官酌古今之宜，定衣服之制，并命官軍兵胥吏人，不得

服紫衫，奢侈之物，一切禁之，變奢僭之風，還淳厚之俗，明上下之分，息貪冒之由，天下幸甚。

椿為吏部侍郎，又上奏曰：臣伏覩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及居喪未闋，別籍異財者，合坐之罪非輕。又收養異姓，出繼立嫡，皆有著令。從來人是法禁守之以常，風俗淳厚。伏自國家南渡以來，時有建議立法者，或父母在日，許令摽撥產業，既分使不同爨，或致互相論競。有父母見在，一貧一富者；有棄父母而別居者；又有毋受一子之分者。以致身後詞訴紛紛，皆是。或有產業而無子孫，許令身後立繼，多是意在圖其產業，本無繼絕之義，親踈爭立，或貪夜葬埋，强行穿鑿，或詐冒親鄰，掩有貨財，爭訴尤多，連年不決。或收養異姓，既違法令，遂乖性情，惹因財產，以至兄弟叔姪財貨，遞互毒鬥，俱遭罪責，不知悔改。如此等類，本合入户絕官司，宜刹此而立法，正請息爭端耳。

今來士大夫亦多有此弊。此思民棄教循習為常。近年官員令得身後恩澤自長承受。以絕爭得之心。且人之有子與無。豈人所為。天理命分而已。爲子以承父之遺恩。或子亡不得受恩。則孫當承祖之遺恩。諸孫同視為祖。豈宜不待長而使爲。必有陽爭爭論之弊。如此則是朝廷恩澤適足以為薄風之端。薄風習熟。士夫亦不復知其非矣。皆因輕議改法以徒私欲。遂致風俗薄惡。不復有中原承平渾厚之風。風俗天下之元氣。胡可不正。臣愚願聖慈詳酌。下有司檢討前後改法之因。應別籍異財及無子孫身後立繼及養異姓子孫及身後恩澤悉循舊法。以絕爭端。以正風俗。天下幸甚。

楊又上奏曰。臣竊謂人身之種寄在氣血。天下之風寄在風俗。氣血充實。雖有無妄之疾。可以勿藥而愈。風俗醇正。雖有非意之事。可以不勞而治。蓋氣血者身之本也。風俗者天下之本也。故司馬光曰。風俗天下之大事。教化國家之急務。不可不正也。邇來有敗風俗傷教化之語。始出於吏輩之口。傳之於士大夫之間。遂為口實而施之於政事。若曰從寬。不曰從是而曰從寬當理也。然從寬之風既行。則凡有立功該賞者則必開難而沮之。有犯疑失之罪者則必觀望而入之。臣伏觀賞令。諸功賞未酬叙而違格改者轉聽依立功時格。重聽從重賞。又斷獄律。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仰見國家立法深合古訓。賞疑惟重。罪疑惟輕之義也。則從寬之政。豈不乖國家仁厚之教耶。臣近承都堂宣示陛下與大臣論不立朋黨問答。仰見聖學高明。深得忠恕一貫之道。臣不勝欣歎。欣躍之至。則從寬之風。夫非聖賢之所許也。故敢數奏。伏願陛下有以救其弊。然則使悻不可不禁。敗國不可不戒。名分不可不嚴。貪污不可不治。一歸於是而後可。欲望睿慈特作聖憲。銘百司凡施於有政者悉得是。不得蹈習從寬之弊。庶實封惟允。一變厚風而革薄俗。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崔敦詩上奏曰。臣聞民俗之厚薄。關於天下之治亂。堯舜之民。比屋皆可封也。所以為治。桀紂之民。比屋皆可誅也。所以為亂。故自昔聖帝明王。所以移風易俗以壽天下之脈。知夫不可以法防而禁止。於是以教化為先。暨秦漢以來。風俗益薄而時君世主不務崇尚教化。方且區區於法禁之間。法愈繁而弊愈生。禁愈密而詐愈起。於是以董仲舒王吉之徒。始推原所自而以教化不修為言。觀文[illegible]以君子長者之道行天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淳朴。用能海內[illegible]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教化之效。詎不然歟。宣[illegible]相陛下敦俗之德。仁孝之質。尚志厚以迪民彝。崇樸素以先天下。[illegible]以四海之民。觀感而化。遷趨於善。然而比年以來。民俗日漸。閭閻之內。田野之間。習慣頑庸之態。翕爭爭陵化之風。以疾視為常情。以犯扶為美事。及其極。將至於滅人情。絕天理。不可忍言。漢魏相所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以為非小變者此之謂也。而士夫方循習為常。恬不為怪。蓋病在腹心。發見于外。已非美證。而循以為緩置不奚獻。雖然近民之官無如郡守。上之所使以承流宣化。風俗不善宜責於此。臣伏望睿慈發德音。下明詔。俾四方長吏頗以教化為務。射鄉食饗之禮可舉者舉之。孝友睦婣之俗可旌者旌之。要不專於法禁而務以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鄉道。蓋至治之本也。且昔之為郡其民有素不善則閉閣自咎。今使陛下之長吏人人各以風俗為任。則陛下之民其有不趨於善者乎。惟聖慈留神幸甚。

員興宗上感俗議曰。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寬然無所不受。汲汲無所不容。則直其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羣。力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恣性肆情。悉而放之。彼非能剛決而折而

安於禮也。雍容和易而安於讓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
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有道於此。雖天下之人皆納於其中。銷其冥
頑之姿。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退遜。由於禮讓而歸於信義。雖
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不歸異。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
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詩。朝廷鄕黨閭門之間。雍雍穆
穆。其訓則五常六藝。其分則士農工賈。其本則講誦文章。其食則籩
豆簠簋。其治則井田肉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其飮宴則鄕射鄕飮
之禮。其對答大端則有歌鼓之節。朝會相御之禮。一揖之爲容。而三
揖之爲尙。再拜之爲薦。而百拜之爲尙。是其上下紆徐不迫之態。形
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爲難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等
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不知爲湯之君也。頑元元。其集之深習之既
禮樂信義。使民而熙淵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

以治周孔之所以言。而當時所以爲俗歟。及秦之興。[illegible]而
不舒。幷焚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墻。天下[illegible]於
追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中和寬與之態。[illegible]爲天下而
壞民俗者。乃至於此哉。漢室之興。公卿[illegible]而甚矣爲
治也。遠欲振之以安靖。行之以不競。其後搢紳[illegible]附氣益不振。
故始變爲兩漢之俗。東京之士。慕前世之稱[illegible]於矜情而不獲也。中
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illegible]爲矯亢之俗。矯亢
而不已。故激而爲變。皆必出乎二國之[illegible]國感亂而不已。故激
而爲變者。必出爲兩晉之虛無。其後則[illegible]激而愈變。俗愈流。訖至唐
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解倒殆。陶染忠厚。故
太祖太宗以至仁宗。惟言[illegible]以得動天下。此亦三代先教後德
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無所加意。此誠羣臣之[illegible]辭

安苟且。凡有以涉教化者。類[illegible]不用。以今天德角[illegible]三代近並祖宗。信
其無憾也。然臣竊觀遠通之間。習俗又漸隔。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
不能盡教德之過耳。且如臣着劍邑。先民大族。豪斷鄕曲。挾持官
吏。州縣恐懾。吏循首而奉之。橫[illegible]小民。長其頑冒。此一俗也。庶人誦
法。知誦詩書。以教唆爲養生。以鼓鬪爲樂業。良民怯畏。益亦坐[illegible]此
又一俗也。士人以干擾郡縣爲貿易。官吏以販貸道路爲得計。漸[illegible]
廉恥。不知紀極。不知聖者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屋舍之[illegible]
摩不息。晴繪之巧。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參尙相仍。權量出入。大小[illegible]
變巧詐歟。而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尙[illegible]
盡革。而川峽爲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民俗無風久在聖慮。元臣所
未議。若聖明已先行之。惟此事未決自聖志。即賜禁戒。此猶[illegible]
圖也。其又何難之有。

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李浩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illegible]
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望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尙開。儒術
可行。而有險詖之俗。[illegible]情盡而有痼疾之患。期以氣節。而偸情[illegible]
拜以筍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爲售。亡聞誕慢謂。誰諸[illegible]以實
對。臣[illegible]曰。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
直煥章閣王師愈論士大夫習俗上疏曰。臣聞祖宗以維持天下。國
家者。搢紳之士也。搢紳之士。其用心也。公凡舉事。爲奏[illegible]上者。必盡
公以操於下。臨於下者。必盡公以助其上。可否之相濟。利害之[illegible]
擇其善者而從之。故事無不舉。而功必隨之矣。一或異是。乃欲專[illegible]
而功成。豈不愛難乎。其難哉。臣嘗觀先正蘇軾在嘉祐間嘗有言曰。
今之世所可患者。士大夫侈服於朝廷者。不篤。皆好議論以務非其

上。使人議於是非而無所擇從者，則事舉無可爲者，不擇則其所行者常多敗而易敗。夫所以多敗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說論勝於下，而事其果功者寡也。其言又曰：今世之舉事者，雖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嗟乎，嘉祐之際，可謂盛矣。士大夫習俗已如此矣，至爲謂賊之言，不特中當時之病，亦今日之證劑也。私意一萌，唯務己之說勝，而掩於上者又未必皆可行而必有成。設其弊終至於此耳。嗟夫。此豈國家之福哉。臣愚欲望陛下申飭文武小大之臣，各去其私意，毋苟且以爲同，毋務激以立異。凡舉事，上必盡公以謀人，下必盡公以盡策，從吾而力行，殆見其事舉而功成矣，因得嘉祐之風俗爲賊所議者，復見於今日，不其美哉。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下本無事也，然其所恃以爲安者，蓋有忠藎衛國之臣扶持正救於其間。苟人本壞而習俗偷，則所恃以爲安者既失之矣，將何以防其漸而塞其變故邪。惟我本朝作成封殖，治極隆平，雖景德迄于治平，宜爲無事。然皆有其人以當之，故天下無變容動色之虞。自王安石惡異好同，而爲一道德同風俗之說，於是人才始壞而直諒消亡。逮至崇觀間，蔡京用事，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於是人才愈壞而俗益驕靡。當是時，客氣不自謂天下廓然無事，清議之變實不能踰三綱義於陵地，如吳幵、莫儔有與虜通傳道意說成僭竊，王時雍、徐秉哲逮捕宗室，盛暑傳送虜，迫逐北行。凡爲此比，難以悉數。臣每念及此，常切痛心，推原禍本，是皆由於熙寧以來邪說之所作也。恭惟陛下紹承高宗壽皇之休緒，虛心無我，察納雅言，有合乎君人之大德，是宜四方萬里，惟動丕應，不應復有此等議論以懷人心，然驗之風聲氣習，猶未能無疑。拱默成風，頹靡成俗，精銳銷委，亂所且蒙者所積漸，則立一說以自寬；有所遺就，則求一說以自親；間有務爲修實自好者，則相與指爲詭異；其欲發憤慷慨陳忠讜者，則相與指爲矯激。才事而少有勇成，則又從而蘇縱之，必使之甘爲庸人而後已。人材習俗既至於此，稍有事變，憂在國家。陛下亦嘗深察其所以然之故乎。蓋比年以來，高明之迹日方爲皇極之言，中以安靜和平之說，掩觀其名，外則甚美，徐究其實，中邈不然。不惟偷合取容者得以假是而務當同，懷苟且以爲全軀保妻子之計，而斯說之援，將使朝廷之上無復有面折廷爭之風矣。使義苟正，志存忠愛者，議論既不詭當同而必罪之以好論于極，舉動既不能苟且，則必罪之以不務和平；否則之以好名，而不可雖，則加之以是罪而不可遏，風俗頹壞，職務日營，懂種浸淫，國將何恃。是斯說者，蠹害一世，君之隱害而爲實禍，嗽蠹之根本也。伏望陛下惻然深念，力救此風，奬拔忠直，以作新斯人。拒闢邪說，以扶植正論，發爲明詔，風示多方，使忠藎循國者有以自奮而不爲習俗之所誣，而中材常士有以自奮而不爲習俗之所移奪。夫如是，習俗之論可破，而不諱之路可開，人材作興，治道自崇，而我之所恃以爲安者，將益堅固而不可拔矣。

光宗時，軍器少監劉光祖上奏曰：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爲得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問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猶因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蓋此但有摧殘萎薾，初無長養成遂之意，直以排擊爲能事。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頭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勝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是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謂其尚同也；而臣則謂其未嘗有同也。逐焉而柔良，逞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或焉而扶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或焉而託於所書抒以議其上。省曹之幽寓，擬議之書檄者，同之按事；長吏之舉覽，愿焉則歆而歸己，忿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孽，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種場之緩急，言焉則於以為功，否焉則諉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時左可右，瞬閑而語，可出可入，至者利亡耻之人，會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飢溺休戚若我之身哉？託蹤跡於朋友有不及知，背慙積生，父子有不相恕，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避，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曰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廉故事，從文具而無惻怛忠款之實，而護曰：恐訐以近名也；恐激以致事也。其甚焉者，藩臣亦不過充為稱賛之詞，而後繳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雍蔽則曰颺言宜和，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曰暇月壞，畫則夜改，而後上達矣。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敢朝好季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動而一疑，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終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若矣，所以聚回顧望，則亦有說焉：夫以投鼠忌器也，寬之以箕箴刀鋸也。然猶有輕頭刑戮，冒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其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操順而襄蔵，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熟踵陋，而久不之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一二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骨鯁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慮，必疏遠而黃爽之。若是，則忠愚所形，人心胥會，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患矣。於治道興替，所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上言曰：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体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存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

理宗寶慶元年，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莫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必君師是賴，欲學人為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君；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一有正而昆弟朋友

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類各有等序不相關累賊殺者與虐處
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
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
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廢。本
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實扶持宇宙之棟樑。奠安
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夷
狄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
小雅之詩計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猶
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
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
僅存者。亦有治安強盛之世。綱常弛廢。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者。周
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桓文出力以奬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

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維持扈駁而歷數百年。晉氏之興。本有
異質。再傳而至惠。亦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盛。讒巧交構
國本搖撼。諸王疏屬手足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主明睿
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戕亂天常。蠢讀肆欺。潛竊國命。尤邪
溥霧然代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
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
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
仁義。故先綱名臣式以為家法。最善式以為大綱。甚正。茲以為三代
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韻效。保持而勿墜也。恭惟
陛下天啓叡明。學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東府遠外。竊聞朝
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蜀非是心。何
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　舉之勢有萬而布

衆之藉聽瞻。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
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
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
則興。試觀孝睦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衰於上。則下有陵犯之
俗。影響相從。聖為可畏。伏惟陛下秉儒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蓋焉。夫
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誠能體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
晨昏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克盡承志者不可
後。游觴之奉。瞻拜之恭。其末也。競競翼翼。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
必期足以治安宗社以安。則子道備矣。請一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
之擇配者不可不擇。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
毅。近而九族必有以資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

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者
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絶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
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孚通條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
君道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
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
動衆。戎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之計無逾諸此。臣以迂疎謏
寀居權貫在春官。實掌邦禮。淳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
間哉。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
淳祐間知南劍州徐元杰上奏曰。臣聞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言邦邑承襲之舊而當作新乎民以迎天命之常新也。今錢塘駐蹕
之久。驕奢浸遊。貪此安寧。欲識而天理民彝。舊染之風聲回新
矣之氣習。此其摠括在陛下而已。然自嚴時有納聲色以固寵位者

而後擧天下成譎詐之風。至今觀光上國之士，自一命以至班資粉
白黛綠，群戴後車，其勢已不容不貪饕。臣觀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
歌舞，計日而鬻之，不復有人父母之心。士大夫以其良貴不貲之身，
每每自屈於冶容爲售者之賤，則夫嚴事君父而告之以不過聲色
觀其鍾粹清明也矣。其信，皆墨翟不入朝歌之邑，今堂堂禮樂之原，
此風積習，轉轉日甚，連覺罕良家矣，是可不爲風俗慮乎。唐太宗出
宮女三千人，萬其英武有大志如此。孰謂陛下春秋鼎盛，而不能爲
太宗之勇先？繼今以端本於宮掖之選，率先以禮制心，而後士大夫
躬以檢自防，成德可以歸厚矣。自曩時有來者，皆以[illegible]余後者而後
擧天下成詐盜之風，今宣其之路雖塞，士大夫猶忍施劫奪之政，其
弊在於不貴桑麻穀粟而貴金銀之器用，匹夫之家亦趨分而求之，
莫甚句爲尤甚。比年金銀踴直，是應乎天象之占，播[illegible]積祛，是以爲

郡縣折變之利。士大夫方征求竊取，不念肥瘠之本同，而也鍾林[illegible]
疆之壤，生靈肝腦塗地，以至上關王食之憂，而士大夫至自爲[illegible]著
懷璧其罪也。漢高帝曰：吾治天下，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陛下動心於
此，不以人廢言，而以流化自近始，繼今雖倫外實用之崇，置金銀於
無用之地，并禽殘以禳生意，消物慾以見天眞，是[illegible]下訓廣謹刑
之一助矣。今流風交煽，侈習競起，度江以[illegible]舍極娛之[illegible]廢緊猶
不遠也。京畿根本，實係觀瞻，風俗樞機，瑞自聖化，爲今之計，莫若抑
文而崇務實，去華明禮教，而爲之節，隨人情而爲之防，無使都人知
有人父母之心，不可不使士大夫知有嗜[illegible]屋[illegible]之源。臣願陛下以
身訓臣下，臣下以身率天下。舊邦新命，亦其日也。臣但[illegible]愛而[illegible]
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元杰爲侍左訓，又上奏曰：臣既懇懇納忠，爲陛下大臣，解士論之[illegible]

數陳於龍座之前，春然論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君臣上下，文相維持，
所以爲國遠慮，扶世弊。然者無當隨事採失，不當以患失爲事。善採
失與患失異，採失者，綱常必飭，名義必正，紀綱必陳立，制度必昭明，
謂以心將身爲齊家治國之本，故自上而下，自早而暮，惟以聞義[illegible]
從示善不改爲憂也，又何所患焉。彼患失者，一切反是，以私恩爲心
報，而每急於徇人，以錯進爲良圖，而不顧於喪己，得位者以同流合
汙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爲良策，謂隨俗爲妨，進則事有可論，
不暇及也，謂嗜啞爲圓機，則心知其非，何敢議也。遂治流俗，數年于
茲，悠悠風尋，賢者不免，是是者實非患失之習，有以獨之耶。夫惟
有患失之故，見利害而不見是非，名位光顯，第事苟容，而不知名義
種生。漂宗雖控，臣今日在朝，布列致身通顯者，皆天資之美者也。勇
往直前，聖賢事業，夫孰不可執。者日用動息，事無非學，交游切磨，學

無非事。人苦不自覺耳。身肯奮篤之，則莫大於宮師之相規，有志力
業之賢，臣亦必曰勤攻吾闕，求如不及，可也。不然，本心之夫，將不知
採頹，惴惴然忠外物之失。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吁可畏哉。
雖然，士大夫當使風俗不當議，風俗當論事理之是非，不當恤身事
之利害。泛然言人之失則甚易，奮然[illegible]己之失則甚難。臣未免安業
動息，猶有堅苦刻厲，祖護初心，惟恐廢[illegible]易[illegible]斷，一不自覺，驟嚴
小人之歸，尚何以議人哉。臣之初來，惟欲一面清光，於去天稍久之
餘，亟求還山，執卒[illegible]誓者，臣之心也。思除太過，隱然於心，亦不免
動於患失之私矣。因念學無止法，過必改之，反求本心，[illegible]以警懼。日
月之不再，而人之所以爲人者，渺然[illegible]既請罷職事，伏惟陛下[illegible]
成臣志，放臣還山。臣犬馬之齒未甚，事陛下之日儘長，臨[illegible]
當引去，惟陛下矜赦。

元忠又上言曰。臣又聞人才難得自昔之通患。人心不古今日之陰憂。臣竊悲夫士大夫不可以負知己固也。自他人對知己而言。則宜存於知己。自知己對君父而言。則君尊如天。無二上也。他何敢知臣當除夫擧主之爲人。則於身有門生之稱。士夫干求。汲引其未薦之始。已誠是以恩門矣。以公擧而爲私謝。以朝廷之公法而便乎首者之私欲。士風既壞。習俗已成。雖有識之言。勉强而從俗爲臣所謹按讀國朝通略。而陛下與臣嘉嘆。藝祖皇帝之遠慮。嬌詔□□不得呼知擧爲恩師門恩門。并自稱曰門生。此正人心之要術也。今日士大夫知有私恩而鮮知有君父。陛下既奮然作新之美。臣於此乞陛下明詔大臣。取藝祖之所以戒進士者。戒今日之士大夫。請自來歲元日爲始。凡下而擧主之爲進。上而大臣之須除。皆當使士大夫知有國法。知有君恩。不許仍襲恩門恩家恩座恩公之稱。併於門生二字亦合禁止。內則臺諫給舍覺察之外。則使監司州郡守者劾之。如此則人心正而風俗可異。於士道非小補云。

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疏曰。臣聞善學人之良心。愿國之大者以年以來。爲世不知廉恥盡矣。蓋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曰失已。以至此極也。易曰。羞惡之心。人不亦傷其能以泰。士不中正。而所此皆不由正。其失由於羞惡之心。傷其所守不足道也。古之人守道之不行而不知其所以。孔孟□□戰國之時。而亦且以正。獨子嘗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孟子先見於滕嬖人王驩。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家業也。爲孔孟之學者。要可踰越廉恥。趺踢羞惡。而推其人之所□吞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恥也。寮元既以書簡屈辱姓名與臣之氣節盡頹。風俗之衰莫此爲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渝。惟

大廉不污。惟眞儒不磷。或變或虧。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眞儒也。人豈無眞羞惡。今以誘而奪。豈無眞廉恥。今以誘而變。士大夫而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爲君子。固伯王之所當恥。而衆醉獨醒。亦廉恥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爲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爲交結。多有言尺往還。惟□□一人無書尺交通。以內侍擁幹爲上所信。士大夫爭趨其門。至□姓名于簿。學文擇中一人無姓名。其中如林希素郭天信之流。趨甚濶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持依憑假託。一賤奴耳。士大夫乃不貲之軀。下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推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固自寬弘。而欲獨不愧於心乎。本之公論。以爲流患不明。士大夫以身廢巧襪而不羞。以紐行暮夜爲得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爲監。凡有攀緣爲蹊徑。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爲學廉恥明羞惡者。大夫惟陛下嘗圖利之。

理宗時。司農卿權工部侍郎陳壎上奏曰。臣□□□□□□世道之極撕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爲重□□□□□□以悟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使之□□□□情□兩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眞實相與。而□□□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矣。奇甚。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當然之理。不可有所徹。尤不可有所徇。徹則矯枉以過正。故不合乎中。徇則迎合以苟容。又豈復有至當之論哉。古之君子。平心以應物。毋固毋我。惟視夫理之如何耳。其行己則中不倚而和不流。其待人則上不諂而下不瀆。論事

則明辨是非而不立異以求勝事上則將順正救不以訐而爲直外
不爲人之所忌中不失吾之所守安見其所謂激而又孰得以譏其
徇哉此乃時中之道士大夫之所當尚也奈何人無定守視時變遷
見夫激之可以立名也則假公以濟私矯常而好異至相爭角不問
是非若是者固不足以成事而秖見其多事又見夫徇之可以媒進
也則揣摩而求合阿附以取容同縁相濟無復可否若是者雖不至
於生事而必至於誤事壞風俗之極者將欲約其偏而歸一也可不
示之以好惡而使之知所趨避哉仰惟陛下以中正敷倫以道德同
俗建用皇極以革偏黨之私並用才德以示翕受之公保合太和以
杜分朋植黨之漸既不使之過於激復不使之流於徇可謂得大中
之道而明善俗之方矣然士大夫之心既不至於激則必至於和實
和於朝固帝治之盛然和而不同斯謂之君子焉一或苟同則其弊

復流於徇是又不可不察也利害可言也猶恐時好之不合奇異當
革也復患更張而難制難從之時恐有所掩而曲從之不可行之事
或有所迫而强行之爲弊則多徇於私偏乎大則或待於兩可若是
之類皆未免有所徇也轉而移之識不容緩今陛下不係於總納大
臣方切於延訪以公滅私屢形於戒飭用例破法屢見於申明固奈
當不欲聞正論而明公道也然作之而未應倡之而未和何耶昔
人有言曰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臣願陛下[illegible]系
正杜絶群枉奬端方之士振委靡之習使天下昭然知上意之所嚮
則觀感之下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在位正直之風當不□於□
革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惟陛下赦其愚
許應龍進抑奔競故事曰昔慶曆間輔臣列奏寄手詔請躁進之塗
宜塞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有在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貴

恬退擢之奔競者黜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
恬退之心豈有附會意惜和合辭仁宗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
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又奏請曰韓維安於恬退乞加甄錄
以厚風俗
臣聞求君子之不求者不於此人之所以求也夫奔競之習固
不能免於在夫上之人處之如何耳爵祿在上下皆趨而爭之
故名曰奔競則其弊非在下也誘之於上而禁之於下猶縈藩羅
而欲正之雖防禁曰嚴亦豈能杜絶之哉惟當崇尚恬退不待
其求徑加擢用公道既明不可倖得則人皆勉於爲善以求自
見顧錯附刺既知無益則奔競之習不待革而自止仁祖論近
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知耻慶曆輔臣亦謂旌賞恬
而旌清節則多士知勸此乃清源正本之論今之奔競其弊

極未居任而求職無寸功而冒賞捨法用例究轉投托攀附
營宦關節進求之則異即真求滿則思內援固近以則擇人之
開而勸今改習百計營求求不進不止其得者必不肯以僥倖自
名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爲歎畢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
欲望風俗之厚不亦難哉推原其弊端起於在下者有所求而
亦甚於在上者有以遂其求惟不待以而自有所求而不予
致實救弊之要術也蓋中人之性易流營進之念雖獨無之不
求自得則孰不各安其分不求不得之弊毫求者多也誠
使兩途吾門者抑之以戒貪進奬於靜退者薦之以厚風俗則
伺候於王公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者必皆聞風斂跡恥爲清
議之所指目況敢冒然而求進乎夫一夫在野百人遂之以可
未而得也措爾在位通者千百人才如不可得也苟皆知不苟

仲書[illegible]

元英宗時監察御史[illegible]言[illegible]國俗文[illegible]則更其法[illegible]

則收[illegible]綱常[illegible]大[illegible]可變者[illegible]

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illegible]綱常國

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

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

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遂之

典明萬世深易之道[illegible]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八

禮樂 自古禮樂及議古禮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illegible]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illegible]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

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東漢明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曰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illegible]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當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

章帝時曹褒徵拜博士會帝欲制定禮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其略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

和帝永元九年司空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爲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奮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褒令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

晉愍帝建興初王旦作樂議遂諫曰禮樂尚象先爾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四年天子服樂減耗孝懷皇帝梓宮未反對根當從八神何篇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梓宮幽蒙湘川吐盛狂行[illegible]娃[illegible]樂故[illegible]義衆未迎來歲復嗣元日正始之初貢士臻年[illegible]比靈德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illegible]皇綱於既往拯霸業於未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illegible]私禮樂之奏使四方之士遠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illegible]之娛[illegible]遠[illegible]雅[illegible]之美非所軌物有歷大教謂宜[illegible]以[illegible]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義注[illegible]樂亦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爲[illegible]於吉凶殊制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illegible]而有[illegible]宮懸之樂二禮並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illegible]宜盡用吉禮也至於耳目之娛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逵又啓今人禮雖降事言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園陵則未[illegible]禮服也於典客義無疑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illegible]高宗[illegible]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享萬國朝宗庭廢鐘鼓[illegible]闕[illegible]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illegible]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奉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睹威儀之序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illegible]忘狀對岸外眩爲患[illegible]食七升[illegible]一戲[illegible]

神州經略，若此之盛，不可不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
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就此乃所以然，及皇天克昌厥後
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蕩貪之德，遐原凡之詠，清風既行，
下應知，卑山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
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詔遣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有國有家
者，莫不以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
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
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
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武，揚鴻化於介丘，來五華
心。為殿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皆生，節故報天祭地，
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

則不遠。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
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
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
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所也，逮乎秦皇，窮盡道術，
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
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
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俗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
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
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己，使賢以
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群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
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
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能清頌之事。良

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故也。臣聞□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
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
竊味斯言，竊覽不息，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
唐太宗時，以慶善樂為文舞，以破陣樂為武舞，詔魏徵及虞世南、褚亮、
李百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
成，逮朕即位，政事之間，義兼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
否。朕謂前代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
朕以干定天下，安撫海內，若德惠不備者，始善終，自今作古，何慮不
法。若遺樂德於物，後代何所畏，良以此以古，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微
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
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高宗上元元年，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

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
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
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
開耀元年，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
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
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
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玄宗開元中，裴耀卿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曰：一者禮樂化導也。州
牧縣宰所守者，宜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若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
安鄉族，若皆和氣，咸合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未在刑法。聖朝制
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
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惟有貢舉之際，暫用其儀，間

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二與百姓勸導行禮。參
聯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
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其
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
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
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
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
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逸百人以上，雖有司明試，而在擇才而學
校藝，徵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砥為遠郡，諸鄉貢之時，多
有不願來集，恐成類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徵加勸革。
德宗時，杜佑上三朝行禮樂制議曰：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古晉杜夔
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
實異。惟變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
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
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
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東用而除古伐檀。及
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
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
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
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而云魏氏行禮
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
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歌詩
十二篇，化舉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

禮，取尚讓。鹿鳴之失，以怡嘉賓。遂制四篇，復錄前執。
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曰：臣聞聖人建大業，得大
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民有終身
不得觀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
鄉飲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使人易識。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
有獻酢之儀，有賓主之數，令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
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亦有位。以金石之樂知其節，以雅頌之
詩導其情。洎秦承周衰，漢迹秦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
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皇唐用之，明第擇文歡頌
郡國，成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
儀，惟於貢士之日畧得舉用，其餘寂俾莫宣聖王化俗之心，豈長吏知
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上言。因恭儉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于
是宣州耆老宣庭修丈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
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萬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踴躍，聽者有感泣。
蓋禮樂之感於外，而精神之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為唐一郡，今之
世作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耀卿能於一郡之時，猶著先王
之禮樂，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禮之樂不
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樂。國家大禮與天地同節，
大樂與天地同和。禮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朔望，追封冊寶之禮，
軍旅賓客之容，陛下皆舉百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用之。所
謂禮樂刑伐自天子出。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沿土一萬里，布數壘豐，
民風太和。朝廷之禮既盛，而遠方之民有未觀之者，觀之者一樂既
備，而遠方之俗有未知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舉行郡縣，頒鄉飲
之禮，俾鄉飲之儀，使其觀祭感之興，則知不忘報本矣。詔藏其

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善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衰則知高年者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揖[?]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播於禮而日就，漬於道而彌深，詐[?]變化為恭和，猥[?]遷為貞順，[?]歸義，流邪復正，其何然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覺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踐焉，可刑矣；[?]雖設禁而無過，豈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勉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以恭而事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慕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精於禮樂而致之，諸侯折節於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泰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弊而能用之。若以為俗之尊也難驟化之，則裴曜卿刺以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三代絶迹，千古曠禮，猶可繼完補習，猶[?]義的洽其俗，遠其時而明之。況貞觀之風，開元之化，去前不遠，若時可及，舜章不泯，今文斷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率舞，鄒公吹律而草木萌，文王行禮而虞芮懷慙，[?]讓功而學[?]知變矣。金石至和，非有敎於鳥獸而鳥獸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禁[?]而太宮自已。置禮樂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況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叙[?]之儀而示之，以金石之樂以和之，以升降之度而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以尊賢之序以命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之心，物之性，得不優而柔之而自趨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飮之禮化民易俗矣。

如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陛下勿[?]守而行之，期之春年則民知恥，行之再歲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不[?]。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帝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聞樂而感之者，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盡然也。天下幸甚，[?]幸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懷懷愚悃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眞宗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樂[?]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旋，軍容宜備。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夫諒闇是重，還忌是輕，以此而論，樂無疑矣。況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陸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

寧宗時，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

而亦未能具也試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欄備禮
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臨遊聖閣官屋數間與之居處
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依修官之近例月給支錢米以給飲食
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假借
局目量支請賞別無排恩則於公家無甚費因而可以興起廢墜垂
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
甚

右議言禮樂

魯桓公二年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
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
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
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
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
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
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
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
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
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

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
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宋太子佐後至
椒舉請辭焉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
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一公之事皆所以示
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
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趙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
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
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狄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事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先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也。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道，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

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習俱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經而易見也今王易禮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

卷之百八　十四

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漢高祖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

武帝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議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

卷之百八　十五

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宣帝時琅琊王吉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薄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東漢章帝元和三年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

議行於世。○爲宗行家道遭三年不及專堂之家名為衆說至生疑瑕

業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議侍也。

桓帝延熹九年，郎中荀爽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

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歸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以變禮歸其夫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序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

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轍，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賦役，實稼穡；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

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修約之禮爲其節也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
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
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
之差及章服制度之別嚴爲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
之要

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按晉博士曹
私之議三狄卻議令王應著綱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
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並用爲蒼赤黃白
衣服黑玉孝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素履素爲也且懷大孝古
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爲衣冠固不革而幘並宜異色應隨
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殊王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
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蔡
寔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欲
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卑徒故司馬彪輿服志
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叔樹泰遵于
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所既歷代成肆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
娛啓事以上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據
之令之文今書舊事可左驗臺雜詔司徒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
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下四時節以所撰禮儀付太常傳降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
涉即訓孤陋閱聞在場雕認淑蒙萬迷撫躬流汗廢禮樂三千之

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甲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
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
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
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而
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睿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遺暴焚亡百
不存一屢與始徵及改光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
論幸以頌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
或師資相傳共枝別派[illegible]與事后蔑於已分異虛捻鄭玄
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擬之學者未達叢時而問難蜂起充斥兩
攝文列鍾推喧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卅雜國與不一
於四海家法參駁於搢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
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與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
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悪者無忘夙夜矣所復根究博採之數
與聞變設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瘁學官亦所
見五十二事上呈蜜鄙莛浞伏用媿赧
[illegible]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諸宮宜詳宮
[illegible]並有敬不如王有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
[illegible]敬貴妃儀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庾慇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王休仁議稱禮有妻既不得體君班亦視子
[illegible]以子貴庭首明文內外致敬貴[illegible]慶諸議天子姬媵不
[illegible]言介才外雖義可數處不應有[illegible]仁議爲[illegible]可
可[illegible]帝[illegible]元年尚書令徐湛之[illegible]大人倫之始莫重婚
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illegible]則[illegible]前之[illegible]因時[illegible]
三加[illegible]於王[illegible]

將宜損益等五冠禮三加畢乃醮若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
若只醴則無加爵酳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醮本古其禮更酒用
時味其禮輕故也故醴辭二二之義詳於儀文今皇王冠畢一
酳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酳醮則為乖衷婚禮實謹以四爵
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又象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卺先
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飯後用卺合儀屯乏酳卺以再以三有違
旨趣又郊特牲曰器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
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称乘皆典
又連卺以鏁盡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畫采飾亦虧聖制方今聖政
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
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醮
即用舊文其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
餘雜器悉用陶匏人執燭足充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斷雕
可則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梁武帝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
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
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
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
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
忘生者眾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
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
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
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

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龍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
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
禮義之式於斯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
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
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
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
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
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啟二
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
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
之祥浮溟擊山之貢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
命彼群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選衷
繼軌賈董懷鉛之彥進以伊允諒以化穆三雍從五典秩宗之教
敘為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
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
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郎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
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
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
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釐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
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
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
外詳時尚書參議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
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
定以為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

不可不講以歷年不測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二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叔孫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者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竊以前後職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腾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侍中劉騰等奏曰中宮僕射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侍中尚書議之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按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其名宜存雕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準經記宜仰同周禮備造五輅雕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按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祭祀厭翟以從王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太

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樘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在右騑駕三馬既謁禮圖并執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諸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累輅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郊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閣宜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羅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畫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畧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與聚狀貌比文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祭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程車其用正同安車既名同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來累闕

以紫紺罽軿車帝后御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以闕輿輿其周又同案周令之畢漆畫羽蓋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翟以為之陶制音事彩華官右軌式畫不殊焉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凡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整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明照臨萬物動與故賄則復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宜以為實儀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二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晉事比之周則禮惟闕從王享賓客及朝覲於王之乘篇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事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畧又一之皇后宮掖相過既有輦車無時駕即事考實亦宜闕焉又從

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合事要損益不可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令王實當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祠部考功郎中劉懋兆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爾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韓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公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曇高諒其延太學博士邢湛擢章賦鄭季朗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判實王令儁吳珍之宋寔難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丙侯道安慶賓天度史僧樹呂太保王當百魏賓等五十人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雖有文雜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輕之尚書官並從今議惟輿載大靈太后令曰尋官以後議折中者便之奏尋明帝時胡太后親祭宗廟既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文襄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誣收改為西面

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况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耶。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者。議者言皆習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向臺殿也。子才以為東宮待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晉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記曰世子親齊玄而養。世子寵於阼階。以太牢。漢元若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公。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况東面若君臣通禮。獨何為疑。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此城北宮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面為尊當會遵崇禮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之奉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尸亦在東。余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受朝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若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尊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臣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若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殊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不在以公卿為府。同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接儀注魏王受禪。禮皆東面。何王公南面而獨太子何所取耶。議者南面既少疑。禮乃南面。既少疑卿文宗爾二。太子於禮為議。亦未天旅

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群臣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亦同之。邢尚書以前之東面之議。便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此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得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乘東宮舊事。太子冬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卑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如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前異之禮。恐業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籍。大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八

禮樂

隋文帝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棄夫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于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議，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政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有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無隨氣變色之文。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以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其衣冠，尤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百官，皆衣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憒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開皇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為諸隨俗因循，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

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并日月於旗，旗乃開三辰，而章無十二，但衮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明皇中就書，故主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章，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思氏甝襟未觀，晝於日月，所以綴此二象，唯於太常，天王衮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辟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日古有其理，歷無義，周執謙通殊，未可承用。宗彝文乘法服，今准尚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并依此，於左右髆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為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崔孔云圖衣實以衣，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為五物，裳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其衣裳通數此為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其衣以承襟，皆如此，則具先王法服，不可乘於夏制，徹而用之，理將為允。制勅曰可，承以垂衣。

煬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給事郎蔡徵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

梗何爲可。對曰臣初定數共守之惟參詳故實據漢明伯始奏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中陳因以爲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所用精詳故事皆此類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顚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彛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十三年禮部尙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敍私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尙書九卿爲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尙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絶庶孼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深愼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高宗時楊炯上公卿已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

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因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尙矣夫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遂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本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

者於自然也於爲齊之自生也又不假則爲華目此盡不經之甚
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脩
毳冕爲也遊可以那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遊可以旌武臣
之力也又繡冕爲水草而也法象引張衡賦而帶倒茄於藻井披紅
葩之狎獵謂爲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
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
章三品服之者法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袞
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相亂同袞龍而不相參稽此又不
經之甚也又繡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
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
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袞冕從時則鷩爲禪離入稱殊乃漢
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執物改宣尼之法
者哉

武后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麟臺正字陳子昂對曰臣聞
后與明堂即上古后關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
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
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
也故於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
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以頌唐虞之敦而厚其壽四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以令其和以是天則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和之得也夷商之衰桀紂昏暴行天地震驚山川沸騰
瘥妖鬼哭疾疫大興終以滅亡者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肆爲虐
治驕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畏不

懷爲虐爲殘顧不求其從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
之揚州疲生人之力役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
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
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渺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
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攝元持衷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
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臣謹案元
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
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
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
則祥臣伏見陛下爲唐宗萬世之業建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
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
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耕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
五更以教孝悌明三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
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
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月見太平云

中宗時左庶子劉子玄上朝服乘車議曰伏以古者夷自大夫已下
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
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
顧盼斯皆馬上設施於車中戎服所乘者於便習者也撫江左官至
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
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
求之近古灼然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
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
充馭從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

輿出幸。法駕前導。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乘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據。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絆縶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

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設教。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綬。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揚搉。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睿宗景雲中。諫議大夫源乾曜上奏曰。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貴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遵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惜費。[illegible]與為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illegible]大射[illegible]

德宗貞元十三年。御史中丞[illegible]對[illegible]以[illegible]性彙猶不能無恨。又上表乞代且推明制體之意曰。臣竊以[illegible]

之譏。庶幾為臣之誡。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未遑議禮。方牧未朝。藩鎮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于考堂。唱其考績。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夷不摧焉。臣忝牧圉之寄。懷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大臣。從君臣之義。竊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繼。誠恐負薪遽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亦以為[illegible]若衆臣曰。憚何為以為人長。歸國人情之不忘也。朝廷所懸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節。表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曰。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宮室為後。又事於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示自尊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文案。恐黷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闕。向城而事。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伏奉宣旨。有事許臣一一論奏。氣盡所見。庶裨聽明。

宋太宗淳化二年。諫議大夫張洎上奏曰。伏惟中書劄子。奉聖旨。八閤門宣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

畢却退閤門言臣伏以朝廷典憲簡闕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
陛下以入閤因廢文字錯謬申令以對即知聖念於臨朝儀注講畫
至矣臣幸因詔旨檢貞觀沿襲之宜惟明主裁酌竊以今之乾元
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
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
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
君及試制策科舉今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
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其日常朝之殿也東皆太極殿
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凡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
宸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
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備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
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

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
況國家承正統守內治者凡曰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為
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接衢亦甚廣
欲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即唐
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政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
與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尋舊史中書
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
殿廷東西立定候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
面朝謁之禮今請准儀制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
於丹墀之下候班齊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
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
疏數視事之繁簡始受命五日一朝景德初年復御正殿故事

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由肅宗而下咸使日臨朝雙日不坐其
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宰臣以下奏
覆公事亦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賞慶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
見陛下紹臨大寶二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
剛健不息同天德之常然而游息焉亦聖人之誡訓儒君父依帶
於上臣子戴然於下或不能限身辟首引大體以事則忠亮之心有
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故事使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
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大官進食之後於崇德
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賞慶入貢勳臣歸朝亦特
開上閤引見並請推前代故事廣分臣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苟動靜有常惟和相養受勤惜時則當躬政亦宜振擬
清則可怡神於元默矣如是聖君賢明御極之治旁逮祖揚高明深

天博厚地照久而無疆矣臣伏承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注合預
參議當文思有徵之時敢廣講無庸之說儻禆萬一雖死猶生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
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蓋為威
儀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群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
席品列之序紛紛無別其至尊舉爵群臣起立既俟不苟俯仰失節
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並譴過
甚者並令糾舉又雖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為盛饌計一
飯所費可數人之儲廚吏將按籍致至終宴之時尚有饑矣之色蓋
執事者失於察視耳以是皆所以得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
月御史中丞李昌齡言宮宴之設以例試賜闊略會宣乎盡遣
亦有位也士鮮克致敬當糾舉不容之以事禁庭當之員數籍姓名

以鐘鼓出入。滿殿之司戎衛精嚴。望分命有司使繼於西。從之。
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秘閣校
理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
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南至天漢橋，久來設杈
枑禁止行人。須立條制，許近上臣僚於道上行馬。近觀御史臺糟既
重定奪，應出節者為近上臣僚。獨宣德門北，同之外，朝來在門。
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歸天子馳道，凡在臣庶未合行。行漢制，皇太
子尚不敢橫絕馳道，蓋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開於
唐漢。京都御路，止此一處。臣欲望自宣德門至未在門外朝之地，皇
城之內，表其中街以為馳道。應臣庶車馬並禁往來，惟隨從梁興不
在禁限。議者或謂異丹入使已曾許馳道行馬，難於改作。臣謂天子

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使臣亦陛下一臣也。設令彼有所問，則令
主客者具以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
參知政事宋庠論入閣儀奏曰：臣近因與中臣進呈，共有文字，伏奉
德音詢及入閣故事。臣雖與諸臣等累次陳說，理有未詳，退而講
求，載此條志。夫入閣者，是唐家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按
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謂大內為西內。自
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此宮制度元為布備，宮之正南門曰丹
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至大朝會則御之。對此第二殿曰宣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閤，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
乘輿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閤門也。若
以國朝之制相為比況，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

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入閣，本意
在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
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殿閣，位於唐制南北不相
對，偶以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尚有未明。又據唐因甲(?)葉以獎要曰(?)
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賜對。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
知唐家每遇坐朝之日，即為入閣，所叙世俗(?)無(?)五朝草(?)則大昕之制
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
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閣
門有儀制敕、令班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我(?)見唐開元舊禮
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乃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
殿為上閤，差舛尤甚。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
亦有論奏，頗為精詳。臣伏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先詔兩

制使預加商榷，改正舊儀。雖非要務，亦所以刊誤文，備成式也。
庠又乞御前殿朔日立仗，庠臣朝服奏曰：臣聞告朔一禮，周家元書(?)
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命因制合朔朝會，所以優借大臣，許朝朔望
唐制立仗，庠臣皆開傘入會，懇相受欽，論唐開寶通禮，亦著月朔入
閤之儀，則朔日者為政之端，展禮之盛。觀國家因五代之亂，未干
戈之戢，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完，而講議未遑。五日一參
無分朔望，乃衛仗單□。威儀稍卑，模與本極。則朝廷不尊，閤客寢廢，則
臣下不肅。臣愚以為朔衛之儀，非特矜尚修飾，所以重王威也；朝會之作，
非專拜揖，所以飾治體也。臣願陛下上考成周仲尼之法，下稽夫漢
李唐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行於事。惟紫宸(?)□□則坐前
殿，斜庠臣，備排細仗，以明陳設，以鞅朝服。如儀而罷，如此則臣道肅
而主道尊。乎以示四方，成為國聲(?)。事□□，不可闕也。夫禮有以素為

貴謂其誠懇有以文為貴爾其承命伏望陛下審臣此言使博士禮官得雜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伏惟照顧獻裁競丕業由陛下之制致也。

庠又論車駕儀衛奏曰臣竊見車駕每有行幸自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殊無典禮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梃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眾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了無忌憚邏司街使亦不呵止威令弛闕習以為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且自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師兵為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

姓叢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鑾遊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揮了改作之咎欲望聖慈專委一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及鹵簿令采取與常時出入體式於一二參酌從內斟酌儀物增嚴綵禁以示尊極以防未然革去因循[illegible]旨。

至和元年直集賢院劉敞論溫成皇后立忌奏曰臣伏聞有旨立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有司小事猶上稽舊典下採眾論何況宗廟大禮而可以一時之恩特決聖心義有所[illegible]輒換歲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若乃[illegible]邪臣寮答曰[illegible]陛下以[illegible]禮[illegible]無實為非是有說有其實邪前大臣伏[illegible]以[illegible]太祖以來后[illegible]陛下之明也猶不立忌於何以溫成私恩之愛變古禮

則是貴妾於妣尊褻於禰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饗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褻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詔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奏臣得預焉。

御史中丞孫抃等上奏曰臣等昨聞朝廷欲為后廟四室奉章懿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尚未降出臣等伏觀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皇后不附太室者皆不立忌此國家大典禮大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且孝惠孝章獻懿章惠是陛下三世尊屬別廟崇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數議今因循之間遂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陛下因溫成而遂追及先朝諸后布之詔令則取四方之譏書

之史策則貽萬世之誚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若堯舜今忽錄此一事遂成非禮使盛美光大有愧於疇昔陛下愛惜如是欲望特降聖旨集百官議定然後行下制敕所貴禮典詳備以順天人之心。

嘉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韓維上奏曰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為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煩瀆而言臣竊見溫成皇后廟樂舞牲器皆[illegible]諸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質於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竊謂陛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聖明者惠妃之沒雖嘗立廟然[illegible]元之後祀事即絕且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為聖朝法哉臣近屢瀆因觀祫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義封章屢御業日寢而不下臣切惑之陛下推損欽抑之厚兩盡之器施之未

損於治。蓋聖人所以興等威，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存之於此也。
如不以臣言為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
乞早賜施行。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
典樂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于六典。於是教化浹洽，刑訟衰息，
後之為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
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
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
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禮儀之大，
士民之眾，甲兵之強，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
晉之強，安肯區區夫擔之尒。後至戰國，兵爭滿天下，法度盡廢，三綱咸解。

諸侯先變，則舊禮之為繁，而遂措用王章焉。然其雖持邦國，百餘年，
雖危不亡，將絕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咸蹙曾無條貫，叔孫
通採拾遺散，草創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修，宗廟以尊，朝
廷以嚴，理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
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于樸，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
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當時將相大臣皆介胄武人，不知治體，沮
寢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以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部之貨
殖，亡濫之豪舉，驕肆淫靡，汰侈之度，閨閣之修，乃過擬侯天，以文帝
之恭儉，務在其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態，綱紀之由乎當然而
不能教也。其于武帝，招延材儒，其文章儀物，亦已成就，以州度興禮，終
不克遑，于後與刑罰，財貨匱急，偷非法孫之法，修禮之寂矣。由是
言之，使漢氏之功無于漢，不在論書之下也。中興之際，稍復增舉，立

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猶以陵遲，柱靈不
君，至制大壞，厥後兵亂，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隋
亂，太宗因開皇五禮，修正頒行，顯慶之初，與同遂起，開元之末，討論
開定，編詳周官之制度，旅設憲條之群職，人存則法舉，上修則下存，
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疵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
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不屬揣
典，司止典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吏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
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其本，總其初而要其失，設復王之道所
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絕緒，承五季之餘弊，德厚流光，
海宇大定，為承平者蓋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
俗猶未歸厚，刑罰尚煩，蓋由禮樂未明，其制未立，道有所猶

而不備者也。考定鐘律，序正雅頌，布明語于天下，誡庶民之偕焉。此
固朝廷深惟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後用乎法也。是故
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之於未發者，謂先為之防，使
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懲戒其俗，而後革之乎。道之以禮樂，而民
知曉是故，設法而革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
凡理民之術，莫不以齊畜察見為名，紛文巧詐為善，藏嚴設使漁
集以為功，刑罰貨民，苛察而雖力競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
為食者也，使為盜亂，又何暇考友禮義之節，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
知理從之大體，稍能使民同心而鄉道，類於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群
從之一時，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利，所則之事，民不懼乎德
教而惟刑罰之懼，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

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斷引其心術者未也。方今聖主勵精，信上好
講道于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開九德而布政，立國本而
德，茲廣天下之庠序，俾留朝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
生，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慈當之一說，以折衷於諸家，使
其繁重以便遵用，酌國家損益之法，定吏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
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敬殊向，
改正朔，易徽號，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
又況禮樂之大，國典治體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
廷列群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又順天儀，本臣邦
思竊懷憤懣。蓋太平之期難值，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于下，以
李斐然不量，僭陳大議，蓋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未論，精進乎政教之
本，考存數條爲試論。

方乎又上車服論曰：臣聞爲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成，害則上下
之分定，尊卑之序別，爭奪之患息，僭亂之窮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
示諸掌。孝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
居位，是爲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爲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
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
臣之爵。國家封方之度，宮室門屏之式，宗廟祭祀之序，燕享交接
之道，鐘石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冠服車旗瑣細之飾，尊卑降殺
纓紱之制，牢犢饔食之品，裸酢酬贊之節，雖事事乃其有制，而復非
國有倫也。是故覽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聽其文聲而服不敢。無德
者一物可以雜貢，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闢而治，惟名與器
而已。深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綬，而皆乘車以為飾

服。洎乎輪輟，制裁如雅裘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已降，儀物未嘗
而中原水火之擾，五胡雜處，先王典禮蕩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爲奇
詭，與裘制度，於典無說。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差爲四品，有
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三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
早領褾袖，裸蔽膝，革帶，金飾鉤鰈，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山
玄玉佩，綬爲史，笏用象牙，乘車油幢朱網。是時內外百官受物有
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別。至煬帝數幸巡遊，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
袴褶，於邵騎車爲冱速，若皆戎衣，以五色表貴賤。爲唐時臣服令雖
略此，唯制其階級，朝會大事，乃具服。其餘見退對，於上中紫綢
袍襟，帶鞶皮靴而已。然有乘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
今，爲臣虧焉。聖人制禮之意，爲冠冕以莊其首，爲履舄以重其趾，
行步則有衡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鸞之節。是故端慎而立在禮矣。夫

鞾而騎，趙武靈所爲胡服也。靴，胡履也。合袴，胡袴也。傳曰：奔求冕而
南冠，以喪不祥。而尚與乎尊卑無章，民何効焉。前以便而已。今天下庸
得不亂服而狂亂者乎。今郊祀大禮，天子駕輅，而王公百辟皆法
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于今一二，猶有從車。唐晉龍
中，望子騎行，稱奏於太學，有司華儀，悉從臣皆於冠乘馬，時識者以
爲馬本用於車，援戎服而乘，貴於便習，長裾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
所宜。其儀，況朝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等衰，文以彩
序，而所輔樹之重，雖於驕騎之屬，豈所以彰朝廷之盛
顧說勞自以大臣以爲朝服而乘，數綺紱
繡文，人同殊，大
不宜約商世
大臣復依漢，乘車，駟馬增飾，冠服攸文

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序則略爲其卒校晉宋益稍衍著其
象。命有所殊異不相統雜。則上下不相褻。朝廷之遵等級自隆居
然崇陛之象。紀章自雜無復假器之漸矣。
福建路轉運使蔡襄上奏曰。臣伏聞陛下爲溫成皇后立忌。臣竊謂
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
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
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下禮官詳檢。既已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
改。今又立忌。考之於禮未安。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四后於陛下
爲伯祖妣爲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忌皆不立忌。溫成皇后生
則爲妃。後乃追册。於陛下爲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
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
知太常禮院蘇頌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疏曰。臣竊惟方今聖治

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默。竊
以平昔所條一二私習。仰塞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禮樂。上
承三代。下述有唐。損益節文。簡用典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
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隨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考之六經。
在禮有二種之別。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戴
記敘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爲表裏
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以隋。雖代有作者。而前簡一時
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正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刪改。集成
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設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
義鑑義羅之類。凡十近代之書最爲詳悉。及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
而開元禮獨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
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是成二百卷。是爲

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
逮今官司遵用。斯爲不刊。況之六經儀禮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
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
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朝行。聲明寖盛。非有纂述。後世何觀。
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時臣任博士職。預纂修。常以恭謝
一門。分爲三目。其一曰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
其二曰前期陳設奉祀禮器官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
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爲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
官。領他職。後奏請蘇洵繼其事。關洵雖析舊文。更立新曉。撰成
一百卷。是爲太常因革禮。雖稱簡要。然同紗節始可以備有司之檢
閱。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覩陛下留意典章。睿學廣
覽。前歲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群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

之名數。拜樂之形容。考古推今。審求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
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殆徧。固當著於典訓。先六經並行。爲萬世矜
式也。臣不勝頑孝。欲望特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
歲詳定禮文。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著爲大宋元豐
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於科舉。則數
歲之後。必有詳練該通之人。上副拔擢。可以爲朝廷講議之官。庶幾
天下向風。皆知禮教撰精稱謂。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論修職起居劄子曰。臣竊見
國家從來以垂拱常政爲便殿。每御殿日宰臣已下奏事。垂拱進御。當隻。是以
行從臣已於垂拱起居者並有職事。乘劉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
來崇政殿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許事非本職者令及士待制及兩省
官以上出殿不赴崇政起居。所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特近旬

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闕庭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稍疏欲乞今後應示與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論階級劄子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鎭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彊眾為能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致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二年光又言濮王典禮劄子曰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謂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前者詔書令兩制集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並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辭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憤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年月勅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群臣之情彼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適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然甘心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群臣之忠佞邪正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光爲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曰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曾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光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光又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狀曰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審或如此切恐不可陛下既爲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自先時言之以熟不敢復煩聖聽今日不知陛下之意何欲追尊濮王耶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爲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爲法而欲襲之昏主安足以爲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切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嚮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謗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切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祗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爲諫官然職曰已曾參門下備以陪近侍竊有大得失不敢不言

四年五月光入見首乞押班 依舊例從內殿起居伏覩五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假上殿分[illegible]遇夜正殿上殿押班事未還今傳聞宰臣更不過今御史臺一面放班緣自程儀則舊例宰相掌押班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

院詳定文字吏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嘗於辰牌以前竄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稱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寮師率百寮班在後常朝司宰臣押班蓋乃前世之舊儀自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陛下所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仍乞陛下以前若已降指揮必須陛下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過辰牌上秋分後過巳牌上罷押今月四日指揮勿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

禮樂

宋英宗時御史中丞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疏曰臣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之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恐有以尊大使絕異等倫知此而已此蓋陛下之私心或盡大義所當與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論上惑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夫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意尊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發蓋人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蓋其恩義至情也本二制繼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長服之義則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

斷亂大倫。今濮王陛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
無益。何哉？蓋與父同也。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
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大不可
也。既謂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旨親義
非一，不正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
則其稱甚輕。今宗室戚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際恐非當。孝者
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辱於所尊，殊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嫌貳之嫌；其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無小損，徒
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
列，以爲不然。推此本之義，則不臣自明；盡數恭之禮，則其事可見。
既當推尊，事殊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之禮，與言稱何以高
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皆陛下之疏屬，尚

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
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奧然殊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
一以爲準：借如既置祠廟，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
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天理人
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子
爲疑，此則不然。蓋擧[illegible]國下同於大錢血脈，今觀之稱，大義未安。
言事者論列不已，[illegible]後若復然，雖使臣不言，百官在位亦
必繼進，理不可奪。[illegible]事跡如此，然雖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
夫海寓億兆感戴人心，因始陛下即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
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
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宗之心，抑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
官以不義加之，但見謀欲各稱，所以深懷疑慮。請濮王既復稱親，則

仁廟不言弃絕摩作訓同兆論，[illegible]濮王若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
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紛然，致濮王之靈不安
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此？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風
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
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
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互致嫌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
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
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懽於上，當
無枉陛下孝稱無窮，逢主之心翕然感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
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
誤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回惶，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杜
塞言者，微其得已，苟圖自安，至今未肯，而巧雖已至，使陛下之心至

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留中，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實君心
用意排拒人言，隱遁藏形，陰貴陛下者，皆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
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聖德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時議[illegible]濮安懿王，侍御史趙鼎[illegible]言[illegible]明詔于陛下議首
願[illegible]以生所養之名妄相嘗雜，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哉
裂一字之詞以亂顧真。且文有去婦出母[illegible]，非婦出不爲母服。
窮臣書豈是擬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廣辨，以之邪正。已而皇太后
手書尊王爲皇，瞻默同。同若太后切責大臣，乃稱謂令邪臣與中
官交締，請偽至尊，自爲之地。吾與皆議之，今不容矣。因復力陳。
會假太常少卿趙瞻與丹[illegible]使入對，[illegible]對曰：陛下爲仁宗
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作[illegible]御史當見朕欲[illegible]
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illegible]是[illegible]書[illegible]

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曰：「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陰冥，是日英宗信天示嚮，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褒尊。朕意已矣。無廣宮告嗣。陛下祇畏天威，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遼，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己與同列不報，遂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執瞻望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

神宗元豐元年，知秀州，與大防請定婚姻、喪祭之禮，疏曰：「臣伏見朝廷屬新庶政，舉以一代先王之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修定禮文，將大有以見聖憲高明，思所先務。臣之愚，竊未敢聞於今者，庶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姻喪祭，皆無法度，惟聽其為，而莫之禁。夫婚嫁喪禮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之習；喪祭大事也，而率取於浮圖老子之法。至於郡縣公私禮之大節，古所甚重者，一切苟簡，粗略無義理。臣謹按開寶通禮，迺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惟滄州嘗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俗以馭其民，蓋謂庶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雖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之以成化，況臺省官視事，州縣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存禮矣，其他推此而為之，亦非絕俗難行之事。令之所行者於禮之中，擇聚數事，可以矯善俗，義在於此。伏惟陛下留神財省，立萬世法。」天子嘉歎。

神宗時，集英殿修撰李復上疏曰：「臣聞聖王制作，莫重於禮，事不因於禮，樂臣細皆不可行。三代之禮，至周而備，今考諸載籍所傳者十纔二三。前世江都、開元皆嘗纂輯遺文而行之，當時折衷，執於古者

泥而不通，酌其時者陋而無法，變禮若有所不取，後世無可稽焉。傳曰：『治定制禮。』國朝承平一百六十年，高出唐虞，三代可擬。一代禮典，今猶未講。至使好禮之士，有家自為禮議，前祝各稱，莫大於聖王。是惟聖人乃能制禮，惟王者乃能行禮。記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臣願詔有司上自郊廟社稷，下至三祀、一祀與夫冠婚喪葬賓軍，辨其等威，裁其文物，不僭不偪，據於古而不泥，宜於今而不陋，著為一代之典，其士庶所當行，明頒之郡縣，使通知為事，有制度，庶然可觀。四夷百蠻，來風取則，為治世甚盛之舉，豈勝幸甚。」

金君卿上奏曰：「周制諸侯雖有功，皆為侯伯，七命而已，其爵無至公者。成王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伯，得進地為藩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若列國侯伯有功德者，則加一命為牧，推二王後與二公加命為上公，若得服袞冕。故禮記王制『古三公一命卷』，王制古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袞冕。按袞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畫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繡於裳。鄭康成注周禮司服『古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康成既以周之袞服無日月星三章，復又注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謂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誠魯侯祀天之袞服有周之天子以袞冕享先王，安得只有九章，皆天子之袞。九之袞十二章也。郊特牲言王被袞，既稱王，豈得謂之魯禮？且康成之說，別無經據，何以郊特牲於此有二？龍章日月，以象天也。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是知言周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而天子袞服遂無此三章。是以今於諸經袞冕之制，皆不去至周去日月星辰之章。即是周之天子袞冕當備十二章，而太常之旂亦

畫日月星辰於其上，豈可謂已畫於旌旗而服章遂廢也？若十二章不獨施之於衮，其它服皆參用之，如三辰之旂亦畫龍章，若康成之說，即是衮之龍章亦可廢也，何獨謂去三辰也。王之衮與巾皆以黼，即冕衮之黼章可去也，若玄冕雖施於宗彝，則衮之服何爲復施虎蜼也？但天子衮服備此十二章，其旌旗亦畫三辰之章耳。由是知天子備章爲然。二王之後與三公加一命者服衮冕九章，餘公侯在鷩冕七章，此周家之制也。自秦滅禮學，漢初用玄以從元，紘自是周制亡矣。漢興，禮服未備，至世祖踐阼，始三雍，正祀七郊，孝明帝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赤舄絇屨以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以承大祭。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及陶[illegible]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

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彩色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迄得周制，魏晉而降其制不經，其國公之爵，置自隋，冕用青珠九旒，侯伯則鷩冕。唐制，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諸臣衮冕青珠九旒，鷩冕七旒，第二品之服。五代而下，天子衮冕十二章，諸臣之服有九旒冕九章，八旒冕七章，七旒冕五章，六旒冕三章。本朝因舊文，參定新制，無復備章爲得其禮。諸臣之服九章，親王中書門下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五章，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同七旒冕之制而衣裳無章，四品已下爲獻官則服之。其次平冕無旒，太祝奉禮服之，凡祀冕而下皆奉祀之服。若侍祠太廟、會諸臣，一品二品服五梁冠，其次三梁兩梁冠，各以其品服之。以今之制，王爵同三師三公[illegible]，[illegible]當服九旒冕，以本制[illegible]

祥符中贈文宣王，初謚議欲以爲帝，而以周之王爲帝，歸尊是只周，唐制封王，而第加美謚焉，又有唐開元封謚之初，已正南面而坐，被王者衮冕之服，則是王之封謚與漢而下王爵殊矣。今郡縣文宣王之廟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公，漢之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衆章錯亂不次。今所詳定請以文宣王冕服備十二章，然康成之義，用本朝制度，如漢唐故事，其十哲之服緣祥符追贈之初，議以爲公，則是如公侯五等之公，時宰臣欲顯于於十哲中稍伸其教，因請以兗公顏子爲國公，費侯子騫爲郡公，殊不知禮秩降於公矣。且國公之爵位在三師三公、太尉、嗣王、郡王之下，爲從一品，郡公位猶在太[illegible]之列，且異於周制上公之尊。今兗國公之冕設用九卿之服，七旒冕五章，則又降於周禮公侯之服，如用周禮公侯之服，爲冕絲令配享先儒之列，并王肅杜預皆贈二公，當用今三公衮

冕之服，豈可以兗國公之服反在王杜之下？故今請以兗國公用衮冕九旒九章，視本朝三公之服，如周禮上公之制；子騫已下九人，國公侯當子等皆用鷩冕七旒七章，視周禮公侯之服。

殿中侍御史兩中行上奏：自日伏見文德正衙[illegible]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纔横行之外，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illegible]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垂內殿起居官[illegible]之横行，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辭謝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敕差，[illegible]押班[illegible]，而武班諸衛大將軍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illegible]，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illegible]常朝，仍使不廢，外庭例官其此爲[illegible]於横行，參假無見謝辭[illegible]沿唐之故事，然正衙

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奏於中，請未能禁止，欲望特賜裁擇。
允之疏去。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曰立於禮。
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則是禮者與天地並而不可斯須去
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唐規矩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
具，臣愚以謂為治之道無先於禮，蓋人情之檢押，王政之綱維，莫不
由此。夫禮廢而不講久矣，今天下之人，自丱角已及成人之服，則是
何嘗有冠禮也。鄉俗雖亂，未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
夫焚水弱陰陽拘忌，歲月無限，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
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當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晚之殺，
而四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婚喪祭
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沿襲故事而已，
曾未盡聖人之意。公卿士大夫之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
何以為天下之法。卑與服食器用，就時法禁不至，僭侈尤甚，富室擬
於王公，胥隸等於卿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乃然也。臣今欲乞陛
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
民庶所守之規矩，纖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意，以古參今，酌人情之
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為法者，著為一代之大典，無諸家纂頒諸四海，
以正人倫，以變禮俗，此則二王之舉也。惟願陛下勉之而已。記曰：王
者治定制禮，樂推相承，以崇業堅相承，仁功德浸洋於天下，固可以
謂之治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滯補弊，朝廷日益清明，此明王
營制禮之時也。願陛下不以臣言為僭，特賜留神，以幸天下。
一點黃鍾，傳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制多出俗儀，未盡講修，人
不知其所止。其間冗時表修之禮，尤當先講修，以示天下，俾得
遵行，以為規矩。然朝廷之上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
伏望聖慈令所司參禮官委曲講修，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illegible]禮官，允職以來，
推選[illegible]萬一[illegible]外，鄉古稽今，以
資朝廷[illegible]之儀，不若一明禮官，蔗積風教，以為大治，則臣分職之
心然。臣竊謂治世之禮，發乎[illegible]之門，至民保皇極，家無
異尚，化行於上，俗成於下，不可謂名是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雖篤，
崇之雖[illegible]治體，當王者順時，以人情莫
不本良心而後安，故行禮本[illegible]民，大而郊廟禋祀之節，小而閭巷
翻崇鬼神之儀，[illegible]而朝覲聘問之變遷，而庠序射鄉飲食之事，盛而
冕苗籍耕類禡之制，卑而[illegible]頒禽獻耕之則，崇而加元服，序王姬
參賓養老之容，下而比族[illegible]法書序[illegible]之序，內而
哭時節之意，求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致其恭明，其敬發其
和，復其本政，以為歲月日時[illegible]其志意
一也。上躬蹈之，下亦隨之，如[illegible]無少間。
是以德風大成[illegible]知天下有禮之實矣。
三代而後[illegible]不世之君，致時之至，
愧明考顏[illegible]於郊廟朝廷之上[illegible]獻，張大聲樂[illegible]
郡門之外[illegible]其義以安之。輔世
道民之効[illegible]國家太平[illegible]規模宏遠，下視
漢唐太常之傳成書[illegible]朝命侍臣有司考禮
論難，貫附六經，取會沿革[illegible]精緻，凡事不遺，務
彬然可師，而士民之禮[illegible]有志之
士[illegible]之歟，此甚可為治[illegible]之生，情雖不教不

御，前星為天昇之原，之為不可救然之數則次中，失中則流，祭享之
禮不教則流於祝禱佛老之儀，不教則流於委巷俚習慶弔之
禮不教則流於游佚嬉戲。郊田之禮不教，則流於茂風鄙俗褻瀆之
禮不教則流於道釋數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良心奪于異習
而加愚，欲風淳而治隆，如北行而之粵，緣木而求魚，雖無可得。臣之
愚誠欲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音，下詔禮官會集經史
古今儀式，舉諸家祭法，取為時享家禮，書儀之類可取者為而不難
近而不迫，成之民五禮，不必冕弁以為冠，鮮敝以為衣，樹豆以為器
俶皮以為幣，民率而行，等席而食，就其便安，以頒郡縣，頒以令使
變而不驟，漸以反使，徐而知義，誦根本心則喜之，愚忠則識，辨則
安，安則起居動息，進次頒行，莫不存忠順孝弟仁義之間，人皆有士
君子之思，無化成矣。此所謂教民者，所以輔禮令檢民之書。一學有易

則貫郡而下郡縣之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獨使可明矣。恍
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二年，禮部侍郎陸佃上言：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疏曰：臣伏惟太皇
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勵精謙儉，
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務廣，章獻明肅
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願緣愚古
人事上奉於受敬之意，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承旨等上章獻明
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冊儀注，復改御文德殿，文德外朝，在紫宸無洪
之外，波至今公議，竊以維事取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
當太皇太后陛下聖誠虛心，無事不當，燕此盛烈，家我採擇，詔有
司改御崇政殿受冊，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
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理職在禮官，苟有所懷，敢不盡瀝，仰瀆聖慈

臣無任惶懼須進之至。
中書舍人曾肇上言：仁宗初論文德殿受冊，臨門之乞，伏聞已降敕命
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立代於故事，皇帝求大
安殿發冊，臨軒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更用舊典，臣竊之
識複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
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殿外朝，豈非以聽決萬
機，出於權宜，乘廣機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若天子之正守，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有司竊詳故事，天聖年兩制定皇太
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殿，此蓋人主
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
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懷於此時特明詔，發揚皇帝

孝敬之誠，而用執謙抑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
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祖宗與不敬喜，華夏蠻
貊靡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仁慈
儉功，德之被天下，見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東漢以來母后之所不
及，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為言者，誠
見太皇太后執心謙沖，至公至正，動容周旋，以務中禮，非如漢唐母
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為己之欲，臣愚故願因此增廣盛德，
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為典，則而後之言禮者，是曰
母后不御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萬行哉。臣伏見昨者太
皇太后手詔，以仁宗時獨御崇政殿故事，今後祖宗神御殿詔
皆從明德，動遵於典，有明鑿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
后行之而勿疑。又詔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

言而不敢也夫。日出以外則事至微也，然臣竊有敬遵計者不
得不號言之。章獻太后非獨以因文德而已，凡日御會慶殿受朝賀，
南以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內官上壽，其後又入太
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未足以仰
副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必欲抑損之盛
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時書以來母后
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然。臣待罪侍
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未敢默默。
肇又論坤成節百官上壽奏疏曰：臣伏見太皇太后以下近添自抑
損，特發徽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下中外，咸嗟
忠義之士，莫不感泣。況臣待罪侍從，書獻贊言，不謂今仰聖心特加
收採，非惟陛下克己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於立
時未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而有所見隱而不言，則無以報天，何所
逃責？此臣之所以不避冒瀆之誅，傾寫肝膽，冀于上聽，僅一言有補，
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天寧殿賜
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年坤成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
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行侍御史度支留後觀察使
契丹使班于殿，拜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內東門拜表稱賀。至
天聖七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聖三年至
八年以前，凡六年，並如三年之例，此以太皇太后謙抑之禮嚴之心，
可謂至矣。今若三省援例，既乃不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有司之
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班并將校隨班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
也。太皇太后既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御外朝，就崇政
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謙抑，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拜立班
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更增於前矣。在陛下謙恭抑損
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
大臣不思恢弘聖太后陛下將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
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使四海九州歆心愛戴之備嚴，其為
尊榮亦已極矣，豈待日月將校旅列於庭，然後為尊哉？臣愚故願特
詔有司，一用天聖二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
謙恭抑損之意，前後如一，首尾相稱，書之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
貼黃：臣竊見崇政殿拜不至寬廣，遇雨又須經殿之和，斯前廳迭
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前夏國使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並
恐以謂天聖中非無夏國使人，皆可遷用故事，蓋以異外夷遠
來本貢，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可為，更自聖意裁

節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曰：臣竊以國家之用，
典禮為急，此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
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
奏之。太祖下詔嘉獎，賜太子詹事尹拙等與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
又下工部尚書竇儀就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
博士陳祥道專於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
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說，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像上言，
乞翰林給紙札，差書吏黃工付祥道錄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
恐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
聶崇義圖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
徵求大觀中侍讀御試禮部議官□□考□理會三禮圖奏曰：臣竊

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方今乂內既修三事既和燕及皇天保眷丕
至。功可謂成矣治可謂定矣。講明禮樂以章天下其在今日。伏覩見
行三禮圖係國初頒賞義撰集。其間車服器用之制與元豐頒行絹
義時有不同。自國子監建三禮堂暨州縣學校畢繪其圖以示學者
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猶雜用其制未稱陛下統一道德之意。臣愚欲
望聖慈特詔儒臣考據經義改定其圖俾有遵承及付國子監頒行。
數字時通判彥新乞州郡講習五禮新儀本司臣恭覽五禮新儀制
作之妙追跡三代。陛下聖學高遠以作者之聖詔設禮局講求裁定。
與車儀物粲然有文所載作古凡伯說之所興周孔之所制經而三
百曲而三千。未若今日煥明詳備者也。三代而下家家千載禮之廢
壞綿遠無據時君未遑講明其失或求諸野腐儒曲學相與拜議禮
若聚訟豈特百年而興是有待於至治之世而後可興者也。禮書既

成頒及天下。載白黍書見太平之盛典。臣嘗謂吉凶二禮士民所
當用。今州郡將新儀指摘出榜書寫榜膀務為推行之。而苟簡成
聚增損脫略論議不行。未越旬時字畫漫滅不可復攷。民庶所行既
未通知。至與新儀違戾或僭或陋。是非民庶之過。臣欲乞諸州並許
公庫鏤板儀曹司以其禮行下屬縣置籍抄錄。事行揭示務俾及祭
民間所行之禮過與不及州委教授縣則有出身官望就學講習
新儀。監司歲終保明具奏察其勸地而加勸懲之。如此則上下皆知
禮風俗日以厚矣。
太常卿為勝仲上奏曰臣等爲考左氏明得春秋以禮爲釋經之例。
某人某事曰禮也。某人某事曰非禮也。其類甚衆而其他記禮特
詳。韓宣子見周禮在魯則知周之所以王。仲孫湫見魯秉周禮則
知魯未可動。臣等於是知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

有非禮之舉則其人諫以必書。周之有非禮之事則識其臣以勿籍
於是又知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周王享士會設
殽烝。而士會不知其義歸而講求三代之典禮以脩晉法。昭公如楚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歸乃講學。苟能禮者
必從之。於是又知古之有官君子恥不知禮蓋如此也。魯昭公如晉
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大叔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子
大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
二子可謂知禮樂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爲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
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臣恭秋
之時猶謹禮如此。況在承平盛大之世乎。本朝太祖皇帝始命大臣
約唐之舊為開寶通禮。天聖中王皞等又爲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

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歐陽脩等爲太常因革禮百篇。
自建隆迄于嘉祐施設紀述固有遺逸。猶自治平之後甚缺焉。恭惟皇
帝陛下天縱睿哲治臨萬邦。既已體神盡聖而制爲一世之禮。搜遺
三代矣。其在有司亦欲著明而不忘。爰命禮官編次因革之實。自治
平至政和四年續為一書十四部。既條目皆視歐陽脩之舊。臣恭承
神旨編輯課次上進。臣等愚昧通學寡陋不足仰稱明制。始不敢
發職守而已。干冒天威無任待罪殞越屏營之至。
勝仲又上光皇朱鑄鉤[illegible]以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敕中書
省尚書省送到劄子[illegible]圖本條按周禮
依禮經旨應封爵[illegible]窮處亦合頒示
中外使明知[illegible]經考古欽依於光皇帝。明之末。雖印頒
給仍進元劄子[illegible]瑞者王執[illegible]

繅藉五采五就則圭必有繅藉又按玉人云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則圭必有約組繅藉之制鄭氏謂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就五匝也又注儀禮亦云雜采為繅以韋衣木板又賈公彥疏云木板廣袤亦與圭同然後用韋衣之乃畫於韋上一采為一匝五采為五匝一匝為一就就成也又按聶崇義三禮義宗云繅藉者以韋衣木板為之大小皆如其玉又周官行人桓圭九寸繅藉亦九寸信圭七寸繅藉亦七寸則繅藉如其玉明矣又聶崇義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為繫上以玄為天下以絳為地約組之制按儀禮聘禮諸侯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其間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賈公彥云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鄭氏注云采成文曰絢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謂地者當是織絍之經上以玄

纁下以絳纁為之而以五采相雜為緯成文所考義不殊其說皆已其有為地二字謂以為象地遂增玄為天之說誤矣況經傳未嘗以絳色象地宜以鄭氏為正且玄圭繅藉絢組制度乃博采前世之寶所以宗飾而祕藏者雖極天下之美采而為之苟不傳經稽古則不足以為稱今欲酌周禮圭繅藉絢組之制下有司制造舊三禮圖畫本繅藉采色之次並無意義兼用朱丹相間乃成六色其絢組五色段次多寡不同即不異上玄下絳之制今定繅藉合以木板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采各一匝黃居中君象也黑為外衆色入為有為復於無為之象也青為始赤次之白又次之四時之序也其絢組各長尺上以玄為經下以絳為經用五采為緯錯織成文玄圭絢組亦合以玄為緯下以絳為經用五采為緯錯織成文按古絢組雖合長尺又繫在繅藉則左右之用[illegible]於合隨宜製造

高宗時趙元鎮論駐蹕民服疏曰臣伏見陛下比自渡江及幸吳越每經郡邑必御戎服親部伍誠欲振耀神武激勵將士亦以同甘苦之意然而人君之舉動不可以簡約自畢朝廷之規模不可以權宜自劃蓋聞前少駐蹕行宮臣愚欲乞詔有司益禁旅嚴輿服御正人君之分以行衛尊禮備朝廷之典禮儀如平日凡事故事稍加整肅雖不能盡復萬一亦足以張國威消姦宄慰遠民望幸觀瞻之願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講筵禮序曰臣聞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未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可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諸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可易君以禮為體本何謂分曰[illegible]上下君子小人畢國衰伐叛而南蒯欲以費[illegible]子服惠伯謂上美為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天亂之道也司馬光讀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言君臣之位猶

天地之不可易也。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
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雖甚微而聖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
皆相賀。一陰之生雖甚微而聖人戒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弔。
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夜致夜為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為
德。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而以首反居下
足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為
重乎。何謂名。爵號是也。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教為輕。則名所
以勵教也。名位不忒為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勵教則教非
名不立。名以出信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為重乎。何謂器。車
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以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illegible]
之。則器若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illegible]謹[illegible]名不[illegible]以
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illegible]
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illegible]
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illegible]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大牢[illegible]
侯少牢。天子殺則擧大綏。諸侯殺則擧小綏。天子之田[illegible]日[illegible]
注。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illegible]田視伯子男[illegible]
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
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
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
此器之別也。分也。名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乎堯舜。而非淺聞淺學所
能窺測。豈於修五禮以覲諸侯。與三禮以咨四岳。而股肱乎唐虞之
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記一經。豈
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哉。亦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
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
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之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大[illegible]
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illegible]
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illegible]
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illegible]
師之義。於祭統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號令[illegible]
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illegible]
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
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illegible]
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illegible]
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illegible]
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
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送
死追遠之義。然則[illegible]大豈
淺淺能有益於崇[illegible]其將
[illegible]之用心[illegible]知禮

以華纂僕之習側聞王者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語臣嘗而書之
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勝之
又能舉以為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願力行其說。辨其等
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聰。臣
無任隕越之至。
銓又論為國以禮疏曰。臣聞為國以禮。春秋魯慶父之亂。齊小白問
仲孫。魯可取乎。仲孫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
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夫禮者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此所以為國家之根本。然則
為國以禮。大哉言乎。臣處嶺海二十餘年。然所用心惟知學禮。然於
險阻艱難之際。每得其力。以此知不學禮無以立之誠非虛語。陛下聖
臣於草茅。顧野人無愛君之誠。何以為獻。惟此而已。然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未易遽能。惟先正司馬光冠婚喪祭之儀。簡而易行。臣愚
欲望陛下特詔禮官。討論擇其要而易行者。布之民間。使者儒宿學
轉相傳授。而武夫悍將。亦令通行。庶幾尊君親上。長老思孝。人皆曉
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天下不足治矣。雖臣者則以謂方時多虞。武夫
悍將惟長槍大劍為急。何暇識禮。臣請有以折之。昔晉文欲用其民
子犯以民未知禮。未生其恭為言。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城濮之戰
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董耳以有禮而
致城濮之勝乎。王以無禮而致城濮之敗。對此觀之。禮尤武夫之所
急。冒瀆天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博然則采段友亡奈。以臣竊見。今來都下州未本冠服。鬢習為胡俗。
官民士庶。以相効習。恬不知羞。事若甚微。而人心所嚮。風化所本。豈
不可治。為有堂堂天朝。方懷讎未報。恨不寢皮食肉。而迺使犬戎腥
羶之習。以亂吾中國之耳目哉。臣朝夕所憤懣不平者。猶不暇縷始。
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為紅赤紫色。謂之順聖紫。靴鞋帽履
必欲前尖後高。周單紗謂之不到頭。巾幘則辮髮低髻為短紱覆項
巾。縛兀則雖武夫力士皆棹巾幗。如此等類。不一而足。豈特習以為
儀。略無愧色。兼又身披虜服。而執親事。莊雅者識者見之。不勝羞恨。
竊見此而不禁。將耳目習熟。人忘憤心。其於入而識者。陛
下亟發宸斷。盡行禁戢。宣諭臨安府守臣。自下多方約束。嚴行
止絕前項虜服等。如有違戾。許人告。亡足給賞。犯人取旨斷遣施
行。其余州并作令。亦倣行他郡。及其他鼓吹耳舞習為虜俗者。亦根
究名色。禁止施行。中國吾等人心知所效。孫故曰。是亦益也。今內外
外懷之計。已具大熟日月可冀矣。服制變易誠亦何加損哉。臣則以
為不然。匹夫報仇。不共其名則心然而弗聽。見其人則懷焉而不顧。況
官服其服而同其習耶。王導之惡庾亮。且欲以扇蔽西風之塵。蓋大
惡之惟恐其污己也。今大讎未復。犬戎未屠。凡大臣子。情當憤國家
虜未顧九羿。思以蹀血虜庭。犁其巢穴。以副陛下二十年臥薪嘗膽
之志。顧迺用夷變夏。甘心虜俗。曾不能如匹夫之報復。而下從匹庶
之王。恐我臣不取也。臣願陛下凡中國所服。雖一服製之微。亦
當較計。使國人知懷憤。惕然奮厲。欲發其服。如惡惡臭。則氣之
所攖。為有所嚮者。惟陛下斷然而發憤。則是天下幸甚。
孝宗時。范成大論朝市嚴則予以臣聞。之有儀。禮之細也。然儀
猶不立。則何禮之足云。今若犢樸東南朝市之制。當倣京

邑。所以陸上都而觀萬國者要得，而不爾哉。臣伏見文武百僚正衙
朝會及德壽宮朝賀之類，退坐官殿等門，並趍不暇，紛沓闐咽，綠內
之伏衛外之從人自相交鬨，至無路可行。貴臣近列，冠笏欹傾，有不
能自持者。公門鞠躬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謂君雖不御
坐，過君之位者，猶當恭爾。今於駕與班退大容如此，則朝廷之儀有
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每遇朝集將退，彼有他處期會，從少
者須到。今綸綱人裒出班路，使搢紳各依次序，安行適出，以申翔躬
之禮之義。臣又伏見車駕行幸，前後禁衛各有專數，今[illegible]
後園子無慮四五人，不能呵斷。禁嚴法物，及供奉班聯乃與[illegible]
人混爲一區，雖相揚覓，戢若亦得並行禁圍之中。漢文帝就橋見[illegible]
縣人來闌蹕匿橋下，以不敢闌入仗內。如今之縱弛，則[illegible]之儀
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嚴與好者[illegible]

乘駕後衛之[illegible]
道車馬相通，會有先後定制。今行都九衛之中，不問尊卑貴賤，務相
排軋，呵不避列。甚或給使技巧及白身之輿，馬不下，轎夫肩舁，旨與
朝臣爭道，莫之誰何。古者齒路馬，及蹙路馬之芻者，皆有誅。非貴馬
也，貴君馬所以尊君也。而況君之朝臣乎。則街道之儀，有當申嚴者。
伏乞睿旨下所屬，檢照條法，凡車馬相遇，有當避道，有當分道，有當
斂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否者許仗把官司解送，臨安府以上三者雖
禮之細，而實綱常所以觀儀之本，在是誠不可忽。臣繆掌邦禮，未
及其會大謹按衆口之所不從者，姑舉一二，伏望聖慈賜之收司
[illegible]隆興以後聽使儀禮疏曰：臣等竊惟行人之官責任
[illegible]職，必在擇人，人固須才，事當有緣，所致儀行人之職

掌賓客之禮儀，名位尊卑，會有禮籍，禮俗攸宜，自爲一書。神宗皇帝
嘗以遼國和好，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攷據，始命蘇頌修成一書，
名曰華夷魯衛錄。今兩國通好，姑務息民，凡所遣之使，人品自是臨時
選擇，事非素習，初匪世官，或有疑慮，責成吏手，安危所繫，事體非輕。
欲望聖慈特命儒臣，自隆興以後，聘使往來之禮，吉凶慶弔之儀，編
類成篇，以爲准式，使已用之文，粲然可觀，後來之事，酌之而行，可以
息爭端，可以定疑慮。今後遇遣國信使副及接送館伴使，各授一編，
使之檢用，誠非小補。
元世祖中統元年，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躋大位者，乃見其冠服。
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
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
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illegible]

廷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萬事，彫琢群情，有等有差，無重無幾，俾
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可行，出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道，降及後
世，損益相須，代代殊文，其理一也。今國家[illegible]
觀於中央，議二儀而[illegible]
是故有紫有紅有綠[illegible]
金四者，用四方之間[illegible]
宜也。至於王府[illegible]
爲當在公之品級也[illegible]
章於腰間，仲尼嘗佩於[illegible]
民之心[illegible]大矣。夫中者，乾所之極數。

人物之妙模不及則過下而爲固太過則踰上而不遜若夫中無定
躰事在合宜不可以並述而千心不可以膠推而耦物此力中之至
也臣謂山節藻梲複室重橑黻繡綵繡黼黻藻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
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衊猶踐觭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
臣又按車馬者君之命物也今六合爲一其代馬多天下之人皆得
乘之亦無傷也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騎
服駕車而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工商者
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因緣以別之今猶跨馬出入公府與庶人
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
不遵本教雜混常俗以致風化遂傷倫成難辨此臣所以惜之也臣
又按古之五十者方得衣帛七十者方得食肉今之富人牆屋被文
綉穀樂飾金玉婢妾衣絲履犬馬食菽粟每召賓客一筵之費其直
不貲競相推尚此古者亦以奢多之人[illegible]
者今人之奢是以然并風行貪人無因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費
在於下民之心太過擲御之方未及損爲格例以移之庶乎貪當各
得其正伏望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
截自今下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僭制在今前者隨即改之凡吏
員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牆室粧飾器皿衣服勿用金銀
壓貝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可也率從臣言則
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施其紛華靡雜之氣而貪淋之心自皆止
矣僭者雖懷驕恣亦無所措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
矣奢僭既絶而廉讓由興廉者守深於己讓者推遜於人聖人謂能
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奢僭尚有而欲增讓之化行兩若交戰斷不
能也故臨民若貴於明節制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列儀式不可不肅
凡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
嚴則觀瞻隆重朝廷無過差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雖設班位品秩
率越班行均爲衣紫使五與正五雜居與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
下至八品九品蓋亦莫不皆然大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
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
正從一品衙門以及諸司局院各驗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蔣品
相讓與與而行如有踰越品秩及亂位序者聞失儀論以懲不恪庶
幾尊卑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嚴中外之觀瞻
至正十九年帝以天下多故詔却天壽聖節朝賀左丞相太平暨文
武百官上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當合禮典今議諫不受朝
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主宜舉行不允至中皇太子復
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下行有乖於禮
帝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何受禮以
自娛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當出臣子
之誠伏望陛下曲狥所請若朝賀之儀內外燕集特賜除免不古者
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之天下臣物陽屬望於如
此帝曰爲朕關於從者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
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竟不聽

右號言禮

禮樂 冠婚喪禮

魯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唐太宗貞觀五年，皇太子冠，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曰：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右壽言冠禮

宋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孫沔上奏曰：臣伏覩近降白麻，選立皇后，當禮院定到儀式，取冬至日奉冊皇后，位中宮事，或不行，或亦不諭。伏自天聖以來十有餘載，每下詔令，必以克己為先，閨闈之宜，遠及山園齋事。輕車挾策，陛下擇繼陰行，掩袂歸慨，天下聞之，雖慶抃之為心，閒發之為手舞，以遏也。今春百僚陳誠，五上封表，乞建尊號，而陛下能仁之懷，猶抑之意，孝志不衰，抑去末光，是知百行之本，一人克修。三載之憂，天下通制，雖易月之謂，然政得於從權，期年而會，在仁傷於有愛，而況明主膺孝思及萬世也。今是冊皇后，必無嫌也，若禮交修，官儀備舉，慶賜頒行，惟心內易於行，然十後大禮，眾欲相參，切恐不可。若府遣之例，有踰制之則，必然聖躬忘哀之責，豈英明之君禮法之主所自踰防範以動風俗，則前之下令皆為空言虧德，損名無益。此舉雖以策起大慶，具位同匪朝廷時用之宜。伏望陛下發慕往之情，奉有終之孝，速還近詔，別擇慶辰，旋過禪祥，以成嘉會，則行告廟，更無嫌辭，則以御邦，執政不王。伏乞與執政大臣更從公議之，庶使不虧於聞慎之生居，寒微不知國躰，惟恐史筆直書，千載之後，有虧陛下之全德，刑于把天，咸甘受責貽。

嘉祐一年，判太常寺吳奎等上奏曰：臣聞古者婚姻始用行人，告以天家未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已公主封爵，已行，遂告之，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出降日，令李璋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雁幣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焉。

即不入。

英宗治平三年，潁王府翊善邵亢乞下太常禮院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奏曰：臣伏覩皇子潁王天資卓茂，婚姻方期，方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受室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竊伏見國朝親王聘納，經闕實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獻門第酒饌、權錢銀，乃曲巷之常談，蓋循習之不道，行於皇邸，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其或事非禮者，一切罷之。

哲宗元祐六年，[illegible]以歸為高建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illegible]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伏見[illegible]第，史稱秦旦，今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陛下當具禮服，服無曲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衮冕之服，唐獨元[illegible]

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發冊㳟奉，仰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
皇后入內，並服衮冕，以重大婚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
酌處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社稷之意。倘有可采，乞黃本敕行下，謹具劄
運狀候敕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冊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
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其朝
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也，
所以事親也。婚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一
義，故服祭服，非帝尊也。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鄭伯熊
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
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專賜
詳酌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命兩制共議納后禮制，子曰：臣伏見今月
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命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着為
成式。臣謹案，通禮納后最為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
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若致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
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皆令翰林學
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婚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
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
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

右專言婚禮

東漢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
選舉。時有上書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劉愷獨議
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
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之
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時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
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
送。請依此制。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
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也），貽則萬
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
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
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
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
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
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
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
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
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
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
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冲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侯到乃發喪。太尉

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
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郷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
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魏武帝幼子倉舒卒帝傷惜之甚據邴原有女早亡帝欲求與倉舒
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
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
帝乃止
明帝太和中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司空陳羣上疏曰長短
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
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
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
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
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
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
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
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
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
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
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使其風化
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
靜豈可輕脫哉
吳大帝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
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
不奪人情故三年不使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絰而
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
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發聞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
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
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
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
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
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
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遣喪
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
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
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
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晉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
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
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
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
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
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荊蠻未夷庶政未乂萬
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
山陵迹邈攀慕永絕臣等以為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
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
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
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

天禍後已多可試省其于春夏秋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等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恩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疾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護軍羊祜等奏曰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頓過禮疏食居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竊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過竊情摧感永遠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今十日便哉釋吊閭巷哀經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是以自割未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廢絕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羊祜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除衰麻群臣庶僚皆服今者謁陵衰然若加衰絰近臣翔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祜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旨豈苟相違

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床以布巾裹塊草軺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素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既葬還所止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同以時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

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

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汙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逵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

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是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至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十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以

陵處斂葬得在浹旬之內。因以定制，迄至明帝，停無陵寢，至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於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於古典雖不盡，亦心諒闇。歷代因秦始開，至陛下，迄尊諒闇之禮，悅然居薦光緒，古制超絕於前宋，天下欽德，誠非請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踐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禮之記，雖彰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衆家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斂於屈伸，威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

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縁尊之義，升降皆同，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大子，惟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是服喪為設子，漢為太子為之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然屢漢以來，亡之於外，梓既葬，若崇仰言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不非玉帛之謂，喪不惟衰麻之謂。於此既臣等所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殿側，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衆屬當[illegible]，惟事出入殿省，亦

難以繼今，行吏異家，闕二十五月之喪，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惠帝初，秦國郎中令李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未可得掩。二郡並舉秀廉，[illegible]書，亦[illegible]刑含實州少年，而爽悟，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以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夫其中正，天王之制，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下，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敍，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敍，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既葬而除，既除而祔，愛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殷勤，銜哀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於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喪既除而祔，則應一號，因以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大行，而以無廟為疑，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依案禮文，必也放謝之孤遺，寄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愆，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天制，故也，聖上諒闇，衆議不執，股肱近侍，猶

宜心喪不宜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告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彪曰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徵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特勑唯含是從。含之困躓尚之惜矣。國制不可偏耳。又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州都意在敦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與[illegible]枉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府騰使翻含品。臣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遣表以聞。乞朝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筆。帝不從。

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傳稱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衞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齓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秘書監摯虞議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朞故也。於

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元康元年。秦王柬薨。郎中令丁褒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逐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敎于後。今文王傅之喪宜依[illegible]既葬而除。今[illegible]無嫌。樂王。臣賈謐議不是。當重議所當往禮宜於究論。上議。國子祭酒杜[illegible]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illegible]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illegible]。而麻紼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惟[illegible]王而已。按禮殤與冢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三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變今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服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遵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琅邪悼王煥年二歲[illegible]既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illegible]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重不使會[illegible]序之儀

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情之情上無僭偪之因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
君子謂之不臣嬴博之葬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深譏節約
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
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
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
翣之屬僭擬與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
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
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
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
從粗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小為
差則斂財大於棺明矣槨周於棺棺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欲其不
示固也棺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本義謹禮經國常

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
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之
在上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
山陵遷神柩於其上則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主為忍
求草創之始可謂出於不知忽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
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弊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
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臣竭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
猶且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
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
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萬萬之言有補萬一塵露
之微有增山海
元帝時愍懷太子為胡所害喪問至帝舉哀荀奏曰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

而已臣案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
明帝崩鍾雅為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
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
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期年月聖王總棄泣血臨剸百僚嚎
慕動無覺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
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
帝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尚書令顧和奏
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
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
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
疏屬開國之緒近長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闕閭許其
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

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孝武帝太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太學
博士徐藻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
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
尊今上躬奉康穆嗣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
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於是帝制朞服
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奏讓母以子貴贈淑媛為
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體則
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
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曰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
何以緦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

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
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
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
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
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
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
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
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
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詔不答。
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太皇太后
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
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
生。緦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
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
哀百官亦一舉。詔可。
宋高祖永初二年。黃門侍郎王准之上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
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
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
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
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文帝元嘉二年。帝既免喪司徒徐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
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寬猷之通理絕
於上望。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
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聞斷洪業。德兆顯

顯惠陶風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群司。自大禮告終。鑾遵三政。大明之
照遠邇傾佇。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故藉品物之情。謹因籍
之志。伏望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
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羨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實爲心發。奉被還詔。聖旨未回。豈惟愚
臣衷心有在。謂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宣暢王猷。一國之
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
渾心事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
均。情爲國至。豈敢顧然。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等又固陳
曰。比表披陳辭誠。但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
聞克除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
有造。殷憂未歇。艱患仍纏。頓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
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當明隆睿業。在聖新斷。誠同詩風興之辰。發
王待旦之日。豈得然爲拱已。復玄古之風。遠延虞拖。徇匹夫之事。伏
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
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
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
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
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
禫。變除禮畢。除一朞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曰。尚書刺海鹽公主所
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
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成服。士禮便宜
同於庶。則杖布帶疏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

王公主咸用士禮縣王衛陽王等縣主太妃皆居喪服則公主情禮
亦宜家中著服為允其博士殷遂之殷淑劉明王淵之四人同伯之
何悏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擬令之諸王雖行士禮遂議
於傍親及自已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
月符脩儀亡廣德二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躬自寢樓
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愚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
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怙方稱引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
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示殷於未成顧獨服於所生是由其所經
奪其所重夫其所書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
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孝武帝時為皇帝服其所生陳
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遵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
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

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文不
依令旨遵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世又
言長子去斬衰降禪杖皆是古禮今世博士雖複引此茲條無
救於失又詰臺云番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按南郡為陽
太妃狂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吳人比湖寧
蕃二衛遵以聖朝之所許也望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以臺
察[illegible]責失[illegible]使不訓答既被彈[illegible]二三日[illegible]帖
辭雖理屈事窮備見義淵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假宮家
闕舊典古之所[illegible]手例以等[illegible]存王室而欲[illegible]之士庶[illegible]之辭
[illegible]以言而顯[illegible]終[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所謂同乎夫者亦未得[illegible]宜加
[illegible]閱[illegible]議[illegible]太學[illegible]士顧雅[illegible]野王博士王羅雲
[illegible]則何[illegible]上[illegible]以所[illegible]所應[illegible]等[illegible]並抽

飾備位處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
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膽述往反了
無研卻混同茲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
子助教雅野王罷立議率執中執捍愆失未適十日之限雖起一事
合成三愆雅雲等捍失三人加禁錮五年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
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未年始及殤追贈
諡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殿下禮官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
有成人之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主獻備與成勳大祭
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無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今丈
夫之義安有名須爵胥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據却使
正史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使成公贈卿

者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亡而豈使
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皇宋盛典是成
人之禮華后驟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求之名實
之義辨設求詳求如所稱左丞臣某希參議尋澄議既無書然前刊
則不合准據按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思尊得以
幼年而降之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而一殤
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若譯同忌
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勅禮官議王博士丘滿之議被吳商議閏月亡
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一月為
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滿之議不可依據按晉世及宋代以來閏月
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又大明[illegible]年[illegible]有司文

奏太常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
議正博士傅休議寧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
內故也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
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
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
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議而閏之
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
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
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
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
之義冬而春忌又非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二十九日亡明年末月小
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朔為忌此必不然

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
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
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按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稱夫人國
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
今異制國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
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
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
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
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於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勳重恩所特錫
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五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

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
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
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禪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
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禪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季
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
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
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
后
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
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
世子先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舍孫而立衍仲
子舍孫姬典彼既歷代是稱雖皆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早卒

嗣未育亦孫之謂可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有子容
違設輕屬承制毀昧傳之有由以在立子賢稱情與書部據春秋之
議按春秋傳太子世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既諸左氏理議無
違又據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先卒次子亦近代成例謹文議宜
竊所允安請聽儀曹郎以為永制參議為允詔可
四年九月有司奏東平沖王度季長兄廣陵王早卒度季繼封之後
生子銑以銑庶嗣於[illegible]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
子銑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暗意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主
鬯必於長義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敬狀成美度
嗣承家傳重身為國主雖竟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集
國統于時既未承紹度嗣以次繼既廢嗣既列廟享故自與出繼而

還豈容蒸嘗無闕，捨取他子為嗣，為人亂嗣，又虧孰祀？父按禮文，
公子不得禰諸侯，虞嗣無緒，降廟既殊，本長忽宜還為虞孝世子。
詔如虞議。
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
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者悉著衰；
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諸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天
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有司又奏：王太子妃覺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
未拜二御，何時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喜喪大功之
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君
謂皇太妃附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
妃雖未山陵，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
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與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辟琴瑟，然則琴瑟之
理，但王者無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
表哀。今准其輕事，降其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天全君寘
事之禮，簫管警塗之衛，是人君之威典，當陽之盛饌，固亦不可久廢
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宜從學推貴嫡之義耳。前已制服成
月，虞懸然寘，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內
不合作樂及鼓吹。
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慎子天長，年始四歲，依親服制，有
疑。大學博士虞龢所議表文，同案處，同為承腐之嗣。太常丞庾蔚之
等議：此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實由追贈，莫於已受茅土。
博士司馬興之議：愍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
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士不以殤

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傷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有議，若升仕
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
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昭侯自應全
服，王於旁親宜從殤禮。詔從蔚之議。
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秦勝孫母王氏應除太夫
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
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夫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
程彥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稱得從子男，於親
尊親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參議以
興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
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殺。又於本親
朞以下當循服與不。祠部郎王燮之議：按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
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嚴無服，太妃
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詳本情案，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朞，皇太
后雖尊，不居尊極，猶不容非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二無所服，有慘自
宜舉哀。錫躰一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黨
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
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
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既皇太后既貴至極，禮絕
羣后，崇稱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朞，太妃宜應亦異，常親有慘，舉
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為允。太妃於國親舉哀，服故宜緣
情。瑒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
哀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
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曰：按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
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
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為舊君服
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楨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
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亦從。然貴賤悉同，依古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二

禮樂　喪禮

齊高帝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
喪禮斯廢，事與漢世，所以然由甚遠。殺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
作樂乃歡。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有凡
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朝聘焉，以繼好結信，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
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但蒐斯而譏朝聘，
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
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
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
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
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
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
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
主於寢，則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如舊；
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
此諸議，悉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
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禮官立議，不宜
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豈
服衰者宜與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前寧
之難杜預、摯周之論，士祭祀非明據，魯武方喪欲存其儀之議不
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

以來通儒碩學所慮多矣守而弗革義有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虡充庭

情 於恬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舉祭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絕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前同攝禮進退二年孫乖典秩謂宜依舊制奉從之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卒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李彪上封事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墨衰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尚從軍若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歡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

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僚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普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擗踊過禮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創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准聖后終制判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未俯遵齊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寧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蒸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心惘有所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虞夏行之者實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漢文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闕大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畢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承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顧此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社稷之慮責仰遵先志典刑之文俯察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冀蒙惟速未蒙昭亮伏讀哀詔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稱疚中其慕廢文作戒孝子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廣及始終明詔垂於典冊遺訓備于末命率循德聖人所重尊遵先志臣子攸同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許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

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又表曰奉
被學司部書上遺誡之旨昭還從之義遵倫奧之重式稱孝思之深
誠伏讀未周悲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
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心之忧戚不敢不陳竊以為天下
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是以帝王不得以常禮
任己至重亦弗儀以世典中情是以一漢已降千祀歷葬不過踰
月服不全二旬良以叔世事廣權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
有為之辰天節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應年紀四
祖三宗初纘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伊不懷理
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睿思淵深所造終制旨合世典遠
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義備奉而行之是以無咸白王觚儀萬葉陛
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絰居未忍經綸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四

滅性哀及百辟所以憂懼夫喜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官之奉殆行
一日固可以成徽上靈寶祚由顯既今山陵告終長事盡畢日已逾
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近俛就
悲懼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慶率
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禪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
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群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
詔尚書李冲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群官共論政治平秩
民務何圖一旦奄棄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
不對曰伏奉明詔摩情抑絕狂典不等不職古義以究行之年歷本
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
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
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告聞所傳無異前式

伏惟陛下以生知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
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
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
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可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
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
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
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
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多所存行欲暫抑哀慕自尋覽今且
以所據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宜聽之帝謂明根曰朕丁罹
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顧命奏諸宗衰服重闋
所奏傳增號更前君事自山陵哀疚稍繁未得論敘今以相羽疑其
遂所懷卿前所奏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憂悉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五

几家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也夫
聖制本天之權撫殊之變因奪情以斷哭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
冊遺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
心伏增悲悚帝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
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
襲袞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光臣義不洽天
下顒顒未知所係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一依也因父在不
遂即生情易之情建以為法詳知數有之化不易導也朕少蒙鞠育
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焉雖自蒙辟解舍官庶望
量行以盡哀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
稟聖訓之命德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

損益紀地據若亭可損此尚關對曰吳占既從葬雖報用漢魏以來
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後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猶無二旬之禮孝
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未為即位之際有斯通理也是君人
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
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抑損哀毀繼成自古
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
可承遵是以臣等懷懷于謁帝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同凱孝
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禮
誠是天屬之重然嫂母之德更天莫報恩自須盡宜哀服而已豈
尋金冊之旨所以吉會臣子之心今卑御吉者處遂從為我哀慕致
事羣官所以懷懷亦釋撫務之不理矣今御寒冊今所順羣心不兼
闕然不言以表庶政唯效存奏蘇報害禮稍思畫哀感世悲慕上矣

夫秉謙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議請依可許故事所行之必無累聖照
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有違時事求協禮之宜
蓋亦疑矣究聖稱孝與之世帝氏而稱於孝道節喪以從四為機
書丞李虔對曰虞明德馬后保慕天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
崩葬不逾旬春以從吉然漢章不及識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矣
雖論功比德事可殊絕然母子之禮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
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帝
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例近王德復稱考章使吉不受議歷代賦物以
喪慰哀經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若割哀之事人在喪
見哀戚則感觀故釋縞而服麁衰內外制禮不震加以今書自純顧
禮遠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聞於衆司欲罪之於之金冊一意已
又前詔從不復重論又卒日帝皆不為行言後事爰北嘿嘿在今人

顧所懷今奉終之事　遵須附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
擊於予歸無可關也　豈不率至願是以諸無違負然諸公所
表稱勞夙成戎事在可然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
承基世祖纂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
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
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
無愧遺而方於綱髆之尽引來謝因循之則以為前典非是所瞻高
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遣於時故敢仍請帝曰卿等
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靖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等昇
過奉情不自勝專覽故處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
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
之慕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遂之義

有違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
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
論古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寬群下也先后之撫群下也念
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自朕欲盡遂之然何為
不可但違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朝夕之哀升哭諒闇
日哭之動使大政不荒衆情復遂吉不害於凶亦無妨於心以心處之吉
謂為可今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
實未忍遂服三年事違旨諾今處二理之際惟望至暮便四氣一周
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捷日情結哀卒哭之後
將受變服於朕更冒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
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
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

月晦朕之諫也降衆即吉待從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為式推
情即理有當較之差遠此之別此根對曰聖慕深遠寔情偏至臣等
所奏已有蒙許頒律踰年即吉誠歷代正式序改易且是申主慕之
情又所遺詔之意何得踰年帝曰開皆達除之意應及百官大臣
服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令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
事而猶奪其寸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
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諭今親奉遺
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頻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
可謂大孝今不遵開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
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若蓋謂禮者志得理情違
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帷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表
哀服之告乃奉聖心卑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

巨之痛猶有所未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據春秋烝嘗
事釋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昔先朝以來有司行事未
必躬親此之坐言於事猶闕稽嘗慈訓之恩尚行致敬之禮今雖天
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視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
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衮冕親行吉禮高閭對
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不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
廟饗帝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其如前告至朝庭儲慕
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奉曰此乃宰予不
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之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亮闇諒闇之言
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闇公禮[illegible]以[illegible]莫能異行[illegible]
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殯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

是無改之道成歟三年之喪有闕朕謂服喪不安先賢有論禮卑君
使著在前典哉斯之言有缺之義廢乖禮意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
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保議實如明旨臣等竊
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矣子以為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
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
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聞悲惶所忽食地時行一日是以貴於幽顯
豈宜衰服三年以隱樸務大[illegible]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
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孝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懷懷之願
帝曰忽隆恩厚對思[illegible]深雖非孝情由所感較然曾參之孝曠代
而有實朕今日所是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
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網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
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

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
非義也皆乎曰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
新政和民悅踐侔軒唐事等虞夏魏已下罔不具仰止聖君及至
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逾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
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居風致稱而已當今衆事
草創萬務惟殷朕以不德沖年踐祚仰憑聖母[illegible]以義方詔誨以政
事經綸內外變動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illegible]五代已來罔后之功
得以仰比如有可擬[illegible]有聖德不獻
克成及其紐也[illegible]四海遏密[illegible]之興詔教之事之
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illegible]式觀未殊一時而公卿
欲令即吉冠冕攝衮行禮廟庭臨軒鼓樂[illegible]會萬國舉事求心實所
未忍高閭對曰臣等奉承冊令[illegible]除衰即吉親理萬幾

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禮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緬移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令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帝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敍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麻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受服以萬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稅服後除已下復為節降廣令

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使及變禮感痛彌深

宣武帝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庶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後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無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期傳以此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期為允景邕等又議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不世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無復殊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親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霸靈既無其識成識承重主祭事殊喪統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借差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

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illegible]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為祖服期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illegible]未嘗[illegible]一班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朝士也[illegible]今終德未班朝次荀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選[illegible]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illegible]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illegible]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謂嫡子之[illegible]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子不言[illegible]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譏世祿追儒之書[illegible]如左氏[illegible]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誥或是未譜評叔重五經異議古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

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古今謹如前議崇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士人含而不言此道下之義乎然無咸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絕世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至今錄七王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趙武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二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郗詵奏休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有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宣武帝時廣川王諧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爾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紆盛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既殯之後緦麻在無輕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死為盡哀於闔棺[illegible]晚之宜擇其痛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illegible]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欽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者稀陛下至聖慈仁哀達前軌志在哀喪[illegible]以為若[illegible]一大功宜再臨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

孝明帝熙平二年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存至如前賢往哲商推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罕一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閭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illegible]便時諸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紙訶疵[illegible]勘成非此乃簡牒成文奇與聞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無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貴達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也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冠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令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為庶母服恭則[illegible]重居廬頭則寄養生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為藩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或為[illegible]莫有裁正既藏而戒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illegible]觀庶紀喪禮諸儀蓋數百處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illegible]然為則況堂室四海諸儒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綏緩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illegible]不能東國之紛然斷爽然兵雖所謂[illegible]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所以嫡子死立嫡孫者，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不爲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若稱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諸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義無所處。爲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其無後矣。雖廢疾無子，嫡猶以嫡爲名，旣存而欲廢其子，若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然錯宗嫡可得而更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後周宣帝即位，高祖崩，葬訖，便議即吉，京兆丞樂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臣竊所未安。

唐太宗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王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帝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

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十一年，帝詔群臣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眞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于封樹；後聖貽則，始備於棺槨。譏僣侈者，非不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爲鳧雁；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季孫擅魯，斂以璵璠；桓魋專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旣發，致焚如於夜臺；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爲戒，節儉者可以爲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爲奉終，以高墳爲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輀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敎義，無益泉壤，爲害旣深，宜爲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

黎庶自今以後違莫之與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
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之家仍錄奏聞
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
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
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
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
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
等差故喪紀有降殺隨恩有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
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成他姓求
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
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
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禮記

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云
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
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
異居固知制服雖繫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
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
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
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
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
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
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
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
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

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
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
群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
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
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
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
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
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
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近代帝王遂行漢文之制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
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精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疎略但知自

咎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太宗時武官丁憂服有起復者魏徵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
稱哀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縗之
禮帝曰朕思之甚熟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滕章公主薨上奏曰臣滕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哀情悽慘
感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朞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
發上聖之慈流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伸桂之義已為加隆
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忝蒙重
任不敢從默許之
高宗時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于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
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國恤喪有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
齊納幣孫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

除徒，此蓋文創制為天下自姑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

中宗時，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左臺侍御史唐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雕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葬得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豈得接閨閫？況在令五品官婚葬無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停所給，用舊典。不省。

玄宗開元初，由再思之服母齊衰三年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齊仲孫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其等差四科之數，七十二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紀，此猶疑，則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學，各有異同，荀摯、袁準、譙周、盧植，雖知去聖漸遠，殘缺處多，設曰子禮之家，各為說，誰有定哉？於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跡。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人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致及，賢者俯就；以此防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樸，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假稽衰緒，所不思聞，若以所事翻議，依周禮則古之臣，君也，公卿大夫，實兼采封邑，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備朝聘所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又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歎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雖加之隆殺，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當後代蓋懸於枯骨，循古未為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況以別向諸路人，引而進之，斷顧而長稱子咸，衣直等，又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從弟，情切謂從，稱舅之冤，言之甥之，相稱之出也，義亦殷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乖俗情，今貽甥而除，是循今而棄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曰：「古者父在為母朞，除靈而心喪，武后始

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韙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詔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備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奪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顏氷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淺杖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猶一尊也令不任於祭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曰未下飛求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凡服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又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皆武后陰儲篡謀復自光於外彰抗斬衰哉而季陵唐家以啓亂階孝和懦得反正韋氏復出竊干天子欲亡宗社賴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詐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宜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或同於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喪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之於禮必遂中制使賢不肖共成之理而後經彼伯叔姑姊妹有絕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與父斬衰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illegible]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illegible]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衰杖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illegible]周公孔子所以[illegible]從母之名以成之女[illegible]加於舅服不為[illegible]嫂叔不服以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初[illegible]

二十三年詔高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太常卿韋縚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為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以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親舅母不如同爨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illegible]宜等請[illegible]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緦舅從母一等[illegible]未[illegible]服請從[illegible]為足常述議曰高祖至玄孫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為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緦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緦[illegible]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illegible]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之母也周不殊[illegible]親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之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矣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有別矣何足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從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弃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喪有所厭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

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
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未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
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耶帝手敕以朕謂親姨舅服小功
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矣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
朕思睦厚九族宜如免古有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果已厚乎
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
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
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嫡爲舅母服緦
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緦所引盛雖已等差
所不及詔以從服六以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
姨舅爲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疎耶婦人從夫者也夫
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耀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堂舅母
緦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緣情循禮制曰可
玄宗特欲增長服知外祖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太子賓
客崔沔奏曰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父以尊崇
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麻斬外服緦等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
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況制唐禮齊
廣德思哉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之可不戒哉
代宗大曆元年峽州別駕顏頁卿上議以周禮大司樂職大諸侯薨
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去謂藏之弛謂下之是知寢輕者
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今穆后秋簡武帝咸寧元年
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惠帝二年喪制太設司徒左長史江充
議三年正會才宜作樂又章皇后未然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
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服向猶在其宴今不宜懸宋
書禮志云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
士孔恢朝集賓客懸而不作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
宜懸孟獻子禪懸而不樂自是應作不作故夫子以獻子加於人一等
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請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
史曰問樂不恰故中情於過哀辭闕奉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權
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厚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
之論寧成孔恢之說禪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
設懸如有吉事及遇大臣薨殯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代宗崩羣臣朝夕臨帝哀哭頓使夫哀伏之中書舍人崔祐甫
曰又前有挾禮手衰服之會議羣臣喪服以爲禮臣爲君斬衰
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
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
遺詔詔曰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與力爭聲
色陵厲衆不能堪乃奏貶甫率情變禮貶之
德宗即位初詔元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曰頃
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三僕舒香之反將發引至
見輀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
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轍直午而行
貞元初楊當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特服三
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
年蓋通喪也天子爲皇后服無文晉元皇后崩帝疑太子服杜預
議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可以明晉爲御皇太子與國爲體若
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自觀
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

年少月以得上為朋州郡皆既命宜當已除服令皇太子宜如魏晉
制既葬而壹釁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至相劉孫為時居閒當
等手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喪服侍膳至葬可乎令
群臣壽喪一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春皇后為其父母
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縗還宮衰麻居禫關程賀上疏曰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聽乃以日易月後
世所不能革太子不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降權晉因
葬公除議者浼辭以甘時主不是卽法今有司之議爲化故俗帝猶
所譏矣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紀禮之失自今而始禰不重
哉父在為母暮年禮也同朝服之一年臣謂三年則太重惟行古為
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賀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
事有司以二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賀又奏疏曰太

子於陛下子道也君臣道也居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群臣父子問安
侍膳固無廢哀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錯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
問安侍膳耶父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皇后天下之母其父
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
降可也公除非古也天公門變服今朝衰以下緣制是也太子展吾
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手亡斤
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夫今私哉
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
服十三月從朝官則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官
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
以墨縗奉朝歸宮衰麻苫塊為制可也帝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
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後忌

問賀賀以為晉不能備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帝然乃言居太
子皇后喪者則抑哀承慈寵臣子至情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賀
請降詔於外無害皇哀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
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
帝曰太子服其以衰麻制外朕意屬當等請依舊故事董論
少卿
九年府又舉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責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
薦恃手茂宗尚義章公主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薦忠功卿曰召為
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而占
者斯議與禮違人情未可為法帝命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藎
姝至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非對曰俚室窮人子
夸無主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

嘗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閑俗以元參秋譏待年不為喪娶況茂宗
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求曰婚禮主人凡是墓
命稱事以天請之諱謗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
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
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而喪衰[illegible]婚金革事固有權變實有釋縗
服長衰葬[illegible]宜行親迎以凶渡吉為制是衰法號令常之其[illegible]
室宗以正月朔有[illegible]議[illegible]月下有博士王虔成建言天子之
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忘哀也且待四海天下葬一人故還尊不
葬則民之高閑中宗葬皆以月尺[illegible]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
月德宗十月[illegible]七月[illegible]有為為之常也
且葬畢而虞虞乃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illegible]則畢祔在明
年正月是改元廢賜[illegible]發矣行[illegible]史用五[illegible]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日大宴羣臣拾遺李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藥同進諫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尚新雖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合散素弛其人人主甚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虜伺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帝嘉諾罷其會然厚加賞遺

昭宗時宰相韋貽範母喪召還位兵部侍郎韓偓當草制上言曰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二

禮樂 后妃

宋真宗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欑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曰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所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輼輬車龍輴之屬焚於柏城說始可立虞主言伏准京備九祭後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唐古至皇朝未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安立神主求大葬權埋懸重且稍根本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祭柏城未焚凶仗則凶儀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欑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祗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來回祔廟如此則兇於顛倒未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議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權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年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亦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權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參禮比附營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輴權木題湊蒙帷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使可升祔神主安易言以凶仗為凶儀因群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分百司分析園陵暖殿靈殿詳悉臣下安易又云昔日撰群官論公奏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群官顛倒乘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類蓋為年月便順則與陰陽拘忌

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祔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羣情。然明德皇太后將赴權禮，而安易所謂祔祀未焚山伏，則凶儀唐宋祖宗。按禮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遷辭宗廟而後行，宜可以禮經所出日爲類例。若凶具儀謂之唐宋。武又太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避，遷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未可神主入廟，宜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兩後奉書，至遷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錄孝章在太宗聖代，上僊之時止殿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祔亦無詔命。今往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當殯，況ㄱ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同合如此。安易荒唐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況安易以訴直自負，所談若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而若無升鄙俗名宦之志，蓋亦孟學詩書之文，止而不習本朝所議，亦明確與故。旁考時宜，雖引經禮，粗亦稽古，請依先議施行。從之。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宗廟官丁父母憂者，每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豈可執守一偏，于禮其何能立？今執當盛各務簡易，以無合奉之意。中外之官不關，不可習以爲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又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祔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并通服五十四月。請依禮改正。

仁宗景祐二年，禮儀使上言曰：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曰：奉宗廟祠祭，皆摹臣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從復改差，多致妨闕。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臨時御史以違有緦麻已上喪，不得饗廟。按禮吏部詰之。吏部奏：按禮諸侯絕旁期，大夫絕緦者，所以殺旁親，不以私喪廢天地宗廟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干也。祭有已降變而從權。緦已上喪服，使廟祀吉禮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有緦服，既葬公除及聞喪，在服赴祭，公除依前祭。之。又王涇郊祀錄：緦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行宗廟之祭，此一時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緦麻已，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永典也。又制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請依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貞元起請所還，則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昨奉使還闕竊聞朝廷自西事以來兩次非時就宅宣召兩府臣寮在外不測事宜人情竊駭當時物議以謂有失持重之體日近復知西京語言虛播煩於上聽昨日午後又聞就宅宣兩府臣寮入內搢紳士庶無不憂惑至晚方知只是魏國夫人薨謝陛下雖隆乳母之愛其如在禮止為緦麻三月之服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崇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于宰臣之第令議而奏之何必偏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復當為戒臣欲望每有國家體大之議遣郵檄宜之急令與兩府臣寮商量處置者務從審察以安人心不宜倉卒以動羣聽臣又以遠驚之屬聞載所非令魏國夫人於陛下親服既殊葬禮亦當簡儉切陛下勿聽左右張皇過為奢侈况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輩正宜節用聚財之秋不可更為無益之費言或可採章賜納用

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乞權任豫王葬禮奏曰臣伏覩豫王以遘疾致夭奄棄妙齡人神共悲嗟哉何及况陛下以一人繼緒之大慈以鍾愛之心發禮伸情追爵制服故四方知陛下思念之懷悲戚一意亦已至矣使天下為父者足以仰仁慈之孝也竊聞啟殯五月卅葬於永定陵以春秋之義國為待禮蓋陛下以哀痛之深無以盡其意而欲飾終顯蹤異竭情志雖使死者有知亦無所益謁大聖至明無幽不照豈於此事更有所疑實以情所未忍遂起此議今左右大臣宗親中閣皆為皇眷輸悰未敢直請緩期竊恐因仍成事雖復救論臣職當建言故非獲已當君父痛切之際而復不能將順其旨寂濯必矣臣豈惜一㷌而悞陛下之遠謀朝廷之大計也然豫王未可葬者三愚欲以陳願賜詳覽凡一品之葬禮式甚煩百日之間工役難就塋土陵山驅人勞散諸宮因此費若不多所費之財非五十萬未能畢事今三司力屈何割收斂遂鄰宿兵不待豐足宜以三歲之恩慰四方之望此未可一也又京洛之間衛要之所自昊賊侵軼國家征討饋運糧草責遣甲兵往謀捍禦民頗不聊既率科徭歲無虛刻塋墓若此騷興州郡如何供給此未可二也復况西賊竊伺中國已僅數年以水旱不稔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請合人事巧糧百端思欲一逞今若因我之憂起役之次或盡兵力以幸此失益啟戎心轉為邊患此未可三也臣所見至愚固未為得然事懇切上補聖明欲乞權宜就所安擇俟事息二年間再禮成葬正合典儀伏望皇帝陛下以禮制情以義斷恩以祖宗社稷為心以安危休戚是念無執小節以妨大器所不勝閑息皇帝四十餘身長育陛下司牧羣生為世真主今陛下盛德形容始三十歲受萬世無疆之福伺愚寺錫羨之嗣時也伏乞靈德保神順時進膳得覽重惠吏縣邦家幸甚

天下幸甚。

沔又奏曰臣聞忠臣切言諫欲救狂君於時在回君心而已聖人納善非以啓衆議也只在情因體而已故曾表疏一事生一令有不便於時未合於衆必采二說以達四聰今蒙判示照出劉寮留寘一議中外萬有蒙福破舜非之談開明哲之志惟其大亦以為難臣非不知邪類不若取媚趨附不若偷安而人人自圖恐非國家之利恭惟皇帝陛下仁明同堯舜恭儉若文景大度包荒絕誠愛物好善無厭從諫如流接臣下以從容形温潤於顏色是使至愚得以盡慮況臣非才叨備諫列豈可見事自隱以一言為供職邀譽與罷退黜於外徒遂初臣所不敢也是敢冒陳狂瞽上塵聖明惟陛下垂二之聽之容之罪之而已臣若以此慢諫貢疏永恨近以豫王之葬書上封奏細陳豈事又爵日崇政殿進對三復並患亂言出誠恩眷足以動天聽

乃知聖心唯切思念。然非確然堅意，不可得此。恐陰陽術數之流，左右
讖佞之輩，巧陳嚴勝，多說災祥，上惑視聽，以此未決。臣伏願以天時
人事國計未便者察之。中春十五，盛夏起墳，壙土穿山，六十餘穴，損
害生命。役人勞衆數十萬工，衝冒暑熱，遠在春日，流汗成雨，穿
潦修治橋路，供億煩逼，不言於民，何以集事？此天時未便者一也。壕
王最幼，殤禮為下，諸宮附葬，族葬多長，以此平動，專亦非順也。遠方上
卒，衣食不足，而藏實於地下，郡邑人民，亂率無數，而勞生未死者，此
於人事未便者二也。而況鄰邑戍卒十餘萬，有司藏用，皆計不支，蜀一
廷尉官饋特凡八，斛究一臣，僚借之數百萬，錙銖已勞，用度不給。
況南郊在今，不當費千萬，冀為宗子，故亦可知。今一品儀仗，尚用千
餘人，附葬諸長子，備執事車輦，導從侍衛萬餘，衆徒僕從勞擾，非五十萬
緡恐未能辦。事此於國計未便者三也。此非獨臣言，乃三事大夫有

識者之言也。陛下貴為天子，以一切子辰送終之禮，盡其實，亦未
為過。其為未便者，以時有所妨，而當國家多事之際，在陛下割恩從
愛。况已復禮為天下蒼生計，况西賊猖獗，敗軍殺將，人心畏危，未有
安靜，而重二歲之念，忽萬姓之苦。陛下以為如何？且天下安，雖未有
子，亦不足為憂也。若天下危，雖有子，將不為慮，況其未死者也。臣
又觀妙了葬者有三，諸宮國戚一也，中人監護二也，司天陰陽三也。古
皆旁集，已事而利進身也。今三事大夫有識者意有怫然而未能回
上心者，遠也。國戚監護陰陽者事有所攫，而能伺上意甚近也。伏望
陛下察遠近之言，究損益之本，則王之葬禮，庶幾捲上矣。昨日又見
敕旨差朝臣減省費用，此乃陛下所慮至微至悉之源也。然恐此一
人力未足為監護中貴大臣所信而能節制也，不若俟一二年間，中
外稍安，備禮改卜，亦為王者之光，而天下之幸也。今陛下當悲悼之

陛下微臣無將順之心，而願辭直議，干瀆大聽，尚冀感回，暫息勞費，則
誅責之罪，甘避何及。
至和元年，時為樞密副使，論張貴妃此禮逾制，疏曰：臣最處外迹，特荷
聖恩，如遇有關事干大體，不敢隱默，旨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
誅責亦不辭。捕報竊見貴妃夭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固宜節情，史筆
一書，後世為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疑，合
具陳奏。然更實討論，免貽中外之議。
一皇儀殿乃祖宗太后推居之所，今遷祀子在內，殆非一品，宜
必是倉卒之間，禮官之失。又聞諸宮之說，朝夕衆聚，焦千人，
踰涉踰月，且正寢至近，存上全無避忌，何能如是，仿而有知
必不得安。況山陵之氣，干犯尊嚴，若為不使權知禮者傳笑四
方，更乞酌其舊典，速行遷徙，庶協中道。

一恭德之謚，蓋禮官務取美名以奉上意，未暇問曉，於成賦事，至
於三朝，聖后以孝以事皆以從承孝思，宮易謚法，今貴妃便以
恭德為稱，實可稱駭。評稽前志，無此禮。例況因情自為，終
以致起謗上玷聖明，唯乞審議，免貽後謂。至於郭氏、張氏二后
並無謚號，前規蓋在，違乞削去恭德二字。
一園陵監護使，竊見郭后、張后皆在奉先殯，蓋於禮不宜起陵，議
葬于西京，今以貴妃特欲興陵之役，未知以何名，擇地而為衛
度。人臣豈敢盡言？况今經冬無雪，數千里旱，加之疾疫，又四
方多虞之時，宜日靜以鎮之，若役萬夫之衆，費百萬之財，於國
賦民力，實為大損，不若使後豐年，徐議其制。臣前日聞宰臣
議殯于普安院，最為得禮。
陛忽此少又于外方，不盡知朝廷體要，聞有[illegible]，若暫以恭貴妃之

議大過。蓋使人阿旨求以直道抑聖意，將以服勞而求當賞謂此乎。不自天降，地出。在於人情而已。苟得其中，則為後世令典。朝家近代慶養四年，中外無患。雖若蓋仁義深而禮法正，蓋陛下當為祖宗法也。伏望還先王之舊，出皇儀殿罷哭泣之儀，若垂德之舉，著圍陵之名，然後重加詳酌，所貴中禮。天下幸甚。千瀆天威，雖避誅責，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脩論楊察請終喪制已，不奪情劄子曰：臣近見丁憂人，如孝標居父之喪，未入京邑奔走權要，以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觀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待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觀在場屋粗有名，兩此一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廢，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實有章奏乞終喪制，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為先，陛下宜而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遵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遂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軍閫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能以孝知貪冒祿利為可恥，若朝廷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其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是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業教詘廢，刑罰而不能禁止。就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令行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美。

四年，脩論葬荊王劄子曰：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叔荊王葬事，然未見陛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理。下之言而違禮典，但恐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司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諸費枉用之物，並多出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奸弊。今若審節浮費，及絕其侵盜，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久不葬？臣不知所司當時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留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減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必只是為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一切滯遲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葬王儉葬，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興議為國家論事體，若皆不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若分而為二，顧物力者曰必如此，禮閱諸典禮，所當則不忌財用辦否，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聽。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待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易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行，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則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令天下物力難足，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處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荊王於國為

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
循又論葬荆王一行事劄子曰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
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宗親之
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必優民節用
而常枉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致失於不精當有四民
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
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頓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弊則無大
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未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
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行儀仗
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一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
則可禁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未必令其自往仍乞限定
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凡一行官吏除宿頓

合供飲食外不得較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
諸物饋送權要其更敢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令御史臺行一
人隨行覺察其敢如呼人及州縣隨順呼索饋送物等官吏物出於
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賦買及科借者皆以枉法贓
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慶曆三年集賢校理余靖上奏曰臣伏見陰陽魁揲官狀申皇子故
鄂王發引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十日獻寢殿開啓
管領親王賀正人使功德有司循故事申舉以式從為常依例作樂
開宴臣身為禮官二故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鄂王雖有懿派是為無服
之殤其如已賜殊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戚今日服孝
而刑以宴樂情何以安臣庶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為萬乘之主
因成服之辰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為若不得已宣名與使

食而徹去聲樂紛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期親之痛故罷去聲
樂非有輕重於此則也彼此雖同會歡不敢以此為恨昔周景王以
子喪既葬而與賓宴飲識之以為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有祭祀尚
猶廢樂況在親父子手足不勝屈迫之至
太常禮院上議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
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惟以武臣入流者雖難
盡解官欲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仍續月俸武臣
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
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
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
公除與祭
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奏議葬荆王疏曰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

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一
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未可更有搔擾
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
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
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
弟雖讒議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節惜
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此必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
惜之豈不妨天下之物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喪有無權厝之
禮其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旋生事端中貴無筭臣請特傳聖旨令宋
都王守忠與三司一一依則并請官點檢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
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
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添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

丁孝德無虧況于又案其四曰自來初葬枉費太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聖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一人合存合放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得然道路易爲供頓民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言

七年禮官部必上言曰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緦服既葬公除者請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至以爲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其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熙律文所以不禁者蓋上謂緦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爲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爲無妨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書有爵乘使居喪之人得預是專是不欲廢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縗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爲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祀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纏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

至和元年孫抃論溫成贈後宜減損正禮疏曰臣在病假中聞朝廷議貴妃事累具劄子論奏數日間留中不降今制命已出固不可更生議論但臣恐深爲聖朝惜此一舉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諭四方言前追冊之命止旌褒貴妃生前勤效若挺身以衛寢殿刲臂以書奏章之類其將來護葬以暨宜減損正禮務從簡易至於諸般遺賞恩例並須一一檢會國家故事施行如此則尚可以稍救前失惟新聖德方今自秋不雨終冬無雪春陽浸長麥未敷人心皇皇飢疫相繼災異之大莫甚於此陛下恤民勞憂國力答天意順物情在此行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五月抃爲御史中丞又論張貴妃進用皇后儀疏曰臣伏見貴妃薨謝陛下以數年內助之舊特議欲追用后禮舉行國恤號名既崇事體尤重參較禮典頗未合宜況自去年秋冬至于春首雨雪不降稟麥未敷必應有司難爲供應伏望陛下先詔大臣酌擬次命禮官議定然後施行所貴聖朝事無動有根據亦所以惜人力而答天意

抃又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溫成皇后葬事疏曰臣伏以國家禮制降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覩溫成皇后發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爲監護之職當時物論已以爲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何重惜吏張勝因不受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獨臣覩覽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冥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况自啓殯祭奠制度纔畢正一切辦集無所事其監護職除等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勇使爲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此誠無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董充媛賜謚用禮疏曰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輟爲之輟朝掛服及臣進名奉慰又

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冊禮於葬日仍兩制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為皇后有謚及有追加冊命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思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太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累素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積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冊禮書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仁宗時宋祁言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狀曰臣竊惟禮著殺上下制殺禮別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輒用伸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隨父喪所生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就執狀苦以就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及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以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illegible]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不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緣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充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承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稹不當解官行服大禮有所疑君子俯就也館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命詳議其郭稹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共規臣備禮官不敢緘默謹具狀奏聞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遣告哀使劄子曰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竊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慮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豈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亦在有之今天下編書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雖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者在禮典宜為閭懸若虜人有問畫以實對有何所傷今閉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隣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禮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欲以如此為便

光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曰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除喪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今群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既有識者嬪嬙咸得莫悲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哀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喪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

特降聖旨下有司應行禮儀仗送葬之物行
郵俚無稽不合禮者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光言遺葬劄子曰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
瞻仰而歸心者惟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棄天下而授
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承饗天禄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
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
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盛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
過於哀毀以彰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慰萬民之望盛
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而
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光論虞祭劄子曰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
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
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
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遠之伏以永昭陵
距京師猶五程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
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
於親疎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
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
陛下親行其禮
光又奏曰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
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過輒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
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悵

然自失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講虞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
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愚戇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
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
日雖聖躰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
治平二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奏曰臣等
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
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
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
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
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

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
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
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
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illegible]本達古今以為
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
國攝其尊崇濮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
之古今實為宜稱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珪上奏曰臣等謹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
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
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

而可得見者蓋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未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以舉矣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因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循不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親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飾事者皆不可廢

神宗時知太常禮院蘇頌議承重法疏曰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疏之制曰一節准五服年月勅斬衰三年嫡孫爲祖父爲長子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爲服往往一等以斬衰期或踰年從吉使行嫁娶有犯者緣勅律不分士庶便當一列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謹按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爲祖者蓋有爵土則父歿次當傳己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故謂當服者爲承重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並與官蔭皆降等以不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乎行慶曆末石中立卒衆子從簡又卒嫡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服禮官以謂宜別制斬衰嘉祐中劉煇祖母卒自言幼孤鞠於祖母有諸父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煇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有爵邑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煇乃庶官世又非顯若亦謂於祖母服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傳襲引則令知有衆子嫡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兼封爵者亦庶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爲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從而爲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爲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覩朝廷修纂遺墜禮典不講喪服之制事干典刑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君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

即乞別立服制如在禮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故律注承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同一律頒布天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敎則州郡用法斷獄不疑也臣職在寺書未當修說但以聚刑獄亦州郡之所得言也

所宗前行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哲宗初即位秘書省校書郎范祖禹上疏曰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章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

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爲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其紀之數尤謬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謗議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釋其衰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哀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世俗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爲是矣。此其禮之大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二十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群官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山陵未久也。而遂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斷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固服故事。已行之禮未可追也。臣愚以爲遇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斷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未必爲之服。但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喪不可以服數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爲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爲愛君。無所減損而益之。故西漢之末赤眉發陵掘冢之厚葬禍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之制遠踰於前代。然猶以爲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絲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衆。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非議故事猶或爲之。惟此類以損之。必稍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儉於羸葬。固太偏而不可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與[illegible]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

獘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猶先帝之獘。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滋過於厚而不以陳，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繕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唐獘，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祖禹又上疏曰：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乞令羣臣依典禮三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爲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麻，而服素之飾，止如今日。至朞年而再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衰服事重，道之隆汚，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違禮之古。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朝廷之禮，羣臣朝服以適于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喪，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爲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循而行，無所損益焉。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天下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衰麻不可以去身，然則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然禮則釋冕而服衰。今人君素服以聽政，羣臣朝服以從事，蓋亦古之遺法也。臣愚以爲羣臣無服亦宜爲之制度，以朞之吉禮明朝服與素服皆吉。此禮則朝服與

無服皆凶，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無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忘于心也。必使之既去朝服而稍以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素朞年之內，素服宜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縓緣，此練之服也。旣小祥則純服亦可以有色，而服素之飾漸加以緣可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遏密二年，所以爲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附廟以後，惟羣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君之道也。臣愚以爲宜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廷所以不能遏密之制，若盡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爲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或尊親禮以使民也。臣以爲凡天下之爲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衰也。使之廢業二年，乃所以教之使知有君之有服也。故不爲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雖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爲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是以厚天下之情矣。爲國家者以禮爲急，不可忽也。伏望陛下專斷之以禮，而勿疑。

祖禹進故事曰：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婚。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詔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爲之人主無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復昏冠險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

禮俗咸雖異。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勑革衰文之薄。制還三代之隆禮。救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元祐元年。太常丞呂希純論司馬光薨乞罷紫宸殿稱賀上疏曰。臣謹按禮記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以此見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喪。雖宗廟之祭皆廢。今來宰臣司馬光。其薨適在明堂散齋日內。竊以郊天之大典。固不可廢。至于御樓肆赦。恐亦難罷。惟是紫宸殿受賀。卽係是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爲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臣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未爲宜稱。而有今來禮畢戰宸立班。伏乞聖慈特賜詳酌指揮。

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奏曰。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在經筵。義當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吉慶之事。夫禮義者人情而已。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三

禮樂 喪禮一

宋哲宗元祐三年八月翰林學士蘇軾上奏曰臣近准勅撰教坊所開封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為美今以親則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

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絕旁朞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旁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親與卿佐遠近比荀盈近比富弼之親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喪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准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推宜都頒使同已葬也臣竊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聖旨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今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故狀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

八年軾又狀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後來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嫁娶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輒為立法臣忝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以正禮俗

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啓攢一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以升祔畢群臣吉服如故事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祔除已後衰麻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於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祔除以衰麻事相稱猶命徹樂議未得宜即是祔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腳幞頭淺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定宰臣請從禮官議乃詔服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臣陛下前此議服從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奸其服遂正

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爲殿下惜。聞宋時有紛紛。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雖出一時，非故事也。源然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見持服人奉議郎李處奪服除京西路轉運判官，應副山陵。此事雖小，關於體者甚大。臣爲諫官，不敢緘嘿。竊以祖宗故事，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大兵，若待於大臣君德侍從，乃有奪服者，然亦不得已爾。今山陵事務，人人可辦，臺省寺監豈無可用之才。何至小官奪服，以駭人耳目。若四方聞之，豈不有乏才之恥。古人謂天下之事，多爲不識事體之人壞之，朝廷事體，亦宜愛惜。臣伏願陛下追還成命。」十三省別差官。

高宗時，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知永州胡寅上疏曰：「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雖有天下者，明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間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宰我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爲朞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辟之以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紾，徐是亦紾也。親喪不可短，爲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冊，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以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於不義，自陷於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哉。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illegible]君臣之義故也。伏

覩十一月二十五日聖旨，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於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illegible]讎之切，切於聖情，情動於中，必形於外，豈麻之服，直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既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筆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殆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盡己之親，己之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爲過也。晉武帝爲文帝服喪，雖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玄難於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厘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攻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以爲難於復古歟，陛下不行，而曰廢人子所當爲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下之從者如草。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於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操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傅玄之言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今有一事雖

嗚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攄孝思而
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以有父子君臣也陛下一舉而恩
義皆盡矣狄有入焉豈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
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猶若聞之甚
於夫差矣狄有入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
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杖絰無聞一日是乃枕戈有事
之辰故晉侯有周公之喪而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
子取其稽命後世晉王克用襲喪兵壓境莊宗決策於夾寨周太祖
殂契丹入寇世宗親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六師戒嚴屬將
比□蜀之釁孰非軍旅陛下聽斷乎決擇□□發卒突之往以墨
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人不無便
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儀衛發喪成服
識若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爲義帝縞素之術將以取軍之本劉勝之大
業矣陛下更以身率之凉有以感動於人仁者爲此增恩益大材之
心智者爲此盡撲滅女眞之策勇者爲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
臣夫臣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外昔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
恩悉歸於陛下巍然爲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
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爲者也今日行禮
一有未盡是爲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雖若久矣
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
意便乞直降詔旨右恭惟太上皇帝聖德皇后之背鄙躬大恩難報
欲酬罔極昔未一伸豐與遠柩遂至大故訃音至痛貫五情攀慕
急類者不復見遐懷雖有在朕歉忘之躁軍國事務雖以諒闇然衰麻
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以衰三年即戎衣墨

況有權制布告中外咸亦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朕
此指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共罪陛下親御翰
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祐助臣不勝
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納論忠均有責焉且其
所述皆前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心深切遭此大變
振古所無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大抵足以解
憂者必將有取於此焉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爲之懇聽
張浚論終行喪禮事臣昨日伏蒙聖恩特遣中使宣諭欲終行喪
禮且罷聽政之朝仰惟聖情哀慕大孝格天凡在臣子孰不感慟臣
竊惟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若規規
然以堅守孝節爲重願何以副委託之重哉今日之事有害何窮則
又有大於此者梓宮未遷天下塗炭至備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擇將
而起欲發而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至若易月之制
聽政之期臣嘗考之故事然以人情皆爲得中伏望聖慈痛自抑損
早賜矜從臣不勝至願
張浚又論易月之制曰臣竊惟陛下至孝之性出於天成思慕親之弗
及痛梓宮之在遠雖躬行終身之喪臣知其猶未稱陛下孝思之深
也惟是易月之制若聖慮堅欲不從則出而勞師臨戎試閱士卒皆
爲非禮陛下固當不得已以徇群臣之請獨異時祝詞之服比故事
更令決白仍寬其制多以踈麤之帛爲之供帳服用盡去采飾悉從
樸素以示天下追慕痛念之意蓋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天下蒙
被厚澤今不幸而崩於沙漠之北故天下之責望於陛下也深陛下
勉從羣請止以軍旅多事思所以雪大恥剷除復宗廟救百姓而
身行於宮中喪禮如制可以感格天心可以慰人望臣深致望

訓知聖心之所以向慕孝於孝道已盡尚慮陛下疑易月爲非制以
不憚煩瀆上浼宸聽伏冀裁覽
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兼臣秦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
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
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
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祭天地于圜丘當時未
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
章誼乞從隆祐太后遺誥服春制奏曰臣等伏覩 月十四日大行
隆祐皇太后遺誥方時艱難合行禮儀務以儉約皇帝服喪以日易
月仍不候除服聽朝御政又奉四月十九日手詔以體遺誥之旨當
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臣等恭讀大行皇太后遺誥的識慈念之心周
盡之慮固已合於禮經宜於時事有司執典象以易陛下追崇恩

禮務極孝誠尚以易制爲疑特降重服之詔雖改漢從重將以風勵
四方實爲盛德之事然捨輕從重較之先王禮儀有所隆殺之節大
行隆祐皇太后遺誥服春之制已應禮典伏望皇帝陛下少抑聖情
俯就中制以爲天下後世之訓
誼又奏曰臣伏覩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皇帝不候除服御朝聽政
勿以吾故妨廢軍國事務臣等有以見皇太后丁寧諄複之意爲備
盡矣陛下聖性自天朝夕追慕未即臨朝頗妨萬機于兹累日軍書
遝積有合條陳國是民言戒須奏稟今以仁孝之至情而忘天下之
大計恐無以慰四海望治之心本太母遺世之訓伏望皇帝陛下體
宗廟付託之重念生靈仰戴之誠少寬聖心勉稽禮典以日易月既
已免用舊典則聽政御朝亦乞俯從輿望庶幾遵奉徽音至孫至誼
臣不勝懇切之至

誼又乞議定攢宮禮物即前給賜浮費奏曰臣竊見朝廷近差總護
橋道頓遞二使又差按行使大監鎮浦奉守官所以營奉大行隆祐
皇太后攢宮之禮無不具盡有以見皇帝陛下仁孝之誠情文相稱
厚物備官以伸大報尊主德也臣伏見陛下極率羣臣臨服次舉
音哀慟感沾左右則哀愛之情著矣聖於至下詔音欲從重服罷朝
論旬未忍聽政則追奉之禮嚴矣又復布惠華於寰區寬繫囚於圜
問則四海九州思施之報備矣惟是河洛陽陵邑未至是以倉奉
瓚宮權攢追的凡可以衞護梓宮之禮忽家以聖之靈者固宜激勸
有司不可闕矣若比之列聖皇太后園陵之役工役之大財費之廣
道路之遠兵衞之數固當備於異時遭亂之日不容一朝盡舉而難
行也臣伏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以鑾方時艱難合行禮儀務以
備舉則國母所以詔諭聖王者固已昭然矣其左臣工亦宜仰體聖

懷協承奉意然臣竊累日以來有司以公用支費爲名所需錢絹爲
錢之數已不可勝計臣竊恐捷長執事之人合不知他時足乏之費使
欲救核故事計首請給截耗國用朝廷財力所不能堪無益孝思有
累大事也臣聞有司以今乎季秋明堂嚴事禮大用度甚廣亦既若
今日浮費不節則將來用度不繼減損則兵必怨衆叛則民不堪有
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宗廟定社稷非爲孝治之本也臣伏望陛下明
詔大臣議定禮典應干攢宮供奉禮物悉從儉約自餘給賜浮費悉
行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不勝幸甚
誼又乞減罷總護頓遞二使給賜奏曰臣近嘗奏稟乞明詔大臣議
定大行隆祐皇太后攢宮應干禮典悉從儉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
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未蒙施行今來恭奉
聖旨總護頓遞使 [illegible] 又賜銀絹四百匹兩詔書初降中

外驛關。不知二使所受。何名而得此也。若謂有託園陵故事耶。則今
太母殯宮。未可以比昔時之園陵。益亦明矣。園陵乃在京師數百里
之外。其山川之險。則有過關越澗之虞。其日月之賒。則有風雨泥淖
之阻。其道路之遠。則有次舍暴露之勞。其徒役之衆。則有周防彈壓
之慮。至於宮殯徒衛之多。服飾齎送之厚。朝昏獻享之儀。啓殯樓土
之節。皆祇動夙夜。殫竭思慮。然後僅以集事。當是之時。朝廷閒旁大
臣。勤勞肆隸。隨其等級。勞費無頃。則間或有之。然亦未聞如此之厚
也。今殯宮去城數十里之近。方之園寢。每事不同。責任其勞者。漸部
漕臣。幾州守令與夫一行兵民而已。總護橋道頓遞二使。不過受其
成事。指喻官屬而已。領事之初。固已文請錢糧。齎遣酒醴。以爲公用
犒設之資。日增食錢。別給驛券。以並官吏廩給之。亦責徒橋儀厚。蓋不
之矣。今乃援園陵之例。冒金帛之多。無名而受。受而不辭。忘廉遜之

風。開苟得之路。箕捶楔倖從之臣。所宜爲戒。總護橋道二使。旣已冒
受。則援行修奉之官。提舉幹辦之屬。亦將引領觀傚。希望無已。朝拜
將何以給之。誠使廣費多用。而有益於殯宮祇奉之禮。則臣不復敢
論。惟其無補孝誠。而徒費帑藏。在臣不得而不言也。況今虜狀未賓。
盜賊未息。江淮招討一司。淮南安撫一使。撫寇捕寇。俸糧餉不貲。朝拜
日夕經畫。高慮不繼。而又明堂大禮。近在秋杪。財貢未充。民力已困。
臣子於此。不能勠力。乃復冒受苟得。亦何心哉。伏望睿明照察。特罷
二使給賜指揮。以塞臣下貪婪之欲。俾遵太母慈儉之戒。以隆陛下
經國之本。天下幸甚。

光宗時。知閤門事趙汝愚奏請車駕過宮執喪成禮疏曰。臣等謹瀝
血投誠。仰吿陛下。邦國不幸。大行壽皇聖帝奄棄四海。臣等不任哀
痛。昨早後殿奏事。陛下面許臣等只候審聞禮寺手劄。卽便過宮。
玉音甚確。臣等退就祥曦殿門外等候。久之未有處分。臣等寡情迫
切。相繼屢有文字控請。及繳進慈福壽聖皇太后御札。令臣等速請
車駕過宮。雖蒙參知畫降御寶付外。亦未聞鑾駕之出。至日景過午。
又緣大暑。大行梓宮不可遲緩。臣等不得已先詣重華宮。照會布遺
誥了當。雖捐陛下成服一二日內外。幸而無事。然自古及今未有聞父
喪而不奔赴者。今陛下聖德愈虧。人情愈惑。恐縱倘亂未作。臣等竊爲
陛下危之。臣等伏准大行皇帝已擇用此月十一日小斂。十三日大
斂成服。陛下若不及此時速往執喪成禮。少用人子之情。不知何時
而遂可往耶。陛下旣失此時而不往。則陛下將終不成服乎。陛下旣
有父之喪而終不成服。不審將服何服而視朝以見群臣乎。設事成
服聽政。御殿皆有節次。今禮節盡廢。不審陛下將用何日復視朝乎。
繼陛下一切不問。不審北使將來吊祭。陛下亦可堅辭固拒而不出

乎。陛下若預思北使之來不可不往受吊祭。則今日之奔赴亦何可
緩也。臣等受恩深重。義當圖報。深見今日利害。如在目前。不避死亡。
仰瀆天聽。伏望聖明。特賜詳覽。速降指揮。來日絶早過宮以成小斂
之禮。猶可以少慰人情。少紓禍亂。臣不任哀切懇請之至。
汝愚又奏曰。臣等屢乞宣對面陳惆悵。又繳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
聽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
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旣未成
服。未知何時遂可聽政。將禮法蕩然。紀綱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
臣等遠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興訛造
謗。無所不有。尸位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
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十年百戰。今勢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
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來日過重華宮大斂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

少定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去矣臣等家國厚恩未退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哀蹐隕越之至

寧宗開禧三年成肅皇后夏氏崩殯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覩列聖在御閒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今上山在山陵已之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君在未及錯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為攢宮與禮之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君前葬而書崇其於禮意都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為合典故從之

寧宗時侍制侍講朱熹已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

參讀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一

能嚴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閒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大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未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

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理宗淳祐閒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納忠未至於祗訐則得古之體臣佩服師訓惟守樸忠不敢孤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戊戌告歸分甘山林就號而辭謝陛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補擁帝會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敢勇於一奏答私謝大臣曰盡事天之敬而事君惟報國之忱而報德是臣之所以不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臣者在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況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事過有所當言可以寓愛助而存天理矣是

參讀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二

緘默不以顯告陛下哉臣前日嘗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更嵩之起復之事三學上書御史臺臣奏雖闕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猶豫未遽事故有此命臣又嘗妄奏陛下出命大軍所以居人之表然人言不可沮抑且須靜以徵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使臣自盡大臣之禮至言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見時故之書使人竊哭流涕感嘆拂膺何士論之不少恕也大臣諳聖賢之書畏天命畏大人之言前此嘗變之頃親其累疏避位詞切及於變親喜懼之年今家庭之變衰感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遽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十四五時憤侂胄之權奸建白諸父請審聞之此父在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今父殁觀其行尤倫而在衆何待士論而後知哉日昨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懍懍者以陛下為四海億兆萬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還扶植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

上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況有道之世。而議道謗其可懼哉。天地
間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
以爲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憂。內治最當所先。有天保
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擧而措之耳。數十年
來。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効寡。糾儒生正論爲迂闊
君子愛人以德。今當保惜一代之身而成就之。今之權國事所最急
若。元台重任。夫豈輕歟。三省成綱。維簾容泄敢。陛下如以宗社生靈爲
念。以綱紀法度爲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內外執政法從之臣孰爲
有才。孰爲有德。孰可擧以自代。參酌衆論而後隻立擧之。待合則四
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即大臣之在任也。可從高明辭避。歎如以遣
境爲可虞。則遣使就問。討可也。如以備禦責講求。則伏之預料使審
一一圖上可也。將帥收御之才。錢穀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
亦可也。如此則大臣於家庭無歉矣。於朝廷有熟勞當叢。公納五疏
而終辭起復之命。着又寬容以尊其義哉。況世道未嘗然也。況臣積度
之家也。前者有餘而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卽滿志倦齡鉅
福。是榮死哀。命主公家。使卽侯封。人知說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
早歲淸修。平生恬淡。翁翁張之。大報如此。今大臣福祿聲光。鮮克嚴
美。又何欠焉。不惟陛下當愛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最凡達。
勿過哀毁。其於讀禮之暇。無非闡理之時。仰探千古之聖賢。時文後
來之勲業。正於此基之。大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其道則君子有
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盛心。忘於道義則功業有所不足道。況道
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固昔津污簡冊。書職守。留者不知
其幾。達人大觀之。幾自了。凡物對朽。惟名義爲不朽。今京城之內人

心。皇皇士論。藉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何如。凡
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爲之。興
言及此。非可使聞於虎狄也。陛下爲待而不悔悟。大臣爲得而不堅
忍。臣竊因輪對。借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誑託。特爲陛下愛惜民彝。
爲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臣罪臣天地鬼神
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與承請聞。職又出位言此。不當更塵
班綴。伏乞陛下亟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鄕村。從謹退而閉門掃却
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

山陵

漢文帝時。張釋之爲中郞將。從帝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
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
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文帝稱善。
成帝永始元年。營起昌陵。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度便房猶在平地
上。客土之中不固。卒徒萬數。燃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作
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緖。宜還復
故陵。勿徙民。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爲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
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
下毋有動搖之心。
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

諫營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

[illegible] 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
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
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
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
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
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
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
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
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
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
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
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
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
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
舞陰主疾。(古霸。舞陰主。光武女也)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
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
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
承貫行。(貫行。猶言遵行也) 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
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古者墓而不墳。不欲其著)
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
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
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
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
而止。
靈帝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
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睥睨中
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
援立聖明。而以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
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
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
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
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
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
帝從之。
晉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
帝問驃騎大將軍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
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
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
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
之誡也。
東晉哀帝即位。初穆帝山陵將用寶器。太常江逌諫曰。以宣王顧命
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
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

寶翫含局與益太妃閱己之情貢遺皆累世之法令外砍以為故
帝臣請述先旨傳此二物書奏從之
隋文帝時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覽山原至處云卜年
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
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
我弟不當戰歿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
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
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
謹按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南東王與姓相生是大吉
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唐高祖崩太宗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虞世南上言曰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
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
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
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
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
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
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
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
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
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
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
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
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
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
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戚戚也今為丘
壟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塚豈謂
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
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
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
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帝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
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
陵今為丘壟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覽古今為鑒之
義臣一本以唯願萬代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臣恭
深報
世南又上疏以為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
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
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眾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
所以致疑也
太宗詔有司議獻陵制度房玄齡等曰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
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崩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
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

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罔見之矣。上爲之毀觀

中宗神龍元年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代宗大曆十年貞懿皇后崩。上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殘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者天下謂何陛下猶后以貞懿而終以豪近臣竊惑焉令國人皆曰后陵在近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寢及厚推陛下執計疏奏帝嘉納遷右而陪以關隴宮。

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刑部員外郎令狐峘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弟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而無丘隴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儉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於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咈顧命監經誼留竊惟之於故令有下詔條未出望使詔有司從遺制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竟意述終以亮先旨然引援典冒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厚以感焉。

神宇遺直倚以加焉

德宗時司勳郎中權德輿上昭陵議曰若奉進止以舊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毁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人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之爲便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以四時後有寢寢藏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伏殿雖廟易代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量也雖中祀帝所質敬亦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齋時臣野火所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編板重功就險神道尚靜作所宜則與舊陵之初意禮異既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歸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勞以敬之禮是實嚴敬本於明德惟馨非在吉蠲爲饎汲禮之言祭也禾曰清酌言其潔清酪羅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在列并以備爲嘉所謂潔而敬也凡祭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宜又無所廢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者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恭恪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臣愚以爲但在柏城之內則不忘違陛下精誠恤重詢及庶僚從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時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燒而寄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將若擇營欲卽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或近則無聞焉書云成季漏陵於淵俊爲奉遺語且寢宮所立在柏城中雖陵不遠使諸侯之寢有石限而可從矣柏壞則故寢已壞行宮已久因以

治飾，尚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陵宮不必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貴靜。今大興荒廢，累役寢延，非幽冥所安，改之便。太常博士常秩曰：先王建都立邑，未利則為之遷，況有故耶。今大寢既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櫝至順，又它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違封兆，乃曷易徙帝重改先帝制遷宮山顏。

武宗會昌六年，李德裕上奏曰：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祔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者。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并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妨。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允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為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四

禮樂 山陵又繫附

宋英宗初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劄子曰：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蓋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是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擇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士卜日，亦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豈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燥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聞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常用八日大殮，日亦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懸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料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辨，期日近則貴急多而事不集。磚石之類，皆要轉移，若山陵之處，不使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或直十錢，疲斃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

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
先計度山陵所費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太
約虛數及妄立近限，迫使掊斂。令明傳所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時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知制誥鄭獬上言曰：今國用空乏，近
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
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
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乾德初改葬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
高二十九尺，其下宮及兆域遠近之數，皆稱於是。是時天下既定，財
用猶寬。非不能崇高侈大以示壯麗也，蓋太祖皇帝方盡事時
會深思遠，以為厚葬非禮，無益於孝，作為中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
熙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

實哀毀踊慕之際，事有司而為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勿以
水災，則公私事力為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毀踊慕之情，奉太祖之
中制，其令來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一以安陵為法。伏國用民力
得少寬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民合祖之心，以為初政之美。臣不
勝區區之意。
鎮又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並平生衣冠器用，皆
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
自寶用之。其亦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
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
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古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
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望乘平生器玩，則有世既不皆納於方
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有司以類件，常恭儉之實。臣等謹議。

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臣伏聞大行皇帝山陵，一
準真宗山陵故事。臣昧愚亡狀，竊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並增。陛
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盛者為比。臣排徊顧思，感傷陛下哀念先
帝之意，而竊未敢以為得也。伏惟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於孝
不繫於厚葬者，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曉。所以不復遠引旁
無為蔓辭，以塵瀆聖聽。獨有一事，慮陛下悲慕之切，未達及之，故臣
昧死以陳。夫以陛下之孝，而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
不為難，而無所害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為貴者，豈歉於力而嗇
於財邪。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謂送終之具，得如
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無愧。
況乾興事體與今不同，而大行皇帝臨御四十二年，慈愛惻怛，忌
一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暑，工限迫急，不能免傷人之生。物雖

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禮物稍加裁損，則齒亡者生
減，而勞力者易供。誠如是，臣竊意先帝在天俯而窺之，必將以為
慰也。我見陛下辯忍遠慮，以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為例，
既足以銘先帝恭儉之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陛下仁孝之道，而
光昭初政，一舉而衆善皆得。惟陛下留神。千冒旒扆，臣無任惶懼激
切之至。
神宗時，程頤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
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
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
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
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獲
敢冒言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監歷

古之榮。為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慊矣。所謂歷古之榮。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衆情，遂忘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之取法，其辭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

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事有往者不忘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頓抑至情，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詔所司，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illegible]於鐵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溫韜發陵是也。[illegible]宗太雖使無藏寶，非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illegible]必知之，臣嘗遍歷中原，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illegible]尚能遵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illegible]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

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體隆厚而富，保而藏之，不敢不恭，先於開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群臣畏威，臣苟不言，恐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御史中丞鄧潤甫上言曰：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剗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

范祖禹進故事曰：唐太宗貞觀十一年[illegible]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

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季，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也。

徽宗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器務右質素昭示訓戒留裕陵孟宣仁后殿宮乃施金珠頗戾所景靈殿以違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徽宗時陳瓘乞惻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穆宗山陵時久雨時寒役人飢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甕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蓋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干應奉之人悉賞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近者泰陵應奉之人緣兩水與常州縣皆責甚於他時所以敘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幸甚

孝宗時趙汝愚論山陵二事奏曰。臣恭聞大行太上皇帝奄棄天下之養凡在臣子孰不痛心。況臣累世蒙恩尤極哀慕恨以身在遐遠無繇得效奔走之職服犬馬之勞。竊有管見二事少伸芻蕘之萬一。惟聖明裁擇。其一。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存典禮唯謹與中徽宗皇帝梓宮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權攢在會稽。雖嚴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土未復規制淺薄。有為深憂竊聞當時識者之言欲俟恢復神州之後奉迎靈駕歸附永昌。是其本謀初意甚善然猶再議。自易數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伊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制。臣謂與其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其禮及時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而葬于蒼梧禹都安陽而葬于會稽。皆因巡狩不返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遠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為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屏除使千萬世永絕後害。然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若乃牽於權宜之說失此時而不為。臣恐陛下他日雖有追悔之心亦終難於改作。誠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漢成帝營延陵奢費劉向上疏極諫至謂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其言深切無所諱避。陛下幸取其書一復讀之。則可以鑒矣

其二言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天下之通禮也。至漢文帝變古立制。以日易月後世承用未能有改惟晉武帝雖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終三年而後復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純至篤於孝養二十六年。兩宮之內父父子子人無間言雖若堯舜文武之聽殆無以過矣。臣恐晉武頗何足道哉。今一旦遭罹變故陛下不無廢食之思哀痛之念。而兩宮相望將何以用其情是不幸而處禮之變者聖人於此亦安得不隨事而制宜也。恭惟皇太后春秋已高下臨慶感而獨處故宮之內接之人情寧無觸目感傷之意。陛下欲日朝于長樂則又未免數煩民臣謂宜因既葬之後迎太上皇主歸別殿以奉几筵請皇太后遷南内以便侍養。法開元鴻慶之制即德壽宮為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則陛下一舉而三事俱得者實盡善矣。其三臣側聞顯仁皇后之喪太上皇帝嘗降手詔禁天下不得以助攢宮修奉貢獻頗費擾民。天語丁寧德至厚也。然而事大體重有司猶不免過意奉承。伏命兩駐冠蓋旁午。所至州縣勞弊萬端。今浙東軍儀百姓飢之張頤待哺方仰給於縣官而土役繁興科調方急。事變至此其將奈何。臣伏讀太上皇帝遺誥有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臣以是推則前日紹興之詔。則知太上皇帝念念愛民之意始終不忘。非特為是空言姑循故事而已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討論舊章凡土木營造之役官吏卒乘之數給賜犒賞虛文末節無益於實用者皆將舉而備陳之曰某事可節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節省者則優給僱直以募浙東之飢民使之願役則飢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

慈庶幾仰稱太上皇帝遺誥之意臣方此憂慮忽聞補外心志荒亂言語狂僭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曲賜原宥時詔大臣參共致詳酌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臣不避死罪復有愚悃仰冒天聰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奉太上皇帝遺誥一時觸慟哀痛切心伏思紹興攢宮規制淺薄因國家不可以虛名而受實害輒陳管見妄致瞽言乞遵虞夏巡狩之禮法漢文薄葬之制及時如禮因山為陵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乞十二月初一日臣修寫既成緘封附遞行來旬浹而伏聞有司備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奉攢矣臣仰惟太上皇帝仁聖之德冠絕百王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義起行三年之制思極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尤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大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也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宮雖已奉攢要非久計况兩京在遠道路阻艱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喪禮亦皆用七月伏望睿慈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志深詔有司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而不必過為開廣以藏衆用之物此去三數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而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伏深隕越之至。

王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去秋陛辭之日親奉玉音諭臣以永祐陵昭慈宮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實端雖堯舜之德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柏不勝悲慟凡為奉之物崇奉之具修造之費臣心謂聖懷罔不盡臣輒有區區愚忠敢不冒先以聞竊見攢宮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為常此固陛下奉先罔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斷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蓋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攢宮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未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本州常切修備凡木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壞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寖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美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光宗時趙汝愚論山陵乞下禮官詳議疏曰臣伏見哲宗皇帝以元符三年既葬于永泰陵至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　矣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祔始為攢殯蓋用權宜將以慎激三軍之心未絕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聞見習熟視以為常遂致諸陵尚存淺土其制卑薄尋為深憂懼於獻殿之中藏以廈屋不達天地之氣不睹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改卜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將卜山宜稽典禮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皇堂尺度可大廣蓋石稍厚未可不增修建陵臺將為中制仍為獻殿勿復幽扃庶幾英爽永安後嗣蕃昌已攢而未葬俟用□□別圖如蒙聖明特賜俞允伏乞行下禮官詳議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議疏曰臣聞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大行壽皇聖帝山陵之奉陛下安得不

歟，其謬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制度深淺，具在簡策。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厚，守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權卜稽山，號曰攢宮，蓋其不制，實居淺土。蓋以上意未明，克復神京，奉還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往者識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爲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所已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覆土之後，僅能給柩，聞者寒心。然於陵寢，雖江南上地，卑濕難掘，故都然也，識已氣所聚，豈無佳兆？其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將責太嚴，事須甚迫，人懷苟且，各爲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慮，君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也。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故古今無不發之墓。今昌然在遠，恢復未期，豈宜拘徇虛名，以基實禍？臣以爲宜擇詳選。

自會稽皆言陰陽家說，須用丙山壬向，全頗於周密爲，不復他營。若以昭穆安措，若無餘地，僅存一穴，又下思陵，伏思將來二宮他日，如何合術？其後利害，臣未敢言矣。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說，擇平原高燥之地，爲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盡送終之禮，垂憲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議者若謂異聖卜積，神靈安妥，將望萬孝孫慶垂心，此蓋婦人之仁，殆非天子之孝。昔吳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爲合禮。況壽皇英靈在天，何所限隔？爲臣子者當圖實利，難徇空言。臣學術荒疏，而區區管見如此，不敢緘默。聞已降指揮，委侍從、臺諫、禮官集議，安穆、安恭皇后合稍與禮狀，乞睿慈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施行。

寧宗時，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冒覆宇宙，深仁厚澤，浹洽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然後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惟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偏厭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虞，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淺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

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泄，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南向，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

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度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

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以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皆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荊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之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言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少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容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

奸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其設心亦已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之路下宮之屬又以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遍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委之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小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

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深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概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荊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更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為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疎遠者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之策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

用之蒙敎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望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以幷敢妄以註巫祝史之害臨感聖聽自達誠悃蓋誠不忍以壽皇聖躬之至尊之水泉沙磧之中殘破凋殘之地是以痛情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辟如鄉閭親舊之間有以此等人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與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安忍有所顧望而黙然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右李宗言要禮

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晉武帝太康九年始并二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

歲親耕以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氣。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也。眾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在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

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識，而猶為此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社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亦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敢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明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醴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麛太牢，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選戎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殊處，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

曠廢來久。尙稽往物。而傷萬化未成。余不獻太牢。今謂若擇上於春
送先爲廟社。二廟二。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去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祠先農。即
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
亥日藉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
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
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鄭云。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
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
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
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
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
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日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

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
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
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
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
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
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
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
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郊後
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
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
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
又辛丑耕懷。魏之烝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禮晉之革

魏宋之同。晉政是服。膺冥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
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凡亥既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
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
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者實
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明帝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
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
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
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
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玄云。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源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
源。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

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
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當以
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
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
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
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今命有司祈祀山
川百源。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
五精之帝而已。句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
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辯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
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
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
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

祭五帝雖可常設謂今祭壇實常四尺其廣輪約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陛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望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穀。禮有冬至報天初無得兩雩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雩祭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者貴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遇旱未嘗司可不奏歲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雅樂難興不涉樂其餘祝文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雩壇不習歌舞方試教試恐不應速準書制之議發童子或得取捨之宜也司而廢禮儀志云雩祀者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是亦所華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飭勒主者申攄臨進之。

東昏侯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臣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

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雖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靖論諸論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叡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以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宴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膺天御極崇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月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矣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

禮局編奏大典寔爲優官伏追魏震從之。
後魏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社稷無樹乃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何木今社主石奈何張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故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非民間之社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六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言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其主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乃二八以準陰偶封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中本末均也請依以古尺五尺又問社稷壇飾四方用色何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其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狀本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爲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命齊賢等參定

玄宗嘗問祈穀之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嵩對曰孔子病上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忱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蹤跡不可信。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論九宮貴神壇狀曰唯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祈不敬所致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

祈請伺候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精重其事亦中貴
致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
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
德裕又論九宮貴神狀曰伏以自大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
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
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
月猶在中祀又古之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
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覩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
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為天皇帝耀
大帝常居始由道奧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
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
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
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拔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升又
比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
若一祭以列宿論之實為紊禮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
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
大祀則太一星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
舊儀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典明文至尊至重難以擬議正也
以劉向博通尚難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无精於祀典妄為
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禮樂 祭祀

宋太祖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從享七十二賢內
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
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秘書郎直史館梁周翰上言
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無來鮮克具
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業焯天輝地
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當尾跋胡疐至顛頓狼狽本非不德得
辭明此可謂之盡美乎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遑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
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慢名孝見其可此
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
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
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
未能無戰實其佐氏之道立爭為武之宗毅振國威遠追王號良元
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
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亦勸況於累日不之通賢疑釋討論亦太
折中令若求其考類別立等威以某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
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菹醢而
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員則鴟夷江渚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賈
刑餘之人穰苴則僨羊齊廢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而有置甲尚
方之誅陳平蒙受金諸將之讒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
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
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遂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倚事偏方

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闕位之君。關羽則為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牧猶識所聞知，列將遠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跡忘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虧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伏況陛下方屬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俾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覩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并集其長。

建隆初，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為臘。

三年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議曰：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分其制，唐柔不徧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為宜。況宗廟社稷並臘享，獨蜡不以臘辰，請下禮官詳議。議如峴言，今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一日。

太祖時，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祕書監李至上言曰：案詩豳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為正，以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按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證，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致祭。祕書監李至上言曰：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從之。

真宗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曰：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並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用特禮文。

仁宗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上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內載一百八十二位，惟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為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為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畯、郵表畷云。詁又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衰以下，更不設祭。又舊設神農后稷並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

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贏、五貓、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康定元年，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胡宿上奏曰：臣伏以大正閼伯之祠，南京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奉循祠官，歲為祠，祀禮之。按春秋傳，高辛氏之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以主辰，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以主參，故參為晉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入紀時焉。且五行之官，祀為貴神，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人有功，祭火星天祭之。漢書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昏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以救民疾。公羊傳：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周官保章氏之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鄭氏引十二次之分，則云大火，宋也。左氏傳亦曰：宋，大辰之墟。漢書地理志：宋，房心之分野，周分微子於宋，今睢陽是也。按圖經云：商丘在宋城縣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迴二百步。今閼伯之祠，直當其上。蓋房心天帝之明堂，太祖皇帝於此受命，奄宅天下，以宋建號，以火紀德。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顧大火之精，閼伯之靈，雖祐祉隆國家，皆受其施者深矣。而傳序四聖，尊祀弗及。祥符中，文備大禮，推揖諸神，雖徧方遠國山林之祀，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崇福之地，又陶唐氏之火正，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文公於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韋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火善道子孫，繼纘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房心通為農祥之稱，若所舊丘古祠，除壇壝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請備大正之祀，以求年豐，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閼典，一旦陛下慎而復之，為萬世法，詒厥子孫，永錫純嘏。不勝區區。帝以宿疏下太常禮部議。於是太常禮部復奏曰：伏以閼伯為堯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illegible]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應千歲，遂為種祠。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恭致祭，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為壇兆，秩祀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版，詔留司長吏奉祭，行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其閼伯舊廟，并壇兆之制，請如宿所奏，官為修崇之。其言比年國家數有火災，宜遣使告謝，祇消復變異，專在君德，恐未可施行。

宿任兩浙轉運使，知制誥，論祀九宮貴神，奏曰：臣竊見前書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經見，而當時舊祀，次於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illegible]大和降為中祀，至於會昌，復重其禮，仍以宰相往備

崇國家祇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中因禱時祭先祿小史領祝嘗
曲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著日未遠今者夏秋憙而時雨尚愆有司
上仁編走群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況司
水旱之神又可闕禱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併祀九宮貴神以
慶春禧

宿又論太湖登在祀典狀曰臣竊見吳中大湖即爲貢震澤也廣三
萬六千頃其水利既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爲多其二郡亦近湖
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楫日相上下
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
目爲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祭而太湖獨不祭蓋由祀
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無文咸秩靡祀不宗
其太湖欲乞下蘇湖常三州登其祀典春秋差官致祭

至和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特
大禁因特行戒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
宗聖帝御容有此恩賞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爲正月八日是溫
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錢次又見聖駕親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
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册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
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
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
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
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
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
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
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謹

嘉祐八年正月禮官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見故追尊溫成皇后於城
南立廟四時薦月祭奠以待制舍人爲亞獻牲幣祼獻登歌設樂並同
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非有典據昔商宗遭變飭己思咎
祖己訓以祀無豐於昵況以內寵列於秋祀非所以事天心奉祖宗
之意也欲乞改溫成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行事薦以常饌以明
祀事有漸

仁宗時判太常寺呂公綽上言曰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
祀咸有尊彝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
司徒設尊彝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
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雷王位今側鄉之非所以
示尊嚴也

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於寺名之舊百官伏闕懸設威儀寺
觀龍伏齋置請之行香仍置神位迎真儀服臣竊思之禮尤不經方
外之言本以懺罪求福誘訓逆妄且釋老不達死生之變試於儀
奏亦成用之至於朝獻帝貌非若通天下俾可行之也臣愚不敢遠
數國家積累之慶且自太祖而下盛功鉅德家至戶曉生爲哲明殁
爲上神何福之求何罪之懺求於祈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
親揆諸事理謬悠可判且其識在金用至在清廟每春秋享祀前詣
有司齊戒本之灌灌潔之禮以明儀範以節步高畏不猶以爲非儀
人乃緇髡村衣軟拔光烈執其德以希神庶使在天有知其不能
安而臨享也明矣頃罷忌日百官行香及撤去所設神位若國家
難於驟改則每及忌日止令道釋二家自率其徒量設誦唄列爲疏
疏付進一狀勅歸陵寢焚之以仰慰默翊生之報庶幾近於禮矣

宋祁乞禁止祠壇側近塋墓狀曰伏見國家大小祠壇在近郊者

二十一所春秋晝日享獻不能臣檢勘其處大祠有九宮貴神青帝
白帝黃帝感生帝皇地祇朝日夕月蜡祭百神共九壇遠不二百步
或五十步皆有古墳拱木及庶民葬瘞焚骸之地累萬布濩氣臭蒸
積盛夏行禮則執事者不勝其厭亂黍稷薰胃豆籩其爲不虔因
已太甚人尚知穢神焉肯歆謹案令式大祠壇三百步不得葬埋太
宗得化中国大臣建言移築十祠壇以遠塋冢歲月既久屬禁復弛
臣聞古者兆帝於郊是稱吉土宅神之所貴本積高因爲爽塏之宜
以將主際之薦又且散齋七日致齋二日不預刑殺不臨凶吊然後
致潔諸慮械去不穢故能衆對上靈開方多福寧有迫近穿塚積
鬼陰燃既場埋暴骨流殘欲使芬芳上達肸蠁降臨其可得耶况今
疫癘頻年蝗旱仍出災氣未完囊材吊喪原其所來或在於此臣以
爲救疾既難遷作則當改善地以建新壇焚胔可得可止則宜深遵

步而防禁使明著甲令以示方來採其高嚴式表其奏遣協理令條
使神人
序又乞於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狀曰伏見国家每歲大小祠祭
黍稷取於太常果蔬出於司農乾菇貴於光祿然三寺皆購取市物
入供祠祭但具名品無復馨嘉稱明德上通不貴多物而工祝奉寺
国有機辭夫孝子事親必求仁衆聖王饗帝實主神虔三代以來猶
禮惟重敬不告之用乃有度國朝因循未遑斯禮或令官司悉各祭
典察潔百靈薦享一切須贊習貴成潔神無據爲臣竊見五津瑞室
諸國皆有隨地異時主者望爲公田或輪其務以備常用臣願即於
苑中擇上腴之地播五穀之種謹耕耤之法慎登獲之勤每春種秋
斂[illegible]順時果興觀有徧祥咏就囿行勞賜一以奉国大事二以
[illegible]農穀成之後擇其上者奉大祠次者奉中小祠各以御廩付

所由吏皆剋筭品悉量而取之至於果蔬之細比須國圃之植外畫
蔬物內將至誠達其令芳以介福祿蓋亦三代爲耤千畝以事天地
社稷山川先古以爲醴酪粢盛之比也其與物物仰市煩奏神祇者
寧並日而言哉
序又上家廟疏曰伏覩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書應文武官並許
依舊式創立家廟蓋所以披孝治穆彝倫風動海內恩化甚美而有
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逐踰十載使王公爲卑士
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
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未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
陵終不可復竭心至意形于歎言臣竊謂天訓拳拳所交決日夜循省
求諸臣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國程成淪遂
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臣以謂未信而望誠者上難

必責從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令官制已頒禮典咸具尚安所習
不就其規雖官司劾之可矣誅之可矣凡在臣子孰敢不勉哉令幸
遇皇帝陛下因大饗之報躬嚴配之禮事天尊祖孝冠百王聖化所
覃海內知勸臣欲乞明敕有司奉行慶曆詔書下禮官博士及臺閣
儒學之臣考案禮典商加詳定不拘小以妨大不泥古以非今因時
制宜使稱情禮則可矣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
之常然後議之則聖典無可復之期而禮祀或幾乎息矣夫建宗祏
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何害於治殖產利營居室
爲子孫之業與民爭利而不以爲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敢
於爭利而不敢於爲孝耶以齊眼承餘之間小有違古因枚而不復
又所謂大小遺而就大遺耶此諸儒之蔽亦以甚矣臣幸得待罪宰
[illegible]以明教化美風俗爲職不勝惓惓請因明詔書之議以時決若制

下之日，成在立廟之科。願貫地一區，悉力經始，以副聖人廣孝之義，下極私門顯親之業。推美人倫，非獨臣幸。

知太常禮院蘇頌上家廟議曰：慶曆赦書，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祭父、祖及曾、高，所以然者，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曾祖也。始封不祧，通為四世，而高祖止於享嘗也。士二廟，及王考也。皇考則為壇而祭之。下士止於一廟，其王考則無廟而祭之。唐及本朝，廟二品以上得祭四世，三品以下皆祭三世，六品以下無廟者，皆祭於寢。（按開元禮[illegible]）今赦恩既許依舊式，即合依禮令之數。又按古者一世一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四室，二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乃合禮制。又禮記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皆然是有廟者止於其身，子孫無爵，祭乃寢也。又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於二主，祔一主。又杜佑祖墓器物頗異。在於人情，似未允愜。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當立廟者，請因通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曾任一府藩鎮節度使者，特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隷以□。曾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干，以其初封官至一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五品。其子孫嗣爵，不得賜田，以田二頃許置客戶若干人，並免州縣科役，□□祖廟外地，削悉入其家，專以奉祭，亦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降一等，嗣封者須長嫡子，特改一官外，其餘恩數悉同常制。其田子孫不得典賣，有罪絕者還改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恩之意。若以封爵難於遽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堂祠享儀，不須牲牢俎豆，止用燕器祭常饌而已。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近者監祭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既為大祀，深恐未便。伏覩唐天寶年，敕以九宮神，貴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於豐成，於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是以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增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天地神祇，前代王者咸親行事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實是有司供職不謹，精意未嚴，故也。向後四時祭，專差兩府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差無輕禮，以申崇奉之意。

知洪州夏竦請禁巫覡狀曰：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奸臣亂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動搖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忠犯國家。宜有嚴刑，以懲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繈褓，已令寄育，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咒，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求財，或害夫而納婦。淫既以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妖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祝，斂以還家；大則□□殺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

師劫盜鬬爭行須作水齋耗蠹食財殘害鬬殺祆術搖禾雖連結在於典憲具有專條其如法未嘗禁絕邪僻妖惑頗岐與以革妖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勑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妖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魄帽鍾角刀筯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私害保有存生。社稷防的步禪萬一。

英宗時翰林學士范鎮議濮廟狀曰夫禮不可以不及亦不可過。故慈母不世祭。為慈母而祭者為在於己未可以不及也祭而不以世者其恩已斷未可過也。祭妾母禮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伏以先皇帝以章惠皇太后有慈保之恩於己故以時而祭之禮之不可不及也。今陛下嗣位於章惠皇太后於屬為孫其恩已斷其祭宜止是禮之不可以過也。先皇帝之不可以不及陛下之不可過皆為權矣

神宗時張方平論賣祠廟事疏曰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所創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召人承買收取淨利。本所勘會在京及畿下兩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閼伯廟宋公微子廟已係百姓承買閼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伯文微子廟十二貫文。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堯建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啓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著之令所當虔潔以奉祀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瀆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詔于群祀元聖格言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載典備矣故曰克與神天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收細微為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竊詳禮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稀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沈以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袞冕其禮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戶竈門厲行者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其所祭之服伏請稽周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希冕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蜡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

馬祭盡皆羣小祀之比當服玄冕。

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聞禮莫大於中事莫逆于序遍序之精未可致達禮之大事莫若于禮禮者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言國序矣然皆本先王立法而後言三代之時不無不正可疑之祀由聖人裁之以義是者存之否者去之為天下不刊之通法。雖有高才鉅辯莫能舉廢也。近世拘儒不考本義襲習序之疑論諂歷代之祀有出于秦滅學之餘時君迫取俚儒無根之說者有原于緯候妖妄之書者有由諸儒解經一時臆見穿鑿傅會者有取傳記非聖雜書者有本方士術家禬禳陰陽拘忌之術者既謂莫敢廢之典常祀共行則民疑致力祝多德辭有司弗考不務對須學者觀之莫原其禮雖浮明盛服恭嚴如在靈玉吉幣豐牲潔粢而神不享矣國家祗應之禮有加無損望帝陛下寅畏三靈勤恭孝

祀。太皇太后陛下明德格神，萬方仰賴。唯應朝之學未深講明，此達禮者夙夜惓惓于盛時也。伏乞降詔禮官，考經爲正。凡干讖緯及諸儒曲學，前古所訓，苟制諸子雜禮、道士醮祈、術家厭勝之一切刪去，然後大小群祀皆合聖人之制，行之無瀆慢之嫌。爲若免惓惓之色，謂朽可薦黍稷，惟馨上帝居歆，百神享止，三時不害，歲稔來同，刑禮咸樂備之世。是以臣愚冒昧，喁喁有望于陛下也。惟陛下留神，則臣與達禮之士不勝大願。

哲宗時，太常卿葛勝仲進太常祠祀儀制劄子：「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歲中在京大中小祠祀應于儀制，并合差官吏祇應人物，及牲牢禮料名數等，令本寺逐一抄錄成策進入。毋敢爲落，臣等考取會所屬，弟加編次，勒成一書。竊以聲昔聖王制祭祀，以交神明，以一統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以齋肅衷正無所寓使克堂之復係知山川之號，昭穆之世，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致恭明神者爲之祝；使名姓之後，係知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壇場之所，屏攝之位，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今臣等以冗凡之質，猥待罪祠官，蒐裒編纂，大懼不足仰稱明制。每歲大祠凡九十有六，中祠凡二十有九，小祠凡一十有四。每祀爲一卷，歲再祀義，四時祀，歲月祀，若祭名異而祀儀相類，則合一卷，凡四十有八卷，標錄二卷，以太常祠祀儀制格目爲名，謹隨狀上進。」

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畸上言：「凡宮諸神位無禮神玉，惟有燔玉。竊謂宜用禮神玉，少倣其帶之色，屬於神坐。」議禮局言：「先王制禮，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者，圭其邸爲璧，以取殺於上帝也。今九宮神皆星名，而其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地之玉，以祀星辰，非周禮也。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大觀中，侍讀兼議禮武選詳議官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覩近降手詔，命有司講究禮樂之情文，以章天下，可謂太平甚盛之舉。臣竊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秩于典者多矣，而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徧于天下者，唯社稷爲然。今郡守縣令不深推其意，以是爲不急之祀，壇壝不修，甚者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祓弛懈，裸獻失度，甚不稱陛下稱秩祀典之意。臣愚欲乞社稷之祀，勅令該載詳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勅郡縣務在遵承，令諸路監司巡歷所至察視壇壝，其不如儀者具事狀以聞。應縣官司祇肅祀事，神用顧享。」

彥逢又上奏曰：「臣竊惟國家稱秩祀典，受百神而禮之，考諸令格，祀以齋日多寡爲大中小祀之辨。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參稽情文，各有攸當。然祀之通於天下而最顯者，社稷釋奠，春秋二仲，州縣展事，四方士民於焉觀禮，而皆列於小祀。近緣臣僚奏請，比附開封府監倚在外州軍釋奠依社散齋二日，致齋二日，則既升爲中祀矣，所有外州軍社稷齋日義難獨殺。臣愚伏望聖慈特詔禮官討論增之。」

祕書監何志同上言曰：「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illegible]廟已封廣濟王，近乃[illegible]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爲[illegible]改正[illegible]。」從之。

高宗紹興[illegible]年，工部員外郎李處[illegible]上奏曰：「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爲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時奉祀。其後皇嗣眾多。今廟宇隔絕，祭亦弗舉，宜於行在所設位望

祭使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言謹按晉國屠岸賈之亂韓厥正言
以拒之而嬰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趙武而趙祀不絕厥之功也
宜載之祀典與嬰杵臼並享春秋之祀亦足為忠義無窮之勸
十八年二月監登聞鼓院徐建上言曰國家原廟仿命配享當時輔
翊勲勞之臣繪象廟庭以示不忘累朝不過一十餘人今之臣僚與
其家之子孫見有存其繪象者望詔有司舉勃復奉於景靈宮庭之
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為臣子勸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上言曰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
在封域之內自渡江以後惟南海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加封至八
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絕未嘗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溫
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中金人入寇李寶以舟師大捷於膠西
神之助順為有功矣且元豐間嘗建廟於明州定海縣請依南海特

封八字王爵遣官詣明州行禮詔可
寧宗慶元四年太常少卿虞儔應詔上封事曰臣伏覩兩當春暮五
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而兩澤愆期祈禱未應可令侍從臺諫兩
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恭惟皇帝陛
下寅畏上帝矜閔下民既命執政行禮奏告郊廟又擇宰屬卿監郎
官祈禱名山疏決獄囚覓擇監司以致貢舉避殿減膳徹樂凡事之
上可銷災者舉之頃必能感格然猶以為未也方且降求言之旨
此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臣竊以謂為國家者不過事神治民兩端
而已臣至愚極陋嘗在奉常凡治民之利病未暇縷陳而事神之闕
失豈容緘默聞之禮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
祭者所以交於神明之數也雖幽明有間而肸蠁潛通苟不務嚴潔
而漫成褻瀆災變之至未有不由此也昔者孔氏之門子路請禱夫

子告之曰丘之禱久矣夫不致敬於常祭之時而亟禱於災變之日
亦已晚矣其何及乎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之後左氏傳之
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乃建巳之月於是月而雩則常祀也過
是而講焉此春秋所以譏也朝廷今歲四月已嘗行雩祭之禮矣非
若春秋之失時而雩於七月之後也然而自四月以來雨澤愆期牢
餼口廣未免再雩者其故何哉臣知其說矣蓋由郊社上下以禮樂
為無用之虛文以祠祭為有司之故事其間增損但知而不修齋館
摧頹而不葺牲牷臃瘠之不謹神廚割烹之不虔以至樂工供官之
屬悉皆市井鄙猥之人鍾鼓管絃嘗盡諳於節奏簠簋彝鼎有急
於滌濯其為褻慢無所不有將何以感格天地和協神人其寒暑之
不節風雨之不時咎在於斯其來久矣臣自供職以來備事愆事唯
力是視不敢苟簡然臣區區愚見不能自已伏覩已降指揮今年正係

郊祀年分事大體重非常祭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勅有司必嚴
必戒凡屬禮料雅飾樂具供備祭服所有壇壝齋館神廚之類至
纖至悉併乞朝廷劄下合屬去處不得作每郊常程事例施行庶幾
無一事不用其至無一物不致其誠是以迓續天休以光華
國典此當今之急務也臣不勝惓惓
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寅畏天命明德恤祀凡天地宗
廟社稷以及百神祗循彝典歲秩時事間有闕遺稽嚴禮意所
不容少日官有司固當恪共厥職以欽承精意然人情狃於玩習怠
制度寖以弛廢不因事申勅嚴加振儆何以交通於幽顯感神明哉
臣竊考太常祀典歲凡八十有二其祀有小大之殊有蒙冪之
異將或有朝饗齋宿有日缺其上下交脩謹於承事今乃薦享太廟
而以局務小臣攝獻官有司奏告社稷已差執事而避免者有員數

本是而臨期通攝僅及其半有有職事移易而官品懸絶殊不相稱
者。若是之類未易徧舉等威紊亂觀聽駭易瀆禮失敬莫甚於此。臣
伏見乾道三年指揮行事官稱疾請假者依條從贓官品者驗及淳
熙十一年臣僚奏請祭祀委官如果拘於職守遇有疾病者須於未
受誓戒之前報聞當差一等班列充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所司檢
坐前項指揮申嚴行下今後差祠祭官必遵條格所差之官不許規
免庶幾人無避事禮無闕官仰副陛下昭事神天之實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曰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於民
則其死也聖王制為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
治天下建立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
可以有濟然君之於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
於祭祀。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
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禮記者列農稷后土以下十有餘人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勳勞者祭於大烝有道德者祭於
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諸傳記班班可考凡皆
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內外之難馬
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於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
功未錄讒言蜚興意苡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狐
塊悵悵而無所依況敢祀典之秩乎司隸朱勃上書雪然其冤而陳
聖王祀臣五義之說其規諷光武不啻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
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者光武豈負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
厚過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
最惟微援求索未清士卒暴露為日滋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為國殤
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怨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干陰
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監光武之失圖遵傑之勞亟
令閫臣搜訪死事忠以上聞旌而録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
其於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歲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
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
以樂工為禮生率倡優等官陪位於古禮未合於代都國家承奉日
久典章文物尚缺然猶且以光萬世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
觀仰㦲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詳定兼兖國公親承聖教者也
鄒國公力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
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
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
章宗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
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撰軒轅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論御
署國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年事改事錄左也唯太常博士呂
迪罕天與古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當所類請御署國宜主于前古
帝王賢者茍列于中祀而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郎康及鈺
以為二聖五帝為萬文武皆盡世立教之君唐宋故事皆御署而今
降祝板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
不降祝板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為常制勅命依制降祝板
而不書名
日世宗時秉平布衣種天縱上疏曰臣聞大易有云精氣為物遊魂
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陰而神陽一呼一吸無非
鬼神也一動一靜亦無非鬼神也是以聖人灼知幽幹之相關爰立

祭祀之大禮。及其弊也。敗人爲之。聖王明之。欲何其不胥而爲邪祭盡心之流邪。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大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于寢。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之也。故禮不在煩而在乎誠。事不在過而在乎中。以之應神祇。庶乎其近矣。今國家稽秩元祀。咸秩無文。既有禮部及太常司侍儀司以備其節文。文詔令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節士之載在祀典者。將歟休哉。皆其宜也。竊見方今小民不安常典。妄事明神。其類甚多。不可枚舉。略舉一端。惟陛下察之。夫東嶽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諸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流。貧窮扁詁之子。每年春季。四方雲聚。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拔挈全家而至者。乎越邦典。瀆神明。傾歷產業。廢損衣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寧救之。況小民之賤者乎。或者以天人無二。幽明無二致。然之誠。兼不可若。臣竊以爲非也。殊如此言則虛驚高遠。貴賤所定。正或有事而不經官府。直詣闕廷。亦當理部所謂執迷之空談而亂名器者也。大人之數不以名器分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絕之。則將恣矣。況淫祀者事神之誠淺。而希福之貪甚多。且又庶于將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稽帶。不然。則雖遍天下之香。盡爐而焚之。蔡天下之楮爲幣而焚之。臣知其斷無福矣。何以言之。神者明也。豈從僥倖之誠。豈受枉濫之賂邪。君子之命。守其恆心。未嘗妄祀祈福。而福自隨之。愚惑之人。居於下流。無敢妄祀。禳災而災亦隨之。故知禍福皆人所召。非神之所能加損也。然而聖人立祀禮者。蓋其當然之參。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陛下申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在其境者。凡下民當祀之神。如祖考及門庭戶竈。聖聽之。凡非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聚酒歡飲。飾立神像。況金銀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正風之儀。將抑亦富民之一助也。

右專言祭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六

禮樂

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

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

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

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

東漢章帝時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一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也可以發令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順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其與待詔嚴崇且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經下太

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聞今明詔下臣防臣軌問鄭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正以享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

魏明帝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散騎常侍高堂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恆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宋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為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齊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

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緝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

梁武帝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讌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匱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詔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慚六莖興愧

大同二年。侍中蕭子雲以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蘩。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圓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誠祈。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獻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

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義高三王。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用。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奏曰。夫準者。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弦。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弦粗細須與琴聲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弦下依數盡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即於中弦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永安末。樂器殘闕。莊帝命尚書左丞拓跋孚監儀註。孚上表曰。昔方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

大樂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虡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

孝武帝永熙二年春。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敍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薦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纂業，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

孔熾，外難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鍾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勑營造樂器，責問大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廟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廟，悉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沽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辭，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歿，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六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已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大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

韶武，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袷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世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舞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及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鍾鼓之分，磬氏爲磬倨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剖量，奏請制度經紀，參造，依魏晉所用四廟宮懸，鍾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

學之後舊章淪喪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為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全不祀宗堂動此後樂改六部所用舞之大樂同之大武之舞大鈞也曹大其虞典午來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元帝奏其不損益相

緣微殊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章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諸天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食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甚莫逾於此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所盡用明其無減晉泰元年前侍中臣等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武既續復營造尋業當判令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鎛鍾明下六格宮懸已諸更置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樂一具以六藏協器圜丘方澤上帝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

時日相六變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不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遷移隨時亡闕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襪黑舄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緋領袖阜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襪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設舞數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

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備得聲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為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先舜之遺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與泰樂載新舞成化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兩書持議以聞其年秋崇奏官議之堅復議曰夫樂所以與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於天地之道雖百世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朽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曰大章舜則大韶禹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文始五行大鈞晉曰正德雖五統互變五運代遷莫不述作相因損

舜殊別者也。皇猷邁格三才，化消四宇，異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
肇興，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
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濩武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
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存六代之樂，隨律所施，咸有次
第。武德以後，經禮散亡，漢末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
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有高張四懸，神來燕饗，宗廟所尊，宮懸
明矣。對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禮，同主其理，無取降宜，皆用宮
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同舊武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
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
成為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著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
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其為文舞武舞而已。餘
如議。

後周孝閔帝時，太常長孫紹遠廣召工人，創造樂器，以八為數。故黃
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
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
數焉。及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七而懸八，并除
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
軌，萬古不易。下逮周武，爰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籍，無廢八之典，且
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
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
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
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損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

於文始，猶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追述先功，
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
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
於昭。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
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
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歌，歌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
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為
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昭舞，五行之舞為大武
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
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
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
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

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
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墜失，
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中，爲
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鐘律。太元間，破苻
丕，國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其懸音調並
與江左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慕容為魏所
敗，其鐘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
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
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文帝元
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
又有凱容、宣烈之舞，歷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
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烈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烈即是古之大

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所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廣又表請帝乃許之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秘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蕢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采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苻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

開皇閒弘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何妥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按周官大司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舞九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焉無德以主之謂以自敬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順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為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隆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蔟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為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餘年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聲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

當用事者為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
為呂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
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太蔟為
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
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
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有商角之聲
不得云宮於夾宮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
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
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
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
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
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為曲
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
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
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
隸於衆調調各別均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
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
弘又上議曰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
呂奏太蔟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
月則太蔟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
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
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
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
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
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
太蔟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
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
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
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
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
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
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
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
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
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
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
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
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
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中待詔候鍾殷肜上
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
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
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
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
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
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則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

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書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勖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勖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

定新樂。

文帝時命國子博士何妥考定鍾律。妥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不通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難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至于孝文又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

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府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逸遺果大足采人所致今三調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合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未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十四年子二月癸丑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上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上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

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陣樂舞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

形容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上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概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武后載初元年后謂內史邢文偉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志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人以變風俗末世衆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

中宗時宴兩儀殿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考功員外郎武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教興也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氏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驁辟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已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政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容以倡優媟狎[illegible]之職[illegible]抗耳目[illegible]為之後庭可也[illegible]曰曲雖偉然宮[illegible]臣懼犯上發芒恐微形於音聲諧之[illegible]狀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撥亂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富[illegible]

周世宗顯德六年帝以王朴素曉音律詔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蓋禮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鐘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

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鐘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奏曰臣聞羽籥干戚所以調八風也金石絲竹所以正五音也古先哲王致人神協和彝倫攸序為邦不由之焉皇帝再造丕基顯登大寶將三代之禮興八佾之儀未及下車遽命置雅樂令樂師導之以節奏教之以升降將備大禮于今二十年矣近者兵戎未偃王師出討宜便宜於戎以舞蹈食積年之備為無用之具請從用省十分以充討伐此類優隸之言非聖賢之教也禮樂者國之本安可缺之而又裁衣冠之子裁帛布之人析戈戟以祭戎執鼓旗而揮麾非其能也且其數不過百十人而已加之以

教習積年成功一旦棄之後無傳習存之未如減太常之冗廢之豈益國家之師哉臣竊讀之仲尼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蓋亦此也伏惟皇帝陛下以聖王之盛典將降聰明詳使仍舊

宋仁宗景祐二年判司諫韓琦上奏曰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若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行善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愚淺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采使侍罪諫列首被詔旨參與丁度等評定胡瑗阮逸鄧保信所造鍾律常陪祖考前古參驗今古二家之說者所未盡通達之圖多分保信之門長黍質之典據皆無所因伏自參

祖造邦仁宗接統紀禮樂典章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聖無虞又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說更加磨鑪遣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慮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為御製遽遂頒書成言照樂深慶用命造律即又圖任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廣求古論以但新律與舊兩斷久屬若向一士之偏識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帛賞其勞者又將易制僅應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亦恐有非因此顧前代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定其紛然未得可識不是今之宜而易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本更致令平治之物然今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一世之樂可得以為豪矣乎況虞其原者審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受事一詞林愛清明如此雖夷狄勞長戍之往豈能常祿

弱則浮强則驕逆衛盟皆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采可全推
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當叶所慮宜先及之緩急求樂之識鈞
訪安邊之議慰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收司監起二家律法
及所造管尺鍾磬轡尋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
正然後拖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援深信三法別召
稽古近臣衆其中多合之者以備雅奏同亦未晩今之定律損且俟
睿斷財擇不勝至幸
寶元元年侍知諫院上奏曰臣先於景祐三年蒙召奉聖旨令與丁
度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并將歷代
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下太祖朝因令和峴以
司天監景表尺成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
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尋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

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古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
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新譜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
出意創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
造違古之樂上爲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
今並存欲乞特降聖旨下太常寺將來郊禋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
神聽惟和
景祐四年擢閣校理余靖議李照所定樂奏曰臣聞道路傳言已降
旨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樂書臣寮同於
上前詳議李照胡瑗所定雅樂并前重臣竊聞樂者因聲以布其和
聲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爲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宮商以爲
音然後樂可以播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覩胡瑗之議音聲未備以此
異同欲定優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頓剗之

間定之乎臣又以爲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大律以制其聲恐
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未能識其本若以古法求
之尚或得其彷彿於古而不用未知悉何可從況胡瑗所陳頗有經
據何不試令造鍾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考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
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爲樂然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爲晩臣嘗聞鍊
者太公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闕文應以爲內助成得
紛然遂其偏見而律度殊長鍾聲震悍不合古制不可垂法察於衆
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爲政之大者當詳重改作則宜謹於李照未改
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與考律呂的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請當
令胡瑗作爲鍾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昀然如在衡鑑未
辨而可知也且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七

禮樂 此古樂

宋仁宗慶曆元年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謂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賈紀李照所造還古之樂未可以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和峴所定鍾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敕已差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差赴太常寺與燕肅等共磨治鍾磬後來親見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揍舜胡瑗別造鍾磬臣於太常樂器粗知本末苟有所見不容隱默謹具畫一于後。

一李照所造鍾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比舊樂頓下四律伏緣李照賀性曉暢辯論專固莫非出自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龠六龠為一合自古十龠為合今換差四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謂之律斗其秤以升水之重為一斤十斤為一秤謂之律秤又減鍾磬十二枚為十二枚自古鍾磬之數其鍾之形狀並不依典故聲韻遂失古樂及李照自造大竽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濫僭新類不依古制又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並不成聲李照雖自稱曉音律其實與伶官賤工識見無異遂致敗壞祖宗以來舊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黃鍾之管乃是蔡元定所言舊黃鍾九寸之聲卻降在太簇夾鍾一間其大簇商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位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人無愚智皆共明知陛下既深達律呂可以斷自聖慮使改正聽千李照當請添損著並違經背古乞如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器無子遺處有博士商盈孫按禮興故更造鍾磬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肅只據律準與鍾聲按定高下即是與太常舊樂比王朴時已自不同況和峴減定後又經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肅凡經三度磨鑢然俱不先立尺律律管所以後來無憑根正法度音律然其舊器傳自唐宋恩祖宗三聖與人輕議用之為事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造為臆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為舊典差近法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案王朴律準後和峴當時所定樂律高下雖然可見況舊鍾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累加磨鑢參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為李照定樂時蓋底易棧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簇以下刻磨長短令與舊樂黃鍾以下磬相對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經樞密院相度可諧合音律除鍾磬二架即可於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可成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況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聰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適所致耗伏乞即下有司速令修復以稱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視胡瑗鑄造鐘磬一架。臣伏見胡瑗曉算法。能將先儒所說黃鍾管內八百一十分為方分算法。正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曆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辯論黃鍾一龠之法。皆不及瑗。相次於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於雜銅內得古鍾三枚。即不知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妙。須鑄皆有廉兩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瑑雲氣為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說形制相符。一鍾破損。二鍾尚可叩擊。遂子細洗滌於鍾上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未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越忌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illegible]遂畫圖子進呈。

後一面勑令胡瑗據此依古鍾形狀製造新鍾成。十六枚其胡瑗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舊尺下半律。鍾磬甚符諧韵。其時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所因聞後來又令別呈官評定李照阮逸等律尺律管。其時議者皆云胡瑗實合之黍或有小大不同。以為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於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為然。無有非者。臣以為胡瑗之尺參驗有長短大小之異。未盡合古。然此籌策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累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謂陛下用心評定雅樂之日。復此鍾乃是瑞應。因此若使定律尺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為尺法。然後作鍾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來議者固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為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取有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餘年。經真宗東封西祀。一旦李照狂妄率然改換。卻無輕改之憚。今既依據經典議正律度。反以為更換知音。殊知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使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為陛下既自明律度。未須更以知音為言。夫知音自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子野。且當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故臣願陛下只將胡瑗八百一十方分之法。詔取上黨秬黍。擇其中者。令一二精力官。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宮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累黍十寸定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步晷景若合。且一不謬也。試以新管埋地候氣。氣候若應。且二不謬也。然後可以頒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雅樂。詔當今精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濟。然此一事雖非朝夕

急政。陛下能以萬機之暇。處而定之。亦千載不刊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鍾。恐禁中忘記當時進呈圖樣。今再畫到一本隨奏進呈。

右具如前。臣以儒文為業。今為文辭數發。又緣臣久在病假。既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涉辨論。未敢備錄文繁。貴要暢宜事理。輒敢直本奏。

邢乞減編磬事奏曰。准中書送下監鑄編鍾所牒。以為乞減編鍾十六為十二。李狀後批奉聖旨送修撰樂書所集等詳定聞奏者。右臣竊以作樂制器。取象非一。本乎律呂。播為聲均。用在極和。要歸協雅。而短長清濁。理相攟摭。諸儒所說。各自名家。擇取經師。貴為辯博。較其實要。義有定論。皆今倫命律。初無所取。變典樂。唯致克諧。況比過深。使人致惑。原聖人立樂之意。豈稱執於一方。金石鼓磬。易

其數曰鎛鍾十二以生編鍾一十四。蓋八音之器因物制宜。歷代制作邊多創述。若絃聲一以至於五十。律聲一倍以至於三倍。或減半以爲傳。或備數而無害。變均度曲應和爲經。工師常員雅鄭無辨。不足以備問對。舉考之度。第掯其效。獨何曉於是非。開創權衡使王朴嘗造準以考聲律。太常實嚴和峴亦經象校論。若以爲人度太短。雅聲過高。自此少能知音。其傳其業。今止以然亲識奇律。於校定大樂照又調合鍾磬。務要和聲。審其用心良亦精審。此又肖以編鍾十二以爲與律數而足。但學者多所未聞習。周官載乃大傳下。議以詢博求至當。況禮樂之大典。方太平而後備。著垂來[illegible]。況則有會禮[illegible]之。漢若虛夏古法。則有事不師古之戒。臣考據[illegible]問載皆有無據[illegible]聖上覽其意而定焉。

邦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奏曰。臣案武舞六十四人。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又別使工人執旌居前。次執鞀。次執鐸。次執鐲。次執鐃。次執相在左。次執雅在右。各二工。夾引至樂作。舞人則自數而下。咸振作之舞。工定但而止。及舞將進。又振作之舞。工舉出而止。臣竊詳鞀舞之容。義不虛生。蓋舊史禮經但釋其名。不言其細。故舞作旅進。無有先後。且鞀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夫錞于鐃鐲在周鼓人四金之奏。以和軍旅也。武舞象功。故特以軍器參焉。按舞之容節。導於鞀。通於鐸。和於錞。止於鐃。輔以相。陔於雅。義可見矣。今有導舞方始。止鼓參焉。止鼓既作。[illegible]以進退不倫。終始無別。臣雖不習故事。竊以私意豫之。謂當舞人之時。鼗鐸以先之。錞以和之。相以輔之。[illegible]作之。及舞之將成也。則易鐃以進。[illegible]列節雅以陔步。武各分左[illegible]與俱出。其鼗鐸錞相皆止而不作。故司馬職曰鳴鐃且卻。斯之謂矣。如此。則允協聲意。庶復舊職。

邦乞別撰郊廟歌曲。明述祖宗積累之業。奏曰。歌詩之興尚矣。自關虞而上。書逸其傳。商頌樂有存者。而周詩大備。竊聞班固之論也。以爲商周雅頌上本有娀姜嫄。[illegible]亂履敏。而尚稷始也。至大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姒。作合之德。乃因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伊尹周召太公中伯召虎山甫之儔。靡不褒揚。既信美矣。聲如秋詩而播。及金石諧詩。風頌盈乎天地之間。使後世子孫有以祖述楷模。而謹之無極也。秦亂剗禮。亡樂缺。遂漢下世。始立樂府。采詩夜誦。多舉司馬相如之屬。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然其郊廟歌詩。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識德之音。漢以大章。史官追惟叙述其功。亦比雜。音語哀思。假爲促御以鬯。廟相矜。唐家累興。或爲前代所謂禮於野。微樂於梵。然至郊廟

咏歌。亦止一時之事。殊不遠鄭。正不入雅。累句屬音。尚同之風。兼爲雯樂擬亂。正聲無失。或入河海。或論抗容。宋興承五運末流。紹千載紹業受命之始。日不暇給。故未皇協律之事。而樂工禮官。又非夙儒。故先制作之盛。久無聞焉。雖爲循大禮。別製辭曲。然皆襲舊。罷未始改爲。遂使祖宗耿光。威烈幽伏。稱簡天命。靡昭以爲神靈而式。子孫春秋助祭。但習容與。不知王業之艱難。識可畏也。臣竊對舊不逮。故實竊惟太祖武聖帝推開任膺正統。撥亂傳亡。以熙不端。東經兵滅。石擬蜀拳。大去荊楚。變代燕薊之士。無雜傷。邦用底定。羅諸道節度以絕備向收。天下精兵以強京服。太宗文皇帝鋪敦武旅。遂定[illegible]良又綏靖萬國。斂才懸宮。內經百度。平粗射糈以鯛四人。[illegible]封禪。歸我真宗[illegible]休聖功於時。絢奴穿塞。傳者遂鄉。[illegible]天瀛適去。歲負請罪。然而不念細故。許其歡盟

休寧北方手令是穎而又進妙追迎靈福崇本高濟汾河景光端禧
藏雅翕習。臣所不能盡追商之發祥周之顯觀方雅蔑矣然而清廟
詠歌但紀先王德澤之細。不推積德累功之本。于以萬福所寄言。
故臣願陛下萬機之餘取三聖實錄撫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尤祥
延瑞非人力所至者鋪棻發揚作為歌詩別詔近侍名儒老生以公劉
將那長發之比。哉屬頌聲使被金石。而體要而去浮靡。依中和而歸
淺。要使言質而易曉理談而行遠俾天下昭然知祖宗之功德世之
勤。子孫無忘假為遵之志臣下有祖述奉揚之美起居戴頌邁跨三
代寧不盛耶。

祁論太樂署當然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與二鼗奏曰臣案周大司
樂之職。雷鼓雷鼗奏於圜丘以祀天也靈鼓靈鼗奏於方丘以祀地
也。路鼓路鼗奏於宗廟以格祖也。歷代用為音為樂令。然則小鼓為

大鼓先引。得作樂之漸。故兩施無媿也。國朝宗廟郊廟但各設鼓於
樂縣之內。備而不擊。夫有鼓無鼗。於禮已闕。設而不用。在闕尤甚。望
上稽五代。執敵失傳。有司特備問職論討。臣以為可詔本署稽考
舊遺法。作為三鼗。以備大樂。祭天之際其鼓若鼗皆使縣工播而擊
之。用諧音節。如此則器備禮完。神祇來格矣。按鼗者如鼓而小。以
木貫中作柄。雷鼗柄各四枚為八面。靈鼗柄各三枚為六面。路鼗柄
各二枚為四面。旁以結皮為耳。搖之還自擊也。以通雷鼓靈鼓路鼓
雷鼓之工每面一人。左手播鼗右手擊鼓云。

祁論大樂署有舂牘之名而無舂牘之器奏曰臣觀景德中李宗諤
所進樂纂章部中著舂牘。其說曰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作械
樂賓醉而出奏械夏以三器築地為之節[illegible]明不失禮也。大
五寸長七尺。短者或三尺。其端有空。謂書之以兩手築地今並於宮
縣舞築中用臣比徧問樂工書初無此器又責其樂器之籍則明著
舂牘而說與樂纂相符又景德樂吾子今多在。請其所以力古恐宗
諤論著之時止憑本署簿文設著於樂纂耳。臣謹案三禮圖所畫舂
牘之狀。大略可睹。然檢實若令及舊史其文武二舞諸工所用但有
鞉鐸鐲鐃相雅干戚籥翟等器不著舂牘則知後人誤采古名以為
空說矣。

祁論竽及巢笙和笙奏曰臣今詔與太常臣欽篇等閱畫太常樂器
以備程覽至匏部有竽及巢笙和笙共程樂書說竽長四尺二寸。三
十六簧管管在中。形象鳳翼巢笙十九簧和笙十三簧。今據太
樂諸工以竽巢和二種併為一器皆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但以宮
管移從左右用為小異其巢和二笙在景德中李宗諤又奏定二義
管悉貫匏中。今為十九管臣曾於樂署得鳳笙一種樂工言此古

器今不可用推驗形製乃古竽也。其長四尺有餘。二十三管列階參
差及曲頸皆為鳳飾其窒悉在管外歲久不治。有管無簧今但秘而
存之為無用之器。臣以為可募知音者修復古竽以合正聲革易當
今者工用所淺俗惑憑之器勿令亂雅。并案竽以合正聲並應奏製
傳曰放鄭聲。請此物也。

祁論精選太常樂吾及募能知音者備太常官屬奏曰昔虞舜命后
夔典樂教冑子其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夔亦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自周以上。曾子出於公卿諸工皆有明德其為
樂可以道古其為舞可以動容故能來格祖考而和天地。逮乘官
失政瑋諸侯制度陵僭音曲纖靡然且晉有師曠魯有師乙。判南北
之風執兩樂之宜援古驗今若符合節。其後士人則漢有京房魏有
杜夔晉有荀勗隋有鄭譯唐有張文收祖孝孫雖不能考正中聲以

□音累其推本律呂。是稱道自歆說。周身亂不厭。猶使王朴竇儼

緒求聲韻。泉合遺器。累黍定尺。造準就律。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調。儼又著大周正樂一百二十篇。雖廣而不要。雜而無類。而芳相敗。雅鄭同倫。然禮失既求野。或有可采。而宋興。律者尚未聞。臣謂古之所以為工者。皆精敏之人。後之所以為工者。皆冗濫下賤。古之所以總司者。材進則任。後之所以總司者。苟達則遷。卒不逮云。自於何有。此來諸老。尤為濫渝。或坐區賈子。或力穡農人。苟避乎丁。或求著籍。未識所習。況責所聞。旗居州縣。尤如播而難誨。以六樂教。以二南。亦不能諧神祇和邦國矣。朝家丕纂謨烈。或事儀良。必不借才。無容數德。竊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尚及於死。三年廢樂。書何不壞。古有其人則樂舉。無其人則樂息。昔周官盡在。武坐且或失傳。漢準具存。律家莫能取之。又況年祿綿曠。諸用淪亡。賢者知而不精。

鄙夫盈以安處。而望樂正雅頌。奚由致哉。臣願陛下明下詔書。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稍以微祿使備太常官屬。賜其歲限。使討論擇其所長。以備闕典。又按舊令。太常諸工取年十八以下。聰情可教者。使滿定員。明立準條。以判勤惰。如此則不過十餘年。官修事備。以須陛下功成作樂矣。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飄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天意警陛下之深。自和議樂時。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盡一一過述。最為詳悉。今再具還奏。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畫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鎮異時。稍加制作。

鎮又奏曰。臣近奏國家自用新樂以來。風雨不節。災異尤多。乞且用祖宗時舊樂。已蒙下兩制及臺諫官參詳。及今兩月。未聞奏上。伏緣逐時祠祀及九月恭謝。皆所施用。不可淹久不決。稽惟眾樂之和。以律與金石為本。故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凡律者十二律也。故黃鍾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一律積實相通矣。[illegible]今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八律皆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或則南呂二律徑三分。圍九分。無射徑二分八厘。圍八分四毫。應鍾徑二分六厘五毫。圍七分九厘五毫。十二律圍徑不同。則積實損益不通。外之長短有損益而

內之積實無損益。此律之法非是也。古之鍾有大小。則容受有輕重。故實黃鍾之重二鈞。容二千龠。自二千龠二鈞三分損益之。而十二鍾大小輕重容受殊矣。今之十二鍾。一以黃鍾為率。而無容受輕重大小之別。又古之鍾皆圓。制而側聲之。所以出其聲也。而今之鍾皆編制。又平齊之。故其聲鬱而不出。[illegible]疏之。故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illegible]按鈴之狀本圓若其內角以為鍾。故如鈴而不圓。今以編為不圓。以似鐸為如鈴。所以聲鬱而不發。此鍾之法非是也。古之磬。以一律為之股。二律為之股。三律為之鼓。謂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之十二磬皆[illegible]律九寸。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而無長短之別。此磬之法非是也。[illegible]石之法非是。樂所以不和也。乞令集官考秋十二律積實分[illegible]之數。非臣今狀下兩制及臺諫官一處參詳所貴

易爲曉正。
四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言曰。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頃豈容有廢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仁宗時。張方平上雅樂論曰。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淫佚詐僞之心。勃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

於金石管絃。綱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暢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弦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于庠序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有易直子諒之心。悉變爾在之意。是以天下和武。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及自周衰。王道衰缺。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國異其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慢微辟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桃雷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渝。採之以胡羯。耳目換濱。心志騎放。古者所以興理。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究稽。然登歌下管。既非宿習。所以學牙樹羽。徒爲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擊拊成禮而已。爾者伏覩朝廷搜樂諸生。考正雅樂。蓋國家深惟治本。將延類覈。上以尊宗廟。下以厚風俗者也。臣恐部不

達樂意。竊思有以興復盛事。少稗聖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于師瞽瞽矇皆用有道德者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神鬼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使之律呂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故得人之盛。而協律在乎儒雅質直之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關內侯適子爲舞者。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閑猾屬賤末類。限定行遇。雜居里巷。閭有大樂祭祀而數之禮。卑陋微則其勢安得以精。褻慢三靈。瀆黷之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意乎。今夫親技以事上者。曆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其琴棋書畫藝之微者。莫不專職而稍關。家好賜賻。闌美任。朱紫乘華。皆待詔于朝。其太樂諸工。吾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和天人之具。用則天

子齋戒被法服。儼典成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爲賤之至。薄習肄之至簡。書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當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往往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鍾磬之音者歟。今幸得朝廷興起古道。較定鍾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以專天監爲之官。吹秋序補用知鐘律之士以充其選。擇衣冠之後。或爲官蔭者。漢太常弟子爲之。選限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肄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尊恭之誠。其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射鄉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成教。則感乎神人。接洽上下。泰順正四氣之和。奮聖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蔡襄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曰。臣伏覩朝廷冀以郊且用舊樂。今內制禮院討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論亡。聖王朴審樂始加詳定。太

祖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
尺比王朴所定尺加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
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
下紹隆祖考，精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考辯鍾律，義設司制作，垂二十
年，其費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已不合。近有
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亦就。陛下親御便坐按閱，得
臣寮與觀聽，作精抒聲律和暢，陛下書頒令詳定。臣竊謂今來
聖祖案黍尺與影表尺同，不異古制，是一也。減下一律，樂者協聲，近於
中和，二也。已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指，三也。前來議諸儒咸有異論，
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差，時有異同，至於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
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垂法，必
以考同將與以求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况其形制聲律，豈能

盡傳。幸今所存者略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器精而聲
和。若施之郊廟，薦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前代諸儒論樂，雖
一定，多亦制。次今南郊用近，若來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
二十年精求之心，一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
伏望聖斷，特許施行。
英宗時，張方平請郊祀用新樂事疏曰：臣前承宣召學士院觀所製
近又聞聖旨，以將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律本王
朴、竇儼之所著述。朴既入際，儼亦述修制作，所傳以資精義。按朴疏
古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
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唐太宗用祖
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唐末之亂，舊器
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要及後唐晉漢

欲壞尤甚。至于十一鑄鍾，不復通其音律，就拘擴而學之，鑄鍾編磬
具儀而已。然竹匏土僅有七聲，雖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
十三調於是泯絕。世宗臨視鍾簴，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
粗加和會。以朴通於律呂，宣示古今樂錄，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
秬黍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
旋用七聲為均，旋宮之聲久絕，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初因
之。獲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和峴審詳其聲。峴
言王朴秦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
乃詔依古法創新尺，并黃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下於王朴
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景祐中，御史上言
大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先皇命李宗諤考校課習，既而親臨閱之，
亦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復有制度。陛下自景祐已來講求樂

事。于時李照等各以所見議論不經，繁作並方，雖亦廢罷，聖心深悼
治本，以禮樂為大事，故孜孜勤遠，必欲盡其精妙，考音制器，已詳
備。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略定八音，而時世宗方經略四方，用于戎征
伐，日不暇給，蓋但編以為器，考案祖諧會而已。藝祖詔和峴審定律
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眾議，新作金石，識之廣，聲律
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憶。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
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又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
俗，其用大矣。然唐代之審音者，常辭其人。又聲音之妙，非淺學所及，
應於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數。儒生學者按文泥古，竊於
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能知律呂本於自然之道；習官藝人，記其持將
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嘗蒙宣示樂府要略，竊以蒙
昧，妄為詮解，即知聖心之於樂律，通達本於天縱也。外廷諸臣不足

以仰望淸光預制作之識。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勑工人按舞折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虛設，無煩過事。謹獲以稽國郎。

神宗元豐二年，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上言大樂七事。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謹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歌以永詩之言，五聲以依永之詠，陽律陰呂以和其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人以和也。今大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八音不諧而更相奪倫，則神人安得和哉。且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是以權量八音，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古者升歌貴人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illegible]今大樂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illegible]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illegible]所謂歌不永言也。伏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之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大樂，以歌爲本，律必和聲。

二曰八音不諧，鍾磬闕四清聲。謹按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虞樂之成，以簫爲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商樂和平，以磬爲依也。周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蓋周樂合奏，以金爲首也。是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爲聖帝明王所貴，數十有六，其所由來尚矣。漢得古磬十六於犍爲郡，鄭氏注周禮編鍾編磬，及大周正樂、三禮圖編鍾編磬簫，並以十六爲數。亦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倍之，以爲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又曰子聲也。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爲鍾磬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若迄今十餘年矣，八音何從而諧耶。今巢笙其管音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笙例，用編鍾編磬[illegible]之四子聲以諧八音。

三曰金石奪倫。謹按大司樂變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八音雖異，其所以應律則一也。故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謂也。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筝筑奏一聲，則鍾特磬編鍾編磬連擊三聲，厭於衆樂之中，聲最煩數，而掩覆衆器，衆其所謂樂相奪倫者亦甚也。伏請詳定大樂，其鍾鎛特磬編鍾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三聲，所貴八音無相奪倫。

四曰舞不象成。謹按樂記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舞六成，象周德之成矣。國朝以[illegible]禋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其於武舞也，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矣；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矣；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矣；四變象荊湖來歸，所向宜南矣；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矣；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矣。今大舞者非止以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節無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參考樂

記象成之文，詳定二舞容節，及改正所向，以稱成功盛德。五曰樂失
節奏。謹按孔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衆羽之合，從之純如
也，節奏明白，皦如也，繹如其知之不窮也。夫然後成，今大樂之作，樂
不齊，一節奏混殺，往來無叙，曷聞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者乎。伏
睹稽考孔子之言，律定大樂節奏。六曰祭祀享樂分樂之序。謹按大
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
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
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絲作之
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
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

春享祖廟，不奏無射；秋享后廟，不歌小呂。既不能奏律歌呂，以叶陰陽
之合，以格上神，而又無專祀四望山川用樂之制，則何以賛真宰發
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試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也。伏請依周禮
分樂之序，以奉祠事。七曰鄭聲亂雅。謹按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
聲之亂雅樂。然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形而難知，聖人惧其難知
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又曰：
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今雅樂古器，非不存
也，太常律呂，非不備也，而學工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
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耶。伏睹國朝太常鍾磬，依典禮用十二律。建
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於雅也。今若大樂十
二均圖一卷，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本宮樂章一首，附于篇，以圖考
聲，則雅鄭昭然別矣。

樂，上堂上鍾磬，誠以准中書劄子節文，詳定郊廟禮文所，詳定伏請
每遇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設鍾磬，宮架在庭，更不設琴瑟
匏竹，更不兼之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有司攝之，准
此。謹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有虞堂上之樂也。下管
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擊石拊石，此有虞堂下之樂也。
正義曰：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大射禮鍾磬在庭，今
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曰：歌鍾
二肆，則堂上有鍾明矣。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鍾磬。燕禮
樂鍾磬者，諸侯樂不備也。是知堂上象朝廷之治，堂下象萬物之治。
堂上堂下，八音各備而互見之，不可闕也。又按禮曰：升歌清廟。詩曰：
清廟，祀文王也。此有周堂上之歌也。又大司樂，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

可得而禮矣。此有周廟中降神之樂也。降神之樂，既有龍門之琴瑟，則
宮架內琴瑟不可去矣。所有祀郊及有司攝事，伏乞壇殿之上，依舊
設鍾磬，其宮架下降神之琴瑟，亦乞依舊設琴瑟，其匏竹不[illegible]於床，即
乞依禮文所議。
祭奏請太廟殿上鍾磬，狀曰：若臣伏聞，聲音之道，與政通，堂上之樂
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所以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用樂
雖殊，八音克諧，各不可闕，其實一也。今太廟之樂，堂下具八音，萬物
之治可謂周矣。堂上之樂，則闕鍾磬，在宗廟朝廷之治，八音有所未
備焉。臣既在摠樂，不敢不言。謹按禮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詩曰：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是知樂之端，含自鍾聲而立；樂之和乎，依乎磬聲，則
鍾聲安可闕哉。臣昨蒙睿旨，提舉修製朝會殿上玉磬，曾於去年具
奏，乞依虞書戛擊鳴球之義，將玉磬成日，先用之於太廟殿上，以諧

陛下稽古奉先之志。尋蒙付外。未承新旨施行。今雖王磬未成。伏遇春陽發生之時。太廟孟享之日。欲乞出自聖斷。依古復用殿上鍾磬。所貴發揚至音。號令衆樂。以格祖考。以致和平。上自朝廷。下及萬物。咸被福祐。臣不勝大願。

三年。秘書監致仕劉几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更鑄大鍾成。議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聲難依。如以製下律鍾磬。清聲乃可用。至驗王朴鍾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鍾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

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故者從容而能永其和。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稱其聲以詠之。其聲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則更從而別制。

神宗時大司樂劉昺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殺靡。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覩覽號發為詔。詔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在所頒。則協氣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侍御史陳襄上疏曰。臣謹稽詳古者先王用樂。皆有上下之節。為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謂廟堂之樂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注。堂下樂也。曰笙鏞以閒。注。間迭也。謂二者迭奏也。曰簫韶九成。注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言其樂之盛也。周之樂其

節亦有四焉。曰升歌。曰下管。曰間歌。曰合樂。儀禮燕禮鄉射禮有工歌鹿鳴。笙入奏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合鄉樂關雎鵲巢。皆一終是也。大射禮則有升歌下管而無間歌合樂。鄉射禮則有合樂而無升歌下管間歌。用於射而其樂故略也。燕禮鄉飲禮四節備者。主於君臣之會賓主之交。故其樂備。鄉飲酒禮曰合樂。於周禮曰大合樂者。天子諸侯禮故有間矣。曰大者。又加備謂王者以樂致鬼神示。宜其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合而奏之然。所遺也。故樂之序。歌者在上。琴瑟和之。貴人聲也。吹者在下。金石次之。貴人氣也。工歌作而後匏竹與匏竹興而後播鼗擊鍾磬以應之。故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今者升歌堂上。乃設編鍾編磬二於前。登以亂人聲。匏竹列於堂下。而歌者乃坐于鍾虡之間。失上下之序矣。皇帝升降。深也。受嘏則止用登歌。而宮架不作。迎神送神決當復位酌獻有司薦

祖。則止用宮架而工不登歌，又皆戾於古矣。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注為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又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若云鍾中得奏九夏，謂堂上歌，堂下以鍾鼓應之也。周禮內宰注為徵之禮當與樂相應，孔穎達云：天子為時歌清廟，及徵歌雍，明為徵皆用升歌而已，餘樂不作也。若迎神之樂，則周禮大司樂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其奏九變，及分樂而序之，以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伏請宗廟之樂，皇帝升降、沃盥、祼鬯、酌醴、受嘏、復位，凡行步之節，並升歌堂上，而下以鍾鼓應之。如奏肆夏之儀，有司為徵，則惟用升歌而已。其迎神之樂九變，宮用鍾，歌興安之歌，舞文德之舞（[illegible]）韶和之以琴瑟，播之以鼓鼗。送神亦如之。（[illegible]）一成可也。若三獻之禮，則奏無射，歌夾鍾，舞文舞，其樂皆一成（[illegible]）惟為腥之儀，則偕上下之奏，陳功德之舞。（[illegible]）其祭六成，庶合考舞之簫韶、周之大合樂也。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不用教坊伶官為舞郎，疏曰：臣聞樂以象德，舞以明功，前古尚矣。三代之盛，寫芳繁縟，載在傳記，可得而見。其屈伸俯仰之容，疾徐進退之節，皆所以發揮當世之勳烈，而昭示無窮也。恭惟本朝制作，文典大備，而天地宗廟之祀，所用八佾，尚以教坊伶人為舞郎，非肅盡虔敬之義。臣伏望特詔禮官博士講求漢唐以來典故，裁量其宜，定舞郎之制，勿以教坊伶人濫充其數。

徽宗崇寧七年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於干舞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而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鍾大器也，鎛小鍾也。以宮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鍾；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鍾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鍾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有其官。後世之鎛鍾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為一器，復於樂架編鍾、編磬之外，設鎛鍾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鎛鍾猶之特磬，與編鍾、編磬相須為用者也。編鍾、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為鎛鍾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鍾，止設一大鍾為鍾，一小鍾為鎛，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鍾也。黃鍾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芳閬前古柄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鍾為正聲，又以一黃鍾為中聲，則黃鍾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鍾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或黃鍾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為黃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鍾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之黃鍾，是帝律所起黃鍾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係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與南呂為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而用。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

樂書詔可。

徽宗時李復上議樂疏曰。臣聞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此王者甚盛之舉。天下既洽。人心悅豫。被爲和聲。因其人聲之和而播之八音。以形容其成功之象也。三王不相沿樂。豈苟爲異哉。治世成功各不同也。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豈易知乎。三代之樂亡已久矣。唐貞觀中命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正。粗而未備。後累經喪亂。其器與書今皆不傳。載籍所言。雖皆以黃鍾爲本。上生下生。隔八相生。及其律管徑寸短長。但糟粕耳。有能遺其舊說。脫然識其聲者。則其音若未之聞也。夫黃鍾。律之始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爲緩聲也。三分其一而損益之。此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之總。乃相旋爲宮之法也。萬物動皆有聲。若遺樂精微之妙。凡聞其聲則知是何音爲何律。是爲正音。是爲變音。是爲清。是爲濁。如此方爲知者。可以識樂矣。近者陛下詔

選官定樂。又博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時之用。若得漢唐之器。乃漢唐之樂也。若得魏晉之器。乃魏晉之樂也。且必求爲多見則可矣。遂以用爲今日本朝之樂。恐未然也。昔之荀勖取牛鐸爲黃鍾。出於獨見。果合於古乎。樂之作。欲動天地感鬼神。自漢以還未之聞也。朝廷昔嘗定樂矣。陛下以謂未盡美善。亦不能形容祖宗之功業。而又本朝運膺火德。獨杜音未明。此司當更爲考定也。今聞衆議。又只依仿昔糟粕而製器。此安足以副陛下所降之詔意。夫知音者聞之於耳。得之於心。固不能傳之言。況其感於心方可默契。杜音本南方之音也。大抵去上音當衆之。乃欲就其下而抑之。恐非也。臣願詔天下廣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毋遺令赴識樂所。多方以試之。是識不識其爲講論。庶幾其可矣。若徒以舊說尺寸長短廣狹重輕而製器。此工匠皆能爲之矣。何足以爲樂乎。臣愚見如此。惟陛下擇之。

高宗時布衣韓駒上疏曰。樂壞久矣。昔漢承秦制氏者。猶能紀其鏗鏘而已。是時大周本紀而士大夫已前氏之不如。然尚有一宿工以傳先王器。自是先王之器湮不復見。士不得聞其鏗鏘。況能識其義乎。既不能識其義。又何知其成也。且自先王之時。民已不勝其自欲。以放之心。然自注其聲。若奔而有亂其器者也。其爲淫聲。蓋亦由乎箏琶琴瑟之中出焉。而且有樂。後世乃始增爲彈箏擊缶吹竽擂鼓之戲。益亂樂之正矣。其萌芽時。或自閭里。或自夷狄。至其寖盛。則邦國亦用焉。又其爲器愈陋而愈工。愈工而愈遠。斯民之不復古樂。在斯乎。永嘉前載每用積黍之圖。今日觀遂詔漢之作。大其目敞乎陸韶耳。竟乎唯聲。服而求之。正聲之在大怡愉焉。明博備測。已託乎若一游。鹿莫而入閭里也。昔之記者以爲才娛之屬。能使爲與下上。始徒以爲虛器。乃今驗其然耳。則今之樂。本明天子自興神物以爲之制。豈但才娛之所爲哉。士樂耳。劉目淺比之。爲忠其書甚舛

玩而習之。將必有成於樂者。顧非爲之所能也。雖然亦可諭度業。君子之塗亦將漸其要矣。夫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孟子亦言。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古之樂其器朴。其聲簡。文侯以之而坐寐。而仲尼以之聞者。蓋必有朴而文簡而微者焉。士與乎此。則其精微獨得於心。見於外者。不過乎舞足蹈而已。其妙萬物之學。豈可紙一語哉。此明天子之所造也。然於成矣。然猶未也。夫以顏子之賢。亦不免於鄭聲。而天子使之教。懼其易以流也。士安得人人如顏子哉。所以聞王樂之出當則聞哇聲。其能成也希矣。其能成而大且愈希矣。要使丘井田野。賞婚禱祀。亦用是樂。向之陋器一掃蕩之。則士無所易其得以養心盡味而極於道。徐出其學。爲聖時之用。無不可者。漫然不足以與此。秘書少監張煇日已定太常樂章。劉子曰。臣恭惟陛下。飭躬齋精禘。虞郊廟。親祭上帝。懷柔百神。獨聲詩之屬。未稱明德。伏觀太常所

奏樂章第其篇秩。則有詳略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遠指而弗協。三歲之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識。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寔始親製。爰篇寶典章。所以由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雖者繹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休未光。去典冊雅頌所編。未足進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通儒。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採別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機之暇。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禋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人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衰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侈來裔。卻見奏篇底幾中興追繼詔。可施之無窮。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樂。按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沽複。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定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亦以周法。鑄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承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作西京銅望臬石尺更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一律。或謂其聲全符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以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永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皆疑其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調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較其分寸。亦同。魏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龍鍔。其制乃與古同。所謂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且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既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惟辰鍾辰磬。自昔數缺。宜補辰鍾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為二十四虡。上曰。唐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

右觀言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八

用人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又問王者何以選賢。對曰。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望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望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武王又問太公望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望對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望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齊桓公奉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其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殁。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

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
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
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
習。然後身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
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
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
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
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使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
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
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

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
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
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
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
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
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
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
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
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

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晉文公使舅犯與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晉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
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
晉師敗績。桓子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
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
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
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
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五味。管仲善
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
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
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荊吳燕代。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
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

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於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

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秦王拜李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

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
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
漢高帝爲漢王時陳平自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
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
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
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同載使監護長者。漢王
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
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平曰平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
讓魏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
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
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
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先生事魏
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
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
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
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
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王又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

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
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
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
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
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王以爲然
高帝即位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
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
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
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

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
如韓信。此二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群臣說服。
文帝拜張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
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亡賴詔釋
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
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亡惻隱
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

毀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
時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
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
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
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帝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
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宣帝五鳳三年，丙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
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
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
母孝，惇學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
而許焉。
時蕭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
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
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
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
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益州刺史王襄奏蜀人王褒有軼材，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
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
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
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
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
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
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
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
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
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
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
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
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
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
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遠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吉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不改，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剿發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傅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成帝時，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薦用薛宣，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此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干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時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謂收書上奏者也，留中也。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

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
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
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二十五不以數微爲罪司口使之
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
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
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
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
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
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
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
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奏議卷之百九　十三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時傅太后始與政事。右將軍傅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
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
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
上書言。喜行義脩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
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
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
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
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

月。遂從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後漢光武爲蕭王時。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
於鄧禹。禹對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
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
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至引兵而塔
恂調糇糧。治械譊。以供軍。未言之歎
建武十一年。郭伋爲幷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
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
伋言及之。
光武時。武陽侯來[illegible]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
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
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吾和畏異

奏議卷之百九　十四

猶見者尚並從態。夫遷任議示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
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有所
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
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
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
者心不厭服。無辜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
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
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憨。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
任對李倫言之奏。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伏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
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
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

朝歌及居平常吏人畏服則而象之遺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
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願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銳室當國
之先暉智略謀慮勳之淵藪髭髮偏志西首不衰實是以先後王室
名是以先示達人古者遺蹟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向首仰望京
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所謂不足以知宰
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魏公偏發下
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
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令可以堪代旗為執事所推但臣
詩蒙恩深澤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輒冒
明帝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以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
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數固公方

廉格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古行中表儀
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
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章帝時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
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
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
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
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
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
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
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

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
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
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書奏帝納之
司徒第五倫為用鉅鹿太守謝夷吾上疏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
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
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
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
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
變歷微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
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
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愛救荊州威行邦

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外臺
之表綜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還守鉅鹿政合時雍德[illegible]呂
管晏之任閻弘[illegible]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於不
殉名以求譽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讓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
序採之於今超為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拾使登
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
之慶[illegible]恐未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
[illegible]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
[illegible]
[illegible]陳[illegible]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
[illegible]職[illegible]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
風不[illegible]遇[illegible]今上司缺職未獲其人臣竊差次

諸鄉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
為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
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
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
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
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御史中丞樊準薦用龐參上疏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
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
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
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
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

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先零羌寇鈔北地詔龐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
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引
退鈞等獨進參既已失期乃詐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
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
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
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
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
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
留三輔攻劾克敵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

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
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順帝時當會茂才孝廉太尉龐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
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
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
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
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
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尚書史敞等薦胡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
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
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
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缺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
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
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
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
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
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盖
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
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
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安國。臣前在荊州，聞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中，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謀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孚等，而以固為大司農。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時合浦太守孟嘗以病徵還，隱處窮澤。尚書郎楊喬上書論薦曰：臣

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萊，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

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太尉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

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時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第五種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徒，非

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雖逃亡，苟全性命。其有宋宏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遣須臾之恩，令雖有枯忠，入地之恨猶含。

赦出

獻帝時，公車司馬令謝該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發，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首有二，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

融又論薦處士禰衡，上疏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曹操薦荀彧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用人

魏太祖置酒漢濱關內侯王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何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不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并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

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諸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衆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為廷尉又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以阿衡之佐文武以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文帝踐阼散騎常侍王象薦楊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明帝即位何曾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撫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

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蒙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損者是以郡守甚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竊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恩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誅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任親人物及寧牧少見好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

蔣濟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卑

然自覺萬機與不執兩未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憂之
勢之然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
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
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
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
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内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
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
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
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
陛下潜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
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丁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
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
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
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
之名也

太和中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上疏
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
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
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
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
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
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
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
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

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
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
而得陛下感黎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
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
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
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
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
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
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
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曰
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
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
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
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
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
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
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
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乘輿親對詔
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
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
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
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
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

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賴焉明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耳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景和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貞不如則吏矣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

明帝時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劉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体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貴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耀日新矣

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

奏之闕。體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
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殿禮俊興。光從之
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中領軍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
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
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
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
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
射
齊王即位。曹爽使弟羲為表。薦司馬懿曰。臣亡父真。本蒙三朝入備
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猥飾拔擢。與兵禁省。進無忠恪
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營藥
曾無精誠翼日之應。援與太尉司馬懿俱受遺詔。臣懸任僶俛所底
吉。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所以得察僚
勞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
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所宜陳。夫
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一倍名足
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
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
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
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
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
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
臣免於譏誚

安定太守孟達薦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
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
謬充備郎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
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
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
思投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
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
比者守兵蕃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反復思深厚無
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
吳孫權時。[illegible]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
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
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攬三傑
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
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
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招英雄拔俊任賢之
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陸遜拜上大將軍右都護。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
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
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
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
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
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孫休時。西陵督陸凱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凱曰。凱
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

歸附。海陽瀕青蒼梧南海。歲有颶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
氣則霧鬱飛鳥不能自飛。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
豐稔。州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此風感化。感人神
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
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得之以威。未有如胤
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珠瑁。實能內無粉
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今之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
股肱王室。以資廣庭。庶績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
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下畢知。庶績咸熙矣

孫皓即位。擢爲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以應對切直。數見責怒。
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立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
付廣州。華覈爲東觀令。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
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
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
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
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
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
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
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
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
恭己。近亦可得

晉劉毅。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
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
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
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
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
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並兼執九
品。銓十六州議論。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
務。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
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
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
雖過懸車之年。以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
劾。諸身受之人。莫能稱直。直臣無黨。古今所患。是以汲黯死於淮
陽。董仲舒裁爲膠西。然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言。咸以
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
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枉
閡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
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
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
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
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
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爲家。出則匪躬。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
上聞於天朝。其風使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
明克壯。實州人士所作。實賢識以毅之明。德望不言而信。風
之所動。足以儀刑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
大化也。毅之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
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
朝宜。與大舉。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

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王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以有識之言稱其知人

惠帝時詔蠲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御史中丞傅咸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

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而已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宫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前委任之一則處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戢戢故與待限法以為先乎

著作郎陸機應詔陳事上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納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納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納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

愍帝時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虞舉善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才響應故能克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道尚高清操絕俗學通才經王務指事二縣皆有名績循修[illegible]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並經世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特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謀弘益政道者

元帝為琅邪王鎮建康時安東司馬王導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

卿吉皆聚於安前遂使數人亦發有所至道。然吾終所奉天道之常。
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伊樂殺於是乎在。當隱臨國臣所
可擬議碩儒弘神廣擇良能。賦保賀楷紀贍剮丑皆南土之秀碩
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積發西閣祭酒丁潭上書以為因者得人須才。
盖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
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
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猶難以速成
也。
元帝時。江州刺史華軼上疏曰。未缺用天下之智力者矣。若使天下
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隳。有直之
風既淪。禮教之俗猶在。誠宜擢以倉良之流。塵以黍弁之闕。則幽顯

明別於變時雍矣。然政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雖錯亂。者無保貢
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令凡有所用。宜
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咨。昔
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
今亦宜然。劉毅判部刺史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幽明弘宣
政道。故每有疏奏。直指今之顯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
等巡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
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逐為
平人。雖一縣必行殿最。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
而失者。得於在官。美當以素論。俗於在職。實者直以舊望登
敘。故時以勸為先後。以此貴成效。未見其兆也。今宜
峻左事傳。二千石之官。三年乃得敘用。此史六篇。戶口折屯道

里倍之。此法必明。使人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
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
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息末遊遣
無游人。不過一歲。豈倉可盈。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須大
事之後。道流皆擾。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維。
帝以丹陽。王導與御史中丞周嵩上疏曰。明君思
隆其治。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能而授任。樂在
其朝。故無過仕之譏。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譏。是以君臣隆功格
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
而禍亂相尋。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請較而明之。太傅說之高
宗。南君之。管仲之佐齊桓。之翼晉文。武宗師其道。垂拱
受成。委以權重。終致王主。未有憂其逼已。遂為國竊者也。自田氏擅

齊。王恭篡漢。皆藉封土之資。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
射比周之黨。皆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豈
遇立功之主。與之入而相啟。運其奸討。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
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復舊物。繼漢業以吳中興之功。及天
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吉。不達國體。可以立一時之功。不
可久假以權勢。其與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
才。命世之佐。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泯失。遺方來之
恨者也。今王導王廣等勢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
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
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
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若帳。公私匱竭。倉
庾不充。祥官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啟晉

推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使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違觸者何誠念社稷之廢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

明帝時尚書右僕射紀瞻謂郗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時被放荒而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糾集殘餘據險懸叛遂使凶逆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

成帝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虞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與禮俱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强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

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蓽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禮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

穆帝時安西將軍桓溫薦譙秀表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兆庶塗炭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鎮綏既畢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於時濁振遭道喪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寧豺豕當路遺黎偷存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路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高祖時鄭鮮之上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人故下之方異若人殖其業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承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命曰煥乎欽明之術拔茅征吉著於幽貞之文晉師有虞丘射作賞楚衆興令爲賢不舊令稱命惟新儁人引領諮之盡美已備教振綱武之本蕪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謂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敘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

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報效在己量才循
物之私。今外以選曹所銓來於本選衆職所舉也惟良是宜使求
賢闢於廣塗考績取其少瑕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詔訓之實未知
計年免徒之守量限貲秩自此以還疏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望在
之官識曰吏職然監湖民瘼冀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
之切棲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言惟政無枉寃民庶受之而已
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由己履士砥自求之節仕
子藏交馳之情籌于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伏增違懼
文帝元嘉九年詔內外百官舉才以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
樂則鸞鶴充階騏驥騑則伯樂斯顧故陛下垂簡賓化文明在躬王
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旌待久問幽谷空同顧出揚騷是
以潛虬發鱗佇刊見之期翔鳳翔掌殞宋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

履閑遠思業貞純弱歲即丘園息賓世資約而苦內無戚容軒冕屢
招確爾不拔若加以蒲帛之聘殷以大倫之美庶投竿羈無來
儀之饒此獎九皋白鶴白搏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兵參軍
事臣王天寶在局力允憂濟欽誠往年在阯取逸草陽太守森之全
境寧民績著克錄前者維契伊霍元戎天寶之勤河朔東漾營
丘勳勇既既以事無營濟家隱叙求盡其宜並可役以邊籍展其志力。
受任邊徼累是藩將既刑無腴謀位雖郡南內史連威鳴遐僻
役竊邊域荼炭實須殊實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
刺史經之成條荒表爲士銳武一門事彰書履
臣識謬前因理謝先督遺情髦之無足類哭
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
賢簪芳圭無不逸方之跡遠時輟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名行

蜀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　猶藏器居保物也闕下長表河
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味而五聲傳響九工是揚徑議朝堂留聽
雍京。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徽章路闢問上品猶有
於以清談異俊下才未可限以位叙竊見秘書丞琅邪王墟年二十七業
量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致厚輝名教之體叔以雅默
先遂領神樸進居無慶祥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次入頤漱蠱
道鏡養素丘園苔階庸位屏庠公朝為大傾前堂徒有今可管不
亡而已哉方東序之秘寶明建之茂祭驃騎從事中郎
後魏宣武帝時僕射郭祚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
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
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諸行寒務而能非婀倫者
丑可而守平堪性或人用小劣處官將事才合無負殿之類爲依何

第。景明二年以來至今十有一歲軍旅不刑。遷界遷。今既通考未
審爲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為御史
所彈奏未制之數後任者未審記與得除以不。詔曰獨德僧及
才備寡能若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
次。令文已具積負罪殿及守平得濟但舍在其中何容別疑也而
云通考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疑
其罰贖已經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孝文帝太和二年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
議之。尚書中書監高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
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
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
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朮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善惠則屬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

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

宣武帝景明初，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靈知奏以為案與瑞，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祯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終彰必至。是以古之人君，或忽瑞以失德，或殖變而在興。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陰陽愆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致有瘡替，以隙為一稱，惟一夫之耕食哉，况以一婦之織衣始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荊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役；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傷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繁猥，日月滋甚。苛斂黠吏，因是威福，至使通原遐塢，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令長牧守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後遇便獲汎，公違憲典，或承風侯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已息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合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妖，有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獻替之鑒，察妖災之起，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枉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任有賢，惠民休息。貞良忠謇之士，嘉於朝；回貪妄豪之於市，則大官勿戒而恒務，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孝明帝時，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賞之如雷霆，畏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統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逮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渥所沾，降及陪臣，暨有延敘。一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㩼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殷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晉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受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蒙。又僭秦竊夏，及陪臣，明無不霑。自後人準其心，妙論。蓋堯施必設，或視猶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陰陽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今不得汎；二年上第者，賞一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會例絕而不得。無考者雖折而全汎，前今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無違，勤惰殊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救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可寬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乎。致使遊惰寧數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此實所由生。慢動所由起。未察慈不調撓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錄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濟。請遠遵正始元年。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諸年。則同雲雨均四海均洽。如請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擇人。知此則乃可無恐。不可無考。守業之恐既以退考。則百官之恐不

八 奏議卷之百十 十二

應獨處淨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二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時遷於景明。尉劇祿力自有加減。階從以事自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豈更四周乃階。考祿既異。寧稱其得。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慶。決斷重於階臣。恒上若通爲歲之考。無不隔折。則吝盈其勞。亦足以追塞群心。遂綏四方。曰是求階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柔自今已後。考黜頓以三宅。革選進頓以三俊。居德書曰選能其事。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固進所以佑群庶。既不敬求臣丞官樞副。既察究訟簡察。惟舉謂宜進正。歷自所傳萬無可擇。

尚書右丞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辛雄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周祖考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脩。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黜首紛然。典事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壅蔽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

八 奏議卷之一百十 二十

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illegible]一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網紀之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攷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朝野杜截。遠近來蘇。則分崩之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還淳。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黜陟。以靖民。恐無已。

北平之世時詔問求賢審官。秀州長史奚鑒對曰。臣聞殷畫龍往對風雲之勢。金冊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持收實用。一

毛不甚復何足取。是以先作虞舍遂全其山之德周移商鼎米納孫
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使有
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
遯之與賓弄誠有優劣至於時非路雍而回危作秦氏笋異出閭而
言恥從衛青雖復呈于帝庭不易高尚之心月把少微蘇存耿介之
志。自我太獄之後光廣洪業為至神容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
光華日月慶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毀宜象星辰而布職演家
神鳳飄用紀年。銘氏書龍差將改號上聞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
莫非奇士。所以畫室甲觀惟德日新。廟鼎歌鍾動咸有名書宣
選衆羣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在籍蕭
張輔漢姓在河書今日公卿亦天授與之為命何欲不從。未必猶
育天蹄方開牧馬之術。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首揔

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罔誅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拉宣之所
終自含於高懸玉齊唯能是與曾庫羣遺無盈一半鑄無令加謝非議
官止於郡丞道奮負才位終於討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感頼任
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拆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
此而言可以無愧
隋文帝時國子博士何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
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今之舉人良
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
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聽哀獄無不詢訪群公
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

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
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
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
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
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
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
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
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兼
數職或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能有備藝
無由自達東方朔言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
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虞憂
寡貪冒寵祿不多安斯寵任輕捐軸軒鼓鞞襲實此之由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
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
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
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
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屢
紀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至遲亂名實樂記極張山居未知星曆
前已蹤轄不常曾熟相不識北辰今復轉輔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
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
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
開皇四年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
定天下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以詔書以和下子為札州刺史守于
子之武用是其所長若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

合刺衆兩損殊多帝善之予子賁也。
帝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戴又上疏諫曰自古帝王莫過唐
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擇夜勞乃至曾造
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自晡忘食夜分未寢
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頻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
裁斷者奏請聽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帝嘉之。

用人

唐高祖武德元年河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
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秦王世民曰敬德驍叛
宜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
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
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
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武德中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房玄齡
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
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自此甚加禮重
寄以心腹遂奏為府屬常參謀議
太宗即位房玄齡為中書令奏言秦府左右未得官者共怨前宮及齊
府左右處之先己帝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
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
心無私於物昔諸葛亮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
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
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
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
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問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
邪魏徵為太子洗馬帝召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擧止自若
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帝為之斂容厚加禮異

■拜諫議大夫。馮立為東宮率。帝數之曰。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以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帝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

太宗時。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而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帝謂戴冑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治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流陳師合于嶺外。識者為知書。

略有告訐反。帝曰。魏徵昔吾之讎。止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搆。竟不問徵。遂斬所告者。

帝謂侍臣曰。比及以來。數即隋大臣。文思深者子孫皆承其故。何也。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玄齡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帝曰然。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係。尤須得人。帝又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帝曰。信如卿言。帝又謂侍臣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之弊。亦促亡敗。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帝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治乎。帝納之。帝又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分散。莫有留者。惟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人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

帝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可道為天下主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擇。侍中魏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患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帝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未免有作咎。及時有小疵。咸用人求備。理實為難。徵對曰。古為諒也。雖大聖猶有之。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譏之代非全無善。但為惡者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能全不為非。但罪者少。即是大化所同。參凌數之狀。帝責徵等進。令徵曰。臣等每家類問。當具言其長。惟有學識。但諫事是其所長。愛生犯好是其所短。令使秋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因茲附託。回易求利。其臣等所識不同

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服帝納之。
徵頻論止之之分帝未之許徵曰群臣受任既久許其進退擢用之
參觀其能否。既得預參群才又無獨任之譏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
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帝曰惟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
時至京下當別議帝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徵及左僕射李靖
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為王至於今
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為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太意即
移言論漸少無不暴法惟魏徵與朕為善官職益高志節轉厲見朕
一事失所甚於己身有過朝夕敦致。終始如一自即位以來惟見此
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並謂房玄
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崇矣君與我與艱事多歷
年所著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今輔弼安我社稷成我
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不得與魏徵比矣徵多疾辭位帝曰公獨
不見金在礦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
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帝又謂群臣曰為政
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興使魏徵天下又安邊境無事時
和歲稔其志亦如此先是特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
帝親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對曰
畿內事非魏徵莫可帝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
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
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耶。乃令李靖充使魏徵從往九成宮帝
又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因苻永固何獨為兩賴房玄齡對
曰為任僕得人則見擇非其人則不見稱當時最有王景略當謂群
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拜謝焉徵既亡帝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
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
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
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
矣。
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在刺史縣
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
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
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民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
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又刺
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
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
安殆由於此帝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
上各舉一人
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
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
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
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
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
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器非其任
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
惟事咨禀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糺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
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
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

旨。互相姑息，惟事彌縫。豈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豈當置之以闕遺，久妨賢路，殊為不可。持救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擢正，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乃以洎為尚書左丞。

高宗時，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利害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也。天下百姓，幸甚幸甚。臣竊以為未盡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念之耶？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寐，思任用之耶？欲使天下姦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寐，欲除之耶？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愚臣竊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先當雅合時望，為衆人所推，仁愛之以存恤孤，賢明之以進拔奇材，剛直之以不避強禦，明智之以照察姦非。然後使天下姦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強禦懼其直而不敢為過也，天下英奇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矣。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特朝廷，有識者亦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都闕，朝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以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復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使非其實，使非其實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耳。臣又為百姓實希知之。陛下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必然之符也。國家益弊亦已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妙得其人，天下黎元必謂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綜覈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貪吏必得志，孤弱必哀矜。天下百姓無得賴於陛下。此使之。臣不勝其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節為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日親御正殿，集百僚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慇懃誡敕，無敢輕忽，禮遣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對，振綱，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氏不下廊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耳。今陛下方闡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喁喁，冀見聖政，此之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誠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損京師而數擾外耳。伏惟陛下察焉。

子昂又上論牧宰疏曰：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與諸州刺史縣令耶？陛下若重此而理天下，則臣見天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則臣見天下不得理也。何者？當相陛下

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
竊觀當今宰相已略得其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尚循舊否未見得
其人是以腹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得大利其臣
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下明詔將示
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
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墻壁耳陛下欲使家與給洽吏屬
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耶愚臣竊見陛下未有冊擢
而欲齊江河不可得也臣化在其事為百姓久矣刺史縣令之任臣
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
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則
千萬家受其禍矣夫一州禍福且如此況天下之眾豈得勝道哉故
臣以為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也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

奏議卷之百五 八

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為命何可得哉臣何
以得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命臣竊見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
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者第從宦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獨行政以化
人而擢見用惟吏部侍郎時有不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
下小人已囂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怪也所以天下庶
流一替賢不肖莫分但以資次為選不以才能得職所以天下唆遠
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適
知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豈不甚哉昔漢宣帝有言
曰朕之所共理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
願陛下與宰相深思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臣有
計然甚鄙近未能著之於書願陛下與宰相明智圖之以安天下幸

武后時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擯方急蘇安恒獨申救曰王者
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否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為
怒陰陽紛錯陛下始肇命勤求政理傳遞揚獻夫下以為明主暮年
欲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犬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稽君邪正
操逆獄訟寬劇何昔是而今非將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
有名往事相稱忠其非佞之徒姦之君觀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
爲附不閑鼓蒼任勢險極指馬獻蒲先害忠良白元忠下獄人人偶
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惟易之之權恐先誅
受戮藏死無名況賊虜方強賦斂重困而自張讒慝植援避通臣恐
四夷候日窺覘為遷鄙害百姓託義以清君側豈壓之今叩闕而責
陛衛左右從中以應事發朱崔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禦之
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為臣如相則天

奏議卷之百五 九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翼無使
騁志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將殺之賴鳳閣舍人桓
彥範等忠力營解乃免
明皇時沂州刺史韋承慶上疏諫曰以文明啟撫臨執政者未滿歲
率以罪去大抵皆緣選不適夫構大廈者必擇良材必擇文學錄賢君子
毀而敗則是架朽木棄腴材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急切而取人之路
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位夫以堯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
履蟬翊以自塗為標界小人哉書聞不報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獲嘉主簿劉知幾上言不應撓臣不
虛受安老不為忠身不為忠不肯臣無功遭遇翻遷至都下有車
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謠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官課功審明

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之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

韋嗣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奏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辭不行非遷累不得進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嘉之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

中宗神龍中蕭至忠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在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擾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

得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止可以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無才藝而更相援引詩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眾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璲臣願陛下愛惜爵賞無虛授進大雅以框近遠小人於閑房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臣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

韋嗣立為兵部尚書論職官多濫上疏曰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此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頒遷擢大競躁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而肩相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儒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外倖進主貪外官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

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遺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遠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玄宗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者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時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上封事曰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盡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

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亦有由然矣臣聞乖
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
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
之衆莫不繫命於縣令寄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
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
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
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
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
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時附會遷於高班比其
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
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
下固不可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

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擇陛下聖化從此不寧皆由不重親人
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合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
官出宰百里累不互有所懲勸其所行從監性近而偏輕此任今朝
廷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
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
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其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
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青
從此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
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陛下
又未踏之以法無乃甚不可書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
縣令此官誠事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
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並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
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弊則
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甫未升會天下
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遺闕而啟名或一見而
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聞僥倖群小不逞亦用息心以故義儀自占
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
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斟析毫釐郎
制捨據所以求省行史之擇又緣陳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
人之遠志今反求精於前陳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
舟以求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
簿與縣丞擬常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
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稱必不

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知人之難自
古所難而擬十得吾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責於謹守其心能
自覺者每選於所擇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漏獲
貴配職自以為儻唯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譏官曹
無得賢之實未識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
部之上弊於不變變法之要在陛下澳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
為塞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選用所循益為浮議令若刺史縣令
精覆其人即每年當令之日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
流然後送省又非擇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
於所擇必收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人之數縱有不
任送者亦總當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
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盡爭趨此而欲仍

措致理。難於改制。林藝文法煩碎，責愚淨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
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遠逝，斯亦明人之關啟有識者之所歎息
也。又天下雖廣，朝臣雖衆，而士之名聲□□可知也。若從□□相亂聽
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係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
以次用者，則是知而不為，爲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用第一
之人。及其要官缺時，或以下等以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行與
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
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今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
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入事，其小者苟求
取得，一變而至阿黨；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衛
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
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恩齋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臣不
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著臣今所言者止刺
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聖問，及
詢於執事，仟為長算，採此類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
惟陛下，聰明神武，勤以聖斷，王當可為之道，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
譬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睠，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
塵黷，冒稱之識。

肅宗至德元年，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房琯以為御史大
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
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
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
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節制，仍置陛下於
沙塞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
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
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
用之。

初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明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
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
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
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
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德宗興元元年，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
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
獨建忠義，請以皋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

貞元十六年，義成節度使盧群卒。嘗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
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
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肅卒，判官齊總以暴刻求媚
又過於肅，遂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
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群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
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德宗時，門下侍郎趙憬陳前世拔擢當時之要，獻審官六議。一議，補
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顧其任之貴，材之俗，為不可得。二議，庶官
曰：至當今擢拔十得，舉賢愚稱者，陛下問何者五也，十二可舉，故廣任
用，所職最舉大節，略小疵。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
曰：今要官闕，多闕官，負多要官，以材行聞，宜以思淨，是選拔少，優容
實也。宜樹闕負以育人，材行課奏課，四令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

擢以不次善矣臣請黜陟宜一責成限若任要重未嘗遷者加爵賜秩
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宜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卽無
苟且之咎滯淹之慮五議遣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偏知也則訪
之庶僚又不偏知也則訪之衆人衆聲嚚嚚十舉之未信一毀之可棄
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薦府官屬曰請
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
然之
翰林學士陸贄薦袁高等狀曰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
才閔歎憂見於色臣退而思有且喜且懼所喜者陛下急於求賢
明君救理之責也所懼者恥近侍不能兼善微臣竊位之罪也竊自
揣擇無舉所知猶懼鑒然明品藻非當反覆未決未上聞昨蒙
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人臣審看可否者因悟睽降之輩其中皆有

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載又有
三四或因連累左遷或遭讒忌外遷至有行能盛著名跡無忝清列
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今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
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盡訪擇必有可觀錄用棄瑕
既待德彌振奄求舊亦聞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揀擇其餘差序遠近
並具別狀以聞
贄又論替換李楚琳狀奏曰右欽敘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
翔鎮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使隨朕
歸京既有迴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彌宜商量揀使
旨考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
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和親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
乘國難而肆逆其毒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既屬

多虞不遑致討乃命之以旄鉞又縱之以寵榮遂至南鄙頗全外順
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制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
縱關君臣之恩禮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迴蹕之兵甲
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
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者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
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擒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
至沒代其徵偉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
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
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
重而舍輕其遷稱也必擇輕而遵重焉故明哲雖盡精微故聖人貴
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變之難也今者
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聲路所歸首行責賞易一帥而虧萬衆之義傳

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
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
代之所以長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
嫌猜已遭告訴縱之足以亂國除之可以安國家而戒猶詔
失策當時擒攻戰之實百代流譎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芻養賤
品因時擾攘僥倖兇猾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
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猶自竄伏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壁
於其西邠寧把制於其北隴是以下若居掌中以楚琳孤贅之寄震
掌中擒之勢然今猶何懼能爲陛下姑務含容苟安反側使
駕道止錄功稱勳敘肆眚之宥布惟新之令然後徵楚琳俾入
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然奔走不
暇安敢滯命復勞殊錫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遑動不爲後圖乎

希府聰試吏詳處諱奏
贊又奏論蕭復狀奏陸右欽叔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狀已具悉
假使吏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令巡行諸道將陛事多事失緣蓋頭
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令赴任去既亦使得所卿意以
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
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休有宜本末不可以不雜頃益興都邑爲適
郡哉陛下悔狂興之致緊令效乃之因特誕降愿旨深示悶傷特遣
大臣吉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恤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
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責罪將布而復務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
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得謂爲得所臣竊疑之
儻慮事未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遐歷本
周但令副介分往特其復命親訪物情華弊去思用符德馮使居既

餘否登戰徐擇兩宰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贊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許所遂劉士寧事狀奉宣右
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上二宰將士遂閉城
門不放入卷遣命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奉者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爲衆久愈聖情爱今久爲含忍親舊淹復自
取奔亡不勞師旅克靖方鎭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深宋之閒地當
要害鎭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
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命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
審之擇之或恐致未之令苟私所求之將要陳休執典欲徼求承前
撿任尖且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閃其知識之短通與之計尊
智[illegible]多入軍州既安見何安謹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布句
字[illegible]以息而後之則與免看甚失然後生生日積更面陳謹

免狀四關諱奏
贊又論朝官缺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奏曰右臣聞於經曰濟濟
多吉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
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闕旃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
也夫聖人之於賞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
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傳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
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諸侯實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
育人才書比擇人之理材既勤搜斷惟旃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
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珪璋如
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語所載歷代同途稱爲
殷盛必時多偉人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居諸無人
之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與三之良

佐昨在季代之棄才在季而焉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
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所誘致虞
高漢大彦披其時多魁傑不窮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瑰詭之
名之吉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逮乎哀平桓靈既比
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擅國嬖幸盛權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
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
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
一也不考實而務聽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
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經非嘉
藁不毛輕重相欺非時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專焉而權
量[illegible]微陜名實賢者覚[illegible]之權衡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
[illegible]之主[illegible]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循扶僚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幽易而扶体不可以不須生史乖方。則寧之者可以變通而質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請者命官頒異於是。宜以除吏多寡準量審相重輕。審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寧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惟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怒。不以利權肆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推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雖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違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懸。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若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傳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傳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辭而違毅。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夫道每願於積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夫士啓謗。多由於此。所謂不覈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君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考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憂而其弊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通務而任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崇。所求愈窮。誠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噴之類皆非克勝。倍遇豪家養尙倫職。負鼓勞靡暴巨細經虞。每有缺官須補。或緣將命籍才。寧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後命別求。再奏既不見信。則又降擇其務。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開鈞衆請。或擢自旁求。未搶公議。衡失稱進。取多門。等夷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雜衆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能無瑕。況伊有情。寧免過咎。仲尼聖者。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好學。而稱不遠而復無祗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纇而不珍。是故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故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鈎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愆。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以爲國。以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秉銓錄用者固王之道。記過遺善者忠亂之魂。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廢。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及致時雍。陛下與聖統天成莊庸物咸善。既切討過。亦深一缺遺責之患。未居爲患之地。夫以天下士人。今固承宣名使發朝暮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篤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務不能致。而以一言得罷。一事為釁。遂從棄物。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棄瑕器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精。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嗛嗛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惬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所爵擢。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變。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

能無弊。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要當各有所長
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
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
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得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
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哉。夫惟聖人之休合德，資之爲目，猶有
未周，且以未周之才，猶至百年而有之，豈以求備而由得人者夫。
至之能偏禀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
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之所御
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賢，莫盛於稷禼之流，
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尙書序堯舜命官之差，自稷
禹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與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
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豈由畢
得其人，任得其所，基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阻撓
於局守之內，是以事被其理，人盡其材，君無挾於上，臣無爽於下，功
埤當於名，統無窮，及其失宜，則升降任情，貴末與征，使人不量其器，
與人不由其識，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
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
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
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因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日當審其人，
則閑之，是皆謂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
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制愿習，匪論資
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遽升，不以
一眚而遽廢，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
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

郡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
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
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
級，遂令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
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
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愚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
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
不同，蓋以懲於變易，並持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陻洪水，績用靡
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
罰知臣。陶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
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庶寮遷除，下乃言
舊例，居官歲月，皆各聯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當普時
順宗情避奏云，臣於大曆中，嘗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
之言，頗爲宜然，以臣意，尙有偏見，凡物舊則須辨是非，是者不必
渝，非者不必害，況於舊例之內，自有升殿之異哉，先聖之制，雖臣肅
書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者，積年不轉，迄至中廢，君臣構
嫌，始務傳齊，百事稽滯，其於遷授，尤所艱難，始以婞悻失之，終以毅
阻成之，致使彝倫閼紊，庶位多淹，是皆可徵，若是爲法，夫量才取者
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遷
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
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
爲中道，議者皆於通理一端，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謬老生之常談
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續熙帝載，匪惟序務，兼亦養才，是以
職雖有小大，所制之等而俱不可曠，然者蓋備於時而用序故記

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此論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
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
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共之禮制而不本事情者歟今内外庶
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資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繫者既以無闕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
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内列朝行外登郡
守。其於吏屬多已長年苟拘積階計日思遷而又淹逾考限坐易星
霜顧據生涯能不興歎昧異登延之義豈承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
固非理道屬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
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
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存人之所爲
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慶至文必差殊錄而擇遷必昧茲反既各

事無營守或爲吞吏所持或生承文所料偏以一職素遭屢狠重使
理荷不終雖名中鈎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者故聖人重
人之才慮事之弊抹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
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畫而事有
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進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
則人心怠而事守淺褻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
謂協輿議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課負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
則才者何由進發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
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体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數求諸
太宗天后異嘉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
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曆客太深衆嚴太峻常人才
器曷副天心故雖僅超升亦聯花默廢人物益弃抑斯之由而識者

莫究弦弊之端。但忌華獎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稗於除授
爲精詳以遲誘爲奉公之誠以擿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錄紛紛美
厭濫弃。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敗陰
詐以是敗度曰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沮引之途漸隘是謂既敗
於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苦望漸廣職勵浸
微。高卑等差殆不相續臣以偏倚屬官序才權職庭官無積累昧
識不之以周物誠不足以動衆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怒
悍文慮疑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恐抉之所聚卒獲
戾多起於瑕舋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軸聽思其憂乖迴於
衷思翻切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義擇用舍惟陛下圖之謹
奏

替又論除裴延齡度支使狀奏回右緣班宏薨亡臣今日面取進止

今當此選擬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嘗判財職者有績用
可稱質望人才亦堪獎任但恒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從官令
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有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總制
繁夏不可斷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散
李巽近遭到城請授給事中且合權判若處理稱職除戶部侍郎如
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
爲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孫便許依所奏施行立又還更詳思
以爲無易於此而頗適合進止李巽知度支忌未相當臣與給事
中趙憬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合判度支便迴擬狀
奏其李衡亦但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察其制國用量入
爲出司徒掌邦賦教四人今之度支與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
司有無懋遷以敷相補利害關衆元之性命實繫財物之盈虛加

以饋餉甚軍資給禁旅。到今則生事更假則容易。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悔。壓係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處。益致大謗。是時取笑四方。昭然兆應。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博察羣情。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從諮僉屬。不要翻授。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臂物。物情難。熟知不可。猶應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親詣。更參詳共耶。勿輕天下。幸甚。謹奏

贄又論齊映齊抗官狀。奏臣右。希顏奉宣。近正衙等。可進齊映。晉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欲是當處。閑任方面事。非懸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亦宜先事示義。襄之李皋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滉金象嶺通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虞。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處間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儀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積欲崇倫。援加之藏。儀司言。南宮之寀。既承轄伊。居其任當。諫當才者。象追赴闕。庶議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俟敕旨。

帝嘗覲擇吏宰。義邑而政有材名。當掏諸皆賀帝得人。令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溥獨不賀。以此時京兆尹缺。具陛下當擇臣畢以輔聖德。臣當還京兆尹。承大化。尹堂。不合親細。萬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憲宗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奏臣。右臣竊聞王鍔覓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君如此官。深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鍔若除。則如王鍔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與章大壞。又未盡。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啟。無可奈何。臣又聞王鍔在鎮。日不恤凋殘。惟務差斂。淮南百姓。日夜無憀。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為羡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宰相。中外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相謂曰。誰不如王鍔。非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鍔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向未知可聞。信有責。欲先事而言。誠恐為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深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奏論元稹左降狀。臣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者再已奏聞。至今未聞宣敕。伏恐聖慮未回。臣更以細思其事。有不可所以屢瀆聖聽。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皆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詞。然外議喧喧。皆以為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

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
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也。臣又訪聞元稹回去年已
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役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
法給券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玠違敕旨徵百姓草。又奏
韓皐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
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
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告李錡必
反。德宗不信，遂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熾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
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
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爲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
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
蓋是小事，臣何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

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
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司閑官，令元稹卻守本官，如此乃
上稱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論太原事三狀。以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要其間不可遠近，
具。臣前日對時，已子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猶在，此皆聖
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衆口所稱，內外人皆甚爲愜當。其
嚴綬早須與替，未可更進。緣與輔光久同災，結軍中，備嘗職事。比來
盡由輔光。今輔光既別除監軍，八人已失依託，竊恐嚴綬相由爲安隱
軍情事宜之間，須爲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代嚴綬入
朝。二 右貞亮，元是舊令宮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繁，令行輔光。然
臣伏聞貞亮先在汴州監軍日，因置親兵數千；往三川都監日，曾殺
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爲不可，遂怯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賜事深

前，即太原卻受其弊，雖得追陟，難以成功。其貞亮便發赴本道之時，恐
須以承前事功加約束，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三曰：右，范
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又勤於信實，所在
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令，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慮慮有年。臣又
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以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
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即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須且用其威武。比
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
奏聞。謹奏
居易又論嚴綬狀曰：奉宣令依中書狀擬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右
臣伏以道宗儒衆稱清介，有嚴綬衆稱怯懦無能。二人較量，宗儒優
細。縱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功，亦聞清淨，境內頗安。嚴綬若改移，即令
便代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喪

陛下寵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未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
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駭。兼那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群情，深損朝
政。臣前後奉宣擬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
可。伏望聖慈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擬。伏待聖旨。謹奏
居易又論孟元陽狀曰：奉宣令依中書狀擬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右，臣伏以孟元陽撫衆有功，河陽有
政。自到澤潞，或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請除軍事，遂不同。今
所除官，令加優禮。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
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受屈。雖加封
爵，恐是虛名。況元陽功效，忠動天下。有數人以無能者，一例除授，無
以旌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除金吾大將軍，較
之閑爲得所。只如柳惟晟、李簡之輩，有何功業？今者元陽猶居

此官勤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具制。未敢依中書狀使懷遠奏。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以兵騎衞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必賞。有罪必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選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劬神疲體勞耳目之察哉。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甚嘉納之。
皇甫鎛言利事於帝。陰結左右求宰相。戶部侍郎崔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又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上令學士自今奏事甚取群達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奉勑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情直言無從而進矣。
帝嘗御延英北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事賢才所以理。即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太聖主理當代之令。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使可致理。豈借賢才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熲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冊。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聰置才。凡騁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貴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儔。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絳對曰。聖哲至審。誠爲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近代澆薄。眞僞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者。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守。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節。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行不顧財利。知此則可謂近於賢矣。君言必諂諛。動聞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善。求己之售。未量己之分。覘望主意。以希合爲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爲志。爲王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權。名實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竭天下之績。從而化。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秉理端直。身寡黨援。推賢才則小人惡譖。杜塞邪徑則奸人構陷。制度直可則貴戚毀傷。忠止進用則讒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照鑒情僞。不使毀謗得行。安從生緣盡其材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理。故齊桓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審則賢者不出。故寄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實事驗之以言。授之以實祿。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肯得矣。然惟聖智詳審。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帝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有親故。則必有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弘公道。吉甫奏曰。臣等用一官。未嘗不訪於公議。有堪獎進。然敢奏陳。若於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援。昔亦不敢進用。今奉宣示。更不敢有違聖旨。絳曰。至公之道。實無親疎。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雖是親故。亦合進用。昔建中

初德宗臨御天下。崔祐甫為相。半年之內。除官八百餘員。德宗謂祐甫曰。卿除授太多。又聞多是親故。何也。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看多之與少。其是臣親故。方諳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與官。德宗賞其言。衆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命官猥多。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諺。及至元宗朝。赫赫有名望有事績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若拱默避情故之嫌。使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美。是依違苟悅之臣。非聖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才沾實稱。情故可驗。臣豈敢避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之道。不論多少。祇在至當爾。卿當我信任。勿責斯言。

帝又問。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元宗審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幸。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無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逆。而驕縱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盡於理。進說其失。古人云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也。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替否相為用。匡補闕違。諫者衆情。所藉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察之。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為所陰中。帝對絳忽言柳公綽遂奏。臺中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刺史。以勵後。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為中丞。公議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宰相之人有忌者。輒欲去之。伏望聖慈審辨根由。且大臣或職如此。且任者知有闕數。罷之何晚。

元和七年。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十三年。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上謂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憲宗時。韓愈為孔戣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三。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也。今戣上疏求致仕。故往者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依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二疏。言詞懇切。重違其意。臣伏仰惟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

過三數人。實可為國家安。皆古以來及聖朝故事舉八九十四
視聽心慮尚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敦勸留之，
優以祿秩，未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
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
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我幸無疾
疾，但以年當致仕，緣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
之美。況左丞職事無極清簡，若疑以繫要為辭，自可別授散秩而
尊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致，尚未得退。致獨何人，得無異鄉人
皆求退致，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緊陛下事思
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僉又舉張籍狀曰：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右件官學有師法，

文多古風，沉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
子監博士一員，生校籍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
尚德之道。謹録奏聞，伏聽敕旨。

僉為兵部侍郎舉韋顗自代狀曰：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兼御史韋
顗。右狀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舊
右件官學識該遠，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歷職二十五年，
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父召歎本播郎官重為
德之譽。顗宜當之。乞回臣所授，庶弭官謗。

僉為京兆尹舉馬揔自代狀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
戶部尚書馬揔。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
斷，郊野之外獄訟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
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穆宗長慶二年，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
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六年成告泗州刺史薛審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
返，上遣中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判度支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
之，又使品官繼往，是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也。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
泰昕還。

敬宗即位，王廷湊屠元翼之家，帝為愧歎宰輔非其人，使克融據肆。
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千木處魏，諸侯息兵。
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
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是使戎虜畏威，逆臣白首。管仲曰：人離而
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擬無
蕭曹。今一裴度棄之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不能用頗牧也。帝感悟。

寶曆九年，王璠奏李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
路隋曰：德裕不至如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
司，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

文宗大和三年，韋處厚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
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
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四年，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
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職。楊
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
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宣宗召翰林學士令狐綯，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為
也。朕每讀至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

事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言三復乃已。伏用
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
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尋遷兵部侍郎
河陽判官李商隱為節度使王茂元奏舉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曰
右臣右件官早以殊科專推雅度强柔以直靖伏而清頎佐憲專直
丁家難當喪而論未曾見既祥而琴不成聲逮此終喪果掌拔擢位
頃居鎮守琮已列賓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頗精中選尋借外寮伏
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段瑑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
屢為從事曾佐正人加其富有文辭精於章疏得而且給通而不流
臣所部精選京都無繁章奏啟無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
官充臣節度掌書記裴蘧右件官曾國名儒邑鄉右族松寒史書焉
老不遠臣肯為鑿門牌焉已途為辭而且以撰論兵如故授多歸

委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三簡潛跡於流輩
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夏侯譚右件官藏器於身
為仁由己齊莊難犯勁挺不撓臣往初所治務繁精求思留仕藉以
重寄皆失請依資改授一官充臣節度巡官以前件狀如前臣四郡
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宗宮廣延儒雅幼西河之猶待無得賢才
韓琮等並無所因僚不由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恩盡允
誠請謹錄奏聞
天平節度使令狐楚奏辟杜勝等狀曰臣切見杜勝右件官流輩推
門業名聞當仁罕讓見義敢為詩韻極高儀狀絕俗前任已奏
為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與語而必相弘益今臣寄分闡緣任切訓
導特奉顧憂宜在得才伏請賜守本官充臣團練判官趙哲右件官
洛下名生山東茂族二賢甚富天爵極高妙選文場再仕侯國理存

持憲蘭杜分麾今臣廉問大藩經憚劇郡非其殊尤共贊朝經伏請
賜守本官充臣觀察判官李潘右件官侯國馳聲賓階擢秀口含言
瑞身出禮門前任已奏為判官遇下而和易不偏臨事而貞方有
執今臣職在剛務切寧須賓假平均以開纖伏請賜本官充臣
觀察支使陸右件官博涉四經該覽儒略自孔壁所壞汲冢之藏
二篆能知書讀加之文柔兼以器能前者為臣屬僚當在推
獄明斷察吏黎哀矜而笑有人寃今者團練之司稽違是
恩貴御非敢用情伏請依資賜授法官充臣都團練巡官以前件狀
如前伏以長人者必以吏分勞選賢者亦用為重臣若不預令
何以報國況臣素無勳勞累窃寵榮至於賢材敢昧舊章前件官並
推賓書擇奮僚伏希殊恩盡允誠請謹錄奏聞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太府少卿盧元範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
亂尤須得人今則判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徼立軍功或但
循資考選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弊矣望選
賢良蘇民瘼用致升平疏奏留中不出
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中書舍人竇貞固疏曰臣聞舉善為明知人
則哲聖君在位髦俊盈朝皆有隱倫昭代用材政理圖無奉亂求賢若渴
從諫如流鄙所以琴瑟和協所以謀夫盡忠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
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
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衆所推書丙奏之官望如稱責如
乖其實或涉阿私所奏之官宜加懲自然官由德舉位以才升三
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欺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瞽書奏
帝深嘉之令所司舊為令

後周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兵部尚書張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君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宗善之

周世宗顯德元年以違衆議破北漢君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

六年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為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晉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是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

用人

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

太宗雍熙四年陳王元僖為趙普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和鼎相之重未偕衆賢況理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在於賞罰斯為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政憲莫舍朝廷紀綱斷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彞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素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譽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險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裔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將用普也然公議之合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密網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達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區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騖聲勢者氣索搖巧佞以援引僥倖者道消沈實淹滯得以進名儒謇諤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逾暮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瞽真伏望陛下旁采群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毗倚宜善和其若不及

堯舜卿具念哉
端拱二年。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學士趙普薦張齊賢可任為相。上
表曰臣叨受寵榮致招殃咎昨業疾苦全是因危。承聖主之憫憐切
加救療念微臣之衰朽難以扶持。近者雖獲初參尚無氣力料茲病
苦那得久長。疑大限以非遙恨深恩之未報倘歸泉壤須負蒼臣
是以斟酌物情休量時事今有合聞顧慮須至歎陳庶無隱之倘
顧國太平之業況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
之干戈未息。勞民動衆常有了期。歲久年深必要未雨防微遠慮。必
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藏謀之策。此時輔務須親正人。去年飯
虜侵邊至震受驚萬衆射惶勞之憂卜官無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倍
懷愧恥即曰同僚共事無非謹審清高。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
禮。稍存識略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視工部

侍郎張齊賢早居鄉曲。流布令名開寶年中西京知府焦繼勳河南
縣令盧振等當時同上奏章並以賢良稱舉。從來履行本是真純。後
來御試登科歷方奉命親民位事頗著廉平。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
密地。公私識此蓋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鄰州日繼
聞消息未測緣由。日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憐
尤。其知義士忠臣未顧身之利害並邪正真。久遠方知。如裴度為相
之日正色當朝猶驅佐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而能黜退姦邪不避
權勢致其朋黨疾之如讎。雖遭毀謗頻遭罷免而忠勤顯著時當
功名乎裴州五十年賊臣並因裴度之功。李林甫居相位十七年不
曾忤旨唯將諂佞自固恩榮容姦承顏順意安祿山顯有異謀
並不隄防以至敗國亡家皆因博通所致。林甫既死斷棺棄屍況明皇
帝之武聰明豈知與害良由委任非當為患實多。唯有用人不可不

謹。則知抱忠良者須有依違懷諂佞者惟思苟且若非審言觀行何
以知見否臧。張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處治
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伏乞皇帝陛下留居左右歷試艱難。緩急
之時堪期得力。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所以潛貢管窺望垂天鑒。更
希詢訪。兼訪安排。冀分宵旰之憂。同建久長之策。臣之此狀持乞留
中。所貴全繫君恩免貽衆怨。倘諭之罪。無以自逃。
真宗咸平元年。知鄆州胡旦用宿儒大臣以小人為戒上奏曰臣
伏睹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闔闥瑣媟之事。臣聞古先
哲王。詢于芻蕘察於邇言者蓋虛視聽。雖藝故採此以達于物情亦
嘗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
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掌事利口人心惟危。頼
先帝聖聦。尋各誅竄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

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既用林
甫國忠則亂。此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古者諸侯亦法明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得先哲之人。並
於成康刑措並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蕭曹之善。明皇太平復
是姚宋之策。太宗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歷走之吏。可當
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況小人不敢萌
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
咸平中轉運使劉綜上言天下州郡長吏當官皆獲資例而授未為得人。今
自兩川荊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衝要戶口繁庶之處望擬
加選任。其親政獲臣及餘合以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仕陸
官者或以久滯或未習宦劇慮求便免。請自今又須慶未熟。者以補其闕。

審官授狀。並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賞。
天禧元年擢右正言。魯宗道奏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摘斥。故天下親民者類貧害政。十常二三。欲撫民而美化。不可得矣。謂宜常除刺史守宰。必親見而考察之。令守佐縣未職。親見。宜令大臣近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試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殊令。微此庶得良守宰。宜助聖化矣。帝納之。
眞宗時。知處州楊億薦韓永錫。上奏曰。臣忝分朝寄。獲接郎僚官吏之間。各知其能否。朝廷之遠。敢避於薦論。臣伏見前監本州縉雲縣茶鹽酒稅三班借職韓永錫。少以明經會于場屋。既不擇祿。遂歷邊行。一自監臨。六遷寒燠。捨身奉上。摠夙夜匪懈之誠。守道安貧。勵風雨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跡昭然。臣詢於群倫。備知行實。堪充之任。不足盡才。州縣之間。可使佐政。宜塡字人之選。必成循吏之名。臣竊見淳化四年。選進士諸科舉人。充行事除宣令。如兩任六考無遺闕。許與文資安排。永錫考秩之間。與詔書而未應。臨仕之陟。員官業之善。伏望聖慈特與文資昇獎。拘私職。貸保其才。嘉有功。臣當連坐。
仁宗天聖五年。左正言劉隨上奏曰。臣伏見宰臣王曾因承微疾。辭拜章求退。除旬刻責。懇懇再三。兩宮咸以未賜允許。臣詢於群議。亦所不安。中外具瞻。卓期仍舊。臣職居諫列。亦合敷陳。伏緣進退大臣。治亂攸繫。忠良進用。則天下皆喜。儉邪進用。則天下皆懼。譬之兵器四柄與今。苟非溫學端厚。未可容易輕授。蓋君子得柄。則裁成景化。扶衛黎庶。以保天下。唐明皇用姚崇是也。小人得位。則中傷良善。剸割任情。以亂天下。唐德宗用盧杞是也。且君子小人各有其黨。君子之黨起。則協贊長治。邦家用寧。唐太宗之世是也。小人之黨起。則與邪勢同。請託營私。作威福以亂天下。唐順宗之世是也。是以知進退宰臣。不可不謹。臣觀王曾厚重寡言。公忠有守。先朝擢參預鈞衡。兩宮聖明。俾專樞務。寅亮屢操。長謹恭人無間言。命請賢擇。而況曾髮未暮。孩屬可參。顧修四輔之聯。似爲一身之利。雖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而憂國如家。未可許於去就。伏望聖慈深加敦諭。勿受封章。屬意精專。復令視事。舉先朝之甲令。以宰司之職業。使彌縫政者。務其實奉職。然後明則奏以公行。振舉綱條。補缺麻扶持。佐聖德。以成太平之美。不美哉。臣竊慮聖慈憫其懇誠。或遂來請。以居將相。宰執思量。未曾其今。中外大臣。豈無智慮。接其班聯。雖當於聖心。得任持權。亦防於難。制可謂之數是也。臣雖甚寡識。亦嘗品量以曾之厚重。鎮安張知白之敦教。奉國之處龍之能斷。大書曾宗道之事君無隱。斯並先帝東宮。兩宮登用。輔翼既久。勳勞一等。舉議公言。未宜改易。所有王曾。伏願頻降中使。俯宣慰旨。候其疾損。遣赴朝參。如此則存注之恬。益彰於信用。補報之效。必盡於才謨。輿論君斷。謹先天聽。
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諫急政。退託不繫闕。致言之路日廣。使督以須告。誠夫人君擒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撥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胸中矣。臣向已嘗數對。所欲言事。聞於上未命。明聽陛下故直無狀。再降德音。似欲竭盡下情。以稱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也。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君不爲私也。小人雖進。必引其類。使肩勳肆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謂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曉也。陛下何不

質之以事驗之以言無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之似可用審之
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之質直蹇正多所補益之似迂闊審之而有
實君子也又以其言論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爲忠事與言反者
爲邪不然其邪黨進其黨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謂使得行者
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言者稱言
之無罪是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係探其以間忠臣亦
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毀邪矣且邪人緣隙投訐者適肆詆人
必以難驗之言傷人必以似是之辭使進不得自辨於言隱有以離
間於君於是正人無情有功抑進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爲可也正人
則不然殺爲中帝但爲正論引古今之宜報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
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爲可也
故大開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浼佞終不去矣今議者曾曰

六

朝廷識安且治臣以爲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爲治直亂之未作耳
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之一患也重違大臣而輕任
之二患也大事不當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者爲國計而不
肖者專爲身謀爲國計者必待至公故言直而從少爲身謀者專挾
己私故論巧而從多人君不能容之則姦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
破之以小害便於不能爲利爲大功者患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
善令方下而謀令移之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
不能安而忌人之能患已爲不善而能敗人之爲善故曰作事以是
爲非若朝廷已知其無不能作去郭公所以亡也已知其賢而與
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
輔右弼參贊樞細朝夕對攜謀謀以爲忠且賢而擢之材且
能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今或指識不米飛語小

則被移大則賜臟輒黑單從謀爲騎抗遠令家無全節人無全行何
其有道也言而賢者之迹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謀至者瞻前畏
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而備但捨國事而不顧爲身謀以自安大
臣如此陛何賴焉且君擇臣如[illegible]以手足爲報君擇臣如
路今[illegible]以路人爲親[illegible]衆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
切於兵制[illegible]其神於機[illegible]天下莫[illegible]於官今[illegible]而不肯計矣
其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illegible]計小
利害[illegible]對而[illegible]所取[illegible]而奉行[illegible]一日歲偷一處陛下
又不念此是朝廷論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寇盜賊
相仍中兵[illegible]聚餓在路此時之患不知誰能出身爲國深陛下莫
此安危耶誰[illegible]執節[illegible]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治也直
亂之未作耳[illegible]下詔[illegible]部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稍清議品詣

七

揀審汰去天下之冗[illegible]明紀律斷自宸衷必取成功不使浮言[illegible]
牧匪石中轉則[illegible]之財有數年之饒爲萬一不虞之備此策之善者
也臣智識庸暗不足上富[illegible]陛下裁[illegible]其誅
邪又[illegible]定方[illegible]以[illegible]材爲廣明主[illegible]而行
酒[illegible]生侍[illegible]然[illegible]成[illegible]功[illegible]見應[illegible]論事擇料張
定方年三十八[illegible]沉[illegible]直行[illegible]文尚体要不工[illegible]病[illegible]知[illegible]
略無明[illegible]貞[illegible]心[illegible]爲[illegible]黨敦勸入應[illegible]畧[illegible]論程
藝[illegible]其[illegible]心有司[illegible]不干州閭[illegible]言抗[illegible]指
摘[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門[illegible]觀其議[illegible]爲切[illegible]因取
其所[illegible]書[illegible]多[illegible]紀[illegible]亦[illegible]文案
實與相[illegible]臣以爲
如定方[illegible]不可多得[illegible]上[illegible]程其所長授一職事官令往

西北邊郡必能研究術略。參贊帥臣。討論營陣。商榷攻守。至於撥煩幹蠱。又其緒餘。臣既知其人。不敢有蔽。謹錄定方所著三軸。并封上。如有可采。伏乞特賜旌試。果無所取。臣甘苟容之罪。

仁宗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康定元年。仲淹知延州。乞詔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狀曰。臣竊見邊上將帥患少。今高繼嵩等二人情願戮力鎮戍。不憚守禦。却須藉朱觀狂從業此輩。既去則鄜延路又闕驍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猛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員差遣至驅使。歷歲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狄青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特旨管軍臣寮。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試以武藝。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遣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臨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之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詔兩府為預備。早加選擢。

慶曆中。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議曰。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理。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乾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頒於天下。一條何則能政之處。民必受福。謬政之處。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以因循待恩為遷徙。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之民。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應堪充舉主者。二人保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勑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勑明言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

仲淹又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疏曰。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已蒙降勑至密院。入遞。今臣看詳勑頭名著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仲淹又奏舉胡瑗李覯狀曰。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悌。習以禮法。人人向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於鄉閭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令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仲淹又同韓琦奏舉雷簡夫狀曰。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偕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仲淹又同時奏乞酬奬張信狀曰。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隊本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鬭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為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椀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二資。張信即奉聖酬奬。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於蕃界西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蕃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

仲淹又奏舉許元張去惑狀曰。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重難刻剝。三軍不乏。又須經營。貴者求通敏之才。者杜黨之用。庶軍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切見殿中丞監在京榷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審榷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資助軍國。又臣切見張去惑素有時材。不憚艱苦。昨慶州留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掇。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能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緣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榷貨務。替許元。如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仲淹又奏舉杜杞充館職狀曰。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

廷兩府任合多擇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乏寡。唐太宗置弘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命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僚中多清簡修居往王之地。皆求宋府諸司職任。或闕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市減秘書丞尹洙。秘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恭。殿中丞呂公著。大理寺丞陳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閒手臨注諸孫復。或文詞推高。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六中書詢處其間曾已著者。乞不限員數。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未備公議者。乞加詢考。更詳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職缺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差遣。庶令與俊之士與籍不親。未臨之務。專論綜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切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秘閣與三館。正宗聽朝之餘。時或遊意於此。祖宗盛意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冀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喜之。綱紀至嚴。雖治必亂。僕所舉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所冀未服。正宜康陵將相更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二年仲淹為參知政事。得聖運行。令許自擇知州。乃奏曰。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共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臣等以兼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以一州觀一路。以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

專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嗟，盜賊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今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羅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羅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候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候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祭官條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仲淹又奏乞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蹤跡。曰：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請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專面對，審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假權。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最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榷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刻，遂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邏使運，舉監在京榷貨務，皆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中奉聖旨依奏，俟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官上件職，信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并宋氏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官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所舉許元、張去惑，可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件任使，即別舉，銷臣庶協公議。

仲淹又奏葛宗古蹤跡曰：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葛宗古為使用公使錢入己，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緣朝廷寬賞，亦須降旨並下班行，必然挫衄，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雖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凡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迴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擘畫，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無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己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為人規措，多陷恰名死罪之害。陛之弊，公朝而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便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鄜延路中最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寬減。

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乞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奏曰：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警，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干治亂，輒政堂可不知。文武二命，自古一致。臣竊覩國史，宰相魏仁浦當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領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

慶曆三年，御又乞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上奏曰：臣伏聞近降勅命，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譖，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如西寇之

材亦須稽考若二人俱去或恐闕事乞令輪替頭一名召來使歸內
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允
衆所謂甚得其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
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例遂不穩便此乃横生所見巧爲其說沮
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
淹以西事方急陛下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秦又不合帶出外任是欲
蔽君聽抑賢才遂邪用心一至於此況先朝曾有大臣帶兩府職
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以爲例臣願陛下無惑
異議專採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
或許一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於此臣已
夕來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卽此更令
深合事宜臣不勝懇懇激切之至

獨爲樞密副使富弼張昷之等可充轉運使副此只臣近曾兩奏乞令
中書樞密院通選諸路轉運使副令逐路轉運選轄下知州逐州選
部內知縣縣令若此三種官一一得人則天下自治無事朝廷不勞
而治矣然欲知天細微利害自要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先擇好知
州欲擇好知州須先擇好轉運使副須是轄獨大臣用心至公精加
揀選親戚故舊皆不得盡薦可去者必去之仇讎疎遠者不得抑塞
可用者必用之去之者勿避其怨謗用之者勿求其感激不避恩於
已不推過於人若能如此則天下賢者有才者可以盡爲朝廷之用何
患不得諸路轉運二三十人而已伏緣國家之事莫非至公須是轄
獨大臣用心擇選當然則賢則進黜之人以謂朝廷公行自然無怨
人既無怨事乃平貼若有大臣不存公共之心推事與人則進黜者
以謂朝廷本不過我只是某人私相見排遂生怨望議謗君上

既廢事乃破壞此於朝政爲害之大者也今既委逐路轉運使副升
黜一路知州其權甚重其事亦大須是有才識能分別善惡仍須推
心至公而行事果敢然後可當轉運之任今逐路見任及新差下未
到任轉運使副共二十八員其間明有才識能分別善惡推心至公
行事果敢者無三二人而已其餘雖別無顯過可黜奈何碌碌常才緩
急無用其間亦有作過之人但未敗露或以敗不行者不更張必難
集事臣今來於衆論得九人皆謂堪充轉運使副可以委付選擇轄
下知州必擇盡公不負朝廷差委謹具名次如後三司鹽鐵副使張
昷之知雜御史魚周詢史館修撰[illegible]知諫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
知[illegible]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楊紘權三司判官杜杞權三司判
官燕度右九人皆搢紳之選令且充諸路轉運使而皆可授權任
使更乞令兩府同共銓量施行內有當是宰臣思殊遠觀然其人實

有才用但年齒稍高而心力不逮不可以大臣親嫌而替也臣又慮
諸處見任轉運使副例各未有敗別無顯過恐中書以謂替罷無名
臣今欲乞特降詔書告諭天下備陳轉運使職任非輕自來有失精
擇致職事廢弛物論大以爲非昨據樞密副使富弼上疏乞選擇天
下才能轉運使副仍下中書樞密院令同共用心推擇中外有才識
堪任轉運使副臣僚令據兩司條奏到某人已下若干人堪充轉運
使副已令差赴逐路充職所當務在稱職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又據
兩司條奏到見任轉運使副某人以若干不閒顯効並仰中書門下
就使別與差遣若降此詔告諭天下則退者以兩府公黜自當無詞
進者以兩府選者孰敢不勉如此行遣不是無名使天下之人耳目
一新謂朝廷進善退惡政令清明守官者各知恐懼不敢因循豈不
美哉豈不善哉

仁宗時宋庠奏曰聖詔以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軍閑委以將帥
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容不能通變於時邪。豈簡
擢薦未能勸勵乎臣等竊觀唐史設治之本未嘗不以急守
宰為寧方內。願求侍帥以清戎索。竊惟陛下秉至明之德御大安之世
惜民防患。孰先於此謹按朝廷列郡四百地踰前代參建官吏分領
政條其間知州曾經選人者則領以公相次者寄以他官自餘遠
速由御監則守而下莫不推材是擇考績序遷有踰達從宗勤
或降或罷無所私焉臣等以謂選任之官如此粗已乞欲人皆部桂
政必擇黃賀於前關恐雖蓋甚然重內輕外今古常情臣等敢不史
務來論審加勸沮或申明約束或兼察風謠以擧其之材庶幾可復然
不得謂制度不立矣若乃將帥之舉宜審是司國朝之規名以難越。
儻或奇材拔於羣萃勇略著於邊鞋任用之間亦當公論然亦不得

謂簡擢不擧矣

慶曆中知諫院蔡襄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一奏曰臣伏見前宰
臣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十詣夷簡家謀事及司徒罷相
之後朝廷有旨令商量軍國大事一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
其家評論西事臣切謂夷簡於時陛下於內中開設道場及賜手詔
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臣謂陛下假人以恩則可假人以權
則不可何哉陛下春秋方盛固宜親決萬機。卻令宰臣樞密詣夷簡
決事臣恐天下以夷簡之請陛下如何主也。兩府大臣輔陛下而治
天下者今乃伍於安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臣恐天下
四夷聞之謂大國之材而無二下之術。雖陛下以優恩寵待老臣
正得為君之道而夷簡不能上承陛下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
為人臣端居私家屈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況夷簡謀身忘公養成

天下今日之患基致一邊生禍百姓困窮爲手所指無敢言者上天
降警祖宗垂靈輒以病辭而陛下尚令參決大政是陛下主令未之
悟也臣切以陛下即位之初夷簡便爲參知政事其後數年遂至宰
相出陳州半年復令又出許州一年有餘移領魏府邑歸作相首尾
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一年有餘而前後雖有王曾李迪張士遜陳
堯佐王隨等更迭爲相而稔年之間無如夷簡輔政以來所言之事
陛下一皆聽信而施行之出藩未幾還當大政以病居家兩府問事
得王之深無如夷簡輔政既各得主又深固寵敎風敎立庶官皆百
姓鎭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爲私計豈不負陛下眷遇之意也夫開
庭言於謀論者宰相之体也夷簡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
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滕宗諒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等或謫
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遂忌嫉以成己惡殊不

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大者也又使天下之人又教其子弟義莫
勇威以奇書爲謗此乃絶人之謀之嘉謨盛本朝之闕壞其過一也夷
賢誥行寫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教人之道先以名節爲本若
不使好令名則何恐不爲而無不懸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
爲闒茸之人也夷簡爲政不喜談人附己見爲善介特而自立者皆
以好名弃求古欲以沽之善人恥此往往逃避以遊好名之譏。
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爲廉隅屬名節因循闒茸隨衆者衆矣
不爲忠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者爲懇力護之。軒邪不敢淫成此風
習以爲俗又使天下之人皆以遂利爲智能遵勢爲恩能乃奢靡
恥之節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宰相之行也
夷簡一忌之辭皆須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知其事
然後與行若不可行善亦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以是恩歸者

害陰為羽翼使天下之公述大公之論有朋黨之嫌其過三也夫進
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京朝官吏部銓選
合樞密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考兌
官至多而曾不裁損奇材異績未聞獎拔貪墨昏耄之人曾無免罷
賞罰及來可理務施小惠多頻收錄使天下貪庸泯瀆書悉無剔其
過四也夫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
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歲歲數數
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能充三司
使副使發運使轉運使但務收取人情用為資歷纔及數月即又遷
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
懷忠謀通宰相之略也當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進禦邊之
方略為處安引苦惑除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皆尚姑息是以去

卒不練器械不完然羌寇我强弱敵懷異志是蔑當國之德而外之
敗任福已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
下死者又數萬人蓋由遣命將帥或分或合法制不專上下不舍大
戰則大敗小戰則小敗使生靈肝與金帛沙磧父子夫婦存殁宛痛
廟堂之上成算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相之謀也自西
師敗衄之後北虜來降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指關南之地歲
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敢於壓境堅求納字使中國大為耻辱其
其禍極害若癰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未盡日深其過七也夷簡出
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至事勢縱橫如
此正謂夷簡若實有智謀救此便未只務固寵不肯施行是不忠也
若竭盡智謀處事顛倒是不材也不材不忠二者必當一責尚敢貪
饒不能力讓戲謂夷簡雖令政府一兩人令全家臣議大事足驗夷簡

進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年後以病辭退帶
宮觀使各不復與聞政事甚明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樞密重軍
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君臣之
分保終始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体
三年褒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上奏曰臣伏見陝西沿邊招討
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難得忽命替走再
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讓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
之議有三焉曰使琦仲淹俱來也曰一處手內一處手外也曰皆留
在邊也使之俱來者此朝廷之本意惟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
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能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變更持以求破賊之
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
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奉書神應也

用兵不勝由軍制未定無節制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
令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手內也西寇雖已
請盟志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邊奏今盡還朝新
帥郡戰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撫備忽有奔
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
猜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言其艱阻者陛下必不信矣若沮其材德
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蓋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慕今侍去邊
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
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所失望
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雖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獲者
愈大以是較之情偽甚然或者謂二人孰宜留於內外臣以物議
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然

內書謀言而屬外皆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遣於理甚當也其韓
琦范仲淹代乞朝廷不許辭避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
下以協衆議之公論也
襄又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讒間不盡所長亡奏曰臣伏見
去月已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擢富弼用
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
有飲酒叫號以爲歡者謂陛下果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
易泰之象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辭曰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
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衆國歡欣者豈以一邪一
賢獨能關天下利害哉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
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竊憂之請畢其說

奏議卷之三十六

明肅太后初秉大政陛下親臨庶務一日出令擢臣起家天下觀聽
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
襲常而怡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寇兵犯邊
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百姓困窮北虜乘釁飛我強弱遣使
求地京師震驚幸而遣使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
患當如何也然猶拒忠賢之士而易更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
有爲然辭無勞之急陛下當發剛斷博採物論擇而任之人人惟欲
而已竭切憂者誠恐皆用之條或有讒間或拘條例使之不盡所長
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恨之根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
病者其安時調養連四體固不病矣其在皮膚當急早去之病已安
矣此二者皆已不及今病在肢體正得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
而信任不疑聽其施一法非徒愈病又救民於疾者當其此時使良醫

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智難責速效矣願陛下
思祖宗社稷之重於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恥發乾剛夫決
之適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
襄爲起居注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上奏曰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
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
也切見參知政事王舉正材能寂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
天下之人指目光當爲退矣又未寧生民窮困國賦貧虛陛下豈不
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令舉正碌碌備員自陛下擢用
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范仲淹見已出朝若以懷置
邊事韓琦是以當之乞移仲淹參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
議
襄又奏曰右臣近論述參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

奏議卷之三十三　二

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人乞參知政事或者以謂
若用仲淹參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府朝廷於大臣不失進退之
體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入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
於樞密院然樞密院專掌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御群臣稱職者
用之不職者去之舉正預政以來有何建明著於時論豈不以罪斥
而以恩罷甚爲幸也大失伏惟陛下天資仁厚不忍去一大臣之當去
何羌寇侵擾生民已困兵戈未寧求罪不節教敖四海思望休息急
於用才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曲輔雖欲苟同列豈不誤國家大計乎
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罷舉正用仲淹以答天下之望臣爲諫官
論列大臣先當識其才與不才若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頼朝廷早以
禮安去無令醜迹暴揚於事爲便
又奏乞留歐陽修狀曰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修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
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才有長短。適用
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
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
則能為之。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
体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
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除修之身。使舍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
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實為朝廷惜任人
之体。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職任。令依舊知制
誥知諫院。

仁宗時襄請叙用孫沔狀奏曰。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被謫。
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至傳聞。不得其實。然覩貶降之書。及

有履繳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違戾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
沔之治杭州。剗除豪猾。摧抑豪強。令行禁止。與爭者大憾。日為辭訟。
其間雖有過當。然風俗澆漓。至今衰息。所為知是。雖至愚之人亦能
自察。沔猶闊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四集而然。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
去。小人共德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白而技陷穿執旨為敵。臣恐審問
体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文同日下審問。所其又一夕四厚。
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擇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寬。沔以當剖
握密侍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往。大臣有罪。未能自明。由沔而始。沔生
儀戚冠鈔二屬。近侍主多獨沔被譴。積年之危。屢經起廢。一旦棄
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擁索。安能無過。沔且老權為之保。豈
復自振。然臣子之望。盛名難受。伏乞陛下衰其念己用之效。察難明
之語。滌洗拂拭。有所任用。令孫沔修舊。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恩

襄又奏乞選擇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曰。臣風聞臣僚上言。為翰
林學士員闕。乞未添補。臣竊謂翰林員數。不若精選才賢有學以專
此職。最為清選。朝夕開宣。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
世之才。所論者足以開格人主。聰明贊成天下之業。今未只循資序。
隨例補選。或行進奸邪。或才識猥懦。中書據名除授。更敢斥退。況其
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豈可不擇人。望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
翰林學士闕。直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意選人任用。庶乎
奸邪猥懦之人。無由濫進。

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二

用人

宋仁宗時歐陽脩舉朱光濟狀曰。右臣伏自乍勑封官河東沿邊根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雖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絕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朱光濟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軍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管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經泰光濟應接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土地。求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命赴闕切以邊郡常患難材苟得其人合豈宜屢易自有移替宣命軍民各不欲光濟朱光濟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illegible]政

但有一事敗朕甚甘連坐。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又狀曰。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朱光濟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爲光濟病患曾加體量。臣昨任岢嵐親見其體貌絕無病狀。據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illegible]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房止隔界壕不比[illegible]控扼光濟得人。臣曾見朝廷選擇邊將況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朱光濟於武臣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生疏未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濟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濟之私。蓋爲邊防之計。其朱光濟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復韓一臣今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臣知朝廷遣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

又邊事有所敗朕甘與同罪

慶曆三年。脩又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曰。臣伏見朝廷推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秉性忠鯁遇事不疑。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用矣。可惜不令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統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况不堪大用者去之。乃是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况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

雖罷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害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儻以本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

脩乞力拒誹謗終責任范仲淹等上奏曰。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得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獼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又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illegible]責[illegible]中外大務

既罵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報京師。驀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身心銳意必不回息。而中外大臣自憂國同心不必相忌。而江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四年。修又論鄭戩不可爲四路招討事。曰。臣伏覩勑除鄭戩兼永

奏議卷之百三十六　三

興軍兼陜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之議論皆以爲將在臣之責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置都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佐鄭戩今日之權。失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番漢數十萬之衆。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寄。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將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一一關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實而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當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衆。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識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總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承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向都部。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部將。卻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又小乖。殊非行古之體。不惟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顯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知此事何以類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恐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舉畫時。琦等身在邊陲。當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善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理政。以爲關中之重。蓋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專得處置合宜。

奏議卷之百三十六　四

修又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曰。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免者。若以昔日差合更有不知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當轉運使。精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卻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皆卻是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以未諭也乎。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更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獻議廉謹不爲大過惡。庸暗懦者皆可兩轉。論資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然官雖漸濫。猶未敢慢。今天下事勢。豈比向時。盜賊縱横。而州郡凋弊。公私困窮。則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殘。雖有出入之方。而急不能了事。豈可尚循常例。依次用人。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循其已作省判。須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黜。後來者又不得不擇之。永無

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屬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責，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好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矣。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

修改右正言，論轉運所按事不必更令提刑体量。上以問臣近，具推南按察使邵餗奏為体量知閬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邵餗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簡命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餗果是何如？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又何疑？然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邵餗優劣

如何？若才過於邵餗，尚可取。萬一不才於邵餗，見事相同，卻言席平為才。邵餗合得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邵餗，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邵餗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嘗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体量，然後為定？中外議者言，執政大臣記以審謹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言必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論，使被黜者知大臣此於言者不得已而行，然圖怨不歸己，苟識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緣此意，各好避怨，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憑詔書舉其本職，又卻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難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餗言一不

才贓者，所責朝廷肯行，然後部下依法，官吏畏之。今反為疑誤不信，卻委別人，則邵餗之使威誰肯信服？邵餗亦難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餗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慹，以謂任以事權，反加猜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邵餗所奏，特與施行，令後按察使奏人知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

嘉祐元年，修為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伏自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斷以為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奸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懼。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於用人尤所審擇。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

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聽知毀譽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素為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乎？將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竊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

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朝之近習，朝夕出入，非見無時，其所譏誚能使人主不覺其嫉呂朝甚。給侍官人人嫉詬，諂譖朝一人進，一言毀一人進。一說無不稱呂朝之善者，陛下視聽□□邪間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為有術，久已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有術相譽之力也。陛下常思近歲以來，大臣体事，建為言事者所□□日用非其人，不以物議而然也。今呂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文，紀中責因內降以起，斂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呂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瀆聖聽。若不留則呂朝得遂□頃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愿陛下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呂朝，選其賢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預論思，見聖心未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居獻補。

脩又舉胡瑗奏曰：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解試，得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善，在序之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徒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臣等欲望聖恩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分散。

脩又舉梅堯臣狀奏曰：臣等忝列通班，與聞聖治，知士之善，敢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家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伏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議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於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同罪。

脩舉處士陳烈狀：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道之方必須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儒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臣竊以內外其實不止眾徒之多為盛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篤，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慕，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宜以禮致之朝，必有裨補。近聞今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尊賢尚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置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朝廷崇賢勸學之實。

再舉陳烈狀曰：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師表，處之太學。竊聞朝廷今以官秩俾之請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寵賞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烈不自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繫。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實欲諭讓而遂有懲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賢才學者至於未嘗不如此。在下者進退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勸進之節，天下靡然，歲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進退之際，足以恕勸。竊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使

必無名譽進。恢其既著，餘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乞致仕學校之
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伏乞早賜指揮。
脩又薦進士張立之狀奏曰：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今士人名節
不立，民俗禮義不脩，所以取士多遺而浮偽難明，治民無知而罔犯
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臣伏見徐州進士與三禮出身見
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
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僚亦嘗奏聞，至今未蒙朝廷旌擢。
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親許入近遠官，立之家
居，則患祿不逮；宦遊遠方，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
有累篤之美而困勤不及於人之養親之志，所拘至先於朝廷獎善
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問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
狀，與一本州令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

先於孝弟，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
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
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四年，脩又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狀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在
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
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
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淳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
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
風動天下，而聳厲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
於苟得，不牽於苟隨，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
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
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貴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

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任御史中丞包拯為
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
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避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
遂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
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
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
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詰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
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
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
章力言，而祁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
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
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

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
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脩，
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
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
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
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綏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才
不才。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
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然惑
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
不入，遂付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
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
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甚盛。然朝廷惜助之

然不為無功。今中外皆竦。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教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

其物。曰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黨。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五年。修薦布衣蘇洵奏。曰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義。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未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為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采。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

慶曆三年。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縣令狀。疏曰。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設。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擇用之際。未精其選。凡其以資考敍。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他官。知為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銓部吏部。皆能討。銜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

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為簽判不歷縣。便作通判知州。看為長吏。昧於民情。殊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各長吏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簽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使求而至。

四年。拯論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第一劄子曰。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前擁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當點相繼。頗傷煩碎。蓋聞審刑院大理寺。自近歲案有多繫於推年。況無大段罪名。蓋是掎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擿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按臧之名。以闕其進。殊無所恤。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衆所嫉。若非被加羅織。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有終身之玷

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燕之昔以務德澤寬刑法故董仲舒
曰陽爲德爲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爲刑爲秋冬在虛空不用之
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爲君者亦當上体天道。下爲民施政不宜
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罪辜下不勝命。卒致潰
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於聖明當此
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困用窮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
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官吏暴虐
此弊不奇爲患。深獄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轄運提刑等官。今
精選廉幹中正之令以充其職。苛細搖擾之輩屏去不用。則天下幸
甚。
掇又 第二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副無按察及置判
官以奏舉提點刑獄等体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無審刑院大理寺
奏案尤多。皆於往等。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持據微罪。不歸虛實一例
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兩運使天下官吏。各懷危
懼。某廉慎自守者則以爲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爲稱職。人人相效
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
之事。或稽慮所不及。或人情偏不免。若非切害。亦可於僞錯誤改過
其路。今然。豈不痛惜哉。無致聞天下世謳酒稍和遠近民無所歸辭運
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倒遺所冀。商旅則信行。疏剝爲國斂怨
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
今乃務爲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爲國家之福也。比者奉屋郊禋盛
禮。大霈慶澤。欲已於赦書內。打約東凡官吏先被法虐者情非重犯。
咸許自新。役或不悛。必寘其法使情過之令。免爲終身之累。其諸
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求得豐贏課利。擾人戶。應係因來諸

般調停乞推寵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仁宗時極劄王旦等故事論奏曰。臣讀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青益
二州歲缺當代。先帝編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
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
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傑。或恐掇擢未至爾。然觀
前代求賢。不以小疵棄其大德。今若立朝之士。纔有小過
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捷於任使。大都疑相猜譽。近年
實詳遺所非近年公望其愛憎惟託上聖。誠哉是言。上加罪緣近
世之事。亦在於此。乃四海之事。未患無其人。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
歲以來。見有才名之士。必遭陰薄之譖。假以他事中傷。所守異議率
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書有所行充
以非事被讒如楊紘王鼎等。雖曾叙用。未復職任。奉並乞推與

既罷。或妻之實刻心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皆係於陞擢之
以各和氣洽乎上下矣。
極知諫院請復封駁。疏曰。臣伏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改制命已行。或
物論未允者。則臣僚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嘗特設而職
用之之事也。故外議以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
損國体。臣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
若擢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揚于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活已之直
也。近代則不然。但逮一宗議一官。則必騰言于朝。以爲已功。爲其臣
之選。豈當如是乎。竊觀國家循舊例。置門下封駁司。或近臣兼領。未
嘗專對一勅。敕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舉。豈不
惜哉。且歷代典故。論奏多矣。此局事而未嘗紙在臺而行之。臣猶持
以對舉之。衆遷尚制以上。煥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兼諫官。承宣憲

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省。不可者得以封駁。是以還詔勅如此。
則蓋易改正。無免爲過舉。裨聖政。
拯又請先用舉到官疏曰。臣伏覩近日降勅節文。責中書樞密院選
舉主二十人。合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
之深旨也。所有內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諸路轉運使
累有体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既已所舉人內
先次進用。今在彼衝替者。依人數是日方議差除。則赤子之民。受害
深矣。況臨蒞重處。官吏至衆。贓貨暴露。十有六七。若不急於用人。以
害其幹。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拯又論委任大臣疏曰。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知人。
識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嚴郎之上。責成拱而仰成。書有能知人。謂官
人使之然爾。敢最於是。則雖堯舜之無勞瘁。亦不能成無爲之化

也。伏惟陛下以明叡之資。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
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擬
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或拱默取容。以循一身
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然。默觀而信之。所若任
而不擇。擇而不精。雖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
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
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是陰存猶豫。無使謂無
事。況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蕃戎驕恣。士卒驕惰。紀律杜絕
萌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後也。大抵
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散善而背公。務文僧則貴直而嫉福讒譎然
但以營利細亂。苟得無恥。豈有推賢進能之意哉。儻令如是輩比肩
而進。而望風俗日益厚。教化日益敷。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改絃

直遠諫有才之士。擇而用之。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可矯正。而邪
諂苟且忌刻奸險之徒。豈不全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爲哉。臣以孤
賤之迹。叨預言責之任。此所以爲報者。惟思傾竭愚忠。庶可上裨聖
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幸甚。
拯又論大臣形迹事疏曰。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之。且或處
大事。必避形迹。以爲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爲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
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責。事有可爲者。以形迹而不爲。事有不
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於身謀則可。爲
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
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
任。如無疑貳。則中外協濟。庶務循舉。如此而不臻治平者。臣所未諭
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

命書侍讓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
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
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
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
若已蘊將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比來公
卿爲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滯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
思苟免。競爲緘默。若人主虛己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
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
納其言。所以貞觀永徽之際。號稱太平者。蓋由虛心納之之道。推至公
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爲美談。伏自聖上紹守神器。已逾
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考古先哲。未有如是之勞也。而時多
疵癘。民未富庶。國家儲蓄。帑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猶有

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
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
仲一諸侯佐爾猶懷於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闕然乎伏
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果斷申命宰執進用賢德屏去邪佞之黨
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祈使偉寵左右受寵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
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致治于上民悅于下而天地之和氣致
邦國於永寧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臣等又准宋庠疏曰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辭及求
正等言臣等蒙陛下擢任臺諫之職惟求取天下公議則白賢不肖
數聞于上冀陛下詳任賢得其人以咸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
睥因其任害敗于事乃臣等之職警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嫌爭
誣構愛白為異象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苟情以取奇舉焉賓其討

斷亦臣等所自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累劄
子論列宋庠自甫秉鈞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數權深而但陰挾
持祿竊位素餐安處呼得改為得策且復求辭之際陛下降出未及
斷章乃從容遜避其請是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舉諸臣
等疏論暗合己意陰誘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斷不近於
欺隱陛下所深察矣且亦無遜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
之朝宰見專政大臣莫不以其謀明爾敬取群議而行之何則執政
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以然樹喜是謂之專宜予當然非如
群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施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書宰輔稱徒實
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議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
發之主也德與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如指
其罪名而然也累如祖宗朝罷宰范質家宰王溥呂蒙正舊官本只

以不稱職乃勞遂為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掇拾細微託以為
名遣于外臣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
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書之者蓋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
所陳惟陛下聖度詳擇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以
臣等為謗議時宰故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
切俟命之至
請選諫議大夫疏　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
四品下武德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
伏下從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未嘗輕授也
歲殊不選擇但以任叙遷如秘編等輩皆頑不才而皆處此職是以
朝廷名器容易假人事難聲實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
等觀舉勸改官如當擬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為衆所推者方得轉諫

議大夫其餘不得衝入正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擇請選用提轉長吏官上疏曰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
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
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
能否辨訟獄之冤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盡繫其權至重
責任尤高苟非其人則一路受敝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
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紛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
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最政令所
出條舒收繫今朝廷既以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
之具亦無所施設又況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
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甚選擇若江西路劉韓荊州路李與輔
皆無殊廉等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播師旦

東今陝權京西張士安。河北廣平皆素非幹敏之才。或無廉隅之譽。猥當是選。宜爭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旨又拘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明其知而忍其大惡。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闕內降留考則所得精矣。凡就提刑者深處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繆舉。別與他官知與。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剩吏縣令前後條約非不丁寧。其中遷進者亦衆。知書琰自通判便授潤州大郡。眾非理本人數見。又閒轉拔知縉州。緣本州控接蠻界。若當屯治事兵。舊係武臣知州。權乞選差文資。況韓琮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劇差而授之。庶或不至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命令流內銓選注。若劇不治之邑。是則民受弊而和氣可召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援請選河北知州疏曰。臣近準北使往回。竊見河北三路州軍多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選擇。並欲謹邊防。沉之卒以爲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廚傳迎送過客便爲稱職。則美譽日聞。若循良治民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甚至承每年兩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个月。既處擾攘之中。將帥不敢少懈。上歲兩處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絶無虛日。又何暇咨謀邊職。武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爲名。桂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爲無責德意。失不忘危。或生窘又見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爲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借進市恩結援。獨務謗兩二急用此。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廩未實。苟有驚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都監鈐轄駐泊之官。並選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有武勢材幹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捍禦之術。如有負敗。不可以常議原有。雖暫俾軍民安其政令。纔息不至敗事如先。已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援請選廣南知州疏曰。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况世祿之胄鮮曉義教。重儒之家使本仕籍未曾學吏。即使司民。南越舊年文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向未練悉。大疏之重安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方國家多務。尚專勞遠民。因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目知其事。或無職官屬。只是知州獨員管幹。其援究常掩之筆則惟然求。書儒慵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縱提刑時至。使帥其遠惡。復不能遍歷按勘。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差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令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蹟及舉主者方得差移。併乞嵩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

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閑習郡事。輯寧異俗。

援請選利州轉運使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州楊佐奏部係當得逃撥頭士寧爲事過當非理打寫兵士。州司以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檢到州問頭士寧有何不伏。只一向盤問。所差官以頭士寧與李照輔有舊。蓋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頭士寧指論巳依法。何以違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兒禁巡檢頭士寧將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照輔到彼害問。振級士寧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推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巡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強官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曾爲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條所。今李照輔乃要信頭士寧分析二面差官推彼。亦皆楊佐赴推院照勘。顯是照輔與士寧有舊。挾私任情不遵詔勑。若令舉劾之處被劾者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

今後部下官屬有過裏更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勑而容長姦
惡此尤事体不可之甚也。竊恐輔不才庸濁衆所共知臣先嘗論列
未賜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臣綏撫鎮
靜。其熈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欲乞別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
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揚佐頗有黷私罪犯即令
本路提刑司体量催實事狀聞奏依條施行。

趙抃 請選轉運提刑疏 曰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
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叙遷或用臣僚薦舉間有擢進未甚得人。蓋
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熈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合一路之事不
能興守。務勅振舉職業而挾私逞憾。無所畏憚妄構刑獄恣行追擾
鎮之塗背未見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本州陳翊秀州
邊瑀。不公事迹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勘窮。而本路提轉殊
失按察。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
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為限。
則遠路得人而官吏有所稟畏矣

趙抃 請置發運判官疏 曰臣竊以京師大衆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
蓄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判置發運使最為今之劇職。固不可輕
以授人。況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任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
使許元。充自判官。凡在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委。所以歲運不乏
者。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繼用頗著功效。別有進擢
則後來雖有才者亦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數。則無由辦集。臣欲乞
依許元例。今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
久任。所貴給辦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如此害。

何[illegible] 請復韓贄等臺官疏 曰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
擢太常博士關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敢言著
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來所坐。本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録用
況御史臺闕官甚衆。若求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
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命選擢。或不如所舉。臣甘當
同罪

趙抃 論河北帥臣疏 曰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
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書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
匱乏。帥臣[illegible]得人。其為不賴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審擇
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付委任之。俾綏撫疲民。經畫邊鄙。庶幾後
來可保。是河朔之地。豪傑備心腹之助。并觿贊義同一体。庶幾均云今災
異如是。豈可坐視其弊。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俾勢更張措置。可
乎。臣實懼焉。惟陛下留神審擇。以河北事體至太師臣等。可用可黜
過賜神斷。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四

用人

宋仁宗慶曆三年。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孫沔因陽論宰相不進賢者爲將來之資。上奏曰。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舉善救時聖人之能事。古之士有負鈇鑕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回主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自爲安逸之計。而要取權所之善蓋不敢以所獲之小。以忘所穫之大也。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言未嘗以言廢者。雖時犯顏觸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踰年而已。還置有若古之伏法爲寬而殞絶其身者。就景祐已前誠范奏曾發揭有爲敢退死。七十一年。觀今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我何不倫。天長數忠而後無人爲陛下言者臣實恥之。亦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天州郡承風者久也。曾振儒者垂縣

已禀令者牧守也。皆舍轄羅黜剔勅方下。人咸以爲不足信。未踰月而輒更奏請。已行之。咸以爲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害反覆。民力殫竭。邊鄙久師而自斃。民狀同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爲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能進賢者。朝廷失業。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鯁直之人。故臣之嘉猷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而行之。書諸史策。不可備舉。臣伊見莊獻總政之年。陛下恭默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蔡齊。薛奎。以正直處居兩府。曾修古。李絳。劉隨。鞠詠。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大故。然猶姦識僥倖。閹寺威福。未能盡去。亦不爲害。景祐以後。丞相呂夷簡。得當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久。遂黜忠言。廢直道。爲吏自私。須許爲以主恃除免從代。其侍才備曾謀謀不暇。一中

堂。取笑多士。政事隳廢。邸歲羅兔。又引張士遜冒台席。本非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肇數。合從徒行。賊焰遂遵損威。夫休咏無術。惟務持三師居第自奉。盡執政。不得人之故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者爲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己者爲自固之計。故陛下思當今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召自大名。再秉鈞軸。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善。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建敗北虜。會致無厭兵械貨賄。天下空竭。刻吏守令。不得一徒。今更易士民。怨苦除盛之甚。忽至于此。是由不能遠賢退不肖。爲社稷大計也。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懷不移御之疾。在于股肱。四方萬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西諸陛下無不行。然始顯揚而未嘗少裏。可謂宋朝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以何道報聖人主。深生學抵。識賢僞之思也。盧庸常論蔭薄陪於

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下孤有賢聖而天下無其人也。或遭譖者何人。自代。令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豈之也。天下士大夫皆頌識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未之有也。苟天下重務聖相授受。可輕易哉。夫貨殖之家。有主寶之物。猶宮護重秘。錙銖情識者不得一觀。豈可付之於章駭失。終日戲玩。不垂諸地而毀者則從所事之矣。昔太祖以一旅興王業。太宗以五路定天下。真宗奉經營之策。數十年間。遂至泰寧。何嘗不選用宰輔。與平章大政。爲萬世業。若屋之柱。石身之手足。手足赤陽心體未有得衆者。柱石雖朽。宮室未有得久者。宮臣非才。天下宜有得致治者也。方今北虜同惡以挾變。境而取財。西戎數勝。以使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僞。難知中國一與。最所警加之。民人攻戰。政事隨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宜緊張

華變則不能至于治平也。臣觀往往之意無已然之見事急則錯置
失宜。既往則怙憚自著去歲北戎有割地之請未及境而百役暴起
晝夜不息。遣將帥進官稍推轂無慮數十萬兵而進之。一日邀結
譬好弃分勢解去。猶復憑將帥處於閒地。不得一噹天日之表不
後用兵何愛樂進退之易也。如此。今又聞西賊款塞必脩折衝日重
知其山乃從其自民之一事。且若因此振綱紀修舉墜任留使郎節用
養兵則貴德祥得之風當見于今日矣。若恬然不知變以為寄臣恐
土崩瓦解不可復救也。而承樹便為四方已寧。再度已吾欲因病然
默而吝無一言啓及上。唯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
也。若蒙用臣所言於天下。公議俾士大夫悉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
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若遂吝身不救前過不念已者哉今
不順已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為羽翼。

以諂佞取人者為君子以愚憒無識者為長者使之在廟堂之上參閣
上成聖明下害生靈為祖宗計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可保然若
是。張而不獨生於暵林而復見敗於虜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曾為
侍從班近清切職則度日榮名可期何必多言自貽狂妄上忤聖意
若論當轉。蓋不忍陛下受隱瞞之名承姦邪之迹為後世所議
也。臣又聞天下擇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狀多士之會當臨大事而
有守秉議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譽在內則有諍臣之風一日
登庸為方交唱慕落然有大臣之器。此所以得衆若播負以播亦丞
相素為之地。安肯拔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理可以國家安危
之寄在此一舉。未聞未有人為陛下知此者也。臣見數年前有論
西北事者肯談兵略者諂諛之輩多屢取而非笑之。亂方今之要非
言者之過也。竊恐陛今日之言不行。日之事也。故非遷闊之計雖間

之謀。忠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未愧於
人。不畏於後臣區區之心。竊觀思又和有見聞不盡恐至難異日為
禍邪所害。敢冒昧瀆陳。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社稷之
威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不信任忠良而去敗亂之故事克復
昇平在於此日。則天下幸甚。
奏。臣中丞部尚書臣妹進策曰。伏以國家安危繫乎宰相生治亂
繫乎守宰守宰之官於民甚親古者予另之國今為本位之任。故漢郡郎
官出宰百里。百里之任非材不居。國家之制若何輕之。春秋之義同
賢治不肖用責治戰。方今令佐靜居聚賤為豐印畫工之游食塞京
所司之論久次責游子弟之序。當蔭京朝職官之選。前奉勞皆得
調於州縣之間。吏滋益繁。事多不暮。文法牢錯。政事下有書字以章
其心。上無清事以誘其望。騰於內倚什於賄賂皆曰過且。罔不失為

同無罪上素不失為優是以是而觀非用賢治不肖者也。況州縣之
復害於書賤稽首階綠斷投公府民之疾苦不能抗行州之獄食不
敢力費文教守非封好自尊大陸視王之命自不若己之僕鮮賢者
忍恥顧國政憂懸者抑對不顧辱。以是而觀非用責治賤者也。夫
用不肖治不肖則政弊用賤治賤則民不伏。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嗚
呼。縣境相廢令長爲之一請九河尚為多賢比屋空虛百里無痛傷
天之和致時之災。不在斷人誰當其咎。伏念陛下幹念元元垂意令諸
僚及材能除其不肖其賤者去其庸賤令付尼春秋之義流先王
遺民之志則太平之化可階而至也。
五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乞令中書樞密院依梁漢舊上奏曰臣
伏見事相資呂夷簡隊位中書乞解罷樞密使已降與聽所曰自古已
、歷代之前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中書樞密院兩府並領臣竊

謂其時盡是非同世宗甚欲令二府以復唐舊。只貸等罷其職遣
致事体而四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頗梱馭。此以伐房為患邊防多
警始令軍務。閑大機務國論相合皆方為宗令深場雖即漸寧戍守
未能辭倚。蓋北房如嘉虎。氣則噬人。養虜爲飽且厭去。兩相既離去此
職遠剿以更不暴歷使如路人。性來杜絕今雖有蒙令凡千軍國機
要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新進聯協條。中外人
情易搖三緣忽有小慮兩地即須眾議。使是非會之事無動四方之
志公因易離難則難合今聖慮已聽西朝等辭罷使名。卻密院文書
日不通會。諸房事務亦罷呈。實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事宜使
依舊兵機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應民行以同知惟恆有
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論施行
七年。方平論請還中書樞密院。書上奏曰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

萬事之本原一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
制。因循相承。兵權密奏乃與中書對秉衡揆。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
文武為兩途。暨動垂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夫紀綱自古為理甚
在多門。況今二府之中。益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外事日生而致此
狀。有過陵中夏之患。財用彈窘。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
久缺。朝廷尊養事實其要在乎擇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
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實才列於身當。其便揆倍啓。則
勞臣益辭体或士氣離心。蓋事体大實在擇寧輔。愿謂求利害。務擴
古制者。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更於改為。則莫若適樞密院之職事
於中書。兒任樞密使副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吏且皆如
舊。指置施行。倚更圖。大是以一政事之本。責賞罰之権。大凡益之
自塞倖之望改而行之不須減者。此乃氣之不動。眾望下寧。則一二

宗臣僚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願斷自聖心行之特降制以宰臣兼
樞密使
八年。論近臣論時弊。方平書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
遷升次序。有才實者從下位立見超擢。無才實者守一官十餘年不
轉。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至數任不遷。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
効知不得進。祥符之後。朝廷益循寬太。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
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下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如行未見
有弊。及今年深。皆以為常。皆領所宜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陛
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必有勞績或特敕擢官保任者。即與轉
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酒選擇清望有
才識之人。令之舉官。如此則是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
民官。凡官有闕。惟適負敘舉之。庶見急才愛民之意。

仁宗時方平請令二府各舉將帥。上疏曰。臣竊思二虜通謀三邊啟
釁。外則民力漸困。內則府藏虛。將帥既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
邊攘寇未見長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尤為急要。豈須不
次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宸旨。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所知。或有
智勇堪任將帥。勤幹可任繁劇。但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所知一
條其事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所舉者。其人或已在
之時及將來堪任使之路。使據事實陳其才能。眾以為然。即與進用。
不惟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陳力。
即可以下集眾務。上分憂勞也。
方平又上言人倫君臣關股肱元首。一体而後成人。陰陽相為表。三合
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得
變。后德伯臣。按歷代之典刑。覽先王之治道。莫不專賢授任。論才職

職勞於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令舊咨四岳故堯曰疇咨若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明穀孳拊必變爻用所長故為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任勸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儒雅質直遵憲定令之章慮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宣風和民之良成稱諸用人能盡其志以故西漢號為從古凡魏晉而下創國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休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縱論蓋天子惟君萬邦簡任三事總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傳遐眾職之任甲為其月長佰其綱各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不安其實為注也簡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

隋氏悉擧下僚一命之係咸自王命三銓用品諸流雲錯羣蘭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選周官六計不足以為辨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鑑不足以振頹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為五仕途煩廣實患不能周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主民哲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畢賢擬能分治邦務在乎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百司羣吏既非專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言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略可以安邊境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朴忠可以臨大節孰明甫蕭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博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彊禦敢言之氣可以司紀律孰明[illegible]可以保表當世衡石

朝家較量之所輸民休戚之所係夫不深辨乎僉議風存乎簡擇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于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救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匡矯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疏外委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是可不素察其能而克收其功用也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此揚己從新令為吏欲遷使聞於時無可使者皆任令尹遷拜謀議之道之令詔大夫有材能者甚若宜先審察使之成就於事務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嘆發於長思以夫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任之衆猶武宣也而朝廷責之郡國珍痒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上失素修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王政之本采拔周親疏之間信任存始終之楨使端良之吉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舉刺

守乎州郡則陛下罔可以高拱乎太微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疏識陋不通理要相時官人之道稍近乎政之梗要者論著于後綴所遺焉謹論

方平又上用人體要論曰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總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張天下之務故爲宗以傳說作相而誕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掾起爲中二千石東漢三府掾屬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卿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乎唐宰臣稱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臨塞常袞預政而人材澱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不與此相識方可祖諸人才器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

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
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
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凡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
用略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
黨挾私，後公結援，相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易，
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參議當至
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略奇
偉或數年而至公相，經踐累資，或逾紀而不改官，或甲(?)而履要重，
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建功業，垂裕四表，制
度遠之悠永，代天功名兩著。是由篤輿後世因循成習，無自承乎
之久，往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急助，陛下官人者，豈非宰相乎。宜
重輔弼之識，委豈當進用之命，政在政府，郎官已下，兩司，宜旨擬之

職，統于選曹。是二有司者，掌司賓擬之，且今外任之事，國擬所宜，不
在庶判之職。分而為二，特選從擬所欲者也。天下治道未登，百人之
是百人者，識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求諸宰司所宜慎選
者也。臣竊見諸書，吏部兩省而制處焉，此國朝建不欲專用人之柄，
與天下公共之意也。凡被舉者，又累舉所事，若類其實歷第其秩侍，
責無受寵，無復區選，返焉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驥
驥於市也。臣愚謂宜將內處閑連遷外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
滯淹之才，僥倖之黨，名位嚴眾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
炫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職，居判宰而不聞治效，大
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二公聽殊長史職吾人
所痛苦，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
皆下三府，遣掾史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事更升黜遷除咸自

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
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
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論，[illegible]二王之論，語臣
陛下向者躬覽萬機，再新臨極，獨斷不諱，拔才振滯，然一二臣上廣
變擢，或自甲以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云乎。況此三司當宰衆動
而引例，何謂論材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
在上，則有一日之損。故升擢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
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修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
無集勞之業，所愚之意，而百職理矣。謹論
七年，[illegible]群臣除左右朋邪中外險詐而無所行。殿中侍御史何郯請
閑言，是否因論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上疏曰：臣聞理邦國之
君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體天地之道。故天地交而萬物生

由王和故焉。君臣交而衆情達，緣至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
志同，則為泰，蓋人情上達而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為否，由物情
乖阻而然也。斯通得失，審時興亡。傳曰：商以兆人離心，周以十人同心
則自疑生，同則由誠生。惟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
恭惟陛下以寬大之資，紹丕基之緒，以博厚之度，待臣用德
像來衆然而歷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持詐之者；博采多士，其間豈
無一懷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欺而疑衆士。所以
陛下悉[illegible]疑阻微生，群臣承風，漸少開悟獻替者，迎陛下之
意，有嫌疑明約束者，遂陛下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遂成其弊。
於國體，損於人情。臣今略舉數事，足以明其害，而豈其
大。夫擇官者宰輔之職，今補一吏，則[illegible]決
入公間，將帥之任，今[illegible]一事，則疑其與闖，多方而加其[illegible]矣

時訪耆大臣之体。今見一言則疑其讚詡，託賓客有時而不許接矣。
相，先後者士人之常。今進一善類則疑其朋黨，詆排為不得而行矣。
分邪正者言官之職。今斥一邪人則必其愛憎，故志憤不得而伸矣。
凡在任事者皆公卿士大夫之職，周旋忠力乃其責也。彼之[?]法皆
胥吏小人之事，乾沒好利乃其分也。今待周旋忠力之人，防如乾沒
姦利之類，故其氣[?]興行人物忠厚不可得矣。一出此風，遂致群[?]
非但君疑於下，抑亦臣疑於上焉。故大臣疑用之不專則不敢任事
矣。小臣疑待之不厚則不敢輸忠矣。[?]顧問者疑言之不厚則不敢
抗論，多懷忠讜者疑識之不達則不敢盡規矣。叢功名者疑任之不
固則不敢事行矣。若循此不返，是朝廷無必可信之士，無以自保之
人。君臣上下交相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此非陛下素志之然，皆臣下避忌順成之過也。夫不忌不克，周文所
以基王迹也。豁達大度，漢高所以成帝圖也。推精赤心，光武所以美
君德也。唐太宗於君臣去形迹而致貞觀之治，德宗待宰輔多疑貳
而召奉天之亂。此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猜嫌則興邦
至治之如此，特雜猜懷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往世明驗
[?]不得不救之。竊伏望陛下体天地所以交泰而推誠於君臣之際，
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而圖其安，戒[?]武德宗所以失
德召亂而防其危。分國政以授之，相委戒事以歸之，特至於事目多
士。各付所職，使尊者執其要，卑者治其詳，陛下高拱而[?]臣之責成
[?]政令則必自己出，其他盡付之有司，執數不為陛下盡力也。傳曰
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斯理之然也。以陛下今求治之心，其事在一易
慮之間，亦何憚而不為。使慮及之則風俗可[?]變，天下可言會治平
之風，夫何遠之有。臣以為漢[?]治体弊病，今日之實士大夫以疑

任相，要以成陛下之失，故敢觸犯而陳之。大忌忌則語切而辭多。伏
惟聖明不以狂愚而遺其言，則死幸甚。
皇祐二年，鄭[?]雜事論宰相擇賢材而久其任。上疏曰：臣竊以唐虞
三代成天下之治者，為日曠久不敗者，非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
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之久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
之賢臣皋陶為冠，夏之賢臣伯益為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故能成
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為輔，不唯其身任之，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
在任其相伊陟而已，高宗之中興其相傳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
間一易人。為所以能舉其君，周武創王業，惟周召之用，不唯其身用
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其治天
下也，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於後嗣亦任
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元之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矣，
然而能抗衡中夏者，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效也。唐太
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
開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任善
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為邪險害之，所以速衰危之
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熲之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參之，所以
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黃裳裴度崔群而致也。
任之不能終，以皇甫鎛程异間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在歷代任
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者未始不致亂。為
人君者以是為監，則庶幾[?]業二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庫皆
官之輕者，然而當著其人，久而至於孫者為美。況其任天下之重而
欲朝更而夕成，何求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為輔，自[?]即
位及今，凡今二十年之間已數十人，以三朝所任人數之，皆不若今之

多也。然而並用亦罷，多能持久，其速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不及之。唯呂夷簡在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之。李迪兩被遷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捨靈應所當，必皆有爲。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其銷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宗人貴不能有大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舉保以溫家族，假借勢以榮子孫是者。銷一歷二府，持書一紙，則以爲榮，此亦何怪也。用二府一出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補天下之望者矣。天下之人亦以如此，以爲自進用及今，未滿月而遂爲異，以爲二之事爲險多。引夫大臣不利。夫道曲進與異之勢，因不虞，雖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爲言，或以過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爲浮言所移，諸臣又將不安其任也。今之任者既不務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二府無一定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致天下之治，其難且矣。人君有聖明之資，可樂也，而學者舜於求賢者當與之圖政治之具，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傳於後世，此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於堯舜遠甚。然任任權三十餘年，而政理文采未暇，優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爲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事莫大於人臣，要居況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聲矣。伏望陛下察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在其位。高職，人各必待之以勿疑，高宗以數端，嚴日貴其成功入，雖中樞之臣，陛下信任之，固必得勉強爲陛下宣力，而舉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材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

仁宗時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上奏曰。臣聞…事任於其大體。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德宗以察爲明，皆昏君也。前史非成德之論，然則眾之好惡必察之，臣下邪正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爲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數多，善言因辭，繼之告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爲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脩飭，始終如一者，皆純固不待之人；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輕，頗或疎縱，及當責積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垂名節之成者，不可勝紀。此皆常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蓋是雖往臣所慕者，上下相間，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寖以成俗。於盛明之化，所損不細，非特爲二三子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學而致中寢，既用之法，乍寬間擇，豈特學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爲陳哉。伏惟陛下，察漢臣黨爭之戒，鑒吳宋救事之弊，因處厚之發，寬大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疑，非有損教道，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躁明之間，必如賊當以法繩之可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無所懲，惡者□矣。

經略之實惟望明時務

翰林學士王珪等上奏曰。臣竊觀漢之取士，舉一郡國舉茂材孝廉，與夫文學之高第，又令丞相御史舉賢良文學，進有行者而舉之。間有異等，又博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人，讀書以同風。三代者無異術，特以得人爲盛爾。伏見應茂材異等科王安問翰林學士安石之柔材義，純粹而學足以明先王之道，其少已自高，取與天下士出入場屋間，況肯曉曉門陸子弟，以苟一時之進哉。今年踰四十，身不得列界衣之列，行與陛下之識，若子夭年而無所爲。士大夫咸爲惜之。夫三歲一詔貢舉，而實學者未必盡得，制科所得又不過一二人，豈若謹博取而廣收之者，使國治當得聞有所救。不亦爲明朝得人之助乎。伏望特詔如王回、孫侔、黃君俞等

恩命直令於國子監講說以試其長茂不如所舉臣當坐罔聞朝廷
之罰
臣又薦孫侔林希劄子四臣伏覩前代之論述於學問者未始不勞
於求賢也夫以九寰之遠非可以博覽天下也固其考屬治之言而
後試用之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行義純固好學不倦少嘗
遊于場屋其後遂退居江湖然其所為詞章非下於諸生也如永興
軍劉彝奏掌本道機宜亦辭不就確夫士於困窮之中更節自高顧
今豈多得哉又新杭州於潛縣尉林希材學通辯衆所共聞之昨寵
官朝中為主京師未擇禄而去未嘗一涉權勢之門誠安於內而
不恤于外。異夫徇時苟營於人者不亦遠哉伏望朝廷推為國
子監直講庶使聞劉道藝於勸學之路豈云無補之。
臣又薦丘與權劄子四臣伏以求治之朝而儒賢之臣無以盡於萬
士之補也。伏見福州閩縣主簿丘與權景祐中有擢科湯白而二十
餘年困于州縣然孤介自遂不肯苟合於富途之人觀其篤文優深
議論純正竊謂遺時者文官足收叙臣今保舉堪充國子監直講如
經擢用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臣又為李徽之劄子四臣伏見諫議大夫李徽之相門之裔妻探經
術前後累更寄任而其治不與俗吏同務昨差知鳳翔府先帝知其
名特召對而遺今近以疾求領南京留司御史臺今聞疾已平尚在
懷閑未赴任方朝廷急於用人若徽之者可指置之聞奏之地望特
出宸斷試許入見親其議論可收即與一要劇差遣則徽之既蒙省
錄當益盡補報之心
臣又薦李庠劄子四臣伏見太子中舍李庠故諫議大夫繹之子少
有才譽惟鄉閭歷官以恭累有大臣薦舉以賢良茂才之吾稱

舉有可觀昨因被病遂居閑中除今累年如聞所患已平伏安恬自
守未欲一來京師兼庠未分司以前久不下留動文字書有名試指
揮亦辭而不就其風節誠可嘉尚欲望朝廷特與就除陝西一合入
差遣庶廣懷勸之路
知制誥劉敞乞叙用呂溱狀奏同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呂溱降官
貴處已來聞諸通路皆謂其生資公使錢罪當奪官嘗見呂溱與蘇
建祇徐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絶無貪名況其壯年已在近侍豈肯自
棄如此然其為人資性疎闊廢略細務誠恐檢防不素致陷深法臣
竊見頃年蘇舜欽監進奏院日賣官故紙為給人之會坐監主自盜
除名為民後卒死所當事出他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臣恐呂溱
所犯事或類此兼溱素負華能聞居使至失所伏望朝廷於格持賜
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忍鄙碎盡心職事其於補報陛下未可量也
干瀆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
又有知陝州資政殿大學士呂溱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講禁中希
因言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殉所當慎也昔日知而形之言不若察
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
人皆曉其罪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喜百王之要道也
皇祐初王舉正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
使賢士大夫無所勸未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
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皆止遷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
期待遇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積
為命雨下而數更不終歲而貫易思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
職此故也
皇祐中孫抃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兼集

亂離才不可任風憲於即手訊臣觀方今士人趣進者多廉退者
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而夫者謂之有議論
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殊官所謂才者無乃類是乎若然臣識
不能也仁宗察其言遂寢事

監察御史傅堯俞彈孫抃上奏曰三公之官歷世倚重蓋所以鎮撫
夷夏燮和天人苟非其材闕而不備使股保不待乎必進所品不
可以幸至則天下想風聳然皆勸陛下天資簡明思過乎前在位者
或未盡勤勞而寵光已溢往往迭相覬望冀幸其淹達薄厚不知自
晉政國雖云積復逐座不登大用類內懷愧怒不平之色見於顏面
者何哉以衡揆之地事至於若時有而不任責之罰甚輕百官無大
效願陛下少留深察臣竊見參知政事孫抃數自守更實以專其以
高科久居清列承百翰苑無狀於搢乃使者入二府權有違寺書焉
機之業無一毫之助居其位而不預其事但風議而不知其得失豈
之務日以浸聞傳笑士民取輕夷狄每進對陛下首唯其所勸導之
臣爲之解倘上累日月之明將爲方冊所譏臣聞部小官有不稱職
猶謂爲尸素無吝諉避其若多矣豈有職總萬機備員三事循默無
知可以久處其任者無狀望陛下不以臣言爲妄不以臣狀留中付
外施行俾抃罷免少抑貪寵且礪忠勤不獨上慰群黎實中外兩類
之望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乞停薛向新命上奏曰伏以二府之任大政所寄各有所職
共熙天工無相侵侮乃可言治儻或顛倒綱紀而自紛之欲使一司
安所取法此源一啓其流將大風聞陝西轉運副使薛向副關參議
馬政纔韓琦有條畫是否皆未可知朝廷推恩賜見審實既落樞密文
陝二年除轉運使自中書門下而樞密院一切專行曰雖
逸患不練國家故事若果如是者實紊綱紀之職非細故豈可因循伏
望陛下斷自宸衷停薛向新命兒向貫歷起逸寵任已優俟其績用
有成進擢未晚不獨審慎名器塞僥倖之路且使中書樞密院名分
各正臣非區區爲薛向言蓋以朝廷事体不容虧損有所關當重
其源惟陛下必賜施行臣不勝懇激之至

知制誥胡宿乞留三御史上奏曰臣竊以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
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長儒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負
陛下之任使罷之可也若其不畏強禦數奏彈違可謂任言責矣本
職盡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參知政事趙槩陛下不置詔獄權閣上命圖
封府訊狀遂罰宗孟一面罷黜三人御史於朝政有補人情未
服昨日聞御史臺勅詔中本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思臺官
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君有須別罷人所舉之令
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識見未盡究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
藿爲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臣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
朝以警姦邪臣昨晚家食已曾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處

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馬遵論奏色之職在於外相三奏臣奉讀唐
書見宰相崔群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繁而寡以爲知
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傳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
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
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
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者蓋人之用舍存亡前國之
安危係乎後體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爲安病之辰
當審之於初也竊聞郡臣累懇求退藏慮聖意重違其請則別須求
人以付大綱今山林別部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

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命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所亂成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追陛下擢臣於張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瑣碎迂闊之論不敢上煩天聽唯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職所守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嘉祐元年臺又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疏曰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疏論列為趙抃等乞外任奏章雖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以沆等言抃等朋黨及罪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相所以外議喧譁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切觀自古帝王皆以聽忠為賢拒諫為醜今彌年出臺官非朝廷美政損陛下聖德若因張昇論列特與辨明四方聞之皆知臺官之去非陛下本意正朝廷之體全陛下之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力言為朝廷惜體為陛下惜名非特為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

又疏曰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疏言宰相獨入文字除出臺官趙抃等不當者謂抃等素非善人今不言除為臺官既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罷黜不可久令在朝候其求出而使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舊官循常例改如其無過豈事以空言正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當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明有定例不得過兩員今除四員矣如此之類不可悉陳未聞別入文字特有條陳此而言乃是意欲罷行即引為詞耳宜張昇再三辨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得正直甚非誰臣天性愚拙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盡從作保容置則諫諍避省之中未過此禍之不暇豈復能為朝廷計哉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異斷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乞勿令歐陽修等去職上言曰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勢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之間其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人疑惑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羽翼臣未見其料聽遠也最關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知出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以[illegible]乞知荊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豈欲請郡[illegible]正色立朝既不能以本推譽而乃日出中傷皆欲振逐罷免終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得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亦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寧安者蓋在朝多賢德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欲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五

用人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勑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成屢有章疏實能稱舉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是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為仕宦捷徑也夐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陰危善良鼓動風波論奏以收忠辨易職尚存遺俗不有至變曷救困體已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勑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效優於考令與所發明雖有奏論未適理道稍明異同勸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樞密副使呂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

治平元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中外之臣出入更任上奏曰臣竊以漢宣時患出諫官補郡吏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內不自得因上疏召還守少府未幾復為左馮翊憂畏稱病上遣使諭意重知望之於任事相欲歷試以政事故也唐陸贄亦言中外迭任誠為國家治之切務也臣伏觀臣寮有初任不曾歷外官復未嘗出國門躋身高位者甚非公朝用賢詳試之道也而又比年二府用人除拜不出於京師重內輕外亦以明矣以此居內者安為僥倖惟恐補外居外者久而不復自謂絕陞進之望史蓋賢於蕭望之然未必能平於中也陛下即位之初救之之道宜使外事之臣評試之術選任賢才俾中外之臣出入更任考其殿最責以名實以是取人得之必多去年之濫不難救矣惟聖神留念天下之福也

二年誨乞親擇御史上奏曰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咸允臣因懷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獨斷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命中外兩制官各歲各舉才能之人藉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宸衷自擇充臨時為選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權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英宗時誨知諫院又上疏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蓋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以中書呈身歷履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亦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問中書不閱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疎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抒素蘊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亦非難矣臣欲乞今後凡除授知州令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擬之以任皆遵依舊許言利便三事因而總攬必得其實

誨又乞添置言事官上奏曰臣竊以臺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之事皆得以風聞蓋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

常有二十員，而後日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亦不下數員。今御史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惟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虜廷，諫臣僅同廢置矣。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切為聖朝惜之。下情何得以上通，天聽何由而遠及？臣伏望聖慈鑒照斯弊，特為振起，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大要也。

三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眾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臣可謂貴矣，豈材臣之比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易棄，此不可不思也。臣以膚淺，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脩又疏曰：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成就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養之。其餘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間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故於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閣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緣失太遽，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所養育之人，或已被選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僚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經歷煩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

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而
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
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
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歲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讎對而館多別
有差遣未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令久
任而專校讎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爲校勘
四年後升爲校理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
編校後遂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
新格謂館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
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豈其遺材於下多
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遺
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
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
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必惟陛下博訪審察
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
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於十而得一二亦不爲
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者不止十得一二也。
知制誥韓維繳蘇寀詞頭論同時斥六諫臣。上奏曰臣今月七日中
書送到詞頭一道除刑部郎中蘇寀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令臣撰
詞者臣切以自濮安懿王稱親三御史得罪以來群論洶洶人情不
以爲愜。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論事愈急士大夫切於朝廷憂之而
人望遂作夷狄加優忠義愛君之人。陛 陛切[illegible]陛下因此微擇
判前諫之失大還放逐之臣然有爲政新德政令忍除蘇寀爲御史知
雜則堯俞等豈復可留之望。試同時而斥六諫臣切恐相宗以來未
有此事。內失人望外傷國心虛災異先見之戒開禍敗不測之端。臣
驟蒙拔擢典司告命不敢阿諛隱諱以孤陛下任使其詞頭不敢奉
行已具狀繳納中書訖臣錄此事而違詔旨自處罪惡深大不得
復見。請少恕臣愚忠猶賴陛下深畏天戒謹察人情以爲社稷之
計。
治平間維知通進銀臺司論范鎮請郡劄子曰臣竊聞翰林學士范
鎮上章求補郡外議籍籍皆以爲陛下以鎮作宰相批答不稱旨諭
令解去。不知此事虛實果如此者臣竊爲陛下不取鎮誠有罪自可
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函容以全
侍從臣之体。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爲太重至成相傳謂公
輔別有過惡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進退近臣而衆人
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此臣下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心者
鎮今既從其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舉措頗
違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
所從避則風俗可移。又以爲雖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
設有處分改之則是章納善從諫之美。此語甚迎陛下亦應記得臣
驟蒙拔擢不敢便默自同衆人。伏望聖慈察臣獨者所言更於此事
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革所冀不至上累聖德
維又繳納擇臺官勅第一劄子曰臣昨日閤門送到勅一道令臣擇
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
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擢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敢勁
守義不回至于忘亡之敗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今如此至

久。臣又聞陛下親筆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除御史。范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稱陛下明於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陛下所知。得事君報國之道。今一旦斥逐遠去。士大夫莫不竊歎。竊惜陛下致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世之屬望。貽後代之譏議。今奉勅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惟度。臣之薦下。何敢少望清光。雖欲慎擇。豈如聖持又人未試用。亦難知。如純仁等則有已試之效矣。陛下決欲爲官求人。求詳言以與爲治。則臣願復二人者以法陛下招賢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勅旨。已具公文繳還閤門。未敢祇受。干冒天威。臣無任慣越懇切之至。

第二劄子曰。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勅舉臺官閤奏者。聖慮深遠。實本節之稽緩。特諭恩旨。使令祗受。然臣伏尋惟命事君之道。盡當傾竭。若內懷不盡之意。外竊詭從之名。而無益於

國事者。臣不忍爲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說。臣竊以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寬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是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諫言。勸以根力以光祖宗之大業。而遽擯爲此。此臣所以寒心。自呂誨等被黜。至於言者之人。皆知此事。而在朝之臣。未聞有戮力竭忠爲國家救此失者。則陛下近臣與臺官之數。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爲此一事而上下當同。便即成就。使如後日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陛下之福也。今聞傳堯俞等作久還朝。萬一復如誨等強爭不已。則又將黜此三人乎。同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存之。臣所以再不奉詔者。實欲以區區懇迫之誠。終寤聖意。陛下察前後所言。甚純忠愚無異。特奮英斷。兩華此事。以慰天下之心。非臣之

利。陛下社稷之利也。其所舉臺官勅見在閤門。未敢奉行。君子已繳納中書。詭所有臣不即奉詔之罪。惟朝廷處分。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懇切之至。

上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昔章憲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

光又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外任。不得關理官資狀曰。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差當御藥院。以其職任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

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關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法。殊失祖宗之意。縣爲不便。今並爲非之勅。所宜革去積弊。除由舊章。竊聞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皆自陳乞因軍賞恩別授外官。伏望陛下各依所乞。人所請。及應自來內臣關除正官。授以外任。別轉一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幹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只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遵祖宗之制。不得關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

詔錄殿中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爲侍講學士。奏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知常州陳襄乞留陳經不對移任滿狀奏曰。臣檢會當州昨據管下

太子中舍知無錫縣事陳經狀稱為與本州推官邵奇是親姑姪弟備録本官狀申奏其陳經近蒙降勅移知婺州蘭溪縣却差知蘭溪縣屯田員外郎鄭琰前來對移事須至奏聞者臣今訪聞得知常州無錫縣事太子中舍陳經自到任以來公點幹敏詳達民政事無大小親聽斷無不曲盡人情緣本縣所管二十三鄉主客戶口繁浩繁積年不清號難治之邑經至一年庶事備舉號為當州循閑運河從無錫縣界望亭堰至武進縣奔牛堰一帶工料共計一百三十千餘里並是差委本官鄰大管勾開河司公事措置經畫立量舉千五得濟集時方是開濬河身及除去望亭一堰取導太湖水注入運河雖獲利濟緣近河兩岸民田到水漲處及合置堰閘去處並未開修令蘇州知于勸率人戶丁手興工大段開掘溝港數處通徹運河及劃置堰閘若遇旱歲即多引導太湖之水流溉田土大水之後即

時決放河水下江如此則四縣民田遂無水旱芳為經久之利自經得勅到後舉縣皇惶如去父母不任經州告訴乞留滿任以此見經之為邑實有惠利使民不忍其去況先有朝旨許識司體量部內守宰之官如有良吏特與保明再任縣令如經誠不易得臣實為百姓惜之欲望朝廷俯從民欲乞留本官終滿此任始末了當上件河事況推官邵奇考第頗多到官已及一年本無過朝廷許令展官或於蘇潤湖秀對換一職官甚適其對移則無錫縣屯田員外郎鄭琰未有替人却乞依舊赴蘭溪縣勾當並無妨礙如允所奏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於郊赦前復錢公輔官狀曰知制誥錢公輔因繳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繳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封駮常事有負當責情態亦無他求過欲補陛下聽明盡其愚直

而已不意重蒙貶責臣同邪係雖行之令中外人言莫不疑懼因此言路頗塞竊慮積惟斷之政今聞陛下以承天之緒深求直言然在數十近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聞失得非以公輔為戒各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陛下將何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赦前專復公輔一官以明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小大之臣各盡忠臣上補聖聽則天下幸甚

純仁再乞復錢公輔官狀曰臣近嘗上殿奏陳乞於南郊赦前專復錢公輔一官至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多不當臣僚各以公輔為誡不復敢有言者使盈廷者不畏公議苟容者足以偷安損聖明無甚於此況臣備位中丞不以身計為心而以職事為任者乎無一言陛下容而納之尚恐不勸今又深加咎譴則誰不各求自安人或盡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望聖慈

降臣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開聖政無壅盡忠勸職者有所勸苟容偷祿者有所畏則天下幸甚

起居舍人傅堯俞再論給嗟上奏曰臣近有狀乞追寢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孫覺三司判官之命未蒙施行臣雖甚愚陋所深惑不知朝廷之用孫覺以德行邪以文學政事邪以德行則封駮如此以文學政事則行苟不循繩墨所有不取焉況文學未能人而政事無所聞者宗儒謂高科必於顯用是朝廷所以待之之意異於衆人又待之審異則責之宜更深豈有為衆人之所不忍為者而自謂甲科高科也朝廷甲該高科也授受之際皆以為當然此臣所以深惑者也況陛下踐祚以來天下傾耳拭目以觀望者久矣政事之初崇獎如此等人不獨不足以風勵天下實恐四方之人有以窺朝廷而矣識淺深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神宗時判河陽富弼論擇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衆臣入內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寵待尚非常之眷繼出沉屙所憂思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未遑歸拜不得入奉冕旒路舒臣誠感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之誅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省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好臨御好博采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向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聞言歌頌以謂陛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鑑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邪正自古人君聽覽之際最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揣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擾引邪黨張皇威福動觀聽大則規取官爵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殺成虧損之大弊也何能至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者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嗜若爲正道可邪其身不得進則變意不肯休乎岐萬路不顧名節鑽營謀則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爲急惟知富貴之可戀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爲哉又况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蘇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謂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爲逆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况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率以敗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而進之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殆不得人矣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聰明神受英睿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詩取衆人之善括盡萬物之情然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天來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有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假以王邪謬如忠疑似之間未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手不忘人不諂奉而窺伺之也只恐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卯諛也諂奉則順情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被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皆則百千則千其不避禍若數人而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選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優容姦佞疏遠明明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沉下僚之歎彩上既試若英俊不沉滯於下宜急取進之以振士習其有內行不守素履邪曲競勸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之輩必恐使其別置有以寬將安陳危苦之狀以動聖意亦願陛下深惡究其所從來也正直恪守見善實而進進之可也又聞王者所據者以治天下然所以勸獎群動而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實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貴至厚未爲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爲勸也近日上殿臣僚數家而賜緋紫者曰不知當福與未當賜但

聞多於往時。百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官章服亦類。人亦
貴重亦可以爲勸獎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
得之者不以爲貴而反恥之。爲不足勸也。陛下凡所賜與本使人知
感而勸。各勤其職也。若徒使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
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高書畢服以廣傳。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唐有中書令表辭章拙表辭者。以此知不可不稍省之。惜當以爲
勸獎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耗。固無
所取。而晏以於替之際。屢荷天聰。眷寶倚陛下。寵待物采。所不容
乃敢然也。皆聖慈特賜詳覽。是亦有補
翔判河陽。除臣使相。論除拜大臣當審。上奏曰。臣在河陽。去年七八月
間。東有人自京師來。並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秦涉而自陝者來
者。皆云公以病求辭使相。章表頻切。上將許之。却而上盡從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欲公作宮觀使。且
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竊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議。密大除
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
此說。疑終之不信。竊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彥博除拜
之。鄭遂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蓋有必去之意。故主待從及主與
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蓋求去者已多。未敢有
人求者上。攘寢囊臣。繼聞此說。臨無虛日。則陛向之不信。亦成疑矣。
求爲維勉強在任。惟復更肯盡心乎。若復有許去者。則必須次更有
令。又蒙差臣充奉祠觀使。盡知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知
何使臣不臨戒擇語之日。所流傳豈有此等閒議大事。預知四方
入皆知。四方而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雖陛下既如此疑惑。則
得不求去也。臣竊夕思。惟是陛下徹失體政事世爲。

使人人不安。各懷疑惧而盡欲辭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
附。百姓不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今此則或恐
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未附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
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若其間有
難久留者。則當除閒去就。非貴喜休而全。況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
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彰天下云云之論哉。
若貪冒恩寵。使爲館使。侍從奉下齋藥才。使亦無一郡之責。若臣
章人下無心。然却有所大不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若都
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
是所疑。而都不聞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聞臣
也。縱或遣使。時有問事。臣都不敢有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
朝政臣皆判曰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能使人不疑

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今兩府人人者。是有不辭位
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辭位者也。漢宋昌言。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
不受私。今乃使臣於閒宮館中。潛坐竊議朝廷之政。以身任之。曰一
一辭免。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皆謂
之私也。臣豈欲陛下私竊之辱而使害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
取罪今世。至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其責矣。臣徒望貴於今古之國
不足惜。然於陛下爲君之道。治國之體。遂無所損焉。臣亦知所損無
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
則更繫信與不信。爲君要在用賢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曰爲常
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當。賞一人。衆
悅而有所勸。則賞之當。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況用舍大臣。豈可
今陛下欲用臣一人。使衆大臣皆解體而不肯任。則陛下

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亦不難曉。但願陛下知臣所乞。速
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臣。示朕欲一見富弼者無
他。只為是先朝舊人。都無固留之意。既聖意未能免俗。却令歸河陽。天下
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自安。何必更
敢求去乎。陛下若決欲用臣。與亂則前失而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
臣。是則大臣與侍從兵華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迴。即
陛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勿不一向堅用前
言了精。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爲而小人浴
先右望之心。無所不找。找者既衆。是非淆亂。說已行也。既又奪袞
麻子柢教。無有紀極。陛下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別。斷
所行必有言。吾所用必有善。夫致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
爲紛邑截綢。忠臣前附事從政兩來判書。正爲此也。更望聖慈早此

大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社稷生靈之幸也。
元豐六年。爲以司徒致仕。上奏曰。臣聞自古數天下治與亂者。大綱
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
是爲。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
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馬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將亦仰知朝
廷所爲。夫奉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縱有在朝者。盡忍緘符
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端。上撓聖聰
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
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求正之路。杜群枉之門。講求
善狀。變禍爲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
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
反責漸深。禍亂將至。則手時無補。當此之際。而亦無所濟矣。老臣大

爲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方行之。乃天下
之幸。宗社之福也。
神宗即位初。翰林學士呂公著論舉臺官不必校官序。上奏曰。臣近
蒙恩充翰林學士。伏見本院自來舉臺官。並須前行員外郎以下至
太常博士曆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須衆學士同狀保舉。切以御史之
職。所以上輔天子聰明。下糾百職事。無大小皆得奏論。必須質性
端方。學識兼茂。然後可以厭塞言責。由是而求。諸多士之中。未
易中選。今乃限以資格。而當欲得合必然。其難切見近歲以來。前行
員外郎以上知諫院者。並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蓋欲廣進人之
路。而御史雜官之制。獨無有司未嘗講求。臣又見比來保舉裏兼
御史裏行。或以資淺報罷。臣聞唐太宗雅好直言。馬周以布衣爲監
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其後官卑未得真御史者。皆除裏

行。然則裏行之設。本以待資淺之人。今乃以資淺爲不應選。正失前
代設官之意。臣又覩天聖七年舊事者。以三院御史出爲府判官。
轉運使。其間多是知縣資淺。宗爲言。今乃詔今後知州通判方得奏
舉。近日臺官其職者雖職大猾諫列。其不任職者。無異御史。亦以
舊資出補外任。然則資序高下。未必校量。又聞孔子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夫以人才之難。必待數人盡知。固不可得。苟一人
知之。衆人非出於實信。但畏同罪。書則又非爲國求賢之意。凡臣所
言。盡然易見。若增成舊制。於體無害。伏惟陛下以聖明文思。初即尊
位。左右之臣。悉皆訪謀。嚴究之士。尚將旁求。豈獨於御史耳目之官
而不務廣開其路。伏望聖慈裁析。自今後每御史有闕。即翰學士御
史中雜一員保舉。自正郎前行員外郎。並依諫官例除兼御史。朝官
以上未問資序。並除裏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並依舊制。如此

則用人之法不敢苟察而舉善之心各得自盡不勝大幸
熙寧二年公著又論臧否人物宜謹審上曰臣聞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論天下
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審者也爲人主謹審而有所不
至則人臣惧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
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
其所短而疑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與而戰何能使
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十年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已屢擢人才上疏曰臣伏覩近詔舉才行
堪任陛下寵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稽古以待天下之士士之
起草萊由小官而起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求教以求賢爲急誠
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爲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

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
由中之詔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當皆行義人雖不盡當然考
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
之才者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才略皆試以事而中外
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近聞
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
良舉帝以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
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蘊數年之間其才業亦
各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訪之事以考其言無收恃錄
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公著爲御史中丞論推擇太精舉材難進上疏曰臣竊惟陛下以聖
哲之資将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

臣竊以爲人之難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爲之君亦不借才於異代
况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識者蓋亦不少若用之
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
之任而多闕員而大小之賢鮮得累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
實之遺然孝才難之歎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
由其責人太深於任臣難至於東省闕凡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陸
贄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議貳者患
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議事則多以嫌疑至於論議則无推協
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理忘去形迹則使
以盛帝天工不曠矣
元豐元年公著爲端明殿學士上疏曰臣聞唐諸學士文臣以學方
周之興若丕顯之人有可以當腹心干城之任者今三館秘閣之

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以來稱材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
數臣在至和中備員館閣當時同輩後亦往往至通顯比來雖
有簡拔其數不多其中　以勞進者又皆外府劇吏平日難於收擇
後急必之使命以至近者遣使高麗頗煩聖擇苦人有言甚不喜者
無以重闕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竊以謂天下未嘗乏
才也求之而後至用之而後知耳臣愚願陛下考合庶言斷自聖衷
得儁偉之士疏通之才稍增館閣之選平日足以使燕筋厲緩急惟
所用無以重朝廷不勝幸甚
熙寧元年韶密使錢南西川節度使文彥博上奏曰先帝切於求治
密於任人臣等因進擬差除官已臣朕向在藩邸每聞朝廷除官多
是不厭衆論朕以爲掄選未得其當及朕臨御以來精意求合不徒
好爵今選於衆方知得人頗難然隨才任之使各稱其職可也臣等

上奏曰帝王任人不籍才於已往不俟賢於時來隨才任之識如聖
旨
四年虞傳又上奏曰臣屢被德音將東西事宜息更須精擇守邊之
臣精要訓兵為經久之制此乃陛下恭紹祖宗之丕基慎守盈成之
大法將欲躋斯民於富壽致天下於太平臣退思之不勝忻抃又慮
以虛薄昏拙未能上副陛下孜孜求治之意更增慄惕今所擇邊臣
雖未得周才及已試之效但思慮精審不輕舉妄動以求徼幸苟圖
進身知己善于復能訓兵積粟節用愛民恩威兼著將使夷狄懾伏
非但不敢侵侮而已此所謂長城巨屏致劉足高枕無虞矣若一用
輕險躁妄之人使之守邊為國生事以知身利則進無寧謐之處兵
無休息之時可外接然民不聊生矣臣謂有唐天寶建中之禍可為
龜鑑開元初明皇勵精求治任姚宋為相馴致太平當時不賞邊功

以防生事及天寶之際林甫國忠作相引用匪人希在朝列時以承
平既久財力富盛於是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illegible]
爾除吐蕃喪師者矢萬而言一勝敵者遷一而言萬號動之將驕於
邊塲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illegible]宦石
郡縣之[illegible]臣[illegible]殘足殊頹
祿山一舉中原蕩析元和中[illegible]開元之[illegible]臣
說以興兵夫說以開邊天下勞役以至[illegible]都覆滅憲宗
又嘗問侍臣建中之難未消盜據河朔德宗播遷梁洋致亂之由宰
臣李吉甫對曰德宗之初躬行節儉任崔祐甫作相勵精至道及祐
甫歿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諫不聞小人乘間邀功使已為媚當時
以為河朔未當盡用力取甘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國財不足趙贊
司國計纖細刻急括率京師商賈害民又諫官陳京獻策税屋間架

主姓生怨人情愁怨遂致涇師叛亂當夫播遷實由輕用姦佞小人
剝下之課以致危亂是二臣者皆無憲宗建為前朝之失以為元龜
臣今伏聞德音以西事寧息之後須擇邊帥為經久之制實安邊息
民之遠圖乃馴致太平之長策天下幸甚然尚慮有邀功生事之將
希時敢合之臣諧為甘言上惑睿聽伏望陛下鑒前古治亂之事更
加詳審然付之外廷公議可否兼經宰院尋使擬用人陛下累云某
人好作事可用某人不肯作事不可用臣愚以謂事有可作而不作
誠為過矣而不可作而作失其宜矣不可作而妄作非惟害事實害治
道矣天下之人不從上令而從上好上好是為下有甚焉且中人常情
以[illegible]進趨時希旨從上所好則必勉強作為不計後之利害上圖
一時僥倖者眾矣伏望陛下察其言觀其行原其始要其終可行而
行可作而作庶無後害比者臣以劉邵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為

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辨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際有可取焉故其
序云明王之宜玩習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
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
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必貴乎表着道不平陂與一才同
好則一才處權眾才失任矣一才處權則偏私之人枉道附勢而希
進開比之風扇矣眾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養德而忘匡正之
路塞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
人去鄭聲夫佞者才智之稱豈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
干進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興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為大忠之賊小
利必為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
佞其戒也為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
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願陛下責乎賢之首以用人使得才不失其

任。推哲惠之心，以安俊使，群邪不干於正。此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
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忠誠區區，上裨聖政，干冒旒
扆，伏俟嚴誅。
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過闕入覲，上奏
曰：臣讀漢史，見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
之言，承謬煩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
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
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垂用輔相而致治矣。所
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
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欽天地四時之官，分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
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
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使，用其人，各任以職，是云命四
汝諧，慎衆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不自親事
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哉。
君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
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嚴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德。仲
尼云：一言喪邦者，謂人莫己若。則錯之言，亦喪於義矣。臣故著
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熙寧元年，唐介拜參知政事，時宰相嘗閱所進文書於侍論，合同
列，介何問，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
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
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
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
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
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
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
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
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
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
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
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
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
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
豈不害國。帝以為然。
翰林學士司馬光論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上奏曰：臣今日面奉
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當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
懼，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
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
已試之，公著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素居言職，不畏強禦，
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能
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擇以
聖意。
二年，光再舉諫官，劄子曰：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任諫官者，
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事陛下於藩邸，其忠
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時
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
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孫，學術行業不減於父，平居恂恂，
如不勝衣，遇事則毅然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

伏乞聖明更賜裁擇
三年光又論不當復罷下舍人院責令草李定詞頭上奏曰臣竊見
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
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封
下舍人院責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
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
行政令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
者皆不得主於朝政令或有得害陛下復何從知之臺諫所謂以本
濟本貫山引舉之李以或慎文斋者正其如此耳臣前論述臺
諫官今又言大臨等非敢扞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體耳伏望
陛下審思而謹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
貼黃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歡服然後為美是以
堯舜非不聰明也且命官皆先謀於衆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
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
知其行能如何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
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
較勝負强拒人君廣大之体也
元豐七年光又薦范祖禹狀曰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
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
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
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
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
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白身知資州龍
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
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
可以終身下位曾無留滯之念臣誠私惜所識安於士大夫間罕
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言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
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
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擢或使之供職祕書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
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皆自聖志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
臣甘與之同罪
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人主不宜有輕群臣之心上奏曰
臣聞臣下之論陛下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此群臣群臣
未有以窺測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群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
竊意為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然不惜才於異世也
方今人才雖為之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
可與成功者生矣若必待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
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
伯功譬之創大厦者楝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銜軏之
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
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
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賀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之自以為憂其
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
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哉求
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
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禍諧而敗之人君如是雖霸之亡可也故古
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樂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
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

斟酌焉夫瞭瞽旅合祈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况於剏述之士哉
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
愚至者皆有所取則其無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業
行也今若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撥事圖策於堂
上者今其見也迺者不過數刻遠者或占問賜對之餘其或乞至左
右乃須待令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合迫於須臾倉卒之間
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
在焉則見其才能而未論其學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審其
恩切問以類其情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隱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
遠者亦得以其然而來矣陛下偏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
太平不旋踵而興矣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
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隱若是則所失

雖近而爲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近見乎遠可不
謹哉陛下無意則已不勝大幸
覺又論君臣相疑之弊上奏曰臣聞羣臣竊論陛下智質甚高每
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
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性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
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著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行
物物之格者然何者以疑臣則雖敢自盡陛下欲使群臣人人自盡
而比周朋黨之行不發讒誣譖訴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
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爲比周朋黨讒誣譖訴以惑人
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下主之利陛下知權之
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
者[illegible]臣爲不可亡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

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驗訪於
他居而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
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敢[illegible]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
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爲比周不爲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鍾之義理
之所在嚴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實當功罰當罪也臣
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亦未嘗不崇獎褒寵其後則或厭棄
疎外僅不陵斥之耳或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
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知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
下未足以倫語建堪任使然或爲人所間賞端一開則不得爲全人
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容之以
廣推考之以理義進退陛黜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陛下因
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覺又論任賢使能之異上奏曰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是宗
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嘗盡
察臣性愚[illegible]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是而足論陛下之言未盡於
理者臣請得論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
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重
於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幾未能兆於四海而見之堂上誠龍鵠將
者不可以用於[illegible]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
於物用[illegible]以示爲人則[illegible]者得此人爲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
猶[illegible]首[illegible]以[illegible]使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
間至於所知者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退且將喻之爲宰輪棟宇
之爲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其用使使之者可
人[illegible]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illegible]

亦且有智德俗而才會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運合德，則不可得而屈，其勸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言，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手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惟懼其君之厭己也。然而世無是人，則雖為君役，誰為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善馭馬者夫。驚獲在前，屬車在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惜乎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陣，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騁，抵軼而絕塵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何獨以人柄馭群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觀詩者以宣王興孝友之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帷內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侍御之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與太平，以盡革天下之弊，而即位以來，所選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然而規以售君之寵而肆其志焉，為其甚似而非也。非聖明則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顏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率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為有，以虛為盈，隨其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於無常之令，雖迫脅之威，不得為之，為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尊寵孔子之所遠，而棄周公之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美歟。

陛下聖質高明，絕出群臣之上，群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奇魁不羈之士與之有為，臣謂此雖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驅駕而使之，不可以為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者彙征偕進，充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遠，其為患禍，而可以一二而言之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臣又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上奏曰。臣聞易否泰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長，為豐通達，聖學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君子用事於內，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之進，相消長，迭相勝負，譬方之不相合，氷炭之不同器。然聖人在上，則賢人出見於世，將以有為，與其氣類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臣又聞傳曰，堯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鯀共工驩兜之流於外，以為功，謂其能辨群臣之正邪，處君子小人當於內外，則朝廷清明，天下大治，萬務雖眾，何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齊威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威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猶豫而不忍，及其久，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殺身以去，則其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曰，簡無既子險人，老月旬之，管道上以非先王之典，請人主所任以為耳目者，慎

皆正人吉吉則其行篤實其言忠信所以道上者皆先王之法言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人。小人之言人主不必盡用焉一見聽容政大矣。古之人君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者，初則愛其才其力能可以駕馭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好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其說尚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政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陛下以堯舜之質，聰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大臣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一心拭目以望太平，而朝廷之上黑白邪混，諸君子踏舌而不敢言，正人側目而欲去，識且有係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之漸。以陛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游牽制，有所不忍，恐其有以得於陛下而陛下意猶未解也。若爾則臣知陛下之計誤矣。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否泰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內外之當，處以成虞舜進賢去佞之大功，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不為郭父老所憂，一清耳目之聽，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致也。

費又論諫官既趺，不當再累其職，奏曰臣近任救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祇受訖。於二十一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王旦臣竊以告臣之辭不爲引公卿，指置職任，與而輕肆，宜有懲詣。臣受命已來，夙夜惟思告以臣既獻無狀，學問寒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一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狗世乎。然敕命已下，未敢遽有論列，既已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強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奔官待四人，臣不見容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考聖人所指傳記反覆一二，為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宰臣之責，亦皆得與諫議而進退之，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佐，與聞於國論，常得與人主進退賞罰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所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情不敢隱而無犯顏為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違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殆得事君之義而無陰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爲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某代某臣，又以為不然。衛大夫史鰌以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瞑，至以屍諫。衛公卒進彌子瑕而用蘧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汝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宣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等，召何武、彭宣，復為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推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韓顯言黃瓊、李固可任，時啓伊尹傅說不足為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某代某，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為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之，又使彥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善

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則疑積隔上下
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其
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
職遂其才不得言堪其任其為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
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義而無隱情上
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苟知其詳者悉以獻於
左右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己有生殺予
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予可奪
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當矣亦何傷於治聖恩博
大纔辱兩官或周章責擾更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
大焉況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
末詳亦粗簡聖心而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密使邵亢在位無狀
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姦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illegible]可罷
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何
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為陛下謀耳伏
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
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勾文字臣並不敢供職
二年覺又論不必每事遣使狀臣伏見朝廷務一切更制庶事將
多遣官出諸路以集其[illegible]竊以為過矣本朝承百年之弊事有偏而
不舉弊而不救者不可勝數將欲變而新之則在張其綱紀正其法度
擇材而付之若事事遣使凡皆出於朝廷則臣恐不盡事情而又
生勞擾之弊也臣切以諸路使者多是朝廷素所選擇及更任使當
以成法授之必能集事其間或有疲懦不才不勝任者自可換以才吏
若又難得職任相當者則若近歲權發遣[illegible]副使判官之類或召
京師或朝廷臨遣使其法度出於一而議論精詳則自集事矣或諸
路使者不可多置不足以分幹庶事則聽其辟舉屬吏若近者發運
使之於東南則人皆知朝廷所以付畀之意而務竭其力今不擇才
否一切遣使代治其職則當者得以偷安而才者不勸矣
三年覺又論罷司馬光樞密副使封駮司不當上奏 臣前日延和
而奏聖旨議改青苗法復常平舊制又患諸路提舉非其人有意更
易臣切喜嘆以為中外之論正欲如此而聖諭及之真臣等之所望
四方之所幸也[illegible]又企首以俟德音昨日又聞罷司馬光樞密副使
罷范鎮[illegible]封駮司若以司馬光爭論青苗新法拒違詔除命而
和之駮正而不可下則是青苗之議持之尚堅而延和宣諭或亦有
不思者與臣屢嘗奏聞青苗新法極為細害徒以大臣辭求不許議
論不審而倉卒苟異擾動天下致人情不安論難紛紜為興時弊有
善議良法難以推行况考之於古而或差施之於今而未安權置并
錯如此其甚者哉奈何以難行之法惡人議之至罷一樞密副使廢
一封駮司流聞四方所損不細傳載後世何以觀法昔成王剪桐葉
以戲叔虞史佚從而封之曰天子無戲言西府之重何止有如司馬
光之直諫豈但方於叔虞戲之戲固不並於桐葉陛下有戲言之
過則論令之所施將人以空虛無用之文誥命之所加示人以戲弄
可移之物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令行而更改汗出
而復反何以使人信而殊其威情[illegible]朝廷張官分職固欲人守其
官[illegible]擇其職也范鎮封駮職者豈不是之不能聽用其言奈何罷其
職任傳曰守道不如守官鎮能守其官是封駮得人也遽然罷之豈
將患其不順己耶不閱陛下前多見容不順執之者輒見斥臣恐人
主之權威移於下矣大職者固守之所謂守官者又斷之之可否不

知陛下將取固祿保位爲容其身以僥倖充數者不然何宜進者反聽其罷宜任者反從而黜罷臣以陛下致今日之紛紜而在朝羣臣往往求去者何耶徒以青苗新法人情不安所遣使者多非其人大臣建議而不從言者力爭而不聽王安石罷免柄臣之新命黜責禁近之守官排劾諫臣之風聞爲外騰沸騷動四方臣切憂禍變相繼而告治亂從此分矣伏望聖慈采羣論之所是審乾剛之獨斷稍復常平之舊法悉罷提舉之庶官自然人情復安中外如故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五

用人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鄭獬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上奏曰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當責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于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擁右翼遂定天下當是時天下翕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處幽約甘窮隱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願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己者必有爲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飢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進無路而至于或湮落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俊之士則不然知其無路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必起而攫之故劉備久不得騁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爲我用者正爲此也虛懷屈己以防之高爵厚禮以來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焉此用心之類也臣願陛下推此心體之以不懈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獬又論薦士及求直言疏奏曰臣聞舉天下之事者不患乎知不及而患乎力不足力不足則舉而不勝其勢必屈故知之而不能窮天下之理必任群力而舉之此所以汲汲而求賢也自陛下即位以來

未聞卓然褒進一賢者。天下之事。尚如前日。而欲起太平之治者。雖
矣。然陛下深拱九重。固未能周知群臣之能否矣。天子所以寄耳目
者。公卿大夫也。公卿大夫日與庶官接。宜熟知其所爲。其下固有豪
傑非常之士而未盡者。臣願陛下降明詔。俾按察官及兩制正副史
已上。各許特薦文武官之有才能者。舉如不實。令御史劾奏。論以
法。如此。則宜得實才。陛下按其籍賦其所舉者衆。則其人必有過人
者矣。官有缺。因而次補之。績效既明。則又超擢之。不下席天下之賢
能。積於此矣。臣又聞天下之事無窮。雖堯舜之明。而欲盡無窮之事。
臣知其必殆。然卒所以能爲堯舜者。以其能兼聽無窮之言也。事哉
出於彼。群言會於此。雖至深至隱。皆可羅列而陳於前矣。傳曰。舜好
問。其弗信已。今臣亦願陛下降明詔。許中外臣僚草萊之言。皆得上
封事。極言無諱。陛下總群策而覽之。則明徹乎萬里之外矣。豈惟得

言哉。又將以得士矣。言如詣理。或可賜對。擇類擇已。及察其所學。則
天下之才何遺乎。二者皆陛下基命之初急務也。如可施用。則乞付
翰林草詔。中書與爲條約。詔下之日。必有畜才而待用者。翕然而出
矣。惟冀陛下留意。
神宗時。鄭獬又論用材劄子曰。臣以爲今之急務。莫急於得士。士之材
不材。必試而后見。臣觀陛下勞於求賢而疑於任使。有兼采之名而
無必用之實。故天下治功未能興起者。蓋緣此乎。夫求士必於其賢者
其人苟賢矣。進言曰。其士可用也。陛下乃以爲未足。參訪之他人。他
人以爲非也。則陛下沈猶往復。終疑而不用也。以疑心而欲究天下
士。安得豪傑之徒奔走而盡力哉。昔魏文公請唐太宗曰。貞觀之初
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比來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毁而棄。不審其
原而使讒佞得行也。陸贄亦謂德宗求才不如武后時。非故人喜吉

亦許自薦。而德宗嘗鑒獨任。雖於公舉。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
士。此皆世主疑於任人之弊也。然而陛下不能遂用者。豈聖意恐用
非其才。而招四方之指議乎。故必審訪其負偏。直須材而后試之。如
此。則其擇愈詳。其失愈遠矣。何則。人非美色。安能施衆人之口。蓋有
愛憎忌疾者。廁其間。以仲尼之才。將用於齊。其勢易進也。而晏子言
而遂之。況曲昧一介之士。欲求遇於天下之主。其勢至甚難也。而不
知晏子猶頻而議。是以天下士絶望於陛下而相與爭馳於大臣
之門。其志豈甘於背陛下。蓋附陛下不如附大臣。附陛下則不
得用。附大臣則得用。其參據於要地者。必多於陛下之所自擢。其某
人爲某門下士。可纍而數也。此陛下不能自信舉而棄之。以資大臣
之黨耳。然而陛下用人而不精。亦復何患乎天下之指議哉。陛下之
所持賞罰之柄者。將焉用之。昔之舜與鯀。皆四岳之薦。一爲聖人。一

爲凶人。而堯且用之。以四岳賢者也。不用且恐失士。及其試而績不
成。於是舜起而誅之。是堯舜之進退。豈不明白哉。苟賢者進言曰。其
士可用。陛下何不隨其所長而用之。固其新。不計其素。錄其長。不責
其短。無枝而盡用之。則天下豈有遺材。如其有成績。則當而遷之。有
敗事則罰斥之。至於所舉陛黜亦如之。不過數年。其進而在上者。必
皆實材力之士。其退而在下者。必空踈碌安之徒。則又孰敢以虛名
不材者以欺陛下哉。
獬又論責任有司劄子曰。臣聞舉天下者。繁治之則難周。簡治之則
易通。此理然也。凡天下一日有機事。陛下必欲手挈而縷解之。不亦
難爲力乎。此陛下所以御朝至日旰。或不暇食。不避苦寒酷暑之凌
薄。晚夕不得休息。而二府亦焦然相與騈聚而議。其文牒之判字曰
不足。則歛而歸諸私第。至待晩間乃出。至於繫安危之大計。則又

何暇賜清閒之對。君臣從容謀慮於都俞之間哉。此其故是所以紊
治之也。是陛下未嘗明職分而以賞罰責下也。故羣有司之事。則取
決二府。二府之事。則取決陛下。如此則上愈勞而下愈不治。天綱愈
廢而小目愈繁。使何而得優爲之哉。昔舜謂禹曰。汝作司空。平水土。
契爲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五刑有服。各任以職。而舜無爲。若舜者
可謂知爲君哉。唐太宗謂房喬曰。公爲僕射。當助朕訪賢材。比聞閱
牒訟。豈暇求人乎。若太宗者。眞能責宰相哉。臣以爲天子者。宜以安
危大計責二府。以庶事盡責有司。凡文治委之東府。武治委之
西府。俾其定議以聞。未得取決於上。陛下畫可而行之。行之而害天
下。則定議者受其辜。有司之事。不得取決二府。據理以行。行之而害
於事。則有司受其責。故上所治者稱簡。而下所治者稱詳。簡則易舉而
明。詳則不勞而遍。則爲事有所歸矣。臣願陛下先詔二府。凡事之責
旣不繫於利害者。一切省之。令厲於有司可類而行也。二府之事簡。
則俾之顓意以謀國。慮之不精。謀之不明。行而害天下者。是黜而去
之。夫大柄以臨群下。此主要之術也。則陛下可以高拱手袞冕之上。
以觀乎天下之治。與萬民共承無疆之福。豈不休哉。
熙寧元年左丞蒲宗孟上仕進抑塞書。前夔州觀察判官蒲宗孟謹
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聖人之持天下。不事而至於極弊大
壞之際。欲更其法令。猶當以不可則之術。不可知之權。風動天下。使
之[illegible]從奔走而不知。故未嘗拿辱迫蹙爲駭擾之法。以違
人之欲。拂人之情。強人之所不喜。違衆戾物。以招怨取謗。致大懷之
深憾。而離天下之心也。況不至於極弊大壞之際。安可無故而爲矯
世動俗之事。結怏怏不快於天下。邪豈自速。時朝廷選官多而吏遣
離之切害絶之。和防寇竊。如操鉏斂。如備狼虎。惟患去之不盡。而不
患其有傷揉鍊。坡障其路。苛文峻法。離合其爲。貪增廣其年紀。提綿
其遷升常。延其應條目而待挾令。合制度而契圓。樸以取一日之榮
也。自古厥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簡哉王官未有如今日之障也。彰灼
著明而鼓衣冠之怨。未有如今日之甚也。白衣下吉至於吏部選人。
上及朝廷之所謂郎曹卿列。無一人不枝窒。遑無一人不拂其所欲。
此皆前世好治之君。故救降己責求陶甄而共與爲理者。而今日
舉將去之。不專於舜禹人。所遑以壞之易。如之何使英偉自重之吉
端謀盡慮。爲國家青奮事功。流風迹義。精才奇智之人。素守廉隅。素
蓄德行。素重名節。不忍捨發廢而投貢賤。有父母妻子之迫。又不忍
去而之山林。持其不得已之心。含和強顏出入上下。顧苟遇此甚
可歎。向者大臣爲法。以節約進士諸生之數。舉天下而計之。三年之
間。率多數十萬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減任子之令。碁歲而補者增
爲三歲。三歲者增爲再期。三巫告先之年十八。遣使者選任之新例
皆寢罷大較。比積每歲已有千餘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艱既如此。
既仕之後又多爲不可進之格以沮之。故舉職官之令行。而京官歲
請者常無餘數。而朝廷猶以爲未安。已罷引對之際。又不阿銓曹。不得
不倚相公而欲事爭奪。無復出於臨時。使天下有偶得偶失之嘆。擅恩
嘗操以爲。不悅而今年六月己未之詔。又令天下通判之令奉不得
舉京官。而轉運判官亦減其當舉之數。士人何所恃而進也。前無榮
華以誘其心。後無溫飽以足其衣食。陛下尚欲責之治教元養而手
不已。疎手不能如此。其甚者又有增年遷秩之法。止郎限御之令。止
郎而限御。是又何也。堯舜已來未嘗有也。古之爵祿。王者所以厲世
磨鈍。而今之爵祿。朝廷務以沮善而情。惡豈聖人把持天下之術耶。
夫有可止之時。則人之爲善有可止之心矣。爲善而可止。則朝

是尚誰與共天下哉。陛下豈不思入仕之人率方今所貢而龍用者
進士一科。以進士言之。使天下入仕者率三十而得仕。四十而京官
比及引年之日。不過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間從何而至此。其
積奏而得仕。誦書而入官者。又豈人人四十而盡京官耶。以此而較
安在明為科條嚴設禁令。工部限抑以取萬數之職。未此設官朝深
失之議而治世無消之法。始獻計者應之不精。求之不執[illegible]目前而
忘遠。而思小利而不知無益。逞一時之見。動天下之心。使怨府歸於
朝廷。蒙根蟠于天下。不足以懲弊華濫。祗以收減而取怨矣。屢偏小
生。不曉治體。凡以謂天[illegible]事皆當況剔痛治。然後可以置於太平
遂陳狂意之論。冒[illegible]以聞。陛[illegible]垂聽。不知陛下新有大書正當
以手思厚德結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佛民之事。疑擾天下也。嗚呼。最易
得者天下之譽。最難得者天下之心。昔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而周室以興。紂有亂臣三千。離心離德。不能保天下。夫人之心。不可
失也如此。臣願陛下精意極慮。不憚亟更。而陳已之失。書過默惡。穡
夫人之常情也。是以古之明王。因其情之所甚願。而誘之無不得其
欲。故知人之甚飢寒也。與之祿使至於飽煖。知人之甚貧賤也。使之
爵。使至於富貴。知人之甚憎辱也。與之榮名。使樂於自取。推其所以
所以天下聰明才俊豪邁雄傑舉世不可屈服之人皆樂為之用。爲
為之盡力。其故何耶。蓋非有所異[illegible]。亦順其情而已。今也舉遠其
情。而矜擧之。其天下者未見其可也。願陛下勿為太過已甚之事。郡
然開其可進之路。疏其窒塞之源。使轉運判官與列郡通判。復得依
舊舉官。以誘州縣仕宦之心。使郎[illegible]無可止之期。御無可限之數。以破
[illegible]官塞絕之歎。使選人至於改官。而資地應格者。不奪於臨時。以
[illegible]選[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天下榮望。復在表宦進路。復通而仕宦[illegible]而

朝廷復重矣。治平之法。減京官舉職官。使京朝已上四年而磨勘。持
此之術。行之十年。仕塗自清。又貧自守。何必巧為術以障之。曲為防
以救之哉。百日之疾。求一日以愈之。必知不可。而五六十年之弊。乃
欲盡去。不已遽乎。願陛下從容安意以待之。倉卒並舉。甚非天下之
福。臣過計論事。罪在不赦。惟陛下裁赦。臣宗孟昧死再拜
二年右諫議大夫呂誨論王安石姦詐十事第一狀曰。臣伏蒙宸慈
差內臣李舜舉宣諭。為言王安石事。敢不上体聖意。哀忍無地。況臣
世受國恩。家有忠義。惟知死節。以圖報效。竊以我朝開基一百餘年。
四方無事。前古未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繫于聖慮者。以是思之。老
當世之務。指實謀議。在於得人。安危在所倚任。淵任[illegible]推廣恩信。以
至萬務。講求利病。在乎沉默。運籌不當形迹。因事制宜。備散補廢。上
應天災。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無實。意遠為輔

弼。推進。迎陛下之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度皆[illegible]天下執謬
時。欲推動。斥逐近侍。謗棄威權。傾危老臣。欲更相從人情。其[illegible]公議
不容。獨陛下未悟。信任安石。與之講求治道。要臣退天下之士。臣
思無故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謹按先曰。天下者無書但舊人授之。
實誠曰。天下大器也。置之安處即安。置之危處即危。斯真聖君之言
可為保邦之術也。臣伏望陛下深思熟擇之。乃判列忠邪。合應天
以篤實之誠。置器審安危之地。孟拱泰寧。天下之福也。安石進說少
加證佐。如臣者久居要職。曾無補報。陛下不當奪生靈之資而益無
用之臣。雖聖度并容。而公議不恕。敢偷安竊祿。以累公朝。懸懇而言。惟
祈鑒察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乞留張載上疏曰。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
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

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策陛下親加旌擢擢刑天府中外翕然陛下
崇高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
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係乎政治之大体者使之講
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長夫推按獄一作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且
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冝試之以治獄足以見人之[illegible]
之餘以摘斷擊之用上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彼使四
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循潔
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体得有所失況當被罪罷明
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使是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貢
全事体謹具狀奏聞
罷御史知雜事劉述乞留呂誨上奏曰臣伏覩罷御史中丞呂誨孟
知鄧州坐言事失實故也臣伏思本朝制御史所以許風聞言事
者以事方萌芽未至形見及展轉詢採以究知其詐能先時而言
之則可以遏絕禍亂之原救禦事機之未其間固未有不當而於大
体無甚害也今聞呂誨因言章辟光狂妄雖間歧王以連及輔臣長
短乃是罄盡忠於陛下以拱[illegible]政之闕耳豈有它哉今遽然黜之上
大夫相與驚駭甚爲陛下惜此舉也陛下踐祚方二年已罷五中丞
矣天下之人不知端末將謂陛下惡聞直言但欲人阿意順指耳豈
惟汙損聖德之不細實沮公忠之人由此解体姦邪之徒緣隙而進
以白爲黑以正爲邪陛下雖悟而悔之已後時矣而況誨之爲人公
正峭直知無不爲四方之士交口稱譽乃人之望也中司之任朝綱
之所寄今乃轉爲動搖自壞綱紀陛所未諭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誨
之無它念誨之過小追還前詔俾復舊職上合國體下慰人望臣之
至願也臣非不知斯言之入即取權臣之怨然不忍爲陛下之任使
耳臣不勝彷徨待罪之至
神宗時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事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
抃爭之弗得劉述爲吏部郎中上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
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
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
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
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中傷媒蘖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
事不輕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
已入朝堂不同入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
同議然後行之
孫固知審刑院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
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
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
宋京權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
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遷屢罷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
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耶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奏乞詔還呂誨疏曰臣竊見前御史中
丞呂誨坐言事失實尋職降知鄧州緣誨賦性質直素秉忠義朝廷
許其風聞言事誨亦得之不疑既有所聞遽事發露雖有過當
其情實可含容又況陛下舉直錯枉遠惡揚善之時如誨之者不宜
謫去四方不知其罪無以獎勸正人伏望特回睿恩復罷詔還雖是
已補中丞亦可別與職任留之左右實效忠良
純仁又論孫永且令依舊知秦州狀曰臣昨日面次上殿親承德音以孫
永守邊失律吏且責其後效而以見聖心寬容使過責成復得秦[illegible]

公任孟明規之道矣。今日却聞孫永降職移知和州，以李師中代爲秦帥。臣竊以帥臣之職，尤須久任，方能諳熟邊事，經緯遠略。若因事屢更，則不惟迎送勞人，然亦百事更變，兵民之情不無煩擾。兼臣素與孫永、李師中相識，各粗知其性行。孫永忠謹慎靜，是可使之安守。李師中實有材力，急難可用，然好進任術，不能靖安其職，若邊事稍寧，每須躁動，別圖進用。如此，則久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付知孫永。欲乞且休罰來聖訓，孫永與降職，且令依舊知秦州，以責後效。李師中且令在河東，寄捨觀其政績，兼免移易勞人，無事煩擾。

純仁又論富弼疏曰：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爲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爲國。故虞舜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之臣喜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陛下即位以來，憤求輔相，冢宰之任，久闕以違。近得富

弼，委之大柄，四方士民，莫不鼓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屢以舊疾陳告，入則隨衆備員，未敢有爲，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陛下亦宣召，而弼終未興感。竊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間，贊襄是賴。在陛下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孜孜，昕晨不暇，而弼乃以養痾自便，[illegible]之安然。臣逸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未孚；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對衆失職，而遽謀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布衣，仁宗擢爲宰相，先皇帝暨陛下倚爲宿德元老，四方士民望弼爲賢臣領袖。在弼報稱之義，自思如何？況陛下憂勤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宰，君臣之際，未宜形跡。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陳其所欲爲於四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爲先務，何者宜緩行，然後審陛下用捨之實，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偃勉嫌阿，自爲卷縮，是非不得明辨，進退不敢顯言，第且移疾於家，使人主厭於本養，然後翻然決去，方爲善謀者哉。臣今慮弼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徇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之急妨其養性，恤己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欲早退自全，即爲明哲之術，殊聖人朝聞夕死之義，弼以爲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爲恤也。今弼若遂還速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臣之迹，弼亦有不能蹇蹇匪躬之咎。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則弼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形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久自念弼與先臣素有契義，若臣嘗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翰。伏望聖慈特臣此奏宣示弼，如臣妄詆大臣，則乞重行貶責；如以臣言爲是，則弼宜君

體務，當不可更如前日循疾自便，逆當靖恭厥位，同寅戮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興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採擇羣才，上以副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望，使虞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聞弼以足疾迎送有妨，不見賓客，則將何以詢訪事宜，別識人材。切計弼雖在家養疾，未過安坐靜室，賓客既知弼有足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若只坐與之語，於弼有何所損？所乞聖慈宣諭此意。

純仁又論劉琦等不當責降第一狀曰：臣今日忽聞詔令，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等罪，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犯顏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卑賤之臣獲罪，則忠勤不勸；納諫之風或闕，則君德有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遠邇歸心。先皇帝亦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臣爲御

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魁諭封四自是詩等为恐外備此陛下之所
親見固為萬世之先陛下述事繼明慮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
以通事君教化咸失其後先刑賞致乖於輕重中書識其本末但數
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厚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
得原而柄臣遂非据撫其罪欲其畏避植黨遇事才敢銀鐺鄉於政
府便安而陛下将何所頼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論得君
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回發意發言自謂十理
近以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
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
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合
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辟匀為通才指呂誨為無用致陛下無從諫
之美使時政有攛苗之憂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
其民者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秦卑之術不恭甚矣四方百
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攛之賊之甚矣加以曹公亮年高不退
康節已衰自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苟且偷則好拘文法今則一切
依隨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抗徒聞是有後
言此皆陛下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求諫而恐不及何暇深責詩
匿蓋以安石之心時欲果於興事所以深惡言者以戒後來殊不知
成湯罷己而興禹拜昌言四聖周道既衰則有防川之說秦法嚴暴
而有敢怨之民陛下春知聰明滴照古今豈可啓寵偏聽而失天下
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為國計特將等貴降告敕速賜追還安
石不可久在中書必恐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散地是
以告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鞅改措之病[illegible]

堯從欲之信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列智慮不明才
能救止未然遂致聖政有失雖陛下不肯改作而臣之職事已隳豈
敢復在諫垣以居家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重行黜竄
以戒百官
貼黃今後政府臣寮若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論後奏禀敕之
時別作四路則言者無由奏辟陛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劾
罷執政陷以稽違之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
是忠心任事卻蒙執政深怒況王安石簽作中書令嫻察在
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入押今日不存忠厚以至于此亦
乞陛下詳察
第二狀曰臣昨日上言乞追還劉琦等責降誥敕臣已居家待罪以
侯富速然有必君之心而無一仲代緣臺官為天子耳目樹諫臺察
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觸臣使家落職監當君臣父子之
過則將何法以加之況自先皇帝已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宣皆因大
臣壅措不能猜暴覈達臣君父況為人所始累則忠臣孝子寧忍不
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斥竄未惟自謹且固乃使忠孝與伊方今多
士盈庭太半嫌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依怨
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衆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
政而替察之任委之臺官使有過失則使彈繫下以使大臣知懼上
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
究詳特與追還二令以正朝廷之失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熙寧三年直舍人院呂大防論御臣之要上奏曰臣伏見陛下求治
之意可謂至矣而方孫速卑賤之來或一善可稱或一詞可錄不問
其秩之高下皆傳名而見之使開從容盡其所蘊然心進可猶以為

未至。又詔百官之在朝者悉封上其所欲言，而以次對於廷下。自簡
以來，且將數年。伏惟陛下觀天下之人，才未為不多，而閒天下之事
理，未為不衆矣。然人才多，則賢不肖並進而難知；事理衆，則可與不
可雜至而易惑。恭惟聖鑒之明，固無遁照。然品匠之異，譎古今人
主之臨御，動則皆稱御。蓋天下者車也，群臣者馬也，法度者轡策也。
要在人主善御之而已。御得其要，則車安而馬習，轡調而策簡；御失
其要，則車危而馬駭，轡急而策煩。人主之所以貴要者，無他，在此而
已。臣愚以謂御臣之要，必先是纖悉而進，扶直賊言詞而責行實，然
後為得。臣竊見近年被召見用之臣，其奏事固不少矣，而以浮辭巧
說而進者，或有之。臣竊察其理，蓋有二途：或以一切違理，徼倖速進，
及考其成敗，則不足經遠；或援引古義以證己見，柔度冥為高論，今
世可行者，雖所以言者艱而敗事，蓋抑其害則同。此陛下不可不熟
察也。自古雖聖人在上，未嘗不以巧言為戒者，蓋其言之於今，易聽
而難察，易聽而難行。故雖堯舜在上，亦以巧言令色為畏，以靜言庸違
為患，以壬人並說為憂，況其下者哉。以此論之，故宜專進忠實忠良
之吉，以奉成聖化。雖言有拂戾，行有蘭直作者不合者，亦在陛下容
養而成就之。漢武帝愛司馬遷嚴助之才華，而尊汲黯下氣；唐太宗
好訐敬宗李義府之文章，而信任王珪魏徵。此明主之鑒，有以區處
之矣。以陛下之文明，致治將躋于二帝三王之盛，而知人之辨，其不
在漢唐二王之後也。
知審官院蘇頌同李大臨等繳李定詞頭。第一劄子曰：臣等檢會熙
寧三年七月六日奉聖旨，今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官
職高下，令兼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臣四月二十八
日上殿面奉聖旨，將上件條貫赴舍人院，商量草除李定官制誥，呈
等尋將上件條貫赴院，同共看詳，蓋為使前臺官須得於太常博士
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擇職使來為朝行中難得資序相當之
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制高下者，只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
外郎耳，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權者，如舊官資序不相當，
三丞以下未可為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為侍御，
故令下兼。詳此皆不為選人設也。若不拘官品高下，并選人在其間，
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察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選人不
可超授臺官明矣。至如程顥、王子韶等並已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
方蒙特遷中允，上權監察。今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嘉特與改官，只
合特入大理寺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異，若更授超朝籍處之憲
臺，恩命重疊，附擢非常。先朝已來未有此比，未知李定有何所長，而
可當此殊命也。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鉞之誅者，非他也，但為
愛惜朝廷之法制，而遵守有司之職業耳。且爵祿賞罰，進退黜陟，皆
陛下得以專之，無所不可者。若事下有司，則具有條制，守官者須奉
行而固執也。大抵條制，戒於妄開。今日行之，它日遂為故事。若有司
因循，漸致隳紊，誠恐倖門一開，則仕途奔競之人皆有覬望不
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滿其意哉。前世所以謹重爵賞
不以假人，雖有奇才異倫，亦須試以職事，俟有成效，然後超擢者，以
此也。然臣等前來論列，則但不曾記上件條貫，亦只指陳選人超授臺
官為過當耳。如宋敏求□□□□駁用京官而遷之，今又以幕職官使
陞朝著而峻叢糾繩之地，切恐即循官制之舊，未厭群議。臣大臨言：
秀州判官除授監察御史裏行，不唯超越資序，未厭群言，抑亦有乖
國朝從來法制。臣頌言：去歲詔旨，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
京秩舊授人，所以無言□□，所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來條舉到不

拘官職處下條制亦不至違失以此臣等所以須至再執守初議也
臣等非不知用拒嚴旨獲罪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爲反覆上
誤朝廷耳所有臣大臨昨日當草詞爲朝除官制物亦疑慮未得允
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之薦朝廷特除緣是京官爲有程顥王
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若如李定選人之比也欲望聖慈更加詳
察臣等捲捲之誠所有李定除官制臣等未敢具草
第二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
敏求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州事判官李定
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
任頗重未嘗驟用京官而選以今又以幕職官使陞朝著而嗜寵升
殿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群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御
批建選別官命詞臣伏以國朝近制進補臺官皆出御史中丞知雜
與翰林學士更互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曾任通判官
中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即須特旨方許薦爲裏行仍非其今
或至違失所以慎重臺閣之選也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
資品猶以京秩爲換緣已有前例故人無間言今定自支郡幕職官
入居朝廷耕綴之任超越資序近歲未有臣恐有違官法無益治朝
故求所以懷濬而進言者納忠而舉職也議者或曰唐世日諸侯幕
府入登臺省者多矣所定之此除豈爲過耶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
辟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遂爲增重祖宗懲鑒
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授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
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雖復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
又重於昔時既定官未終更非時台對亦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
史之薦直賓憲臺雖朝廷急於得才度越常格然頗紊法制必致人
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再詳敏求前奏願得允當所有李定除官制
未敢具草
第三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節文尚書工部郎中知
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不候奉聖旨令蘇頌依前降
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閑劇皆所以待才能之等擢
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源由古以來此道不易祖
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
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出人異行
亦不至超越資品蓋承平之代事有紀律故不得不循用資品選擇
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
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故府既已
奉行有司不能執議使制命遂行四方傳聞任進之間豈無缺望況
令天下之廣英豪之衆它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寵錄進用
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突漸不已誠恐高官要職或可以岐路
而致事有害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正以遵朝廷之法制
下以盡有司之職業耳謹按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勅皆按
典故而起草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故有六舍人論列著除用
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中丞學士薦舉朝廷乃典故
也或不應此其故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
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
敢違拒職况定之此制前日敏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
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
執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業臣下得以固執
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

可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綱若臣上供嚴特峻損紀曾誠須門下封
駁不肯放過經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民議面
執不敢祗受是臣一廢職事而致論議且恐煩瀆聖聽則臣之罪益
死有餘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書
第四劄子曰臣今月一日准中書劄子節文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
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劄與蘇頌所批李定係是特旨不礙近條命
舍人按撰詞臣爲詳自來本院凡有中書送到詞頭並是當制舍人奉
行唯是當制日曾封還詞頭其詞頭再下者元封還之官卻再當日
即時送以次官命詞昨日中書劄子送舍人院是臣當制所以獨具
劄子奏陳今日輪當李大臨直日上件劄子令是本官奏行卻尋送
臣處顯見不依得自來更直承受体例是同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
重敢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除改不合依例使送臣處分緣上件
詞奏是與李大臨一狀同議事体不殊再不依常例送本院擬次承
受其劄子已具狀繳納中書門下伏乞依自來体例施行去訖欲臣
與李大臨等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蓋是遵守朝廷之法制
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超授朝列兼權御史不應近制所以未
敢具草今來中書劄子稱係是特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切謂君
果出聖意擢用即須是非常之人名聲實聞於時然後可以厭服羣
議爲朝廷美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昔馬周爲常何作奏
備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太宗擢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
書言論議卓然真宗皇帝拔於河陽幕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
矣遭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爲御史裏
行知白召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擢授以正言非如定遂州幕官
無狀稱偶因孫覺論薦一賜召對便蒙超授從有舉薦書未
顯著於時豈足以上稱不次之擢亦用其言不試以實天下才辯之
士聞之皆思趨走勢要以希薦用此門一開未必爲國家之福也故
前代用人之法必加詳試俟見成效然後陞擢者亦所以防僥倖之
路也今臣不避誅戮再貢瞽言者誠見陛下容受直言可不思獻納
少賛補耶其李定特旨除授欲望陛下早賜采納群議或詢近臣
若謂定之才業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則臣自當受妄言之罪萬一
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酌或別授一官寘之京師俟它時見其實狀
進用未晚如此不唯臣等職事得舉兼亦可以養成定之才資免詒
異日之論議也臣不勝風夜憂懼納忠之至然臣已是五次論列累
拒詔命罪在不赦戰恐待罪未敢進寘
知制誥宋敏求繳李定詞頭上奏曰臣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
送到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
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雖列屬三院各有等差至於畫
政外朝紀綱所寄號爲清峻選擇益妙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
判方許察奏入臺蓋以歷任既深則吏事益熟朝廷之儀得以詳熟
景祐初以資任難有相當者遂許舉博士以上通判未滿任者爲
御史裏行去歲驟用京官而遷一令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
繩之地臣切恐弗循官制之舊而不厭群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
知制誥李大臨繳李定詞頭奏曰臣以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劄子參看
詳宋敏求蘇頌兩奏委得公當伏以御史之職任兼內外自國朝故
事每有闕必用太常博士已上然後補之仍須曾歷通判方許
舉爲今李定秀州判官除監察御史裏行不唯超越資序未厭群言
抑亦有乖國朝從來法制欲乞顯之所陳蓋亦有補於朝廷伏望早
賜詳酌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大臨又奏曰臣今月三日准中書劄子送下蘇頌繳納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所除李定出自特旨不從近制令舍人院疾速撰詞緣次是臣當制切緣臣與蘇頌前後累次論列屢煩聖聽非不知狂瞽僭易罪當爲死然猶呶呶不已者無它也蓋以職在近列恭當命辭未嘗坐合奏論既有所懷豈敢緘默切以李定自初等職官忽授御史不次遷擢惜例所無若云差除特自聖旨不礙近制凡朝廷爵賞之出稍有優異皆可謂之特旨或事有未當豈可以特旨之故而不許當官者以職事而論列耶以陛下之聖睿聰明容納必無不許之理以此臣得以盡所懷而於言之且定自幕仕塗未聞有卓然殊異爲時所推若謂之有經術行誼則召對數刻之間陛下豈能盡見其所蘊之深淺也若陛下以其辯論可取急於任用則遷之以一官可也何必驟其所爲然後別加遷擢可也不當遽然置在憲臺駭動物聽於之未安於聞聽亦有所損故爾竊之所論唐太宗用馬周先置門下自明年方爲御史裏行國朝用張知白亦先試於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蓋爲此也今定之除既未厭群議者制命一出豈免門下之封駁臺諫之章疏耶臣當此時都欲自劾請罪亦無及矣然陛下容恕不加誅責然臣復何面目以塵陛下之左右耶以此負冒事建言儻家德容不唯在臣職業粗得所守亦於朝廷萬分補益臣不勝戰慄隕越待罪之至其李定除官劄未敢具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

神宗時校書郎晁補之奏舉趙元緒狀曰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嘗與韓琦曾公亮歐陽修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學言宗正非所以爲重乞立爲皇子後預顧命策立英宗嗣大寶功與社稷同時勳臣之子皆家次第擢用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沉常調簪組之傳未絕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更事足稱屬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使呂溫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倚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觀神宗在東宮書槩書不置定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家顯休方當與國而長然槩之有勳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城時聞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錄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爲忠孝者

監察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聞君與臣爲類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之意不專實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矣而是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耶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而不寧桓至於亡其能霸且王者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爲管仲者乎宋興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享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聽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初親萬機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罷黜慶曆間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姦邪即日罷竦判河陽及陳執中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

極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妹知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
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
之風。若仁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備位，言不見用，賢者不進，朋
姦不去，則安能享四十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而授
任賢去邪之道，中參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
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臣以疎遠朴陋，謬蒙收擢，敢竭所聞，上
裨萬一。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倘蒙加意，豈獨一介小臣之幸，實社稷
生民之福也。
黄廉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
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或得名聞於上，
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
知杭州陳襄薦吳師仁劄子曰：新制已前嘗選請到本州進士吳師
仁在學充教授，體訪得本人履行淳正，器識高遠，嘗詣京太學，名聞
縉紳，應舉不第，退歸田里，甘貧守道，專治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
端之說。自充教授以來，夙夜孜孜，誨誘不倦，曾未數月，學者翕然向
風，知所勸勵。使之久處，必有成就人才，美厚風俗。伏望聖慈特賜收
采，令充本州州學教授。
熙寧中，襄以侍御史知雜事又論大臣皆以利進，上奏曰：臣竊聞已有
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爲參知政事。絳以才望序遷，固未爲過。然朝
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
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制置二司條例司，未幾，升之
用是遷爲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
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致治之朝，未有此事也。書曰：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以輔相之任也。大戊之興也，
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高宗之興也，則有甘盤傅說
而商祀配天；成王之立也，則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興作禮樂，遂致太平之
功。不聞以利責之也。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立事功，以藩鎮漸平，肆意
侈欲，程异、皇甫鎛探知其旨，以誅剝聚利說之，故憲宗獨排物議而
以异、鎛爲相。裴度素所親信，雖極言論列，終亦不悟，卒皆參用，肅主
之不君，信乎利之敗人也如此。若人者之所以致其所好，足以爲戒
矣。今陛下執政之臣，凡以利進者三人矣。雖聖德高明，不足以致惑，
亦不可以不謹也。臣欲乞罷絳參知政事，令復中書，選任大臣，必求
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陛下不欲追寢已行之命，
即乞特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之法，只歸三司及委之守令相度
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
襄知諫院，已乞還范純仁狀曰：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内聖旨就差
知河中府、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范純仁，充成都府路轉運使，劄付
御史臺者。臣聞御史中丞呂公著、右正言知諫院孫覺，皆有文字乞
留純仁，要劄差遣，未蒙俞旨。純仁向以諫官言事，議論有所不合，於
義難處，懇求外官，陛下深示矜容，不獲已而與之善郡。中外之論，已
惜其去。今無歲月之久，必當召還供職，今復使之遠適，人情殊駭。在
陛下之意，不過藉其風力，安慰遠民，然以外遣望之臣，可以當此一
路者，猶足選擇。如純仁者，忠義勁正，乃陛下耳目之官，嘗以言事被
逐，而志無所屈，雖利害逆耳，不爲苟且之計。求之今日，豈易得哉。衆口
一辭，皆以爲不當去。伏望聖意早賜召歸，要近以厭人望，非特臣之
私言也。謹具狀奏聞。
襄又伸叙文舉陳烈狀曰：臣准御史臺牒，准熙寧十年九月七日敕，奉
聖旨：應内外官待制以上，各於文臣内舉才行堪任陞擢官一員，令

中書審察。如所舉不謬，取旨隨材用試，即不得舉已係常職及兩府
自己親戚者。臣伏見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仁
氣剛，才智卓越，學聖人之言而必踐其行，稽先王之法而必適於時。
博通群經，尤明於典禮之興，其為文章，淵源浩博，雄偉而成，求之宿
儒，未有比者。慶曆初嘗與鄉貢試于禮部，罷歸田里，無復仕進，安貧
力學，積四十年，著書數萬言，未見其止。仁宗朝嘗因近臣論薦，及本
部監司長吏高其風節，數以名聞，累降召命，及以學官起之，辭而不至。
世以為孝身獨行之士，然非如狷者也。烈之所學，皆孔孟之道，蓋其
事業足以有為，自以身殉賢之道，不為苟進，可以禮致而不可以
利動，如斯而已矣。伏思陛下嗣位以來，博延耆舊，得人之盛，無過百
王。如烈之賢，不為難致。欲望陛下特以禮命召至闕庭，處對清閒，親
降聖問，使陳二帝三王之術，六經四子之要，與夫當世之務，以著乎
篇，必有以上稱陛下尊賢重德之舉。今保舉堪充清要不次任使。如
家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面欺之罪。謹具狀奏聞。
襄又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曰：臣伏准中書劄子，太常博士
李南公已降勅命，就差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依舊提舉本路常
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劄付御史臺者。南公資力甚淺，
學術無聞，雖小有才，未足以臨。加劇任，近為制置司奏辟，專以青苗
之法為便，迎合柄臣，曾未赴官，遽選此命，雖理雖發遣資序，其實與
轉運使副事權均一，可使察按一路，所繫不輕。非有賢望之人，豈宜過
次。然按況青苗取利之法，臣已累次論列，乞行罷廢，未蒙指揮。今來
更令轉運判官尊領其事，外持使者之權，內與制置司相為響應，是
以公行率斂，坐致餘論，職在於愛民，誠為未便。所有南公轉運判官之
命，欲乞追還，別與差遣，伏乞以事為其的有顯效，然後擢而任之，庶

使輕揚巧佞之人無由妄進。仍乞以臣前後乞罷青苗劄子早賜降
付中書裁决施行。謹具狀奏聞。
襄判尚書都省乞選擇縣令劄子曰：臣備位銓衡，常旨授之寄。伏見
吏員冗雜，無所銓品，非國家清源正本之道。臣因未敢別有改更，但
以縣令一職最為親民之官者，上以宣尊主澤，下以阜安百姓，苟非
其人，則百里蒙其害，此固不得不慎擇也。自仁宗天聖間寀之令制
始行，是時天下翕然，以為良法，雖窮荒至陋之邑，皆謂得人。然臣竊
亦猶以為未也。何則？為天下之邑至多，而被舉之員不足，聞以常調
入令之人處其間者，諸故未能均得良吏也。臣今相度，欲乞應係選人
知縣縣令處有闕，並以奏舉人充，乃詔諸路職司長吏今後奏舉縣
令須是實有才行政術可以字民者，即不得徇私妄有保薦，趣附權勢。
要不職之人，如有謬舉，專委御史臺覺察彈奏，並坐舉狀。判銓委自
判銓臣僚將選人歷任內勞績及舉主人數，並與子細校量鈐次，籍
為上下二等，仍令諸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州軍將所管逐縣戶口多
少、公事繁簡，亦為二等，擇其事務繁難不治之邑，及京朝官知縣久
闕正官之處，取係上等手實人以次授之。其次等人即與以次縣分。
作兩等差注，如奏舉員數不足，即於常調合入令錄者人內，選歷
任內有京職官縣令舉主三人，兌折合狀與奏舉人一例入等差注。
如內有賢能之士，偶然舉主未足，不該入等者，然其才術可書繁劇，
即委判銓同罪保舉，入選等差注。每歲判銓二員所舉，各不得過十
二人。其有素行非輕，人品猥陋，耄羸疾之人，雖合入等，亦委判銓
體量降等，與常調差注。其奏舉入令人，並乞與免見職司長吏，建蒙
其資序，仍次幕職官之下，而在錄事參軍之上。如到任後政績有聞，
或舉主五人以上，合該磨勘者，候得替到銓日，具任劇縣書印與截

中次等縣者。與先次引見。如別無治迹及舉主不足。自依常選人例施行。稍或繆濫違闕。不如舉狀。省即坐所舉之人。如此則天下已無小大遠迩及繁難不治之處。與皆得人。偏遠之民咸被聖澤。此實陛下安養元元之首務也。如以臣言為可采。伏乞降付銓司。令臣與同判官商議。合行條約。未盡事件。子細具析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七

用人

宋神宗熙寧四年。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人才上疏曰。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辯。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積大有為之會。籠祿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異論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其實。興利於無可興。革弊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剋民財為功。以興起犴獄為才。陛下振之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策。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而奉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体。有愛君之意。且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

獨用强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然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邪義者以巫邀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趣。臣謂此風不可長。昔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此。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陰陽。而消長之勢。可謂方睽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爲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重任用而已。願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非者。今取其長。稍抑虛雄輕僞志近違章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佳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取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陰陽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

有偏陂實不審是而頓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揣方今之敝。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摯又論監司上奏曰。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承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偸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縣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驅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以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外所皆稟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使者皆

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淳然不思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法不可滋長。須豫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當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總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強。肅給者不入于薄。然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審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

摯又乞補諫官奏曰。臣伏以國之政令。常患爲名甚美。而事無其實。竊觀庚戌詔書。令內外兩制各舉諫官二員。當此之時。天下臣庶。皆知陛下欲開廣言路。謂此官之任。職在補發人主聰明而直言朝廷闕失。故求天下公議所與之人。此盛德事也。而兩制各以所知應令者

蓋數十百人矣。然至今頗未見有所用之。方陛下厲精庶政。豈徒文虛名而廢實事耶。豈數十百人者之材業皆不足以少副聖意耶。不然。復時聽大臣自有所擇用之耶。夫百執事固大臣之所宜擇。然惟有在言路者。當出於人主親擇。諫院自孫洙補外。迄今逾月。缺員已多。當陛下求忠言如不及之時。伏願檢會去年兩制所舉人數內。親選有重望諒直之人。補任諫員。交輔聖政。以實前日之詔。不勝大願。

館閣校勘王存乞崇用忠實仁厚之吏。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當臣轉對者。臣聞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至論也。陛下自即位以來。竟已一心。憂勤庶政。未嘗事燕游之好。擢任材能。修明法度。有孜勉不倦之心。內經貨財。外明威武。有長慮遠馭之略。觀前世求治之主。規摹宏廓。而勵精如此者。不見一二。謂宜天下震動。鼓舞以遵太平。然爲之累年。而人情未甚協洽不一。其故何耶。曾非所以爲法

有未諭於民心而所任行法者有不厭於物論耶陛下亦盍反求所以然矣蓋治貴適宜不必舍近而慕遠事貴當理不必違古而狥今祖宗法制行逾百年固有陵夷偏弊而不舉者陛下作而振起之是當爾也先王善政有可施於今者祖宗未遑及焉陛下舉而推行之是亦當爾也然議者遂以為本朝之法卑狹瑣壞必盡更其故然後為治臣恐好議論者過也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言雖有善法必得人而行之切見比年擢用之人才慧有餘而忠實不足行法之吏刻暴相勝而仁厚無聞羣情戚而橫議舉來必不由於此然則所謂行法適足以壞法也臣恐浸淫相扇以成風俗今卿大夫聚於朝論利而不及德士庶人交於下言利而不及義夫朝廷進人之賢否風俗繫之風俗之厚薄盛衰隨之伏惟陛下恢宏舜舍己從人之美体仲尼察言觀行之明深抑巧佞險薄之風崇

用忠實仁厚之吏使大宋之風俗同厚於三代陛下功德比隆於二帝豈不盛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陛下幸赦而省察之臣不勝拳拳

司諫錢彥遠乞奉舉才德之士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陛下之所宜因而世習久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陛下操大有為之志而當不可不為之時凡所以不憚更張而務以興利除害光舜文武之用心也臣竊嘗深計熟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陛下先器能而後履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慮有所獻者以謂人才不盡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且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為患大於不才惟通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陛下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者也自餘百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集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材者亦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內外表率之官而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者雖無敏捷趨走之優而堪爲大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爲表率臣願陛下參舉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不失經國之体下不失使令之利以陛下至明不惑之資稱見情偽器而使之天下幸甚

錢又乞擇經術書史之士以備顧問上奏曰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曹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至數十人亦得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語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陛下天縱之實專意經術通儒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官然皆外領事務各有官守之責未得盡規之義臣願陛下妙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苟者為書史之士籍取鼓

實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主體識國論者優以請閑之秩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紬繹顧問密勿獻替少裨萬一則與夫事已施行而後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眾聽而相違而所益詹惟陛下留察

御史中丞楊繪論舊臣多求退上奏曰竊見唐尚書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請韓愈上疏言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高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優賢貴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引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雖於典刑亦可不惜而留也臣切謂孔戣年已七十致仕得請愈猶以老成可惜而留之則近日老舊之漸年未及七十而堅求休退者已聽數人矣范鎮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呂誨約六十而致仕歐陽

脩大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後歸養。司馬光五向
始踰五十。雖皆未致仕。而得閒散地。雖彼數臣自以知止足爲高節
臣所疑何獨近來高者之多乎。唐大中時吏部侍郎孔溫業求外遷
宰相白敏中謂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彼白敏中
一庸相也。尚能以賢人不樂爲戒。自警而況陛下以大聖之資。我
求治而老舊之臣相繼有不待年而求去者矣。老者退而少者興。舊者
遠而新者衆。得不微動於聖慮哉。但恐訪於偏辭者則曰彼皆奸邪
之人畏陛下之神明而憂慮矣。否則曰彼皆沮止新法者。今新法既
已便彼皆嘉怛而退矣。臣願勿信於偏而少加警於心。若則天下幸
甚矣。爲國任臣之道。惟其用之當而已。故無老少舊新之分也。然而
老而舊者常過於重謹而難以興變法。少而新者常喜於進取而易
以與作事。臣以爲二者之說宜兼取之。乃得其當。若取之偏。則少而

新者可與圖其始之利。而不肯慮其終之害。老而舊者能防其終之
弊。而不肯謀其始之變。若能用易於作事者俾圖其始之利。而裁之
以難於變法者俾慮其終之害而防之。則事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
之知。少者之決。此之謂矣。竊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則易從。老而舊者
言其害則難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聞其利。不聞其害。爲民氣
蔽其害而無由上達矣

覺又論諫官當人主自擇已奏曰。臣聞天子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謂三公四輔爲七人之數。今之諫官。即古之三公四輔之
職。其任得非重哉。擇之可不謹哉。本朝諫院官或至五六人。少猶
不下三人。然皆出於淸衷之自擇。蓋天子旣以事委宰相。則天下之
人悉趨附而無敢陳其不是。故置諫官以相維之。其如任宰相者必
不喜諫官之敢言。理固然也。不爾復始安得獨稱美於唐哉。爲宰相

者。則必自除附己者爲之。乃不如不置也。徒自蔽於耳目而已。陛下
博通古今。至於納諫爲拒諫危亡之說。如唐太宗終始納諫而爲唐明
皇不能終而危之事。具布史策。不假臣言也。伏覩孫洙補郡後來官
闕而不填者旬月。得非難其人。思臣以見李絳有聖王選當代之
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在今日之人哉。臣願陛下擇在
朝之臣擇其老成諳練典故之士而置之諫列。以參聽其議論。不無
補於聖聰也。而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則必取新進之士。不敢
異論者。不由檢正幷條例而升。則自編校與敎局而授矣。願陛下然
聽而廣視之。取資淺之人。雜用之以集衆才之長。而濟天下之務
幸甚

五年御史劉孝孫乞各對之人。量加試用。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講價
吏務。採拔人材。雖毫髮寸長。畢蒙收采。英識審鑒。前古罕及。然其間

有名自匿遠使之對。揚天質高明。聖問玄異。然所之言。今對請光。舉動
語言。過於競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名也。皆以爲榮。及其罷
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擧。或爲朝廷所知。比之庸人。爲
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
育之德也。

孝孫又論方面之寄勿遽更易上奏曰。臣前日奏事延和。論及久任
官吏之意。臣切謂設官分職。以相經緯。而不責悠久。一切代替。曾無
當任。皆自昔之公患。比來朝廷思革前弊。如監司使者。稍稍任之久
而方面之寄。尚或遷易不常。事大體重。方幸得人。要且勉徇吏民。使
安之意。少息遞傳送迎之勞。由假歲月。使得盡所施設。夫豈不美。如
留守大名府韓琦。知成都府趙抃。皆朝廷舊臣。天下之所屬望。琦有
大臣。抃有淸德。所至誠服。如其父母。藩垣之外。得斯人而任之。則可

以生分宵旰之憂矣臣願陛下留神方面遴擇名德久其時歲勿遽
更易雖心在王室臣子之志而無以必歸實效矣臣不勝區區
九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除授不經二府上奏曰臣伏覩近日
命趙禹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雖
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
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聽此風傳之言
或難盡信然若無其由安得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隱苟有聞見
宜以悉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官任人既難偏用則先叅驗
其平日之素行又考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説所行已先叅考則曰
功曰效徒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
機圖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大臣為
嘉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簡人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

下之衆所指乖戾所為謟邪則數告外遣去之可也至於使居其職
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内許定而外言
得以時移近習遊而轉政之語得以便宜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
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關決於樞廷則威裂紀綱何[illegible]由此輕朝廷
以為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議事之小者不欲逆滯祇使
小臣開陳或患其究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迫急而不暇詳問夫王
言之出允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某日某事稱繫政
經已曾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繫國體何嫌却關外司若便於一
時忘識微於後日一啓其漸後難改更況於邊境休戚至重且令大
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其若邊鎮之重業若將臣
而所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矣孰安其處矣既不
收其責同心同德之義缺矣大臣之疆執者必曰執位已極矣

上已為之而又以力爭則獨專權之私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
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疑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
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哉而又君逸臣勞勢自當爾主憂臣辱事
皆同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
臣乃恬然於其下者也臣不敢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
謂李迪曰朕知此益事載體於致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
祖以王著醉於王宮而恐逆御史此可謂能責彈劾之臣矣蓋平日
不使其所職於日後可責以有成臣伏觀近世朝廷所以責臣下者
至輕虞臣所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使尊寺監之職寺監使外任
監司之職監司使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革除豈可相蒙上下如
此則恐權綱一委棄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
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舉

若不堪其任者遂命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威裁
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御下之義大臣無諉上之跡人人自任其
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侍御史周尹乞重使者之選狀曰臣伏見朝廷近年遣使出外大則
察訪制置小則幹當公事遠至廣南兩路近亦數州窮原其意豈非
以天下至廣人情萬殊高拱深嚴不能周知夫事物風俗之變[illegible]顧
辟遠不能親諭以德意志慮之謂端遣輶車旁午道路盡欲其宣布
上澤考正法度講求民瘼推行美利興廢振滯論薦賢方澄清
風俗此堯之聰明舜之考績文王之憂勤而陛下之求治也然將命
之人間或不稱所選煩苛指刻失於大體所至郡縣惟亂撓簿書才
失於丞[illegible]文空言變更已成而妄作聰明推辱監司而自為威重聰
任失實措置乖方期會之嚴甚於星火以致職司疲於奉承

方驕惰不敢安處有識聞見為朝廷深惜殆非所謂肅肅王命仲山
甫將之皇皇者華言遠而有光華之義也近聞朝廷容訪体量幹當
公事等官內有任意違法者許本路監司覺察聞奏必以使者不職
如前所陳故行約束不令過當然上人銜命乃為外司檢察本末倒
置非所以尊大朝廷也臣願陛下重使者之任謹選而時遣之非素
有才行曉知民務之人不以將命非厥重利害關於要切之事不以
輕出無令使者為監司州縣所褻君命不尊國体增重敦厚之化
革偷薄之風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論守令許保明再任上奏曰臣聞事有
若緩而所係最大理有若迂而所關最急者守令是也今之議治道
者咸謂迂緩忽而不省然百里之命千里之寄財賦之豐耗審察之
獄訟之事彼實任之向使一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德澤難與達於百

姓雖有說究誰與領此臣伏見陛下儲神政務勵精民事屢下德音
訣告中外峻刹舉之法嚴考課之令四方聳然咸知趨向以臣觀之
今四海幅員之廣有學士大夫之衆所謂循良之長慈惠之師宜不
難得然限以歲月不足以程其功較以資格不足以起其意臣今以
為宜委按察官精覈部吏其有究心政理宜於其人有志功名著於
其職者縣令許知州保明申監司知州許監司保明奏朝廷不限負
數並許再任如任內別有功狀卓然可觀大者特賜詔除次者優加
秩任其合關陞磨勘者並與就任陞改如此則能者得以其意畢
於事功中材不忍自棄自勉於職業

汝礪又奏曰臣比緣入對已冒吏部選薦人才以待朝廷考擇要總
許命尚書左選略賜施行甚大惠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多
士有道在知所以養之求之而已養之在久求之在博譬猶拱把

梓之木皆須百年而後成類聚結湊之萃亦非一所而可得而書左
選惟升朝文臣而已如右選及侍郎選不與焉衆才所聚不謂無人
臣欲乞令三選皆倣尚書左選法而推行之責之以不已必有所得
上稱朝廷所以求取長育人才之意惟陛下留神

汝礪乞選任大臣諫官狀奏曰右臣學不獨於理又不給熟於時事
雖思冒昧自竭亦自知其無補也臣切自念三代之盛莫如周周莫
盛於成康然不克繼續業於宣王中興然已不能於文武矣高祖
取秦為漢一傳而有呂氏之禍文景之際盛矣而亦有七國之亂武
帝好大喜功兵出無處歲海內為之騷然光武再有天下論今極雅
政教宣明所克繼者顯宗而已以下無稽焉神堯之功不及湯武
太宗之治彰於成康至於高宗屏弱武氏遂專制明皇之興不克厥
終唐自此微矣下于五代中國分裂為七八及真人出四海一而聖

聖相繼太平踰百年矣自三代以來其盛未有如今日也然惟萬物
之變和往還於無窮者不能無亂安不能無危臣稽諸天下察諸人
事本之往古驗之未今度天下之勢是以為大治亦可以為亂是以
為大害亦可以為危治亂安危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臣之不肖自
顧無益陛下事惟陛下擇大臣以輔政選諫官以盡言而庶
幾利害邪正不塞於聞聽而天下終保於治安也臣不勝拳拳之意
臣所陳非一言不能以動天聽天下之事在下者不能言之而在上者
不能知之雖然不能言之及其能言之則亦行之矣不能知之及其
能知之則亦去之矣則是猶未為深能也若夫已言之而不能行已
知之而不能去則為害大矣臣不任震懼謹錄奏聞

汝礪又奏曰臣聞為君難任人而用之則為君非難知人難修身而
取之則知人非難陛下聞天縱之將聖又不厭於學其於天下是非

之理固已昭晰矣。惟所以是之而觀天下之賢，惟所以非之而觀天下之不肖，則邪正曲直何隱於日月之照臨耶。然天下之理有似是而非、物之終有敝者，不可不察也。所任上於仁而有害者也，而庸儒者同爲庸儒者，其形似仁而非仁也。所惡主於知而可以誅也，而纖巧者同爲纖巧者，其說似智而非智也。所使主於勇而是以有爲者也，而暴戾者出焉。暴戾者其迹似勇而非勇也。自陛下即位，此類誤陛下多矣，幸陛下加察焉。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不得已矣。然自朝廷至于郡縣，凡幾僚？自公卿至于士，凡幾人？欲以一人之智昭明而審察之，亦不可勝擇矣。使臣爲計，亦擇其大者而已。臣願總天下之事而總計一歲天下之才而簿論之，而爲之圖籍焉。自廟堂之上，與任安危者今幾何人？所甚遠大，其德器可與同者今幾人？自邊境之外，所與分邊寄者今幾何人？而其謀謨其猷壯，可以使者今幾人？內之爲府、爲監、爲省、爲寺者幾何處也？外之諸路及爲大郡府，又幾何處也？其德行可以教人，其忠謀可以諫諍者，可以長人者，可以理材者，可使者，或貴或賤，或遠或近，今總數人數之。吾以謀之公卿大夫，隱之民言，當以爲可，則可以不疑矣。以信任之使之，固以恩遇之，使之學以禮遇之，使之盡久之乃遷焉。夫其大者已得之，委其小者付之有司，不用吾知焉可也。以臣所計，不過數十人，而天下事定矣。蓋堯之所知者一相而已，舜之所令四岳九官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而已。周官之所論三公三孤六卿，凡十二人而已。天下亦多事矣，雖舉而推之，將不勝其多，而其所求者止於如此，乃所以能是也。蓋堯以一相使引其類，則得十六相，舜以二十二人分治內外，而不仁者遠，周以六卿各率其屬而兆民以此，其所以爲帝，所以爲王也。夫四海之大，百官之富，未嘗無才也。

在人主所取而已。詩曰：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夫宣王中興之周，乘天下之才寡餘之時，崛然興起，是所以爲相，所以爲將，蓋無不知其意。以今日之盛，祖宗累德敷被百年，而陛下養育之年亦何家而不得乎。惟陛下念之。

汝礪又論縣令狀奏曰：臣聞朝廷選職司重於郡守，選郡守重於縣令，亦勢之自然也。然臣常以謂一路之爲職司者不過三四人，一州爲之守者一人，而爲之令者或五六人，或十人。事之自縣而至於州者十止於三四，自州而至於職司者一二而已。故利害係於民者至重，而其迹甚與民親者莫如令也。陛下作爲法度，尤用意於此，而臣所聞浙江淮數千里之間，求其能至於不敗事者已少，而其不才苟簡貪冒之人實不可勝數，其餘以至疲懦，推陛下之德意志慮以施於民者往往而絕也。民以謂爲縣終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善政，終不得以及天下。莫不有青苗免役也，有處以爲大利，有處以爲大害；莫不有成規也，有處以爲諧豪，有處以爲尉擿。然則法之行果繫於令也。今選人有累舉者三人進爲令，今得舉者五人選爲京官知縣，其所保者未爲姓汙而已，雖不能不恤也。邑有小大，人之才有餘不足，循名次授之，則不才者往往錢當煩劇難治之處，而有能者或置於寬閒無事之地。此非書使人之方也。且如廬州之舒城、合肥、慎縣與亳之衛真，皆用京官；如饒州之安仁、餘干與歙之祈門，皆係舉令。然合肥、慎縣之事，下於衛真、舒城、祈門之煩，非安仁、餘干比也。今不度其力而任之，其餘不敗者，亦善安遠惡勤勞，皆人之常情也。非少優與之，則孰肯自投於危辱之地哉？臣乞令監司籍繁難縣，皆待舉而後令，稍優以恩例，其治狀尤善者賞擢之；至無狀者黜之。因以爲舉者之賞罰，因以觀舉者之賢否。如此，則縣邑偏得才能，而民莫不受

賜矣。然臣初視行見自選調爲令，自令得以京官爲縣，頗自喜，謂人人皆有激昂趨赴事功之心。自此數年，至不樂爲縣，雖少年誇力，往往自屈以就管庫之安，閑而一縣關令，吏部數年，假攝者以爲寄寓而事之敝滋多矣。凡此皆制御太嚴之敝也。且如青苗免役差僻件已不可勝計。一行移之不如式，一出納之不如期，對簿受罰，已隨之。今審官流內銓自比年停替者餘二千人矣。自縣事得罪者十至六七焉。傳曰：未有多禁而能止者也。有多令而能行者哉。亦在擇人而已，不爲之方，而以煩文繩之，求郡邑之治，猶驅駑馬而責之千里，必不能至矣。惟陛下少寬銜轡，使得有行焉。臣向聞陛下宣諭侍人曰：北國之日舒以長，使人可爲也。士人聞之，至有感泣者。夫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惟陛下力行之。

貼黃：臣聞審官東今知縣闕次常有餘，處雖至好路分，亦不肯注

按此諸處關官有至數年者，今遠處縣分惟繫于青苗免役等錢，則監司以爲材能，亦不問其它。人不復知有縣令職事。陛下之民，其休戚尤繫於縣令。不爲之計，則雖陛下日新政治，民終不獲安息。

汝礪又論遣使狀奏曰：臣聞人君有視聽之明，而不足以周於物；有仁民愛物之心，而不足以達於天下。於是遣使焉，將使以興利害，非智不足以知之，非仁不足以行之。將使以除害也，不忠則不能無私，不信則不能無詐。然則遣使亦重事也。今諸路有都轉運使、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市易，而逐司各有官勾當，內有司農、市易、將作、軍器、兵部，其出使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而朝廷時遣之使，又皆不與此比，所遣既數，而所與又多，不慎小人因緣附託，得攝尺寸之柄，而乘權勢之來，一旦作爲威福，以迫蹙州縣，將吏少失則發剔微細

而吏無容足所矣。如程昉以閹人將命，而狠愎傲慢，雖近臣往往見其爲害，利於民，言獨不知有以告陛下者也。如張靚與時膽奇僥幸，其在兩浙，阿附姦邪，醜迹今已見矣。如張諤爲司農使，其屬按閱轉一日，羅去者八人，而今報之寮十餘六七，至今留滯未決。如軍器以選人張果許置皮角，而所至凌轢，蹂踐郡邑，爲之騷然。陛下之德意未播，而怨讟先滿於道路，朝廷之事未集，而威令遂輕於天下。以此知使事非可輕也。且古者遣使雖數，然以傳記考之，如大小行人、職方氏掌人之屬，其所職各一事，未有兼總於與奪如今之易也。今司農寺屬寮所至皆得按發，而其類尤爲横逆。臣聞先王之使人，其大小輕重，各因其才而已。少年吏，更涉未歲，又非有過人之智，而委付如此，必不克堪矣。臣伏思朝廷遣者，有職司數人，皆爲陛下布宣德意，以詔於民者也。今博選其人，可以任朝廷之事矣。國家旣爲之

姑青苗之法未行，義田差役之事未平，故須專使，如將作補完城壁、軍器計置皮角，亦皆至遣官，今事且就緒，使職司遣人足矣，職司不能舉，責之可也，何用紛紛如此也。其它亦申勅所司，慎出[illegible]庶幾得由盡其力，無使國家威令頻輕於天下也。

元豐間曾鞏上言曰：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無事，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二十餘年，臣如以廉定，中除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得皆以嘗潜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觀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獎廉退，既肆其所宜，又恩及其甞，盖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復又有興嗣，不汝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爲上所者，成其子獨未蒙[illegible]至

今觀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於搢況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未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爭競者孰不愧可謂施約而勸博寵祿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僕及與嗣弱難進之節遣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爲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是以明示天下與嗣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徐今家眞州謹狀奏聞

八年監察御史王岩叟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有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賢蓋小人之能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脩威儀足顔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雖審賢愚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考求書籍而深考之得詳公議而審觀之則賢佞可得而分矣臣竊詳遺所以審賢佞之說陛

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爲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爭也言行則悄悄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遑遑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爲樂而不以己之安爲樂以國家之危爲憂而不以己之危爲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爲以禍患也而不變犯顔逆鱗無所不畏以嬰禍也而不悔不敢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事以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陛下誠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爲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佞人之所爲無定志也無定言也上所欲爲則爲之不惜其君之過擧也不恤其民之後害也進人不以爲國家而以爲己謀事不以先社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祿耽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爲是後日以爲非而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主未嘗不爲所惑者其巧言可聽其令色可悅仁人君子之朴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陛下誠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爲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庶登忠賢以輔成主上之聖德放遠佞才使不爲清明之累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哲宗即位王岩叟爲右司諫權給事中繳駁安燾除知樞密院上奏曰臣伏以左司諫之職屬門下省近蒙本省批狀差兼權給事中給事中職當論駁臣雖暫攝義難苟且今日伏覩畫黃除安燾知樞密院公議不允臣不敢放過門下錄過門之後卽是施行旣已施行益難追改據燾不才無補陛下而貼黃稱燾坐尸厚祿考之物論謂當罷之歟此則退賢才今乃超遷總領機務位愈高而德愈不稱任益

大而才益不宜必恐多致人言上煩聖聽臣所以繳元封還乞陛下更加裁處或陛下必備其人未欲遽行罷免則願且勿陞其位但令與范純仁並爲同知樞密院可也臣亦再三爲陛下思之唯如此頗爲易處伏望聖慈恕臣狂瞽僭易之罪察臣區區愛國之心特垂採納

岩叟又論安燾敕命未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知樞密院敕命久之不下意謂聖慈已賜開納今初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尋疾速施行臣聞命皇恐不知所措陛下必以臣爲違拒廢旨遂一面施行臣仰惟國家置官司正要上下相關防相審察並恐有失誤所以重害之至況給事中喉舌之任若不由過則不成命令何所不可臣違君之命至于再三雖陛下優容未加誅殛臣自知罪不容矣然臣少而讀書未學事君之道今不敢不以所學事吾君也臣位可奪志而守官之志不忘也

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守官之忘可奪則陛下今日雖喜臣從命後日將不復信臣矣愛君之心不忘則陛下今日雖未喜臣後日特復念臣矣陛下聰明照微豈不察臣之所以區區敢悉忠而不已者爲陛下耶臣自爲耶每與大臣結怨仇而不避者爲國計耶爲身耶陛下欲人阿意順旨則易欲人抗言讜議則難臣不爲易而爲其難亦何心哉但恐因臣不能爲陛下守職事而獲難抑則人人務爲其易非朝廷之福也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此國家之大柄而人主不可以不謹也陛下一日遷章子厚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然安燾之進則未見其當與臣之所以盡力爲陛下言也陛下曰已行之命臣曰必不可行則是以臣抗君也宜乎死有餘責然臣言之不已爲之不疑者以臣職當然也守職而不敢曠乃所以奉陛下也

奏議卷一百三十七 十八

貼黃臣豈不知即時奉行上則可以順陛下之意下則可以悅大臣之心順陛下之意是臣之忘也然國體之所繫悅大臣之心非臣之志也况公議之所不與臣但知以守官盡臣職不敢將職事作人情善少爲俯仰使失忠義欺明主誤朝廷是臣負天下國家爲罪大矣此臣所以冒犯天威再三論列冀陛下開納也

岩叟再辭書讀乞差官權給事中上奏曰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敕黃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况爾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俯令復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讀無執所見者臣既居諫諍之地又假封駁之任不敢俯仰姑息苟爲陛下守官不背顧避然謂而爲陛下持法今燾盡除命已累出德命令斜出尤以爲此事至重實繫國体臣所以夙夜思慮殆廢寢食屢進忠言冀回天意陛下初以燾次補而進終以燾自辭而聽之是進退大臣之禮也臣以燾爲不才未當雖聖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試在任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猶別感激自勵是所以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及延和殿對蒙被天獎使臣得安心言事並賜玉音臣之分何以爲報順事無大小有利國家者知無不言乃可以副睿眷况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

貼黃臣切恐陛下之意謂已行之命重於更改緣給事中本爲封駁所封駁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盡以封駁爲事不以已行爲重也自唐至德以來命令既出由給事中封駁遂改而後行者不可勝數陛下固已熟知如此更無優容開納俾有司得爲陛下守官以正綱紀臣謂爲臣之罪莫大於反覆臣既再三論

奏議卷一百三十七 十九

列義難卻行書讀伏望陛下別賜指揮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岩叟又奏曰臣累言安燾之進不協公議不重朝廷不能服四夷又告命不由門下書讀無以正法度無以持紀綱無以教群臣所繫甚大望今來敕命施行多士之論咨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自聽政以來未嘗有一事不愜天下之心今乃因不才無狀之人致累聖君全美之德非獨臣惜之天下愛君之人誰不惜之臣恐有獻言者誤陛下但謂已行之命不可回不復陳義理當如何此非忠於陛下之言也非明於王体之論也自古及今唯若之道用諫止君父使無過舉爲天下後世所議乃忠臣也乃明於王体者也臣切以明主從義從諫不以回已行之命爲難請引仁宗朝一事以告陛下慶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命夏竦爲樞密使四月八日用御史中丞王

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進逐姦邪當時名儒石介作爲聖德頌以詠仁宗之盛天下流傳至今稱爲盛事伏望陛下法而行之不以改已行之命爲難而以聽諫爲喜天下幸甚臣志存愛君忘其冒三之瀆惟陛下察臣之衷臣死無恨

岩叟又論擇相不可不謹上奏曰臣切觀詩書所載歷代傳記之所善莫稱帝王能事莫大於知人知人所先莫先於輔弼輔弼得賢則百官任職而上自安於無爲之地矣至簡而全人君之美不勞而收天下之功故臣以爲愛君之心願陛下無失乎此也伏願陛下聽政方新年而治道已清四方已寧人人之心惟欣變通而無所不足者陛下進賢退佞如指白黑之殊也今輔臣缺位臣知陛下擇賢而任之必無所誤然中外之人莫不翹首拭目以觀陛下此舉不可不告陛下慎哉之事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陛下以孔子所以不輕信之心而取孟子其慎之意陛下念公忠之臣得之難也不可不留心於相以求之誠得其人則陛下逸矣倘佞邪之人去不易也不可不精意於相以別之誤進一人則陛下憂矣自古以來帝王之患患在喜高名之士而輕少文之人當不知高名之下有好事少文之中多重厚不可不辨也臧天下之書數天下之事事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天子重朝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苟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搖矣群邪競升奸偽交作陛下雖欲更變而亦有不可得者陛下之憂實臣之憂哉於未然傾瀝肝膽蔬有補萬一惟陛下采納幸甚

貼黄切以命執政大臣不與其除百官同也百官雖遷者不合公議退之甚易執政既往朝廷便難於改陛下海而欲罷亦有所不可所以不可不謹之者此也知君不諱後故人言則陛下傷知人之明矣

岩叟又乞當於進賢果於去奸上奏曰臣伏觀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內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下之心決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奸人無乃復將爲明紛擾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競爲身謀不卹國家之急以病吾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爲心以吾民之急爲急夙夜盡瘁以進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勵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恭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奸當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奸人雖未害猶有所忌而不敢爲也光薨奸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果於去奸也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當於進賢也去奸進賢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復何疑而憂哉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貼黄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竊光之賢上則見信於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人自恥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陰以異言毀短光之所爲以疑陛下之心僥倖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奸謀以壞善政此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安且樂矣此

道之成為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行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
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望大程復張舜華二三郡，使無收
之令。何意舜華來者而先失一忠良，致中外之心以為歎恨之
深者也。今因舜華自有請，願陛下早賜從之，則命忠賢以重朝
廷，以為國家倚賴，以壓服天下之心，亦不可更容遲久。始辱廟
寧，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六年，右史蘇書樞密院事。乞月，右子保臣遵上奏曰：臣聞論者皆致
天下之泰，恭守天下之泰易。愚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
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求之能行見。不忘
惟恐失之。能去淫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既設業業，不敢
暇豫，故卒至於安泰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曰
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
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奸生而
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
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
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伏
惟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擇天下之公，興利除害，開百姓之
路。無淫刑，無橫斂，不聞一夫有愁歎之聲。究不作兵，事不興，時和
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遊無宮
室之好，無聲色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說，無干戈之書。私謁不
行，苞苴絶跡。百王之敝乃無一焉。進學益勤，畏天不渝，德日以新。天
下之勢，固已不憂其，而臣由過臣若此，亦何必言。以謂今日之治不
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忘初心，或容小人乘間
而識入，泰復為陛下惜爾。夫小人而無毫可見長也，惟小人而付然

後可長保。在陛下審聞之際，考之明，辨之謹，遏之早，不使小人得以雜
其間，以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
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群臣以純一之志守于下，使泰
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右史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
用。右史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
廷清明，天下安靜。竊信之勿疑，守之勿奪。後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
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
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
又進呈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
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
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審。兩宮深然之。
右史又論劉摯蘇轍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劉摯及入言避位于今
累日，中外之議，惶惑不寧。切以摯自陛下垂簾之初，首當言路，條陳
政事，排斥奸邪，無所顧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
以為當。而大奸在外，含怨蓄怒，欲食其肉者非一二矣。今朝廷清明，
天下安靜，固出于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效，然一時戮力盡忠
之勞，摯居其最。實陛下同心一体，可保終始無疑之人也。自非罪狀
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循同輩示退棄，臣恐適足快奸之心
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為國家計也。臣每惟朝廷之上，事陛下高爵
厚祿者雖多，而與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既少之中又將退斥，臣
反覆念慮，竊以為憂。蘇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
今若上因一舉言失，當使行罪，恐非於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所未允。

況言者別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為
可信邪是一歲言路未得其腹心者為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
私而陰與群姦為地者陛下何不稍擇其書試加考察將必有所見
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云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
自安願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毋使小人不能有以間陛下
臣遭遇陛下非常之知不與眾人比既有所見未忍負恩默默自害
臣本欲候來日垂簾面奏以言行事密截不獲登對瀆至冒昧天威
違此狂瞽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度言者欲盡竄眾正之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惑聖意然
自古奸人之欲非陷善良者莫不皆為此無形之說以肆誣罔
陛下博覽書史必能深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一百三十八

用人

宋哲宗立傅堯俞自知明州召為秘書少監兼侍讀擢給事中吏部
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
明善正失以平齊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竊人陰私挾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
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曰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
詔詢訪仰披制旨備兼諮訪慕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
明自臨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政汙隆繫國盛衰小大臣
僚中外欣悅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浸隆之時矣而猶撫勤退托
以臣遺老累聖久竊重任又稍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書言以廣下問
乃詢黃髮求蒭蕘之言臣敢不竭愚忠粗陳治體之大要其
大要任賢納諫也者所用輔相所擇諫官皆久積時望天鑒與情必
能獨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易減損青苗停
養保馬免納役錢寬保甲教閱之類豐民耕種之業興則市井歡
欣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除陳而後詳然上之
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罷者本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
僚患進佻倖成風率務妄起事端因求總領粗有微效則遷求恩賞事
若有害而無責罰致其僭官者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要當
革此弊自去年以來斥去聚斂之臣頗寬農商之利四民樂業為國
歡心無名之入多已削除有常之用當要豐足今之戶部實主邦計
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未聞精擇久任若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
其責國之大計兵所望哉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又謂臣之
所知堪大任者臣一二累歷職於如今然累路詢訪之後惟在薦賢以

圖報國。方其當軸任人。極於慎柬。裁十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特簡一紀。朝中多士罕有識知。雖有所聞。莫究所試。輒議論薦。恐未審詳。然熟聞士論。請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孫頎性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可備顧問。講論當有稗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為樞密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時譽。右並召還。在左右。宜有所補。更乞聖明詳擇。或更有新進可副柬求。容臣博訪。別具奏陳。況天下之大。必有多士。實於周行。然因數十年來教育人材。有所未盡。且鄉里察選。不兼取文行。禮部復試。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士得人。以次擢升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大推仁政。勸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臣謂宜申戒吏部。慎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官之後。多赴政府引驗。問其所長。或采其已試之効。而進之。間有昏謬不才。頗多退落。如唐則郡縣得人。政事修舉。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政事文學之品。亦須就其所長而受其職。職乃無曠。前朝選識文學之士。即寘於館閣。有封之地。漸進用之。雖學士待制。皆主侍從。備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今則盡補外任。臣謂宜略定員數。留充左右。供職。久當察其器識。緩急有政闕人。便可命議進擢。臣案部旨詢訪。散不備盡。所薦臣以老昏言無倫理。不任隕越惶懼之至。

二年。孫傅又乞中外官久任上奏曰。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故累書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舊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為頻數。盡由風俗躁競。所以例欲速遷。致改者或避怨謗。共能鎮靜。欲望中外官安。未可期也。臣欲令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所在任官年月。如未滿。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急速藉才。須要其人。則不拘此制。其任滿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實有勞績。方與照會。合闕陞差。遣所貴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修舉。

貼黃。臣累曾上言。以吏戶刑部官屬。並選大計刑獄并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實朝廷致治之本。不可忽也。今乞與一指揮。申明祖宗舊法遵守施行。

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曰。竊以給舍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恐一路一州吏眾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為監司州縣。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薦舉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illegible]二曰公直。[illegible]三曰明敏。[illegible]四曰廉謹。[illegible]按察四條。一曰苛酷。[illegible]二曰狡佞。[illegible]三曰庸懦。[illegible]四曰貪[illegible]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民皆得以此入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得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擢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庸懦貪者。縣牒量申州。州牒量申監司。監司牒量申中書。移牒吏部看詳。事迹顯然。施行。若有失覺察。別致司事

彰專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有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於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斷見實。曰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太常少卿梁燾乞五事論相也。得失。上奏曰。臣聞自古聖主賢君任用宰相。必取天下公議之所在。若得公議。則人望得。得人望。則人心得。得人心。則四海懽欣交通而和氣。四海懽欣交通而無事。則坐享太平之福。隆太平之基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嚴靜仁明。與天無私。恭惟皇帝陛下。孝敬聰哲。嗣隆正統。宜得老成道德之臣。以為宰相。濟以二三賢哲。同寅協恭。咸有一德。使聖賢事業。相贊而成。康寧之理。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夫天下之人所共尊敬依賴者。人主也。宰相不敢為欺蔽侮慢。是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喜之。公議從而歸矣。以其盡忠盡公也。宰相敢為欺蔽侮慢。是不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怨之。公議從而去矣。以其不能盡忠盡公也。當公議所歸。人主雖欲不用之。不可得也。若不用之。是抑天下之喜心也。邦國所以安者。以人有喜心也。喜心豈可抑之哉。是雖欲不用亦不可得也。況有用賢之志乎。當公議之所去。人主雖欲用之。不可得也。若用之。是激天下之怨心也。邦國所以危者。以人有怨心也。怨心豈可激之哉。是雖欲用之。亦不可得也。況有去邪之志乎。前世之主。皆務崇用輔佐。以興起治道。然而一失所由。流患後世。初有害政之累。終有難制之憂。甚可懼也。惟聖君賢主。為繼傳之。於是獲上天之教詔。洽四海之懽心。其初至明甚易也。臣輒言人主聽言受事之規摹。以廣論相之得失。惟陛下詳其忠而裁擇焉。宰相者。患專權固位。竊用人主之威福也。夫持權久者皆強矣。未有不

好其權者也。居位安者。無寵者未有不固其位者也。好權貴忠人為切。固位則謀身為深。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恭儉行己。夙夜在公。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不敢避所難。不敢怨所易。唯知尊主此而盡忠於上。可謂不好權不固位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立朋黨以私滅公。指為傾危。而蒙人主之聰明。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特立不倚。孤忠自守。進一士。必以其公譽。而不敢以私愛也。既進之。必曰。王上之明。以獲其恩。退一吏。必以其公毀。而不敢以私惡也。既退之。必曰。朝廷之公。以當其怨。國家之事。必正色直言。力行而不回。不委曲交結。以避一身之危。不傀仰顧忌。以藉衆力之助。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立黨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以權位安自尊大。以遏主勢。上有輕易人主之心。下有陵侮多士之氣。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謙虛沖約。折節下士。不恤己之勞。苦以君逸民安為急。不恤己之菲薄。以君榮民富為先。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以權位安自尊大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不以正道事其君。不恤是非利害。唯君意之是感。唯君欲之是從。至於政疵民病而不為顧。言依違因循而不為更張。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大公至正為心。與人主同道一德。慨然以立忠言善然以行正事。蓋在成國家之利。而除生靈之害。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以正道事其君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務結私恩。敘善醜吾。誘集群邪。陽尊忠良。陰結奸舉擇黨要路。陷為死黨。一倡十和。表裏相應。事上之未悟。得以肆行其慮。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樂善好賢。安君靜民為事。謂爵祿人主之柄也。非臣下所敢專。必公言於廟堂。而請決於上。使清明之恩。由行而直流。闡張公道。鋤除奸朋。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結私恩

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凡此五者所宜辨也。君臣之大要。古
今之先務也。人主得之以為安。失之以為憂。故聖君賢主必明
察而審擇。獨斷而力行也。陛下如天大明。無幽不燭。真偽邪正判別
白黑。誠以曉然知公議之所在者自有人矣。伏願自强明斷。任賢勿
貳。用公議所在。早命宰相。以慰人望。以收人心。自然陰陽和而風雨
時矣。一旦明制布告。是臣善也。相得國人歡聲相聞。四方忠義咸歸
一德矣。天下之願也。臣跡在疏遠。接士民最近。聞公議為與日親。敢
布於天聽。願陛下信其公議之在下者果如此也。臣近睹詔書。近親
政事。而識聖意明白。達聰欲通下情。而盡公議。然閱章奏不吝改作
是正人。臨士千載會遇。不可失之時。故臣不敢苟默。細聞上充夜深
忠惛越論國家之大者。達者臣區區之誠。以補人主之聰。在論一相
論相之得失。安危之所以分。千有寂臣不勝盡節竭誠激切之至。

壽故右諫議大夫乞親賢疏任堅其始終。上奏曰。臣聞天下治亂在
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為先。得之賢則君德清明。政四忠厚。百姓
知樂。四夷賓服。而朝廷尊安矣。故治之所由興者在此。忠可愛也。失
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煩苛。百姓怨嗟。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
亂之所由起者在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
少。而失之佞人常多。其故何哉。蓋始終之勢異。而謹怠之心殊也。夫
治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則如贊壞之異。人君者所
宜深戒早辨。謹持而不失毫厘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盡忠。盡忠則
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者初則親之。終
則疎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勵其不欺。於其至公。雖有所
拂逆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息之心。處
之處之間。故終有所厭。而又疎之。此賢人難親。則佞人乘隙乃入矣。佞

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君於欺罔。欺罔則為私。為私則言皆
媚悅。事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唯
知佞人之言能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
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便從之間。故終有所愛之而又比之也。
與賢人俱。時有以行其意。必而卒至於疏。與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
而卒至於亂。此治亂之相去甚近而甚著。曰堯舜桀紂之分。實懷不
足以悟其遠矣。惟大聖人為能廣其聰明。擇其好惡。審其去取。堅其
始終。以救天下之忠。盡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舉以此也。恭惟太皇
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制臣下。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祖宗。親用
忠賢。風靡頗屬。疏斥奸佞。朋黨漸消。清明之德。日以益盛。孝之政。日
以修和。無與於百姓。寧教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矣。雖願陛
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之意不少動於清崇高之際

危。非根而去之。明一志之的。正舉類而進之。持今風俗純厚。則見尊
安近者。誠其志遠者。扶其衰。仰效仁祖之治。不難及矣。惟聖心加
忠焉。臣愚不勝倦倦盡節。惟陛下裁納。
蠡又奏曰。臣伏聞詔命除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有識頗
為朝廷惜之。臨昨任河東轉運使未久。陛下召入為給事中。是知臨
之用宜在朝廷。蓋臨論思獻納為稱職。未久復出為轉運使。士論
以此疑之。未有以識聖意之所在也。竊以侍從之官。親近主上。其進
退繫朝廷輕重。不宜數有改易。今以轉運使求其在外者宜自有人。
以給事中求其在內者如臨不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留臨依舊
供職。庶朝廷多得正人。上下相維。共守祖宗之法度紀綱。下求
治之意。
五年。蠡為御史中丞。又論宰相以體去者可以復用。上奏曰。臣伏見

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雖務其優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隱真有天地之恩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矣。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棄難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棄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來。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合人情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安。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恐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眷自有恩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頃起進秩官爲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必至指數人言暴著過惡而罷遣者始不過一業言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是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潔小臣從而慕士大夫化之皆磨勵操節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近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惡乃自持至逐其失位一二人言者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避。聖恩乃聽之。公議爲之解嘆爭交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暴其過惡以疎此跡是罪以足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所以有罪不可復用。必用其以次者要得人材衆多而爲用本朝廷特無人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爲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全以禮去不惟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後獲其罪者不爲臣言之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其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爲計。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竊謂早則之議。銷厭悠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哲宗時爲尚書左丞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乞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案訪人材。奏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惟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固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范純仁上奏曰。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累遣中使封回劄子宣諭丁寧。著惷賤之臣屢煩天聽。再蒙遣使異過優常。勉勵疲駑上副任使。然臣有危懇須合力陳。竊聞臣今來告命不當經門下書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所以昭示至公杜絕私門。乃有司之職守。爲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皆習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輒有回改。以示審慎欲全恩禮臣之意。臣竊謂不然。方今拔擢臣僚。須合稱令。多由公卿密薦。或推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既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若自採其名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之言可以誤聖聽。陛下豈可

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陛下選用正人，使爲耳目之官，豈有人而不用耳目，而可以聽視於天下也。况陛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言命特令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微臣必不敢居，久鬱衆情，恐失群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昭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聽言路開通，庶幾不捨己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微臣叨被誤恩，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察臣竭誠，爲國不爲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一年，純仁同知樞密院，言論韓維不當與外任，疏曰：臣竊聞門下侍郎韓維有與外任指揮，伏見韓維公忠爲實，稟於天性，議論當剛，據理直前，盡心國家，未嘗嫵撓。陛下用爲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寬仁大度，委任舊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有大過，

不候對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譖訴，上誤聖聰。若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審察，或因臣察聞陳，却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捨己從人之好，以繼高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雖以職罷，伏望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露烟疏，既欲上裨聖化，雖以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過詢文彥博、呂公著已下諸大臣，則知韓維之邪正。若韓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奸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劾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將近用過韓維親戚遍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陛下至公懲戒之意。

純仁又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上奏曰：臣近見執政陳論，以章子厚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赦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其侍養。臣仁見其可憐仁孝，不應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即賜允許，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録往愆，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遇。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慮之今不當遠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御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教戒諭。丁寧微臣因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誠，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遠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過爲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憂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立志不勁，忌虞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韜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弼聖政，却恐事無所擇。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持祿固寵爲易。今若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附希意望之人，翻爲

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仁宗皇帝專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拔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陛下方輪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短，忘人之過，皆是向古人君所難，若更益扶賁咸，遂於委任臺諫，俾其糾察侍從，盡其忠慮，群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生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貼黃：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享。近用二三執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已上，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遇陛下，行堯舜之政，雅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則懷顧望，尚拘形迹，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况陛下以公望選擇人才，其間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

人不敢太深者。不過稱事當駁。致采可衆而太明。知恐有成朋
書當陛下知事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疑陛下不知。又豪
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聽之令。早知豈可輕易寬解。臣遂以稍
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欲進。則人主
從而行之。所謂舍己從人。使無喜怒好惡之心。又使奸人測見
意旨。別生疑間以惑聰明。古今盡皆同鑒不遠。惟陛下稍測度
親識有數。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常使溫膏博貴以不建形迹
達嫌疑。徽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
下共由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覽然曰。善哉之矣。以此可
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臣敢引而
言之。

哲宗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范純仁上
言曰。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然未能如古人。亦須擇天下之選。
純仁爲右僕射。論用人疏曰。臣昨日面奉德音。諭及將用之人。
臣愚蠢不足以贊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慮。遠佇副宣
問。適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聖政之初。選用大臣。正如舜
舉皋陶。湯舉伊尹。須宜譽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備輔國臺
化服群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擇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
之士。惟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垂聖念。多察其衰。慎推擧重之
方。爲稱安民之化。
純仁又論擇臺諫疏曰。臣竊聞德音。欲選擇臺諫官。令自中書
事純[illegible]於衆斷。使自至公。宣須言路得人。則中外[illegible]治。臣愚
以擇臺諫書。除[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風

化。而職之中。其任最重。當陛下初親庶政。四方拭目以觀。知人
舉直之化。爲一小有失當。次將難收。綸綍既行。所繫不細。更望
深留聖念。慎加審擇。則天下幸甚。
純仁爲中書侍郎。奏舉彭汝礪疏曰。臣近奏具可充臺諫官人
姓名奏入。亦嘗與鄧溫伯等同奏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丞。乞
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
子思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
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則其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
事聯。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愚要副。臣可謂失職。朝夕
不遑[illegible]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
之初。得以化[illegible]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等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奏曰。
臣等伏聞除安燾知樞密院書同給事中兩次封駁。不當逐蒙特降
指揮。更不送本省書讀。直下吏部施行。臣等切見安燾差除。未論當
否。然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中書省審而後行。所以謹重防察。示
至公於天下。如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
不令書讀。則是命大臣以私。夫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
綱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政事之舉。皆合至公。獨此一事。致施乖戾。
恐於盛德所損不細。臣等深爲陛下惜之。伏望速降指揮。追還告命。
及譯覽臣寮前後論列安燾章疏。別賜指揮。以全朝廷典法。
貼黄。新制敕不由門下及省審書讀。不修則不成命令。其經歷之司
必不敢違。被受之人。必不敢當。
摯等又上奏曰。臣等累次論奏安燾知樞密院。不曾其錄黃不令給
事中書讀及錄黃受付[illegible]不覆奏。乞罷與收正其罪。今[illegible]敕

日未賜命允臣等以謂朝廷爵重位非有德與功不可虛受若以
恩禮假借則不協公議今安燾才望素輕除位樞府已為忝竊一日
驟有遷進踰過衆人上論紛然謂朝廷除拜樞府之長殊不遴選非
所以鎮社稷服四夷命令既出給事中不得書讀於法式未備而施
行門下一省官存職廢絕綱紊亂此事尚書僕射左右丞皆無一言
建明執奏遂付有司乃是上下廢法中外詢訝何以訓治四方維持
萬世所繫甚大極可駭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德以循正法
度為急今有此舉人皆惜之非獨惜安燾是除之過兼益惜國家法
度之廢失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等累次論列事并今來奏陳寢罷安
燾除命所有經歷受付官司并乞早正其罪其范純仁錄黄指揮仍
乞由門下省書讀省審施行
擘又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上奏曰臣近

續長編卷三百七十八　十四

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謂朝廷之大失政
也故再具狀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誠不知陛
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夫
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來遷除合得書讀當
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為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終當須使
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羅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遷不由公道理有未安
天下不以為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於遷授安燾守其官
有補于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為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
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中之言為是耶為非耶而陛下何故自
隳典憲為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省遣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為陛
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黄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書讀
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書讀備命舉常行

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怨也錄黄初下既見批
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疑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
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合吏部亦合申禀不合書
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釁謗以累聖
德臣不知陛下以名器祿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
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
况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謙默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
之時乎夫斜封墨敕羸官賣爵乃前古之所以名亂者也今大臣欲
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有伏望聖慈詢問大臣今令如
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為是則可謂罔上逃罪苟知其非而不言則
可謂不忠焉可以任人之國者伏請追降指揮追還安燾等告命依國
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部官吏各有前項罪

續長編卷三百七十八　十五

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文字付外施行
貼黄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循歷門下乃是陛下先以私自處也
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
中外臣固知燾等之必不敢受也
陛下臨御方踰年主書謹守祖宗法度凡所施設務循舊章如告
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
則朝廷闕失誰復救之陛下既已廢壞給事中所守而又欲壞
言路職業臣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燾之進退而上
惜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擘又論司馬光先曾建議於令柙上奏曰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建
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子不慭遺一老以大庇我國家而奪之
世此何理也臣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識光忠實謂左右輔天下

以聰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姧謀異口百端排沮而精
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感天地而貫神明眞
所謂社稷之臣矣然而非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自
行其志哉天下不獨美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不貳爲難能
也今光云亡兩宮車駕即日臨奠歸禭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書
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爲之哀歎而惟是姧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
顧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怏怏不便於新政竊伏匿跡日
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揣度以謂陛下
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意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奮然而
動搖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爲政以來求後衆正布列上下制國之
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
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保邦愛民爲念堅守此術無移于一

而已行之令將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
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
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爲私憂而献其說也抑臣又有過計之言亦
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竊謂孺
文彥博以代光之任陛下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彥博
年逾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陛下假其威望以爲朝廷之重
畀官則天下之師其職則平章軍國重事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待可
謂得其體也今若任之以爲相三者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卿臣
之所宜當其禦患之務豈老人之所能辦殆非所以厚彥博也又彥
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拔衆皆傳之
爲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
至於百十常才列于朝路非小害也其人實其位高有所薦者若陛

下違其言則傷恩曲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彥博也臣昨四月中
已嘗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善政之成敗
可不重式伏望陛下詳考歷選擇其人而任之以尊朝社以厭公議
臣不勝惓惓待罪之至惟陛下赦其愚而察其忠
招宗時黎爲侍御史乞選監司澄汰州縣上奏曰右臣伏覩尚書省劄
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使安公
私官吏致意於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糾察其壅塞彈奏
者臣有以見陛下戒心愛民慎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
發聚得失其責宜在監司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實不肖則壞
地數十郡休戚繫之豈特朝廷大法度之推行之人故不以實
任務得果健強銳奮厲風生之才豈規以辦事辦於一時支法行
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稍復因循未嘗擇量時官有所張施之也是以

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
見德與義而惟利是視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嗚呼豈政令之本意
哉宜操弊積習至此故也比者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
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庸而敢離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
觀望若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後中觀利者則又將矯
世而過正或失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唯得其人庶幾此
患臣竊望監司擇的列此可東所而素論劇部向來所用校者出於
薦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
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畫其任自
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
司之任明設之以爲令使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綿應務而不
失之殘薄部使者皆如此則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暨陛下之恩

德療斆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等察見任之狀著一切陞汰罷
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選其當者別為任使，亦不至於失職無
聊而已。方今先務，急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擧又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上奏曰：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
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竊以差役之法，最今重事，陛下欲使
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自置局以來，幾日於今，未見就緒，而
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心如此，則法
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於口，者味相濟也。五聲不
同而悅於耳者，聲相濟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然後至於此議之所
以同歸於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
為哉？然有異同，正宜反覆論析，相是相濟，以趨至當，而遽為避，雖非
朝議法難成，使奸人乘之以投隙伺間，妄塞法意以困之也。臣願深

詔執事者毋存私意，毋復聚訟，毋以私利害大體，使利害曲盡以輔朝廷
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毋得避免，以時布告，以慰天下
喁喁之望。
貼黃：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係朝廷選擇兼官，為執政事，無不領。
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在。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乞大防等
比，不可不論。
擧為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材。擧曰：人才難得，能否不可不
慮。審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
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
及宣仁后皆以為知言，能知此用人，國家何憂。
元祐元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上論冗官劄子曰：臣伏見
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故冗官之弊，欲減任子

及進士累舉之恩、濫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
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
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嘆，然後為得也。欲乞應任
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恭依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
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
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
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
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廟中數目，立為定額。
如所試優長，係類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類外，即
並與一不出官名目。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
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優待，定
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嘆。亦
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
士累舉有詞學，令自得出官者，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袤
所修。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
軾又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薦朱長文劄子，奏曰：臣等伏
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已科登
第，隨為揚名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
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
路監司、蘇州長吏，亦嘗以其表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特旌舉，

辦學教授未嘗施行。近來部中外臣僚自鹽容稱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今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欲望聖慈采其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知蘇州州學教授，非惟得館調養一鄉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

軾等又薦用劉攽上奏曰：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秘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稱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攽雖已衰老，而新進未有然。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不能

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譴。

二年，軾乞錄用鄭俠王存狀曰：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乎習俗。若直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輒犯□書，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帝所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力致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因與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推成其罪，必欲置此二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當未數年，遂惡惠卿而起安國，本末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綿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觀其書可以加優異，則臣等竊謂俠甘心江湖，往而不返者。恩先朝審則有識

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而好善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致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推直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

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

軾又同李常、王存、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使佞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遂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

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臨練黃河，臨轉漕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曉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致。臣等備位侍從，不敢有所見不敢不盡。

五年，軾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進何去非備論，狀奏曰：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為報國。恭惟先皇帝道獻，同舉言成與隆漢之光業，師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官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春秋試中程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遷為博士。臣竊揣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量，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素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一鄉欲冀為一言推之，以成就之。昔

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與文資量之太學録蒙恩除承
奉郎而今者乃出之徐州教授比於侍言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
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
非所著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
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遺才貫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
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更為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
典

六年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乞擢用程遵彥
上奏曰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用為後二者難兼故書
不免偏取而恬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必皆藏器待時恥
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蓋因嘗各舉所聞以助長育之意
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
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
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
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
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官三
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
伏望聖慈特賜采察量材録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
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七年軾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上奏曰臣竊謂才難
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舉遺逸興利除害常有乏
事之人之嘆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
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illegible]岸司林
[illegible]為市[illegible]已有前[illegible]及從事者多有[illegible]其在[illegible]以[illegible]無書
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
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等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等
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下不命給事中書讀直下吏
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聽然竊惟故事本唐朝舊法祖
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閑防欺弊君臣
所當共守今安燾除命未允衆議而司其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
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君有短一而自諭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
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為人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
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
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
此例况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
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事中
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己為諸論會前
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
知樞密院任用亦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
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
下明察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廢
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八

建官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

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漢成帝綏和元年。丞相翟方進等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乃置州牧秩二千石。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東漢桓帝延熹中。宦官方熾任人及黨。司空周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靈帝中平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會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尚書列卿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魏齊王嘉平中。時校事放橫。當門侍郎程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

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謥詷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

之。況二聖臨御，仰成輔弼，若言路衢布私害，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
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非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壅蔽
蒙蔽之患，猶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

第三狀曰：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竊觀祖
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
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貳更
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舉，忽家
間擢，甚害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法度為事，豈非言路多置
私人，持蔽養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
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端良，不
墜故事。

第四狀曰：臣近以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

以謂本朝書用舊人，今乃欲持此詛抑公論。臣伏覩祖宗以來，雖有復
名之例，率皆風節著著，為搢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
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鼓躁，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
附托，緣舒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立，閒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事
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新進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
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眾聽不惑。

第五狀曰：臣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
之官，猶旋雖有復名舊人之例，謂宜兼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徒，
向乘傾附，蹤跡奸邪，搢紳之間，多所鄙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況元
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無所建明，雖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
權臣風指，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
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指揮，罷畏新命，以
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

監察御史上官均論宰相不當閱六曹事，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
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
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
之庶事。夫宰相之職，弼諧人主，進退搢紳，其視百官，任尊任重，天下
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識者眾，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
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為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為
當責廷尉、內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
矣。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耳目，訪賢才，比聞聽訟
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此言宰相
不當親細務也。臣切見比年左右僕射、丞至都省，閱視辭牒，多或百

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呈覆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陛
下臨御之初，凡諸百度，左右大臣所宜盡心盡慮，整正綱紀，以副陛
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切恐政教之大
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黎民之操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
有不暇深思而詳擇，有偏弊不舉之處。臣切為陛下惜之。今之左
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主體，卿同論，分領列部，委寄選任，不
為不重。臣欲乞以尚中事務，稍分輕重，其事為閱尚書，其事為閱二
丞，[illegible]可以覺決者不必閱二丞，二丞可以決者不
必[illegible]，如是則任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簡者心
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
之基業，豈有曠誤煩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新命，臣在諫職，上奏曰：臣竊聞有旨

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畫諫
臣寮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默言職辱即令人別依微細過
差遜之使去以報其私忿言事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已行黜
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何至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
于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爲朝廷不顧忌諱直節
敢言之士懍懍危懼不保其身豈可不爲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
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愛人和續爲先朝不爲施行翟思爲國子司
業進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論守臨江軍御史黄降
言縝爲相非才即遭降黜司業雖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
爲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
以報國恩 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賤流落于外十有五年神宗
脫處始賜名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寘經署

長編卷三百九十 五

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未合聖旨者不可勝數
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
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
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爲陛下言之一日去職臣嫌已成如
翟思黄降有希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辯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
賜旨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
差遣臣不敢辭
二十日尚書左僕射呂公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尤加優禮故得
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不謹上觸龍顏
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爲性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
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進對論事亦未嘗

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
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責罪狀未明遽以降黜
之令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
臣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
秋方富全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和喜怒以復仁祖之
政若大臣名屬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是
敢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
愛身以隔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留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
處收掌聽候指揮
中書侍郎呂大防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今據呂公著
封送錄到降付中書省御批指揮一件爲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
祿不當可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罷一面繳奏元降指揮臣竊詳韓維

長編卷三百九十 六

忠讜有素士望甚重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沈滯之中委以柄用實
士大夫莫不稱頌盛德爲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忤遽行譴責恐
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公著不令臣知一面論列亦已竭
盡至誠上裨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爲開納況維所坐至細止是拙
於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則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繫今日
治體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之威使全臣子進退之
分臣不勝至懇至願
尚書右丞王存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昨日赴崇政殿
上殿謝班列中口語藉藉言韓維罷知外州問之皆不知所因臣雖
未審端的然衆聽驚駭若遲數日過省後論列則徒紛紛無補闕
政是敢不避冒死之誅瀝誠愨惟陛下留聽伏以維秉心端亮有
大臣之風在熙寧元豐間以論事不合久斥外任陛下臨御首先

拔擢寘之經筵遂參柄用天下公論以為朝廷得人顧雖辭氣謙恪
亦自謂老年被遇君臣適合千載一時故每激厲思有補報至于刑
名小事一一盡心議論之間多所識忤人或謂雖執滯而雖以此自
任原其用心本欲報國今來忽除外郡衆論帖帖皆不知其得罪之
由若雖有陰過隱於聖心獨知為人所指摘亦當明示中外使判然
無疑若謂舉措失當則朝廷未是三省同共商量豈容獨得專之今
獨加□外謫其他豈可幸免大率賞罰責在明白大臣進退君子小
人消長所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者此中外所
以驚且疑也臣自受命為丞轄之日被受德音令依舊進用出於太皇
太后親擢不由左右引接宜盡心報國臣仰服聖訓日夜惕勵思報
萬一今觀中外疑駭之事而緘默不言則有負陛下知獎臣亦何顏
處此伏乞少留聖慮萬維則無顧遇伏乞聖慈已寢特旨令來指揮
蒙雖曾以年老請外他日若賜允從則君臣之間恩義兩全
二年右正言劉安世為寺監官冗兵奏曰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設官
建置省官天下之務分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略畢備
而措置法度未嘗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
伏惟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時入有限而國用有不足
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
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
異議者蓋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
丞者如水部行其事者今大僕衛尉鴻臚光祿大府各二少卿軍器將
作少府各二丞丞簿官屬仍不預焉有嘗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
隸仍舊乎是前日省官之詔遂為虛文揆彼於此何補於治昔杜佑
建議於唐以謂事簡作古正五利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卑司也
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
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
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無
慮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中除諸寺監而長貳數多者悉罷六
曹不惟虛煩文移令諸司旬月為文書寺官揮簡多異同內外有司繁
於遷究加以官吏假寢冗廩耗費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
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
實繁及政非所繁不可罷者亦宜裁減定員不使冗濫庶官得其人
經費易給
安世又論李琮知濟州不當劄子曰右臣切聞近日降敕差奉郎李
琮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琮頃在京東嘗提舉司事務接
克希望進用及移陝西其居官實無其事凡所規畫多聚斂酷聞
居厚擢為待制數對寶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復奏
恩命已獨不賞托疾懷疑形於辭色陛下即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
甚特行竄責衆論稱快曰不復齒列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奸邪趨利
搢紳之間難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外之人指為幸免
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貴游為害刻薄之徒而竊民社之寄非所以
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深求能拔於荒
寄豈復可委以庶務宜陶除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
成懼
哲宗時安世又論何洵直差除不當狀奏曰右臣等風聞何洵直授
郎何洵直除秘閣校理秘書郎切以官制初行舊職名並為虛
設朝廷許細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細職特轉與官者固非
一人而所謂秘書省職事官者乃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

臣竊專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以官而無故用得職名者又秘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自秘撰及秘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特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爲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妄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爲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令望勝幸甚

安世又論韓玠差除不當狀曰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阼之初崇尚寬大玠爲害者雖其嘗刻朝廷尚以爲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維縝方爲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爲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甲除河南通判其措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無稱害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爲一路之害移之隣路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望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狀曰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路之吏民幾不聊生當時臺官交攻論奏朝廷下提點刑獄郭槩體量相韓縝之勢輒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皆罷而韓維繼執政巧爲庇護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

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屬隣路玠之虐害道路孤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同當懲創以抑躁暴豈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愈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甚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狀曰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允許固不足頻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而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節軸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經過公議不爲追寢臣固疑之詢諸搢紳未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爲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擢高士英爲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廟謨以謂然是傳語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悦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援罪狀始務回不顧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論呂大防劉摯疏曰臣伏見陛下罷免純仁備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蓋充此位者未易得人陛下重惜如此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益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也呂大防未爲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頗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爲

人窺蹤畏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曹尚書
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所賴者大臣。大臣所賴
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
凡事皆與衆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
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
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召一人問以
州郡利害文書成於吏手。官書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塞但聞
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為害必甚。臣望陛下特出聖斷以儆飭輔
臣。無使大防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測聖意。陛下深居誰
怪臣所未覩。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本以骯直敢
言陛下所自拔擢臣居中書久多言其有窺伺相位之心與同列論
議多沮其語與言事官相表裏。范純仁好用親戚摯不與之。襲其

語於言事官使攻之。呂公著嘗與臣言摯若進德修業何患不為宰
相。何須如此。摯之此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已而為之。當
以為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朝廷何所賴天下何所望
哉。又識別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為大防所制下則數為摯所
中。懦而不言以至於羅。夫陛下操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
數人。而情如此。臣以此知人才之難也。昔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
用為相謂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識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
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王欽若
丁謂亦以為知節爹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
主用人之法也。今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
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陛
下親御以來尤用執政惟務順旨不合公論。餘皆天下之望其間

雖非全德亦皆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顧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
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
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之所深憂
也。惟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下。臣非敢離間君臣。
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見不以告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
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獨大防有賢相之名乃宗社生靈之幸萬一
如臣所憂豈可不使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憂國惓惓之心。
貼黃。又言蔡確罪惡切逮朝廷大臣皆不以為意。及諫官論奏陛
下以聖斷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王存則固執前見議論上
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主喜怒以起立報復則人皆畏
之人主唯見其順己而不自覺權移於下。古之權臣皆成於此。
惟陛下深懼書意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

祖禹為給事中。薦張咸賢良。劄子曰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
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家召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切惟朝廷復方正之舉欲
求絕異之才若稍為進則士知嚮慕試臣前舉邦羅益強於學今官
為赴闕試就再試而兩制已上所舉人已是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
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俊之士不至遺滯
五年祖禹又舉學官劄子曰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
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
輩亦當稱舉以侍上聽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適前瀛州防禦推官知
咸州黃陂縣事李傅授倉州南皮縣令張晏徐州州學優長履行
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並錄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
更賜考察選用以勵孝育人才

祖禹又薦曾孝純劄子曰臣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孫節操履行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爲殿中丞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鎖廳應舉得解名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特除太常丞亦不來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尙之節雖在巖穴之士疏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况三公之後勳臣之世豈可有爲才而不用者伏望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

祖禹又薦韓維等狀曰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晉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擧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

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緣報塞夙夜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爲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爲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

其一曰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純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舊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翻辭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爲賢陛下用爲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以領宮觀乃與章惇爲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舊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君臣始終以經筵之職未嘗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爲博臣竊恐執政以維剛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群臣昔仁宗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爲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加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爲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則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爲聖德之美

其二曰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

臣竊見頌博聞強識自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老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爲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爲奸臣所惡逮捕對獄卒無一毫怨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深厚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今陛下左右宜得鴻生舊德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只留之經筵

其三曰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奸邪尤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

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
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
令向書閣官。陛下知欲用賢，何所不可？朝廷選擇儒臣之才，每
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
也？臣竊為陛下惜之。

其四曰：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錄[illegible]

[illegible]書奉晉周宣王欲得國

子之能導，則諸侯者與移仲稱曾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云

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
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先，百行之首也。
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移養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弼之臣，君
者豈事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篤有
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恪端
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三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
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

六年，祖禹再封還解鹽置使狀曰：右臣竊以置官不如擇人，設法不
如擇人。法者，人之所為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為先。
苟不得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為害。雖改置官司，無益也。仁宗
時，范祥獻鹽法，慶曆四年遣祥與陝西轉運使議其害，至八年乃以
祥為提點刑獄，使推行之。言者爭以為不便，皇祐二年遣[illegible]往規
之。還言便，三年又召祥與三司官議，乃徙祥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
祐三年復[illegible]已然，請復用祥，乃以為制置使。自初議至此，下五
年矣。以總領其慎重如此之至也。蓋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藉他
職，以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自祥卒，復皆轉運使副兼之。

熙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此不除解鹽判官，以
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於鹽，故欲專置
使臣，不知鈔法有害，是人壞之耶，是法壞耶？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
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
之而已。臣謹按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下有增損，人皆不便。今
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
去其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司使專鹽利，則
重其責。若謹選之，其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專
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臣竊自嘉祐八年以後未專置使。今一旦復
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
靜。惟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
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司一員以主之，猶愈於別置使之煩。臣
前奏已言之矣。因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善其言，蓋為
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編蜀之初，猶出教曰：事有不至于十反來
相啟告。今盡之卑陋之意，見諸猶未盡，伏望聖慈更賜詳酌，並歸其
封還。

此貴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蓋判官亦不常置。

竊謂解鹽一司事務必不多，故祖宗朝置使時少，不置時多。若
轉運司兼領已數十年，亦聞闕事。今別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
以必提轉略均，乃可以統攝州縣，而所主者止是解鹽一事，鈔
法利害又未必實此。故臣以為先有勞費。

祖禹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轉對條上四事：其四曰御史臺
詳，下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南窗轉對，其事臣未嘗見露，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

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奇達於朝廷有縣一千
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
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
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
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強侶一志郡縣則無
藩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猶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
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惟本朝之法上
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
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
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至而夕奉則為匹夫是以百
三十餘年海內晏然盜閑而不興寇亂賊而不作舟車所至
際隅出日無異近地不惟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

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
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得人至
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
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糾按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
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令中
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
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聞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
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廢事
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
寬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惰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生於苛
夫觀望上下以為寬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
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

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
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
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
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與大臣之職
也古者天子視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恨歎
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
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
吏於斯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吏多得人百
姓寬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唯在
都督刺史朕常書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
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猶重都督刺

史遣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
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
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
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貞觀國朝太宗皇帝
嘗謂宰相曰朕擇循吏使還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所
以來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秘書丞楊延慶
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
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點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
御前印紙曆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忠愛臨民奉法除姦
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
事奇論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戒書中寓此豈不勞乎蓋
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

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可為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
意觀擇郡守。今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
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
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嘗為知州者，具其功過，數主而
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各而審察之。凡官名者，使
之言二事以上，如時對，汝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惟可以
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
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
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
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
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級，復
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判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

種方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
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
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擇宰
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監司察
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
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更具而已。非有
賞罰使人勸且懼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
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亦隨必行賞罰，使監
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罷殿中侍御史裏行，其通判資序實歷任一
年以上人，充臣僚受狀與兩制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
可充選者。聞有……又無論未以為充，雖由衆者審知人

才不廣，資亦拘限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
不拘資序，或特除遣人，故立此法，務杜過濫。臣愚欲乞參酌前
後條制，議還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第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
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祿官至以奏議
郎以上，所責資序稍寬，易得應格，兼收衆才，益廣言路，亦經久
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遣臣閣，或自
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
可用者當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乏。蓋人才獨多於今，由朝
廷養之有素也。得帥之選多出於監司，相為監司者，先自遠路
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課績較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
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

擬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大自初
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歷已多，緣邊
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
人亦能勉強。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絕
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然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
事，援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寬者，則以為不勝
任，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
擢。是故才與不才為皆廢壞，於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
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
每遇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
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
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戶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

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選臣有關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令監司除授與諸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卻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實著，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富之也。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

祖禹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以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頤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陛

以稱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其跡則因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既其責望常重，及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毀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臣竊惜之，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預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

王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頤已乞去，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元祐中，祖禹為侍講，為講讀官劄子曰：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近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儒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惟恐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庶為所陳未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

講官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

右王存端方學古，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厚重，久侍仁宗書筵。彥若

稟性純，其先人博學多聞，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進讀，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講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臣別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操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也。乞陛下詢問大臣，果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脩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他日選用。吳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劉几特召為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

復已三薦呂仁更乞未於衆論臣誠狂愚惟陛下裁擇無任震懼之
至。

祖禹又薦講官劄子曰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審諮天下訪求講說之
士今陛下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之於與大
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
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身有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
資治通鑑康爲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觀其人操守
如一光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爲宜臣以
光之忠直爲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
望陛下知察而已

貼黃臣聞先朝舊臣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與顧復臨講奏
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最所共悉今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己
亦爲其子實以康之學行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惟思得人
以助聖學故不敢更避嫌疑冒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意處分

祖禹爲著作郎奏曰臣伏見左朝請郎楊山熙寧九年爲秘書丞通
判梓州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素與鄧綰無雅故及不諳知
朝廷事体乞免赴闕辭避表正不爲激訐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避
任鄉使二十餘年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先帝實錄見其
辭奏而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稱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六十三
丁母憂服除當赴闕朝參臣又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發羣自治平
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
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於去年四月與劉安世奏舉未蒙施行
羣有節行文學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爲世用二人者皆可爲
朝廷惜也伏望聖慈並加不次進擢賓之清要以勵風俗必有所補

祖禹爲右諫議大夫論執政闕官奏曰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
固以老疾未起聞燾母病已危假固年踰七十亦是筋力漸衰支持
臣竊慮執政有曠闕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
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衆所可保其不欺謾者爲天下所服者乃可
登用不可止以類推亦不可止以材第進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
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責任最隆皆次宰相伏乞深留聖慮慎加
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
長可稱述近日所用二人殊不厭當後並除臣中於未前奏陳料陛
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
[redacted]之辱

祖禹又薦陳祥道禮官劄子曰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祥道深於禮
學用其專精未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
百五十卷蒙擢寘秘省校正之職雖爲清資然於禮學未有所施
今太常禮官皆朝廷所選用宜更多得禮學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
伏望聖慈於禮官有闕員處以祥道充職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
及成假就除恰職不惟禮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
也

臣等侍御史孫升奏乞明降名用裴綸爲御史因依上奏曰臣切聞
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擢用外人不知所
以被召因依夫未經試用之際驟遷一旦爲人主所知注之爲
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卓異感悟人主如唐之馬周也且驟遷
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不待孟子
以爲之戒況裴綸言行未足以信於天下而名用未明宜乎論辭避
而不敢當其命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強爲

職。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伏望聖慈詳察明降名用裴綸同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明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用人之心公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九

用人

宋哲宗元祐間諫議大夫王覿言進退執政事上疏曰臣近者伏見左僕射司馬光以疾不起中外人情咸共痛悼褒典親慕恩禮甚渥固其宜也。光社稷臣也。執政朞年之間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功業赫然著於天下。凡有識之士不以光得行其志爲難而以陛下特達拔擢用光於閒退之中而信任不疑爲難也。然光之薨上自聖情次及賢士大夫下至於民庶莫不嗟惜而奸邪險陂之人則方且私相慶快也。非特慶快之而已又覬幸非光之比者入而爲相則庶幾得以復騁其私焉。然則陛下命相可得而不慎哉。或謂太師文彥博宜將代光執政矣。臣愚決知不然也。何則陛下前日既知彥博耆老尊禮之而不以三省細務累之矣。今日豈復用以代光執政哉。陛下以師臣彥博特旨爲得体仍俾之平章軍重事此曠世殊禮也人臣之榮無以加矣。彥博以耆德重望而當此殊禮。語曰不煩固是以尊朝廷而優老臣也。惟不當專委以政。夫三省事務之繁非年逾八十之人所能任。且又政事之要莫甚於用人。而彥博素無知人之鑒。故比者入朝首薦崔台符而次引楚建中搢紳傳以爲笑。此陛下聽覽之所及也。臣固知陛下必不委彥博以政也。或者之所謂乃私憂過計之言耳。臣又聞中書侍郎張璪時乞補外。而適當大禮之後執政大臣多有求去者。或者深疑朝廷以求去者之多而既不可以皆聽。則將璪緣此而外留矣。臣愚亦以爲不然也。夫璪之不安其職自以彈劾者衆。以惡公議不容而求去焉。與夫無故而求去者異矣。竊之譬者何可以均一也。自祖宗以來執政大臣於大禮之後請去者非一。或聽或否繫於一時顧其人之如何耳。若璪者雖無請猶當去

之況其有請哉。臣故知陛下必不以請去者多而疑亦得留也。或者之所謂，亦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見侍從之間，久次之人，其才能趣向鮮有同者。陛下特以補執政之闕，尤不可不慎也。夫知臣莫若君，惟不限以資秩前後，而視其有大公至正之心，能爲陛下消危疑，厚風化，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者而用之，則有補於聖政矣。陛下勿謂司馬光既亡之後，更無其人也。臣願陛下左右大臣，必深察詳擇之。既知其可用矣，則禮遇之，信任之，而無惑焉。異日必有盡忠於陛下，如光者出矣。苟非其人，而有害於國，則去之何傷。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也。此臣之所陳，陛下皆有已行之效者，聖心慮之，當已熟矣，何必臣言。然臣之愚區以謂陛下惟能終始於此，則可以成太平極治之書，而無愧於堯舜三代之君也。惟聖慈詳酌。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之至。

覲又奏爲言差除召試事上疏曰：臣伏聞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故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自古以來，爲國家者豈不欲皆得賢者能者而官爵之，惟其私有所自蔽，則不能者有時而以爲能，惡有所難知，則不賢者有時而以爲賢焉。此官爵所以不得皆及於賢者能者，而治亂亦不得不異也。臣竊見近日差除多不協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也，可得而輕授所親而闕究不才，如王公儀、盧昭無和如瞿南仲無書言則好好綺爲本矣，使知孫路者而皆得以爲之，則彼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者，乃在此曹，可不爲之痛惜哉。且陛下之用監司，不可謂不慎矣，既委執政以擇之，又命侍臣以薦之，所用宜皆得人也。今猶公議不以爲然者，蓋人之難知，亦已久矣，非特今日也。今侍臣雖薦之，而於能不能之間，豈皆無意哉。欲以加察而用之可也。執政雖用之，而於賢不賢之間，豈皆無惑哉。言事官舉公議而論之可也。言事官之言誠不審，則陛下行之何疑。若以謂侍臣既爲之矣，執政不當復察，而其人雖非，亦姑取之，故既用之矣，言事官不當復論，而其言雖是，亦置之。如此，而欲任用之得人，不亦難乎。方二聖臨朝，群賢輔政，宜無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官論列又不施行，故切疑之。此非朝廷之福也。臣前日復聞除刑部郎中王振爲大理少卿，自郎官爲少卿，雖非遷擢，然振之爲大理官久矣，嘗揚歷爲卿之階，因其淪罷，又薦以爲大理正。振險巧刻深，最爲楊汲推薦所愛信，汲台符鍛鍊之獄，多振力也。前日爲郎官，已難物論，今又使之治獄，不惟恐故態復作，爲害良善，無衆論如以謂朝廷復用酷吏爲是對矣，非所以安人情也。臣愚竊謂承確、台符、楊汲、王孝先之後，須用精通經術，性質忠厚之人爲之卿，而使天下無冤民，乃有補於聖政。如振者，當與台符、汲、孝先同黜，寔可以復用也。臣又聞執政所薦館職，非既召試，外議籍籍，亦謂其人有不足以辱文館者。夫執政大臣各舉其所知以應詔，豈不欲高才盛德之士以稱陛下之任使哉。蓋慮其進者皆不但其優異，才者或不察其行，故未免人言之多也。臣亦望陛下宣諭執政，更加採聽而去取之，庶幾召試之人，無異論。臣智識淺陋，豈敢自謂知人，然今所論列，皆得之於公議也。惟聖慈詳察。

覲又留安燾疏曰：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耶？不聽其去耶？臣伏見安燾與清臣，其本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時，一時大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唯確、縝、惇、璪爲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其言確、縝、惇、璪之惡，不及燾、清臣，青

本非爲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試及而不力也。非含靖
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
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纔從
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至其
時唯頌傳堅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而輔相以
扁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之骨鯁之譽。無是類者。然言者非一欲朝廷
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唯頌傳堯已黜邪
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陛下若遂棄其去。則過甚矣。
蓋燾君子。即清臣迹亦不害。而復須求去其類。然也。臣向論頌燾
邪黨實陛下宜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頌燾
邪願著者。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爲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
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

体此公論也。臣切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爲事。今燾之來去。被彈
知其留之爲便。而不少肯爲陛下言者。蓋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
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元祐六年。觀爲刑部侍郎。轉對劄子曰。臣伏見諸路監司。頻易頻數。
座席未煖。已或有欲去之心。職事不密。豈能爲經久之計。是官不宿
業。古今之通患也。今雖員多闕少。久任稍難。然中外官司。猶頗有三
年之法。至於監司。豈可以責之竟終而轉徙頻數。比它官特甚。大率
一路之間。部縣百數。巡歷將年。未能周遍。官吏之能否。民物之利病
非熟見而詳察。未易得其實也。或數月而易。或期年而罷。則雖有
高才遠識。何暇施爲。甚者習爲因循。苟簡以幸替去。縱弛所汙吏
不知畏長久之策。置而不講。故轉運司財用日耗。提刑司常平坊場
之政。寖以隳壞。此不可以不恤也。臣伏望朝廷立監司久任之法。明

詔諸路監司。以久任之意。使才高慮遠者有所施爲。因循苟簡者知
其無以逃責。則各思自竭。而職事舉矣。
元祐中。殿中侍御史呂陶乞差梁孝通充監司任使。上奏曰。臣竊以朝
廷分遣監司。臨按郡邑。生民之休戚。一道之利害。繫其舉措。事權至
重。委任或失其人。乃受弊非淺。明通練知世務者。不可輕付。臣竊今
使遠路近河朔官吏能否粗得而知。伏見右朝請大夫權知邢州梁
孝通。任實不苟。識慮甚明。慎守官箴。修請民事。不任察而下情通。不
峻刑而群吏畏服。患於欺罔。盜賊屏息。有良術見於治效。況孝通更
歷之久。累蒙頒使。常經六任。實選實歷二任知州。實序不爲不高。勞
能不爲不著。向使一郡。衆論惜之。今知邢州。至三月已及一年。伏望
聖慈檢會本人資歷及其勞效。特降指揮。差充監司任使。必能宣布
德澤。根察教條。上副簡拔之意。

陶又上明任劄子曰。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以立於朝廷者。豈獨辯上
下之體。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辨天下
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宜。無相與之
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
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爲勞
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情嫌爲術。而不思憂患之難與慮也。天
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威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
而責之大臣。則當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實
責自處。而專其所遇之禮。不以盈成閑暇。爲是恃而與之。計及存亡
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禮。則
固能竭忠致力。盡其爲臣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辨矣。此易所謂泰
而劉向以爲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

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詢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爾。漢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蓋世之才。經營天下。奇謀密畫。則責之蕭張。典章禮樂。則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國安危者也。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外。蒼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夷未服。必有以禦也。教化未善。必有以導之也。綱紀未修。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有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盡矣。或諭以撫夷夏和陰陽為効。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為職。或命以籌畫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禦戎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為

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真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無敢辜其待之不可欺也。天下之務。孰患其不能盡矣。今者挾生朝遇多不能自白之餘清閑無見。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實跡賤身得而知也。及於此者。則聖賢之交。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疎。而君臣之義有未善。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而貽他日之憂矣。固非臣之私憂過計也。然竊議者切謂陛下新政之始。天威赫然。廟略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輒發。則亦朝廷之先務。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為心。敢竭愚義於君臣之際。示之以無所不測。結之以有所不疑。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陳當世之務。而與之圖其取捨。則慮無遺策。舉無過畫。治道日隆。而盛德日新矣。又曰。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所由

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懈哉。夫三公之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蓋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於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既足論道而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歸。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貴於己乎。然而理勢有本末。體用有大小。舍其本不務其末。為之大不為之小。此所以持其總聽其治要。而不告百官之屑屑也。古稱宰相不親小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感陳平一時之言。而為之說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當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授職。責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為興作。皆責將而與也。是說者。知本務而不知本。可襲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保御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八大臣。苟方其天下無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革不試。則大臣無與彼事而事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

困。禮樂縱弛。而教化頹敝。軍旅不足用。而夷狄未服。則安可無與其施為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為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勳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援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諭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未是非異論成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主之美。賢否舛學。賢不肖混淆。世論紛然。則辨之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之君子。物而嫌疑之。不廢以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害。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則不能救人主之過。而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必息天下之害。而不計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其愛惡。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恤其毀譽。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漢欲擊匈奴右地。魏相以為不可。報怨於遠。秦頓竭其兵。疏而二世

稱藩無敢入寇。唐欲誅吳元濟以懼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
皆謀將以討。乃能平蔡人之亂。此蓋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
於邊。或切於國。或未宜於民。而群臣有以更張廢置之議聞於廟堂。
則少為之裁若。而多參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者何也。王嘉在位。
數務諫諍。陳善揚震。疏徐邪判災異。諸皆切直。魏元成指陳當否。多
至數千萬言。以補以獻替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嘗無芳敕警於厚德。
哀該於聖敕。或動於天聽。惟諫官御史敢諸其端。而未聞謀獻入告。
彌縫衮闕者何也。傅遷則孔光事於審慮。揚廟在朝則王商為
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
之匹夫。修廉操行而有所立。則大臣當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
已戀。是以殘民暴化。害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發放之。
以激清下流。而廢起命條。而措使之貪饕罷退以居人上者何也。凡

為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責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
為臣之難。與為君之不易。既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亮其不侵以責
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未諭者。而天下可以大治也。
陶又上議官眾曰。天下承平既久。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寬濫。
紛紜至塞。而謂多倖位也。吏負飽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
之重政。有應人而德澤未宜也。日月為勞。職事不屬。而萬事情慶也。
人人競進而覬覦。而明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
不窮其所以。而求其可以澄清也。所因有所考。入仕之
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臣不敢遠據古訓。且就近事之論以取高
於察。惟列述祖宗成憲。參以近事。願朝廷擇酌其宜而用焉可也。貢
舉之數。雖濫之選。比歲請議敕矣。獨任子之恩。雖加裁節。而猶或殊
為多。故曰入仕之法不精也。選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

不如奏者坐之也。科舉之話。大學習經。限年課試。對於廷而授之職。
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制。固未易復於
今。而習經試覆猶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為凡蔭奏者可著籍而未命。
詔以一藝為能。若經史若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能
者官之。而未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後命之。則上有考實之
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冗濫矣。夫州縣之
吏。為考六七。舉者五六人。則所以為京秩而治縣。門資而京秩者考
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
為治中。為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為郡守。此國家飲才推
善之深術。使人樂為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深制一定。循襲既久。不
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於上。反為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
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侵者。惟取舍奉我。而不約於衆人也。今

責其考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苟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
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可取之勢。而上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
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
惟式度之從。則黑白雜糅。而官政敗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不
慎也。臣聞祖宗之時。州縣之吏陞見而改秩。其賢否可否一出於人
主之意。而無必得者矣。凡以私枝坐與決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
不遷矣。其擇能吏分治方州。而責以奏狀之效矣。選治中以佐守令。
令之為牧者矣。錄外官功過而閱於禁中矣。以名台對而推擢者二
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獎勸也。今陛見之吏未嘗不遷。
而之不遷者。惟增歲考而益廣賞也。郡守治中之舉。歲雖審覈。而塞
詔者。衆惟有司第其先後以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未嘗盡知也。
名對四路擢者。未見其人也。為法如此。而欲任使之當。於得其臣

惡以為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循撥以事，差次功過而特可否
之。增考登薦之令，廢而不用。凡京秩而古素所謂擧而陞者，起今
以往悉宜罷去。特詔大臣、部使者、二千石，愼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
異之比，歲不過數人。令有司與左右之臣，參考行能，做用資格。如此
歲。政府除擬之類，任以守宰郡丞。六歲明主周詢廣聚而寵榮其身
然者，則與奪在於式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
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疲闒，自知不足有立於斯世者，必亦斂
散縮藏而不敢覬幸矣。任官之大數，庶幾可以革也。又曰：救弊之術
如治水，既澄其源而不疏其流，以銳溶滑，則必散漫四出，漸潰汙濁
之地，而使為向特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為之先，寸以澄其源矣。雖而
有原流之議，則安敢默哉？大精其入仕，愼其用人，吾所以進天下之
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千萬人之間，而救數十年之弊

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哉？然亦大為之防而徐
導之，磨以歲月而期及於彼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盡不肖，
其勢相雜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其所以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
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諍審明白，則賢者
安其是，而不肖者易其非，阿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患，盡職而不明
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混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然而者義利之辨
責任者勸懲之分，分焉而以趨義而不勞之以就利，所以明是而也。
然而循義者多矣，導之以勤勞而不懈，之以懲惰，所以嚴責任也。而
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
之所同，而天下之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賞其廉而戮其貪者，欲天
下之吏皆廉也，而無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崇其稱職
而懲其廢事者，欲天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

天下之稱職者。且仕而受田者，所以優重廉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
入之豊而設為高爵重任也。守以長丰，畢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
器之稱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侍皆職而授之，不復議名器，而
惟歲入之務。守或使而為丞，丞或詘而為令矣。為之者豈皆安庸而
無知哉？世所謂善人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恥之色，謂法令
當哉以然也。然尚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不就，亦此貪冒之風所
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擧吾事也。事而不擧，則職廢。雖
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嘗職視之重輕。來一監司守宰之過
也，可責之矣。朝廷常欲均其職，均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
特遣吏以聽，匠不知豊嗇厚祿而素餐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哉
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怠？若此廢弛之患所以成也。
二者非獨吏之不肖，亦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勵矣。臣故曰所導非所

勸也。至夫圭田之職，故是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姦贓有復用而無承
然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嚴，闕實已來有豪市者，皆任民均稅之特
遣吏足以察天下之廢弛矣。況不嚴聞上，而無失舊物哉？祖宗之思
不如是之嚴。渾化中有叢以明佐者也。臣故曰莫若明欲而嚴責任
欲而明責任，嚴則吏勸而欲廉也。又曰：大古之循吏，布宣德澤，敦為
條教，使民宜之，深而信之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
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
非風俗醇漓代殊，而治體有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
其當，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為乎？尊賢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則
也。尊賢所以勸不肖，退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為之用
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捨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
雖有卓然之才，離處其中而無所稱異，則其心必亦自惰而不敢有

為矣。此所謂待之不通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僞之具，為小人而設
也。君子不幸而過稍誤其賢能而釋之，則用之於君子可疎而不可
密也。可疎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足以通用，不使法勝於才而
無能施也。舉令之病，盡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其科條詳悉
綱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
於法。是故雖有偶然之失，雖發所存，以盡行己之道，回旋四顧而皆
為法之所繩，則其心憤懣沮情而不敢復議，安敢觸罪冒禁以求異
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繩
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才也。夫君子之始仕，則未嘗不以痛時及
物為先，務安有不勇不敢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而觀其勢之
如此，而亦頹之相遠也。於是抑而不振，喝而不割，沮而不成，嚴而不識
惟明主思救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

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不數變易，使民服從
教化。有治効者，勉以璽書，賜金增秩，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
得而有也。民政之事宜莫如守宰，一官而兼之者三人，雖遷於有司
閑暇而聽命，許以歲月，輒復代去。雖百職脩備，而未至於究，其則
拱所不及，其術略不苟，而民賴以治，則鰥寡言罷，選而合為一，又拜
遷而聽命矣。其所得之分，則分既綜，慎全也。昔之賢臣為循吏者，亦可
見矣。使部吏鄉官養鰥寡貧窮，而又為之制衣食之具也，均發倉廩
以賑餘粮，療民而擇令，活也，減少府用度，費力布速，講生，諸學京師
也。以守相賦斂，速察而遲解印綬也。以孝婦冤獄不釋而辭病求去
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生視
斯民之得饑而不能飢疾者，調其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
所勞而不能救革者，州郡有未足也。不察乎此，而遽為之則，因笑其

近者貶黜其興害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録也。昔之人恢闊疎簡，多出
於繩檢之外，以望其成功；今之吏委曲遵避，以趨於法禁之中，而求
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
尤異之效，循良之跡，何待而及於古哉。傳之有別而使進退出於威
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令佐行而命以久安者
付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文繼
之以循率先懲而戒其屢易，必拂去不欲之心，而使之磨礪。凡天下
之吏，有以宜民使則而抵罪者，許議其過而時亦宥之，勿拘深文
遂至廢斥，以振動不敢之氣，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情而有所施。
古之循吏出矣。昔漢宣帝有言：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
人情不能與過，差宜可闕略，務盡力者有所勸，可為今日道也。
陶又乞戒飭謝景溫劄子曰：臣切以新廷戒令之不行亦已甚矣。臣

竊惟人主所持以為馭下之柄，而臣子乃敢自擇其輕重也。王命一
出而遷延中外，無以取信，則何以督動四方而尊國體乎。蓋自陛
下繼統以來，恭默未言，紀綱法度，一付宰執。凡有進擬，多可其奏，遂
使不知分義之人，動懷僥倖，謂朝廷可慢，而命令不足畏，進退去就
惟己之便。此風一啓，為害不細，固當戒其漸也。兩蜀天下之大鎮，事
權委寄素號雄重，出守者有之，屈之漸。陛下於臣僚何負矣。近者差
謝景溫知成都，乃以老病求免，其意非便，益重內而輕外，好近而惡
遠，避難而就易。且有此行也。及景溫自開封以罪罷，本待知蔡州，在蔡州
未數月，遷潁昌府，未赴，潁昌乃知成都，可謂與寵隆厚矣，不滿其意，有以為
辭，豈質事君，豈可知足。景溫未病，且老者則宰執不當除之。使違命
而不行也，果非病且老者，則是內侍權要親為之助，而自擇其便也。
欺大邦名鎮，慎選而任之，而且假疾不行，微從自為所，竊恐辟郡間

閑險限。聞命而往者又何不幸也。雖朝廷委曲兩審。徇從其請。
遂領便郡。而公議殊不平之。平居無事。使假太過。今日除一官
而不行。明日遣一使而得免。萬一急難。倉猝不知如何用人矣。
祖宗之世。孰敢侮慢至於此也。昔真宗除郝贊知大名。自陳懇
闕。真宗曰。朕命贊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今乎。遣之。又以陳
若拙知澶州。若拙懇辭不已。遂令責降。英宗以胡珣知嚴州。遣
之不赴。乃落待制。知商州。此皆人主慎與奪之權。重命令之術
也。願陛下法而行之。大凡遷授之事。詔命已然。臣非敢乞行追除
此。欲望朝廷特舍或飭以肅驕蹇。仍乞宣諭宰執。自今已往。凡
有除擬。並須慎擇其人。使無可避之理。務在必行。氣數安有辭
免。即行降黜。所以重命令。尊朝廷。乃今日之急務。
鄧潤甫除翰林承旨。中書舍人鄭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

交章攻之。潤甫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邪未
當華寵命。又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
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是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
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也。
時二府禁謁加嚴。雍為左諫議大夫。又上言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宅百揆職也。彼有之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
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亦於是
復賈誼厲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
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
禍熄。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潁川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

及其弊也。則鶩於利權勢。而抑於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
則莫不狃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天用闕
則遵詔所舉。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雖帝旨意。常欲得人。然所謂
太中大夫以上舉在京師。惟馳騖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偏歷郡縣
治狀應法者。頗出其下。則是擢身修潔之。今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
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
八年。左司員外郎張舜民。乞留范純仁。上疏曰。臣聞物之危者莫甚
於綴旒。朝審事之急者莫過於拯溺救焚。以今日朝廷之勢言之。彼
事者猶未足喻也。某朝在陛下初總萬機。求助之皆風宵在夜。
天下之人傾耳拭目。以觀嶄新之政。而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
日已來。朝廷惝怳。至於市井行路之人。皆謂宰相爭議不叶。是而遽
位。在於平日。已驚動耳目。況大行太皇太后殯塗未乾。朕肺之間已

見攜貳。若不有小人乘機間謀。必未至此。又見已經變易御殿列
無宣押指揮。使謂聖意已有厚薄。純仁必不肯住。浮論百端。不可禁
繳。然臣愚竊念。大行太皇太后召范純仁於服藥之前。而陛下聽其
去於大殮之後。不惟君臣去就之分如此之遽。小人間諜之謀由此
得行。使朝廷治亂之端。自此遂分。而於聖德初政。亦有嫌累。在臣之
愚。應凡百姓在廷之士。都邑四方之人。寧不為陛下惜也。昔觀前代
去留大臣。所繫甚重。近日劉摯蘇轍之行。有如遺棄。中外之人。不知
其由。故若轍頗被愚。至今未已。今純仁又去。安知居者之得自安。去
一年再出相。一年之二相。朝廷之天後雖有皋夔稷契。誰肯盡心
竭誠以事陛下。君上則大臣自疑。下則小人乘間。朝廷之勢。不言可
知。以臣之愚。若且留純仁。仍乞陛下面戒二府。使之叶力濟務。勿
聽間言。是以伐小人之謀。次則以慰四方之望。使天下之人咸曰

純仁欲奉陛下能留之。小人有謀而陛下能伐之。惟君知臣。惟臣作聖。寧不負我。臣職不在言路。身非近臣。獨區區之誠。見危急之微萌。憤朋黨之傾覆。痛東朝之委託。念陛下之孤惸。伏恐冒出位失言。不勝迫切之至。

貼黃。臣於元祐二年。曾備員御史。上殿。親聞大行太皇太后宣諭。祇為官家年幼。臣僚且要盡公。勿令小有朋黨。今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論德音。不勝摧痛。

元祐中。劉摯上時議策論人才曰。臣聞皇帝御寓之際。閒而不以載御。則富聚猶積薪。衆尊寵猶置之暗隅。而不以獻酌。則冴賤猶毛羽。人材作號陷。有類此。蓋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豚胎蟹鰆固有漸就。非君師執識之哉。朝廷猶大鼎烹千歲不調。苟蒸蒸賢集才可謂盛矣。然臣不能竊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拙之。使人材一擢而憔悴何也。比年之前。取材之路廣。用材之基峻。得材之數寡。方斯時也。天下之士挾寸銖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人以見遇相波。闊者細微。所各得所願。可拿而見也。一畫之成。至於廢食。取材之路迫狹如山蹊。用材之基陵遲如蟻垤。得材之數空荒如塚間。天下之士闊有廢於家者矣。無復褘褘煌煌可縣之光采也。夫苟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祿有濫及之憂。用材之基峻。則小人有輕進之志也。君子小人更為倚伏。兼收博採。則此類何所不容。要之識用君子。減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為患。而一切拒其來。正所謂廢食於噎也。臣官小。嫌去國為遠。要能登仰。然比日取材用材得材三者何如哉。臣竊惟士大夫奉放息而不自振。寒山林逆野矣。以鄙論騃。朝廷也。臣意人才比他物他事不同。早夜提撕於前。猶策於後。當使之以千里為歷塊。九州為席上可也。少不介意。則爭居擢會奇以疑也。一遭急難。則爵祿濫及。

尤甚於取材太廣之切。小人輕進愈多於用才太峻之除。豈君禮待之處作躬之中。定以為天下豪傑之歸宿。若詩之用賢菁材當居太平無事之秋。蓋太平無事。則人君以用才為不急。而有垂於貌貌。故也。古者有大過。遷朝廷暮收者。匱金盜嫂臣賊是也。匱金盜嫂臣賊。苟材足瞻焉。亦安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乎。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罕矣。從而復用之。則感激非常。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匱金盜嫂臣賊之意也。臣願陛下加廣取材之路。故事山附試以難劇。如昔始事之時。至於宿疑疵釁皆得復用以既溪山川鬱鬱之滯氣。加峻用材之基。無遂廢於小人輕進之害。加富得材之數。以上裔大王棫樸。雲王來芑之事。敦他事物相濟。補利害何如哉。蓋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亂弱削者也。

汪又論縣邑曰。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令尤為難。方天下簡便無事。則銓門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繫者。比年以來。銓法為之一變。先後名歷。盡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闕。不急之局。皆宜歲其身至用換武。寵佚衛辭避。惡之。今以尤其之。而使士大夫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傾百里之民。已自墮壞矣。而何暇責寄委之權。文武以臣竊觀。縣尊其法度。既以可定。而甚者。特苗役事。有隨失不前之憂。然又力堪倚辦。則雖百十苗役無足念也。誠不縣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繁。大且繁者。遞當多。小且簡者。過常多。然其間盡心力為之。與夫慓仰休閒而治者同一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綱。又常家分入。剩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實俛首就之哉。熙寧之前。縣有望。望其祿金分十千至十五。陛者之矣。非此色人。不得為此等縣。雖其拘攣。然亦可以懲艾矣。今選人縣祿多為

一例其以資序升饒者又別事也。祿金等則利生民生田等則利事
簡二者無所利而徒就事繁過多之地。雖有卓茂魯恭尚有難色焉。
臣比見武人以試法擬應予以歲周遷徙往往出爲大邑。其詞言進占
百色捜樓良可取惟偽而況責其總政事。爲陛下受百里之寄者
是爲奸胥過惡之愚弄而已。以此言之責以洗之過將而傷弓破壞
又可知也。臣聞諸議者謂宜以事体簡劇爲上中下三等。上縣月給
食金五十。中縣月一十。下縣不給。仍以州縣雖罰不係者錢充則
官無措費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縣與尤甚監當之局一比常邑所
給爲優。一比常邑所給等而責輕此所以人人樂就焉。陛下試以今
官局較之，有安坐無事而月給食金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主理之
官出金入粟曾無十藩而數倍焉。則已自失所給之矣。反於縣道重
愛惜。夫又況官無措費而使人人樂爲其利害何如哉。乃君墓爲補
實歲年升季等賞則臣娃過甚爲思有不及周者。況今興利捕盜鼓鑄
是奉其常與大舉用此又加以縣道歲月之遷則益紛紛矣。所以整
縣道者既重矣。然後可以議擇材而委也。故凡上縣則歸之中書爲
堂除少微今守倅攝入之法。或旁升或止用皆可也。中縣委銓司以
所謂御色者差擇焉。是一舉而兩得之也。則賢者獲盡其材而不得
者可以謹守免過。今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爲正。蓋新進爲寺有不
閑稼穡之勤故爾。司農上有大吏。非此屬所得專而猶嗟嘆之若此。
況一邑百里付在令手而使之紛紛頗側爲左右口實。彼丞佐亦安
得必正救之哉。朝廷每一造新，則宰貢臨司以對移舉選倚成爲意
而監司又忽忽奉行而已。與其登狀之於末流，則蜀者追始出之本
一清爲源源之利乎。比年以水利擇材固善矣。然一邑百里使以水
利爲憎，則他關民事者衆可以悠悠而已哉。今所謂長官者人人盡

之可西謂議事皆四知縣。奈何使親民之官與若夫牧于此也亦惟朝
廷有以增重焉
同知太常禮院劉敞輪對劄子曰。唯御史臺劄子執臣以宮轉對者臣
路識淺庳。知慮如秉不足以周知先務禅助教化。然臣年七十讀書
學古所聞不少。經歷世事所見非一。而愚者之慮何啻千數。猶有一得
上副詔求。臣某頓首死罪具條書如左。臣聞前世之爭見致治之道。
莫不始於務民。所以使務民者在於治民之官。治民之官不同有善
取民者有善養民者。善取民者得民財而已行一切之政不日而賦
入如彦愿了。因爾似若可喜。善養民者不然。必察以歲月時日持久
勤於撫字而後百姓家給人足其效難於遽見。然善治天下者知取民
不可以久常而養民之爲貴。故去彼取此。國家承五代之敝聖化更
始未數十歲而民安富盛者養民之吏而已。何況儀衛何以言之本
朝之法中外之官莫不以郡縣爲資叙。百官知民事之爲先實者不
以居外而爲鄙。是其所以宣布德澤周通幽隱者愚以謂此而有來
盡者宜務益而廣大之。且郡縣大小不同事之繁簡相違。宜差爲五
等異其品秩殊其俸祿自守令揆爲等識以爲陞降。能者進而居上
不能者退而就下。即中都顯官須令輒取其優最者乎之。如此則中
外之官知務養民爲先。慕不饒久於民事。則百姓何處乎不富庶而
王化何以不行乎哉。一則前世議養人之政曰使之具然憫恥之
心此宜數之徵治也。因寬法令深俗每有所拒爲輕著爲條貫而未
嘗求民之情。夫法令所以助治而非爲治之本也。今欲以經常之令
文致其罪。嘉禮受偕。在上者雖極聰明無由別白。則此無辜者終亦
已矣。由是觀之法令雖完不如吏之良也。既得良吏亦宜闊略微文
使得申其智慮如是則聖澤下究元元家受其大賜。朝廷勿別措

路。使監司督察州郡。諸路皆數千里之廣，列城至于百十，生齒之衆，
官吏之盛。監司爲上耳目而聽視也。若不清廉好義，不足以正身率
下。若不智惠敏事，不可以興利除害。若不平心一意，不可以分別賊
否。若不勤身勵事，不可以周遍幽隱。四者有一，則一路之治無由可
舉。國家付其重權，而內無督察之者，中材之人，其下因循苟免。或肆
其喜怒，寵禍用罷。或顚倒民務，以害爲利。或怠惰自肆，不動職業。或
畏避權要，抑縱孤遠，甚無謂也。臣請按漢事，御史中丞外援州郡，故
督辟置之材爲其所稱，是無遺白。風分明。今國家亦宜如漢制，擇御
史二人分察外路監司，聽其風聞言事。即有賄遺寄事推劾，如此則案
察之官不敢曠職，朝家耳目萬里無蔽矣。
哲宗時，校書郎李昭玘論治吏進策曰：君主尊，臣主勤。君任逸，臣任
勞。靜而逸，則使人動而勞，則使於人。故動而不辭勞而不倦者，義之
制也。舉天下之物，無以易我者，莫大乎身。舉天下之人，無以先我者，莫
親乎家。既以身事人，則身不得而有。既以家食人，則家不得而懷。可
予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非君也。又焉得擇其而徒安哉。君子不往
見諸侯。孔子君命召，不俟駕。曾子居武城，越寇至則去。子思居衛，齊
寇至則未嘗避。以孟子則無官也，曾子則師也。若孔子之不俟駕，子
思之不去，盡事君之義，不可不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於四方，雖四
牡之嘽嘽，周道之倭遲，勤至於不敢寧，靡盬至於不遑將母。其心則
非不懸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盬忘私之思，而不敢慢命之義。故
也。非特使臣之如此也，至於戎役之士，亦然。蔽既起而不得含歲，既
暮而不得歸。驅之以行道之勞，迫之以兩雪之苦。告之以靡室靡聘
之私，皆能之以義，行不未之死，亦甚使然也。非特戎役之士如此也，
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勞，皆其夫以不可懷歸之義，足以致其義
而已矣。夫或生或死，或安或危，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是數者皆
天也。若夫遇事不苟免，臨難不易節，有質直而無流宕，此士之於君
臣之際，當自致而已。苟爲不知義，而牽富貴之勢，憂事物之累，偷偷
然惟恐其去已，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也。臣嘗觀東漢之時，班超
開通西域，立功萬里，五十國皆欵關納質，爲授首騰而定。嬌南戎窮
城，當毒霧終死黨獄。二人者豈甘心絕域，爲死一生之計哉。忠義所
激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此。而陛下聖德聰睿，未自有已。傳
檀公卿大夫，雖施爵祿，賞之以榮寵之心，屈之以不惑之忠，將以責
在位之臣。行令而無憂，赴功而不顧。然而天下之大，社稷之長，策
古人未盡之遺利，當世必行之良法，皆出於上之經營措置。而
猶不能奉承起居，以應指顧，至於持徒以避事，苟簡以違令，惟適
則以規辭厭紫使，則以病告。使人之如此，孰有爲上守節死義者哉。
何不旌拔一二忠義之臣，與議政事。故斥不職之吏，錮而勿用，以懲
偷懦，以勵風節。使兄弟之臣，識死宗廟。法度之臣，識死社稷。輔翼之
臣，識死君上。抒難禦侮之臣，識死城郭。人君恭己正南面，其於責成
也何有。
昭玘又上策曰：先王之設官也，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養人民，是以任官其
官，是以行法。朝無幸位，位無曠事。然後可以比群吏之治，散庶績之
懋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勞於所求，使其所任置之明先
王之道，達今王之變者，得位則行，不得位則止。近之以主恭則尊，不
恭則去。故有爵以貴其德，有祿以富其功，有冠冕佩服之尊，有車服
徒御之盛，所以立於朝廷，長於民上者，遇之已至矣。屈撓木之高而
引之，無違拒於阿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義
意，樂之以至誠，又亦至矣。爲人臣者，固宜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

進以養人。修其身以行法。內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得事來
肆難。知無不為。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勞。以賴其上之所施。不能如此
而私義以害其公。私循以非其上。懷祿圖存。背公死黨。則身且復何以取
焉。有刑以治之而已。夫刑之所加。常在於不善之小人。今乃致於公卿大
夫之際。則貶廉恥之節。則傷尊賢貴貴之義。非所勸也。先王之意。以
謂使之眾有禮恭之既有信在。獨不恤而進上慢命以亂威法。所以設
官分職。復何望於治。入我此刑之不可廢也。方其功之所敘。則晝日三接
不慎於無威。罪之所去則肆諸市朝。不與於無德先之於身。並法而齊之
而善善之心。惟恐其不優。彰之於四方。華放流竄殛而惡惡之。刑惟懲其
不善。聖人之情。無所苟也。其於進賢退不肖也。美名從其實而已矣。周官
太宰以官灋糾邦治。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
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然其刑之也。又豈一日

而誅之哉。雖然。身之善惡。日不至。則待之以月。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
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然後誅之。夫誅之則善善之則不遠舉務
猶不即去。以至上之與以刑之。所以無欺也。先王之責人如此。如此之詳
而躬自責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於身且不忽。然後
制官刑以儆於有位者。躬自責之道也。上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而君之
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降之不遵。舉之不塞。躬獻其言而甚試其所能。而
當而嘉為御。稱用之不遺其舉。與之不求其備。可謂專於與人矣。內則哲
稽其德。外則勸勞其行。敷信以一好惡。明義以審是非。奇邪自屏矣。官人
百吏。猶不能後上之所行。上之令。善之以嘉獻。示之以周行。或無事以也
事。業儀以運。令國上而不務逸利而無義在所察治而已。傳曰。聽事攝
武必長。遠達寬裕有容。參互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治之。政之終也
賦。慶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一年而與之。始三年而與之。所今之謂歟。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等以謂治天下之道在得人。欲得
人在知所以養之。吏部總在選百官之籍。當功罪賞罰。凡升黜之事。必詢
覈其事。周唐以來為任至重。其今非古矣。殿興進退條目具備。凡所註
擬。吏按法以前。曰某人於法如此。在所取。某人於法如彼。在所後。長貳無
所可否。惟法之為聽。雖知其人為賢否。鉏銖不敢移輕重。夫知人亦難矣。
今何以知之者。其為吏部。觀其事而知名實。聽其言而知好惡。見其容而
知其為容。所舉而知所與。斯之謂乎。夫臣以謂人材至今日為甚。謂當
稍責吏部為敘材。俾上于朝廷。朝廷察之。或賜以對。試以言。籍之以待
任使。為之凡為推其人。非其人而為之為。那下以為。為可欺。為罔上。罔下罔上
而誅無赦。如此則士皆知自重以待上之考察。任其事者皆為朝廷得人。不
敢為苟簡。豈小補之哉。察其要則在擇長貳而已。若夫明好惡以示
之。厚專提以養之。選師儒以教之。此惟陛下加之意而已。

二年。秘閣校理畢仲游上言曰。君子以名用人。君為其信於眾也。一人譽
之不已。以成名。必眾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於眾之辭也。然士
有修名而略利。不能行己之何如。喜交取合亦足以虛名。若欲君子之用
人。知審其實。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
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要。君子所以配仁義而
並行之公道也。昔陳寔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
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辟舉。則選
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良吏者。宣帝特為多。而龔遂黃霸之徒皆得
以良吏自見於世。元成而下。專宜之業雖替。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及建
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射為郡守。而廣延第五倫。鮑昱之徒。更
以郡守入為三公。寺令之重如此。逮以卑職一二曹。皆以郡分為循吏。戔今之。

至三公則考實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內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為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為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克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為縣令七品可以為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俸事矣持祿處內者既無治民之實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於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為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之任三公未有由此塗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賢否溷亂卷交取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舍難行然吾推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郡大邑有善政者亟加獎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於外官矣

功治績察民可定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真材以參名實兼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名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踔雖死義之臣衆有唐而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士亦出而不絕今果重在外之官使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勸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仲游又論人材上言曰人材之所以難得者非難得也物生天地之間貴賤美惡未嘗偏無何獨至於人而無材耶其所以無材者知之不以其道處之不以其分是故雖有材而如無材材之在人非比執象聲色可以外求也不更事變則有材者且不能自知而況他人而可以知之乎昔曹參灌嬰樊噲之徒非與高祖遇則沛上之刀筆屠沽負販人爾豈自知有將相之器哉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有所試矣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以孔子之聖蓋不待試而後知人而孔子必試之則聖人之術可見矣所以者所用之心也所由者所更之事也而所安者窮達利害不動之所也既察其所用之心又論其所更之事卒要於窮達利害而不動則人之賢與不肖材與不材已過半矣而有舉之者必試之而後進則孔子之門多賢智者其道然也後世取人之詳者小廉細行或舉其終身而用人之覺者挹大故而不問既不原所用之心又不論所更之事卒不要窮達利害之際動與不動而有舉之者又往往不試而後用則雖孔子之聖殆無以盡其賢與不肖材與不材故曰知之不以其道此人之短材不能害於事也惟有材而不肖則可以亂天下故有材之人所當察其賢與不肖之時也而近世之用人取其材而置其賢不肖人或問之則曰我用材爾此在上者自以為知術

而智士之所以寒心而太息者也漢之張湯桑弘羊唐之裴延齡皇甫鎛惟其有材而不肖故汲黯卜式裴度陸贄不能與之辯而卒亂漢唐之治則用人者當先究其賢不肖而後論材與不材昔堯之用人伯夷典禮夔典樂后稷播種皐陶為大理而皆君子也使后稷有張桑裴鎛之行而能播種堯肯任之哉而近世用賢則不問材不材用材則不問賢不肖用賢則不問材不材猶可也用材不問賢不肖則不可故曰處之不以其分也今以大宋之有天下豈比前世而獨之材也惟知之以其道處之以其分則材者自至材者至而天下治矣然私有所怪者莊子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夫人之材雖寓言重言之所增益而不寓於他人使有重者言之而自獻其材則材之大小已可知矣而近世之用人十有五六其自獻者此又愈於知之不以其道處之不以其分然則知之以其道處之以其分而無取自獻

之材。正今日之先務。

三年。監察御史蔡蹈論臣僚上殿不得差遣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日引見上殿臣僚。已蒙賜對。遂而使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疏遠小臣。偶緣薦引。乍瞻天顏。罔不震懼。進對之際。倉卒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氣不近柔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久。輒行罷黜。且試使之。以觀其能。既而無所取材。廢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大僚。皆盡瞽蒙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朝廷方患人材之少。職事官員闕。自左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材益見之少。因而自抑不敢以賜對爲望。則遠近相傳。亡志畏惰。不自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得過也。惟陛下圖之。

徽宗時。改元建中靖國。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

用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鄒浩上疏曰。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賢也。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察之。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顯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

知永興軍王覿上殿劄子曰。臣竊以朝廷用人。凡內外之職。豈不欲其久任。特患員多闕少。而未能耳。員多闕少之弊。理當疑國。則久任未易遽也。惟是逐路監司。難用之。則員多。慎擇之。則員少。何患而不久任。今一路郡縣數十。察官吏之能否。生民之利病。非一歲再歲之所能盡也。不使久其職。則必將苟簡。自循目前。職業廢弛。事益隳矣。天下之廣。吏員之衆。朝廷所恃。在能爲擇監司。爲之耳目。操其綱領。況逐路不過數人。選擇差易。誠能得其人而久任之。則四方萬里之民。受賜豈少哉。惟聖慈留神。以幸天下。

覿爲御史中丞。論用丁騭上奏曰。臣伏聞新恩無先於爲言不擇。莫大於蔽賢。況當觀復之朝。敢效相先之義。臣切見朝散郎丁騭才識高明。學問深博。行義足以表俗。文章足以華國。安於管庫。蓋二十年。雖公論之所共高。而自視常如不足。方今政事之急。正在人才之少。如騭之賢。不宜淪落於外。伏望朝廷擢置館學。必有補

於聖治。如後不如所譽。臣甘坐貢舉非其人之罪。
元符二年。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上奏曰。臣聞
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
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之意不專。賢不可得而任矣。
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
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
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問。郭何以亡。管仲
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威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
得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也。以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
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甚而不變。得至於亡。其所謂霸王之管仲
且猶知此。況不爲管仲者乎。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樂國
長久。遠民生今居之者矣。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
於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親政。擢見政事
之多時。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
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
雷。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四列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
同時並黜。嘗用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奸邪。即日罷竦。判
河陽。晏殊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廢罷。即日出殊知
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
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君仁宗廣於聽。優柔不
斷。盡讒諂佞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黨不去。則安能饗四十有二年
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
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
伏望陛下留神省察。

三年。中書舍人曾肇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之奏曰。臣竊觀唐太宗
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雋。不以一途。故取魏徵於仇讎。取馬周於
布衣。取王珪杜如晦李靖於流竄。其餘群亡降虜之臣。咸引在朝。惟材
是任。卒賴其助。以成貞觀之治。及我太祖皇帝興作之始。亦以人材
爲先務。是時承五代衰亂之餘。太祖皇帝征伐四方。經定天下。制度
典章。尚多闕略。又自郭周以後藩鎮幕府。求得奇材。士大夫罕有賢
庸之門。惟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歲取進士止三十人。經學止
五十人。選舉既難。求無稱材。太宗知其然。故在位二十餘年。所擢士
以萬計。雖取最未求其備。一時草澤遺逸之人。收拾略盡。本朝名
臣多出於此。後世稱頌以爲太宗明於治體。以天下爲度。能聚人所
及。故能揚去拘攣。以牢籠豪傑爲國之用。誠不世出之英主。垂後嗣
所宜師法者也。臣竊見近歲以來。內則臺省清要。外則帥府守郡。
多闕員。或曰乏材而然。臣謂古者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患在
用之不廣。取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限。則材者不必用。用者
不必材。是以上之政事有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能抱器之士有負
屈不伸之嘆。此宜今日之所留意也。陛下臨御以來。銳於更化。其所
引拔。固已不專一途。然臣愚過計。尚意左右之臣或未盡以皇極大
中之道啓迪於陛下。陛下於用人之際。不能無方。致陛下勵精求治
之初。有人材不足之慮。伏望陛下遠稽唐太宗所以致治之跡。近以
太宗皇帝搜舉滯淹爲法。無惑於浮言。無係於一偏。斷自聖心。惟材
是用。此其大者以爲棟梁柱石。其小者亦足備榱桷扂楔之任。庶於
經營庶朝。無施不宜。以成治功。以通衆志。豈獨天下之幸。實社稷無
疆之福也。在易之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蓋當
上下交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荒穢者包之。馮河不中者用之。

遠者不遺，邇者不朋比。如此，故得而中行，所以為盛。在書之皇
極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如此，然能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陛下留聽毋忽。
肇為翰林學士，論戒飭監司守臣上殿狀曰：臣聞朝廷最事於民為
本，與民親者莫如逐路監司及州長吏。祖宗以來，常重其選，故監司
辭見皆得上殿，而州長吏人數猥多，不可人人延見，則一路其州之要
重繁劇與夫沿邊守禦之地，為長吏者則許上殿。畢天下之大，無慮
三百餘州，而長吏得對清光，親承訓敕者，不及百人，不為多矣。近者
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合上殿者，減罷其半，於本之中，又減損辭上
殿者二十有二州，其辭見得上殿者纔一十有三州而已。紹聖四年
文臣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兼領上殿指揮，又罷不行。臣愚竊所未
諭也。夫祖宗必令監司知州軍上殿者，豈苟然哉？視其從則威權老
疾無所擯，與之書則能否邪正，莫能欺。因此以察執政用令，則賢拙
得失，無不見矣。為監司長吏者受命而行，躬聞德音，則人人競通上
旨，有所遵守。政成而歸，親面天顏，則人人各述所知，口陳指畫，而上
下之情無有不通者矣。非獨如此，躬覩庭政，收攬威權者，人主之大
柄。延見臣下，諮詢不倦者，人主之盛德。祖宗以來，所以不憚日昃之
勞，不厭應接之煩，蓋有以也。今陛下初即寶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眾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臣愚竊恐四方聞之，
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吉，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
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義，興治功也。夫自古帝王有志於
治者，未嘗不廣延群臣，博聞兼聽，而於治民之官尤所注意，在漢宣帝
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
所以稱當，常稱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西漢二百餘年，
獨宣帝世循吏為盛，漢之刺史，即今監司之任也；漢之守相，即今之
知州軍之任也。宣帝所以綜覈名實，為吏賢者，其本在此。以陛下明
聖，方將興建德業，比隆三王，如宣帝所行，為之甚易。臣愚欲願陛下
追守本朝成憲，遠稽漢宣帝故事，出自聖意，中命輔臣，自今監司知
州軍辭見上殿，並如舊制，州監司及兵路兵鈐，仍依紹聖四年指
揮。其餘則依今年六月十六日詔書施行。所貴上循祖宗之舊，下貽
子孫之法，其於政體，蓋非小補，惟陛下留意毋忽，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瓘論絲使用臣切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司者，一
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蓋以九年然後見伯鯀之罪。
歷試然後知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旨還鄒
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材，允合人心，無可正，故而開御
史中丞安惇，輒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使已成之命，自明前韋之意，
其說以謂先朝之事，直當遵承，因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
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因指貴妃外戚宰相文彥博，昭
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於唐介？先帝一時之怒，何異於仁
祖？仁祖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內。先帝有日新
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先帝前
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
為國是乎？國家一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以太
子之久，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
於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耳，戰戰兢
兢，何足為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揚孟莊子
不改之說，曲徇其情，則臣下享因循之利，執公議則聖主被怨忘之

讖非上誤詔。一以和意風憲之職當如是乎。然則鄭雍既未妥厚所可去矣。雖聖度寬容。姑爾含容而明示好惡。亦不可使熙豐之黨宜自安。姑伏望即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幸甚

璀又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上疏曰。臣聞武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言陟降人材。上合天意。然後可以慰天下之心。初政之所宜謹。莫大於此也。臣伏見駙馬都尉王師約近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臣不可以不論也。本朝懲唐之弊。駙馬都尉無任權要者。惟王貽永尚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永即納內賜第。後三十餘年乃歷遷任。仁宗知其賢。擢任樞密。當此之時。貽永名爲帝婿。實已疏外。今師約賜第猶存而未歷遷任。豈可用貽永之例而遽擢於樞密之地。至神考始置樞密院都承旨。以文臣爲之。副承旨以武臣爲之。著爲家法。

威之可任者。以充此選。然一文一武。不相參也。今以師約換文臣之任。豈神考設官之意乎。陛下遠師堯舜。近法祖宗。四方萬里。無不延頸舉踵。以觀初令。未拔寒俊而遽以姻戚先之。巖穴之士。將何望焉。三省樞密院。遽擬如此。失天下之心矣。願陛下守祖宗用人之法。稽神考設官之意。罷師約新除。以允公議。

璀又上奏曰。臣十二日嘗具奏狀言駙馬都尉王師約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乞行寢罷。未蒙施行。臣所當論。未可已也。師約在元豐中嘗爲神考之所試用。其人修謹。寡過。士論亦頗與之。然而臣之所言。非論師約之賢否。特以初政用人。不循舊章。未拔寒士。先擢姻戚。恐失巖穴之心。以爲聖德之累。臣區之忠。非立異也。若蒙陛下採狂瞽之言。寢已行之令。則用衆從善。實爲兩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師約新除。以全初政之美。

璀爲秘書郎。論立賢無方。上奏曰。臣聞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東西南北之人。皆可任也。成湯大有爲之時。所專任者。伊尹一人而已矣。然而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所謂無方。則立于朝廷者。非一人而已也。臣竊謂神考之用人。正與成湯相似。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熙寧之末。則立朝廷者。不主一人而已矣。是以天下洗心之士。無彼無此。皆願爲神考之用。而朝廷之上。早無偏黨。咸易之用人。合何以加此。紹聖大臣。以慕述王安石爲書。託繼述之文。借朋黨之說。以芟除異己之人。因司馬光則謂洛人皆不可用。因呂大防則謂陝人皆不可用。因劉摯則謂東人皆不可用。故自紹聖以來。西北士大夫皆無望於朝廷。甚非神考所以立賢無方之意。臣竊謂善救弊者。先救其偏。此陛下今日之急務也。豈無方之意。可以救一時之弊。可以爲初政之法。

璀又論用人惟己。上奏曰。臣聞用人惟己。亦成湯之事也。臣嘗謂立賢無方。則朝廷不偏。用人惟己。則臣下無黨。爲君之難。在此兩者。成湯所以能由此道而爲後王之師者。始於執中而已矣。中則不偏。中則無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神考熙寧之初。是賢有方。用人惟安石。熙寧之末。立賢無方。用人惟己。一弛一張。得文武之道。有始有卒。見聖人之心。此陛下今日之所當法也。

璀又同任伯雨。乞罷溫益給事中。已奏曰。右臣竊謂漢高祖即位之初。所先封者。皆故舊親愛之人。用張良之言。急封雍齒。於是群臣人人有自堅之意。唐太宗即位之初。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有怨言。房喬以爲請。而太宗答曰。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怨嗟。豈爲政之體哉。臣竊以謂張良之諫。有益於高祖。房喬之請。無補於太宗。此二君者。一則有聽諫之明。一則有容

言之公。故當即政之初。不失用人之擇。此漢唐既往之善。初政之所當稽也。臣伏聞太常少卿趙益除給事中兼侍讀。趙益知雅州日。有新州羈管人鄒浩道過本州。晚投僧寺。就宿寺舍。而益差本州兵馬都監遣浩出門。續令走卒數輩。追浩登舟。使之冒風夜渡而去。浩以言事得罪。既經行遣。不知所過州軍更緣何事。催督遣逐使至於此。又分司安置人范純仁。劉摯。梁燾。蘇轍。呂希純。呂陶。皆在本路。益爲監所侵困。當時用事大臣。以益爲是。而天下公議。以益爲非。今陛下召還鄒浩。厚禮純仁。而來世之徒留已叙復。所以合天下之公是非也。益之所爲。又已達于聖聰。稍宜罰擯之。初正益之罪。而乃擢置侍從。處之經筵。付以封駁之任。非緣端府舊僚。何以致此。臣願陛下用先帝大公之法。稽漢唐既往之事。罷益新除。黜之于外。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舊之私。冒爲天下之公議也。如是則一除之善。何足以累聖政。而不吝之明。適足以新盛德。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忠。惟陛下加聽。幸甚。

瓘又進故事曰。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

臣瓘曰。韓范二人。先以朋黨見疏。今復並用。所慮當謂爲朋黨。先須除忌諱。仁祖之初。范仲淹。杜衍當與韓琦之徒。當時指爲朋黨。朝廷行遣仲淹。書其罪狀而揭榜于朝堂。其於中勅榜則以謂仲淹險言同上。立黨扶私。緣事誑欺。密行離間。寶元中勅榜則以謂仲淹扶朋相援。奸利自營。結陰好以濟仇。飾詭辭而市直。當時諫官奏劾。稱其言者如此。一口擬此而次勅榜。則是仲淹以奸險敗露。不可柔貸。及仁祖翻然悔悟。所謂奸險者。忽取其正直。所謂誑欺者。忽以爲忠信。如上天寒暑陰晴之變。非臣下當情所可測度。從并韓琦並用。皆大合於公議。天下謂之韓范。神考慕

韓琦作神道碑。實載其美。當景祐寶元之間。歐陽修論朋黨引商紂朋黨之事。觸犯忌諱。無所不至。仁祖取其議論。不罪其言。故天下公議。殊不見得。臣所謂若欲辯朋黨。先須除忌諱者。仁祖已試之效也。神考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自安石與呂惠卿紛爭之後。天下有王黨。有呂黨。神考於王黨之可用者亦用。呂黨之可用者亦用。故二黨之禍。不及朝廷。而於既往之事。緣此極陷而改舊者多矣。未嘗係過而執吝也。夫惟不吝。然後用人惟己。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湯者也。蓋改過不吝。則忌諱自除。用人惟己。則朋黨自消。臣故曰。若欲辯朋黨。先須除忌諱。

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召介爲臺官。辭宰相文彥博許旨。以頃南來。叙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遷中使召爲殿中侍御史。論者以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之有也。蓋是介進言事。又欲安全之。最有是也。

臣瓘曰。臣聞天之運也。譬如車輪之轉。高者復下。下者復高。其變無常。不可執也。執者失之。老子之大戒。仁祖之貴唐介。二年之間。即復召用。不惟於唐介如是。凡言官之斥逐者。無不然也。言事及於大臣。則大臣必罷。若大臣復用。則言者亦還之。如車輪之往來。無時而無所執也。上意不偏。下亦無黨。其晦昏非衆目之所能測。以此謂非衆心之所能思。此仁祖自得於獨知者也。豈外入之學所在乎。如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焉。帝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仁祖用人之術。可謂如天運而無所積矣。天下之所以歸。而海內之所以服也。臣嘗致唐時牛李之黨。自牛僧孺對策之後。至李德裕死于崖州。紙一紀。凡四十二年。而後朋黨之禍息。仁祖在位四十一年。所用之人。其類不一。然

不至立黨而相攻訐。以上與偏熱。運轉在我。收攬圖術。然後以轉
天下而不為天下之所轉也。臣雖按古之朋字即鳳字也。一己在
上而衆為從之。人主用人惟己。則天下之人皆來朋我。若黨在下
則臣下各自立朋。此自然之理也。

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臣雖曰文帝納賈誼箴切之言。蓋臣下以節。未為大臣。於是漢陛
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於此哉。臣嘗
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
之於老氏。嘗取其簡約而冲者也。於漢文也。謂無間然矣。至於仁祖
而其本則同。歲吉於周而書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無訛也。仁祖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
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循行忠謹。雖時
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有志自守。為呂夷簡所傾。因
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而考王曾
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淨之術。而無為之化。所謂
大而可紀者其在此乎。

諫議大夫龔夬論封駁差除狀曰。臣伏聞新除程伯孫主簿待長孝
榮物。恥朝官。案知部官給事中。以伯孫等皆大臣姻戚。已行駁奏。未
奉命旨。復令他官書讀。側聞清議。殊未為允。蓋執政者自當秉持
使公。若有姻戚。果賢邪。人自知之。今中外朝臣。貴任人材。如伯孫者
何可勝數。又況賢俊知林。未家識擢。而首論用此。今先以士論參
驗。亦以為當。若大臣專引親舊。多非其才。則朝廷不得無疑。若是財
濟曰雖欲進賢。不可得也。然是天下之真才。難以可得而用矣。門
下本以省審為職。若論事中所駁。改付別官書。則是非不可不次復
官兩書是耶。則前官不為無罪。若前書所駁非耶。則後官豈可繳書。
若一切不問。惟命令之速行。則給事中之職。廢於蔡矣。恐非建官設
屬。維持補救政事之意。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大觀初蔡京再相。自立法度。已罷者復行。祠部郎官葉夢得言周
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爵賞予奪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
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
則前日不應議以為不可。而除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
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書曰。邇來士多朋比
好進。邮言猶與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嘉小有才。夢得言自古
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
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
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采
異。望用才太勝德。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

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彥逢論理會守令劄子曰。臣伏見陛下勵精
政事。比降明詔。慮綏養民。教養多士。所以訓戒丁寧。甚悉眞極風之
根也。臣竊謂陛下聖謨高遠。雖非臣子所能仰望。清光至於推行德
意。惠愛見於事實。而與士民尤親者。蓋在於守令。果皆得人。則事勸
功不以使文自章。則太平之基。豈復他求。祖宗朝建制考課之法。嚴置
賞罰。況詳且備。臣愚欲乞守令治狀課入優等者。除合得賞外。其
未經保擇之人。三省審察。如人材果可任使。隨其資敘。特加獎擢。或
貞裕有附于臨要劇之區。或委以諸路監司按察之寄。若以群吏聞
風奕奕。不激勸者。以付治。自當益務究宣惠澤。以副陛下側理之懿。
又足以搜揚疏遠。以盡為官擇人之術。其效豈小補哉。伏望聖慈特
詳酌施行。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論知縣闕官。劄子曰。臣竊惟陛下天資仁聖。愛民重本。詔書數下。德意與昭。而奉承者在朝廷。推行者在郡縣。自朝廷下之省部。省部下之監司。監司下之郡。皆行文書而已。至于郡下之縣。始及於元元。元元之忠。然則最近民。而實行陛下之德意者莫切於縣令。臣伏覩近日諸路奏請。如虔吉管下永靜將陵德州平原成都利州等路。皆以縣無正官。上達聖聽。而河南明州陝西廣東直皆奏乞差人。吏部以見榜闕多。自春季至今。更不到闕見在任人。今日有中明越州乞寄罷或催差替人者。而替期未至者亦多乞官權攝。觀此臨官。大抵諸路縣邑不闕官。則多未有替人。太平多士之時。人樂仕宦。而百里之任顧獨憚棄。其說有四。苟免之塗多。難工之事衆。督察之官不公。賞罰之施不均故也。先帝成憲。初改官人。必令作縣。關陞通判。必實歷知縣人。熙寧元豐間。用恩賞改官免知縣者。必令

恩賞改官者衆。而用考第改官人力足以取堂除乞宮祠。則不復到部。通判闕自監當人以上。稍有因依。皆可經得。蓋不必用實歷者。關陞況剗制負闕。有與當實歷者請同辟官。有乞理實歷者。然則誰肯爲縣。通裁臣所謂苟免之塗多者此也。治縣之事。世間以爲難。而責辦於法度之中。取成於法度之外者。又不能無代買物曰置場之類者。不均數。則不能應拋降之數。凡責物曰攝戶之物者不抑配。則不能支擬立之額。遣送綱紙貼助夫役求覓之訴。論租則失謂計之指。公使之。謹守法。則取州郡之怒。臣所謂難工之事衆者此也。守倅之賢。未必能服人。而行縣者賤者見其下僚。監司之才。未必能識下而往來郡邑者。又其爲官。文檄之督。陽或以爲遵格令。而風指之密。陰越使抵冒法禁。守倅監司。采特賞以免責。而喜功生事者多以爲進身之利。臣所謂督察之官不公者此也。數功就事。縣任其勞。論罰則

獨厚於他官。若實則每居於下。列臣所謂賞罰之施不均者此也。未近民之官。而所以病之者若此。以遂使所在闕人。元元受弊。方議責多而添闢執者先填闕以修官。臣願欲望聖慈申嚴實歷之制。舒究責辦之實。戒監司守倅。使同利害。公賞罰。勸且使當功罪。庶幾人無憚往之心。不爲避免之計。縣得正官。職有常守。必有能爲陛下宣布德澤。勤卹下民者。事始朝廷。而及天下。其利甚大。惟陛下財擇。

尚書右丞陸佃執政時。與曾布同。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紛事改作。是使之羸對也。

左司諫江公望乞用元祐人。上書曰。臣日者獲進淸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惟當以繼述爲先。復睦宮闈。側聆睿旨。以今日勤於所患。元祐人爲臣。進而思之。既持紹述之論。必專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爲美。若哲廟同孝於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有一語不合時學。必日爲流俗。一談不相倚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威動人主。故元祐之臣投竄屏斥爲之一空。所引陰險柔佞趨津剽薄之小人。內結中貴以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爲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紹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而德風。浸渕被拂。菁菁有阿陵之莪。見芃芃之薪槱之用。一遭幽厲之禍。人才彫落。宣王中興。有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嘆。莫助之之歎。宣王加人才可以培殖而生。可以護養而成。采芑之新田。菑畝培殖。覆養有力。故南征薄伐而之用也。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

養之餘遺紹聖貪邪之後則誅陷其汚諂無厭天假殘忍者有待易
陛下有作萬物興覩蕩滌濁污咸被湔洗不旋踵名實莫近咸布在
臺有要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者
一切俱廢豈惟不失前日仕宦豈臺為有進推之望人非木石豈不
懷恩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捍頭目豈復有
不應哉哉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為多不過患其不為陛下
此正非所慮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操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
御天下以從使群動人臣結髮解褐委質既仕既移所事而事陛下
豈有驁然不為使哉陛下不過其所難不強其所不能我豈肯以私害公
力違奉神考已成之法廣裕持講求繼述之美慮與天下共事萬
實昔齊桓釋射鉤之讐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
勃鞮得以成其名王蛀覩聽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為嫌慮未嘗用其
皇帝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讐陛
計之隙也先帝惜仇人而黜之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縫之以
濟治況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為陛下盡心必矣陛下君立元祐
為辟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復立矣譖钟之
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
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嘉靖庶邦盡當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
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斯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皆違
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關乎繼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
論繼志則治雖不同而同歸于道時雖不同而同歸于治若成湯之救
末為道武王之卒伐功者也惟道是同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典常
道也可則君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為常道也

伏望陛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而盡天下奉要步驟馳騁不越於
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為治是猶王良造父之執策與馬駕御疾徐之
節在我雖欲頃刻而為之用勢亦不可得也況非造其所難而強其
所不能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當所御而已能當所御雖狙詐且為之使況
不為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
不能用而已陛下明詔群臣以朕之所謂繼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
元祐之臣者如此咸使承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
富貴安榮勝於前祿何所望焉使陽為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
沮成法或快快非其君而務不為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朕於此
無悔於負朕為多自遺之禍也悔何及焉先之以訓誥之情申之以
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稱于不憲者蓋多誥盡有不
綏先者夫如吾元祐之人惟患其不急繼述之義無患其不盡天下
何患其不治也在陛下御之而已夫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
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育烹飪之
功成五味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省陛下善置人焉雖若水火之
不相能也必有是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匹夫之智雖聖人
有所不知芻蕘之言雖聖人亦知採擇臣之言偶類乎匹夫之智也
臣之職無異於芻蕘陛下或加採擇則聖人之不知所以為知之者
也
右正言任伯雨上言章惇秋奏曰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故欲成天下之大事者必以正名為本臣昔者所論章惇求
書不可不早此乃名正言順之事在陛下斷之而已惇為先朝宰相
先帝山陵未畢不可以出惇也出之太遲則名不正矣今也不然陵

土未復而惇自求去。去就在惇。不在朝廷。亦如王珪既死。別命執相。死生在珪。不在朝廷也。惇罷可竄之增遠。不自害累於來者。懼可必然。陛下之所以留惇者何哉。以別無舊相可以代惇故耳。臣前者妄陳愚計。以謂范純仁之賢可以代惇。舉而相之。則天下之心皆向朝廷。況是先朝舊相。付以陵寢乃其宜也。急用純仁而罪於去惇。則可以慰四海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人之意。用人則人無反側。得賢則事可措總。假使純仁雖疾不起。而朝廷衆美實已暴著天之公議。執曰不然。唐順宗之初。叔用避之人。陸贄陽城皆當時之賢者。未聞詔命。死於貶所。時不待命。良可追恨。今純仁年逾七十。加以篤疾。萬不待諸陰遂先朝露。非唯無以慰天下之望。亦恐老成之言拜告于朝廷。若不得到處。豈特二聖之所不足。亦純仁要死之恨。以損宣帝。欲封丙吉而憂吉病不起。欲使人加紼而封。及其生存也。古之明君留意用賢其急如此。今純仁老矣。言不見物。抑挫升降。寧步不能。然而舊德雅望。非宰相不足以處之。若也堅辭。然後改命。處以開府。待以優禮。有疑則問。

貼黃。仁宗時自侍從而上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以邊事使為先慰天下思賢之心。終獲黃髮嘉言之助。若不早許惇去。倚是以成此事。各臣頗陛下先下臣前奏。一面罷惇。後從惇之請。改命純仁。所有永泰陵使事。令先朝執政時嘗與純仁對嚴僚交割。如純仁雖病則權付之人。使可以如此。則進退輔臣不為無禮。改命陵使人無間言。名正言順。無可疑者。臣願陛下上寧意聞斷而行。慰天下常其。

尚書右丞范純禮從容議曰。還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人有失當以致病民。然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端謀之臣。有不得專政。欲以此開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今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寵諸要途。人君欲得真儒之心。故當不次擢。務必待為而後用。則守正持立之士。符終身晦迹矣。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奏罷書定宋中孚參部劄子。曰臣竊惟承平日久。吏員冗多。而大小使臣尤為冗濫。吏部待次者動經數年。廉祿不繼。職可矜惻。陛下念人及物。獨智睿燭。內見此弊。不行多之職。時銓。蓋以偏吸一命。經歷銓選。注擬寬假之恩。又因此而致和七年十二月六日。特降御筆。御史臺緣人吏補官未罷吏職。不得參部。或曰後續降處分。並許執奏不行。務在百執恪意遵守。著為法。無或衝撓。令翰布告中外。就舞孤寒。武臣方有就祿之望。伏覩近降指揮。開封府監司使臣官定宋中孚許令參部。係舊本府祗應識者。咸謂前降御筆。煌如日星。豈容胥吏小人。輒敢邀求衝改。如使出於特恩。亦仍前立永法。況前日平江府奏辟吳彥璋充司戶書。既有成命。而吏部執奏。以為彥璋嘗坐圍田水利不實。已係御筆勒停。伏蒙陛下特垂天聽。曉然始悟。遂罷奏辟。指揮確守堅約。杜絕撓自有識悅服如蒙大賚。今者言定宋中孚所徙。以一時撓倖之懷。首破御筆永不衝革之法。比之彥璋辟命事體尤重。若不特賜改正施行。深恐後來紛紛藉藉。援以為例。豈惟吏部不遵冗濫之弊未易澄革。且使臺諫參畫。援為永法者。皆成虛文。此尤不可不論者也。竊觀自頃朝廷大政。皆由御筆。參錯宜甚。自今奉奏續成然而歷年不變

問之精粹猶未盡焉蓋有如開封府吏之類撓法害政者未嘗病治
故也。臣恐伏望陛下奮乾剛之斷守已行之令。凡有撓撓干請一切
斷以明刑。夫以天下之至公示聖人之大信。則立政立事豈不遠過
唐虞成周之盛哉。伏惟陛下誠意篤行之而已。臣不勝大願所有 封
府使臣宮定家中貸之旨。欲賜施行。
欽宗時康才迄監察御史。余應求上疏[illegible]得相當同心協謀者。臣嘗謂
自古人君出應帝王之運者。必有同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
去私情由直道。譚議雖異。不害其為同。趣操雖殊。而不拜於用。故能
斬佐猶縫經綸同心以定禍亂。以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政教。成莫
大之功。定可久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太宗也。玄齡
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如晦長
於斷。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佐佑帝室。姚宋之相明

皇也。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
同。同歸于治。故能轉佐開元治除中興。夫三百年間號為名稱
良相止四人。非唯君臣遇合之難。為輔佐之臣協心共謀者。為尤難
也。其次又有武夫勳臣亦能為國惜事釋私忿者若廉頗藺相如
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平居無事
之時。執政大臣猶[illegible]其同心如此。又況於艱難未定之時者哉。夫勳
臣猶能釋私忿以狥國狥忠如此。又況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
忠相望以古人事業相期。未無怨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據勢位遂奔
素願。務徇其私。而用為異同者哉。恭惟陛下以甚盛之德撫中興之
運。時否而望泰。災亂而望變民。困而望息。國危而望安。夷狄四侵。而
兵未解。財賦久匱而用益急。貨幣滯而未轉。名器冗濫而未清。紀
綱[illegible]弛而未張。號令數易而未孚。憂心勞思。寢興會其憂勞天下

如此。是宜執政大臣仰體上意。如房杜姚宋同心相濟。以圖治功也。
時必無猜忌私憾。如廉藺賈寇郭李之所存也。然而議論紛擾。不能
無異。要當公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無置私情於胸中。則善
矣。又況人之才有限。量不可同也。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者。不
過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illegible]失之[illegible]綱失之柔[illegible]
仁失之寬。失之怯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暴
者。器不足也。其弊則勇銳於事而或過。暴失之苛者。識不足也。其弊
則煩碎伺察而失大體。若能各去其短。無任私情。無既私恩。協心共
謀。才不足者。去其怯而克斷。器不足者。去其暴而謙容。識不足者。遠
謀慮而務大體。可安靖遠。豈為中興之助哉。昨特以[illegible]种師道
古皆遠邇老將有謀略威望可以倚信。初召師道。都人待之如泰山
焉。陛下既加倍任。又昇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罪也。及姚古

[illegible]與師道為之。或謂兩家世為仇。隙不可並用。臣竊觀寶臣光
國家之[illegible]而後私。雖子儀光弼握手涕泣在今日。陛下何不以此
義論之而兩任之。當兵華方興。老將氣沮。謀始而不可非所以重人
謀也。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示种師大臣。儻皆能如臣所言。陛下非未
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陛下更能留意論相。以善朝廷安中國而
御遠夷。則持為謂臣之言。實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
應求又論用人。大要臣奏曰。臣聞貴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
尊。[illegible]輕[illegible]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
也。[illegible]甚未[illegible]至今未之能[illegible]。陛下臨御首三月參凡用
[illegible]執政[illegible]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愼。故去之無速。近日除用
尤為超躐。有稱名未著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效而與懷職者。有自
下[illegible]皆有取其一言。獨為師儒者。有一日再除者二十

餘人若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過一人而已。宋開國時百執事之臣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塡倖倖而未得減宜大有刻革以新初政乃復輕加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時加詳謹。毋偕異官僚毋起環倖使毋徇私意。毋用非才使倫幸之門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尊而多士勸。政事修而亨狀服矣。

翰林學士許翰論相上書曰臣嘗學易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異焉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窮于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已矣。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爲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言泰反其類也。故人君能以睽小人爲而以君子爲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以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爲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堯舜之聖難於此。然圖其易則必有要矣。舜選於衆擧皐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合上下則植內外。逆擠盛同。先帝臣未易遽論而竊謂陛下卽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知近日王寓迪之命。薦已列翰苑而擢中書侍郎。蔡懋之禍固已敗亂府而猶遷右丞。當時四方聞之無不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雖之矣。今又將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謂外令之所謂內類適之禍豈復勝言。臣切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姦謀不去此屬無以爲治而相邦昌者蓋或權以濟胡騎之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筆而一發其端於此。他日君果用之則臣請得以死爭之。臣以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有種其須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種將至無復取材。且君臣一體相須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爲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爲唐太宗則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爲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能無不能爲堯本成時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誠願陛下考而愼之。先王知人之道貴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焉知其實而後用。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之所以爲泰者。故臣輒敢論是先之以爲治本

翰爲御史中丞。上言曰臣聞否泰以類相屬。否則小人以類來泰則小人以類往。先王之智不能遍知四方萬里之遠。使君子小人不亂於前者要在求其類之所自。推而廣之。如擧賢則順者不可勝數也。方今天下姦惡如織蕪穢郡縣戕賊無辜老者才無關事之餘習寬有緝捕之吏官吏部充塞無聞以進諫議習守富不盡於擾若不一大佳華絕終不可有爲。今以軍興多故。郡縣貫遺賦良民無益而體小少廢私其勞而罷死無用之人今年廩倉廩之費此所謂蠹其華者傷其實傷其枝者傷其根者也。願詔吏部檢考歲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主蘭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王黼燕父子所附之擾與夫童貫蜀湖南之閑籍閑陝河東之收幣吳越山東茶鹽從田之利書畫延福宮艮嶽之功德延書藝局文字庫所與之

實滋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戚𥛚可採。勤用有加。應奉有
勞。特加殊錫之。亦此皆朕氏為國敗俗。以賢為究。敗位。濫聽貨賄。實所
切恩數。不限高卑。一切僥冒。違其本秩。若非此族而積觴名器。如横
行節度之責。仕秘閣館殿之華。貸資以帝。推奴僕而臨觴。咸以高實
胥徒而貨取入。人倫多。簡牘使繁。卿命更親。各具所關。諸臺諫分伏
省諸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得罪。如射子可非理違逆宜自
已斷。月日復其貴秩、畢數而科。推之。以勤。出。收。復位者可續賞錄
以進。生民可安。國用可節。昔唐斜封墨勅官。一日停數千官。不以為
疑。今亦何難哉。夫實土為塊。匠石不能施塗墍。鄭衛朝堂。后夔難以
致䔥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願陛下續天休命。而一新之也。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用人。太易上奏曰。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君不得而
私焉。奉天而已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未三月。更易宰執凡八九
人。大臣民之表。君之天子。躬親之而屬其卿者也。其進之易。數其
去之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上自
左右卿大夫之言。下逮庶人之議。皆曰賢。則用之可以無疑矣。然猶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考審豈不至矣哉。揚之用人。惟已。由此道
也。昔季布為河東太守。人有稱其賢者。文帝召之。欲以為御史大夫。
又言其使酒難近。罷之。季布因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又以一人之
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若季布之為人。固無足
為陛下道。然其言足有取者。陛下用人。如此。天下聞之。亦有以
窺陛下也。近見百司群吏。有待次一二年者。而復除也。人代之。此近
日僥倖受賄賂而私情者之所為。前此無有也。陛下欲盡循祖宗之
法。不可復用此例。推之於始猶懼不終。始之不謹。後將若何。臣伏望
陛下重惜名器。無輕以授人。一非其人。則民受其弊。亂之所由生。不
可忽也。仍願聽言而加審焉。見賢而後用。見不賢而後去。無容私焉。
奉天而已。天下幸甚。
太學生陳東乞復李綱傳職。疏曰。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
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如賢嫉善。妨功害能
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揭智。察所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
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
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
下之能任賢矣。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將
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
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蓋臣等驚疑。未知
所以。綱起自庶官。竭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忌其成功。因綱用兵
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不勝固未
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憂。況示獲奇捷。然討豈可遽以此傾
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
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
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兒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
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驚動。莫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
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特有
書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議。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
不舉手加額。仰讚聖德之盛。綱之力豈一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踏

詩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爲身謀，顧爲日藏之生，視天下之艱危，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豈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方贊其謀，邦彥等罪唯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之，以貽今日之禍。陛下嗣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罷致，而尚僭竊，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戮畿內父子之性急，則屍骸縱橫，則陛下任綱，且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綱成謀綱罪，令一二學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動，至於流涕，相率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契丹屢有割地之請，失朝廷寧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爲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獨綱憤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諸遷數年不用。前日退敗，知至果寧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盡節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封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挫，遽當廢罷，則畫劃開遷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虜中之後，裁於西爲更輪無遺者，所述曾不識責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焉？一進一退，在綱爲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乞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呼有官君子伊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太學生雷觀乞擇相上奏曰：臣爲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師友，聞引古論事，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告，以謂毋多言以取禍。其後臣入太學，凡數見知權臣果能以身陳言路，恐其姦惡畢露，諫官依隨負以進，不聞一言，使祖宗紀綱法度掃地殆盡，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致夷狄猾夏，兵連禍結，以成今日之釁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蓋孝臣之友生，萬闕之言，曰天下之利害，使天下之人識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言言之今雖欲鉗欺取者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爲姦，不可得也。陛下臨御之初，即下求言之詔，名下諭，凡有事者不憚千數，然未聞以某人言某事實爲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實爲害而罷之。豈求言之詔徒有文具，懼抑欲言者皆復沉不足取耶？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狃循舊俗，沮遏而不行耶？此無他，言者不能自通，當今所急，正言而已。擇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稍於人官以類進私昵者，官之以德，有爲之賢能之士反斥逐不用，以爲姦黨。其治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止刑明辟以嚴誤國之誅，因自無及，言之復何益乎？然不究其爲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爲陛下略指前日之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而行己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己之私欲，進宣言者以狂妄，斥正論者以邪說，禁舊阿諛者以紀正用，姦計

既行無所忌憚。敗壞法度。紊亂紀綱。靡所不為。莫可勝察。致使黠虜
憑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前日相非其人之故也。陛下
即位以來。見於施為。概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擇。此臣
所以謂為當今之急務也。向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
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任逋遁李邦彥張邦昌。識士大夫皆言
二人亦前日輔相之無狀。益窮其操術。未過持而可以固眷恩寵而
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彼當
有慷慨一言乎。庸所言者從之。所欲者與之。未聞有忠義一言奮然
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誤國害民。絕成招
盡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患食其肉不饜。而二人初不敢離。何至因人
言。稍行罷黜。詎能不畏避警而進。不肯言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
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邪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
曩在政府。亦當以誤當不可圖。量責不可再逭。今乘其既衰。盡相
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來知如此。則當力陳其不可之狀。至
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祿不諍。不過畏重
責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罪。豈可不擇人而用之者東
序陳龜。四二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不賓。授其為之。今何等時而通
遷貴臣罷。自祖宗以來。相繼多用言官論列。亦須得人。可相其人。不
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為我宋之命脈。崇寧以來。臺諫一蒙時
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選
若陛下誠心廣求。屢已任用。勿謂天下無其人也。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繳葉夢得落職宮觀詞頭上奏。曰。准刑房送
到詞頭一道。臣竊上言。龍圖閣直學士。應天尹葉夢得。朝為蔡京所
知。亟躋顯禁。後為吳敏所用。除應天尹。及其昧婚許亢宗。即曾起
拜起居舍人。等事發。坐官葉夢得落職宮祠。許亢宗罷起居舍人。與
郡。者謹按夢得自少年時。不自慎重。為蔡京所知。蹤跡居要官。識為可
罪。然其人頗由蔡籍起。守蔡州。郡事甚理。嘗移潁昌。政聲尤著。許潁
間士民至今思之。日者南郡不治。自葉眷陳也。宋相年英相繼留守
軍備闕之。不能彈壓。各生變故。幾至危亂。以史。當時下宰幾及數月。府
事嚴肅。糧餉充溢。其治狀不可得而掩也。今虜氣日深。所在州郡人
情震駭。設或變生倉卒。而材具優裕。必可捍禦外寇。保守一州。推衛
一方。如夢得者少矣。此乃棄瑕責效之時。乃以蔡氏所引而著諸閑
散。良可惜也。今河北宣撫副使。昨在越州。方職治增。義設請卒保越
城。臏以破走。後在真定。亦著勞事。而乃不幸為童貫之所引也。可以
為貫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前在太府。值運司財
匱。成卒不支。錢糧缺乏。幾亂。三益發言裁處。成卒遂帖。而三益乃王
黼之所引也。可以三益為黼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故臣謂士大夫陳
瓘在元符末論列蔡京。其言曰。京所引置。布列中外。凡數百人。使京
在朝。則此數百人者皆蔡京之黨。然京斥外。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
之用。人皆以為名言。今陛下既正典刑。古京比之罪。竄死遠竄。寬
嶺表。若子若孫若皆編管。家財籍沒於府庫。塊土無遺。歸於縣官。不復
有蔡氏矣。則凡二十年間。昔日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
更指為京黨。則人才之廢棄於艱難之使之時。眾矣。且當論何時而
消弭乎。以臣還見葉夢得。捨過消伏。黨與。正在今日。欲乞陛下察臣所
論。或有可取。特賜聖裁。如夢得輩。得以通下情。宣上澤。使血氣周流
榮衛條暢。免於死亡之患矣。故稽于眾者。堯也。好問者。舜也。拜善言
禹也。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然人情惡人逆耳
而喜人順從。言路難於開闢。而易於壅閉。元符末年。下詔求言。擇用

名士豈殺。王觀睦長於憲臺。陳瓘鄒浩並升於諫垣。言無隱情。嘆手至和嘉祐之風矣。暨未暮年。臺諫正臣。刻名黨籍。布衣僥倖。屏斥膠庠。由是方開之徑。復成茅塞。初開之路。荊棘並生。天下莫不鉗口結舌。以言為諱。至於胡塵犯闕。戎馬在郊。而猶不敢以聞也。靖康之初。太學諸生。不避刑禁。伏闕上書。乞誅六賊。蓋積一十年抑鬱不平之氣。而伸眉吐舌。發舒於一日之間。有大升騰未協公論。而數十萬衆。不謀同詞。頃刻而集。天下之大情。亦可見矣。言路不可塞。亦已明矣。曾未數月。而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省去官。迨今給以獻書論事。黜逐殆盡。諸良責以奏對。過使貢司。征市而言路寥塞。無復生。群臣肆言。乃至夫國。伏自南渡以來。追實東淑傻邸其家。係名馬仲。俾歸行闕。至於返正。赦令初下。其節文曰。自今朕躬過差及宰執臣寮行事失當。皆許論列。言事得當。不次擢用。有抵牾。亦不加罪。甚矣其有意乎言路之開也。然親臣祖秉。謹以乞林宋林等品出守偏州。呂祉以與諫長異同。而通判外郡。臺諫罔列在薦諫兵。言事者乞誅棄。郡以驚動方州守土之臣。尉建寬假責其後効。以明使過之義。首不相妨。至於同列各陳所見。示相服從之明。其公。何至出一於外。以示罪忠言路一新。下次臣顧陛守救。本久而弗變。名從祉以所言者開闢之始。則下情不壅而治道成矣。

李光奏引對。乞先擢二書劉子曰。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疏遠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問救偏蔽。盛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聽言豈非微。臣下志邪未易測聽其間。頗有利口辯言。秉時使倖。以徼寵祿。在人疑觀。名器浸輕。而實材忠讜之士。往往恥於自售。甚失陛下所以側怛訪逮之意。臣乞今後臣察非本職。合上殿人。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已委有行實及東南議論通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絕奔競。以來偶異之士。

光又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劉子曰。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德意前日在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雖寡虛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開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欣慶。今纔數月。未聞用一直言。得一賢者。而言路浸復有壅塞之患也。臣曾得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旨擇亦令繳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輒假借一言。疑其抗斥逐。臣知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而猥受偏任。讒說惟恐羣臣之歎已。此得御姦邪之術。而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事而得余應求。再而得陳公輔。此二者。今乃逆合大臣。或為將說。例被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者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而陛下欲以耳目所及擢用一二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懷疑貳。不知孰為其於天下者也。不亦所得者少。所失者大哉。耿南仲為東宮官。韓適陛下十有餘年。以腹心之臣也。雖甚熟悉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數與抗爭論。計日從其諫可知矣。而猶懷疑以事陛下則非也。故懷疑以事陛下。若知南仲不可動搖。則陰交而固結。一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卹也。夫可俾與陛下同休戚利害者。其設心豈有他哉。特其所見或有偏頗不通之處。未能曠然使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百官。據卿宰臣也。臣恐姦邪之徒窺見陛下好惡。更相諂諛。相媒孽。無忠信仁厚之風。成猜忌刻薄之習。人人協忍畏首披露情實。以事陛下。伏望稍回聰明。假借臺諫。開盡忠納。而容狂直。体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

[illegible]誠任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能已伏惟陛下留神採納
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二

用人

宋高宗建炎間翰林[illegible]胡[illegible]論臣寮陳乞子弟差遣疏曰臣勘會銓司
近年銓選人係多貧寒常苦待闕者多是外官之人得替任京
勘經年虛過有今人關陞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使行衝
改或已注授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於當家於
不測擘實便宜不便審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務或云近便
以[illegible]或[illegible]看覷墳塋或侍奉未安就為[illegible]實陪[illegible]從益恐差臣缺
人從住家有有無功事故如[illegible]任[illegible]許般家及數仕分司丁
然竊患之類方許陳乞並差其除外無某敢自行恩澤陳乞者
許銓司勘會知已注人者更不注已到任者[illegible]不許移者並具陳
乞仍不許違例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除尚書省長貳并除樞密二府劄子曰臣聞
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天下大政二歸於陛下宸斷惟是贊襄彌縫
同僚協謀者則不厭其衆且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
密院事亦久闕而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
樞筦握兵之地豈可虛曠久虛其位哉伏見近年財用匱乏民
力困弊[illegible]以[illegible]多為[illegible]害[illegible]請[illegible]成俗軍政不容違防未
[illegible]陝西建康[illegible]用[illegible]彌[illegible]甚[illegible]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者
[illegible]伏[illegible]不[illegible]數[illegible]振紀綱之時也臣區區伏望睿明博考
[illegible]議[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翰林府之[illegible]使之上贊聖治以亮
天工[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劄子曰臣竊聞[illegible]者多指胡舜尹宗澤過失事未知
[illegible]知[illegible]之為人[illegible]不能上達聖[illegible]未知果指何[illegible]

而言也。是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以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數某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與誅尹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未必許圍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投其末度小疵，便以爲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遇陛下，遂留供衛，雖參幕府，實力爲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列郡之比。今若罷遣澤，則當別擇何人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臣□□伏望聖慈上爲宗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更加優假，使成就政治民之望，天下幸甚。臣任懇切拳拳之至。

景衡又論黃潛厚除戶部尚書曰：臣伏覩近降指揮，黃潛厚除戶部尚書，除目始下，外議紛然，謂潛厚是宰相潛善親兄，遷拜不既踰職事，又爲門下所抑，可以嗟惜，守未安。臣竊疑既通在言責，難默然，當不可得也。竊見祖宗□有親嫌當迴避，不獨祖宗成憲，蓋亦謂世不易之制也。□則□宰□備以外之親，稍有服屬，則當引嫌承□之。況□□有□□□□可□□並嫌者乎？前此潛善在中書，□□，而潛厚爲戶部侍郎，理則無嫌。既除宰相，而潛厚而仍舊職，嫌者或爲。而未及論列者，豈非以其除授在前故耶？今者忽從列侍進長地官，積思縣遷，實駭觀聽。竊聞潛善、潛厚各有奏乞行迴避，臣愚欲望聖慈特從其請，一則示朝廷至公，不爲貴近屈法；一則使天下知宰相不私所親，以成潛善兄弟之美。所謂一舉而兩得也。穎賜采擇。

景衡又乞令黃潛厚回避第二劄子曰：臣昨具劄子論列黃潛厚忝宰相潛善爲親兄，今來所除戶部尚書，實有親嫌，甚違人各請回避。欲乞聖慈特從所請，以示至公，以成其兄弟之美。乎今未蒙施行，臣聞法者天下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若朝廷先自違法，則何以責天下之不守法者哉？且州縣小官，苟有親嫌而不回避，則監司郡守必按劾之。若朝廷之上兄弟之親，不自請避，而諫官御史又不論列，是天下之法只行於郡縣之間，而不行於朝廷之上也。如此，欲望人心服而治功成，不亦難乎？且使今日諫官御史畏避而不敢言，然公議終不可掩也。他日必有言之者。竊意陛下亦必追咎臺諫阿附而不盡言也。故臣寧得罪於今日，不敢得罪於他日。況潛善亦嘗當奏乞回避，陛下正宜從之，是不獨成潛善之美，亦使臣免他日罪戾。不勝幸甚。所有潛厚除戶部尚書指揮，伏乞改正，別與差遣。

景衡又奏乞罷綾瑱知和州曰：臣訪聞和州境上數爲盜賊侵擾，有本州通判張瑱者，□□□守，郡人愛戴之，遂踰方略嚴守禦，戍不敢犯境。□□□□破賊，□□民居□□，而瑱積勞以等□，將知州□闕，其□□未□可爲。若朝廷以和州□火之餘，□□□□□用人在乎因任，而□試得其成效，□□□□□□□□七□知也。故輒以聞，願賜□□。

撰

元年知開封府宗澤縣事劉摯上奏曰臣聞人君職在論一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措其惡於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深居九重其洞徹幽隱無表正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之中不以親踈不以遠近不以毫不以上虛心考察參以國人左右之言委之作相俾之應務守法采擇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濟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德樂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善無益也臣願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四年中書舍人綦崇禮舉仇念充監司狀奏曰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行在從官各舉可充監司者右臣伏覩紀復朝散郎新差知楚軍仇念性資忠智才識得端方進士登科富於學術嘗任縣邑有治迹律身無過務悉如織其為政以奉法循理為務抑豪右伸冤弱不撓以溫龍不誠於饒利所至而人思愛之使其當一道之寄必能澈澗錮讀除民疾苦如臣所言今保舉堪充監司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

李邴為兵部侍郎而對嘗上劄子曰臣聞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其實用則[illegible]其[illegible]為利君受其實用之利在國重名

之具在自恣於罔者亦計一己之毀譽而惟天下治亂之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而惟一己毀譽是恤然而効力於國其實甚難而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而且以得譽二者之用捨繫風俗關治亂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昔西京之士惟其徇國而不求名故漢道以昌司馬氏之臣務為高虛而無實用故晉室以亡前世之鑒其可忽諸臣竊觀今日士夫一倡俗而知國家之不競蓋在於此無激昂奮厲之志而以循謹自持其賢無補艱難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方聖於馳騖惟曰不足之時則知無不為者所宜責也而見謂生事當救元元瘵勞來還定之日則服勤州縣者在所向也而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言財經用寢以不職要解事之目而蕃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皆便己自為非國家之福豈陛下所利哉臣愚伏望睿明深燭厥理凡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

國家者進之崇其虛名無實取衆要譽者斥之黜陟既明好惡既彰則人材風俗從而丕變而真賢實能出為陛下用矣

高宗時崇禮講筵徵進呈劄子曰臣觀光武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人或失不其惜稍薄者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負過一至於此故宋弘嘗上疏諫諷詭以謂宰相刺舉之官雖鼎輔之任有所勤恪而如意[illegible]則其以令欽者寡矣及浮為司空馬坐責弄國患免又以[illegible]隸同列[illegible]不衛之但惜其功能不忍加罪則是已所見[illegible]蓋亦有以自取非獨[illegible]之為然也如[illegible]勤畢以材能為帝所賢在司徒之[illegible]欲令以其自修乃以[illegible]為戒丁寧反覆喻之以忠臣孝子之謹於[illegible]勤儉恭約盡忠以任職積實以而[illegible]惜之推是心也誠於三公大臣[illegible]皆伊尹[illegible]心惟[illegible]伊尹事君[illegible]詩稱[illegible]

山甫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宜王任賢之褒
為人臣者其上如伊君其次如仲山甫亦已足矣揆之言行考之詩
書所美者在此則勸之為賢於斯不疑焉昨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一
躰相須休戚同焉苟過則稱君固非人臣歸美之義而移過於下亦
非人君罪已之實惟君臣各盡其道則上下無愛其福此稷契所以
顯為良臣也臣區區懇忠于此惟陛下加察焉
崇極又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存
留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本所出都司紀綱所
存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羹吹虀不復論事泛以發職彼朋比之律
盖皆依託正義果於侵訐一唱十和以侵月姦雖被斥逐猶自相稱
譽未必聯然遐聽今既究用君嚴風不聚敢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
韜晦下則載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為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

睿訓戒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陳厥心毋懲前事務以聞公正
之譽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崇極又乞漕司官通共應副財用劄子曰臣伏見諸路轉運司官多
係雙員以上自來朝廷於本路有所興作或[illegible]常之數[illegible]臣應主其
財用者往往指名專委 貧應副盡缺獨任督責而事能倚辦也然
所委之官不惟苟徵事[illegible]以免咎罰既專應副[illegible]使[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暇
顧其經費則必督責州[illegible]凡所有錢物[illegible]無[illegible]餘本司官不預其
事者[illegible]其有被受[illegible]月不能紹[illegible]徒致紛爭及[illegible]則又
督責州縣取於常數之外而州縣受其弊矣州縣受其弊[illegible]姑檢
表[illegible]從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illegible]

如王褒揚雄相繼之後世不乏人至于皇朝色稱其用如陳氏堯叟
堯佐堯咨范氏鎮首稱祖禹蘇氏洵軾轍皆蜀人也其餘知名者未
易悉數此興以來表寵李燾川蜀士人多遠故爾雖使從事不出四
路今行朝眾多在建史無蜀人而近自江浙遠至荊淮閩廣州縣間
亦罕聞有在官者此豈陛下旁求俊彥立賢無方之意耶近者德音
雖有指揮仰宣撫監司郡守於未有差遣人內擇可用者具其才能
以聞顧赴行在者未得遂陽間盡善矣臣愚猶以為未也伏望聖慈
深詔大臣先行搜訪選擇材實事有聞者不以有無差遣不待去處
薦名直赴朝廷就召而枚用之以示陛下公天下之心以慰彼方士
大夫之望
紹興間羨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
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蜀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

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
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大抵天下之霸教生民
之命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
佐之才特其姦婁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刹漢成四百年之書況以
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君
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
以副使令之萬一
二年復又上言曰臣昔歷考傳記深究前代得失存亡之因竊觀漢
高祖所以屢危而復振累遇踣建大度信任三傑耳夫漢高祖承亡
秦之餘自始及終以此道平定天下是知寬洪任人真御天下之長
策方今金虜知暴無異亡秦陛下承祖宗二百年之緒仁恩惠澤浹
肌在人而又聖德日新著聞天下中興之治夫何遠哉臣愚願陛下

鑒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懲而鑑之。事有蔑與之更新。兼納用賢
期以信任。蓋自崇觀以來。士風寖壞。儒爲業者趨仕背道而營私。
故進說於人君者。或陳朋黨之私。或挾宿昔之寃。遂使大臣不得行
其志。小臣不得盡其才。且夫郡守方伯之任。亦已重矣。往年數論者
動輒十數相繼罷斥。蹤其所坐。率多譏過。臣願考今之職。雖污不才
民實受害。法而得寬恕之可也。而拘攣於事。虛實未明。數郡之間。迎
送不暇。此豈爲國家計乎。況今事之日。剝官有大於迎送。以此推之。
近臣進退。升用循資。當復爲曰。布衣之交。尚有度心相與者。然急
之間。營政期說。況陛下以帝王之尊。御天下之大。欲致中興。欲平禍
難。非得社稷之臣。數輩信而任之。果何能濟耶。至於爰考其大節。究
觀其忠義。求之於始。信之於終。又陛下之所優爲。臣愚願獨以爲
獻。

陵又條具四事上言曰。臣嘗觀詩曰。仕賢使能。周室中興。皆以才得
德。能以言其才。言今大亂後。國勢紛擾。與創業開事者無異。才德兼
全之人。不可以盡得。循宜專取實有才能者。是以漢興之初。如陳平
無行。黥布犯法。彼其智勇果有益於當用。亦略而取之。如責細行。事
形跡。漢何以立四百年之基也。又況言語文詞之士。徒以親近之際
先擇任用。宣力四方之人。豈不解體哉。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其詞必繫於師之上六。蓋上六。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始。則異於此
時。然其所謂勿用。非盡絶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廟堂處上位而已。
觀孔子釋爻象之辭。謂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其非居廟堂處上位
何以至於必亂邦乎。此事在陛下心曉獨斷。以助成中興之業。無
竊儒紛紛之論。致臨事猶豫。無可倚仗之人。伏乞審照。
又上書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

掛九邀之閒。而欲偏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亦甚難矣。臣嘗
謂爲君者。要在於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
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賢聖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
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論謂虎有以致自隨
者。以脈絡深淺難辨其成也。然脈隨虎而行。則百獸爲之消易。而其
爲信爲君者遠而去之焉。今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亦何可知其祿
術之不正。皆焉之潤。衆者謂我之聰明。是以制而御。嘗不知其浮
目所不及。耆所指多矣。可不戒歟。
陵又議曰。嘗觀之書上曰。甚矣。人君喜人爲善而樂人之改過
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

豈不忠且恕哉。故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
譏於始。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猶之歲月雖數詐
者且將遷而爲善。況於不忍爲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
唐虞之際。所以非獨進人無難。其退人亦留難之。自爲臣得盡其才。其後
開元之際。數刑措而不所取也。臣亦好容而多浮之。與實惡例
不擇暴興。無人以致泰天之福。故陵參府言以勞得。令陛下
以精夫吉凶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陵又議進退人才。言曰。人主之於人材。或之所以縻之館閣。是其
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御爲幸。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罷則
罷之。不必其用之於前而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
之行。無心而爲之而已。凡以爲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言之恩。今又有大患焉。所用之者。其之契。廣雖無長才奇才之

以掆用焉因一事之拂者罷而黜之行復以躁進此無它蓋其喜
怒好惡之念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
如是則日復 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技亡天下大
亂初以爲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爲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
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於古之賢君莫不正其心養其氣以求合於
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而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
之際無不當理爲臣願陛下力行之
其三曰臣前日親奉王言 [illegible] 有天下國家者凡以爲民今
其四曰恩令之奮未盡得人今監司選擇 [illegible] 陛下默見治
道之原顧雖擇庸衆 [illegible] 今於民之官少得其人者 [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宗之法盡廢故耳流於外者終身不復用 [illegible]
者苟有得其官此治道之所以分而斯民之所以不被其澤臣請一

二而數者稍有時望議序而遷雖無實效及憂患言猶上而身已富
貴矣此其一也大臣取人假借技擢夾豪之說曾未嘗使居津要
世界如此孰不歸心故其所言所爲未報於人主者常求附於大臣
若曾此其二也士大夫一居州縣遂無進身之望曾日自待不顧廉
恥此其三也受知於大臣其身進從儒然惟權斯人之言是聽由
此而不公議論由此而不一分門立戶朋黨乘不至爲此其四也富
貴可以倖得名位可以巧取其修身必不專其爲學必不篤周上貴
交惟利是視風俗何自而厚哉此其五也所用之人既非素望其秩
之所輕使天下之所惟疾此其六也不恤民事利害不明於令之行
職事之舉其能中理此其七也一歲屢遷官不得職其視公家之務
如傳舍此其八也夫內重外輕其害於天下百姓且不便於國家
[illegible] 如此則不避所以變其積弊雖然驟而行之人情駭惕是非 [illegible]

起而各於事惟徐徐而理之事事而正之期以歲月治道可復也
險附于秋入奏日臣竊惟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
謀同寅以成治功得失利害君臣一體不若秋毫之間然後上下觀
望響應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周其於殷仲之
於齊諸葛亮之於蜀皆律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傍何日可成
安危禍治之機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伏惟陛下天錫勇智撥亂帝王
而臣與同有家春遇任以通 [illegible] 所恨臣學識志雖不先其本屑屑於
軍旅之奉負罪聖賢滑遷天路以致將士失律 [illegible] 繫至內治未
先 [illegible] 於外其應必偏 [illegible] 本 [illegible] 下之至於此早夜
極 [illegible] 事無所及臣今 [illegible] 復 [illegible] 事如此天下士大夫之言其乘復
倍之而陛下亦安得不有 [illegible] 臣去就所當審 [illegible] 相定
軍旅紐 [illegible] 傍以傷敗之後其勢本能爲場圃之業而臣以孤蹤 [illegible] 前

食後雖頻開日勵奮肄射平日之氣消磨殆盡陛下將安所用之矣望
陛下深爲國計精選天下腹心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
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而使之旁招忠信之士相與奉將果使小臣
得以陛下不使其議得以輕摸先內後外以圖恢復歲月稍其功
業 [illegible] 太平之期有可望也哉惟陛下審思 [illegible] 時遷古來
行之雖敵 [illegible] 非君臣相與 [illegible] 朝夕圖回終任其責果 [illegible] 終期
以成 [illegible] 歲月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可痛惜也臣老矣罪戾又積伏願
陛下 [illegible] 以臣 [illegible] 山林 [illegible] 發擲放矣天下後世
臣不勝大幸
前又議 [illegible] 言 [illegible] 自昔 [illegible] 秦 [illegible] 之臣 [illegible] 今帝明治道其要
張 [illegible] 天下國家爲令 [illegible] 皆有條理於
成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絕 [illegible] 不切論之不詳非

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用舍政事差失。始擧之使進未嘗以陰祿之事切切然深揣之使其人事而悔悟而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擴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擇守令以結民心上奏曰臣聞孟軻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開寶承五代之餘斯民困瘁為甚。而我祖宗至今乃中興之漸者祖宗之德澤在民心。而民心未厭也。臣愚以為今日之急先務莫大於結民心而結民心者無踰於擇守令。自陛下即位。于今八年。未聞某人出守某郡。某人宰某邑。親遣而問之曰。當今作郡以何為先。當今作邑以何為急。若其在官也。亦未嘗察其所言驗其所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若其還也。亦未聞旁而問之。得備之作郡。除民之害者有幾。興民之利者有幾。備之作邑。戶口孰增。田野孰闢。耕桑孰興。貧富孰均。人材孰考。其政績雖為之物色而詢事責伏望聖慈開斯民之疾苦轉[illegible]至言明詔內外侍從而上監察御史以上外而牧守監司以其所保擧所知帥守監司守令者各三人使明言其[illegible]而後召之引對命之擢而閱之綱維之目陛下明問[illegible]以得失為其殿最[illegible]而遣行之然後監司守令[illegible]以愛民為天下之民亦知陛下之愛我如此其[illegible]可使如[illegible]為人君而天[illegible]可使如右手蓋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尚何外侮之為慮哉

吳仲論大臣疏奏。以四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監潭州寓[illegible]場鹽稅臣吳伸[illegible]昧死裁書獻[illegible]聞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惟赫也。子能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臣不敢失君臣之禮。臣謂至哉。斯舉與夫而不能自已。豈舉世無高赫之徒乎。將上下內而賞與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於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被罪者。此臣所以區區盡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大逆不道。遷移聖主。[illegible]國家[illegible]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有歸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於號召兩路者。亦無其人。[illegible]一張浚以徵討之書宣示天下之義。言忠義一發。方冠二軍。遂勤王兵。卒復大寶。張浚之忠。賜于八荒。逮于皇天。宣特天狀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一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illegible]不[illegible]就殺[illegible]之皆不能成功後世猶且哀之況於為天下之大義。立不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賞高赫。張浚[illegible]於高赫遠矣。其[illegible]可有賊長。事有所為。可謂忠有餘而智不足。臣請為陛下擧[illegible]開陳[illegible]之時陝右也[illegible]國事[illegible]敢命食不甘味寢不安席[illegible]利國之言付嘆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吉使得盡心其[illegible]興發士卒化之而不貪[illegible]御下之美民善之[illegible]無踰此所謂忠有餘者也[illegible]人之不審臨事而端於無策咸左右之[illegible]已之知斷大王路之地如[illegible]之師[illegible]陝右逆敵窮[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此所謂智不及者[illegible]略失利西川猶危[illegible]在浚及夫復何[illegible]而臣有一日[illegible]之君[illegible]敵人之[illegible][illegible]臣之[illegible]何切言[illegible]人[illegible]無貲不肯人朝[illegible]命下[illegible]人情所關[illegible]今皆有且次為臺諫者以

謝遷爲侍從爲侍從者必欲遷爲輔弼爲輔弼者必欲遷爲宰執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轄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黜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黜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欲遂朝不復定居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難之或有所推薦易置除拜百事必議之者不解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懷憂懼之階朋黨不得不固其位焉一來曰銷金積費領貴稱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書以季友治亂詩以無言折衝禦不蓄宮之奇而晉君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樂毅罷秦縱反間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將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而有不忠者來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慮其忠謀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罷去豈不墮敵人之計乎臣聞齊桓公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爲齊侯諱之故古之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陝之功大失地之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者金人起兵三十餘載北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醜類孔熾張浚以五路數地之兵當百萬犬羊深入重地之虜如鍛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尚能枝梧數年與之相持及兵環保四川敵人卒未能窺蜀亦張浚之功也若以失陝西之罪贖五路之兵爲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一郡致陷神京失汴京之罪猶過二帝播遷今日尚使翠華避狄於海隅既臣劉豫於中原當時用事之臣比之張浚罪狀有加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若寬於彼而罪此使彼之有功者人人默然不自安使來立功者將以張浚爲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此不惟絕忠臣之望乃使虜酋窺見罪歷文幾

人爲浚危之或曰其黨某人欲有言也張浚之黨盡劾列上章於失地之外求疵增其過失陛下雖有衆子之明亦不能卻而置之百以保全之若然則張浚未來則其罪緩張浚即至則其罪速萬一果如避路之言則張浚罪將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張浚即來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還邊其行豈非畏人之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野處延其行乎方其未至已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罪之何疑臣又聞避路之言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群而攻之不特群而攻之而又欲去而後已嗚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而所親所暱有大惡則遏而庇之非親非暱雖有小過必搖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其身可痛惜哉臣今言張浚之難則易爲張浚之事則難若試以言張浚之令而任張浚之責則敗嫉之甚於浚矣臣竊謂頃歲以來未有如浚比者焉一使言者之行而浚罷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一賢勝百萬之師若賢者不容於朝且欲俟政事而壞矣恐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之忠亦至臣恐污言易入確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縱使患臣因而臨其跡實宗廟社稷之福矣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勢位則相懸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於浚也今論張浚之一身而所及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於今日必欲怨於他時臣之衷序孰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愧者臣自謂視富貴爲甚輕以忠義爲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使臣終身不得仕進爾

至如張浚復辟之忠，言今所難，臣實慕之。使臣以忠義得罪，歸伏之斧鉞，趙之鼎、鍾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披肝瀝膽，聽之罷否，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宸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張浚引咎去相，信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觀文殿學士李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以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隋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九年，綱又除潭州判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詔擢以帥藩。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因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至三黜三罷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

今趙元鎮援潘良貴當國事上奏曰：臣昨日入省致齋，不曾趨朝，忽蒙促見親筆批諭潘良貴及常同罷逐。臣以不預書押文字罷職名未安，欲候面奏，然後施行。臣嘗謂朝廷貴在安靜，安靜則和氣蕃，天下自然蒙福。今幸朝多君子，無乖異之人攙其間，是以坐致安靜之風，而良貴天資其晚輕暴妄發，而常同輩又不分別曲直，隨俗毀譽，自作不靖，致此紛紛。仰惟陛下以日月之明照臨百辟，天威神斷，曲盡事情，在臣之愚，無復可議。然尚有一得之慮，欲已不能。冒犯威顏，無所逃罪。臣於此數人者，有厚薄之異，至於進退取捨，實關國體，在臣不敢不言也。張絢、良貴皆二浙之士，與臣本無契分；常同雖嘗為客，然自作言官，屢以諫言侵臣，臣因此懇求避位。子諲始識於种師道宣司幕中，雖戚里貴游子弟，而好學樂善，史稱有餘。去日交游議論之間，凡有補於正論，有助於善類，有未嘗不竭其誠心。士大夫以此稱子諲，而子諲亦以此受知於陛下。至如良貴、常同輩，皆子諲素相欽重者。今常同既出，張絢決不可留，是因子諲而致此數人相繼而去，恐於子諲不甚光矣，亦非其本心也。臣輒獻愚衷，願陛下少留聖慮，如子諲無罪，求宮外補，或陛下不欲私潛藩之舊，即乞優與職名，處之近郡，非晚復可召用。良貴與常等職名，即與小郡與宮觀，如此則重輕一分而實罰之，喜天下曉然知之矣。常同、張絢且降不允，白押候行遣。良貴等了絕，然後除職區處，或移閑慢，或令補外，無不可者。庶幾朝廷安靜，士論厭服，以彰陛下包納枉直之度，而子諲去就之間，亦復蒙善矣。且良貴等今日之過誠不可恕，若乃其平素亦曰端良之士，偶一旦併逐，除恐子諲心懷憂懼，益不自安，蓋其人篤義而樂善故也。臣區區愚忠，敢懷私意，庶如陛下不以臣言為然，即一如親筆批諭行遣，未晚。然臣特罪牢輔，實不欲叔叔之徒妄議朝廷，亦所以安惜子諲耳。不勝頑瀆，重取誅殛。惟陛下深加省察，臣不勝萬幸。

高宗時，元鎮又上奏曰：臣適蒙陛下降出[illegible]申先舜許言章奏，略錄兩日假故，未及進呈。又緣親筆不敢住滯，為復只今行出，或容臣二十一日奏知，然後施行。從來御官落職，未有無名為者，其奏者乃降旨擢臣，詳閱[illegible]旨所陳意以論列，既與承聞錄數此之言，誠過甚不為無罪。臣[illegible]之[illegible]，廢天下之望，少[illegible]歸[illegible]，恐以全大體，所言別無過當，則何緣落職？其辭旨不[illegible]紛[illegible]難[illegible]可[illegible]之，乃[illegible]於事，但[illegible]之[illegible]乃有助[illegible]非[illegible]聽[illegible]一得罪，[illegible]陛下察[illegible]論[illegible]本因其小之[illegible]，今若[illegible]異[illegible]職行遣，臣恐緣[illegible]不免憂疑，而[illegible]黨所激[illegible]於外矣。[illegible]陛下寬仁大度，不能容一狂直使入，[illegible]子安[illegible]小[illegible]交[illegible]而惜之，臣恐任事輔無所補

抑惟有补忠款不竭盡。
昨者臣於申先非有所厚昨申先論列沈與求臣源不以爲然亦
嘗奏禀於陛下尚能記憶今申先奏章有議者謂臣不當與臺
諫爭敵此臣戒申先之言也又言大臣方行虐政之[illegible]以示無
私則申先於臣不無怨望而臣不避嫌遂敢冒瀆聖聰試以
責一申先爲小嫌而其間所繫利害爲甚大臣非敢倚張浚爲
事陰濟其私意也伏望睿照
元鎮又奏曰臣嘗以任申先落職事欽陳所[illegible]燭聽伏蒙聖慈俯
垂恩擇特賜親覽許令奏稟施行仰[illegible]以寡當處之不
不肯守先保全進退亦使臣下[illegible]得盡臣愚無所隱避則陛
下所容之德爲[illegible]傳聞略細故所志者遠大矣幸甚幸甚然臣尚
有缺告於陛下者切陛下以伯兩之言追取傳才錄用申先所以塞
邪說惡明辯是非雖在九泉之下猶知懷德則是以爲萬世臣子盡
忠之戒當時中外咸知此道復興者以陛下聰明絶人洞見底蘊不
爲浮議所惑而臣亦不量微薄不避衆怨身任而當之今曾未幾時
申先乃敢斥[illegible]以事誣四人之隋陛下不得已而行之若又因其
訛訴之言更加削奪則非所謂上出有之意也臣恐將下之害有以
窺伺聖意禍機一發舜計遂行不於申先[illegible]雖如微臣勢難苟免
是不可不畏臣故謂爲申先一言[illegible]以自爲耳也[illegible]
直寵[illegible]問[illegible]委[illegible]
惕然恐懼而問近[illegible]
之衆[illegible]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illegible]憤獻忠者
當累及之臣竊處封事之多未易省覽未免壅積徒爲文具而已
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
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録文來上是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
間識慮精出於衆開陳政躰又未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
可采錄其姓名[illegible]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湊東南所獻封事豈無
公論以愿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一[illegible]擇其公忠端
亮者俾之選擇所可取者節録成册[illegible]或逐月進呈以備乙夜
之覽忠言嘉謀庶有禆益以仰副陛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
光爲禮部尚書乞增選臺諫以臣伏本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
陽有眚氣象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敢直言極諫之士
一人臣竊以肅霜留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
又不能爲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爲罪臣實忸怩臣伏見朝
廷自艱創科論六十年矣士子惟習經義爲有司應用之本一旦責
以賢良之厥得其詞業欲進忠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
年以來[illegible]駮衰壞士大夫唯務依阿謟求[illegible]之[illegible]治職之名
不以忠爲之道事陛下當今[illegible]開言路而堅持把鐶者臣固未之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幹事者以開言路爲急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况臣
今日蒙被陛下寵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強虜偪脅自以寵
觀。加以天變如此陛下亂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諫之士其聞藥
石之言可謂切矣而給事者皆明詔罪無可逃但竊惟古今小大之臣
百司庶府無言責者就不復論事惟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
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繫人主之極達辨臣鄰之邪
正者不過二五專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
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以人合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
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
堯舜誰能無過須咏以正救之耳御史者所以糾察以肅百官
邪爲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
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

宰執侍從百司有職務也一非其人咸得論奏彈劾罪惡以遏邪
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
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士大夫肯承朋
比能以忠實事陛下者果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材士大夫未
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塞其耳目也人臣以人主意向雖一
顰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
一骨鯁之臣則在位皆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
臣則在位皆狎暱採寵小人漸恣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
闕遠專以補鉤所稱補袞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
偶因明問激發狂瞽干冒論議之罪死有餘罪惟陛下赦
其愚而採聽焉
著作郎張唐英對言蜀事論蜀本朝建遂今熱元帥一年

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
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峽者委任之然川蜀
繫國利害則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宦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
吳會以來以未嘗以書陽嶠劉爲蜀帥宜亟選儒臣有禦之才者
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墾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
之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二

用人

宋高宗時章誼乞謹選執政大臣上奏曰臣聞人主繼天而為之子宰相代天而理庶績百辟卿士猶日月四時運行而不息者也如此則君無為而宰臣有為而勞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竟許為満大或以來未之有改也今陛下即位累年于茲求治甚切宵衣旰食無替焦勞於所事也吾而群臣奉令承旨稽遲於內下真所謂本末倒置上下易位以此求治是適越而北轅也夫朕內變雖為陛下建援卻之策者臣職然援誰為陛下言肯綮之術者財用匱乏人民流散守杜羅宮主羅日感執政大臣略無扶顛持危之意但以斂身寡構位高金多為樂即有緩急誰在右走設使陛下竟悟或行罷免高可望閒有大難矣不失實政節度使兩鎮銖爵或偏相繼凡族分離三聖播越陛下獨受其無聊此臣所以改心悉慮願陛下慎選執政大臣之意陛下得二三賢執政輔天下之事而其伏之難而陛下優游無為責成卿而天下才智之士皆爲陛下奔走自竭舉故君臣之位安而治道得矣此天之道也亦臣之願言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乞委稽衆論選擇大臣上奏曰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蓋所以[illegible]帝王不敢私於擇也[illegible]之衆所謂之卿[illegible]是以孔子稱之曰[illegible]而天下治又曰[illegible]與吉得人也[illegible]

上觀賢人固柄臣則國家搖動由是天子進退大臣不聞天下之公議而執政用事之人引用黨與當同左合日入於亂亡之域而人主始孤立矣今陛下所與共圖天下之治者惟二三執政之人或未免官或未備非降誠咨之命不足以得俊偉之才近者參知政事謝克家以疾辭位陛下深惟國計之重畢聽其請下換大臣協贊之請外厥衆庶望治之情甚大患也臣聞參知政事之選位亞宰司任重職大必當會稽衆論乃採中外之聽如得其人今日與宰相議論可否御副陛下側席之求則安樂自此成禍亂自此消讒慝自此欲苟諧其人合治亂分矣孟軻有言國人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伏望陛下盡虞舜好問之德觀孟軻察言之道公聽並觀參稽衆論慎擇一時之選能使兩自聖心使此大政不勝天下之望

誼又乞重宰相之責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御極以來至今纔易宰相者凡四相以不稱職而罷今皆從容閒曠不受憂責在彼未爲失計也陛下之國勢日蹙宗社日危萬官億姓六宮九族遷徙不常治無寧是之地此宰相誤陛下也陛下無以論[illegible]相為人主之職而未嘗躬行成[illegible]則其於禦戎大計未有指授臣恐[illegible]患者必先定攻守之策成內政者必先操威福之權宰相者爲陛下擇攻守之人而佐陛下施賞罰之政者也前此御營之兵宰相總之而急則[illegible]下以攘攻守之策何如哉賞罰書於不效功歸臣其已也威[illegible]

下遣使宣諭傳詔旁開至於再三然後就職冒舂租賦給無虛月此
雖於人臣進退之樸所不可廢而論其以職事君自任以天下之重
者恐未安也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夫今之爲陛下大臣者其除拜之始必自負其才以謂
[illegible]盜賊可息土疆可復以此爲己任故其高言讜議仰當上
聽足以愛衆辭所謂量而後入也及其執政之後事有不爲其初所
而求去者猶又有說矣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去焉可也
力少而重未易任智小而大未易謀不能而止則去焉可也不然則
功已成矣名已遂矣不伐其功不居其名體天之道引身而退則去
焉可也今陛下總宣納諫其於大臣奏請未嘗不聽而大臣任陛下
之事非功成名遂之稽但徵因人言作去作留此豈非大臣以道事君
之義也臣謂大臣當爲陛下建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以身任

天下之責如樂毅之事燕以破齊爲任如[illegible]之輔[illegible]以報[illegible]爲任
如諸葛孔明之輔蜀以興復大漢爲任如周公之輔成王以平三監
滅淮夷爲任誠以此自任則雖有流言飛語所不恤也大臣今日之
事[illegible]其所任者何事其欲去者何事宜就[illegible]誠無[illegible]公孫弘
[illegible]西木者不累日鑄金石者不累月周公暮年而作臣弘尚竊述
之於孫弘何人哉能以天下自任如此臣願睿明深察觀當其校
復之大功而使之勿爲隔遷之奇禮據其狀頒諭指日以冀當今
之[illegible]故不勝大幸而其受任報効仰尊委寄雖曰進退有樸亦何以
慰天下之望哉
[illegible]已連處司之選上[illegible]使者之職[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統
[illegible]部[illegible]前世選授大果有言欲請錄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

以舟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帥漢之州牧刺史唐之採訪觀察
使其高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賦求之
久次也若夫國事任職無在得人登賢選能惟恐不多則凡文學政
事有一可稱咸擬識度在所甄錄者雖無積月累歲之勞亦以擢發
遣之茀蓋亦不待次而擢也近時委任[illegible]與於此伏望聖明考擇二
擢增重部使者之職自非最[illegible]卓異之材[illegible]勿輕授上觀漢唐[illegible]採
漢唐使[illegible]從宰卿監之令[illegible]選而與臺閣省寺之屬更爲出
入不惟可以革夫內重外輕之弊且使輶軒所至吏民有所矜式仰
稱陛下知人任使之術不勝幸甚
論又論劉綱合罷[illegible]村[illegible]上奏曰臣聞除濠州鎮撫使劉綱
昨在江東別無職[illegible]惟[illegible]率衆之食進退無據士卒散潰於是
放身自歸朝廷[illegible]家指置而羇旅累月每詣都堂宰執略不省顧端

坐客次見士大夫輒流涕自言誠可憐憫臣愚以爲劉綱果有罪猶
自當罪正典刑若猶可恕哉其無罪則當付以職任無宜閑廢竊劉
綱之父劉信身本農家頗富於財自靖康建炎以來出身衛國義平
臣寇卒死於兵今劉綱所領皆其父部曲往往盡是淮客家傳弟不
合劉綱自行鈐束或聞劉綱曾[illegible]歸[illegible]盜賊剽掠變亂皆由
朱[illegible]原以忠誠自歸[illegible]委良[illegible]部不遷[illegible]其部曲[illegible]以爲亂
製亡唐室盡亦當[illegible]措置[illegible]伏望聖慈[illegible]事[illegible]和[illegible]發
遣劉綱還鎮或如[illegible]其部曲歸一[illegible]使不失氣[illegible]勝天
下之幸
論又論徽州[illegible]奏[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甚
[illegible]三日
[illegible]無官吏兵者有

居官經希旦者知官吏趨避之地。自徽州城中析開化縣置[illegible]守
禦。至十八日尚未有選任者。遂具事因申尚書樞密院。至今張琪
人馬未知所向。而徽州安危亦未可知。而郡守通判尚未有申奏文字
至朝廷者。臣之不知本路帥臣監司曾無申發文字與經希旦相繼
而來者也。夫郡守通判以臣職司受任以守一州。寇而盜發不知
盜至不聲上。不能聞之朝廷。精者封殖一不能躬率吏民力爲戰守。
牽官棄走。法限不以上聞。此則雖官離之不錄其任也。知經希旦者
素非朝廷倚任授門寄叙之人也。乃能憂國以此經理防秋甚遠。當
路帥臣監司知州通判所宜一一例選擇。然則能經國念乎戎馬可却
盜賊可息。器委任非人。復如徽州知通者。將設施之。[illegible]一幣矣。所
有徽州知通朝廷固宜誅斥。其經希旦亦宜。甫明尋事擊以爲人
臣能否之勸。

劉行簡上殿劄子曰。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
一端。而尤以人材爲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
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于庶位。偏爲者用。備擇有闕。比歲以
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去之。事勢與遷。人材論尋莫甚斯
時。近令臣一二十年爲祀叙實之資。曾不可勝數矣。其事而未接於譁
參者於今亦例。發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一等之[illegible]當衆部尚鴉
限其不過方[illegible]。[illegible]時當奏其[illegible]。[illegible]以衆腰訣。實簡在[illegible]厲
慶有今時[illegible]以[illegible]擇日新之政。[illegible]有羨際之設。難以爲懷
決擇[illegible]大臣提拔[illegible]而來擴作委棄不用之者。取其尤善遷次
移[illegible]皆仰戴恩德。益輸忠藎。于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陛下留
神財幸。
行簡又上疏曰。李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

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聽。既殺亮。斬之。後刑部侍郎
闕。帝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昔者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
悔之。遂命道裕。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忌令爲難。而以知其
心之所存爲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嗜音
之事爲過而悔之哉。則不然。太宗顧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嘗不
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興。必論之。況其平時錄恤用刑每決死罪。
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悳太宗之斷。未必爲謬。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
恤刑之心哉。有令郡焉。唯人主未嘗知讎刑之意。雖而不克有濟者
誠不至而已。夫苟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於亨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
吹於懸用之際。有合於心者。必棄之於前。而救之於後。不以自愧也。慕
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寧。乃逐贄。
言弗然以礙伸遂捐棄擯焉。以此一事是以觀人主之用心矣。可不
多耶。
行簡又乞令侍從臺諫寮屬各舉縣令疏曰。臣聞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
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朝廷循襲故常。不加稽攷。郡
守間有選除。外縣令皆歸之銓部。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無如縣令。爲害
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民蹙[illegible]安。民保聚。其事不一。爲縣
令者。雖但如前日出入仟陌。勸課農桑。則命簿書而已。必有其人。
爲邑諸大夫。所謂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
民[illegible]愁歎[illegible]試守長安令帝令其志然不以與
之。蓋盡由知此。所以[illegible]故古之[illegible]任便宜從事。各舉所知。可
充縣令者。[illegible]公上之。朝[illegible]可置[illegible]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丁
目察縣令之不當者而[illegible]之。所謂如各隨[illegible]校。假以五品十服。任
州縣[illegible]許[illegible]必[illegible]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艷。則人

人衆歸以赴事功舉當者有會謂謀謀者有其罰臧戮近民之官[illegible]
十得吾有以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
擢吏部侍郎廖剛論縣令劄子臣竊聞朝廷近日有意遴選縣令
此誠思養元元之意甚然而有郡守入為二公郎官出[illegible]惟外
內無郡吏之偏是以人樂其官而樂於治民[illegible]不然以重外輕至
縣令為尤甚凡昔責難糾非罰易及非他[illegible]以人未有賢為者拘
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精簡才[illegible]可以得[illegible]未嘗通而問
也然則亦何欲薦舉而使之為罷臣頡委某一[illegible]吏部而重其賞罰
以為勸阻可也選人除軍功流外非實歷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
京朝官非實歷知縣而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內不得為郎
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擢郡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會行不法者
又必重實典憲如此則才者勵而不肖者懼而姦作者有所懼矣蓋不必

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為令者秀才者此有不願薦而其
色懈於觀舊以得之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臣爭故有委領使監司
郡守曾擇得其人令明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且其職員焉在通天下
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唯匪嘗見惟陛下裁擇
[illegible]又論除中丞上殿劄子臣[illegible]唐[illegible]宗[illegible]丁居晦爲御史中丞
[illegible]何居晦
[illegible]又謂[illegible]
[illegible]文宗[illegible]
[illegible]下不
[illegible]文宗任人之意也臣聞[illegible]
[illegible]分之一[illegible]詞[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illegible]不
[illegible]之議一世於仁壽之域者乃[illegible]

史之未定所留神者或居臨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丞執法固當
師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把摭細故[illegible]竊不於治[illegible]之徵
言何足道畢之不察僭踰宜乎文宗不以為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
為無足法而忽其意[illegible]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illegible]苛察而[illegible]大體也
惟聖明察焉
又論朋黨劄子臣[illegible]聞孔子[illegible]之書以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illegible]箕子為武王陳[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不易
之常道也君[illegible]好惡[illegible]偏黨[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如天之大
乎[illegible]如天之明天[illegible]何大中[illegible]大中至正之
謂也人君惟[illegible]有[illegible]一視
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illegible]惟皇之極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爲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吾兼濟內外無
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無貴無賤孰不欲[illegible]于天子以求其所欲
此盛大徧也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黨之說為者盛衰至
於相與[illegible]君[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何哉[illegible]其故[illegible]爲陛下言之
[illegible]是惟甲之徒是
[illegible]之[illegible]內之徒是與惟乙之徒
是[illegible]乃至[illegible]所以至於宰不可破也
何則利[illegible]行以[illegible]不能其欲[illegible]
資之[illegible]人君有以數之也誠使[illegible]
明於[illegible]則朋黨何[illegible]
而[illegible]有以見廣大之體與天地合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故不避誅責[illegible]

以見其言也。賴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鑒往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豈曰彼之黨，當所擯棄而必疑之哉。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當所援引而必錄之哉。若進君退君，取舍會，初無係吝於其間，而必合天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豈不以類而進，萃聚於朝，志同謀合，歸有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胥慶，以為得人。雖有姦邪，不得厚誣以為朋黨矣。凡以彰是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而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禁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惟盛明不以臣言為迂，而加採擇焉，天下幸甚。

[illegible]以奏曰：臣聞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為天地交泰之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為否，而天下無邦矣。人君之於君子小人，可不謹哉。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屏絕而必外之者，款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非事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二害其身，則勝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為邦，以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庭說淑慝，無使小人得隔於君子，庶幾聖治明盛，呂紀一在位，皆有眾美之德，而污邪之人，無所容其姦矣。

胡寅上疏曰：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光武以經術識以州郡，務察人情，門閥乃制始[illegible]之實，故所得人才不衛[illegible]二至法者也[illegible]

呂上疏論其非[illegible]以事宜選

守[illegible]年指揮監司郡

[illegible]當時用事大臣私

[illegible]不皆不

[illegible]於主選擇

三至同為後世笑也。臣蓋伏望陛下明詔大臣，勵除謹畫，公選擇，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

寅又上疏曰：臣竊見湖廣水賊未殄，官吏非今政掠賊害尚殘。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求得其人，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懷拒散。對其選付，寬成不在兵時之下，豈可輕也。諸興以來，使臣磨買，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銓擬拘限，皆許奏辟，於是俗官自謂無贓無行，一切拘攀不敢至朝廷來銓部者，咸願擇之。其為君子之害，可勝言哉。又況鼎州所經程呂為借補為合官者甚多，急政求錄，為揚么賊，民今稅千數。繼之才，當加意選擇，歟今為所陳，如此，當司驗許曰，欲乞因千數兩請特降指揮，應殘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蓋法其未出官無歷任書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與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銓擬拘礙。庶幾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擇素兵寇侵擾，南郡以是為急，不以為拘礙，辟差縣令，利害甚大，兩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劄子曰：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兵憂所不忍緘之，而竊聞當路，因成謂傍情，臣聞[illegible]

[illegible]

武安君所以自倫者如何賈誼有先備救鋒之言而不之受叔向無償歉
鋒有難拿之何君彼或不以有錯為畏來而羽奮長驅而來其時何
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策莫先于人望
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出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
獨出孰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皆注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濮霸
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品夏
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雖有路罷軍中
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矣不久用而元昊臣服嘉祐中用文彥
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得古之用人以夢卜不如今當從
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邊人更人相戒曰中國相司
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者外若內士大夫軍民曰某
雖成猶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

奏議卷之[illegible] 十一

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田廬以[illegible]
材內為讒邪之所[illegible]外為虜賊之所[illegible]天下忠憤[illegible]
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illegible]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illegible]人
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今未大用之亦宜付
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illegible]亦可[illegible]西[illegible]
淹初以言事得罪[illegible]呂夷簡所[illegible]及西方用兵仁
宗[illegible]用仲淹[illegible]仲淹果能成功[illegible]不失為賢[illegible]陛下
當以仁宗[illegible]
才以為[illegible]
言事之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illegible]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
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
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正言陳淵論用有德上奏曰天下之士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
智者人君用之惟其宜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辦之有德者守之是三
者闕一不可所或偏焉必有所蔽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以治平之時惟德是任
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雖和而不可言
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以為其腹心爪牙之用考其
終如曾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蓋不少也然必待四
老人者出以傅太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illegible]貴之於二十
八人者功業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眾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

奏議卷之[illegible] 十二

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艱難之時雖不可無而
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illegible]以論用老成上奏曰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多然後知其誤
[illegible]方少年時其天資過人銳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不悔者也[illegible]
而知路[illegible]足以為喜傷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
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學而不可得人
主深居九重之中[illegible]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之多事者如此
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此可謂一時豪傑之士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廣免文燕淳吏部侍郎汪應辰除[illegible]四川制置使臣聞士君子之
進退去就必稽於傳[illegible]而不苟得乎廉將當官而不留傳其義
廉義衆而公議[illegible]遇受多事君父動有以先之乃留
者勤謹勇者[illegible]家報國之時也應辰晏成以文章決科陛下親
擢爲第一賜名之寵多士生今欲葬甫四十又嘗躬擢爲吉語侍
從之臣不爲不遇愚矣一世無故捐之外。建紳之論咸以之謂偃之
才望實聞於世用到廷若諸其才望以繫外傳則衛之爲郡不爲更
遣。若以其罪言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然之辭。若出於應辰之
請則何傳於事君之義而非當年報國之人必應辰之心是則不
正者不以[illegible]而求去者[illegible]而[illegible]事之所使人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應辰知州
之命特賜追寢臣合依舊在職以[illegible]行後日或有任使庶幾聖德百僚

各安其職。不爲苟去之計。而公議自定矣。乞自崇寧以前施行。
武義大夫曾勳上書曰臣聞官者爵位所以庇此者也人者勸德慕名者也
官得其宜則事辦而功就人崇其名則功倍而邦寧故臣三觀前明
宣因事制法所以勵人學國也蓋陛下遵中興之業以制中國之
典然後驅一世之民而成與王之功。臣欲乞如古制爲武功官賞千
等。惟寵戰功。官賞不與。每俟令發然衛官同則以此爲之寵貳别置
籍記載其名謂之入等。則不次名用陞擢使金庶約功而得死節。其
謂而於賞尤方時右武。於是在民試可施行也。下臣具等格聞奏。
[illegible]擢禮部侍郎周必大同[illegible]之奇陳良翰對[illegible]德殿[illegible]李[illegible]
舉書太[illegible]以問對。以存[illegible]參有感于故偏方者不自覺[illegible]
大[illegible]論當否退而條陳陛下[illegible]以國勢復而謂議爲是用[illegible]之
[illegible]選人以守郡國[illegible]方來遠諸州長尹條來

忽[illegible]楚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嘉平秀州一年而四
易守又如何由可察民瘼[illegible]可[illegible]上善其言。
也大除數文閣待制[illegible]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之留
抑不迎合無所觀所何曾。公大奏言太宗[illegible]爲真宗仁宗之用
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書蔡祖士氣卒致胥夷之禍。秦檜忌
剗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
吏部侍郎洪遵爲王珏奏狀[illegible]伏論降校右朝散大夫王珏庶勤公
明所至可述頃爲蘄州湖北路轉運判官每出按屬部盡以隨行胥
吏閑之一家[illegible]隨。[illegible]衆吏上馬然後乃與從[illegible]幕亦只
用會司者至於薪水每需不得已合用者皆估計其直給錢償之州
縣[illegible]秋毫之費民間詞訴躬親聽斷無一不得其平。吾部内贓吏望
風斂跡不敢復肆嘗於武昌築堤外道江流内灌民田行旅賴之今均

被其賜而追歌頌其政。以爲近所無有。前知眞州到任才五月曾無
之事父原取其贏餘積於數十石以爲未歲軍儲之備[illegible]豈曰
不暇給。千里之際下便安之是時諸司以激濁揚清爲職而不察
篤从以羅織成罪相章所言[illegible]使之[illegible]於聖世人以爲冤。
鐵知近降指揮所謂有公累[illegible]可用[illegible]之例[illegible]事
並功。如蒙朝廷[illegible]特行以[illegible]欲之政事當有可觀臣今先次
默到王珏一[illegible]保任終身如[illegible]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illegible]到福州
[illegible]應之
[illegible]吹知和
爲本[illegible]苦旱[illegible]治其月而[illegible]爲山之
[illegible]一百六十餘所而[illegible]不動。百

以下名四孫公良後知常州無錫縣當例令佐四廳俸料得以
爲學與所錢悉者至七百餘人時緣侵漁人業其害性不得貴價私
縣置櫃械於門逆呼自便史於太保長名下勒取以口圓根七千餘
本縣歲額細圓納限嚴峻遂以重價就買官中本造細納始至之日
即時禁止又戶長催科舊以五日一比輒有所鞭則令傳榜行遣斂
謂知狀責徒爲前擾元不件事鞭親行鍛論其[illegible]期年官物不
逃者限皆足而戶長未嘗鞭遣一人到官建寧府[illegible]以民之蹟
差役有關人爭先爲之及爲邵武軍通判有水以土軍控問之被
甲持刃驚動速遣以計撫定得其首惡四人按誅之餘一無所問
先是和平大寺兩家代率循習縱肆官吏不能禁應自此爲之[illegible]
凡平時能害民知公更乃手[illegible]親手第及許爲秀才富者以事
指曾窮治不曾悉皆斂迹二郡方安其惠化實緣小人怨帶逐以罷
去今朝廷雖知其有寬延修舉府然而待遠次未究故老臣與鄉初
不相識采之士大夫公議知其所爲所行灼然有大過人者臣今保
舉堪充監司郡守臣任使臣除已舉王廷外今來所舉林如係第
二員如蒙朝廷擢用後其人終身犯贓及不職臣甘與同罪奉聖旨錄
聞
遵又薦胡建上奏曰右臣伏覩左從事郎胡建學古爲政[illegible]
會爲洪州豐城令邑當水陸之衝民頑吏[illegible]訟[illegible]
辭不至武緣獄訟不理第以罪去惟建躬利除害扶弱摧強豪
猾之[illegible]政[illegible]以安[illegible]朝廷辨擢付之大
增必有可觀臣令保舉任知縣令如後不如所舉臣甘與同罪
奉除已舉過右宣教郎羅[illegible]外今來所舉係第二員謹錄奏聞
左正言鄧肅辭免除右[illegible]言第十三劄子曰臣嘗觀寶和司諫高伯
振爲王甫不敢非何每一傳呼諫官當路之人皆得以便罵之靖
康諫職洪芻阿附甫之[illegible]難二一日過朱雀門群小擁其馬以
數之蹐跼步如此臣所諫伯振事彼二人者方其所爲身謀以竊禁
從往往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illegible]
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頃嘗三朝之知嘗緣論事宣
和之末嘗進羅花石詩群臣伏罪於死地上皇赦之仍加名錄靖
康之初賜對使殺力試推以當時指以爲狂而淵聖皆許尚寶於奇
監今年方[illegible]飢餓[illegible]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
言路[illegible]天[illegible]今[illegible]乃已當時士夫稱臣如譴
張所[illegible]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
正當甚可取[illegible]何今上[illegible]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膏臣之骨不
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
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未遑
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豈獨不愧於天地神明雖今雖可免異
日將如何哉不爲高伯振即爲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思恐而未
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
眾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尊而禮之非不厚矣李綱學雖正
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嘗顧臣
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切有疑也
綱非奢靡又非耽媢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陛下勸臣復
敢言顧受其敢默默哉自兩河百姓願頒敕死而五月之間略無
統領民心皆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
綱一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綱忠義之臣雖當萬死靖康日紛紛皆在朝
廷[illegible]或以復[illegible]精微正[illegible]今綱既去則叛臣

謂如何哉故臣在朝廷最亭年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事於此亦不可
暫無一日之長也昔若宣王所以爲中興之主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
陛下聖德邁於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緩哉此[illegible]一日之安亦
惟陛下采之

御史中丞張守論吏部李正民擢官不當劄子臣聞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朝廷施設不問大小當則人心服否則人心離況在銓
曹注擬之間品秩資級繫於四方觀望之違不可不慎也臣又見太常少卿成
爲一身近自外召除權爲太常少卿使之行在禮事之二月又除李公彥爲
太常少卿吏部郎中臣所未諭使公彥賢於郎中當除吏部[illegible]而用公彥爲
則是重疊除授也既知重疊除授則當以正令踰日未見改行者以罷
爲是耶而猶不久以行前之聽士論未以爲非也又伏見中書舍人有闕祖
宗故事差起居舍人權攝又闕則差也今舍人遂爲右史省左司員外郎
李正民權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適則當使用正民爲中書舍人今
不然則是違適不學無文也適不學無文則不當權爲右史若曰適不可權
攝耶而適亦久以文學著稱士論亦未以爲不可也無故罷黜而用李公
彥歟亦厚於公彥歟人必以爲公彥才者能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亦恐褫事
之風自是起矣近捨並適而遠取李正民不以正道人不能無疑而
且亦無以自安[illegible]非以禮處人之意也亦恐壞官政事之弊矣方今號令
不行紀綱未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行其所急[illegible]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皆置教授
急餘壓所出不可貲數由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甚愈於昔也宣和之末
年無救於禍亂方今論者務撙節虛所當先貴者是遵祖宗故事此不可者二
也況謂之人猥多無補可嫁以此濟遠諸臣間爲官擇人未有爲人
而擇官也況在多艱理宜省併況見我郎待資級使未曾歷官復增院得祿
私書未滿此數十人補授爲試而歸體看不如數千萬一此不可者三也師
儒之官要在道業進御以科舉用詩賦後進習經者不通經取無習詩賦
可爲人師者誠若今日未易多得也一時之名以於四海之望亦不見其利
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備有試中數法之人數同不無自有祖宗以來者置教
授宜須因以降擇試四不然者試補官[illegible]子百餘人果所能者不疑之
選兩浙王方富矣右爭天下論者書故[illegible]言新樣等聽之士其後[illegible]
實說安理依舊既成格爲本當遵用進[illegible]弟子[illegible]陛下留之
高宗患以爲郎諸生書曰教非要人如書世務當因時制宜失緒[illegible]
今不高之道也今陛下方居壤高之時而公卿大臣尚未遍下教伏望聖
慈明詔大臣遣散已降指揮併罷務[illegible]臣日取百揮行天下幸甚
守又狀臣近嘗具狀論列復置教授乞未施行臣竊謂學校之用爲
美善[illegible]無事之日教養士類務飾太平今多何暇在於今日誠恐未可蓋有
利害而指[illegible]及前奏狀又聞先朝[illegible]智不協
當物[illegible]急先務也故雖[illegible]陛下上法先帝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善於待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耶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忌於後者及其有闕而不然則人必懷於怨嫉利害得失固亦明甚又況學官以奏設官冗濫無非拘一時之求也再數財殚力歷更以內侍臨陛下今日之學者以爲教授可得則榮寵以來況然之兄官何得而不復求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並賜施行天下幸甚

呂陶言論辟學官之害上奏曰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成都差充川陝西路論官事恐下討論公事而本聖制今故與宰官常若此川[illegible]顧視其爲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蔡久在西京知川陝人事議詞問爾而未察臣實不識學但書名冬都常觀其爲人有口辯善談論於衆以此條陳論於國政如聖訓臣與宰執退而仍復審照精明以此推之其人之才否忠佞當然少遜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明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好聽其言鮮可喜使之臨事非惟辭免有濟往往生於敗事故自古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肆之不疑德宗雖知其詭誕但以好聽數召與聞外事故親厚之李泌與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虛妄不測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自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向而用之其所進擢者皆選學識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言使小人不得倖問忠臣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秘書丞字張孝祥論人之才對于奏曰臣聞[illegible]之猛有不能於[illegible]之廣[illegible]之德然[illegible]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一長可章[illegible]以[illegible]時用之而有餘者也苟有

以審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救飢如此則平時既未嘗無養蓄儲而有[illegible]之際則又不可須臾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藥餌治具羽儀爲神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欲以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推摘把持自樹把知其爲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殖豈遽責之以任重難有不校於書之人才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每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實有餘者置之中都扶持長養涵養識敦實以成其成在平時則臨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安任其危[illegible]不可者[illegible]得一二千萬[illegible]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爲[illegible]杜於對[illegible]而一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恬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

樞密行府參議鄭剛中請除罪籍上奏曰臣檢會今年五月五日敕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任偽廢文武官特放公事未經勘斷敘今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特與甄敘臣切詳劉豫僭竊是天所遺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爲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皆罪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命[illegible]指其德恩[illegible]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冤自訴有司鉤錄原歲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爲僞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者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illegible]降[illegible]依本等敘復內有元因劉豫[illegible]爲劉豫所害者[illegible]

[illegible]閒中又乞委任李寨上奏曰臣竊觀[illegible]有功而見知則[illegible]以李寨[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無存無

至於失業選發官抹訪措置而名以宣諭此宋本從之指也為宋者
布宣德意接察官吏訪求致盗之端講究弭盗之術則宋之事舉矣
至於討捕誅戮則非兵不可猶一病人陛下方令蕭視之而藥未具
也為醫者觀其形色審其氣候其處知邪其處受病歸告主人使具
藥而攻之則醫之事舉矣江西之盗在處皆有而虔吉最甚江西之
兵合不過三二千人皆土軍縱對之屬與賊不相當也深山峻谷
如寇如豪兵至數而俱兵退恐所遣宋持所有之兵分布捕討雖當
數處郴州黃十五負險不順為方盜中世界圖掎而虔吉未相接連
湖南諸處往往五百人為群出沒山谷盜多兵少力所不及也非
振兵伏捕而徒以招安為事也若招安出使之日使不帶兵前去則
宋之意豈不以數郡皆有盜賊根株連結自非得其要領未易進兵
又恐前期漏發重有驚擾是猶醫者欲見病證投藥無於調此宣宋

之策非不善也如聞宋自到江西後幹盡力一路官吏盜皆究心數
千里之外利害動息皆使到朝廷此其為補亦非小小聯未可損之
有功陛下亦當知而使之說先得然有告陛下者四季宋於之以兵
而不欲令累其權兵信可足也所謂不思朝廷所以措置之意本
不專使撫賊而宋所以先招者無兵今朝廷方分遣大
兵而張宇以去亦須得宋稱許究制官使武司和朝廷尊有
耳目之官與之協議上下盡然更有期若謂宋欲功於一盜而
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願聞獨微之睿斷昭察臨之
臣臣不勝區區
開中又論人才奏曰臣聞仁之論治道不可以為為言夫人
君以一身之微受萬幾之重不歟所用之不臣所長
則用藥參求參桂從而之

然而惟寒因其性然後有起病之功不然是與無
用退德才智使取之無益也性長短小大各隨其能然後有數治之
效不然是與無才等耳聖能伯益皆一世俊傑知用之
至於禮樂刑政各不失其所陛下履中徽之運圖
復古之功以禮為難任用者正所患
所不過是則無才者非今日之患
子喜聞賢子太叔善鄭國之政常使
裨諶謀可否子斷
事也陛下以至誠之意照日月之明何所不察
因性器材使小大之臣各適有功豈無用非所長之失則紛紛之務
或有補於萬分惟陛下留神省察
開中又乞留曹開罷卿

侍郎乘時冒武開之
宋雖有罪
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
而為善類宜無顧過
同志
今此
害一一來上陛下之
異之
罷者而
衣者聞之
開
門其術

下敢如約者陛下獨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
乎約之來陛下雖未必待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從朝路
見一曾開去。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歎也一
曾開去使未損於朝廷然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使
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己集衆於
善緣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
夜增請謁禍福之變皆在乎此定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
為國屬正當寬納各傾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慚無遠見之者
耽感亡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陛下南暖以春望
德日新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任序刻更壞而援爰宜矣然猶
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慈為式帝切不能
堪獄點之言異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故欲疾惡陷主
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吾聞天子以為耳
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雖匪之
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以天感罪當萬死惟聖慈赦之
聞中又論久任民郡守之今日臣聞人君張官置吏欲其以實惠民
而已言者不能皆豪而良朝廷之責故畫文之實由之以生臣願以
責實之說為陛下言之這而又為陛下求所以尊居文之道其
莫如人任其事之久之究無如今日久任之說非所宜言而臣所謂
久任者謂[illegible]其有要使風
[illegible]然能布[illegible]數[illegible]而得
一人[illegible]實
執理送煩優文書獄訟變役[illegible]可考往往上下苟且人情弛
慢野附來者既而長吏若是[illegible]能周知所害不能備察豈朝廷

嘗辦有條而不敢議以紓一時之急則無以塞責況復遷延歲月循
更易而去則人自視其趣者喜矣此所以足為虛文而不顧也幸而得
一良吏我今已乎纔用方著朝廷亦何昔奪以而興彼乎請欲乃旌
其能則增秩賜金之典可按而行也或謂臣曰方今之選既有成法
今無更易者矣如臣所聞或三兩月或半歲又者亦不至於成資而
罷是法雖具有特而舉也爾使賢良之吏因家所以為治也求之
甚勁得之甚寡臣願陛下申嚴成法重長吏之選使可久於其治
者亦可賜金增秩以旌其然終歸用之未晚也聖人為官擇人不為人擇
官陛下留意行之庶不以虛文之弊自此可息矣
右備對呂惠卿向僭臣以來何累朝顧愛之知遇右又受理思
為臣以[illegible]功效[illegible]雖不如[illegible]
教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為陛下別白
辯言之臣竊攻祖宗留意人才度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
繼而出人亦各奮已暴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國史豈不能灼鑒矣
惟是王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惇蔡京蔡卞兄弟之徒
各挾私意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給致
子遜流落者甚多子孫衆困瘁異常又至于今寬之而教養忠
為是深宜不有負國家恐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
臣竊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必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刻未始一日而忘
也如元祐諸人經陽感[illegible]當遂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宜
貫給付雖其間有子孫可屬大夫之後搜擬無遺聖慈隨車駕而
者甚衆今為有論臣如累[illegible]次乞聖慈廟獨照之明[illegible]好臣也
惡不以臣為僭妄[illegible]而陛下所命有司條具姓名貢之令
吏部侯元祐官齊子孫合得恩數照應推戴施行庶幾南渡之後

無不感激為之深悟往歲之失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
孫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
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虜詐而叵測先將
元祐之家子孫用之本朝則所失愈多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
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批出庶幾處遇存歿皆戴陛下矣冒瀆天
聰臣無任㥘惶戰慄之至

范宗尹嘗仕偽楚及凡受偽命者皆錄用戶部侍郎李[illegible]上疏曰前
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illegible]既彰不復可用欲加擢
拔攻者蹤矣雖君相制命亦有能為之地[illegible]誅其罪大者言之崇
寧大觀以來童貫[illegible]奸由此遂以[illegible]者不知幾何人留呂亂朝
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留劉豫[illegible]受偽命者不知幾何人以義
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illegible]其罪非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係量付以事勿因一言
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

馮當可論守令銓選上奏曰臣竊謂於民至親莫如守令守令之選
難得其人當今銓選所行無非[illegible]法格法所當與雖庸謬之資有司
不得而奪雖循良之才有司不得而與天下論者皆言欲救其弊莫
若任人或使內外薦揚或令主者詮擇然風俗弊壞為日既久舉公
竭節盡瘁其人或恐詮擇任情薦揚非實誠無益於他弊徒妄至於
[illegible]雖[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illegible]監司陛下耳目之臣也
若得[illegible]才風彩[illegible]其賢否下吏有所
[illegible]民有所告訴則[illegible]外知[illegible]之[illegible]州縣非才誠非
[illegible]自[illegible]民力[illegible]揚民[illegible]不堪守令之多陛下豈
[illegible]擇今天下監司不過數十人耳少加[illegible]無才[illegible]

付授之際[illegible]亦所擬其實[illegible]之高卑不復論其人才之可否使吉
以怨掛會及[illegible]者以不生[illegible]為[illegible]於刺舉精明使州郡望風畏
肅者未之見也陛下愛民如子民國之本也守令憂民國之巨遂也
監司刺舉守令之精鑒也伏惟少留聖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用人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次平江奏論人才臣聞臣初十日自平江府門外起發廣得雨澤物價不貴據諸處報閘水已通糧運並當建康額江糧貫兩務日納二萬餘緡保臣四日取見錢糧的確數目判具聞奏伏乞聖慈少寬念慮臣今日得知泰州范愉中到鎮虜賊歸人會充虜寨軍曹司幕知虜中人馬錢糧數目與向來所傳者合并進日于崇之所從中數回一一同仰惟陛下聖知自天神機獨斷廣之德務形勢盡在目中所患者同心同德之助而文網之士識見淺陋無有為陛下竭忠力任責者而若智者獻謀勇者效命通財計者究心於經畫練達事者盡節於封疆先其所急後其所緩一意圖事有死無二如創業之時馬上成功陛下何憂夫事之不濟哉臣竊謂陛下當收人才為吾用實必使議論歸一鏡觀異同以求今日之要天下幸甚

臣上言請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材略智謀換右職當遴膺者蓋文武兩塗情本未尚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虜未息方隅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權略可以服遠可以制關者倣舊制改換從之一以作士氣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試擇及第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將百餘萬其間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眾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者則為之循資而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言語曰三辰不飭亂獨其失為損縱喪不恭於守為戾宜令都統制御前諸軍者歲舉武臣二人諸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善撫士卒每有勝勇者次之不於將校士卒使以獎擢故舉人有隱賊不用命者與犯人同罪坐舉主帝可其奏仍著為法

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者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同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者用之不善者聽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眾善而無不能與宰相之事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雖其下專其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臣之論德行相輔其功以加眾人眾人伐其技以驕其上是以上下爭生由爭書也請之舍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未嘗不繫

乎斯二者也昔留侯張良謀第一也世筭出眾夫造起設漢庭為然出其右者然與書諫沛公無上參宮沛公不從留侯曰醫言善頭德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彭越與黥布為伍而婁敬賤一兵虜人耳而留侯與推其言於漢羣可不謂之賢哉韓彭亦中與賢宰也其謀蹻劇重之策必有大過人者然請趙充國二疏傳劇亦用眾臣之長耳充國謀罷兵屯田封可謂之美然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帝以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乃兜冠謝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可見用兵大議與太子國本也韶捐不以二臣為嫌識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兩魏有聲遂不由推賢隱善而登於盡臣臣之為仲樞敍職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之道德爲本陛下即位以
來每有人才不足之歎。昨者御便殿對宰臣論及用人之道。雷章奉
書聚而成書。臣以正字名官。二代設館所當纂輯事因賜對得以吐狂
愚之說。願陛下少垂聽焉。陛下有虞舜之孝。有夏禹之儉。有文王之
勤勞。又其經營士宇。整頓人物。有唐太宗之明。天下以是數者歸之
陛下。盖以其實狀也。非虛名也。陛下温顏聽納。如此不憚煩不應有
人才不足之歎。此臣所未論也。夫以天地所養萬物所滋。雖然百物
古猶今也。臣物之在天下。何嘗不足。古今天下當有人才。闕然不足
之時。耶人君自處常若不足。則人才斯有餘矣。若自以爲有餘。則安
得不起人才不足之歎。夫高帝自以爲有餘。則四皓不肯出。光武自
以爲有餘。則嚴子陵不肯仕。若以謂天下之大。不得此數人者。是未
足爲輕重。然舜所得纔五人耳。禹得一皐陶。文王得夫二老者。帝王

之世。人才非不足。而其來易得也。又如此陛下嘗有意於唐太宗之
事。太宗所得者房玄齡杜如晦一時人物。又皆爰緣房杜得以[illegible]
所長。是貞觀之時未嘗以人才不足爲患也。[illegible]太宗之[illegible]
此[illegible]天下人才有遺逸成就。在乎[illegible]以鄭國公
魏證[illegible]若[illegible]一事可與者。方其邀遊於李密竇建德一[illegible]
使如是[illegible]則安得爲全人。以是知豪傑之士。琢削鍛磨
或有待乎[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何遽以人才不足爲患也。蜀莫之言多不切
事情。惟陛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朝[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
狀曰臣[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死何感
臣[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不敢具

乾道[illegible]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
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爲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
此臣所以不避鈇斧。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
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爲能者。今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
之官。是特日太凡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
欲以李大正爲六察官。未幾復罷。豈特料日出於此。公不以輕予人
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
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甚衆。天下以
爲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使得如范純仁呂大
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一人不可爲御史。則公議不其公議
不其則天下亦何畏哉。是關綱紀重在於此。不可不早正也。中書論

令所自出。今此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未知[illegible]所當繳
者爲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爲求管(?)
之風無復任矣。臣已閤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乾道二[illegible]廣東文奏論用人之任利害疏曰皇帝御便殿命臣僚
御[illegible]文臣[illegible]賜坐從容論今日治道。上顧謂臣等
曰[illegible]人[illegible]乃舉臣等對各有指陳其味所奏議
如[illegible]自古才[illegible]惟公其選則才無不當久
[illegible]職[illegible]其職[illegible]此。上曰
[illegible]臣等[illegible]拜手
[illegible]命官之序[illegible]
[illegible]各司一職
[illegible]刑政舉庶功畢舉。

考其當時選用之際。上則爲之聖識斟難去人。下則往來較議。精講相遜。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苟簡於授受之初。其選公故能當其才而可久。其任庶故使和萬邦以穆。叔季而降。君臣之間。非不知此。至分職任事。無肯此而馳。抑亦有跡也哉。授者無委任之意。受之者有偸合之心。或才不才之並處。而娟忌生。或君子小人之參用。而機詳勝。一王尊之賢使。不容於愛憎。而曾參之是非。亦失於疑似。甚者朋邪醜正。論敗害成。溺於親暱而用其偏愛。以權勢而防其進。甚而既養人禍。益滋陰狡。鄰與而伺擯。短長巧出。語言而變亂白黑。私觸日勝。公道日踐。用之無當之才。任之無可久之效。此自古及今害治之大者。危亡之禍。尋可畏可懼。而不可不察也。臣竊非射則無術。扶合衰則無爲。唐爲貴醫則無活人之功。蓋執一而求與百俱。廢矣。故武王之治。任事惟能。孔子之言。使人以器。因其能。隨其器。久任而責成

之。久之者亦鮮矣。昔在慶曆樞密副使臣弼上言。欲精三朝典故。大字編成一書。寘在二府。俾爲畢覽。因乾德任官之宜。爲之釋曰。先朝臺省之佳。必取才望相當能稱其職者。以三年爲滿。所以人無躁進之心。官有固守之業。近者除授數月即遷。人知速去。官無成績。糾裁之風。由此而甚。嗚呼。弼誠知治體者也。臣不任竊於今日有感於斯言。[illegible]其謹畫

允文又上言。臣聞論相繫之人主。而擇相當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器也。選不以天下。而用於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服[illegible]伊尹所以必選[illegible]不仁者[illegible]於[illegible]置而還令[illegible]之不容也以陛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集則天[illegible]

臣何敢望於先儒分之一。而欲冒當宰相之任。故武臣就職奉行文書。而皇帝欲總統。有不勝任之憂。其欲免於譏訶亦難矣。舜之相皋陶。湯之相伊尹。方冊所載。止若一相。之間道與氣合。權與情修。上下相須。離於交通。無形迹疑忌之嫌。治功之成。高出千古。豈有他哉。以聖賢明良之會。相作而不相違也。荀卿論人主之道。有四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昔魏武侯與群臣謀事。群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illegible]不穀聖國不足賀。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illegible]款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此太宗喜者。太宗曰[illegible]貞宗與陳說前代求治之君。喜與群臣事以相爲成也。如臣不才。愧負成數。輩相有不能合[illegible]多矣。學不足以自信。明不足以自防。一[illegible]之勢。不足以自保。而欲使臣輔陛下天之所織所錫所授。求其能害國是。斷國論。強

國勢。立功立事。以副陛下簡拔之意。臣雖甚愚。自知其不可也。臣願陛下舉舜湯所以選者。思楚莊王唐太宗之所憂。考漢法眞宗皇帝君臣所以相成者。旁求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選。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使之議論天下之事。陛下虛心而察納之。使之負荷天下之責。陛下端己而責成之。[illegible]誠負荷不以爲二。而是非自定。利害自明。事權之勢不分。群譽嘉與之代不作。則治功必速。治效必成。四海之大。惟陛下意所欲爲。而責非臣之所能也。改命更擇。以幸天下。臣敢以死請。伏惟財幸

[illegible]與宰相論[illegible]杜衍對[illegible]可自稱自[illegible]則當有罪[illegible]

者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故明主勞於求人
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
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
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輕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
亦難乎。武宗以李德裕爲相。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
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
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
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
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竊以唐自天寶以後。憲宗武宗能修政事。號振威令。觀杜黃
裳李德裕所以告其君者。可謂得其要矣。二帝能信用其言。豈

其有成功也。
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聞主政國事。人才爲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
緩急求之實難。又況一官易敘。通才難得。優越超躐者不可爲勝舉。有
文事者未必有武備。皆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遣。所長用適
其器。譬之以驥捕鼠。使牽負以小大。雖殊。其失一也。所惟陛下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將諸執事舉中外
文武之才。不限資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爲一籍。若取將若臨邊。
若總理財賦。若行視刑獄。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舉。辨職括目。仍於其
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取某也。又爲別錄其數[illegible]當爲備
細。[illegible]當爲統。此某人可略。若又須詳其軌中和戢健[illegible]使之撫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爲一籍。[illegible]此[illegible]續來上。識之
[illegible]無事之暇。[illegible]加審覈。遇[illegible]而取[illegible]之既[illegible]

當盡已竭。孰若其爲利以[illegible]利遠矣。
七年。呂大防爲禮部侍郎。論人才上言曰。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
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夫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
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寘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爲過。若乃試而託
於虛偽而託於誠。私而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況
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
不逃於聖鑒。然乃者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撫軍矣。方被命之初。
哉哉皓皓。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它。用之過其量。責之不
待功。故既冒受寵榮。則假託護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以益
厥短。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擾。財用已爲其
盡。執宜所之悔。可勝計哉。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其實。試

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可倖取。必將趨事赴功。則陛下總攬
之略。而真才實能見矣。
淳熙二年。[illegible]大[illegible]右文殿修撰[illegible]久任上言曰。臣伏觀自昔人君。大
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非固欲其如此。勢則然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
大寶十四年于茲。自強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于載籍。是
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爲之效。然而大猷未得彌綸。宵旰者。何也。人主
有急治之心。群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
陛下進拔內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我罪也。[illegible]

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爲虛文說者傳曰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
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令退於印成凡任以是職爲責以是事久
其歲月盡其才力展績而賞使之勸課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雖容于
上自職文修于下如此而功業不成紀綱不著臣不信也抑雖目於事則
退於遺則失陛下念焉
必大政數大闕待制上言曰臣謂官以久爲而今爲甚蓋上有名器
實輕之弊則下有偷游失職之嗟惟其賞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
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名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
一則勸而不肖者以不得爲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爲
沮今也不然恩寵以藝得之以世雜流以歲月皆未嘗考其賢與不
賢能與不能也惟其勸沮之其然則勤其之懷皆得不遂所謂苟且
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爭之甚在吏部
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苦[illegible]仰給於[illegible]年不
俸政貪者遂貪廉者亦廉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爲官常而去而何
敢與之言振論吏治爲丁民[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特吏部注授爲然也
所謂寔除乃[illegible]皆除三政[illegible]武職至八年凡學
與才智之士[illegible]所不問皆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付
七十而老者十年而爲一官[illegible]不過四任而已然則爲國之心
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三省[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源毋輕既任
之路以遏其流然數年之後其弊稍[illegible]而人材見矣
三年以大爲兵部侍郎論用人之二弊上言曰臣嘗謂爲元所患者
序所謂人君之道用人是也自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得其人同
可[illegible]用非其人而不亂者[illegible]陛下聖學高明深燭其
理故自即位以來[illegible]於聖[illegible]外[illegible]誠衆[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用才[illegible]

然不盡下至占一善名[illegible]者或衣而出之固嘗上嘉褒擢獎勵而
列諸顯臭然處之乃[illegible]未能[illegible]副望也者何也深惟其患厥有二
焉曰上下之分未嚴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
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illegible]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
然一[illegible]闕自衒者紛至始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
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假之資格而求之不已未嘗割
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illegible]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
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illegible]者不知
其幾人求擇之則計職務之繁簡稍之厚薄擇之則[illegible]望
遠邇以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如應簿書[illegible]而[illegible]矣[illegible]而
然也如此而望其[illegible]事赴功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以
天下之大豈罰無人臣所以爲是言者誠以風俗之壞學[illegible]士大夫
之向背者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
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畢
職然後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矣羊之詩曰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極要也
四年以大又奏曰臣聞舜之時績稱百揆契敷五教皋陶作士后夔
典樂然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過遷官秩
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
於朝者文遷擢頻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與滯留
之歎陛任用[illegible]墨[illegible]日多[illegible]續用與減爲臣者既以被
遷爲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爲今當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
[illegible]使百官之賢[illegible]皆[illegible]隨其才力隨其大小任之以事而勿
使輒遷[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勿使數易蓋不顯專則[illegible]

律之望。學而遠進之念塞。不數易則瀆職之心絶。而厭倦之患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言曰。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請擇吏部爲例部。今七司法自嘉□敷覆裁定。不無疏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廣引例。併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令繁多。而□□□□。豈□此也。望令敕局參附法及所通之例。中明其行者。非大不然。拘者帝之。凡法寬嚴者。悉刊正之。庶使國家成法。簡易明白。所之孫野胥□之門。塞奔走是賣之弊焉。

孝宗時。趙汝愚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曰。臣聞古之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若成王之昔周公。漢高祖之蕭何。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之密。可謂無間。故其情誼之親。如父子兄弟之休戚。是以能□□□□其動也有期於俊傑爲一者之所爲。以陛下之明神英武。大有爲之天下。至於腹心之信臣。獨缺焉。陛下所以專任所臨用者多矣。其間陳說之臣。委畫於外。退不可得知。然而速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而罷去。未必皆無可議者。若曰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盡非臣之□也。而□論其有可議者。寬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則人懷自疑之心。事務遷就。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補。亦從而慢□。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伏願陛下精擇天下之賢。俗察而後信之。信之而後任之。苟已輕信於前者。近事於後。爲之國計和致。其可謂□之際。然後能信之。萬一□成就之。□來試之。既已□信賢才□之。□□之後。天下之□惟可以用其□□陛下□功不出前□□□。

臣謂今日請將正本之要。當在於是。惟陛下擇焉。

汝愚爲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申乞類敘商榮。付樞密院自效。附奏曰。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某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偽境仗義來歸。忠勇絶人。累著勞效。先任楚州廣鎮巡檢。日嘗過北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寧府拘管。據商榮供具到脚色。蓋是當時主將有賞使之功。者□惟懷忠義。而不知朝廷事體。遂致輕觸禍□。實□本情實爲可憫。今來拘管已十有三年。數經赦宥。若不□□數欲□以激昂士氣。欲望聖慈特將榮擢付本司自效。所宜支破請給。候他日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

汝愚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曰。臣恭讀前書。伏觀秦漢以來。謀臣良吉凡言制御夷狄之術者。莫不以擇邊吏爲首。其選重矣。究其爲術。雖若不同。而大槩有五。其一曰以廉律己。服異類。二曰以智勇絶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守封疆。不敢妄邀虜。四曰撫存遺民。厚固根本。五曰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强敵。亦可以坐制之。今有人焉。受朝廷之重寄。而罪惡昭著。無一可以稱塞。則必夕夫地鉤於人情。達之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秦嵩。所在貪汙贓私狼藉。罪狀甚著。不可具陳。臣知黎州崔逵請寨士丁入蕃界採牌。致不以稱付器。一日又遣士丁十七人過大渡河探□。□本諸□。青羌所執者五人。殺者二人。錢至主事。令往金州。乃作遣人訴□府。撤□近□金珠寶貨。安居而處。私當所需。徵□數。亦□首□其□物。□可知。冀望其以廉律己。□服異類。可乎。嵩始於時

猶可幸其一州之用今閒一病不能良行每出見賓客輒用兩
人扶掖比丁家難衰悴已如而尚稍經營志在苟得壁其能智
勇絶人威震敵國可考当牲黎州既緣林板木生事土丁五人
為青羌拘執不遂萬一時計無所出遂厚賂奴兒結俾往青羌
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捕土丁及所斫板木以歸萬既苟逃譴
責希奴兒結亦自以為功啟徒居于安靜舊寨深入漢地數十
百里據沈黎之門戶而當邊許之不能拒也是時羌中亦稍自
而至者三十餘人今白水二村附徙者亦數十人雄視一旦深據
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欲遂之不可欲違之不能遂為沈黎
腹心之害非積留正以計殺之則大為邊患其勢未已今仰惡
陛下威靈邊事寧息然無一年之間勞師動衆費耗百□□亂
階則當責為之也今任令一州亦未嘗以邊事為慮歸正入邊亭

盜賊如洛皆絶而不聞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
誣矣上津一縣本隸商州歸金州絶遠通邑人户纔二千零而
歸正人實居其半政賴守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當專事掊
克略無顧恤之意每歲令副尉奚文欽椿茶隨門户派使至秋熟
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傾納不足者則來歲從
而責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
金州茶錢二萬餘貫稍稍豐熟則督責盈門纔遇飢荒則逃
此界本司雲濩前後且存豐其餘撫摩邊民摩固根本臣知
不盡矣蓋在黎州日役軍役數十百人入山採打竹木未幾
黎州□□推轉責公庫收其入已積碎如此其他可知特遣司
之防□用隱米米錢每□□通萬但以布帛稱折准錢一道
□□□□□□□□□軍根取其餘剩諸軍與之至今□

州如此而望其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臣又知其必不能矣臣
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西蜀之衝其地望不為不重又安
無一司職物甚富就矣以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
幸相繼累政多不得人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
為賂吏封植貨賂之資為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
關聞萬有親戚在軍中充將倚仗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略不
能為百姓主持人情怨怒無所赴告伏望聖慈特奉萬特賜
照會稍紓兩郡軍民之困遴選有資望文臣與國共理一方
幸甚
詔恩又為部內知縣黃□林　李檜甫趙彥純孫白臣等伏以
一邑之寄最為近民而以使其能以供職愛又為心最是識可
君臣等任一道之責固無以補報朝廷其有廉謹循良之吏

為陛下撫字百里治狀著聞隱然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
竊見知建寧府建陽縣□諱持身有道為政有方自視事以來
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稱其政績若非一律其所陳自有建
陽莫之與比臣等初未□信為之方詢訪□□見其□平□□民
無怨歎百姓愛之如父母□虎遠□□□□□□□□□
黃議本儒者□□未明□□□□□□□□□□□□二
年如一日以此人心悅服雖鰥寡而官用充衍倉財與前
政相欠數萬緡而餘力由諸生講論經理亦可需之通財矣知
泉州晉江縣林□瀚擢令□□□□□□□□□□□□山縣方
赴任聞前官任內有積逋累萬□□□□□□□□□不忍以
以民害為然不負□□□□□□□□□□□□□□等

而熟曉內外詳究其田里公事一切任理不爲權勢所移人推其公充
亦不敢干之以私往來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懷
安縣李信甫學有源流風教遺澤知漳州衛所偏黨政其見於踐
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爲暴虐以民隱爲急以公正爲綱紀任通
書欲不及民熙祥之政洽於一同以以徹有存有衛士民爭集縣
廳爲之傳頌鄭之不去其得民情若此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彥琥天
性聰達優於治縣首務革去宿弊以寬民力如除科擾之害杜脊遺
之患又務勸農以敦本置學教以養士公私不苟聽其士民爲一稱
快陛下必使兩道亦而委曲體問察知父老以政事爲實據令之縣
令難乎其人此三人者爲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
以爲良吏之勸以慰兩邑百姓之望
法愚又薦陳葵趙劼閩王閣待上奏四月甲申吏部侍郎曰李兩書

省劄子奉聖旨令臣薦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者二三人臣猥因職
對嘗奏知縣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好惡之嫌充薦舉是
時恭奉聖訓令臣假將來人才自奏 [illegible] 後家恩[illegible]不敢妄有
奏陳今臣已到任一年有餘竊覩[illegible]別無補報所[illegible]州縣小
[illegible]得才行[illegible]備宋[illegible]擢用之人可以仰答明詔[illegible]臣不得[illegible]
知而不言臣[illegible]有羅臣伏見從政郎[illegible]外[illegible]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天
資[illegible]以門[illegible]而[illegible]而行[illegible]二十餘年
[illegible]遺[illegible]資[illegible]道[illegible]明行修[illegible]如良
[illegible]清[illegible]之[illegible]識
[illegible]退
[illegible]
[illegible]

子虔[illegible]一朋之子[illegible]風[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公
卿之子凡對[illegible]得[illegible]遠[illegible]十朋爲陛下[illegible]名[illegible]
世[illegible]而其子能執尚志節[illegible]仕[illegible]就吏部[illegible]差[illegible]今任[illegible]
且復[illegible]年[illegible]然[illegible]居衣食不[illegible]有不復學仕之意臣觀其人[illegible]請
[illegible]可勵風俗[illegible]擢用之後將來不[illegible]所[illegible]臣[illegible]之
罪
法愚又薦進士劉伯熊[illegible]奏[illegible]臣等恭覩淳熙十五年九月八
日明堂赦文內[illegible]士人[illegible]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
者委帥臣監司[illegible]加搜訪[illegible]時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
[illegible]求[illegible]臣等仰奉
明詔[illegible]精意[illegible]有其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處[illegible]伏見[illegible]州[illegible]進士劉伯
熊[illegible]學術[illegible]通[illegible]行[illegible]古[illegible]究[illegible]不[illegible]居著[illegible]未[illegible]聞[illegible]

[illegible]味道之腴無書不覽其所爲書[illegible]程[illegible]後[illegible]士大夫多
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illegible]於一[illegible]當世之務[illegible]不通貫[illegible]成
都府鄉貢進士[illegible]淺[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列[illegible]亦[illegible]不復就試
隱居山林[illegible]三十餘[illegible]衣[illegible]食[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跡未嘗至城市著書
立言有裨風教一郡之人皆敬而愛之[illegible]用故[illegible]加[illegible]庶
幾山林[illegible]而[illegible]非[illegible]表[illegible]揚之禮亦以爲異
時風俗之[illegible]其於聖政實非小補
法愚乞[illegible]各[illegible]來[illegible]奏[illegible]臣伏[illegible]今[illegible]用王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由胥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闊視爲無用。以啟
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名儒生
學士至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爲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
重胤番自行伍。亦知以禮辟致石洪、溫造二人。皆一時名士[illegible]之
間。緣而無疑。但晝良由當日之法。乃武臣用士大夫。所以見旨然。故久
自安之。見今沿江諸軍。雖例有辟置主管機宜[illegible]辦公事去
處。甚職本在階級之外。雖得居之。遇到[illegible]義狃於私情
選。任未輕士。亦孟鄙望其高議。遠恐[illegible]論替軍謀難矣。
臣愚欲望聖明參稽古制[illegible]何及鎮江建康
鄂諸興州也。軍多處。每軍特置[illegible]之類。凡未置主
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機宜文字一[illegible]致聞軍事。然非精擇其
擇。則士不屑爲。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如家處慮。特賜詳酌。其合

理。責任合從請給之屬。並乞下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間出
爲國家用。誠非小補。
汝愚又乞罷諸軍承受。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作除先朝深
發大[illegible]求臣無。朝對問之異不敢辨。仍服陛下之斷。以類陛下之
明。事臣聞安危有系。[illegible]有機構而[illegible]後世有憾。陛下赫然奮
發明斷。臣請陛下以聲威行萬里。中外將吏孰不入人。探朝廷之
所爲。若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掌除蠹弊。委任忠良。四方
聞風。易於感悟。此其勢甚順也。臣所積憂。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者。[illegible]緩諸軍有庶
紙文字。或有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illegible]內翰既各無弊
害。乃以權隱其事之情。以清覆陛下[illegible]有[illegible]
文字[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奏。或達或遏。有司皆無由稽察。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籍可考
驗也。故軍中雖有若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徒有喜擇。彼
必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稱福輕重之權。陰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
轉見之。故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休察。而軍情戎務。固有不容
盡知者也。臣伏覩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
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
騎入奏。朝見既畢。不得在京逗遛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
闕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
體。雖實不啻萬萬。甚相遠。臣伏見行在[illegible]司。凡有奏報急速文字
皆經由通進司書時進呈。陛下勤勞[illegible]無不親奏。奏報何獨至於
諸軍承受。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illegible]可見也。陛下誠能明主章
程。嚴爲實斷而行之。獨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令後諸軍除

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機速文字。並許實封畫時
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司即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
文字。亦乞明詔大臣。晝時持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
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爲轄制之責。蓋將帥者。三
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責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處
置[illegible]實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明英武。過
於羣臣。何嘗自[illegible]於任使[illegible]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
杜數子。若大臣平居[illegible]以人[illegible]一旦邊陲有警。不幸
誤將。致之人。豈不害陛下此時[illegible]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
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illegible]易轄。實在此時選任之
司。尤宜詳審。歷考累朝[illegible]用臣僚之與論得之公言
[illegible]統軍政。偏歷軍儀[illegible]

事宜。若稽陛下博詢根究。斷自宸衷。極一時校定之。公示四方。好惡
之意。自然本朝憤書士氣。激昂化貪為廉。易懦為勇。富強可待。竟復
有期。乃若始無政常。憚於改作。作非玩歲。偈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
一失。後益難為力也。昔齊威王即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
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非。務盡
其誠。齊國大治。强於天下。此非其験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使利。遂能
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
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為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
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旬假。故來敢
詣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過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
下裁擇。幸甚。

袁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爲安其始之所似可喜。
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談大
言。自立名字。足以驚駭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亂下。鼓動囂嘩
若纔纔可愛。望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近於荒怠濡滯。不適於用
而治效矯訐。自足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奇傑卓犖之
行。以自表見。往往自爲可用。能行之實。以致力於事功。誠實之効。顧
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既於後者必有驗
用。意利之可喜。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爲不足進而略
之。果可用者。爲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偽之名。崇務實之言。而實才之
用始足以辦天下矣。俗惟陛下。睿御今十八年。使儒賢以[illegible]治
而事功之士。猶未能盡副當時之令。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illegible]
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illegible]
[illegible]者時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illegible]。今而[illegible]

用而極大。小用而偏小。是豈爲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根識以治
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援據以同佞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
名。州郡之職。綜兵而安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掊斂以稱最。結託以
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習於兩而智謀可也。實之不
務。而或文飾以獵餙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兼資之名。所以陽射許
利。虛而計實。用而[illegible]實之不務。而或許言以爲直。矯飾以沽譽者。反
以得律吉之名。相師成風。以爲當然。而本之實。使人[illegible]焦勞獨運於
其上。而百職淳廉。操名於其下。主事歲月而功效弗立。[illegible]惜[illegible]令
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飭治甚切。而大勤之[illegible]
而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陰竊名之資。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
欲驗之人。使人皆有趣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爲矯
行以格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
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相益。時譽又揚君之過。以釣直名。朕
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雄時。雖今振氣等以其效調先
期。群獄無擾。即下詔復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歡達
二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才式之臣。內外之
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訐沽名
者。則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徹名詭驚世名以動主聽者。一毫
不以假借。仍下命大臣。於進退百官。[illegible]實材爲急。陛下一好惡之
頃。大臣[illegible]之際。[illegible]抑浮聽習靡。然爲風憲。立名而
務實[illegible]。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
[illegible]一人[illegible]用臣聞國家之治。忽習乎上
論情有之[illegible]名聲之所謂當然。乃天道
[illegible]曰左右皆曰可[illegible]諸大夫皆

曰可勿聽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
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孟左右之言常得自
任其私諸大夫之論猶恐未協于衆至於國人之論舉國之所謂當
察是謂至公是謂大同未有不得夫用舍之當者也臣仰惟本朝祖
宗法天之道廟堂之上。持公論以綱萬化之要。縉紳之間。伸公論以
廣九重之聽。是以治功之盛。超冠古昔。爰自熙寧大臣變更法度。于
時士大夫欲排羣議以行私說。一切指公論為流俗而是君師不恤
馴至靖康敗臣嘗以為公論所在治道是以[illegible]天下公論之主也。
臣恭惟陛下遠繼[illegible]聽一視[illegible]天下無偏情王道蕩
蕩過乎三代之盛。然而聖人之德又當[illegible]不能出乎一心每有加
而無已。臣伏願陛下處大中之極開言路之明[illegible]大臣施舍惠賞。
必詳觀衆議之歸明較近[illegible]是[illegible]者合言之當要使公論

在上。昭然明白亦俾中外知聖慮之所向則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奏監司郡守上奏曰臣伏覩本朝[illegible]知[illegible]
州軍州事張允之儒雅醞藉長於治民前守臨江今知處州兩
郡。皆以治最聞可謂循良之[illegible]激濁揚清以表行推恩
右承議郎充江州判斷福建安撫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
字鄭[illegible]通修潔臨事[illegible]合肥今治狀顯著泉司為屬
前後三任鼓鑄之事充所[illegible]其考為之因任故以一路
以有可觀充之及[illegible]今[illegible]右承議郎新差通判明州軍
州事吳[illegible]年[illegible]事[illegible]有能聲[illegible]未嘗知民
[illegible]可行[illegible]之從
右迪功郎知平江府吳江縣張[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民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事[illegible]年及時[illegible]將來
可任之人。臣今舉到張允之等四員。除任終身知後不如所舉。甘與
同罪。謹錄奏聞。
遵知建康府薦[illegible]公來程渭老劄子曰臣竊見右宣教郎知建康府
溧水縣張公來愛民戢吏有循良之風。[illegible]游民無擾。推科不
擾。夏秋二稅畢先納。前後七民衆[illegible]右從事郎知池州建
德縣程渭老致於臨事有剸裁之才去年秋境內[illegible]躬行阡陌檢
放甚實撫集之政靡所不講他之旁邑流亡最少自惟德之臣所領
縣四十有三。其可稱者絶無而僅有欲望聖慈特加旌擢為[illegible]風勸
一時。以為能吏之勸。
遵又奏舉印宏淵劄子曰臣一介疎[illegible]下付以方面劄寄夙夕惟
念常懼無以酬報萬一。苟有管見不敢緘嘿。臣竊謂今日先務莫急于選將

儲帥莫此為急。仰惟陛下銳意中興留神軍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
天下[illegible]臣伏見郎[illegible]有謀略時稱驍雄之目著聞中外。
昨在湖湘立功[illegible]至今。[illegible]犯順[illegible]拱於軍抗方張
不[illegible]真[illegible]為之[illegible]人雖六十餘未嘗少[illegible]
於不辭[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自聖[illegible]試錄
用庶[illegible]均之至
遵又奏舉遠侍郎[illegible]章自劾
于[illegible]伏[illegible]望[illegible]任[illegible]之至。臣
竊見[illegible]帥[illegible]之政[illegible]一切鋼故
撫[illegible]人[illegible]悅服[illegible]
都[illegible]待[illegible]諸軍
[illegible]今日[illegible]臣[illegible]

肩所聞知未敢自嘿惜冒瀆[illegible]下睹寘一懼之至謹具奏聞伏乞睿[illegible]

中書舍人史浩上奏曰臣等恭惟陛下龍飛御極曾未淹旬首擢臣等寘之從列深惟除會竊自惟惟陛下天縱聖學雖出生知然而就傳以來十餘年矣上[illegible]邇選儒臣俾爲輔導又其成效蓋有自來譬如多稼[illegible]年既耕而耕既種而穫夫豈一日之力哉臣等既備誦說聖質已成初無[illegible]益而揠苗[illegible]先諸[illegible]心實不安此而不言使陛下未發實文未介推世祖召嚴光之命臣實有彼功蔽賢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明詔允會傳[illegible]臣等依累朝故事第加恩典。

浩爲觀文殿大學士[illegible]讀上奏曰臣聞[illegible]之罪莫大於蔽賢報君之忠無踰於薦士[illegible]爲士藏也[illegible]其職以速官刑又況臣千載一時遭遇聖明拔始[illegible]終自[illegible]至[illegible]陛下生成之恩特出倫等欲報之心宜何如哉臣今先奏[illegible]下腹心竭力衰疲不足以仕陛下股肱然圖[illegible]報國之誠雖老不能忘去朝夕思念唯有進達賢才與日偕有[illegible]分之[illegible]臣之志頗積一二焉重惟內之庶尹百僚已經選用外之監司帥守已經臨遣臣皆不敢實論於其間若夫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者據臣所知尚十餘人明州鄞縣[illegible]學[illegible]前[illegible]試吏之始已有能聲若任之以事當[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聞[illegible]化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其民必[illegible]而愛[illegible]新建寧府學[illegible]縣[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推之而心悟[illegible]出於[illegible]學教[illegible]學問[illegible]政事[illegible]遍人[illegible]鄂州推官[illegible]

高博記[illegible]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學問該通辭藻華贍與其[illegible]傳詩[illegible]識者惜其未用新江陰軍江陰縣尉[illegible]學問醇明性質端厚[illegible]而[illegible]在庠序士子推服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吏材尤高不在人[illegible]下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illegible]務求實用試之以事必有益於時監[illegible]府[illegible]易[illegible]拱[illegible]故禮部尚書[illegible]之子[illegible]拱行元[illegible]性[illegible]不[illegible]人知前衢州州學教授舒[illegible]性質誠慤好學不倦[illegible]實有用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illegible]易而遇事有守[illegible]州州學教授王[illegible]博通性理諳曉民事[illegible]可用之材監[illegible]州南嶽廟[illegible]性質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爲親請祠時當推之臣所知見處下僚未經先達薦引者凡一十有五人如蒙聖慈以臣言爲不妄即乞府首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才錄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用人

宋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上奏曰臣聞為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材於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得范仲淹文富弼余靖蔡襄之肩於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韓維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稱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才特異於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異科[illegible]科[illegible]附進士高第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還升通判再任兩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illegible]同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於用也。今

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貴戚[illegible]結援營朝者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之事猶然不曉。材者猶不免付之吏胥[illegible]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憒憒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州府而使大用者。蔡襄進士第一亦先為三司使。歐陽脩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為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為開封府推官。治以公事有時省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為侍從。緣此名公鉅卿莫不出於祖宗之[illegible]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與進士者蓋有不離闕庭不歷縣州自館閣升而之入禁近矣。不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不屑為之雖性不適世務不達吏事天下[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敢言。

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風厲於下。不為無人。陛下當儲養有才能之歟。蓋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詳酌。討論祖宗舊制。與時斟酌之。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屋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收召。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執侍從監司郡守舉薦。各歸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曾實聞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遞遷次第而至卿相。若是郡守一官。或一路終身無資遷之望。天下之士所知聖意所在。莫不旋[illegible]磨礪各書所長。以赴功名之會。祖宗得人之盛。庶幾復見於今日。

戡又論委官差人從擾州縣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大小相繫。各得其任。故內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檄所至。敢不聽從。比年以來。文移煩繁。期會無法。前後相

繼。新故相仍。州縣疲於應酬。不無違滯。於是委官差人。相望於路。蓋公私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恃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鞭笞吏胥。州縣奔承。惟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飲。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干求。唯命是聽。少不如意。詬罵隨之。甚者搜摘愆瑕。恐作言語。違司之後。公肆詆訶。譖愬既行。修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旁午道途。竟兩聯會。又有使臣承局。剗刷文移。隨借[illegible]之名。為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illegible]所欲。伺[illegible]齊吏輩。擾使官吏。諸月累旬。待不去。州縣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斯[illegible]望[illegible]有司。見省部追索州縣金穀。及次移文[illegible]司[illegible]屬郡。屬縣移之屬縣。凡有催督[illegible]以次而勸之。罪者罪黜。不[illegible]錯司[illegible]屬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屬[illegible]人[illegible]部內者必置諸司歷[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以副陛下[illegible]之

臺

臧又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
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盡衆心之向背如何書
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謀而至於庶人可以見矣
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違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
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
所不與雖有異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衆而立一事雖可亦必不
濟違衆而用一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乎可
輕拂人心者古之稱堯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舍己從人
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猶其任己而

自用也方且舍己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未若天下之聰
明爲公也恭惟陛下體堯協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恢復大業
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又立一事爲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
一人而人心不服必其人之不可用也違人心而爲之非徒無功臣
恐隨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己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
人之言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持循公議俯徇人
心人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
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留聽焉
臧又乞選擇監司上奏曰臣聞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掌
奉詔條察二千石居所部各舉爲守相夫以小制大以卑臨尊雖重
於糾舉然當時所遣非御史即博士所以諫大夫侍士皆朝廷要官
重於當時是則德意且專……名望素著

而知所以自愛秩卑則樂進賞厚則勸功故漢部刺史得人爲吏甚
後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行之未久功效陵夷甚輒不禁卒仍其舊
國朝選任監司略循漢制多以朝臣爲之雖執政侍從爲郡太守者
得應其權顧不重歟比年以來凡選資輕往往自守貳循次而至
監司不復選擇故其名望不足以服衆威柔不足以動人州縣亦多
易之部內一有違官要人趨走奉承唯恐或後職業之不修獄訟之
不理寬卿之不伸莫敢過問甚則饋遺相往來飲食相追逐一爲所
實夫復何言此監司之所以失職州縣之所以放言也而況川廣去
朝廷最遠所按外臺耳目之寄數獨專清議者亦無以糾察懲之意
苟非其合上下豪毅違民何所控訴乎今諸路監司不下數十人臣
愚欲望睿慈明詔大臣選朝廷要官有風力才幹者更迭用之庶幾
監司得人庶按察州縣之間無復有貪墨倫墮之吏天下幸甚

王質奏論使材二職一曰無責全材臣嘗論曰聖人之用天下常使
人欣欣有自喜之心下自一介之賤皆有所容人各自顧其有可用
於世才者常患其才智者常患其智以苟可以極爲則數昂騁
騁推後時而不發當此之時人才優游於上而天下之人奔走於下大
者則爲之勞心以集大事小者則爲之勞力以濟其所致故能以
自逞其能疲弊辛苦飲其身而不悔甚者至白首顛沛錯罔患難而
不知懲惟夫自以爲無用於世則氣消意沮有才智久而散壞腐
敗以至於楞然而無用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世之良弓
蹶而終無一寸之鐵可使有千步之勢泡而故之與什林朽木同故
聖人常以有用引天下以爲無用而自絕則其可用蓋無幾矣臣嘗
歎息於人則爲皆天下辭豪傑材之才如析冶而劉而銷其所蘊藏
是可分木哉其……其誠爲柳界之氣雖……使惟之中……

文章錄而不可法。其於學業錢穀一屈而低，拂不得已而最露於荒州
時於之間亦有過人者，而雖然作年後，推則唐之財用遺諸然此
豈可以不惜也。蓋嘗讀洪範之書，以爲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
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皆可以推見於此。何者
有猷者有謀略也，有爲者有膽力也，有守者有志節也。有謀略者能
畫，有膽力者能辦，有志節者能守，此不可不念也。故皆次明念之。雖
然，有謀略者或至於詐而不知正，有膽力者或至於擁而不知法，有
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懼。蓋非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蔽於慾
者，亦不可以不用也。故皆不偏於極，不羅於彼，是則史之甚矣。皇極
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苟或漢唐張華王猛之謀略，杜黃裳李德裕
張柬之郭子儀之膽力，申屠嘉汲黯實武。何進之志節，此固歷歷者
有所不錄也。臣聞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皆知趨書之

會當時之積而包函覆燾，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曾輪得以爲君
臣，自亦然。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于今有二。一
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二曰錄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
惟能無援而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樹付之，常想見敢于黜陟，皆出其
公而合之。賤者曰某人故樹黨也，皆恐不知誰非其黨，黨既序舉考
則其他自可以得居咒裡而出入。史館故臣以爲其第棄其舊而開
其新，尺人一辭合之不當，一語置之不當，雖大智有所不免，而何
銖稱寸量於其間。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於州縣之吏
豈破碎而不全者，其勢而可以一二數也。故臣以爲[illegible]
於而責其後效，故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而兩其中而已[illegible]
器使之實，而致其天子，天子者舉其要也[illegible]
于輕重之勢。何者畫[illegible]

擇賢愚之宜而行之，以察故人無棄才，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
臣之論，非所施於大姦慝也。
二曰無拘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取必於人，而人
不能取必於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爲聰。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
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爲，奔走於天下者，以奔走
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彼富者富，貴者貴，如欲壽取償，其勢不
得不隨其所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豈而
不應則閑然有不平於其心，浮躁者則怨之，不形於色辭，而寬厚者
亦不免鬱悒滯閼而不能一。而擇其意以爲之予奪，訴彼誰予哉，而
我當得也，何之以與之而不予以爲吝，許之以必得而不得以爲枉。
故人主多負謗於天下，而天下多不盡力於其君。或曰：夫聖人者不
牽於天下之私情，而附合於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

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察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
後遺之以富貴之實，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安其意，而不得者亦皆
然有以自愧自勵，以當天下，欲爲之心而自謀，以作天下不爲之氣。
臣嘗讀西漢百官年表，見高帝暨孝[illegible]錄法度，固不甚古帝王之[illegible]而
臣役所天下皆聖人不言之術也。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御史
之遷，四年[illegible]之遷，一年[illegible]六[illegible]三年而遷，而田千
秋之遷一年，而魏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爲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遷
[illegible]之間，而趙禹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而大[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御史
大夫[illegible]郡太守[illegible]御史大夫，兒寬
[illegible]天子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
[illegible]大守之[illegible]故臣謂武帝

之用今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爲吾之爵祿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塗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爲爲之而力而終莫敢有所款羨遽持於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爲牢材大略也昔者大臣之議惠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懍懍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歲之路定日月以爲遷易之階因將以泄淹遲者之心也惠夫在朝廷者才量淺深不度高下無故而遷不媿不得而得不避也是以故歲之語循序以爲進擢之格曰將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志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爲此必然之說也爲此必然之說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今將致其力者則先今之

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七

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於百里百金固不可得也至於百里雖跛蹇者亦無以卻之矣其初欲以致有力者而其終不能卻跛蹇此必然者之過爲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援其績之高下而予奪雖出於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議然後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祿而日月可以馭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子皆能逆計之矣而焉能以鼓舞天下哉

賢人論馭臣勿窮恩上疏曰臣嘗論古聖人之服天下惟其無望於人而人不能無望於我夫是以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盡於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爲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望而不可以遽厭有可得之理而無必得之理然使則有所挾然後則有所下愿持能人致然其斷騰擎而

天下爭先爲僕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於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晩晩然惟其欲之爲徇儼然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今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矣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蹈名天下矣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厲於用愚而信於用智大抵一爲我之所輕於爾者輕而爾之所托於我者重我何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聖人之所以懸爵而倚伏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權昔者高祖偃起於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一二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厭其心以其嫌則得其用破其敵則錫其爵否則終歲不遷至於以一齊而授韓信猶斷斷而

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八

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愛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於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曾自乎歲一軍五增而無一過之者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昔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於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實而人之於鷹常重惜其飲食之實以邀其擊搏之力而後能用鷹有識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雖矣雖飢肉日陳于前其不飽去者鮮矣而安能爲盡力於擊搏哉明皇之於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亂蓋於天寶之四年然而隱忍涵養以待祿之窮而後發是以後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一時行者乃以[illegible]爲大將[illegible]無事爲天子[illegible]

年而已。非有攻城略地之勞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遽甚隮加其
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驟致不旦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
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華春留之以待巳
蜀之平。狄青交廣遠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為
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宰使之常有
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於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
無綫。意者窮之於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於有事之際乎。臣恨其才
未登而爵祿先窮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燾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親
攬權□進退人材。宜乎內外[illegible]。爆至治以稱陛下焦勞圖回之
意。而外則吏強官弱。民志不得伸。田野未闢。物價翔踴。州縣窘匱。[illegible]
窮苦蘇于不載。盗賊時有。內則主勞於上。臣逸於下。百執事苟且多為

奏議卷一百四十四　九

身謀。直言不聞。相伺成俗。今令數更。[illegible]改。當其故何哉。臣愚竊意
陛下腹心無謀畫之臣。[illegible]無一定之計。故百條苟且。相伺成俗者
不識陛下之規模。命令數更。未[illegible]當者。腹心無臣以謀陛下之
事也。陛下非不求謀畫腹心之臣以[illegible]至治。蓋求一二有其人也。然
[illegible]士在朝。[illegible]家守之。度豈無其人之以為國家用者。[illegible]意陛下
用人進之太速。退不盡禮。進之太速。故多不勝其任。退不盡禮則直[illegible]
實能[illegible]而不出。其臣焉欲望陛下審擇其人以[illegible]之。陛下開其[illegible]
矣。置之左右。與之論天下之事。[illegible]
夫才亦易見也。陛下知其才矣。參其[illegible]不[illegible]矣
既賢且才。則與之謀畫治天下一定之規模。使[illegible]
苟且內外弊風俱不勞而變矣。惟[illegible]
[illegible]盡忠[illegible]知恩[illegible]天下

檢又轉對曰。臣竊謂人材不可不擇。天下本非乏材也。顧作成之如
何耳。陛下臨御以來。收拾人物。多出親擢。至郡守監司兵將官其奉
辭[illegible]意。今陛下封大開言路。雖微賤之士。皆得論事。陛下未嘗憚煩[illegible]其心
勞思以圖治功。亦乎多士在廷。盡忠竭力。共濟國事。以稱陛下[illegible]康。使陛
下端拱無為。不勞而治。斯可矣。比者沈使之來。未測其意。大小之臣
以至細民。俱懷疑懼。而不聞一士為陛下謀者。臺諫侍從亦皆緘默。
袖手以觀。賴陛下神聖獨斷。自有以服之。人情乃定。幸陛下高爵厚
祿者不為不多。而一有小事。而莫能有毫髮之助。可不謂人材之乏
乎。如州縣闕人。[illegible]之於曹司封處之。以有餘補不足。曹司不足。則
當中之前部。科擧之失。至於增[illegible]丁憂中。使宣問又差奉使會計。罪
月[illegible]僅能羅一人。易一人。且諸路數百州。一一調選。豈能如此。可

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十

不謂人材之乏乎。先儒以謂天生一世之人。自足以了一世之事。本非無人
也。但不任其職也。何以不任其職。風俗使然也。風俗者何。主勞而臣
逸也。陛下總攬權綱。[illegible]之事也。謂如近日陛下遠[illegible]臺諫。屏執政。可
以銷朋黨。破姦邪。正紀綱。任忠賢。群臣莫不厭服陛下之英斷。所謂
親攬權綱。如是而已可也。若會計州縣之收支。稽察小臣之愆罪。臣
願陛下不必躬[illegible]也。提綱振領。舉其大者。則小者[illegible]也。臣竊
願陛下[illegible]臣[illegible]也之間。為士大夫而講論之[illegible]臣知
陛下[illegible]陛
下[illegible]人材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人。不
[illegible]也。得
[illegible]一有此理也。規
[illegible]以成

風人材所以在龐臣俯惟陛下聖明之判。而曰觀此風實痛惜之。臣
殘落寒士。莫顯於世。本無才術。謬蒙陛下擢用。得年六十有四。疾病
在身。來日無幾。有何冀望。而不言。是臣負陛下恩遇也。臣切切
之心。無由上達天聰。今因轉對。得盡愚誠。又願陛下選擇有人望
負道德之重者進用之。使負道德之士。進退人材。論撰於下。忍
負陛下而任私意矣。以之遴用人。以名節勵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
矣。昔琅琊王初過江。東晉王導等以天下人望歸之。為琅琊收拾東
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壼之徒。[illegible]至者罔之
基本也。其所[illegible]如何以[illegible]遠[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以[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用
宗得[illegible]皇帝之[illegible]用富弼[illegible]知之[illegible]臣[illegible]天[illegible]
元有餘[illegible]不[illegible]待[illegible]伏乞睿照。
提其[illegible]正。乞擢用北人。上奏曰。臣愚慮與聚廣[illegible]下[illegible]擇建[illegible]

陸觀承王導以臣北人。所以召用。則臣荷陛下特達之知。且知陛下
不忘中原之意也。伏惟陛下欲用北人。豈不以其性多忠實。豈非惡
傾巧之人。所以進忠實之言。則臣固當以忠實事陛下。不敢求奇巧
圖迎合。以希觀官爵。庶幾有以上稱陛下用北人之本。臣竊惟伏
自太上皇帝南渡艱難之時。任呂頤浩。所以能誅逆臣。破群寇。扶宗
社。立紀綱。可謂有大動勞。及叛臣扶虜勢。使北[illegible]太上皇帝用趙
鼎。遣諸將。[illegible]而復國勢。[illegible]天下翕然歸[illegible]。此二臣者皆
北人也。當時[illegible]二臣[illegible]未必能立此功業。[illegible]一臣[illegible]遠[illegible]其家
皆識得北人忠實者。[illegible]況北人[illegible]來。今五十餘年。所存無幾。其近
年歸正之[illegible]。又[illegible]所指可數。且北人[illegible]多[illegible]流落。以[illegible]之
機巧奔競風俗之內。其何能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流落失所之士。窮寒切身。[illegible]於人[illegible]

直實之氣味者。不可不察也。故陛下雖有用北人之意。未有以上副聖
心所欲也。臣嘗聞晉琅琊王初過江東。王導等以未有人望歸之。以
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壼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
臣願陛下兼收並蓄。惟賢是用。惟道德是尊。不必豫然露於用北人
之意。庶不失東南士心。亦足以保全所缺。流落北方之士。取有剛毅
材器如呂頤浩學術方正如趙鼎者。願陛下尊而用之。然後有以歸
陛下用人之心也。伏乞睿照。
[illegible]又奏曰。臣伏聞漢陳平以智稱。不以德稱者也。任宰相。不
者刑獄錢穀之對。猶知宰相之職。所以能成不世之勳。魯稱寬相而
有房杜。後有姚宋。表表在人耳目。今稱良。房杜不言功。王[illegible]
宜。故世功可稱。姚崇為郎。憲明皇何視不答。以謂吾郎吏非宰相事。
嘗聞數限。後世稱其得體。宋璟因南海王郡下。不即中使交談。當時

為人歸重。王令隙然可尊。不惟五人之緣。是文帝太宗明皇用人。得
其道也。故能成刑措。貞觀開元之治。所以然也。伏惟陛下睿智仁明。
上希舜禹。遠跡文帝太宗明皇遠矣。十餘年間。[illegible]求治。精覽權綱。
三帝之勳[illegible]上擬聖德之效。然而考實其治。則未及漢唐全盛
之時。何哉。[illegible]
功寡。其以[illegible]也。[illegible]每[illegible]遠方來[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得失。升沉之對。罕
聞[illegible]
且。故政無大小。皆得陛下躬行。[illegible]能[illegible]待陛下親行進退。
[illegible]
心。[illegible]以來[illegible]
亂是以[illegible]國家可[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亂之理盡心臣道各率乃職毋替君父以國自逸共輯聖政日臻至
治天下幸甚
權又曰臣聞晉之所以興也王導實佐之始至江東深以東南人望為
念故收拾顧榮紀瞻等用之所以能立國南北雖分而能保其正統
者得人心故也伏惟國家仁厚之政洽于民心雖遭艱難阻隔而人
情不忘歸仰非東晉可以比擬伏自陛下臨馭以來未嘗一日忘中
原故孜孜以人材為念中原之英苟選擇望如臣之愚亦冀其各得
彼此擇臣仰體陛下聖慮以北人稟性忠實者多所以敢用期於忘
身徇國以圖君父德至深也臣自念生長河朔賦性愚拙流寓江浙
天十餘年每歎人材之難得為緣士風之不振顧陛下惟才是用不
拘南北兼北人至此無幾臣恐陛下兩宮未還居南之言不可不固結其心
惟臣言之無擇承平全盛之時北人立朝尚以疏直不得行其志朝

今日絕無而僅有陛下雖欲全言通所以光維其全實此臣所以竊
心疾首願陛下深思遠慮進才於公論毋取於私請倚任其忠實毋取
於詭隨庶幾士風漸革異才蕃出不患不能輔佐聖治以圖至治也
臣不勝皇懼待罪
衛涇奏人才疏曰臣聞人君臨制天下所恃建功立業者惟人才
是賴然自古及今未有備之不廣養之不素而能濟大有為之用者
也仰惟陛下臨御日久所觀今日人才孰為以爲果有餘果未足
也以為不足則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百司庶府其注任者猶塞而無
闕其議論者猶龐而又多以為有餘則何謂玩愒職業不舉委靡
徒倚大小懷不憤執政大臣何以圖回於廟堂左右侍從何以論思
於禁列皆陛下所觀信所任非所謂其如於當世知名之
士一時簡記之臣皆陛下累年之所拔擢歸問陛下亦皆親察於斯

身謀自任以重輔導者德不以引親舊以為黨與不棄遺跡避以誤
信用是以當腹心之任者無其人留書正色別白賢否務存大體而不
事苛細搏擊紀綱而不望風旨足以任耳目之司者幾人持節軒舉
肅清所部不妨摧豪以自營未借抗寡以示公足以廣臨遣之寄者
幾人勸課農桑使民安業不為姑息以要譽不肆貪暴以害民足以
稱牧養之責者幾人一旦邊陲有警則撫交馳能撫材勇擁麾三軍
之衆威勞德望鎮撫中外之心足以係諸夷之用者幾人聖明在上
天而地育臣不敢謂舉無其人也聞之論者謂今之士大夫徇利而
不顧義務名而不務實習成敗爛謂之得體知識卑弱指為生
事公清瞻亮者目為落落而難合謹願容悅者常疑誤以自將忠誠篤
實者以迂闊而見棄貪鄙晏慵者以倖來而倖進是以氣節銷磨而
不立風采銷委而無餘庸庸無能默默尸位者大若小渾然一律前

至者苟寵而無勵後來者效尤而何懼賈山曰士修於家而壞於天
子之廷此之謂也風俗成矣國家何賴而況邪徑未塞群小爭趨苞
苴賂路之公行干託請求之紛紛附炎逐熱冀能爭競陛下以至公
之心而循常狃於科舉之偏私以至明之見而未免於人情之曲徇職
任之弊不皇恤是非之論未盡公當願陛下風俗且壞人材莫善於
此臣所以願陛下光昭聖德養士之氣以振國勢之日以未張惡人材之所
以未振厲激昂之氣必惟賢者可以任之盡任賢之道毋使不肖參其
間塞其邪枉之門非出非常之旨慰薦獎勵之吉翩翩之風自裏
循拔靜退之人則躁進之徒自遜崇寬容之度毋疑人言之為近名
養成言之氣毋使人臣之懷畏罪之心而後恐之日後風俗丕變賢
能並用一旦取而器使之則陛下所以為國用人材可足者臣不信也
非見主叔以濟國脉以固邦基正在今日是以便主隨何弊之不

業何事之不成何功之不立哉惟陛下留神審察焉惟臣之情天下
之幸也
經筵徐鼎潤權上奏曰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寄惟無
私乃能體國正己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砥礪廉隅然後風憲尊嚴
百辟整肅伏見朝來郎徐鼎泰之膺薦擢府簡拔自頃入臺凡所論
奏多不厭塞衆望其劾翁叔翁反爲黨上章誣衊指其所言率皆扣
意搆捏苛詞羅織訛無以自解識者恫已識其學無宜引避乃僶
然自處已而蘇昀之敗交通之跡允爲彰露物議甚譁亦可以言
去就矣而納包益居職如聞聞知警門以來一無建明日惟跪望還
擢此其風采錯雜尙且浚飾足以輔陛下封疆之任者近因御史
觀察瓛黨私而並揚揆摺建動以千封付之有司必行可也乃力爲
庇護甚至縱令僕厮爭奪紛諍都人聚觀請寄官以歇擇放還至
欽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致與郡之令今因其引疾罪以糾擇陛
下所以待搆可謂厚矣而搆不自愛舊之負陛下久尸素位敗壞臺
綱若不別白言之切恐中外莫知其警反致陛下誤去臺臣有累聖
德臣謹披瀝陳情將徐搆柯榮罷譴寘之典律之罪伏乞聖上以
彰陛下黜陟公平以擇措紳莫不疑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罷然猶不
敢隱臣職愚所有錄善臣未敢書謹錄奏聞
經入殿兵部郎官劉炳除外西省巻一奏曰臣竊惟當使者之任
分一道刑罪之權者黃先朝從檢持憲在外必登最部從任自昭擧
在內必服動郎省羣僚勵精從選是爲拔擢儀授非其人則必
論不置臣伏見新除江西提學參議試州道外多望甚衆錄牧白
遠爲翰林題以直周辟罷諸議加號郎選下輯其行而兩大費開署
材術堪試程牌責搢紳歲攷遷退之間義當自審鋪其人郡就罷

但然安居物議沸騰乃謀去就復擧奔使節遷遠所欲焉外之意可
知引叙猶謂非不欲趨事赴功敢爲大言欺罔衆聽學士大夫豈知
持義廉恥行不顧言當如是舍紀綱違寬大不欲加罪使之善去幸
矣況炳馬必未多爲郎又纔數月凡郞曾久次而去者亦不過得部
是宜將辭而反被拔擢人雖貪而不問炳獨不知愧耶臣愚欲望聖
慈特敕吏部將劉炳新除江西提舉官擇能接替與待闕州軍
差遣庶幾朝廷不至過舉在炳亦安之亦乃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不
勝幸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御史上疏劉子曰臣聞人主無他職以進退大臣爲職大臣無他職
以佐天子進退百執事爲職在列之臣有一賢焉欲後其上而進之
可也有一不肖焉欲後其上而退之可也知賢而進不知不肖而退
之大臣之職然自近世以來廟朝之論進賢則有聞矣於不肖者之去
退則未之或聞也職業之不修於斯之不當然中[illegible]邪之自
進非惟有之來上廉問之發舒則清議不加憲章不及者有之治要
之職從來久矣聖人在是刻廷清明小大之臣罔不精白以承休德
固不容不肖者竊吹其間然於大臣所以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之職
豈容有所而不擧之弊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在廷各舉乃事爲乃行
一乃心俾一二大臣精校而審察之以揚進退之任庶幾發不肖之
訟不欲退殿負材實能奮迅而出者以一副陛下深撫來旨之意
將又[illegible]閒人各有保任不能者之則精者而不能致秩之
襄[illegible]而不敢與爲擾之路錄狀者不可使緣法刻析者
下可以[illegible]之所用之門而之守然聖人不能廢其用舉之譽者
[illegible]業於大理[illegible]不能史[illegible]貴乎量才授職因事職官
[illegible]今之[illegible]自審楚律書品至參階士

權之要。皆不欲擅其能，尚以一藝自名，一器自售者，非特貴心欲
然，不滿一人，則亦小之。此古之所以職業修而萬事治，後之所以職
業廢而萬事隳也。方且帖然有乏材之歎，則亦厚誣天下之士矣。仰惟
陛下焦心望治，虛己任人，今之有尺寸之長，未嘗不録，所以為望
陛下之得之矣。雖無張湯宮御史大夫，而仍兼治獄對舉任守相，而
不去趙鐵處文，此特漢帝近事，今豈朝廷因循執擬而使處皆
人之下哉。臣願陛下察望取善器疏事大臣，然責人以全，搜無能人以不
能。明哲與章者則使之居臺閣為詞臣，舍者則使之守令治獄者
必法理之士。分間者以智勇之臣，緣而長題所短，久任而責成之，特
見百工熙庶績、顯著，動乎三五之世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奏曰：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和
於為善；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略在人，則可以除一時

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為民師帥。今天下未能獲，見居職海寇
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若益緣師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從化畏感，
又無智略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
而遷為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切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
禦海寇，致召固定海鄞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通，物有擒放海
寇者，仲通從而縱之，致其徒黨熾盛，國令當獻誅於郡，仲通恐而
不聽。四明人至今不[illegible]。朝廷既不罷黜，[illegible]仲通不能
治人，節且可以與大帥一路，不知彼所治何以能訶[illegible]化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秦檜鷹犬。其惡俗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吏才可
以任使。及治四明，蔑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黨援，海寇猖獗，略無計
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與仲通之罪，雖嘗閑其老，然不事事，況二廣
去朝廷為最遠，斯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之臣。朝廷偶為大師，而
盜賊竟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罷斥仲通，兩興之除言良
弼、韓江之師，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十朋又上疏曰：臣聞有旨令館大臣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意念
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為勞來撫師之使，式出於大臣，不憚勞苦，
概然請行，亦可嘉也。然今令和下議者，蓋欲謂自古遣使致廷行
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選遣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
唐之十一使，用皮何等是也。太上皇嘗臨朝，亦嘗遣使撫諭矣。
或用臺寮，或用郎官，且於遣選時稱得人。今大淵雖為潛邸之臣，識

者謂非出於朝廷選遣之公，猶命撫師，有辱國體。又慮大淵之往聞
者，謂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州縣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
萬一復數人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列，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
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退，陛下已降詔慰撫之矣，今又委張浚
勞來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切恐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遂未測
朝廷之意，憂懼使令之出，心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
乞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數遣之，以重光華之使，以塞
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十朋為著作郎，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宜遴選於嗣
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
天下維新之望。昔商之受命也，湯選於衆而首舉皋陶，此之章命也，選
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且諸卿而夏立傅說，左右有嘉也

首以師保而並號周[illegible]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
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
李德裕成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國任也則首用趙
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魯宗道爲宰執得正
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曾公亮而委任之是起富弼爲元樞用歐陽
脩爲參政治平之治最論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
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
老平章軍國重事又拜呂公著又進拜呂大防[illegible]諸人才於茲
爲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illegible]之又皆選擇於斷
然之初足以服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爲各一代之盛業人主
之職莫有大於此者然惟太上皇救陛下以大體之[illegible]又以一代道
之寄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英不拔[illegible]以[illegible]此勞臣願陛下擇諸
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illegible]文武可
以扶持治國者此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善之[illegible]起者然後用
之可也苟惟不能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
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
不親自識擢擇得人則內可以更寶守[illegible]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
賢俊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察姦邪如是
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群
天下人才以爲用使各效其所能以盡其力功不可勝矣
十朋代逃所[illegible]書[illegible]牧[illegible]工[illegible]如自治夫
內降改事盡自治之要也往時僥倖又自治之要者皆以及贓罪
任南之歸賞以郡守被得其官之罷庸以陸贄論奏天之聽我國家寶
[illegible]命[illegible]以[illegible]安撫之信付之范仲淹韓琦

時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語其不大用而先異已服今我與虜
強弱不敵惟當以人才勝之苟得伏節死義如汲黯則謀當自寢
風采聳望如胡安國則敵當自退忠謀讜論如陸贄之徒則難當自
解經實文學宏材偉略如韓范二臣則虜當自服所謂一士之重百萬
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
爲宰相呂夷簡所得斥逐于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附[illegible]仲淹亦力
爲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今邊境未寧正是則用賢之
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爲心大臣以呂夷簡之心爲心相與任用
天下之賢才以爲排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
才之[illegible]讀聽朝奏薦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陛下之
任使矣太[illegible]在山林者不採國有人焉雖當自[illegible]自治[illegible]矣夫大
參此
知春陽王師愈論養人才上奏曰臣聞致治者必資於人才而論治之
君爲治之臣皆能知之皆能言之世而每患人材之難得若豈天下
果乏材也哉自古成大業者未嘗借材於異代況我國家擧[illegible]所[illegible]
不爲不廣天地之中以上等今猶古也顧所以養之以之用之如
何耳鄧林之木[illegible]矣必培其本殖其枝幹斯能取可用之材大
匠觀其質而採伐之斷削其[illegible]斯能成器往之器因其小大之宜要
[illegible]成爲家[illegible]積其不各得其宜然後大廈可成矣今用人材者亦已甚
[illegible]

貫材術有不能無異議之者，而氣節者未必有應變之具，必欲求全
肆毀奚可哉。苟或見用，又且不度其力之小而責以任重，不假以歲月
而責其速效，宜乎數年之久，治效之未成也。臣愚欲望聖慈遠鑑有
周之隆，近察鄙朴之本，凡曰人材，始則保護愛惜之，次則磨礱作成
之，終則隨材久任之，其不能成事功者，臣未之信也。惜見[illegible]
天威，戰兢之至。

師愈又奏曰：臣聞自漢罷侯置守，秩二千石，任共理之寄，具祿重矣，
其任專矣，其權重矣。故當時郡守多有治功，著於方冊。迨至唐置
刺史以臨之，秩止六百石，蓋欲以小制大，稍殺其權，未至太甚，其任
之專，固自若也。人亦奮勵以成治功。惟我國朝待遇守臣，衡固甚厚，
祿亦不薄，二年成資，遂置監郡，任已不專矣。又置監司以臨之，權已
輕矣。雖欲自奮，已不容，而漢之肆，近歲以來，二年成資者千無二三。

監司統監其貫，益察郡守之權輕，無如是之甚者。民以口累一路之
咨，止九郡耳。有兩運使，為運使為提刑，又有安撫、提點、提舉公事，幾
是則一人守郡瞑之者九人。計年九，將猶未足以況也。至若監司置
司之郡，益又甚焉，豈非長官尊各為郡守者，欲行一事，欲下一令，動
輒掣其肘，而吏卒擾擾，殆未可縣舉，[illegible]
而後已。監司縱有賢者，欲驟其[illegible]，而吏卒之[illegible]其不勝[illegible]多方為
計，使監司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可勝歎也哉。[illegible]之時，已難於成事
功，況[illegible]
侯作屏之意，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宰執，凡監司之郡，[illegible]
及書任臺諫有風力者為之守，其[illegible]須重[illegible]
令監司兼領郡事，多久其任，責以治效，若會府[illegible]之
守[illegible]焉。

師愈[illegible]知長沙縣[illegible]上奏曰：臣聞守民之官莫如令
縣令[illegible]愛育斯民，如保赤子，重縣令之選，[illegible]以對[illegible]
後世為縣令者，[illegible]修厥職，然而官卑權輕，法密責
重，上下皆得以[illegible]害之者太眾，乞為陛下詳陳之，願少垂聽覽。上
焉有監司[illegible]則[illegible]之責法以[illegible]文以自解，況又
有私意[illegible]其間無所分訴[illegible]其[illegible]則有屬官有曹職官有本
縣司[illegible]有守居者，遇事多欲[illegible]其私，為縣令者豈能盡如其所欲
往往[illegible]監司守倅，為監司守倅者略不加察，從而罪之，此
其一也。下[illegible]有本地人，其有豪強上戶有[illegible]把持健訟之猾[illegible]相
為表裏，[illegible]於是人吏伺其[illegible]
委[illegible]錢[illegible]持者議狀本裝點虛詞遣健訟者[illegible]則欲
其遠者甚則使之毀官，畏身破家而後已。此其三也。抑又有監司州

府之案吏與夫承局[illegible]院虞候[illegible]平時[illegible]
下視縣令，厚有所求，稍不如其欲，裝事端以譖訴監司守倅者[illegible]
屬官曹職官助之，其不被害者鮮矣，此其四也。陛下擇守民之官為
甚重，而[illegible]下小大害之者如此，其累雖使卑者復生，亦[illegible]可
[illegible]

强願令爲上下所不喜者當保護愛惜之裁爲人所短者當直其冤庶
幾賢材可行其志字民之効著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六

用人

宋孝宗時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爾古王者所
以治亂勞逸知於治恐不得其要曰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
而已操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
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拒隋文
帝曰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一任而責成功必賞有
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而已其郡廉十大樹去四白
而王無為。豈必刑神疲形勞耳目之害然後為治哉。帝嘉納之田平
寬嘗齋成養禮而以從事達乎何哉擇撥於然中興自黃裳發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強藩悍將類多割據跋扈
杜佑鄭絪輩彌兵而姑息不足任也。故專以男任之實甚賢於天群

臣之不足恃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憲宗不自以為無人乃為帝言
為治之要在擇人任之然其歎稱神於簿書獄訟之間畢觀其盛
察於耳目之際而已爾。夫是憲宗雖然慮悟擇人任焉然實未謹
能言而無天策。然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而吏以裴劉史君民
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併州縣停入仕易當鎮者三十六又監以
業端整飭未暇課吏治以激厲賢將一以官使言事有度脩業勤
無常人其後則有李絳之徒得參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
意任之。縱復內侍伊名得居其才而惟其為居政內於天嵗四出
則事時亂是使而頒雖不知孰論之謂實宜則顯懲誅未成
舉一事也史大臣如杜佑鄭絪而任寺寵者所可言其不言而不
用則安得為憲宗在此可謂謝可斷成其甚是書而何所
務哉故一君務於求賢惟擇人愛賢異職其非所當勞而

史086-626

而用焉唯未賢足以當之若勞於細務則屬臣近侍安坐拱手視
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臣稱憲宗中興由黃裳啟之其不誣也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
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之道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
之則雖傾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
真蓋亦有出而主者善其知之不真何以言之人主曰賢天下曰吾人主曰忠
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
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逆斯人則斯人自而去之甚且夫
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
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得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
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彼自來吾惟因得之吾為爾用之焉
民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夫其人欲吾如天下不我

曰還爾相未足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不
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
必久故其功不敗於終敢於盡而不敗於終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
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
有深處適足自戕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
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為李濟為宰相
而世之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人主不
從有知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呂超則取呂超有知
紹之諸葛知張濟之必為背惡知周高祖之必不為
之究見其而武以譏笑於敵國以人不取其君者人
如此其弊也雙以遂子為令君而子不食以避
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以為不得李為宮引為相

取容焉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能於相而不欲富貴哉
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常
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矣及得
其所無為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
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
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處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待
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
其人今天下舉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雖然誹
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
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
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禹湯之於伊尹武
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豈不如此蓋陛下
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聞
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招不起也
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招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
今天下豈無其人今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
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意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
而獨擇撰焉何也
論相下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
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
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既重其人矣惟重
其人而後責之者輕其器重人可以勝不可以諉人人勝器
然今器康人無輕蔑天下之大而負者負之而不
自持為天子何待焉之夫

天下之至安而天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挾者不動聲色而
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殆之量度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
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務在裕夫敵國之相圖也雄之相窺圖
輕發於吾之所窮而直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
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苟得斯人而相
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倘者顧
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
所謂不勞挾矣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
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illegible]
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
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illegible]者矣
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以止亂

者矣有同乎示暇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遊遊飲[illegible]當[illegible]房
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
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玄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者郭
子儀單騎以入回紇[illegible]亦使單[illegible]徹備以與吐蕃此同乎推誠
也然回紇拜郭子儀而唐以與吐蕃盟[illegible]而[illegible]欲出[illegible]何也情
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也不得已故[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吐蕃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法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以天下之[illegible]不同以應
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也許未有不敗事[illegible]謝安

[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未然乎原之未嘗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
者延[illegible]者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郭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
之難如此今[illegible]有中原四十年者四十年矣[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君臣
日夜伺吾之隙又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議
而不成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
[illegible]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何如有所察者其有所試人
天下之大而豈無一人之足恃者之人獨得而不舉也然則時求謝
之[illegible]不能雖聖人不能遙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
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無元而益瞽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
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備
之者素也嘗聞[illegible]以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
詢於[illegible]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illegible]其何事

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臥天子恃之以
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嘗詢之人也今宰相
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衆而不歸明年何以稱而不支明年何食。
臣竊憂之。
萬里千處[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始難其
切[illegible]於[illegible]易其初者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
則我之[illegible]也何難於是[illegible]求[illegible]者求與聖人亦曰吾
吾富貴[illegible]天下皆[illegible]聖人之於我[illegible]也則求者
[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求而無以愛。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事也。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閉之害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害，獨得閉而封之哉。譬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欲。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衆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幸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得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而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illegible]密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君子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任者矣。誠以百以揆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容取者無。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得於舟也。官何自而冗哉。自天子龍飛之初，開天下之大度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滔滔之所出，節之鎮之之使因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郎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濫選而不去，官簿年年而日增，人不加多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寺[illegible]參內而省臨司之寮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也，然其得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兩於然矣。而任子猶可據否也。任子之法猶未能浸其入官之門，盡求罷且試吏之塗，所以限其門者也。蔭其塗實也，[illegible]與賓僭則有可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天子之數也。擬者如謂天子不[illegible]便于路上而今焉，則去者寡矣。此之謂不孤之恩，所限其門而[illegible]者無數，[illegible]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illegible]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僅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僅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必御待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故於進士員郎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曹身積學者老死而不一得，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生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者在任子者。故臣以謂信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廢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illegible]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為之額，其場屋之日，[illegible]則[illegible]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其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既將括之習而勵其業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艱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病，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無容其求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終甚易，不過十年官曾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是病也哉。

論冗官下曰：臣聞任官者常以事勝人，今無以人勝事；常以恩豪人，今無以人豪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除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擲。精明而不擲，則一人[illegible]而百事[illegible]矣。況數[illegible]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illegible]其位，官[illegible]不競其治而競其務。數人而治一事，則[illegible]曰吾之官也，吾之官正也。故則增[illegible]增而何止焉，至於事之缺

而不理。民之不治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憂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爲祿。誰得濫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官以恩棄矣。今則不然。人有餘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濫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illegible]。則祿未有定。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因其大夫之勸也。不[illegible]治無事也。而創爲空虛之名以爲之位。而[illegible]之祿不[illegible]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夔[illegible]。不[illegible]何[illegible]而已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才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爲弼教。則斯

人爲制寇。則斯人爲治寇。則斯人爲刑也。教也寇也。職也。是得爲細事。既舉其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三代也。[illegible]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爲委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皆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illegible]非[illegible]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illegible]路[illegible]司禮轉而已。[illegible]有常數職有常[illegible]於[illegible]轉運是。今[illegible]於五六人而間一職。小

[illegible]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矣。民之官[illegible]之[illegible]提官以[illegible]爲[illegible]侍從之所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illegible]者[illegible]爲之爲置使。爲提領。界之爲主管。爲監[illegible]。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厭之日[illegible]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illegible]得而不貧民得而不[illegible]以人專因莫甚於此。楚人有[illegible]於[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則以數人前其[illegible]已生於上以[illegible]之得[illegible][illegible]而愛[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以數人[illegible]官[illegible]無[illegible]民者多[illegible]人有[illegible]而[illegible]食[illegible]人者安[illegible]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illegible]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illegible]之。釋無

與[illegible]者[illegible]臣[illegible]朝廷痛[illegible]其[illegible]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析[illegible]若以隸於刑[illegible]常平以歸於[illegible]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illegible][illegible]尉之可以[illegible]則存其一而[illegible]之冗員省矣。[illegible]手人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吏者不過五百。則冗皆[illegible]清[illegible]後[illegible]其清而去其[illegible]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病[illegible]不以人[illegible]不制其[illegible]其源不散其[illegible]病其冗。[illegible]之說行。所以制其末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後去其[illegible]盡去天[illegible]而天下有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覺。[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論人才。臣聞才之在天下。取之之法愈密。則愈疏。取[illegible]不可取乎[illegible]

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歸矣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
俗之拘攣傲睨塲屋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取才
者畢世不才者自伏獲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將時欺我而不可信
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徽揚登次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
實想。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備於規矩繩墨
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道亂而莫之興除紛治療撥而不能成功
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察而取之安事於待哉蓋察則必有所
隱傳而未離於察也國家自祖宗御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
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
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矣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
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
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惟有所不恭

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
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
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鳳發
興以顧問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蒐隱摘瘦辭以為奇難又與書
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
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難之以奧僻恠奇之故事不過於何異猶岐
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
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擘而求磊落之士
以蟲魚之微殊而釣文武偉桐之才。不幾於施罾繳之網以羅橫江
之鯨。挂黄口之餌。以望鳳凰之來食也歟。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
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
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視今甚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

孫休獻則韓之害已而去也孟子已不能紀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
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
無事於此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
其誰。孟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
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
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得以求之矣
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焉用是咕咕者為哉。張
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教後之應
小之明大之暗。臣愚謂朝廷恭之以祖宗與唐制科之本意立才
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足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記
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著記則主乎去
陵上及隷典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

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
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就乎易則懼駑者之
集。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者耳。御將求其它技乎。今求
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振鬣而翔舞蹲鳳而蹈兔
也。可乎。士之能為文辭隱恠者皆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為狂狷隱恠
也能不能也。雖欲以稱欲[illegible]固有挾策語而不能乎文辭。有
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尺度者[illegible]以為諸臣才
[illegible]問於文與武往與來[illegible]而諸郡夫吏之為名輕進士定額[illegible]之
[illegible]而試士之[illegible]文者。既致宏辭之体。次[illegible]而試士之知
[illegible]策者略[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於宗伯而取之[illegible]科名[illegible]
獻不出乎奏名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才在於[illegible]
[illegible]科級[illegible]不[illegible]而猶有遺才焉詛不信也

論人主中以往闕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專於人主之所向

而向人主之所好又二當守大息懷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

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其則

得之求才則不才者至而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不

天下以所向而天下之背其所向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

不欲天下之情如此甚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哉天下之情甚易

曉也何也人主能不有之向而察省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

外以窺其中從其所好得其實是故得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

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事親也膳食以為孝禮也耕以為進非

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膳各而不曰膳好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膳

好之為者為子者何俾而不進之以膳好哉父曰膳矣而子曰膳

好焉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

真也故天下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

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皆忠

與姦兩售而才與不才各於其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

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陽子孫叔敖南望不言而陽子知其意在於

伐木晉公下組勵之令三軍莫肯用穰將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

舉目指呂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

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真才猶

未出也天下其自禁才與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

[illegible]此其勢也而天下有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聲嘗而朋嫉之不能致則不止也元勳持相敢任大事而能決

大計者則將序而離之元從始盡也夫歎所以數其素發踐以起其

儒受儒長養以防其所備罷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之日夜深沮而痛

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以猖狂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

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

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

言與所好者之自其真有不可欺也竊而不怪持以成風是風一處

則治亂存亡之機將於是乎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

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竭合散翕如童子之語

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私怪非作非侍而不勝其派[illegible]之則禽獸窮

之則推而是風也成則閔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

然於秦故其祚促[illegible]如東漢故其國雖衰靡然於魏晉故其國速

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

見其萌知其成禁其微而不待其定是故抑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

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向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

用何謂[illegible]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丕

其好而爭為之顯導迎其[illegible]使天下變而不它則非猜

所勝為治[illegible]之然者夫國有導之者也

[illegible]天下爭[illegible]古為高[illegible]時行道為[illegible]祀

[illegible]此風一[illegible]成[illegible]多士其將[illegible]

從[illegible]世之用而不見其[illegible]何[illegible]之可[illegible]

[illegible]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illegible]之所好[illegible]分而不[illegible]

未人而[illegible]今天下風變而之漂[illegible]則幸[illegible]而臣未見其[illegible]然也

[illegible]和不反[illegible]一[illegible]天下有[illegible]知其為之二

戒臣不勝大懼。

論人才下 曰臣聞人君常患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也

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抑非古

稷而無歲無業。地非瀆則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

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

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之才少。可乎哉。蓋天下之

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壯已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師

之所教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識之世務以出其能

不知其幾何事。或百之過而不補之。以攻救彼之短而以濟之以長。

嘗於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時。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歷變之

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

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聖後無萬人之傑。獨立

自信。如叱干如伯夷。雖不違於禍以斷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

才矣。日夜望之。猶恐失之。日夜冀之。猶恐害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

免於禍。則是才者困之發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

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

不惟不能成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

之才。銷委腐敗而殆盡。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累無才

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澤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損者益。微者

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觀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

雄。忌意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

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嘗[illegible]而後之有用。蓋堪其成敗成

[illegible]

[illegible]於歷肖成於元祐初[illegible]

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歎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

堯之興。蒐衰元祐之名[illegible]。又從而序遷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

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illegible]闕而愈光。奸佞誤國

者。終不逃其誅。彼而行之十有餘年。人補之盛。粲有慶曆元祐之風。

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竄逐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

士大夫之節氣既成。然不為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

不復為鑛。陛下如初清明。表其誣枉而置之於朝。天下旭慶。如見漢

官威儀。在陛下亦知其所自來。兇兇成之陛下用之。當是時。山林

枯槁之士。髮鬢[illegible]之才。年千然而來。[illegible]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

喜之意。今未久也。而[illegible]然分散。乃已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

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illegible]觀於[illegible]哉。一日豹食。已無一宿儒

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illegible]得無類[illegible]。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者

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棄之。天下知其不然

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與。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

也。其擊君子亦豈自以為讒也。蓋有術也。自以為忠。而使人有辭。主不

察。則讒者得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特以同而攻其黨如

以同而執其權。退則與擠同。進則不與擠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

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謟不能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忠不顯。

故和而不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象映縱李姚崇之[illegible]

所以借張說是也。叶蘊人之千樸百窮如此。君子有擧而觸焉動而
中爲利人主者奈何怙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
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
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爲不足惜壞而棄之。臣
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臣原昭晉轍
而不棄爲迂遠而要務。此臣之所以歎也。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州縣有所甚縣。是故有所不得
天下爲路。一路爲州。一州爲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于其上。以百吏分
手其下。天下所謂守令者豈皆賢者而聖人者將孫以
爲夫皆能變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嘆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
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
天下之吏有所欲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
之有可寄以寄天下之有所寄。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所疾苦四
海之外優游嚴廊而聞民之歎笑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聲而[illegible]
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職司皆天子之所寄以[illegible]
[illegible]照今之監司則不然矣無乃太不經邪。臣聞之先儒曰
[illegible]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姦不可以[illegible]
而養不吠之犬[illegible]不大之猫[illegible]不過然功[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已往所不費今則不然猶與鼠同[illegible]
不[illegible]不得也[illegible]
[illegible]所不敢聞有所不復問[illegible]
[illegible]有所求[illegible]
[illegible]令之[illegible]知有[illegible]不敢問[illegible]
[illegible]則下其[illegible]以與其令[illegible]

守令拱綁也。守令拱而甘心焉復有嘗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
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數和糴十之二
者朝廷既兵再歲爲舊歲江西之縣有督焉數如是夫者。大旱不勝
而不才賤。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敢
問郡縣之所憑恃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
庇其守令則并庇其所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爲可信安知其
不可信聖人之爲天下不使民有所怨而不微則其怨有當之者怨
而不微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遂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
盍亦如唐開元之精擇妹妨使而又寄責臺諫以責貴守威取其功
罪之尤者明賞之以[illegible]天[illegible]陛下一二人焉以聲其爲臺諫
之[illegible]則監司[illegible]則州縣[illegible]民怨之少[illegible]不至於一旦如潰
決何決蟻壞也。
萬里乞留張栻疏。臣萬里上書曰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
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可多矣而傳獨以擧十六相去四凶爲
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矣而後世乃以信臧倉棄孟子爲平公之
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浩功
之不振爲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爲大恥比年以來進置宰相更易百
官凡爲天下之[illegible]上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致
之朝廷之上[illegible]古[illegible]元祐之[illegible]不過此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切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
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材有經濟之學其父浚教養成
就之者三十年以爲陛下一日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
[illegible]使矣寘之郎司[illegible]之講筵陛下亦[illegible]用之矣天下方拭
[illegible]不知非撫朝廷[illegible]也栻也稱乎世之[illegible]天下望其負所學[illegible]聖[illegible]

之知天下怨其負所知。而猶自立說以參黑白。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爲。其在諫省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爲拙之譽。而以爲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爲明。能言非難而聽言爲聖。且知前日樞臣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拙言之。人皆以爲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即爲之收命。是時天顏之喜。更過之喪。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拾己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逐之遠郡。氏言相驚。以爲朝廷之逐張拙。是爲張說報仇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忌其人。必不聽其言。既聽其言。必不忌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請其情而爲陛下一言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士論鄙薄。謂其人猥于對。皆工於挺讒。深於險詐。當陛下屈抑權之志。推鋤遠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以僥倖全於

前。而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跡。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言不勝狀。且縱焉之擧。益者聞之莫不寒心。昔陳平背楚歸漢。終爲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爲梁之禍。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有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言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今臣聞其行[illegible]則狼狽而出府。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今[illegible]臺臣之言。至者至於七八奏。而玉猶然坐曹不以爲意。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爲其詭者爲陛下言之。借使言者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近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未可聽也。故君子則小人必以爲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爲行。臣聞昔者孔戡之去。韓愈上書

[illegible]不以爲黨。報復之。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爲責。臣雖無汲黯之見。亦不敢不發韓玉之姦。陛下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帝。不能不留陸氏之言。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爲也。陛下之聖。豈不爲此。使臣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願臣願陛下斷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萬里又上疏劉光祖奏曰。臣昨被命覆考殿試進士。鎖院半月。不知近事。至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四方數息。賜告歸休。私竊忽聞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又聞光祖即欲出國門。上章丐祠。奉聖旨不允。有以見光祖不負陛下之知。又見陛下眷留光祖之勤也。臣頃守筠州。恭遇陛下龍飛九五之初。[illegible]首政。是仰觀陛下銳新之政。責己安民。尊賢納諫。勤學問。遠聲色。斥近倖。[illegible]乎漢宣帝唐太

宗之上矣。惟一二執法言官之黜。致陛下之[illegible]往往假強弩之權以濟脩怨之私。度文致邪正。[illegible]以非其人之正言。識者數息。四方何觀。臣昔時家[illegible]陛下收[illegible]駕而行。道路孔艱。又欲自道而退。辭不獲命。[illegible]發書曰。既蒙賜對。[illegible]周遮說說列[illegible]無補[illegible]若陛下[illegible]序遷一二之臺諫親罷[illegible]光祖爲劇端。而光祖忠氣奮發。[illegible]不言無不盡。陛下虛懷嘉納[illegible]然不聽。聽無可行。[illegible]相賀以爲公道之昭明。太平之濟[illegible]令也。光祖之選外[illegible]謂光祖[illegible]天[illegible]未[illegible]施行[illegible]

遂行其言而復先祖之職,因是以大慰中外之望,審其未也,亦害略行其說,使近侍以至親覲陛下耳目之官,朝廷益尊,而先祖亦藉以可留,實天下幸甚。臣謹昧死以聞。

著作郎兼國史編修官[illegible]興宗議冗官上奏曰: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不可以徒令,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辨其官,民安於文,用一人則百人勸,黜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不容冗,擇吏嚴精則上下肅然。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大小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州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州郡。在於禁從,以上次第選質其材,愈高則其用愈寡,至一官無有冗濫之患。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業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唐之末,風俗廢流,廉恥隳壞,天下之吏,孰務爭上,校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登猥衆雜而[illegible]因貿

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其賢否,賢否猶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頗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試官,有判,有知,有權知,雜書仕法如此,其不稱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illegible]經,又用以文,用以雜科流外,與夫白衣雷爵之名,縱橫錯雜。入流如是,其不清也。猶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如欲掌擇,[illegible]欲去官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為也,而况拘拘不變者乎?非國家專業德。太祖太宗承[illegible]仁宗[illegible]而敷之,累朝惟以賢俊為[illegible]以除授為私,大平[illegible]初朝[illegible]一百人,至咸平四[illegible]四[illegible]天聖所[illegible]漸多千人,以四[illegible]時[illegible]其[illegible]前嘗[illegible]數[illegible]祖宗欲革冗[illegible]如是[illegible]萬世[illegible]也,然[illegible]以[illegible]明[illegible]百[illegible]

也。今銓司補除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冗人,皆見任子之法。昔病進士之濫官,患特恩之廣,恩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任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亦鮮也。昔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貴盛,無乃大甚。願與大臣特斷此議,俾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亦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略循仲淹之節,任奏少損其制,可告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疏,願啓封閉名額,捐舊官,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進士入等之限。是進士冗在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略循李淑奏言,可尹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而以待無窮之吏,特奏者[illegible]量行激,以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補者不去,則俛俾或有未撫也。臣願朝廷略行蘇軾量取之說。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朝廷既以斷筆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稍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給,雖未遂得,下指擬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睿哲,高於太宗者[illegible],陛下一加抉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更於己[illegible]詔有司加意選擇,外論吏[illegible]如銓曹之門,隨其闕次,引例銓擬,[illegible]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生治[illegible]。

興宗又讀了今上奏曰:臣聞古者[illegible]天下之勢,分害於州縣。今若天下之勢,分害於州郡,以一[illegible]吏守一郡,其當罷[illegible][illegible]以繫一方之利[illegible]古之[illegible]也。雖今郡古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可思也[illegible]漢之治,惟此為[illegible]

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即遠取之才實俱治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刺史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也郡守不能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選其法類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而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為長滿用則以為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嘉其政則[illegible]此令之[illegible]重亦猶太守之[illegible]重百書反覆審而後之冊下見其親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寖輕[illegible]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復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求肥家縣之餘遊宦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illegible]夫者多以此[illegible]之數年之後未識邊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既異於古進之之途又多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別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二聖制此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聰覺明倫天下之吏無不服而既

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近者凡守臣過闕辭陛下必審其材智及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觀其實還又言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如此[illegible]守乃一代命侯之意而復不之達於陛下之前[illegible]臣竊觀今者州縣守令蓋仰認德音黽己修飭此則諸路監格之病也蓋監司及諸路務相一定之例凡知縣兩任例關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關陞知州吏以資而較其官[illegible]人受[illegible]計其資一有不與忌其怨[illegible]是以雖使不職之徒奉資以苟歲月[illegible]可因循而關州郡如此之弊既後不可縣舉彼以其才得州郡於[illegible]則其治郡亦必出於[illegible]得縣[illegible]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於苟且[illegible]比年治郡之[illegible]聞不[illegible]今多[illegible]後其[illegible]貪[illegible]以[illegible]或指實[illegible]以苛[illegible]為[illegible]令之[illegible]等提[illegible]免而[illegible]州[illegible]有不精者[illegible]有[illegible]

畏者徒役有不均者賦斂有不比[illegible]察此弊逆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內知縣或有癃病老疾之人中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賄綦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旨諄諄縣令以民之疾自此庶少革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違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察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勸其實而郡縣庶幾舉職也蓋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雖知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關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嘗佐某州捷明某事曾佐某官能去某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材義郡國之符不宜輕畀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為事善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小而見功多

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嘗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比嘗召擢能吏矣聖意蓋欲首起[illegible]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敢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各有幾處合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二任無遺已至[illegible]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不至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擾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illegible]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無[illegible]若猶常然細慮[illegible]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古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illegible]而不在民故也

右諫議大夫黃洽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今人主之命相[illegible]

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論才任職，富弼公忠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嘗曰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乎。

陳傅良以言事去，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工部郎李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誠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俾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

蒙縣尉謝深甫言：今日人才，矯中者少，外者多。妄誕矯訐沾激者多，獨激昂者急於披露，然致鄰於好訐；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致鄰於立異。訥言未及酬，而已組斷；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illegible]，長遊來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而養之以富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義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

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呂祖謙以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而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卑焉，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淩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陛下權任太重，[illegible]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illegible]倘得端方不偏之人，分處之，當無專恣之虞，何必屈至尊以代其[illegible]哉。人主之聰明萬幾，[illegible]少有壅滯，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撿制，[illegible]玩而弗慮，則弊將浸長，趨附[illegible]多過於浸積，則慣為陛下所厚，[illegible]蠹壞，外則慣為必議[illegible]

而盡聽覽。惟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言，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獨任自賢，勿以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遍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秘書丞陳居仁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奬進武臣，不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

太常博士黃黼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居不虛遣，[illegible]不拜宰相，本朝[illegible]不為三司等屬，未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暨復舉范仲淹再請行邊，州之變，又其將親自封殖，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illegible]上遣威秉方面，皆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多其恩信，一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蹟[illegible]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郡有[illegible]，而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illegible]用人之道。

嚴州教授袁燮上書言：臣竊聞陛下留意通鑑，屢有詢問，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illegible]，大哉王言，盡洪萬世。遂歷陳往事，亡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任[illegible]，信數子，禍亂且回，固有詐偽而似誠實，險佞而似忠純者。陛下[illegible]與為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嘉納，曰：朕不[illegible]與此輩商事，惟禁中樞密回[illegible]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陸遊論蜀用西北士大夫，剡[illegible]曰：臣[illegible]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illegible]，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臨江，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為一時名臣，號稱[illegible]

是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四
柳之歎。陳瓘獨見其弊。嘗言於劉逵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
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土宇未復。然仕者衣冠南渡。蓋亦
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可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
下以廣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擧趙魏秦晉之遺才
以新試用。擇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
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願留神省察
游又論作起士氣劄子曰。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
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與天。軾死且九十年。學
士大夫徒知尊軾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
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亦以道學者顧大學我。臣竊謂
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推而至於治國。故能成

混一之功。寇準氣吞強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西夏。故西
討而元昊歸伏。狄青氣蓋嶺海。故南征而智高奔竄。至於韓琦富弼
文彥博之勳勞。唐介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
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
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以任事通遠之氣未能
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
之假鉞而董三軍。臨節而論鶚。雖得魯爲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
違遽。心動色變。則其衆猶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聖擇之餘。留神于
此。作而起之。無使委靡而成之。將使俎折衷乎人才。爭奮士氣。
倍前靖剛。惟陛下所使而已。臣嘗一劇楚之俗。其淳厚勁朴。固已不
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柏耆淳一識。臣實懼國勢之浸弱也。不
知曾視獻書。惟陛下裁之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曰。臣聞國之強弱。不在乎
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強也。未嘗不勝也。而高
祖卒取天下。蓋項氏之臣。所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爲劉氏用。與
氣乎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艱難之
時。獨運神斷。恢濟大業。撥亂返正。二年于茲。而成功既稀。未有端緒。
蓋所謂人才者。尙少。不足以備使令用。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
路實狹。古者取於學校。取於戎狄。取於仇讎。取於盜賊。蓋初不
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皆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盡有除用
者。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某人之戚屬也。此某人之
子孫也。此故書有所負犯也。此跡涉而不稱也。其用武臣亦然。大
也。苟執泥於力明。夫如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
矣。伏望聖慈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拔拾度外之士。博取而

詳審。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
四方。陛下將無往而不遂。無爲而不成。爲臣不勝拳拳。
知宣州劉靖之入對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士。大者
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邊。小者可使主一
至於奉謀富貴。則逢迎而已。此其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
北職其官。前失之侵僭。韓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
事。劃爲規定。載之命書。仿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
事可行。賞罰有三。司使材能。謂學術。必文理純粹。必能考古。隱之以
忠信。不欺之士。使兩入者。皆得以致其所長。四曰聽採擇。謂文武之
實。不可用資其書。賦不當必之。有所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
行才略。及文武藝能。爲不學術。寄於左右選者一人。於各人實格外精
飛覆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七

用人

宋光宗紹熙元年湖南轉運判官陳傅良舉宋文仲等狀曰臣恭覩

明詔搜羅洞隱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適務之

才而素於撫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

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遇有民寇方臣賊守桂陽亦得其為人就

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錄事參軍督捕臣本軍會計錄一年臣竊見之

所以能討除宿盜罷施科耗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力也尋辟使

臺屬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羅補諸欽未僅十萬斛今者

漕司編綴亦數萬斛皆文仲發之臣以為文仲雖奮為今實國士也

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鎰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大所居閭

鄉宗為師友凡與之游類多自愛而儼然其交有善者之一不容[illegible]甚有

過採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而必不恤也頃者[illegible]事甚移

府與軍事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帥臣劉珙不理於口[illegible]不遇

罪屢訟其冤人臣如此其不負國[illegible]桂陽縣遇[illegible]酒官

助講荒政甚於飢泯桂陽故事淳皇帝發樁本委遣錢二萬千而為方

採荒之勞力不辭此臣懼無以塞責者老臣申請減糴遠來廣旨

損三之一為慮一方猶與有[illegible]以為猶雖長沙今亦國士也文林

郎知澧州[illegible]縣[illegible]為寫[illegible]故縣廉恩

[illegible]嗣解體其為吏尚不便於民雖上官命之不聽若便於民

雖從夫不獲仲尉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諸閑於上書盡廣右利害

有如採辦之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鹽法[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可以施用

[illegible]近世所謂遠方困華寄備皆欲者在諸路[illegible]其人也奉議郎知

[illegible]學接[illegible]

豈知變更羣議而其權衡自不可奪，又令爲黠吏贓賄實賴之。臣伏見紹興定本宋一書，自開寶訖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緣然明白，其論以政和蔡京變法，貪爲鈔根，制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船客販迭爲民病，蓋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互爲損益，蓋兼患兩路，期可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論鹽之說十數家，未有如始之平者，則近臣所謂遠方因革，苟備咨訪者，在臨賀則始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正以久居於此，戲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時，如宋文仲、吳鎰之在湖南，薛□、楊始之在廣右，朋儔鄉黨，咸所推先，敢守官條格，不畏重臣，如隱默不推，負蔽賢之罪，是不來明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四年，傅良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以權給事中□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未肯書讀，□有論奏。臣竊惟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矣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恭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然也。何者，給舍封駁，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稱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稱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者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爲是歟，抑以爲非歟。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俱□，臣竊以爲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實，古來傳記豈有此事，殆非消阻之君□以此爲籠絡之術，且是□

□是城賢□正，以此爲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殆易非消阻之君，二□大臣諸□正直非□回之佐，不謂請朝有此遷舉。臣頃者奏書□言□當實天□是□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爲雨露，肅殺則爲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營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且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爲國遠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未人太偏，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宜遽行遷改。今乃名爲進官而實奪其言，當言之職□小變，似爲中不與，怨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之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能之，□綱紀□由□，隨事正救，未知所終，明此□多後時見，給舍竟爲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言默默也。欲望廉爲□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爲來者之勸。

傅良又上奏曰：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繳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者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欲閉塞黃裳達特除復，不以僭越罪臣，益徵陛下寬仁，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擅闕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竊謂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爲遷之是，臣竊之史傳，人臣□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識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一事爲陛下論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帝□與語，□宗嘉之，謂曰：諫官□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

給事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袁高亦稱名相雖
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
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二疏駁之奪命他官書讀程瑀免罷
遂還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
皆言黃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藏名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
事中及入對上曰給事之職正要駁異豈在當心以御筆一求壹之
勅從所請遽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宴資是則隆中家
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
以畏禍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明說爲嫌
而敢於論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寵
信躋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
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朝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勉書宸

裴垍啟沃之力特收成命更降黃麻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
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說不勝
懇榮幸
傅良又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曰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誕
發慶壽之擇是以慰四宮之心除觀田之命是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大
小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
又未有[illegible]意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出[illegible]分矣恐奉宸旨張
子仁[illegible]節度使某有以見九重[illegible]未嘗不於衆[illegible]及其使人也
[illegible]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而[illegible]而人之親疏有重[illegible]
[illegible]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筆執臺諫屢書奏[illegible]
[illegible]知恩於勳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嘗
[illegible]下深慎之[illegible]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illegible]

未有君臣之間而一旦君命不審便出外門授之經[illegible]未爲中節然而待
放郊外居山[illegible]出欲陳情亦[illegible]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等免舊官
皆可寢罷[illegible]識不欲其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職或以內祠
領使謂奉朝請則爲政者進退唯命矣復何辭若猶執欲從宸命
不虞則持寡臣寵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
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
特此也趙雄以[illegible]而不奉[illegible]歸鄉郡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陛
辭亦一再上而重違天意當[illegible]出嶺竟以舊恙卒于官萬里旅櫬道
路[illegible]雖[illegible]勳業不敢望趙普之禮而有司當奉安用[illegible]何爲恤
[illegible]如先朝[illegible]老儒而陛下之背[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illegible]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而問而
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

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聞陳對[illegible]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illegible]
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要然不煩西顧者吳[illegible]之力也陛下方將君
見開庭行采拔[illegible]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爲傳聞之實
昇申奏而不信豈非欲重於拔變之欲其出乎陛下之意則專[illegible]而
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illegible]因之所得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
之恩信其卒之所[illegible]威[illegible]以挺之事權[illegible]內屬
則一旦而收之又一不可以不容加恩[illegible]方[illegible]未有過此然則
[illegible]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
不[illegible]此臣之所未曉者[illegible]雖然臣所云[illegible]謂輕重不倫[illegible]
得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無故而取之乎交結之說在子仁適足以禍之。無故而予之則非
況之惠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
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閒用抱烙刀刃之刑虐害阿鄭等。盡當經法寺
定斷豈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僥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
罪狀明白。不當除授矣。唯如此其他姑舍臣未一暇數以煩天聽。臣不
勝奉奉敬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亟還賜寢以光
華主德尊重名器而無因群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
播鉀之劾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第二狀曰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駁張子仁除節度使
事奉御筆為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君
臣昨不揆愚騃瀆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追惟螻蟻抗雷霆言
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不以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

恩。而人親覆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尚敢違所。雖然臣聞信當行
之政者是以懸僥倖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求茅業之日臣前所
奏固知子仁之為勳臣子也。但方群情數數述須累月皆以留正特
故而罷命未聞蓬雉待終而恒與不及懷撫西陲擁兵十萬其獎勢
故關係主危當此時也而抗欽於關嚴膺釋之臣宜先者及樣宜殊
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路而推無故之恩。户恐任聖者懷感而謗讟
至矣。況皆以保安聖明指此事體且夫報恭舊勞孰與韓相與若之
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為重。此事理。既然豈任群臣。雖人
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恭慶則亦於此恩數踟躕不安矣。曰是以
不敢隱默須至再三。庶幾無仍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
陛下聰明仁聖纖二臣讜衷少霽威嚴下采。臣恭而今而後[illegible]
欽[illegible]

竊累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
則國家幸蒙詔析議雖勳舊子孫恩籍寵靈極富貴。亦勿議之
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
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
紹興中。太學博士彭龜年乞留侍御史劉光祖以伸臺諫上疏曰。臣等
備數學官。素乏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將設學校。所以
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僅以課試文藝爲求塞責。誠不足仰稱
明指。日夕憂懼。不知所爲。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僅無出
位小嫌織無自處授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
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異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
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必。然臣等竊以為不可者。偶習
近侍而遽遷臺臣。其於國體所繫甚大。臣等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

意參之古昔所未前聞。劉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為瀆
責重大臣。如丈孝博因唐介一言。為之亟罷而不以為權。豈所以優
假直臣尊安國勢。其為計慮。至深遠也。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
世之切。陛下偶然連端。亦未必寵任如孝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
下處之如此。以此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審矣。陛下嗣登
大寶。初靖閣除寬盡[illegible]遠[illegible]在堂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見
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恐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為不可。而告
於[illegible]者曾幾何人。乎居列卿居編數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
以君起斯激而縱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
言者可以言為戒[illegible]之智也。臣等私憂猶不止此。陛下所以
遭[illegible]其服[illegible]久[illegible]老[illegible]太[illegible]陛下亦適然拒之。太
監[illegible]人不知[illegible]其[illegible]勢如此。其間附會乘[illegible]影變成

厥後則使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責臣寮如今
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於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
近倖之意而遠進端，其於亦無厭諱臺諫之意而遠疏斥，然疑似
之迹，未能昭明，群情共恐，所當深慮者。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者曰：自
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容，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為
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奏，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先臣
愛國，其言甚切，實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多抑
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復留先職，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善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
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嘉年論續降指揮也。嘉上疏曰：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詳於用人而
略於用法，故法不過舉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惟擇人以

付之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恃以無敝。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
下，左牽右制，一創百補，不勝其弊，而用人之際因簿歷，初不問
故人適足為法之蠹，而紛紛改更，曾非法之罪，實人徹之罪。惟
陛下聰明冠天，不自克聖，覽洪量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疾
細撮首末，得以上達天聽，竊窮其所言，大率責於法，而不求於於
人，故朝下一事，夕更一令，[illegible]名始不齊，紀錄靡不知官吏非其
人，法亦[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遷人以[illegible]以耳故臣妄論甚詳
天下[illegible]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道忘
[illegible]之心以[illegible]國家之[illegible]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
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illegible]一二大臣先端所以官人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才[illegible]專務審度人情之宜，以擇
[illegible]求用之人，必無不才所居

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為天下，盡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
可以自行者也，陛下留神。
吏部尚書趙汝愚奏薦張漢卿、元汝揖狀曰：臣等備數銓曹，無補
報所得滯淹之士兩人，職守所在，不敢隱默。竊見從事郎張漢卿，初
任監興國軍在城酒稅，到官未久，偶太守不相知，嘗責太過，漢卿不
堪其辱，遂和淵明歸去來詞一篇，大書手印曆而歸，今杜門讀書，恬
淡自守已十有六年。又承直郎元汝揖，嘗監復州酒稅，課亦登辦，時
郡中公使庫有變醞破腐，太守責令酒務變賣，汝揖辭曰：存識拍户
困於者額，不聊生矣，豈能認無用之酒，陪無名之錢乎？堅拒不受，太
守怒，押下簽廳，供責吏稍優之，汝揖曰：我直被世何供之有，遂
取印曆一抹而歸。今躬耕畎畝，蓋二十餘年矣。臣等竊惟漢卿等皆
一介小官，能不為勢利所屈，忍貧絕祿，不辱其身，若朝廷稍旌異之

使各充其所志，則異時臨事必有可觀。伏望聖慈特將漢卿、汝揖並
與堂除差遣一次，仍令吏部取索印紙重別換給，庶幾廉恥道興，縉
紳知勸，誠非小補。
汝愚為蜀中三縣令狀曰：臣頃歲蒙恩，備員制閫，竊見西蜀四路參
主如林，其間學行優異，俱被朝廷選用，惟諸邑知縣，未聞以治績
擢用者，竊恐無以深勸遠俗。臣伏見承議郎劉甲，乃元祐名學士之曾
孫，幼孤能自奮立，昨知夔州雲安縣，其邑素號難理，惟甲寬而有制，
明而不苛，為政優游，人自悅服，既去而人思之。宣教郎程穰，人物秀
整，嘗宰義眉青城兩大縣，而青城尤多巨族，租賦皆不以時輸送，穰
穰到官，不用刑罰，雖經界月而秋[illegible]人[illegible]從事郎謝[illegible]
為人磊落有志事功[illegible]人[illegible]嘗令
不辭難，時有朝音[illegible]民户[illegible]

甚稱顧幸躬行陰陽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在任三年綏撫善良
鋤治強梗四境安靜及幸既滿趣今累年復無一人肯就辟者右三
人非惟所居政績尤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
以爲四蜀官吏之勸一方幸甚
淳熙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蓀楊冀之狀曰臣伏見
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
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善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
誼肯德粹深受才膏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變世之志今把麾持
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寧府鄭湜文爲國華績有時望建寧要藩
之後人情未安自湜下車寬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悅服右三人各
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教郎荊湖北路安撫司幹辦
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敢爲

義形於色宣教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蓀賁粟粹然清約自守臣見其
嘗臨利害群議紛紜蓀獨進退不爭人服其量從政郎前汀州武平
縣丞楊冀之風力敏強有志當世蒞官則政事可紀居鄉則信義可
稱右三人資歷未深可備職事官之選若蒙朝廷擢用之後其間有
不如所舉者臣甘坐謬舉之罰
知潭州朱熹同盈司薦潘燾韓邈蔡戊方銓狀曰臣等竊見比年以
來臣僚中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
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當在
而列銜之薦常出縣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
當留意既不敢以己見獨薦亦當以公論有可以備采擇者只
安撫隱黑竊見朝請大夫權知衡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
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爲先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訟訴

以其事至有司移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囹屢空湖北儒冠依
於其學而遂志者得宦民用安境至於穡也直寨爲民防患者保所
不用其言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
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金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
一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又責枝梧而邀通
抗拔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贏而庫實常充殘寄詞
前此財賦不辦至未幾所今則請討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郡
州秦歲有高租虛籍明之原有初訊吏卹以能關摧荊益實陂官吏
用收強賊應副錢粮齎備資又因水勞中書籍記姓名民者鄙
有信人之操識諳山前曾捕暴寇方略致之情辛
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伏理郡政不撓不隨趣鏡制錢不持催督無
歲溢頭總所亦已保奏委之縣請措置有方民被其惠奉議郎提刑

司幹辦公事方銓質實忠厚識趣高明向宰帳安劉已達事三助皆
稱其寬簡不擾惠愛及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帳安之民至今稱之
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詞重寡言濟若無簡書於酬應事機多所
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專精穩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
者識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擢以爲趨事赴功
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謹至奏聞者
薦知漳州龍溪縣令翁德廣臣叨微誤愚假守偏郡自到
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所者有以稱意爲郡守之職惟
當勸郡奉行不得其人於守諸縣令佐之
賢否其郡公營私慶矧不職者已嘗按劾與爰得旨施行其姓官公
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漳郡
以拔廣夫氣不爲赫赫之名而效者

民之實臣嘗以謂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
訟財賦是也縣所斷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
親書條目委曲難明必盡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覆而因
辛無異辭皆以縣之所斷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
也境之四邑龍溪為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抵讕者許自出指
實乃隨事處決於頃刻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
百姓無屈抑不中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浩繁合二縣之數未足以
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不務苛刻民自樂輸
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考其治行蓋庶幾
乎古之循吏矣竊謂若使凡為縣者皆能知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
壅閼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
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聞已甚者至此一年來

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得以鄉曲為嫌已踞薦舉格令
畢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異乞奉香火祠禄得旨使當解罷而德
廣去替尚以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者能若臣之輩偶望取
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
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所為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壹謹錄
奏聞。
蔡戡奏為鄂州通判劉清之狀曰照對臣等得罪本路職任論不可
其於薦賢報國臣子之心則一部內有賢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
臣等不敢隱嘿竊見承議郎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illegible]
論正[illegible]不為矯激以盜虛名不背詭遇以追時好其愛國憂民之心
遇事[illegible]以風化為務留意學校[illegible]
又[illegible]欲習[illegible]之俗明[illegible]病者不[illegible]

巫死者不葬而火焚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抑
告訐之風使民知[illegible]人皆[illegible]任太常寺主簿以憂去
官今任[illegible]其人[illegible]臣等[illegible]恐淹沒欲望睿慈特
賜擢用[illegible]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節必能登清[illegible]儀
不如所舉臣等甘[illegible]舉之罰。
戡奏為德州通判[illegible]嗣良狀曰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察官郡守或
闕亦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郡政無以修舉所補不細臣等近[illegible]聖
旨[illegible]郡守[illegible]具名聞奏去[illegible]是通判[illegible]行郡事顯有勞
効者[illegible]在[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見通直郎權通判衡州軍州
事宗嗣良[illegible]文[illegible]學[illegible]守澤之孫[illegible]以忠義[illegible]而嗣良
天資[illegible]以[illegible]初[illegible]知[illegible]因言[illegible]
良實權州事[illegible]為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illegible]而[illegible]臣之心未

遑寧[illegible]夕不懈[illegible]除奇斂務寬民力稽察欺隱財賦自足[illegible]尾半
年之間起發上供錢物應副官兵請給並無違闕而不聞秋毫之擾
安撫轉運兩司委嗣良知耀[illegible]三萬餘石未嘗遲緩而應期了辦其
他處事多合人情[illegible]鄉[illegible]民貪[illegible]已得守臣張[illegible]到任亦[illegible]
託[illegible]知南康軍嗣良為建昌知縣來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
辦稱[illegible]知其能[illegible]郡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得嗣良初任汀州
[illegible]郡守以[illegible]名次任靜江府[illegible]
[illegible]足以辦事[illegible]心忠[illegible]不
[illegible]為[illegible]遇[illegible]
[illegible]
戡又[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佐[illegible]心叶[illegible]

遣闕臣嘗具奏舉將趨事赴功之人令稍加旌擢激厲其餘得旨依奏
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禃之天資敏明濟以勤恪精通法令練曉義
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公持之以恕無有滯訟疑獄多
委參訂必加詳審於人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餘遣乍陵發引
與夫舉行荒政悉以委之一皆趨辦臣賴其柳贊爲多考其治行實
爲一府僚屬之最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倒宜得郡而乃
俯就倅貳之職其廉於進取可知欲望聖意特賜旌擢他日或有繁
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戩又奏爲胡槻方侯似狀以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去朝廷最遠
仕者不憚數千里深入瘴鄉無非爲利祿誘而且溱以成風雖有不
溺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狀昭著者得
二人焉臣等隱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亦爲不公無以示勸臣

敢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州胡槻名臣銓之孫家學自有源流
其人性資明爽風力強敏有志事功究心職業前任靜江府通判兼
權貴融象二州所至敏最諸司交薦之嘗措置邊防撫諭溪洞屢蒞
戰聚爲夷地界下武緣宣化二縣[illegible]
固置警吏不能制槻到官未幾廣設方略選人捕獲其渠魁萬兵
巢穴餘黨屏竄境內帖然已二年以來溪洞官吏多爲州洞所嘐蒞其
侵擾不敢呵問槻近已律令無一毫姑息之失私亦以威信綏撫知其
難以威屈[illegible]出外界[illegible]中[illegible]安寧
擊否[illegible]親痛革之又能[illegible]治軍
器[illegible]以備不虞[illegible]州[illegible]士令入學[illegible]職務具
舉[illegible]爲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方洪信故相
惡之[illegible]其材具風力不在槻下[illegible]所長[illegible]前任潭州通判

帥臣王顯余嵘禮相繼力薦於朝會佶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協
贊郡政非一其人明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靡覽精詳剖決
是非平允詳盡合於法意當於人心委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
故綠有守未可干以私動遵繩檢恪守廉隅不爲流俗所移寮吏之
中未易多得實爲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無雅故亦非請託既知
其才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遠方官吏之勸儻不如所
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戩又奏薦高商老周焴劉晝狀曰照對臣等俱蒙誤恩叨冒劇部惠
政推廣德意推擇郡守得人凡二十四州之處其有治績顯著者敢
不相與奏聞向者諸司嘗以知邕州胡槻爲一路之冠首先剡上未
承朝廷施行續加考察復得其人不避煩瀆敢敢論薦伏見朝請郎
權知象州高商老行義著聞鄉閭才術兄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

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轄指揮令
爲象臺存將兩考爲政平易民懷其愛從祇敬謹郡計自然有餘
庠[illegible]殘田野爲之加闢以至[illegible]治城池[illegible]新軍營易[illegible]之列
廡[illegible]有方人不知役[illegible]而能百廢具舉稽之[illegible]
永[illegible]多得又朝散大夫知潯州[illegible]學[illegible]
恬於勢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illegible]而邑吏民至今去思遠爲總所
幹官分務池陽兼去[illegible]流[illegible]章薦[illegible]試郡
清[illegible]民[illegible]人皆安之在一路實
獨[illegible]至于[illegible]又能[illegible]
稱[illegible]人所難能[illegible]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
奉大夫知宜州劉[illegible]正有守吏不能
[illegible]辟[illegible]而郡計窘匱

每多慶䖍自蒞到官數月之間興滯補弊井井有條理訟偏奉職官
兵屢縁要皆按月支給無復異時逋滯之苦本行監司得其職[illegible]
度頗以豊裕民俗安堵不相侵擾實為邊郡臣等參訂共識得此三
人不敢隱蔽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伏望聖慈
特加甄擢庶幾可為遠方牧守之勸
戩又奏薦將來吏狀曰臣守藩行且再春自念相拜竊今可以稱塞
惟有薦賢報國之心不能自已竊見靜江府雖遠在嶺南然國家二
百餘年聲教所暨風化所漸為日滋久比來文物寖盛人材間出過
於畸異往往困於僻遠無路自達終老岩藪今有守節操[illegible]而為府
遠在此管之內者不敢隱默謹以為首竊見知賓州蔣孝更天資敏
明抱負瓌偉文種學富之出筆所莅官臨民勤敏可紀早中甲科繼
登朝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為一廣人物之秀今守荒遠

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六

小郡視事庶識古循吏治行為閩嶠一路最得處之未得其地用
之不盡其材使之陸沉庠鄉誠為可惜若假以內地庶幾加擢用
必有可觀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為遠方表勸庶使嶺外士子
仰認聖主不忘遠之意後來人材出者皆知激厲以補國家器使不
為無補臣不勝區區至願謹錄奏聞
戩又奏薦趙時得乃信孺狀曰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承準邸報公文
準尚書省符已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御監
郎官在外令諸路監司帥守各舉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人
限三日以奏本臣以觀本職所當州軍州事趙時係性資開拳
吏事精明[illegible]稍能稱適值
歲飲[illegible]即捕[illegible]用賞改官及宰
句容縣[illegible]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illegible]愛民哉史

邑[illegible]今任此[illegible]郡[illegible]心職業[illegible]志事功處心和平不尚
苛刻於事勤恪不為苟且佐理郡政調娛為多諸司所委看定桉牘
平[illegible]獄[illegible]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
成[illegible]凡所施為無不中節[illegible]視處之綽有餘
裕付以一路必能澄清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
能治辦今已書兩考日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府蕭
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孺材識高明風力強敏文
采吏事皆有可觀學自弱歲下筆出語固已驚人今出於大資非由學
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為事不辭難所治輒辦[illegible]番禺縣尉承軍盜
發壞之後剏立寨宇造營房置辦軍器數閱弓手境內肅然番禺
新會兩縣[illegible]事[illegible]發一新朝廷行下勘諭[illegible]本府
委令信孺措置到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辟知增城縣上章

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七

列薦者幾至十數今任以護送賞改秩知蕭山縣未到官未幾姓名
聞于朝廷還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官見在軍前屢辦其入年壯
氣盛有意功名奮厲激昂不擇劇易少加涵養必為成材內而寺監
職事外而邊任使皆可試用此二人者臣或目擊其治行或熟知
其才業舉以甄識將來朝廷採用[illegible]甘伏朝典
戩又奏薦方[illegible]張忠恕狀曰[illegible]
之西封城至廣為轄[illegible]先[illegible]當識拔現居臺府
之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小表勸伏見朝奉大夫
通判靜江府[illegible]行己皆有可觀屢介
自將[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不為煩苛入仕
已及六任前[illegible]靜江逾一考詳定案
[illegible]精當[illegible]勤[illegible]愴不

司干以私。須在長沙，時帥臣王蘭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比來諸司
亦嘗剡上。雖已報聞，不蒙甄錄。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
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
習，妙齡秀發，而有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奇之，辟遠爲屬，帥先見其
材。運司財計至爲浩繁，分典南鈴，尤難平允，加以漕臣仍年數易，中
間鹽筴通滯，爲多思恐，乃能 惠裨督發，既更蠹弊，得宜事皆修
舉。頃爲臨安府樣店務時，帥臣皆各舉以所知，比來漕臣亦嘗論薦。前
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臣等竊謂二人雖中州條洗之
感，恐亦未易多得，而使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
使臣子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錄，無遠不聞，人皆樂於
游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幾又乞選擇監司上奏曰：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

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曰：公是一筆，焉知
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時稱曰得人。盖監司
或非其人者。瞿公瑞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
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爲民
害可乎。夫監司者號爲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
姓知勸；若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遴選耶。國初始置轉運使，淳
化中遣官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判官，慶曆中置提舉常平。
其後又有提點坑冶茶鹽市舶保甲驛監司，一路之間多至五六人。使
有風節才力者爲之，二人足矣，何以多爲。如其不然，重爲民害。九
陰一縣，目監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帑萬緡，迎送爲一路總給五千緡
以本務會歷千緡，監司者廟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
錢□□之取□公帑酒券有之，科罷上庭者有之，愿豐之餽遺

至卒之取乞科索，盖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常，嘗
有不貲耳。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殆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
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以臣愚見，若省其員而
擇其人。夫畿甸之內最爲浩穰，而來獨自茶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
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鹽之地，置提
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鹽坑冶職事數路置一使可也。閩
廣市舶職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於擇人。
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
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選所以
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激濁
揚清，爲守令職稱，守令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田里安業，爲治之
要莫先於此。取進止。

體泉觀使周必大奏論任官疏曰：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
以久任爲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之。舜亦
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唐以迄于
今，論者孰不以是爲急務，固無待於縷述。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
十，事最多留，元祐二年論藝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
遷，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田業事任，以致治。今聖主臨御，當事考言，
竊計講之已熟，決策施行。抑臣竊有管見，輒□之今外路迎送守
倅監司，所費不貲，州耗郡費最爲大，然其可言者，如廣小郡廟禁
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又擇遷者一年近
或半歲，奔走道路，廢其閑習，卒時已傳送緣急。又將課事若皆任
滿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一再，一郡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朝
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任中之外，亦爲區處，或截所過州郡隨其

川站應副舟車遞傳夫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處迎送止以鄰境爲斷。一則大省供請。二則不妨備御。然須所過州郡嚴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須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至難於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責令臣任。本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加矣。

監察御史虞儔輪對劄子曰。臣聞邦本之安。免常係乎民情之舒慘。民情之舒慘。常係乎守令之賢否。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張九齡曰。元元之衆。繫命於縣令。民生於刺史。盖擇守令以結民心。以固邦本。聖哲之格言。帝王之先務也。臣竊見今之州縣。若守若令。莫不以財賦爲先。未嘗以民事爲意。其農桑之勸不勸。差役之均不均。戶口之安不安。獄訟之理不理。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蔑焉不加憂喜於其間。至若催科一事。則急於星火。上供有常額。則以出剩爲能。苟

限有定期。則以先期爲辦。斛斗升合。所以準租也。則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也。則展取奇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爲乾沒之謀。誕肌剝髓。千室九空。民財既殫。民心亦怨。萬一水旱繼作。年穀不登。飢寒迫於身。其不去而爲盜賊者鮮矣。善乎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是以秦之末年。郡縣皆殺其守令而衆叛。蓋怨疾之久矣。唐至僖懿以後。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盜賊並起。元憎官吏。得者無不殺之。亦若秦而已矣。夫張官置吏。而使民疾之如讎。則其爲國。不亦危乎。易曰。履霜堅冰至。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我本朝有天下二百餘年。所恃以爲萬世不拔之基者。人心而已。臣願陛下躬行節儉。減省冗費。不專以區區財賦爲急。明詔大臣。精擇守令。且以惠養斯民爲先。俾之以課勸農桑。平均差役。安集戶口。理斷獄訟。蓋農桑既勸。則民有餘財。差役既均。則民有餘力。戶口既安。則民無流移。獄訟既理。則民無冤抑。雖有天災。不能使之困。雖有姦民。不能使之亂。人心既固。邦本永寧矣。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儔又輪對劄子曰。臣聞爲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之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沮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冰炭不並存。君子必惡小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莫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必在外。小人在內。君子必在外。內外之分。古今係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雖受。逆耳則難從。小人者窺人主之意。務爲迎合。君子則據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久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爲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此執疑之心。持不斷之意。昔者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弘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

於朝。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得進用。其紀綱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恠者。雖能盡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罷甘泉宮衛者三服官。節用愛民。豈小善無益也。此爲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昔子夏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智如湯。異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僞。常以疑似而亂。其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哉錙銖莫欺。水鑑無心。於妍醜故毫髮罔遁。人主苟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論。衆議所是。我則與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合衆人之視。然後爲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爲公聽。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

雖天不變也。惟陛下留神。取 止
起居郎劉光祖乞留侍講朱熹　劉子曰。臣疏遠之迹。幸得依日月之
末光。侍立螭坳。勸講經幄。至和至近。凡有所懷。敢不輸瀝血誠。上干
天聽。臣十九日直前面對奏事。本職之外。因言朱熹前後論事。望且
畧與施行。處義其人。久在經筵。補助聖德。臣之愚慮。蓋恐朱熹直見
有言不行。決至求去。君之難去之。最四方視此爲國重輕。所以乞
陛下采擇其言。畧行一二。良以此故也。臣當時只慮熹從此因不合
而求去。使人得以窺議國家。國是日陛下不知積因何事。天不樂
熹。批出與之宮觀。熹自求去。臣猶恐虧損事體。今陛下乃自去之。其
所傷抑已多矣。然必有其故。至臣等不知。不然。陛下何用之。急而去
之。遽峯臣之言。轉力陛下怒之。靳許熹趣故。愚本爲愛護君德。存
全國體。見此御筆。密不使人知之。雖其同列。亦不以告。竟謂天意終

回。然後徐令熹從容自請。遂其難進之素志。而陛下未察。以爲助熹
而不行人主之命令。中批徑逐。熹所觀似則聖怒之際。因可知矣。自
昔英雄之主。怒及忠賢。如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考其
怒也。如雷霆之震而不測。及其微也。如日月之食而復明。臣請爲陛
下陳之。武帝方招徠文學儒者。語黯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
卿皆爲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及莊助爲黯請告。武
帝則曰。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前以爲黯戇而後則以爲社稷
之臣。武帝豈終怒黯哉。太宗於魏證言無不盡。證前後二百餘奏。無
不剴切。一日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曰誰也。太宗
曰。魏證數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
明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夫太宗之

於證方盛怒而欲殺。聞右言之善則悅而從之。太宗豈終怒證哉。
唐之英主無終朝之怒。此猶以義理而矯其天資者也。本朝仁宗皇
帝仁厚之主也。亦嘗有所不堪而怒。尋復悔之。唐介之事是也。介彈
文彥博。仁宗怒。謂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是何言
也。介面質彥博。彥博拜。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
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
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盧草制。貶春州別駕。明日御史中丞
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爲英州別駕。仍從介言。罷彥博政事。其
後召介。復用爲御史大夫。仁宗暫怒而即悔。不惟無恨介之心。又使
之再在言路。真所謂聖度如天。非漢唐二君所能及也。今陛下之怒
熹。乃類於是。李臣安知在內無莊助之請。長孫后之賀。而臣實居
蔡襄之任。敢不以仁廟事陛下乎。雖然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職

專勸講。蓋陛下之所尊禮。又非黯證介三臣之比也。三臣以直諫違
怒。而熹以古道殷踐。則儒者果無益於人之國。如此矣。且熹爲人。陛
下在潛邸。久知其姓名。以壽皇之英明。嘗欲用之。而卒不及用。以太
上之寬厚。又欲用之。而竟不能致者。蓋小人望風而嚴憚之有素。此
熹所以在外則負四海之望。在朝則無一日之安也。然陛下即位之
始。首召熹而寘之於侍從者何哉。陛下初膺大寶。以危惕爲心。招來
耆儒而寵異之。用慰遠近之望。此陛下初政之最善者也。而熹本不
可屈者。乃更寧深存宗社之念。夫是以翻然一來。臣素不識熹。每與
相見。但勉令少留。不可遽爾求去。以副主上惟學鴻賢之意。趣汝悉
亦嘗令臣勸熹切來。須深切言事。驚以歲月涵養聖心。俟既浹洽
[illegible]而諫從。多矯人主以所難行。久必生厭。厭而請去。則
[illegible]使朝廷勸於罷之。熹比性來。已是與人曲衍。聞臣此

言自謂斟量可否。亦欲遲久有裨聖明。獨不知曾向陛下言及何人。說及何事。忽觸天威。至於即日罷遣。臣料必不因十九日經筵留身所奏之一事。而陛下遽赫然去之也。熹久有重望。又在經幄。不同他官。進之退之。皆當有禮。故大臣重惜事體。不即施行。黙而不言。仰冀宸回天意。而方遂宸怒。未幹聖思。踧踖彷徨。對人絶無顔面。且陛下亦嘗念之乎。使太上前者因廷臣盡言而舉遂之。則方人心欲變之際。祖宗社稷。誰與扶持。陛下嘗數誰其翊戴。今群賢幸集。而一旦無故先去首居首用之大老。使人解體而離心。臣而日如醉如迷。不謂聖君忽有此失。只如臣往年以執惡殿中極論異端。聽遠給諫大職。既蒙宣諭執奏如初。遂忤太上之意。孝宗臣言職。然猶從臣之請祠。而後許臣去國。今陛下既曰。憫熹耆艾。又何恩意之義如也。且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陛下之於熹。無乃加膝墜淵之謂乎。夫天道乃人事也。臣曰不測之風雷。即兆陛下時出不測之號令有如此也。熹抗麋鹿之性。惟恐不入山林。臣等姑羈縻之。而陛下乃解而縱之。是使熹得遂初欲。而陛下自乖始圖。陛下得無未之或思也。數臣叨荷寵榮。不忍嘿嘿。伏望聖慈覽臣此章。釋然悔悟。以示遠近。以安群聽。昔帝堯捨己從人。而成湯改過不吝。無使前日尊儒重道之心。一變而為惡直醜賢之舉。臣非助熹者也。乃真助陛下者也。惟陛下財幸。

侍講朱熹以言事去。登聞鼓院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朝野有令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御史林大中奏。宜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也。夫體未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七